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历史文献

(五)

总主编 朱金坤

主 编 戚建国

西泠印社 出版社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 顾 问：王国平

顾 问：陈桥驿 魏 桥 顾志兴 徐吉军 王其煌
鲍志成 周如汉

主 任：朱金坤

副 主 任：姜 军 汪宏儿 戚建国 沈旭微 孙炳松
沈 昱 王少青 屠冬冬 徐美娟 钱杭根
张俊杰 杜永林

委 员：陈寿田 李敏华 郭迎辉 金国强 劳晓萍
陈 弘 吴 健 何建娣 姚祥勇 陈耿忠
吴朝晖 李国平 厉承越 姚文华 冯玉宝
王伟明 甘士明 王跃建 蒋伟琦 范文良
韩 峻 曹如法 姚子兴 杨金有 吴佩翔
金国平 徐伟龙

工作人员：范自强 周玉祥 王春燕

《历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朱金坤

主 编：戚建国

副 主 编：陈耿忠

编 委：陶贤德 张 迎 郭贤松 杨法宝 李景苏
陈素琴 毛利丹 沈文娇 许骏庆 闻金明
俞慧娟

《临平记》点校：徐吉军 魏得良

《临平记补遗》点校：徐吉军 魏得良

《临平记再续》点校：徐吉军 魏得良

封底篆刻：崔志强

第五册总目

临平记	[清]沈谦撰稿(1)
临平记补遗	[清]张大昌撰稿(95)
临平记再续	[清]陈棠 姚景瀛编辑(221)

■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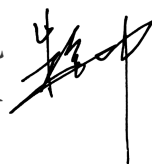
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筭路蓝缕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风风雨雨后,在余杭首次发现的距今 5300—4300 年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世界东方文明的璀璨明珠;余杭县于公元前 222 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的始设和处于长江三角洲圆心地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余杭各地俯拾皆是的文明亮片,使余杭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这数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不断演绎着余杭发展的辉煌历史,同时也孕育了一批以沈括、章太炎为代表的历史名人,还吸引了众多的雅士名流,留下了许多歌颂余杭的佳作名篇,形成了余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余杭历史文化,是我们一笔得天独厚的“财富”,闪烁着执着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世代余杭人在困难中奋勇前进,锐意创新。我们必须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把这笔“财富”传承弘扬,用优秀的历史文化精华,教育和引导我们,要让她的血液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成为我们走向辉煌的不竭源泉。为此,我区专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对余杭

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梳理文脉,提炼精华,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是余杭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具有一定的统一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它的出版,无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余杭历史文化深厚积淀和精彩内容的认识,有利于提高余杭的知名度,有利于提升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对内是一套好教材,对外是一张“金名片”。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阅读它、喜爱它,使之成为我们实现跨越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最适宜居住的“品质之城、美丽之洲”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余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9年11月10日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历史文献》序

余杭地处自古形胜繁华的钱塘之地,这方山水孕育了其特有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绵延千年、传承至今。此间,除了世代言传身教之外,地方史志在文明传承中起了很大作用。余杭素来重视编修地方志。早在南朝宋(420—479年)时就修有《钱唐记》。北宋时,修有《仁和图经》和《余杭图经》。明代起盛行修志,明清时期共修下了20多部县志、10多部镇志和多部寺观志。然而岁月更迭,时过境迁,志书难免散佚,留存至今的有近30部地方志。

为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延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历史文献“资政、存史、教化”的独特作用,2009年,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编纂《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总体要求,开展了旧志整理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梳理、选择和研究,终将明《万历余杭县志》、清《康熙余杭县志》(2部)、《嘉庆余杭县志》、《光绪余杭县志》和《余杭县志补遗》等6部县志及清康熙《栖里景物略》,乾隆《唐栖志略》,光绪《唐栖志》、《临平记》、《临平记补遗》和民国《临平记再续》等6部镇志整理成《历史文献》,纳入《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为其中1卷。余杭《历史文献》所含志书记载和保存了余杭历史上大量的宝贵信息,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情、风俗、人物、名胜、古迹等诸多方

面,对于我们研究、挖掘余杭历史文化内涵,塑造独特的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余杭城市形象和品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郡之有志,尤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余杭《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正逢全区人民满腔热忱地建设最适宜居住的“品质之城、美丽之洲”之时。相信它必将与《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其余卷章一道,发挥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彰显区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成果必将获益当代、惠及后人。

是为序。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副书记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政法委书记



2010年6月

总目

第一册

- 万历余杭县志 [明]戴日强纂修
康熙余杭县新志 [清]龚嵘纂辑

第二册

- 康熙余杭县志 [清]张思齐纂修

第三册

- 嘉庆余杭县志(上) [清]张吉安 朱文藻纂修

第四册

- 嘉庆余杭县志(下) [清]张吉安 朱文藻纂修
光绪余杭县志稿(附补遗)
..... [清]褚成亮纂稿 褚成博补遗





第五册

- 临平记 [清]沈谦撰稿
临平记补遗 [清]张大昌撰稿
临平记再续 [清]陈棠 姚景瀛编辑

第六册

- 栖里景物略 [清]张之鼎编纂
唐栖志略 [清]何琪撰
唐栖志 [清]王同编纂

临平记

[清]沈 谦 撰稿

说明

《临平记》四卷，清沈谦撰。

沈谦(1620—1670年)，字去矜，号东江子。浙江仁和(今杭州)临平人。明诸生，少颖慧，据说六岁即能辨四声。长于诗，亦擅古文。为“西泠十子”之一。入清，以医为业。著有《东江集抄》、《杂说》等。

《临平记》四卷，所记内容自汉至元，分《事记》二卷、《附记》一卷、《诗记》一卷。附录不分卷，为沈谦编纂此志时所征集里人所撰之《临平三十咏》，是咏临平风物的诗作。

《临平记》所辑凡一百余条，分年记事，为乡镇志中的创例。本志有清顺治五年(1648年)刊本，又有清光绪间丁丙刊《武林掌故丛编》本等。此书付梓据《武林掌故丛编》本标点。



序

临平乃浙杭一乡聚耳，界于仁和、海宁二县，其地有黄鹤、白龙、桐鱼、宝鼎之胜，产灵育秀，郁为名区。予自戊寅首春，应献廷沈公之招，命其幼子谦从予游，朝岚夕月，淹茗论文者，四易寒暑，游履所至，竟日忘归，愧予潦倒不文，无能一振山川之色。甲申冬月，以事至临平，谦且疏古事古诗，称《临平记》，其书自汉至元凡四卷，曰事记二，附记一，诗一。搜剔甚艰，辩论亦博，准之陈风信古之义，良有取焉。予故戏之曰：“男子始生，以弧矢射四方，否则研京炼都，昌大其文，何乃局于方域，考核不出里巷？”对曰：“谦闻之先生矣，修齐本于诚正，不亦引而近之乎！”予无以应。嗣后舟车南北，会晤甚希。今年以祝其母氏，复来谦家，里中诸公方谋剞劂此书，僉以弁言见属，予遂乐而述其始末，以见谦淹雅之才，及诸公好义之笃，东江文献赖以弗亡，苟充其用，当未知其止，而乃以割鸡薄之，亦予之失言也已。

顺治戊子新秋，盐官友祝文襄锦川氏撰。



目 录

临平记卷之一

事记第一 后汉延熙至宋宣和止 011

临平记卷之二

事记第二 宋建炎至元至正止 031

临平记卷之三

附记 汉至元止 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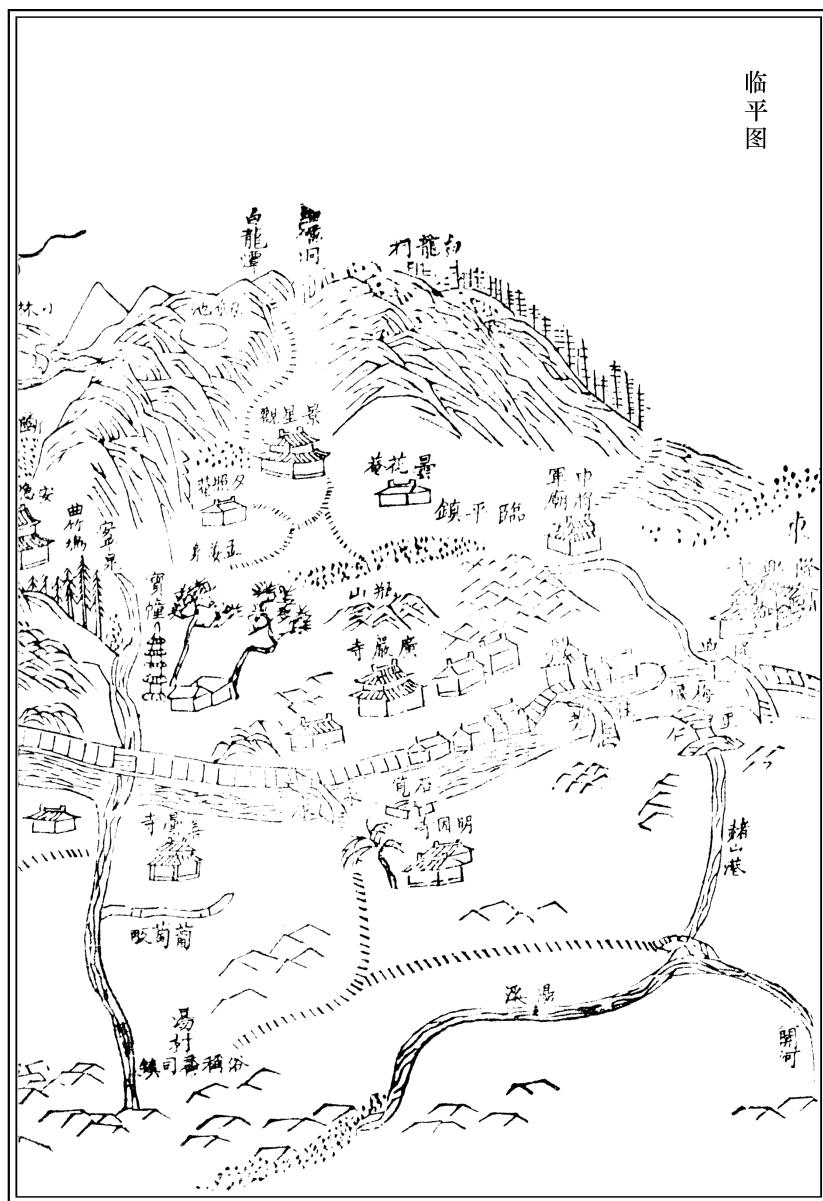
临平记卷之四

诗记 唐至元止 063

临平记附录 081



临平图





临平记卷之一

事记第一 后汉延熙至宋宣和止

谦曰：负才之子诡，而撰为海荒寥渺之书，吊诡无稽，使人惊怖，而闻见或反蔽于乡里，亦可叹矣。谦生于临平，春秋二十有五，輿图边塞诸书，咸刘览焉，及出门瞻顾，而巷道径庭，亦有不辨其源委者，每每自失。因择采旧文，研几古志，编年纪事，辑为《临平》一书，自汉至元，凡百有六则，窃附论焉，亦反约之意也。然井蛙拘虚，夏虫笃时，负才之子，必有起而笑者，听之矣。

又曰：谦作《临平事记》而有慨焉。夫临平一镇也，僻在杭郡之东，地不满十里，户不满万人，以视天下之大，不几稊米之在太仓乎！欲纪其事而传之，盖难矣。然载在简册，勒诸金石者，班班可考也。或灾祥有关于兴亡，忠邪乃系乎治乱，乘輿之所至，兵革之所加，准之古法，例皆得书。至于浮屠之岁月特详，则循彼旧传，漫为论列，非敢崇长异途，有伤文献也，谦于此不无有遗憾焉。

又曰：京都之作，类皆夸其山川，美其风俗。谦于临平纪事，盖无去取焉，善者固可率由，恶者亦资儆鉴，临平人固当知之，天下人亦不外于是矣。

又曰：自后汉延熙，迨亡元至正，历千余年，而得事止此，可谓





少矣。然以一隅论,较之他镇,犹灵著焉。且记中可以为劝诫者,往往而有,所谓一巷之市、一卷之书,览者或能寻其说,而不至鄙夷也夫。

又曰:单寒之家,缥帙不备,险奥之地,采访未详,传疑疏略,诚不一而足矣。后有志临平者,为余补阙订讹,余厚幸也,临平厚幸也,所谓糠粃在前,用深渐恶耳。

又曰:漆园有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况乡里之间,孔子恂恂,容置喙乎?然感发兴起,不能无言,每于事后,笔记数语,亦以自书其所见耳。古云: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幸勿以谦颡愚而弃之可也。

又曰:谦撰此书,经始于崇祯癸未三月,告成于甲申十二月,岁凡再阅,稿用三更,其间或困于疾厄,或疲于乱离,墨突孔席,几无一息之暇。每当兵火仓卒中,辄恐此稿散失,乃于愁病之余,勉竣厥事,故凡考订论议,卒多未备焉。

又曰:吾里郭太学绍孔家有书仓,人称学海,年且七十矣,与谦为忘年友,凡记中事迹,间赖访求,书成而志之,固不欲贪其功,尤不忍没其才也。

后汉后皇帝延熹十二年吴主权赤乌十二年夏六月,吴宝鼎出临平湖。《吴志》:赤乌十二年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郡事记事:在吴赤乌十二年十二月。

谦曰:观子华子之辨,则黄帝之神鼎,乃中和之喻也,后世之主好高慕大,侈为祥瑞焉。即周王尚迁于洛邑,汉帝犹见于汾阴,况仲谋乎!然考《晋中兴书》曰:神鼎者,乱则藏于深山,文明应运而至。仲谋即雄霸,亦安知不为孙氏哉?然王孙满对楚子曰:在德不



在鼎。则又不能为权解矣。

又曰：按诗余有“宝鼎现”题，盖取临平湖事。郭绍孔《词谱》、毛先舒《填词名解》尝引为据。《南曲谱》用作引子，名“宝鼎儿”，误。

晋世祖咸宁元年，吴主皓天玺元年，吴临平湖出石函，吴主改明年为天玺元年，大赦。《吴郡志》：临平湖边得一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其上作“皇帝”字，孙皓于是改元为天玺元年。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符征，五湖之石瑞也。○《吴书》于是改元大赦。

谦曰：印发改元，一见于临平，再见于历阳，此吴主信瑞之过也。呜呼！上好祲祥，亦何所不至哉？

晋世祖咸宁二年，吴主皓天玺元年秋八月，吴临平湖开。《纲目》：吴人或言于吴主曰：“临平湖自汉末岁塞，长老言湖塞天下乱，湖开天下平。近者无故忽开，此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之祥也。”吴主以问都尉陈训，对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者，銜璧之事也。”○《晋书·五行志》：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秽塞，是时一夕忽开除无草。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吴寻亡，而九服为一。

书法曰：书讥也。吴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为祥焉，下书晋加羊祜征南大将军。《纲目》之垂戒深矣。吴临平湖开而吴亡，陈临平湖开而陈灭，卒不过三四年耳，变不虚生，信哉！

发明曰：孙皓淫刑乱杀，罪浮于桀，而湖开印发，夸以为瑞，书之亦以著其狂悖，不知灭亡之兆云耳。



田汝成《西湖志余》曰：杭城之水皆东北向，而输委于临平，盖地势使然也。水口浩散，得皋亭山为之遮拦，故气脉不解。又东北为临平山，其下为临平湖，吴赤乌十二年，宝鼎见湖中，因称鼎湖。又得小石，刻“皇帝”字，因改元天玺。晋武帝时，占者谓临平湖塞天下乱，湖开天下平。湖又杭州王气所关也。

谦曰：瑞应之事，自古有之，大要山崩河竭，实为吉凶，岁塞开除，允称协气，鼎革之际，必有所属。《易》曰：“视履考祥。”当问其主德何如耳，何致诬于兹湖也。

晋显宗成皇帝咸和三年夏五月，义兴太守顾众表临平范明为参军，寻遣攻贼，破之。《晋书》：众与虞潭将姚休遇贼将张健，战败，还守紫壁。时贼党方锐，义军沮退，人咸劝众过浙江。众曰：“不然。保固紫壁，可得全钱唐以南五县。若越他境，便为寓军，控引无所，非长计也。”临平人范明亦谓众曰：“此地险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众乃表明为参军，明率宗党五百人，合诸军凡四千人，复进讨健，健退于曲阿。

谦曰：余读《晋书·顾众传》，得临平范参军一人，是吾里人物之首也。方众之还守紫壁，鲜有不劝其渡江者，而明独不可，其熟于经济、坚于断决，与众同智矣。苏峻之乱，卒赖以平。明固能副知己之望，众亦遂食知人之报哉。

安皇帝元兴二年冬十月，钱唐临平湖水赤。《晋书》：元兴二年十月，钱唐临平湖水赤。桓玄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己瑞。俄而桓玄败。○《钱唐记》：桓玄之难，临平湖水色赤，荧荧如丹。

谦曰：水变，占曰：水化为血者，好任残贼，杀戮不辜所致也。

灵宝不自省悟，止其逆谋，而尚欲开为己瑞，颠倒悖乱，一至是哉！
天子之贼，卒为冯迁所杀，征也夫！

十二月，桓玄诈言临平湖开，即皇帝位。《纲目》：玄表请归藩，使帝作手诏固留之，诈言钱唐临平湖开，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贺，为已受命之符。○《晋书》：玄谓代谢之际，宜有祲祥，乃密令所在，上临平湖开除清朗，使众官集贺。矫诏曰：灵瑞之事，非所敢闻也，斯诚相国至德故事为之，应太平之化，于是乎始六合同悦，情何可言！○《纲目集览》：钱唐临平湖开。钱唐，今杭州。是州北有大湖，上有临平镇，即其地也。○《一统志》：临平湖在杭州府城东北六十里，旧名鼎湖，自汉末壅塞，晋咸宁中复开。父老相传云：此湖开，天下平。故名临平。

谦曰：临平瑞应，历有奇征，然有德者足当之耳。即荒主恃之，反以致败，岂诈称惑众，而能长逞逆乱哉？其智出皓、宝下矣。

义熙十二年，建华严院于临平。《武林梵刹志》：广严寺在临平镇西，前挹鼎湖，后踞邱山，水木清茂，烟云晦霭，杂与氓庶、贾区相接，而喧嚣不闻。按图志，旧名华严院，通所建，以奉华严者。

陈后主陈叔宝至德二年冬十一月，临平镇沉为湖，御史胡敏请建佛寺，从之。胡潏《明因寺碑记》：临平镇距郡城东北五十余里，有尼寺曰明因。按宋《咸淳志》：陈后主至德二年仲冬朔夜，其镇平沉为湖，约方九里许，居民惊骇。郡以事闻，后主怪之，欲命有司以民力实之。御史胡敏奏称：陵谷变迁，乃气运不尝也，世道失修，或致亏损。臣闻西方圣人，有无为自治之道，宜建梵刹，募选国中真静福厚女妇自愿出家者若干人，度为尼，镇压之可也。后主从其





请,遂命召选得二百八十九人,钦度为尼。仍敕冬官于镇之西南,崇建宝刹,克日用成。雕楹绣桷,炫耀林谷;金铃宝铎,应响霄汉;玉毫金相,崇奉如式;垣以修垣,荫以嘉木,俨然成一化境。敕赐寺额,复给腴田二十七顷。内制金锦襴相袈裟,庄严华丽,示镇山门。远近闻者,莫不望风瞻仰,真可谓千载一遇之盛事也。

谦曰:临平镇平沉为湖,即《十月》之诗所谓“高岸为谷”也,而叔宝莫惩,又欲驱民以伤力,建寺以伤财,可哀也夫!

又曰:胡敏既知世道失修,而不辅君以正,乃反导以西方佛氏之事,亦大谬矣。厥后卖寺为奴,敏实启之也。

贞明元年冬十一月,陈临平湖开。《纲目》:时江南妖异特众,临平湖草久塞,忽然自开,陈主恶之,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

书法曰:书湖开何?纪异也。故吴临平湖开而吴亡,陈临平湖开而陈灭。陈主不知修省,自卖为奴,则何益哉?

发明曰:孙皓丙申之岁,临平湖开,《纲目》特书于册,至庚子岁而吴亡。今陈以丁未之岁,临平湖又开,至己酉岁而陈灭。然则二国之亡,乃天数当然,非皓、叔宝之罪也。呜呼!曷不反而求之古乎?夫桑谷生朝,大戊以兴;飞雉鸣鼎,高宗复古。古人遇灾而惧,责躬修德,故能反妖致祥。岂以天数已定,而遂置人事于不问之域乎?向使叔宝因湖开之变,痛自警飭,擢用人材,改纪其政,严职边备,栗栗危惧,若祸至之无日,则亦未至遽尔灭亡。夫何淫恣不已,乃自卖于佛寺以厌之,天道果可以文欺哉?《纲目》书此,正所以著其不知恐惧之意耳。不然,自湖开之后,陈主见之修省者,果何如耶?《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自古岂有不可回之天意哉?

谦曰:吴湖开而吴亡,陈湖开而陈灭,世遂疑湖开为不祥矣。

然则父老之言何谓哉？予谓不然。盖湖本灵奇，时有真主，必先为瑞应，如殷周之甲子，关两姓之兴亡者。此为晋武、隋文而开，非因皓与叔宝也。而卖于佛寺为奴，事同景阳辱井，虽云有计，实乃无心矣。

隋炀帝大业中，临平明因寺，兵焚之。胡潏《明因寺碑记》：隋大业中，寺罹于兵燹，无存。

大业末，临平华严院毁。《武林梵刹志》：大业末，毁于兵。

谦曰：炀帝荒游，盗贼四起，而史无临平被兵之文。今按《隋书》，大业九年秋七月，余杭刘元进兵起。相去百里，宁无震惊二刹之焚？想当其时也，临平之民又一劫矣。

唐高宗皇帝咸亨二年，有龙斗于临平湖。《唐书》：褚无量幼孤贫，近临平湖，湖中有龙斗，倾里闲就观之，无量时年十三，读书晏然不动。长精“三礼”、《史记》。后封舒国公。○宋吴淑《龙赋》：见临平而无量靡观。○《仁和县志》：褚无量字洪度，临平人。初属盐官，今属仁和。

谦曰：金绳玉简，帝舜观于河津，以负图昭瑞也。若玄黄斗争，事涉骇变，蚯蚓蚩触，何足览焉。无量之不动，同于子产之无求，可谓知哉！

中宗皇帝神龙元年，临平掘地得石像。万历《杭州府志》：像光湖在临平，唐神龙元年，湖有光，掘地得弥勒石像，乃建寺，以“像光”为额，且名其湖。

谦曰：执大象天下，往盖得诸气象之间，非石弥勒之谓也。武曌以阴邪盗神器，斯临平地有光，而掘得石佛也夫！





景龙三年冬十一月，帝祀南郊，修文馆学士临平褚无量，谏皇后不宜助祭。《唐书》：中宗将南郊，皇后为亚献。无量据礼固争，以为《周礼》无后助祭之文，惟汉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享事。宋代黷神，不可为法。

谦曰：皇后亚献之议，发于祝钦明、郭山恽，盖以是时宫帙柄政，假此献谏，为迁擢之地耳，与宗楚客之并加尊号，何异哉？然履霜坚冰，君子必慎其始。此无量所以据礼固争也。奈何庸主不从，卒致神龙毒饼之祸，悲夫！

玄宗明皇帝开元元年，临平褚无量晋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唐书》。

赵基宏曰：舒国名德崇高，为唐代儒臣之冠。志称故居在临平湖侧，洵吾里之杰彦，可不特书表见哉？

谦曰：褚泰仕吴，封临平侯，无量岂其苗裔耶？厥后曹信父子三世，俱以武功显，于时临平褚、曹，皆能世济其美者也。

五年春正月，太庙四室坏，帝如东都，左散骑常侍临平褚无量上言，谏止行幸，弗听。《纲目》：上将幸东都，会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殿，以问宋璟、苏颋，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灾异为戒。愿且停之。”姚崇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朽腐而坏，适与行会，何足异也。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耳。”上大喜，从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阁供奉，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褚无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此特谀人之言。愿陛下克谨天戒，纳忠谏，

远谄谀。”上弗听，遂幸东都。

谦曰：太庙室坏，灾异之大者也，讵可慢忽天威，遽从游幸？况复礼制未终乎！而崇以材朽适会，诬罔其君，可嗤甚矣。无量正色格非，有古大臣风，惜哉其不用也。

开元中，临平华严院僧玄览，请湖为放生池，刺史袁仁敬许之。万历《杭州府志》：请寺前平湖通洲为放生池。○《武林梵刹志》：唐高宗时，玄览法师始即其地而恢拓之，铸金铜像三百五十躯，书金字《涅槃经》二千余卷，尊奉度置，咸极庄严。法师俗姓褚氏，左散骑常侍舒国公无量之弟。舒公少常读书湖上，有龙斗之异。既显，以太夫人年高归觐，其乡时从冠盖出游山中，叙昆季之好，人以为荣。法师因请湖为放生池，刺史袁仁敬禁民六里不得入网罟，司马杨敏言复禁十里。鱼鸟涵泳，士民向风，遂为一方之盛。

谦曰：舒公勋德茂著，而厥弟玄览复为高座上人，共叙友于，足称荣乐，乃至悲心悯杀，惠及飞潜，亦盛举也。

八年春正月，右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舒国公临平褚无量卒。《唐书》。○《仁和县志》：卒年七十五。诏曰：“无量朕师，宜从优典。”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谦曰：玄宗恤念老臣，赐谥易名，极为荣劭。而苏颋致叹于徂辉，哲人之萎，故重伤之矣。

二十二年，皇后赐金，重修临平明因寺。胡潋《明因寺碑记》：开元二十二年，顺天翊圣皇后闻陈后主故事，赐金二十斤，增置旧业，焕然一新。

谦曰：明因为女冠所栖，其教或通于国，后赐金二十，宜哉！独





怪叔宝金锦袈裟之赐,可谓滥而且惑矣。

临平华严院僧玄览卒。《武林梵刹志》:开元二十二年,法师化去,学士徐安贞为之碑。○鲜于枢《游记》:明日遍历殿庑,得玄览法师碑于东庑之下,乃唐开元廿三年,集贤学士徐安贞撰,谏议大夫褚廷诲书,云:师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采钱唐,因家焉。师生而悬解,从慧昶出家。本邑有故隋华严寺,乃师俗缘之地,因成此院,后改今名。碑经焚毁,今不可读。寺有录本,遂得其详。

谦曰:玄览为河南后人舒公昆弟,虽托根右族,而结念上乘,为吾里沙门之冠。徐学士撰文,褚大夫书石,量非溢美。惜于元时便毁,录本宁得流传至今?诚足恨也。

武宗皇帝会昌中,临平明因寺毁。胡潋《明因寺碑记》:会昌中,毁天下寺观四万余所,明因亦废为瓦砾之区。○按《唐书》:乃会昌五年事。

赵宪斌曰:武宗毁寺四万,而明因与焉,向之金铃绣桷者,咸灰烬矣。此无生之地,尚不免于兴废,况市朝城阙必争者哉?所谓有形必坏也。

临平华严院毁。《武林梵刹志》:会昌中寺毁,碑亦湮没。

宣宗皇帝大中十二年,陆同芳浚临平华严院井,得石函。《武林梵刹志》:大中十二年,寓士陆同芳浚井,得石函《华严经》六十一卷,遂名华严井,舍宅为寺,建塔以藏焉。

谦曰:函经投井,发于同芳,似有夙缘,岂普通法师所遣邪?遂至舍宅建标,亦高旷士也。



十四年春正月,建宝幢于临平。《安平院宝幢碑记》:唐宣宗庚辰正月廿七日建。勾当造幢陈丹,都料弘农杨荣、吴郡陆弘书镌,征事即前行吉州庐陵县尉张袭庆一千文,前饶州主簿夏从师舍钱一千文,范隋舍绫一疋。勾当功德主宣达。

谦曰:按安隐寺,在唐宣宗时名永兴院,吴越时名安平院,至宋治平二年,始赐今名耳。兹观幢碑列勾当、都料等职,此必敕建无疑。第宣宗于大中十三年己卯八月崩,郢王改明年庚辰为咸通元年,是为懿宗皇帝,并无十四年之文。金石史书,岂有谬误者邪?

懿宗皇帝咸通三年,建法昌寺于临平山北。成化《杭州府志》。

谦曰:自洪武二十四年立天下名刹为丛林,其余梵舍,咸令归并,故陈善万历《志》所载,止丛林最详,其他列名而已。此惟成化《志》最悉,谦每托书邮,竟不可得。独广严寺有摘抄者,然亦止及本寺。今因其所见笔之,他如安隐、宝庆所并者,年月不可考矣,尚俟觅全本以足之耳。

僖宗皇帝乾符中,临平曹信起义兵。万历《杭州府志》:曹信,临平人。唐末盗起,信乃纠集义兵以扞乡邑。乾符间,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信与新城杜稜、临安董昌,钱唐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余杭凌文举,号八都。后黄巢之乱,杭之八都建派而分者为十三都,而信屡立战功。

谦曰:唐末盗起,信等举八都之兵以保障东南,吾乡之赖以免锋镝者,信等之功也,当与吴越王并传也夫!

又曰:临平古称重镇,凡镇皆有屯军,故许村称寨,他可类推



矣。惜兵制古不可考,盖肇见于唐,杭有八都,临平曹信其一也。迨高宗南渡,建都于杭,城外俱置戍垒,临平盖为要地。德祐元年,元人果从此入,而军于皋亭焉。入明,建铺司于安隐寺西,每铺设兵船一,兵四人,有事则出哨海门,无事则驻防寇贼,绝屯戍之扰,得捍御之严,诚良法也。其近于临平者,有赤岸、桐扣石、目莲花诸铺,今渐废弛,用老弱代役,檣櫓倾摧,一旦窃发,恐制之无具,可不慎哉?

昭宗皇帝乾宁中,临平曹圭与族人师鲁平嘉禾。万历《杭州府志》:圭为曹信之子,将生,信梦人谓己曰:“我当为尔子,有二千石。”圭少有胆勇,乾宁中,淮人围嘉禾,圭与其族人师鲁守之,淮人望气者曰:“此虽孤城,中有贵人,不可图也。”圭每与师鲁登城楼,张乐纵饮,矢石交至,视之晏如。嘉禾平,圭以功授苏州刺史。

梁太祖朱晃开平中临平曹圭平苏州。万历《杭州府志》:开平中,淮人复围姑苏,属正月望夜,师鲁第盛陈烧灯之宴,贼俘执者咸纵观之。圭以浙西营田副使检校太傅,终于苏州。

谦曰:镇将子圭,屡立奇迹,吴人世食其德,利益非浅也。前有范明,后有曹圭,临平何多名将哉!

梁末帝朱瑱贞明元年建临平宝月庵。《仁和县志》:在长乐乡。

二年吴越王钱缪建大安院于临平山。成化《杭州府志》。《仁和县志》:在临平山小林里。

谦曰:梁武手定天下而极佞佛,佛图澄一释子耳,能断决军国,扶奖后赵,岂佛道有通于兵道邪?钱武肃强弩射潮,为东南万姓之保障,而亦喜建佛寺,岂真佛道有通于兵道邪?

唐明宗皇帝李嗣源长兴三年春三月，吴越王钱鏐卒，子元瓘嗣，以临平曹仲达权知政事，寻拜丞相。万历《杭州府志》：曹仲达，圭之子，生于临平，室有紫光。少小，圭常节其饮食，虽严冬尚未挟纩，品膳悉与仆隶等，又日令运甓。圭在姑苏，与仲达求婚于睦州陈询，及将亲迎，途由杭城，钱鏐见而奇之，以妹俪焉。累授台、虞二州刺史。元瓘袭封，命仲达权知政事。国建，拜丞相。佐嗣元瓘，仲达复摄政事。时大赉诸军，军中有言不均者，辄大噪，举仗不受赐，诸将不能制，仲达谕之，皆释仗致拜。仲达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瓘重之，呼丞相而不名。卒，谥安成。

谦曰：天生贵人，必有瑞应，此仲达生而临平有紫光也。嗣后丰功伟业，为吴越之名臣，岂偶然也哉？

唐潞王李从珂清泰元年，吴越王钱元瓘，建安平寺于临平山。
万历《杭州府志》。

二年，吴越王钱元瓘，建佛院于临平桐扣山。万历《杭州府志》。

晋高祖皇帝石敬瑭天福三年吴越王钱元瓘，建明觉院于临平佛日坞。万历《杭州府志》。

秋八月，吴越王钱元瓘卒。子弘佐嗣，丞相临平曹仲达复摄政事。万历《杭州府志》。

周珽建恩平寺于临平桐扣山。成化《杭州府志》：珽舍宅为寺。

七年吴越王钱弘佐，建佛日院于临平桐扣山。万历《杭州府志》。

《武林梵刹志》曰：佛日寺在皋亭山北，为明教嵩禅师道场，近桐扣。寺前有渥洼池，径下有大松四株，皆唐宋旧物。寺废，土人斫伐时，见幞头红袍者，惶怖走避，至今存。万历间重建，亦名佛日





坞。溪流屈曲,丛木交映,水底怪窞如玛瑙色,细蒲翠滴,至此竟日忘返。坞尽处有大洞如屋,亦仙境也。

吴越王钱弘佐,建众善寺于临平赤岸。《仁和县志》。

吴越王钱弘佐,建显惠庵于临平桐扣。《仁和县志》:在桐扣黄鹤山阳。

谦曰:按《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武肃王钱缪卒,子元瓘立。晋高祖天福六年,文穆王钱元瓘卒,子弘佐立。则清泰元年二年,当称元瓘而不当称缪。天福七年,又当称弘佐而不当书元瓘矣。前志乃吴越王混书,缪岂长兴之鬼,复见于天福邪?今特按史一一分属之。

宋太祖皇帝乾德五年秋八月,重修临平宝幢。《安平院宝幢碑记》:乾德五年,太岁丁卯八月中。

太宗皇帝淳化三年,改临平法昌寺为寿宁院。成化《杭州府志》。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改临平佛日院为净慧寺。万历《杭州府志》。

大中祥符间,改临平像光寺为吉祥寺。万历《杭州府志》。

谦曰:移鼎易社,革命之事,至于寺观,仍旧可也。多一改称,即亦多一营建,虚费不必言,亦甚非桑门不二之意矣。

天禧初,金承来监临平都酒务。《安平院宝幢碑记》:临平都酒务金承。○郭绍孔《瓶山辨》:瓶山,在临平镇广严寺之侧,小小一土阜耳。宋时沽官酒处,碎甓堆积,久成一阜,其傍取土者,犹时有瓶遗也,俗称平山。平,当是“瓶”字,秀水亦有瓶山,可证。

谦曰:瓶山,旧传钱王犒军于此,垒瓶而成。其说近诞。今以

幢碑,合之郭辨,此为椎酤之所无疑矣。

二年夏六月戊申,重立临平宝幢。《安平院宝幢碑记》重立宝幢年月:原此宝幢,始自巨唐大中十四年,岁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众缘于临平市西长乐乡界永兴院前建立,洎乾德五年,太岁丁卯八月中,为年久隳斜,因修整而寡力,致损动而倾摧,日月浸深,五十余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门瑞明,与合院徒众,发心施长材,移于旧基东二十步,添续层□,载崇树之,葬古佛舍利□颗于龙柱海山之下,俾其境域民安,迩远宁谧,无疆介祉,净祝鸿图。恭愿人天常加,翊卫功资,动植利等,冤亲若见若闻,同臻觉岸。时属圣□□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立。是日立秋,劝缘郡城,祥符寺宝塔功德主内殿赐紫,郡城临坛赐紫。绍澄僧思忠、临平都酒务金承以上,合施珍财,严护舍利,葬此幢下。右街圆鉴大师绍因、清辨大师居亮赐紫,善庆僧庆余、愿昭各施五百文,入缘买彩色,严饰宝幢。刻石郡人赵克和、陶贞。安平院住持沙门瑞明、阁院徒弟记。

谦曰:真宗笃好符瑞,而王钦若辈赞以封禅之议,甚至诡为降天书,降圣祖,复会道释于天安殿一万三千八十六人,可谓惑之甚矣。其下承风,遂至移宝幢,葬坚固,阔眉大袖。君人者,可不自严其举动哉?

仁宗皇帝康定元年夏四月,翼拱之来游临平山细砺洞。按洞中题云:翼拱之凌晨游此。时康定元年四月八日。

谦曰:吾乡有细砺洞,在临平山巅,深十余丈,阔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多出砺石。本草所称砺石出临平者,即其地也,至是者无不一游。自宋至今,题名者数人而已,然多漶漫不可读,而攀跻





洗剔,得此一人,亦如空谷之足音跫然而喜矣。

又曰:谦闻洞中题名旧矣,向未见。甲申四月八日,里人例有祈年之举,谦同友人往探,因得见其真迹。字在洞中东北壁,惟翼字最大,下两行分书之,微有丹漆,乃里人郭伯翼所润色,今则剥落殆尽。其笔势遒劲如颜真卿格,真奇迹也。洞西南又凿有“窆穢”二字,无年月可考,亦不解其义意者。游人有窆姓者邪?至于满洞镂刻佛象,或是杨髡灵鹫之余波也。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重修临平明因寺。胡澹《明因寺碑记》:寺于治平元年屡有祥光灵响,众募起复。

二年,改临平大安院为大慈院。成化《杭州府志》。

改临平安平寺为安隐寺。万历《杭州府志》。

改临平众善寺为遍福寺。《仁和县志》。

治平中,改临平华严寺为广严寺。万历《杭州府志》。

改临平恩平寺为净信寺。成化《杭州府志》。

谦曰:厌故喜新,余又于佛寺见之矣。

神宗皇帝熙宁四年夏六月,临平佛日僧契嵩卒。《传灯录》:临平佛日契嵩禅师,遍参知识,得法于洞山。泊东还,熙宁四年六月四日晨兴,写偈曰:“后夜月初明,吾今喜独行。不学大梅老,贪随鼯鼠声。”至中夜而化。阍维不坏者五,其顶骨出舍利,红白晶洁,道俗合诸不坏,葬于故居永安之左。

赵基宏曰:契嵩七岁出家,十三得度,十九游方,慧朗研几,聿登真果。至是西归,而五种不坏,洵奇矣哉!

七年秋八月,述古赴南都,景达、原叔、子中、子瞻会别于临平

桐扣。鲜于枢《游记》：造方丈，得东坡真迹于法堂东壁，云：“祖老入山之十三日，述古赴南都，率景达、原叔、子中、子瞻会别于此。熙宁七年八月十二日。”字方四寸许。

元丰间，临平佛日寺书藏经。鲜于枢《游记》：入藏殿，观元丰间所书经藏，有巨蛇，不敢近者久矣。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夏六月，杨无为、司马才仲、秦少游入临平佛日山，谒天衣塔。鲜于枢《游记》：出藏殿，得两石于山门之左，乃杨无为、司马才仲、秦少游之诗。杨云：“元祐元年六月十五日，还自海上，入佛日山净慧道场，瞻礼怀禅师塔。时长老弼公，即阿育王大觉禅师之嗣，道予出山，酌甘泉而别，因各留诗。”杨则手书，才仲、少游之诗，皆范石湖追写。

谦曰：佛日，一梵刹耳，得诸名士舄履之及，便觉左右生光，况笔墨精妙，附声施于后世邪？君子之见荣于山川，固如是也。

又曰：述古及无为等，皆字也，今多不可考，姑仍旧文。

绍圣二年，翰林学士蔡卞，请以临平山佛院充功德院。万历《杭州府志》：赐额曰“胜因显报院”。

谦曰：立功立德，不朽之事也。古人勒铭封禅，犹有夸诞之讥，况以佛院为功德，卞谬矣。

又曰：按是时卞以修《仁宗实录》授翰林学士，致身清要，而用意空虚，真季孙之旅泰矣。无怪其坦安石之床，托乘龙而假虎也。

徽宗皇帝崇宁初，妙湛祷雨有应，创院于临平明因寺居之。胡濙《明因寺碑记》：崇宁初，有妙湛大师祷雨有应，创院居之。

谦曰：祷雨有应，创院居之，酬有功也，与漫建佛寺者不同，妙





湛固足记也。

四年,帝御书一十二字,赐临平明因寺,皇后亦书三十二字,并揭于华严宝阁。胡澹《明因寺碑记》:崇宁四年,徽宗皇帝御书“守内真,除外妄,修觉慧,悟真如”一十二字,恭圣仁烈皇后亦赐“众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罪从心生,还从心灭”三十二字,并揭于华严宝阁。

谦曰:徽宗雅长于翰墨,乃至御书赐寺,明因荣矣哉!

崇宁中,谥临平佛日僧义怀。《传灯录》:怀禅师在佛日,告弟子智才曰:“时至,吾行矣。”才曰:“师有何语示徒?”乃说偈曰:“红日挂扶桑,寒云封华岳。三更过铁围,拶破骊龙角。”才问:“卯塔已成,如何是毕竟事?”怀举拳示之,遂就寝,推枕而寂。塔全身于寺之东原。崇宁中,谥“振宗大师”。

谦曰:尝考妇人有谥,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谥,自东汉汉隐者始。宦官有谥,自东汉之孙程始。蛮夷有谥,自东汉之莎车始。第不知浮屠之谥,起于何代?今天衣得“振宗”之号,亦荣矣哉!

大观四年夏五月,殿中侍御史张克公,以星变应诏上言,论太师蔡京修临平山塔。《续纲目》:帝以彗星出奎、娄间,令侍从官直言指陈阙失。张克公论京辅政八年,权震海内,轻赐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示恩私,役将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运花石;名为祝圣,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托言灌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法名退逸,门号朝京,及不轨不忠之罪,凡数十事。奏上,贬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谦曰：蔡京父准墓在临平，故修塔壮观，不意遂入封事。然京之朋奸误国，罪恶贯盈，此特其一耳。徽宗逐之居外，殊有敬天弭变之心，奈何旋复召还，太清之宴，恩好愈笃，卒致国灭身亡，斯亦去恶不远之过欤！

宣和七年，临平湖水溢，建妙华庵以厌之。《仁和县志》：龙兴寺在临平镇，宋宣和七年，因东湖水溢，建庵镇压，额名“妙华”，并建普同塔一座。

谦曰：此踵陈主之智也。然明因在西，妙华在东，岂陈、宋二朝湖道，亦稍徙邪？



临平记卷之二

事记第二 宋建炎至元至正止

高宗皇帝建炎初，临平明因寺毁。胡潋《明因寺碑记》：高宗南渡，毁于灾，惟僧庐数楹而已。邑人姚成首出己资，率善信缮葺栋宇，倾者起之，圯者修之，十未一二。

临平广严寺毁。《武林梵刹志》：建炎罹兵燹，其地没为民居，邑人姚成率好事者复之。

谦曰：按《宋史》是时陈通、苗傅后先蹂躏吾里，明因、广严之祸，其能免邪？

二年春三月，扈从统制苗傅、刘正彦，遣其党苗瑀、马柔吉，将赤心队及王渊旧部曲，驻临平以拒勤王之师。《宋鉴》：先是，苗傅、刘正彦作乱，拥兵至行宫，肆言谓帝不当即大位，请隆祐太后同听政，而立皇太子。张浚报书于正彦曰：“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废立之事，谓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闻失德，一旦逊位，岂所宜闻？”傅等得书而恐，乃遣苗瑀、马柔吉将重兵扼临平。

谦曰：二贼恃功怨赏，遂图逆谋，令妇人及三岁儿主之，且欲挟





帝幸徽、越，其将乘虚肆毒，不言可知。曩微张浚之一书破胆，赵氏盖岌岌矣。

张浚遣节制司参议官冯轡至临平间贼。《宋史》：初，张浚欲间贼，念无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宁冯轡素负气节，闻之，忼慨请行，遂至临平。马柔吉见之，曰：“君尚敢来邪？昨旦张侍郎有书来，词不委曲，二公大怒，且发兵出杭矣。”轡曰：“张公无他意，大率欲归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与轡俱缒入城。翌日，与傅等议于军中，由是无他变。

谦曰：布衣重节义，兵家重间谍。是非识密鉴洞，负气敢死之人，鲜不泄情败事者。如冯轡缒城之才，诚不愧鲁连蹈海之侠矣。

又曰：时贼方盘据上游，自凭城社，勤王者不计出精详，侦其虚实，岂无投鼠之忌邪？遂宁一往而义旅云兴，便觉鼓勇百倍，亦以老其师，亦以作我气，功在社稷，固足称也。

夏四月，张浚、吕颐浩、韩世忠败贼将苗翊于临平。《宋史》：颐浩谕诸将曰：“今虽反正，贼犹握兵居内，事若不济，必反，以恶名加我，翟义、徐敬业可监也。”进次临平。苗翊、马柔吉负山阻水为阵，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韩世忠舍舟力战，张浚、刘光世继之，翊众少却。世忠复舍马操戈而行，令将士曰：“今日当死以报国耳。面不被数矢者，皆斩。”于是士卒争用命。翊引神臂弓，持满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众辟易，矢不及发，遂败走。

谦曰：临平之去杭州六十里而近，在赵宋则为犖蹄之下可容酣睡乎！善夫颐浩在内之虑也。振肘腋而疗膏肓，是非浩等，谁尸其功哉？

又曰：元人方万里《题韩王湖上骑驴图》，有“取日虞渊战临平”之句，以世忠力战除凶，有戡定之才也。

又曰：吾乡山峙于北，水绕于南，回环阨塞，可以制寇。方今多难之时，保障之事所宜讲也。而苗、刘误用其术以图逆谋，河山有灵，岂佑之哉？所以伏诛行在也。黏牡养老之说，可不早辨乎？

建炎间，改临平佛院为永庆院。万历《杭州府志》：即前清泰二年，吴越王元瓘所建。

建临平莲花院。《仁和县志》：在临平茅山下。○万历《杭州府志》：莲花井在小林莲花院。

绍兴初，帝召临平广严寺僧净作草书，忤旨，赐罢。鲜于枢《游记》：僧普闻大出书画夸客中，有净师草圣四大幅，圆熟有师法，殊可喜，问之，乃寺僧也，绍兴初，尝被召作草，首书“名花倾国两相欢”，宋主不悦，赐罢。今钱唐人家所收，称王逸老合作者，皆其书也。

谦曰：唐玄以华清而致西狩，宋高恋钱唐而忘北辕，是诚千古所痛，而当时臣宰，皆苟安于处堂，厝火之余，曾无言及者。僧净乃以书谏，旨微矣哉！不悦赐罢。刘禅听蜀伎，真无情矣。

六年，帝改临平妙华庵为龙兴寺。《仁和县志》：绍兴六年，高宗南渡，建都于杭，以太后驾幸本寺，赐额“龙兴”。

谦曰：此必高宗迎太后韦氏幸临平时也。然幸临平在十二年八月，岂豫于六年赐额哉？或岁次有小误耳。今姑仍县志旧文。

十年建临平东岳行祠。《仁和县志》。





十二年秋八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郑氏及懿节皇后邢氏之丧至临平。《续纲目》：丧至，帝易缙服，奉安龙德别宫。○周草窗《癸辛杂志》：初，徽、钦葬五国城，数遣使祈请于金人，欲归梓宫，凡六七年，而后许以梓宫返行在。高宗亲至临平奉迎，易缙服，寓于龙德别宫。一时朝野以为大事，诸公论功受赏，费于官帑者不貲。

谦曰：按《纲目》，靖康帝于绍兴二十六年六月卒于金，周氏并称徽、钦，误矣。

帝至临平，迎皇太后。《续纲目》：太后韦氏至自金，帝至临平奉迎，见后喜极而泣。后至临安，入居慈宁宫。

谦曰：高宗割地称臣于金，屈辱极矣，然意在归梓宫、还太后，则请和受册，皆不获已，君子可以重哀其志也。亲幸临平，牵衣一恸，所谓天属缀人心也夫！

又曰：宋之与金，不共戴天之仇也。或以太后在彼，梓宫未还，恐急则变生，姑缓恢复之计，勤祈请之使，诚为得宜。然自兹以后，而不振如故，亦可羞矣。比之汉祖分羹之智，不啻霄壤矣乎！

韩世忠诣临平，朝谒皇太后。《宋史》：绍兴十二年，显仁皇后自金还，世忠诣临平朝谒，后在北方闻其名，慰问者良久。

谦曰：蕲王战烈，遐著北方，皇后久为长城之赖，至是谒见，深蒙慰问，三顾频频、两朝开济之意，参差无愧矣。

三十年夏四月，重立临平宝幢。《安平院宝幢碑记》：伏自唐大中十四年建立宝幢，乾德五年、天禧二年重修，绍兴庚辰四月初五日重立，所有胜利，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疆，文武官寮同臻福

利,万姓四民永安富乐者。山门监院僧师安助缘,住持传法僧胜圆、朝奉郎监临安府临平镇税兼烟火公事李棫、右朝奉郎行将作监丞赵复、当府临平镇崇奉三宝弟子宗庆、妻朱氏十娘、男仁宽、媳妇庄氏六娘、孙女四三娘、孙男州老五与家眷等,一力施财建立。所有胜善,广大如法□□,究竟若虚空,无向真如寂实,庄严无上佛果菩提,无□□□,广资三有见存家者,永保康宁,嗣续兴隆,仍荐亡公宗四郎、婆汤氏娘子、亡考宗二郎、妣冯九娘行,上至高祖,下及子孙,乘此善根,往生净土者。右从事郎刘士熊施财建立,追荐故右中奉大夫秘阁修撰往生天界。弟子姜宥琼、妻张大娘、男文超、文浩、文贵,并弟子顾实、妻诸七娘、男尧宗、舜举,及弟子陈元兴、男宗宥,各与家眷等□请到佛牙舍利,入□□缘,永充供养,各□□□见生福慧,成就无上佛果菩提者。

谦曰:宝幢规制雄秀,镂刻工巧,且唐宋记载甚详,惜久沦蔽。顷与赵子尹施秉烛剔泥,备录登记,其荒灭断剥者概从阙疑,辟若桃源旧民不知魏晋。览之古色照人,然荣落兴亡,致堪伤叹矣。

是年,李棫来临平镇税。《安平院宝幢碑记》:朝奉郎监临安府临平镇税兼烟火公事李棫。○万历《杭州府志》:洪武十四年,定临平税课局钱钞一千一百五十九万六千四百一十三文,契本六十道,该钱二千四百文。永乐十年,定临平税课局商税门摊挑贩鱼课等钞五千一百四十二锭二贯九百九十文,定临平河泊所鱼户等钞四千八百一十二锭三贯三百八十文。成化十年,定横塘临平税课局税办课钞一万八千八百五十八锭一贯七十七文。万历六年,定横塘临平税课局商税酒醋课钞一万八千八百五十八锭一贯七百七十文,折银一百八十八两五钱八分三厘五毫四丝,遇闰加钞一千六





百九十二錠四贯七百二十七文,折银一十六两九钱二分九厘四毫五丝四忽,内商税钞银一百六十五两七厘四毫二丝,遇闰加银一十四两九钱五分五厘一毫九丝四忽。里甲均平内带征银二十三两五钱七分六厘一毫二丝,遇闰加银一两九钱七分四厘三毫六丝。○仁和县属之署,有横塘临平税课局,去东北六十里。临平镇,洪武十四年建,有河泊所在县东六十里。临平镇今革。

谦曰:临平之有税课局也,其来旧矣。考之幢碑年月,宋高宗时已有之。然予谓天禧榷酤于镇,尔时独无税局乎?今并志洪、永、成、万四朝核实岁钞,俾后来职此者,知所遵守。裕国通商,予有厚望焉。

绍兴间重建临平净信寺。成化《杭州府志》。

孝宗皇帝乾道五年,临平广严寺建佛阁钟楼。《武林梵刹志》:僧行杲始营佛阁钟楼。

八年春二月,周必大至临平。周必大《吴郡诸山录》:乾道壬辰二月戊午早,冒雨行十里余,至桐扣,行四里许,至佛日山净慧禅院。晋临平岸崩,得石鼓,张华以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响闻数里,即此地。近世讹为桐口。寺不经兵火,面对黄鹤峰,有清泠、一击等轩。库堂后有池,池中有渥洼泉,出石罅中,东坡尝题五绝句,所谓“东麓云根”是也。斋罢,复登舟,晚宿临平。

赵基宏曰:佛日在桐扣,所以收入临平,必大之记可验也。而《传灯录》亦称智才禅师住临平之佛日。其附属吾乡,亦久矣。

谦曰:桐口之名,至今俗人皆称之,余尝大笑其谬。今观必大之纪,其传说已非一日。然尝考之字书,扣亦音口,则所传又未必全讹,但不当易其字耳。



淳熙三年,改临平东岳行祠为景灵观。《仁和县志》:景星观在临平镇,宋绍兴十年建。旧为东岳行祠,淳熙二年移改是额。○《一统志》:景星观在临平山下,与东岳行祠峙立,两傍有藕花洲。○按《杭州府志》作景灵观。

赵宪斌曰:景星观有丹灶、丹井诸迹,相传为潘真人烧炼之所,或云是邱长春,皆未可知也。今东岳庙在观南,地既与藕花洲远,于《志》有小异耳。

宁宗皇帝庆元元年冬十一月,重修临平石笕。按石笕题云:庆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重修。

谦曰:管子有言:“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于藏,国之贫也。”临平镇南有曹家渠者,腴田数千亩,去海仅数里,屡受漂没之患,因于运河之底甃石为笕,溢则泄于下河,而田赖以有年。初建不知何时,虽有勒字,漫灭不可考矣。纪重修,志勤民也。

又曰:临平滨海,故安隐寺西有白洋笕,镇南有赭山港,岂镇地古皆海邪?如杭城前洋后洋之称,若今俱为廛市耳。涓涓之患,可不早图?职在莅斯土者豫之而已。

嘉泰中,建承天宫于临平赤岸。《仁和县志》:宁宗御书“承天宫”三字为额。

四年,建月轮寺于临平。《仁和县志》:在黄鹤山阳。

嘉定五年,帝书“普照”二字,赐临平月轮寺。《仁和县志》。

谦曰:明君哂笑,不以假人,况御札乎!承天、月轮重,而宁宗轻矣。



嘉定间,请建宝庆院于临平桐扣山。万历《杭州府志》。

谦曰:请者何人,不可考矣,多事哉!

理宗皇帝绍定三年冬十月,筑永和塘捍临平湖。许应和《永和塘记》:运河有塘,自帝都东北桥镇薄吴头楚尾,绵亘千余里,仁和首当其一,邮道辇运,憧憧旁午。惟永和堤阻临平湖白龙潭之险,卯风湍流,夤夕鼓荡,一有线漏,则膏腴数百顷瞬刻就涸,紧欲经久不拔,是岂一日一人之力哉?邑有范、任二君,倡为义役,肇始于绍定己丑之春,告成于是岁良月之望。

李旻《浚治西湖说》曰:杭州穿城四河,东南北城下水门四处,各有源委,与西湖不通,出城之外,乃合运河。各河所受湖水,及吴山诸源之水,本自有余。城东大河,今名菜市河者,本从海宁、仁境上临平湖而来,一百二十五里,入艮山水门,至城中断河而止,谓之上塘。

谦曰:按临平湖在宋时,波流浩大,每见漂荡,而运河百里,尤辇运省觐之冲,甃叠永和,岂非当时之上务哉?今湖水虽隘,而大堤平直行者,犹赖焉。范、任之功,讵可没也!

淳祐七年旱,帝遣使诣临平山白龙祠祷雨。应祷,复遣使降香。《白龙祠碑记》:淳祐丁未,以旱苦,上心焦灼,靡神不崇,特遣使诣祠下祷雨。少顷,甘泽霏霏,上甚灵之,复遣降香。

宝祐五年雨,帝遣使诣临平山白龙祠祷晴。寻应祷,命增创一门以旌之。《白龙祠碑记》:宝祐丁巳,闵雨尤切,复遣车骑驰祷。寻雨止,上为增创一门,榜曰“广济”。



六年春不雨,帝遣使诣临平山白龙祠祷雨,应祷。《白龙祠碑记》:明年春复不雨,上遣使诸祠拜祷,复应祷。

赵宪斌曰:吴人积忧而成雨,鲁僖甚悦以致旱,灾异固有关于事应也。宋理宗时,君臣日荒于上,民土日蹙于下,而欲阴阳不紊,玉烛长调,不可得矣。乃仗龙神法力,以回淫霖亢燥之灾,有祷必通,如扣钟合券,其燮理之功,辅救特至,岂不贤于史、贾辈哉?

谦曰:余考之《西轩类书》,言吾乡龙神事甚悉。今祠在山顶,而祈祷多应,灵感风云,恩敷兆庶,固不可载在祀典邪?今乃台殿倾欹,蓍萧旷废,无怪乎水旱之频仍矣。

又曰:龙神应祷,理宗特降香、立门以旌之,甚盛典也。然旧碑既剥而且断,几于无字,不可考矣。问之耆旧,亦多不知。甲申四月,余同沈耳金治臣侄至碑所,洗剔摩挲,仅得八十余字,其建碑年月,今亦无存。然细观碑尾,隐隐有“宫眷”字,疑出自理宗御赐,未可知也。

开庆元年,建宝林尼庵于临平梅墅。《仁和县志》:施水接待庵。

景定三年秋九月,重修临平石笕。按石笕题云:景定三年九月廿五日重修。

度宗皇帝咸淳九年,建月华庵于临平。成化《杭州府志》:俞氏舍地建。

恭宗皇帝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丞相陈宜中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勤王,退守临平。郑思肖《心史》:湖州独松关陷,於潜千秋关陷,陈丞相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勤王,退守临平,国势危迫。



谦曰：文山忠孝性成，当宋室颠危之日，涕泣驰义，奋不顾身，至于退守临平，亦孔棘矣。大厦之倾，天祥即糜体，何救哉？此所南纪之而有余痛也。

十二月，吴君擢被命起太府少卿，提点临平民兵。《宋史》。

谦曰：贾似道、陈宜中俱以蒙蔽酿乱，遂至决裂若此。尔时即尽驱临平人为兵，亦何益哉？

又曰：称民兵，则未尝教以兵法也。不教而驱之战，是驱之死也。提点临平民兵者，知之不邪？

元兵迫临平，浙西提刑徐道隆入援，死之。万历《杭州府志》：徐道隆，字伯谦，武康人。为浙西提刑权治安吉。元兵之迫临平也，道隆入援，死之。

谦曰：按史称二年正月，元伯颜驻皋亭，道隆亦于是月死难。顾其入援在元年十二月，元兵至临平亦此时，故书之。

赵宪斌曰：兵迫临平，已入畿甸，君辱臣死，道隆固当以身殉之。然宜中以丞相而夜遁，继明以守将而乞降，道隆真可谓忠矣。此藏血千年，当化为碧也。

元世祖皇帝至元三十年，增修临平石笕。按石笕题云：至元三十年增修。

成宗皇帝元贞元年夏四月，鲜于枢游临平。鲜于枢《游记》：元贞元年四月廿日，送客临平镇。晨起，买舟堰下，出东新桥，自皋亭山以北，岸多野酴醾，香气酷烈，薰人欲醉。晚宿广严院，僧普闻好奇喜客，置酒西有楼下，夜分乃罢。明日，遍历殿庑，得唐玄览法师

碑于东庑之下，乃开元廿三年，集贤学士徐安贞撰，谏议大夫褚廷海书，云：“师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采钱唐，因家焉。师生而悬解，从慧昶出家。本邑有故隋华严寺，乃师俗缘之地，因成此院，后改今名。”碑经焚毁，今不可读。寺有录本，遂得其详。僧又指伽蓝神曰：“此玄览法师之祖褚河南也。”是日，行者过期未出，普闻者煮笋荐酒，复饮故处，大出书画夸客中，有净师草圣四大幅，圆熟有师法，殊可喜，问之，乃寺僧也。绍兴初，尝被召作草，首书“名花倾国两相欢”，宋主不悦，赐罢。今钱塘人家所收，称王逸老合作者，皆其书也。又东坡、赵令烁唱和真迹一卷，坡诗集中有之，令烁有《诗声集》，不行世，因令录之。序云：子瞻和予《致斋诗》，有“端向瓮间寻吏部，老来惟欲醉为乡”之句，因道薄酒兼成斐章，冀发笑也：“古人醉以酒，盖亦有所寓。一饮百忧忘，陶陶朝复暮。公欲醉为乡，瓮间寻吏部。惜取青铜钱，浊醪安足酤。敢窃好事名，聊资子云具。巧手斧鼻端，此情知有素。”东坡和云：“伯坚惠玉膏两壶，且枉佳篇，次韵戏答：神山无石髓，生世悲暂寓。坐待玉膏洒，千载真旦暮。青州老从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肯见从，知我困市酤。开瓶自洗盏，肴核谁与具？门外听剥啄，烹鱼得尺素。”伯坚又诗，云子瞻辞免起居之命。令烁复用前诗之韵一首，以勉之：“登州与仪曹，到官如旅寓。螭陛凤皇池，翱翔未云暮。冰雪照人清，黄色印中部。譬如千日酿，一宿陋清酤。载笔无多辞，公真济时具。叹息贺德基，犹知我尺素。”自此，次韵题其后者一人：刘渥。以诗跋者四人：汤思退、孙仲和、葛立方、陈之茂。以子孙题者四人：苏籍、苏峤、赵伯醇、刘岑。观览署名者十人：陈相、汪应辰、郑作肃、范彦辉、芮烨、徐庆、凌景、夏尹焞、刘弼、姚述尧。最后，王明清题云：“英宗潜龙日，居穆亲宅，与宗属淄恭宪王游从厚善。庆历八年，岁在戊子，





两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时。其后英宗入继大统，所诞即神宗，既即天位，以是日为同天节。恭宪所育乃太仆伯坚也，为本朝登进士第之冠，易文阶最先，子孙蕃衍，世科相望，声华焜耀，以至于今。五行之说，其可不信哉？”僧云：“伯坚子孙今居临平，贫不能自拔，其卷近年以粟易之，其他无可录者。”是晚，始与行者别。明日将还，普闻曰：“此去佛日十里而近，有寺曰净慧，山水最佳。寺有东坡题名真迹，不可不一到。”于是自下山乘马，沿田塍转村坞，诘曲行香篆中，如是者数里，过黄鹤山，地始平，路渐广，峰峦秀拔，林麓深邃，夹道清泉，如奏琴筑。是时，小雨暂止，云日鲜润，四顾阒然，惟闻一鸟啼长松修竹间，同行者人人自失，谓真在武陵桃花源也。少东，遥见飞阁出木末，导者云已到山门矣，乃揖苍髯叟，酌甘露泉，而后入，时已破午。群僧皆在，住持觉老入城，遂径造方丈，得东坡真迹于法堂东壁，云：“祖老入山之十三日，述古赴南都，率景达、原叔、子中、子瞻会别于此。熙宁七年八月十二日。”字方四寸许。又有荣公五绝句石刻诗，见集中。循东庑下，入库堂，观渥洼池。池泉玉色，出东北山之麓，有石陂陀，半在水中。因公有“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苍龙浴渥洼”之句，遂名。回抵西庑，入藏殿，观元丰间所书经藏，有巨蛇，不敢近者久矣。将出，得两石于山门之左，乃杨无为、司马才仲、秦少游之诗，杨云：元祐元年六月十五日，还自海上，入佛日山净慧道场，瞻礼怀禅师塔。时长老弼公，即阿育王大觉禅师之嗣，道予出山，酌甘泉而别，因留诗曰：“佛日山前水，行人甘露杯。须知源派远，直自四明来。”才仲云：“水冷苔生晕，风高竹度凉。道人何处去？春色半沧浪。”少游云：“五里乔松径，千年古道场。泉声与岚影，收拾入僧房。”杨则手书，才仲、少游之诗，皆范石湖追写。

谦曰：伯机为胜国名臣，文采丰盛，一时冠冕也。今观此记，详赡精赅，真有古作者风，见荣吾乡文献不少。若得随时劄记，人人如鲜于，临平故实，岂寥寥若此邪？前后分书以纪事，此得全录其文，用供素心者共欣赏耳。

临平广严寺僧林受具戒。《武林梵刹志》：元贞乙未，平山林禅师弃家于兹，受具戒，遍参诸宿，历主名山，藏杨宗乘，为东南之倡，由是寺之名益著。

大德元年冬十二月朔，重修临平石笕。按石笕题云：大德元年丁酉岁十二月一日重修。

谦曰：吾乡石笕，自宋庆元元年一修，景定三年再修，迨元至元三十年三修，至此凡四修矣。其制法固奇秘而易坏，是以屡烦斲叠。然自大德至今，凡三百六十余年，而坚好如故，可谓良工善事矣。

又曰：尝考《杭州府志》，坝闸堰笕之在临平者，坝则有施家梅潭，《志》称海潭。叶家费仁；闸则有临平，即陡门闸。今有潘公闸及临平湖四闸，俱不载。小林大；堰则有吴家；笕则有白洋，石目铺，冯家，河底石。先贤之司蓄泄以备旱潦者甚至。谦以为此非止畎亩沟洫之计而已，岂以临平去海甚迩，虞其旦夕冲决，民有沦溺之患乎？今镇南一望沙草接天，诸笕闸故道，亦就迷失。诚恐海徙不常，分杀无所，则曲突之谋，可不豫哉？

七年，临平广严寺增建佛殿。《武林梵刹志》：僧如岳增建前殿，而门庑稍存其制。

九年秋九月戊申，重建临平桂芳桥。按桥石题云：大德乙巳无





射月戊申日庚辰时建。

谦曰：桂芳桥，以宋徐太学兄弟三人同登进士而得名，前此盖名茅桥也。事详后《附记》中。其起建年月无考，此重建也。

又曰：按桥今有二：一东西者，一南北者。南北者则跨运河，东西者塞矣。旧传桥未塞时，下有闸，泻上河之水，萦于镇后，故太学诸公联翩并举，且冠多士。后元时，因河南民居渐盛，谋建桥其上以渡之，而东西者遂塞，以为新桥之基，闸亦废焉，由是文风大减。谦按：南北固宜交通，而上下岂容隔绝？非惑于青乌家言，即以水利论之，亦当疏畅而忌壅阏也。在当日宜择赵家街对赭山港处，建立新桥，而旧者仍之，庶两全矣。天启丁卯，余族祖明寰公倡义修之，时余幼，人亦不议及此，一仍前制。今大工既成，岂敢轻论乎？

大德间，重修临平寿宁院。成化《杭州府志》。

顺帝至元初，建迎峰庵于临平山。成化《杭州府志》。

五年，临平沈密由贤良授四明市舶司提举。《临平沈氏族谱》：字谨之。

六年春正月，奎章阁学士巛巛，序临平沈密宗谱。《临平沈氏族谱》：至元六年，公修谱，巛巛子山为之序。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故宋贞白先生临平沈友直卒。《临平沈氏族谱》：字汝正，生宋景定甲子。仁慈孝友，天性自然，入元不仕。享年百有二岁，谥“贞白”。洪武四年，史官高启为作传志，谥曰“完贞”。

谦曰：贞白公为予第十五代祖。况高启传称安仁乡，而植节若此，洵吾宗之望，吾里之贤，更读史官之谥传，真见荣金玉，义切典型矣。

临平记卷之三

附记

汉至元止

谦曰：《事记》成而有事涉临平，无年月而仅存世系者，凡四十六则，弃之不忍，稽古之艰，混之，又非纪年之例，因别辑一编，名曰“附记”，仍以朝代论次焉。

汉交趾太守姚俊，藏蜕临平。《钱塘县志》：姚俊，字翁仲，受业太学，明经术灾异，晚为交趾太守。汉末，入增城山学道，遇秦人郭幼平，教服九精炼气辅星在心之术。道成，在华阳洞兼河北司命，主水官之考，藏蜕临平，闻鼓角声。

谦曰：翁仲术解灵玄，吐纳真气，宜有霞举之事。乃其藏蜕临平，与邱丹同一神化矣。

丁兰母冢在临平。《西湖志余》：丁兰故居，在艮山门外三十六里名丁桥。兰事母至孝，母死，刻木为像，事之如生。今有丁母冢，在临平桐扣山之东。

谦曰：丁兰刻木谨事而木灵，邻人忤木而怒杀，其幽感义激，诚孝之奇者也。乃其母冢在桐扣，为护雷攀柏之地，亦山川之荣矣。





吴封褚泰为临平侯。万历《杭州府志》：褚泰仕吴，封临平侯。自幼仁厚，政宽刑简，惠泽及民。后居钱塘，为郡著姓，历六朝至唐，代有显者。

谦曰：临平一隅之地，而孙吴封侯于此，是必食禄民间，设遇匪人，流祸不浅矣。幸泰之有惠政以相及也，古之遗爱，吾党其识之。

又曰：《志》云代有显者，清白之报也。谁云廉吏不可为哉？

晋临平岸崩，出石鼓。《晋书》：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撻之无声。帝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之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

赵震曰：石鼓出于临平，桐材长于西蜀，风马牛不相及也，何以击之则鸣？是非司空博物，不能知也。华尝辨龙肉、悲鳧毛，与此并为奇验。愚以临平之鼓，比丰山之钟，或不谬欤！

谦曰：按石鼓在桐扣山，去临平十里，而《晋书》称“临平岸崩”，此古皆临平山也，后以得鼓易名。要知临平原大，而瓜剖豆分者多矣。

又曰：吾乡石鼓一事，最为灵奇，古人有引用之者，附记于此。晋刘道民诗曰：“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唐骆宾王《萤火赋》曰：“质殊而声合者，鱼形出而吴石鸣。”宋吴淑《鼓赋》曰：“闻临平之击石。”《桐赋》曰：“击临平之石鼓。”《石赋》曰：“击临平而记异。”宋葛澧《钱唐赋》曰：“如临平山，石鼓尝出，惟张华有言，用蜀桐可击。”其他用者必多，惜未详考，不能尽载云。

梅调鼎曰：《晋书·张华传》曰：“临平岸崩，出石鼓。”又云：“声闻数里。”刘敬叔《异苑》则云：“临平岸山崩。”后又云：“音闻数十里。”此特句字之小异也。若陈□□□《萤火赋》云：“蜀有桐树如鱼

形者出,击之则鸣。”则与《传》之刻作鱼形,大相刺谬矣,恐未必然。骆宾王亦云:“鱼形出而吴石鸣。”岂别有一说邪?谨录于此,以俟博物者定焉。

陶弘景称:越砥出临平。陶弘景《名医别录》:“越砥,今细砺石也,出临平。”陈藏器识云:“磨刀石。”李时珍《纲目》云:“羊肝石、砺石。解曰:《尚书》‘荊州厥贡砥砺’注云:砥以细密为名,砺以粗砺为称。俗称砥为羊肝石,因形色也。”

龚信《本草定衡》曰:越砥味甘无毒,主目盲止痛,除石瘡。今细砺石,出临平者佳。

谦曰:越砥功可反明,有金鑑之效,为历代名医所称。至今临平山有细砺洞,是其旧也。余尝枕流于安平,漱石于细砺,自谓谢鯤之过之,几忘孙楚之误矣。

又曰:吾乡物产,自细砺之外,则有曲竹出《府志》,姜出《汇苑》,条桑出《戴记》,皆见之书册者,其他甚多。如非独擅,岂敢專屬此土也?

后魏郦道元考注临平湖。《水经注》:《异苑》曰:“晋武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撻之无声,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言,声闻数十里。”刘道民诗曰:“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传言:此湖汉末壅塞,天下乱;是湖开,天下平。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上言:“临平湖自汉末秽塞,今更开通。”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阔二寸余,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册为天玺元年。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特征,五湖之石瑞也。《钱唐记》曰:“桓玄之难,湖水赤色,荧荧如丹。”湖水通





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

郭绍孔曰：浦阳江在金华，酈误。

谦曰：汉桑钦作《水经》，文字简略；道元缀辑群书以笺释之，洋洋大观矣。吾临平惟湖最著，今广采博收，可谓详赅。而言湖通浦阳，似亦太远。或当时南北两朝舟车隔绝，善长岂未至吾地邪？

酈道元称：浙江合临平湖。《水经注》：浙江，一名渐江，水出丹阳县南峦中，又东北经建德州，又北至新城县，东北至富阳县，又东北至钱唐县，又东经灵隐山山下，自钱唐旧县，浙江经其南，侧有明圣湖，又东合临平湖，又东经御儿乡，又东经槎渚，而乃注于海。

元褰伯宣《浙江潮候图说》曰：按桑钦《水经》云：“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酈道元注云：“浙江，一名渐江，水出丹阳县南峦中，又东北经建德州，又北至新城县，又东北过钱唐县。”此其说与今水道符合。其云：“东经灵隐山下，东合临平湖，又东经御儿乡，又东经槎渚，注于海。”其说与今不合。盖槎渚近皋山，而海又在其东南，相去甚远，非入海处也。岂地势移易，而向之斥卤，涨成平陆耶？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曰：所谓浙江合临平湖，经槎渚以入于海者，理或有之。若西湖，则自古不与江通也。乃今江既不经临平，绕越州而东注，而灵隐之南、吴山之北斥卤之地，皆成民居，而古迹益不可考矣。

谦曰：浙江僻在东南，道元生长西北，水陆纵横，未易通晓。然其指点凿凿，亦似非荒唐杜撰者。或出耆旧之传闻，或见舆图之载记，皆未可知。若今则江未尝合湖也。嗟乎！沧桑屡变，陵谷再更，我安能必道元之所称非是乎？



封临平秦某为王。沈祐《重建硖石土谷神祠碑记》略曰：有明嘉靖柔兆閏茂青阳之季，海宁硖石镇土谷神祠灾，父老张景庸氏、邵天瑞氏募于乡，卜吉鳩工，以起废为己任。不数月而告成功，较前益壮丽。神之主曰禹、秦二王，故老相传，谓禹、秦，神之姓；王，神之封号。禹，湖州乌程之紫林村人；秦则本县临平人也，同仕于东魏，失其名与字，并所以受封之故，且不知何以庙食于此，史籍不载，后世无所考据，不敢强赘云。

谦曰：余尝至硖川谒秦王庙，古柏森然，为一方之民社，惜岁久湮没，无可考矣。今见天用碣文如是，因录之。

又曰：谦按临平镇，在唐时属盐官，即今海宁县是也，《晋书》称钱唐临平湖者，乃郡名耳。至五代梁龙德二年，钱氏析钱唐、盐官置钱江县，临平又为钱江地。至宋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四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而镇又属仁和。今硖石为海宁地，而称秦王为本县临平人，则可以知沿革矣。

唐重建临平华严寺。有宋《高僧传》：其本邑有故华严寺，玄览以包桑之地，近于玄体师之先茔，属隋室不竞，法宇弛颓，名将壑迁，迹亦时废。属于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岁有敕，许还旧额广轮制度，兼移基址，背山临水之往形胜。览初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录，往一闲居，后以耆德，统华严三寺，次第同致于道，无不在因教有迁也。览于开元二十二年示疾，终于临平所造寺，寿八十有四。

置临平监。《一统志》：临平山下，唐时置临平监。

谦曰：宋臣张阁言：“钱唐江水泛滥，坏盐亭监地三十余里。”岂



临平监亦盐亭邪？然山之去海甚远，似又非是。《一统志》不言所职，亦不能致辨耳。沈誠曰：□□□□□□□□□□
□□□□□疑也。

褚无量故居在临平。万历《杭州府志》：在临平湖侧。

谦曰：史称舒国，盐官人，家近临平湖侧，为临平人无疑。今其故址尚在湖曲，康成通德，亦当代所宜表式者也。

临平华严寺僧玄览，礼僧慧昶为师。有宋《高僧传》：唐杭州华严释玄览，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采于钱唐，因是家焉。览诞膺明德，生而悬解，深达实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于舍家，师承慧昶。师德无不满，众用皆足，年高行尊，久为师范，及见览无一息之间违仁，告门人曰：“无上之道，清净为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见学不足者。江表无真僧久矣，或以此子为法鼓邪？俾遐迩闻之。”其预为达匠之所甄异也如此。

临平褚无量庐墓。《仁和县志》：无量母丧，庐墓，鹿犯所植松柏，无量号诉，鹿不犯焉，无量亦终身不食鹿。

谦曰：舒国立朝，克尽臣职，又复号哀驯鹿，孚及无知。古称求忠于孝，洵不诬矣。

临平僧玄览，祀其祖褚遂良于华严寺。鲜于枢《游记》：僧又指伽蓝神曰：“此玄览法师之祖褚河南也。”

谦曰：玄览为河南之孙，因祀祖于寺，其不惑于空桑无父之教，亦沙门之特矣。至今本寺伽蓝，犹称褚相公云。



临平僧玄览住荆州陟岵寺。《潭概》：玄览禅师性僻，住荆州陟岵寺。张躁于壁间画古松，符载为赞，韦象为赋。览师怒曰：“何芥吾壁尔！”加垩焉。

冯梦龙曰：寺中留一古迹，便启后人游览之端，貽扰不浅，此僧大有远识。

谦曰：名迹所存，流连难去，赋诗题画，亦名士之常，苟其笔墨超群，尚恐求而不得，玄览惜未解此。

临平褚无量请补葺内府诸书。《仁和县志》。

陈善曰：无量有功经籍，非特擅藻词林已也。谔谔正言，无所阿附，姚崇诸人，必多愧色，贤于褚希明远矣。

杭州刺史白居易，议决临平湖。《钱塘湖石函记》（略）：钱塘湖，一名上湖，北有石函，南有石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水入河，从河入田，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则有余矣。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注河，可以立通舟楫。

谦曰：钱塘之有西湖、东湖，虽关形胜，亦切利民，香山所以议蓄决以为溉田、通舟楫之用，洵贤守哉！今临平湖多为海沙所淤，水势大减，所蓄既少，则取救何需？故官河恒竭而湖田苦旱矣。经理之责，不在当事者邪？

又曰：崇祯十七年夏，临平大旱，湖水涸绝，里人扬州太守誉星、夷陵别驾似车二徐公，欲倡义开浚，而难于贮泥。予劝其效东坡浚西湖法，用以筑堤，诚为两便。迨所蓄既深，渐次兴复四闸及



东江故道，诚盛举也。因著《临平湖考》以劝其成。后以遭时多难，不克竟其功云。

临平建鼎湖寺。《武林梵刹志》：鼎湖寺去城东六十里，在鼎湖中，故名。东湖大三千余亩，万历庚戌，司道请复，邑人虞淳熙为倡，构室以居，僧海渊等更兴崇殿宇以复其旧。湖跨仁和、海宁二邑，与西湖、南湖称鼎峙焉。

谦曰：东湖之胜，为吾乡之冠，春秋佳日，结伴闲游，山色湖光，遥遥相映，建寺其中，使游者得以息足，诚盛举也。

临平华严寺僧道光卒，有雨花之异。有宋《高僧传》：唐释道光，姓褚氏，逾龆出家，方冠受戒，诣光州和尚学道。卒时，以五日曼陀罗华自天而雨。

谦曰：灵异所昭，随在而有，亦视其人之何如耳。观于雨花之异，必其道行高洁，有以致之欤！勿谓沙门中无人也。

临平山出曲竹。万历《杭州府志》：唐邱员外隐于临平山，后羽化去，弃杖于地，生竹皆曲，可为杖。今安隐寺左右多有之。

谦曰：□□□□□□□□□□□□□□□□物应人变，理所恒有。夫以狂奔之夸父，掷杖尚能为邓林，岂羽化邱丹，宁独不生曲竹哉？

潘云赤曰：丹所栖有黄犊岭，在临平山之阳，险仄高峻，非杖不可上。今曲竹遍于岭下，将令后人有所济胜之具乎？

临平佛日僧本空游天台。《传灯录》：佛日本空禅师初游天台，

尝曰：“如有人夺得我机者，即吾师矣。”寻谓云居作礼问曰：“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居曰：“卸却业身，来与子相见。”师曰：“业身已卸。”居曰：“珠在甚么处？”师无对，遂投诚入室，时始年十三。

鲍懋芳曰：本空谒云居，一语投诚，会心不远，年十三而颖悟若此，真夙慧也。白首不闻道，寿而愚，亦何益哉？

僧本空卯塔在临平。《传灯录》：师终于佛日，卯塔存焉。

钱镠磨剑石在临平山。万历《杭州府志》：临平山下有石，旧传钱王磨剑于此。

郭绍孔曰：剑池，俗称铸钟潭，当塔院盛时，鼓鞀于此，亦未可知。然池傍多细骼，岂后作普同塔，为撒骨地乎？

谦曰：武肃时，临平曹信为镇将，而镠又与师鲁善，经略往来，吾地必其熟道之处，登高挥剑，事或有之，虽未得如龚遂之买牛，朱云之斩马，而提三尺安一隅，亦匹夫之雄，神物之助也。

又曰：张协《太阿剑铭》云：“太阿之剑，世载其美，淬以清波，斂之越砥。”按越砥，即临平细砺石，正可当华阴拂拭之用，想具美当年一日三摩挲，刷于十五女，其光采焕发，足干圆象，牛斗间尝有紫气也。

曹信为临平镇将。万历《杭州府志》：信由歙归杭，为临平镇将。

谦曰：信既以八都举义，寻拜镇将，得展其保障之才，临平之民何幸也！余尝谓吴临平侯褚泰、唐临平镇将曹信，皆有功德于兹土者，当创一祠以祀之，然非独力可成，俟与吾乡之有高义者，共谋之耳。





钱鏐称临平曹师鲁为曹晏婴。万历《杭州府志》：曹师鲁，圭之族人，形短小而多智，钱鏐尝称曰：“今之晏婴。”人因号为曹晏婴。

谦曰：昔舜短、周公短、子弓短，俱为圣贤。师鲁与婴，童形童智，所以为佳。不然，周饶靖人，偃蹇碌碌，宁得钱王之叹赏邪？

宋临平佛日僧契嵩上《辅教篇》等书，下诏褒宠，赐号明教。《传灯录》：佛日契嵩禅师，得法于洞山，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作《原教论》十余万言，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宗韩排佛之说，读之者畏服。著《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辅教篇》，上仁宗皇帝，览之嘉叹，付传法院编次入藏，下诏褒宠，赐号明教。宰相韩琦、大参欧阳修，皆延见而尊礼之。

梅调鼎曰：宗韩排佛，自是正论。契嵩撰《原教论》，明儒释之道一贯，固善于自处，其言亦广大而可听。至是上书仁宗，宜其嘉赏赐号也。

祀白龙神祠于临平山。《西轩类书》：丁养浩曰：吾乡南有超山，东南有临平邱山，每山有水、旱二龙洞。超山二洞俱在山阳，临平旱洞在山之巔，水洞在山之阴。水洞特圆邃深沉，大胜超山之洞。超山石壁有镌刻“海云”二大字，宋时俱在祀典，今废不举，不知始于何年。超山乃黑龙神，临平乃白龙神。临平龙神，其初有室女感电光而孕，父母疑其私，欲杀之，女告故。至大期，父母丑之，载以扁舟，潜之临平湖苇荻间，俟其产一胞，剖则一白蛇也。女悲曰：“何物怪，几陷我。”举杖欲毙之，忽跃入水，久之，渐兴云雨，骇动乡里，有异僧至，曰：“此白龙神也。”持钵盂至水际祝之，蛇乃从

水跃入，僧捧之阴，寘之水洞，从此灵验大著，云兴雨致之日，自远望之，见白龙偃蹇山顶，头西尾东，略与山齐，雨止则没。其灵验类皆如此，今则不复见矣，因笔记之。

万历《杭州府志》：龙洞在临平山，自洞行至水际，五丈阔，一丈五尺高，二丈三尺深，其水深不可测，祈祷多应。

谦曰：白龙神事，得丁方伯所劄记，灵迹始著。夫龙，神物也，变化不测，济惠无穷，若能感以至诚，自当有求必应，如享祀倦勤、山川秽塞，其能泽我乎？

又曰：旧传吾乡龙母姓沈氏，其家去镇二十余里，宗族甚繁，至今祈祷，必用沈氏之子乃应。物之有灵，龙其最焉。

通议葛某参临平佛日僧契嵩。葛立方《韵语阳秋》：余曾祖通议阳宾，登科未四十致政，年八十七居江阴青阳之上湖，自号草堂逸老，参佛日僧契嵩，遂悟真谛。尝与嵩云：“山禽啼晓四时别，林藪战秋千里空。”又云：“我悟恍来空世界，师知休去忘形骸。”又与智林上人诗云：“色空了了空还执，体相如如相亦非。”则知所得深矣。

金汉趾曰：通议年未四十，即致政参禅，亦澹怀勇退之士，味诸偈咏，可谓赤水玄珠逢罔象矣。

永安村改名亭子村。

谦曰：去临平之北十里许，曰永安村。丁养浩有言：“宋时有异僧至其地，募资建亭于村之西，以便行人息足，中设大士像，颇著灵异，人或遗物于中，有拾取者辄大疾，里人神之，而亭子以名。”其说得诸故老传闻，当非诬罔。至路有遗金，人不敢取，谓非大士之灵，





其能若是乎？

兵部尚书张阁言：钱唐江出临平，议修筑。《宋史》：兵部尚书张阁言“臣昨守杭州，闻钱唐江自永丰六年泛滥之后，潮汐往来，卒无宁岁，而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过赭山，即为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监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江东距仁和监止及三里，北趋赤岸、桐扣二十里，运河正出临平，下唐栖，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等语。

谦曰：《水经注》称浙江合临平湖，以今观之，未可必，而不知宋张阁亦言及之矣。按：湖去江不满十里，《志》称永乐十一年塘圯，吾里溺死者甚多，田庐漂没殆尽，里人张子约作《江圯歌》以哀之，此可鉴矣。是以历代议修，为东南之要务云。

僧道潜题临平。万历《杭州府志》：黄鹤山在桐扣山西，高三百丈。《寰宇记》：旧有黄鹤楼，有龙池，一名渥洼。北坞有龙洞。山之要，又有黄鹤仙洞。石裂为路，外甚峡，深杳而黑，时樵牧有爇松明而入，愈行愈远，疑有龙在焉。池出云必雨。又临平湖在镇南长乐乡，周回十里，湖中有白龙潭，旧有龙王庙，祷雨多应。故老相传：“但看黄鹤山顶云，化作白龙潭上雨。”僧道潜之句也。

谦曰：黄鹤山在桐扣，白龙潭在鼎湖，“出云化雨，灵秀所钟”，此参寥题临平形胜之诗也，土人传流，遂以为占候。因未见其全篇，不得入《诗记》，故见于此。

杨杰参临平佛日僧义怀。《武林梵刹志》：杨杰，字次公，元祐

中为侍郎，自号无为子。尝历参诸名宿，晚从天衣怀禅师游，怀每引庞居士机语，令研究深造。

僧智才迎其师义怀归临平佛日。《传灯录》：天衣怀禅师晚年，以疾居池阳杉山庵，弟子智才住临平之佛日，迎归奉侍。

宗妇曹夫人画《临平藕花图》。《西湖志余》：参寥出家智果寺，其见知于东坡也，以《临平》绝句。宗妇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临平藕花图》，当时崇诵可知矣，诗亦清新可赏。

《珍珠船》曰：参寥子，秦少游友，以契许尝过临平，道中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东坡为书刻石。宗妇曹夫人善丹青，作《临平藕花图》。

郭绍孔曰：藕花洲，当是白洋笪一络，盖运河止水，如杭城北濠，例亦可种莲。

谦曰：《志》云藕花洲在安隐寺右，盖因此事得名，古佳丽之地也。自参寥始奏“风蒲猎猎”之吟，光弼亦著“藕花红白”之句，而萨天锡之咏昔人五月，尤深感于古今，一时词翰，盖极盛矣，而曹夫人又托之丹青写照，使翠盖丹房宛然在目，真黄绢幼妇之笔也。余尝以临平比辋川、桃源，不尽谬哉！

又曰：临平书画之美，盖宋徽宗一十二字、恭圣仁烈皇后三十二字及曹夫人《藕花图》也，于今不传，故应有叔夜广陵之叹矣。

苏轼读书临平佛日山。《佛日纪事》：复有隐居石、云幻石、玉蟾石，召依石为向上庵，即苏文忠公读书处。

谦曰：东坡倅杭，与道荣善，尝往来此中，名曰读书处者，荣君子之至也。





苏轼为临平佛日僧道荣撰《观音偈》。《灵感观音偈并引》：或问居士：“佛无不在，云何僧荣所尝供养观世音像，独称灵感？”居士答言：“譬如静夜，天清无云，我目无病，未有举头而不见月。今此画像，方其画时，工适清静。又此僧荣，方供养时，乘心端严，不入诸相。无有我人，众生寿者，则观世音廓然自现尔。”时居士作此言，已心开形解，随其所得而说偈，言：“夫物芸芸，各升其英。为天苍苍，为日月星。无相不在，容光则明。矧我大士，渊兮净神。妙湛生光，积光为形。亭亭空中，靡所倚凭。眷此幻身，如鬼如氓。生则囿物，轩昂权衡。地所不载，而能空行。灭则荡空，附离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泪请救，搏颊顿缨。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修为，得法眼净。碎身微尘，莫报圣灵。”

金汉趾曰：《传灯录》称佛日明教禅师，每夜顶戴观音像而诵其号，必满十万乃寝，其于大教可谓勤矣。道荣亦踵其故智，图形庄奉，精神寂寞，有不灵感耶！坡公此偈，玄著幽通，可谓现宰官身而说法矣。

天台僧思梵居临平山。《莲宗宝策》：天台思梵讲主文，居临平山，所衍解行，深造教观性相渊源。每与士大夫往复，随有所问，答释粲然。一日有通判郑公问曰：“教中所明念阿弥陀佛，教生净土，此专为钝根方便。若能慧根明悟，一超直入佛地，岂假佛地净土耶？”师云：“吾宗先达解此说，云佛在世时，文殊普贤，寂灭后，马鸣龙树，此上智者大师、智觉禅师皆愿往生净土，应是钝根乎？若以此为钝根，将何为贤耶？昔孙莘老亦疑此，因会杨次公、王敏仲辨论，遂息此疑。信此净土，非圣人之权教，是圆实之真宗也。能念

彼佛，必生净土，斯乃称性实之言，非权教也。”

赵基宏曰：古圣传心止十六字，何其简也！又不闻一言终身者乎？桑门原无多义，阿弥陀佛便足。盖诸部群经，岂得为权教哉？近日延恩僧行化，尝谓余曰：“数劫之后，三藏皆去，惟阿弥陀佛四字，永久不坏。”亦似得天台之意矣。

建圆通庵于临平。《武林梵刹志》：在鼎湖，宋创，元时毁。

蔡准墓在临平山。《西湖志余》：蔡京父准，葬临平山。山为驼形，术家为驼负重乃能行，遂作塔山顶，以浙江为带水，以秦望为砺山，何其雄也！然卒颠覆。风水之道，果作凭哉？

谦曰：人杰则地灵，欲因地灵致人杰，愚矣。蔡京恃临平形胜，以恣其奸雄，此所以卒致颠覆也。浙江、秦望，未尝不可为带砺，皆京自坏之。使有德者卜牛眠，安知不为佳城万年，葱葱郁郁也哉？

又曰：临平有范明，为晋参军；褚无量，为唐右散骑常侍，封舒国公；曹信，为唐镇将；曹圭，为梁太傅；曹仲达，为吴越丞相；徐垓，宋进士榜首。且皆肤功大节，照耀史册，尽由山川之灵秀所钟，岂以蔡京奸败，而足为山灵削色耶？

又曰：洪武初，凡山川之有王气者，信国公汤和咸破坏之，临平则凿断其颈，以山类驼形也，由是灵秀忽灭，至无通人焉。予尝登峰周览，四方削成，海门峙其左，渐河环其右，鼎湖古浸映照其足，昔人之意益深远矣。

丹阳葛澧赋临平。《钱唐赋》：“如临平山石鼓尝出，惟张华有言，用蜀桐可击。天井阔兮，涸溢蔑增损；龙洞辟矣，源深不可测。”





又曰：“湖则御息明圣，阳陂临平；南上南下，明星建宁。”又曰：“在临平湖则开通壅塞以显祥，得石湖边以呈瑞。”

谦曰：《艺文志》载葛澧《钱唐赋》累数万言，并综核典贍京都，而后斯堪轶驾。内咏临平三段，因摘出以见葛赋之必当传，吾乡之附不朽也。

许及之书临平明因寺榜。陆友仁《研北杂志》：许及之题临平明因寺榜，隶法整秀，如受禅表。

谦曰：及之谄事侂冑，至于由窞屈膝，备诸丑态，时论鄙之，虽有隶书之一长，无足取也。昔秦李斯、晋王羲之皆善书，左相则谋秘沙丘，卒痛深上蔡；右军则恩流东土，而誉擅山阴。两人同才异报如此，岂可因一艺之能，而冀以自掩其过乎？

太学生临平徐宣等上书，攻贾似道。万历《杭州府志》：临平镇桂芳桥，旧名茅桥，因宋时里人徐宣与弟寅、垓，同太学数十人，伏阙上书，攻贾似道。后同登进士，垓居榜首，乡人号曰一门三秀，更其桥曰“桂芳”。

谦曰：吾里固多奇节之士，徐宣兄弟一太学生耳，敢于上书抵权相，忠谏不必言，其胆略亦什伯于人矣。然当时叶李、萧规俱以漳汀远窜，宣等亦必罹其祸者，卒有三秀之荣，其忠谏之报也。高山止水，吾党其鉴而仰之。

太学生临平徐垓，举进士第一人。万历《杭州府志》：徐垓以上舍举进士榜首，其年月无考。

谦曰：太学兄弟并以高节见售，而垓居第一，为尤荣焉。昔陈

塌攻弥远而后登司业,叶李、萧规亦以攻似道而远窜,后贾败,奉诏放还,有洛阳桥赠词一事,而元祖亦甚重其名,尝征用之。高志亮节,鲜有不报者。独陈东、欧阳澈、杨宏中、吕祖泰诸人,刑戮放流,奇冤异惨,至今有余痛耳。

元故宋太仆赵令烁子孙居临平。鲜于枢《游记》:又东坡、赵令烁唱和真迹一卷,僧云:“伯坚子孙今居临平,贫不能自拔,其卷近年以粟易之。”

谦曰:伯坚是宋宗室,固派出天潢,支分帝胄,甚荣劭也。俄而家亡社屋,一变沧桑,遂使其后亦降王孙而溷皂隶矣。嗟乎!豺狼在邑龙在野,金鞭断折九马死。子美之哀,不独兴叹于延秋也。

王蒙徙居临平黄鹤山。《仁和县志》:王蒙,字叔明,本吴兴人,赵文敏甥,后徙居仁和黄鹤山。素善画山水人物,其幽闲萧散,不减文敏风韵。

谦曰:黄鹤山人笔墨精妙,为艺苑所珍,岂亦吾乡山水之助,如杜少陵夔府后诗邪?至夫品行卓绝,肥遁不污,当与邱丹并传矣。

太师伯颜甥孙女撒八出家临平明因寺。胡濙《明因寺碑记》:元太师伯颜甥孙女名撒八者,喜慕出家兹寺,皇太后别遣助赐金三十斤,彩段若干匹,重立碑石,轮奂再新,有司檄举嘉禾无相观大师以主之。

谦曰:元主多崇佛教,仁、英二宗俱写金字经,顺帝宫中赞佛,亦舞十六天魔,其下向风,无不迷惑,此撒八之所以出家明因也。

沈圣治曰:伯颜纵逆极矣,以甥孙女之远,太后犹赐金段,岂非





权焰震撼所致哉？临平此时又一骚扰矣。

提举徐文玉迁居临平湖。《徐氏族谱》：字仲彬。祖鼎，为海宁治粟尉，因占籍西门。文玉赘于塔溪陈提举女，以忠信勤俭起家，遂世居临平湖侧司空庄。

谦曰：提举婿于塔村，去临平湖不数武，山川灵秀所钟，宜其世科相望，为东南巨姓也。语云：“近泽黄河者泽九里。”于徐氏益信矣。

沈之杰迁居临平。《临平沈氏族谱》：字奇英。元末赘于临平韩杲女，生一子，曰道安，遂家临平之桂芳桥侧。

谦曰：余作《临平沈氏谱》，以奇英公为第一代，重始迁之祖也。作《临平先朝事记》，而以奇英公终者，明余得作记之由也。余得奇英而生，临平得余而记，追源溯本，是役固当记矣。

临平记卷之四

诗记

唐至元止

谦曰：古人登高作赋，虽以自见其才，亦有形胜足以入咏者，亦有古迹足以致怀者，非直以篇章之美自矜而已。临平旧事，亦颇灵著，往来游览者讽吟必多，谦自恨贫陋，所藏诗集不备，未能博收。今仅以所见者，自唐至元止，得五十一首，辑为一卷，以朝代论次，如《事记》焉。然遗珠韞玉，疏漏何辞！若夫弋隐钩玄，当俟博学之君子耳。

又曰：先王令列国陈诗，以省方俗之贞淫，都鄙得失昭焉，故咏叹之与记志，并不可缺也。谦今所辑，虽属管窥，亦以备輶轩之采择云。

唐

苏颋 字廷硕，武功人。官工部侍郎。

送常侍舒公归觐

朝闻讲艺余，晨省拜恩初。训胄尊庠序，荣亲耀里闾。朱丹华毂送，班白绮筵舒。江上春流满，还应荐跃鱼。

谦曰：褚公孝友性成，是时以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归觐其亲，举朝饯之，又得廷硕赠诗，足称荣乐矣。





故右散骑常侍舒国公褚公挽歌

阳翟疏丰构，临平演庆源。学筵尊授几，儒服宠乘轩。审谕留中密，开陈与上言。徂辉一不惜，空有赐东园。

谦曰：舒国既亡，世切典型之慕。廷硕挽词，悲壮切实，真不愧有道碑文耳。

陈章曰：廷硕既伐其归，复哀其逝，此于友谊，良深笃矣，比之歌骊挂剑之义，无忝焉，非谀词夸说所得而仿佛也。

皇甫冉 字茂政，丹阳人。官右补阙。

临平道中赠同舟人

远山谁辨江南北，长路空随树浅深。流荡飘飘此何极？惟应行客共知心。

沈坊胤曰：远客亲僮仆，况同舟共济者乎？托以知心宜矣。然远山满目，长路惊心，一望中似有渺渺之愁，茫茫之叹，正亦有情难遣耳。

韦应物 京兆人。官左司郎中、苏州刺史。

送邱员外还临平山居

长栖白云表，暂访高斋宿。迁辞郡邑喧，归泛松江绿。结茅隐苍岭，伐薪响深谷。同是山中人，不知往来躅。灵芝非庭草，辽鹤委池鹜。终当署里门，一表高阳族。

重送邱二十二还临平山居

岁中始再遘，方来又解携。才留野艇语，已忆故山栖。幽涧人夜汲，深林鸟长啼。还持郡斋酒，慰子霜露凄。

送邱员外归临平山

郡阁始嘉宴，青山忆旧居。为君量革履，且愿住篮舆。

谦曰：韦苏州送邱员外，一之不足，二而三，何其殷且笃也！观其灵芝、辽鹤之语，其目员外，几同天外真人矣。

又曰：临平丘壑妍美，山苦不深，然弢光此中者，自邱丹而下，代不乏人，而李贞当靖难兵起，以湖广道监察御史，长蹈此山，其忠节为尤著也。今虽崇祀盐官，在吾里亦所当致享者。谦每欲卜地葺祠，以奉汉孝子丁兰，吴临平侯褚泰，晋参军范明，唐右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舒国公褚无量，临平镇将曹信，梁浙西营田副使检校太傅曹圭，吴越丞相曹仲达，宋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少傅江淮安抚使魏国公张浚，知枢密院事蕲王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刘光世，节制司参议官冯轡，少保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进士徐宣、徐寅、徐垓，贞白先生沈友直及丹贞，凡十九人，或以孝义，或以忠贞，咸可为后来所景企，膏肓之荐，顾不当邪？吾党好义之士，倘有闻声而襄力者乎？

赠邱员外

高辞弃浮靡，贞行表乡间。未真南宫拜，聊偃东山居。大藩本多事，日与文章疏。每一睹之子，高咏遂起予。宵昼方连宴，烦恹亦顿祛。格言雅海阙，善谑矜数余。久跼思游旷，穷惨遇阳舒。虎丘惬登眺，吴门怅踟躇。方此恋携手，岂云还旧墟！告诸吴子弟，文学为何如？

其二

迹与孤云远，心将野鹤俱。那同石氏子，每到府门趋。

赵宪斌曰：孤云野鹤，已极高人行径，以此赠言，洵非溢美也。





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听江笛送陆侍御同邱员外赋题

远听江上笛,临觞一送君。还愁独宿夜,更向郡斋闻。

复理西斋寄邱员外

前岁理西斋,得与君子同。迨兹已一周,怅望临春风。始自疏林竹,还复长榛丛。端正良难久,芜秽易为功。援斧开众郁,如师启群蒙。庭宇还清旷,烦抱亦舒通。海隅雨雪霁,春序风景融。时物方如故,怀贤思无穷。

经无锡县醉吟寄邱丹

客过无名姓,扁舟系柳阴。穷秋南国泪,残日故乡心。京洛衣尘在,江湖酒病深。何须觅陶令,乘醉自横琴。

《何氏语林》曰:韦苏州性高洁,尝鲜食寡欲,所在焚香扫地而坐。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其风韵。惟顾况、刘长卿、邱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列,与之酬唱。

谦曰:苏州一代才名,置身簪组,而独喜与高士隐沦,互相赠答,真不愧云中长者,勾漏神仙矣。

李端 爵里未详。

送邱丹归江东

故山霜落后,才子忆荆扉。旅舍寻人到,秋回逐雁归。梦愁枫叶尽,醉惜菊花稀。肯学求名者,经年未拂衣。

崔峒 官补阙。

初除拾遗酬邱二十二见寄

江海久垂纶，朝衣忽挂身。丹墀初谒帝，白发免羞人。才愧文章士，名当谏诤臣。空余荐贤力，不敢负交亲。

金汉趾曰：邱丹高隐，确乎有不可拔之风，崔峒虽欲荐引，我恐子陵不起，元亮难求耳。

送邱二十二之苏州

积水与寒烟，嘉禾路几千。孤猿啼海岛，群雁起湖田。曾寄长沙什，尝闻大雅篇。却将封事去，知尔爱闲眠。

谦曰：邱丹虽列隐沦，实多文誉，其所友善者，有韦应物、李端、刘长乡、顾况、秦系、皎然、严维、鲍防、谢良辅、贾介、范灯、沈仲昌、杜奕、李清、刘蕃、郑概、陈元初、樊珣、吕渭、范卷、吴筠及峒，俱一时之彦，相与酬唱，流声至今，过于簪组之荣远矣。

邱丹 《唐诗纪事》曰：邱丹，临平人。○《万姓统谱》曰：唐邱丹，临平人，官员外郎。○郭绍孔曰：邱丹，《纪事》云临平人。孔以无郡疑之，考之《前汉志》临平县属巨鹿郡，至唐为镇州鼓城县。注云：汉临平、下曲阳之地，今真定府曲阳县及晋州也。丹，唐人，不应仍书汉县，盖《纪事》本不知所出，以临平字误之耳。且邱丹与韦苏州往还，而云归临平山居，则非县明甚。详其诗，亦非作远别者，在唐当是盐官，今为仁和人，无可疑者，《杭州府志》已载其诗。孔居临平山之阴，仰止其人，录其诗。惟韦《集》及《纪事》数首外，无锡、萧山二县志，各得一首，因并韦应物、崔峒赠诗为一帙，俟博雅者附益之。○谦按：汉桑钦《水经》云：河水又东过平阴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河水又东经河阳县故城南。河水又逕临平亭北。又





按《后汉书·明帝纪》云：“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帝王纪》曰：“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又按《光武帝纪》云：“建武四年夏四月丁巳，幸邺。己巳，进幸临平。遣大司马吴汉击五校贼于箕山，大破之。注曰：临平，县名，属巨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县东南。”盖临平县在巨鹿郡，临平亭在洛阳，临平镇则在浙耳。因前绍孔所考未及，故备录之，以资辨证云。

奉酬韦使君送归临平山居之作

侧闻郡守至，偶乘黄犊出。不别桃源人，一见经累日。蝉鸣念秋稼，兰酌动离瑟。临水降麾幢，野艇才容膝。参差碧山路，日送江帆疾。涉海得骊珠，栖梧惭凤质。愧非郑公里，归扫蒙茏室。

沈坊胤曰：麾幢、野艇二句，贵人高士行藏隐隐，写出门如市、心如水，惟丹有之，然苏州亦非俗吏也。

奉酬重送归临平山

卖药有时至，自知往来疏。遽辞池上酌，新得山中书。步出芙蓉府，归乘轂觫车。猥蒙招隐作，岂愧班生庐！

谦曰：邱丹隐于临平山，故有邱山之名，所谓地因人重也，其清高之气，固足俯眎。凡流而文笔之佳，亦不在苏州以下，后卒化去，岂非仙才也哉？

奉酬韦使君

久作烟霞客，暂将簪组亲。还同褚伯玉，入馆忝州人。

谦曰：以下八诗，题不涉临平，于例不当并见，盖因邱丹《集》不行世，采访甚艰，故不忍弃去，并录附之。

听江笛送陆侍御同韦使君赋题

离樽闻夜笛，寥亮入寒城。月落车马散，凄恻主人情。

奉酬韦使君秋夜寄示

露滴梧叶鸣，风秋桂花发。中有学仙侣，吹箫弄山月。

谦曰：里中郭伯翼，尝建弄月台于邱下，盖取丹“吹箫”之句也。其高致不减员外，直堪竞爽矣。

湛长史草堂

身退谢名累，道存嘉止足。设醴降华幡，挂冠守空谷。偶寻野外寺，仰慕贤者躅。不见昔簪裾，犹有旧松竹。烟霞虽异世，风韵如在瞩。余即江海人，归辙青山曲。

《无锡县志》曰：草堂在慧山，宋司徒长史湛茂之，元嘉中结茅是山，为读书之所，今慧山寺是其故址，邱丹诗云云。

谦曰：邱丹高蹈，略同茂之，异苔同岑，真臭味也，宜其称述不置矣。试以无锡之堂，方之临平之岭，岂不清风并扇，芳躅比隆耶？

登崇化寺塔

东晋许徵君，西方彦上人。生时犹定见，悟后了前因。灵塔多年古，高僧苦行频。碑存才记日，藤老岂知春？车骑归萧簪，云林识许询。千秋不相见，悟定是吾身。

《绍兴府志》曰：萧山祇园寺，在县西一百步，晋咸和六年，许询舍二宅建寺，山阴者曰祇园，此曰崇化，唐会昌中废，宋建隆元年重建。有阁藏仁宗御书，后归宝文阁。治平三年改今额。今为习仪之所，唐邱丹诗云云。

谦曰：按宋沈仁衷《感应塔记》称许徵君询，再世为梁岳阳王萧簪，自昙彦上人许玄“度来何暮”一语指示，顿时彻悟，遂捐俸营塔，甚为神奇，故丹诗隐括其事，乃实录也。





状江南十二月景十二咏

江南季冬天,红蟹大如螭。湖水龙为镜,垆峰气作烟。

忆长安十二咏

忆长安,四月时南郊,万乘旌旗,尝酬玉卮,更献含桃,丝笼交驰,芳草落花无限,金张许史相随。

中元日鲍端公宅遇吴天师联句

道流为柱史,教戒下真仙。严维共契中元会,初修内景篇。鲍防游方依地僻,卜室喜墙连。谢良辅宝笥开金篆,华池漱玉泉。杜奕怪龙随羽翼,青节降云烟。李清昔去遗丹灶,今来变海田。刘蕃养形本二景,蜕骨度千年。谢良辅骑竹投陂里,携壶挂牖边。郑概洞中尝入静,河上旧谈玄。陈元初伊洛笙歌远,蓬壶日月偏。樊珣青螺蓊训引,白犬伯阳牵。邱丹法受相君后,心存象帝先。吕渭道成能缩地,功满欲升天。范卷何意孤迷性,舍情恋数贤。吴筠

《唐诗纪事》云:鲍防,代宗时以御史大夫历福建江西观察。吕渭,大历间为浙西支使,大历末贬歙州司马。观十二月诗与中元联句,皆在江南时事也。咏江南,忆长安,其意可见矣。

丁养浩曰:近日临平尝有人酒色过度成疾,命术者请仙问之,仙至,书“邱丹”二字,诗曰:“醉后频频倚翠娥,岂知精血暗消磨。当初只怪恩情少,今日翻成怨恨多。锦绣帐中生剑戟,黄金钗底动干戈。玉山自倒难扶起,纵有灵丹奈尔何!”诗虽才鬼所托,然亦有至理存焉。

谦曰:丁方伯《西轩类书》记邱丹降乩事,然诗意浅俗,非丹笔也。联附于此,为少年追欲者下一针砭耳。

释皎然 字清昼,吴兴人。谢灵运十世孙。

自义亭驿送李纵夜泊临平东湖

长亭宾驭散,岐路起悲风。千里勤王事,驱车明月中。寒生洞庭水,夜度塞门鸿。处处堪伤别,归来山更空。

谦曰:清昼为灵运后人,诗才俊洁,卓有祖风,乃讽咏所及,与玄览、参寥后先辉映兹土矣。

张祜 字承吉,南阳人,以处士侨居丹阳。一云交河人,后知南海。

过临平湖

三月平湖草欲齐,绿杨分影入长堤。田家起处乌犹吠,酒客醒时谢豹啼。山槛正当莲叶渚,水塍新筑稻秧畦。人间漫说多歧路,咫尺神仙路欲迷。

谦曰:按临平湖,今与山相去五里,而祜曰“山槛正当莲叶渚”,岂唐时湖水直至山下耶?观此,则与玄览之请放生池说颇相合,且旧《志》亦云临平山高六十丈,周回十八里,其巅曰邱山,以邱丹得名。上有龙洞天井,旱未尝涸。下有东岳庙、景灵观、龙王祠,又下为临平湖。此可证也。盖叔宝湖开之时,直至山前,故方九里许,若今则壅塞者也。宋人许应和云:“仁和有鼎湖、白龙潭之险。”古尝此为畏地哉!

许浑 字仲晦,丹阳人。太和六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与裴秀才自越西归阻冻登邱山寺

春草越吴间,心期旦夕还。酒香闻客病,诗境遇僧闲。倚棹冰





生浦，登楼雪满山。东风不可待，归鬓坐来班。

陈章曰：丹隐临平，故名邱山。仲晦归自越西而登之，此为临平山无疑。诗中述其冻旅雪舟，倍极情致，与后端明之寻尉烈，同一雅怀也。

权德舆 字载之，天水略阳人。官至宰相。

临平湖夜泛

素彩皓通津，孤舟入清旷。已爱隔帘看，还宜卷帘望。隔帘卷帘当此时，惆怅思君君不知。

谦曰：游临平湖，莫美于夜泛，月光灵爽，水影沦涟，置身其间，真有镜中天上之叹。今读载之此诗，幽怨缠绵，其有不形神俱往者乎！

宋

苏轼 字子瞻，号东坡，蜀人。官学士。谥文忠。

雪后至临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烈

落帆古戍下，积雪高如丘。强邀诗老出，疏髯散飕飕。僧房有宿火，手足渐和柔。静士素寡言，相对自忘忧。

铜炉擢烟穉，石鼎浮霜沍。我行虽有程，坐稳且复留。大哉天地间，此生得浮游。

梅调鼎曰：吾乡每当雪后，古涧流银，群山立玉，风景清绝，如家在画图中，恨无赧阳春之侣耳。乃得苏、柳为客，尉烈为主，岂非此中一雅集耶？剡舟乘兴，差堪仿佛矣。

过临平次韵

余杭门外叶飞秋，尚记居人挽去舟。一别临平山上塔，五年云

梦泽南州。凄凉楚些缘君发，邂逅秦淮为子留。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

谦曰：按此诗，苏《集》作《次韵杭人裴惟甫》，而陈善《万历志》作《过临平次韵》，或因其有“一别”之句也。今收之，而述其所以收之意，非敢滥也。

又曰：田汝成《志余》云：蔡京葬父准于临平山，因作塔其上。今按《宋史》，大观四年尝奏京修塔，合之东坡“一别”之句，可以知田说之谬矣。相传塔毁于元末，至今吾乡旧宅，阶砌多是塔砖，想亦宋人也。甲申四月，余访旧至塔基，得断砖一方于宿莽中，上有阳文“吴甲”二字，此盖陶人之姓名，惜无年月可考矣。

题安平泉

闻说山根别有源，拨云寻径兴飘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记年。煮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当时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

谦曰：东坡真迹，旧藏于安隐寺中，为临平墨宝，夫何为白氏所得，不知所终矣。余先兄道传讳一先者，博物好古，悲其失真，乃于崇祯三年，集苏字成诗，勒石于泉上，自跋以道意焉，游者每为称快。后十年化去，余每览碑辄为堕泪，阿兄风流顿尽矣。

又曰：近友人唐又尹，以东坡平泉旧拓示余，其诗句字微有小异，欲重刻寺中，附以后人之诗，倘亦先兄兴灭继亡所同心也。原诗附录于左：策杖徐徐步此山，拨云寻径兴飘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记年。烹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当时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东坡居士轼。

游佛日寺

佛日知何处？皋亭有路通。钟闻四十里，门对两三峰。





题佛日山荣长老方丈诗

陶令思归久未成，远公不出但闻名。山中只有苍髯叟，数里萧萧管送迎。

其二

千株玉槊挽云立，一穗珠旒落镜寒。何处霜眉碧眼客，结为三友冷相看。

其三

东麓云根露角牙，细泉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苍龙浴渥洼。

其四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其五

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沉消尽碧烟横。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

谦曰：坡公守杭，民安物阜，不特选胜于金牛，为湖山之主，即城东山僻如临平者，五马数过焉。观诸题咏，可见官清讼简，吾里享太平之福也。

王安石 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官至宰相。

荣上人遽欲归以诗留之

道人传业自天台，千里萧然赴感来。梵行毗沙为外护，法筵灵曜得重开。已能为我迁神足，便可随方长圣胎。肯顾北山如慧约，

与公西崦刷莓苔。

谦曰：道荣为我地名僧，当时苏、王最称贵重，而多见礼接，是必宗风朗彻，诸公欲资其玄理也。岂若怀出债券，妄希谈地上事者哉？

杨杰 字次公，号无为，官侍郎。

游临平佛日

佛日山前水，行人甘露杯。须知源派远，直自四明来。

司马槱 字才仲，官钱唐幕官。

游临平佛日

水冷苔生晕，风高竹度凉。道人何处去？春色半沧浪。

秦观 字少游，扬州人。官博士正字。

游临平佛日

五里乔松径，千年古道场。泉声与岚影，收拾入僧房。

谦曰：此三诗，余得之鲜于《记》中。使枢详已略人，则今日月愈远，兴废愈多，必不传矣，善夫枢之能不朽三人也。然而临平之诗，以不遇枢而湮没者，岂少耶？

释道潜 姓何氏，号参寥，於潜人。出家智果寺。

过临平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谦曰：昔韩君平以“春城无处”而声动禁中，薛道衡以“人归落雁”而名倾异域，文章之美，多致宠荣。然落花庭草，又不免为笔墨之祸矣。《志余》称参寥见知于东坡，以临平绝句，则吾里固能为两人作缘，而怜才者，自独有殷勤若渴之意，故一见而称知己也。嗟乎！道潜所尝有，宁有怜才如轼者哉？

赵宪斌曰：后以参寥此诗，名其洲为藕花洲，去予家不数武，家君尝倩携李项圣谟绘图，以复曹氏之旧。但今洲中止有帆樯出没，绝无若耶、太华之观，每欲为文，檄诸好事者补种藕花，庶几风流不堕，旧游可续也。

汪藻 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官至兵部侍郎。

过临平

一别九霄路，风烟长满衣。已成身老大，无复世轻肥。天阔鸟双下，山寒人独归。晓来何处雨？春水半岩扉。

其二

睡起凉生岸，钩帘坐小窗。麦风能起桡，梅雨不鸣江。往事心长折，归途影自双。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林次麟 爵里未详。

曲竹

直节棱棱是此君，子孙却以曲为名。首阳山下知难种，只可斜封向管城。

谦曰：曲竹乃邛仙灵迹，盖因杖曲，而化竹亦曲也。诚不可以曲直论。次麟此诗，若不识丹事者。嗟乎！岂知临平高躅，正堪仿佛首阳乎！

又曰：林君系宋人，而爵里无考。按《宋史》，宁宗庙有太学生曰林仲麟，尝与杨宏中等六人上书讼赵汝愚求窜李沐者，岂是此人乎？记此以俟博雅者定之。

吕纮 爵里未详。

登黄犊岭

畴昔闻高隐，红尘隔远林。闲乘黄犊出，踏破白云深。

谦曰：韦苏州送邱丹诗云“结茅隐苍岭”。盖丹尝隐于是岭，好乘黄犊出入，故得名。此云“畴昔闻高隐”者，乃怀古之作也。至“闲乘黄犊出”，已全用邱句矣。

沈汝谐 杭州人。大观三年进士。

题冰谷泉

甃石才深数尺余，一泓清冷若冰壶。泉源定与安平接，二水轻甘味颇如。

沈坊胤曰：冰谷之名最佳，而味亦不下于安平。总之，山南者饮安平，山北者酌冰谷，使家裕而户给，山灵亦巧哉。

谦曰：此泉久为泥淖，自郭太学伯翼始珍之，建山舟于其上，而泉名烂矣。太学真泉之知己也。

释圆志 号松堂，长灵守卓禅师之法嗣。

安平寺宝幢诗

高显人天无数幢，微□□土露堂堂。空中常现□□相，云外长舒百宝光。诸佛护持何日朽？群灵协赞共时昌。尘劳无限未归





客,回首亲瞻正法王。

谦曰:松堂老僧为禅林尊宿,此诗镂刻幢碑,惜岁久剥落,特为录出而阙其疑,俟觅旧拓以足成之耳。

元

萨都刺 字天锡,雁门人。举泰定间进士。

过临平

昔人五月临平路,汀洲藕花满无数。此来三月过临平,雪白杨花卷波去。杨花卷尽藕花开,今人古人俱到来。欲向山阴寻贺老,酒船到处且徘徊。

谦曰:读天锡此诗,隐然有今昔之感,此余所以不忍多讽咏也。噫!千载而下,亦将有感于余言。

又曰:道潜云“五月藕花”,天锡云“三月杨花”,此必洲堤之上遍植高柳者,而张祜《过临平湖》诗,亦云“绿杨分影入长堤”,谦疑湖水直至山下,而藕花洲即湖之一角也,是时系马柳枝,荡舟莲叶,紫骝青鞵,回通于湖光山翠间,佳丽当不减明圣,何以今日绝无点缀之人,而以寂寂自笑哉?

张光弼 庐陵人。官至浙省左司员外郎。

过临平湖

船过临平欲住难,藕花红白水云间。只因一霎溟濛雨,不得分明看好山。

谦曰:按陈善《万历志》佛日寺,附宋范大成一诗。谦详其词,有“帆掠枫桥”之句,似归苏州所作,此岂善有所误耶?因不敢收,附记于此。

附词

赵长卿 号仙源。南丰宗室。有《惜春乐府》。

春景卜算子

春水满江南，三月多芳草。幽鸟衔将远恨来，一一都啼了。不学鸳鸯老，回首临平道。一道长眉似远山，山不似长眉好。

苏轼 爵里见前。

送述古南乡子

谦按：陈襄，字述古，福州人。知杭州。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临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谦曰：填词雅格，先哲不废，谦遍搜古词涉临平者，止《卜算》、《南乡》二调，遂附见于《诗记》云。



临平记附录

征临平三十咏启

东江沈谦去矜

粤稽临平镇者，应斗极之分星，镇钱唐之左翼。扣石刻桐，表灵奇于张氏；发函出鼎，征治忽于孙吴。虽凭江海之雄，本饶岩壑之美。在昔辘轳远届，时有征求；蒹轴幽栖，每多寤咏。故尔清音不断，往牒长留。既积玉以交光，已怀铅而博采矣。然而文思日异，风景不殊。解登高而作赋，何让古人；即望远以当归，亦怜羁客。暇日销忧，穷谢灵运游山之兴；当春散藻，竭左太冲炼都之才。惟尔探玄，庶乎振绮。况辋水著因中允，奚俟画图；赤城显自兴公，骇闻金石。固篇章之足贵，即今古而何殊！兹谦不揣昏顽，妄希教益，详研古志，广檄新声。若抚境以缘情，何烦梦想；即闻风而染翰，可当卧游。将借不朽于曲刀，永赖传神于巨笔。尔其景不尽收，尚识良马于骊黄之外；题多剩义，善听清琴于山水之间。悦得绿字乌阑，鸿文虎变，何止蜚英声于下里，则亦踵芳躅于前贤矣。谨启。





临平三十咏

安平泉

仁和孙颖枝幼舍

在镇西二里安隐寺前，宋苏轼有诗。其东为檀泉，又东为孟姜泉。

礼佛遵幽径，寻僧探古源。水花交夜静，山雨入秋喧。浩影澄双树，流光布独园。一泓堪洗耳，终日听潺湲。

黄犊岭

里人郎驹季午

在镇西二里安隐寺后，唐邱丹隐此，尝乘黄犊出入，因名。宋吕絃有诗。岭上为般若庵。

昔人乘犊去，遗岭白云封。萝黑千盘雨，风喧万壑松。古祠鸣伏翼，阴洞蛰蟠龙。倚杖烧丹地，神仙可再逢。

剑池

里人罗吉臣敬叔

在镇西临平山上，旧传吴越王钱镠磨剑于此。

古池余剑彩，故老说钱王。不见风雷吼，空悲草树芳。清泉秋霈沸，紫气夜苍茫。霸气今何在？登临几断肠。

甘露泉

里人金汉趾振公

在镇西十里佛日寺前，宋杨无为有诗。

佛日山中寺，门横一片泉。揭云光映紫，和玉饮逾鲜。径曲蟠衣古，松深石骨坚。那知天上泽，幻出佐谈禅。

读书堆

钱唐程霖雨三

在镇东南五里临平湖中,唐舒国公褚无量读书处也。咸亨二年,湖中有龙斗,倾城往观,无量时年十三,读书晏然不动。长精《三礼》、《史记》。堆上旧有台,今废。其下为白龙潭,即宋室女产龙处。

褚氏千年后,萧条烟雨中。春风余苜蓿,秋月落梧桐。龙吼吞孤渚,萤飞昭碧空。揣摩当日事,异代不相同。

永和塘

里人姚永昌 玺文

在镇中运河上,以阻临平湖白龙潭之险。宋绍定三年筑,许应和有记。

凭藉蠲湖患,兼之塞白龙。如弘亘南渚,相枕越邱峰。蹀躞方行旅,推迁几柏松。孰矜徭役苦,谿及筑时供。

宝幢

里人沈誠羽阶

在镇西二里安隐寺前,唐大中未建。宋天禧二年,移葬佛舍利于龙柱海山之下,绍兴三十年重立堤上。今有茶亭。其东为许家庄,多枫林。

李唐开胜迹,回立自苍苍。鸟迹千年秘,龙文五色光。风云迷紫翠,日月露微茫。灯继昏衢耀,灵标照十方。

塔基

里人范暹若干

在镇西临平山巅,宋蔡京父准葬此。山为驼形,负重能行,故





作塔山顶。元时毁。其西为信国公汤和所凿处。

金轮经废久,遗趾益凄凄。石古苍云没,台高宿莽齐。江山郁自抱,风雨过尝低。安得标重建,攀萝听鸟啼。

渥洼泉

里人沈谦去矜

在镇西十里佛日山净慧寺库堂后,出石罅中,宋苏轼有诗。

卓锡飞泉坼,幽幽百尺深。赤崖春涌树,青葛昼藏阴。乳滑尝沾润,源高诂易寻。神灵意莫测,云雾一龙吟。

大安寺

里人沈圣治治臣

在镇北五里,梁贞明元年,吴越王钱镠建。

宝所开吴越,萧森古木封。到门通曲径,当殿削诸峰。生计分蜂蜜,禅心见虎踪。残碑虽在眼,霸业可重逢。

景星观

里人徐仁振教昭

在镇北一里,宋绍兴十年建。旧为东岳行祠,淳熙二年改今额。观前有丹井、丹灶诸迹。

漠漠古云关,千秋锁碧山。吹箫人不见,烧药灶常闲。苔涧多龙卧,松巢有鹤还。黄昏拱星斗,虚照石坛间。

净慧寺

海宁沈相如叔度

在镇西十里黄鹤山北,后晋天福七年,吴越王钱弘佐建,名佛日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其东为龙树庵。

宝地开山古,群峰绕径齐。锡飞黄鹤近,花散白云迷。鲸吼惊

秋阁，龙归过晚溪。重崖翳石鼓，欲问草萋萋。

石笕

里人鲍懋芳芝山

在镇中西茅桥南，甃石于运河之下，以泄曹家渠之水，注于下河。不知建自何代。宋庆元元年、景定三年，元至元三十年、大德元年，俱重建。

甃石青苔古，喧喧万井前。腴饶喜今日，疏凿定何年。曲水穿河黑，崇堤障海偏。沿流枫尽赤，落照淡人烟。

像光湖

里人赵宪斌尹施

在镇西五里。唐神龙元年，湖有光，掘地得弥勒石像，乃建寺，以“像光”为额，且名其湖。

临湖开宝地，光怪忆神龙。气白吞吴雨，波深倒越峰。渔人间鼓楫，鹿女坐鸣钟。秋涨年年阔，丹青古殿重。

明因寺

里人王之宾赤周

在镇中西茅桥南。陈后主至德二年，临平镇沉为湖，后主恶之，御史胡敏请建以厌水灾，尼寺也。寺有宋徽宗敕赐御书一十二字，恭圣仁烈皇后三十二字。

地得优婆胜，名因后主传。洗妆鸣玉磬，施镜礼金仙。笕落花随逝，垣颓月自悬。六朝余绮丽，临眺欲潸然。

冰谷泉

里人郭孝宽西韦

在镇西北三里安山下，宋人沈汝谐有诗。万历中，郭氏建亭于





泉侧，名山舟。傍有冰泉庵。

忆昔留泉石，何年草莽侵。响随清涧落，源共白云深。竹静涵朝翠，松高覆夕阴。不须愁寂寞，幽意托孤岑。

安隐寺

里人徐忠振格王

在镇西二里临平山南，唐清泰元年，吴越王钱元瓘建，名安平。旧名永兴，宋治平二年改今额。其东为一清、慧空、日炤、大慈等庵，西为圆教寺、象光寺，南为扫花居，为段家浜植梅之所。

何年安隐寺，遗迹翠微前。苔色墙头字，松声户外泉。岩林藏宝地，山殿锁秋烟。却喜嚣尘寂，端居忘世缘。

细砺洞

里人吕明德福特

《白龙祠碑记》：宋淳祐七年丁未，以旱苦，上心焦灼，无神不崇，特遣使诣祠下祷雨。少顷，甘泽大降，上甚灵之，复使降香。明年春，复不雨，上遣使诣祠拜祷，复应。又考《西轩类书》，丁养浩曰：“临平龙神，每遇旱祈祷辄应，官吏耆老诣洞拜祝投牒，即水涡盘旋，牒没入，信宿辄大雨。或间数岁再诣沉牒，则前岁之牒，辄自水中出，略无所损。”养浩之说如此，亦可异也。在镇西临平山巅，俗名旱洞。洞出细砺石，梁陶弘景《名医别录》曰：“越砥，今细砺石也，出临平。”即此。内有宋人翼拱之题名石刻。里人例于四月八日，占年于此，多验。其后为龙洞，为天井，旱未尝涸。

洞户何深杳，幽寻绝世氛。蛇盘尝起雾，佛古自生云。采药春应驻，攀萝日未曛。不须求赤土，越砥试龙文。

向上庵

里人唐宏基子翼

在镇西十里佛日寺，宋苏轼读书处。

妙理原无上，追趋达者情。结庐尘绝点，趺坐观三生。云映虚潭静，花随樵路平。偶然来憩足，应悟世身轻。

临平湖

在镇东南五里，一名鼎湖，一名东湖，一名东江湖，有四闸，周十里许。

浦阔奋飞龙，潭深治忽通。僧扉连苕绿，堤鹭逐霞红。灌溉怀居易，清涟笃褚公。湖源今赤否？宝鼎几重隆。

月华庵

里人沈圣清叔义

在镇北一里。宋咸淳九年，俞氏舍地建精舍，又名悲花庵，有灵鉴塔。其南为李庵、十笏庵。

施地结祇园，经过鸟乱喧。溪云当昼泄，野衲向宵繁。舍利明萝塔，天花绕梵轩。坐深忘妙界，竹里听潺湲。

白龙庙

里人徐刚振安民

在镇西临平山上。初有室女感电光而孕，产一白蛇，有异僧至，曰：“此白龙神托胎也。”祝之，即跃入盂中，捧至山巅水洞，从此灵验大著。宋时载在祀典。淳祐七年大旱，祷雨有应，理宗遣使降香。宝祐五年苦雨，祷晴复应，更命增创一门以旌之。六年旱，复应祷。碑版尚存。

白龙遗往迹，野老仅传闻。苔涧泉声落，藤垣鸟路分。山高寒





抱日，屋冷暗生云。欲共留吟处，空林水叶纷。

瓶山

里人梅调鼎修予

在镇中，宋时沽官酒处。

积土旗亭傍，偏宜候月明。有寮供木佛，无酒出瓷罍。地转人家列，山低云树清。沧桑悲往事，几度酿新成。

藕花洲

里人应大观我生

在镇西三里，宋僧参寥有诗，东坡为书刻石，宗妇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临平藕花图》。其上为赵氏洲居引清别业。

幽径揽平芜，芳洲拟雪肤。云飞斜涧疾，山入乱烟孤。旧社磨题刻，新吟感画图。谁怜今杜若，辋水写花姑。

曲竹坞

劳鸣谦荀日

在镇西二里安隐寺西，唐邱丹隐处，后羽化去，弃杖于此，生竹皆曲，咸可为杖，其种至今不绝。宋林次麟有诗。

仙人垂老去，举袂便遗筇。鸿节疑来凤，虬枝不化龙。泉声曲自合，露彩翠多重。何日洪崖过，相扶到九峰。

桐扣山

里人沈圣旭辅升

在镇西十里。晋武帝时，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无声。帝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天启中，僧大抡建石鼓亭，其下即石鼓湖。

石鼓知何处，苍茫万壑秋。风云迷虎穴，松竹抱僧楼。清咏增

幽兴,凭高亦壮游。今来谁博物,欲问已悠悠。

龙兴寺

里人潘云赤夏珠

在镇中。宋宣和七年,因东湖水溢,建庵镇压,名曰“妙华”。
绍兴六年,高宗以太后驾幸本寺,特赐今额。

古寺开南宋,函湖势已分。断钟沈戍火,阴殿落山云。估舶晴
溪集,农谣远岸闻。转思游幸日,紫盖结龙文。

丁姥冢

里人沈圣昭弘宣

在镇西十里桐扣山,东汉丁兰母葬此,名姥山。

丁墓西山里,苍苍一望孤。夜台空落月,神路有啼乌。黄草愁
心切,低云泪眼枯。九原不可作,刻木感吾徒。时昭丁内艰。

桂芳桥

里人沈广震武定

在镇中。旧名茅桥,宋时里人徐宣与弟寅、垓同太学数十人,
伏阙上书攻贾似道,后同登进士,垓居榜首,乡人号曰一门三秀,更
今名。元大德九年重建。其北为余东江草堂。

市桥遗故宅,耆旧已曾闻。齿出重湖雨,栏看远岫云。土风犹
朴略,兵燹尚纷纭。凭吊吾曹在,晴川又夕曛。

广严寺

里人释智润云涛

在镇中。晋时建,唐玄览法师隐此,尝请寺前平湖通洲为放生
池。开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徐安贞撰碑。初名华严寺,宋治平中
改今额。绍兴初,高宗召寺僧净作草书,净书“名花倾国”一诗以





讽，因赐罢。

烟雨前朝寺，巍然丹碧居。水香浮贝叶，花绽映金渠。松憩玄公锡，碑横隋氏书。千年兴废迹，祖道慨秋余。

临平三十咏^{有引}

里人潘云赤^{夏珠}

风烈烈兮山嵒崎，樛枝合兮猿昼啼。思古人兮澹忘归，浩歌发兮悲歔歔。翘首兮白日，拊心兮俱驰。龙蜿蜒兮水汤汤，山云滃兮雁南翔。攀桂枝兮无路，奚搔首兮增我伤。

临平蕞尔地，乃有可咏者三十，而咏之者三十，亦甚盛矣。人文媲美，一览神往。予笔舌蹇涩，欲吐不能，竟置不可，强作东妇之颦，詎免续貂之诮！若云是有别思，则非予本志也。前次次其齿，兹编次其地，聊为游观者一助云。

临平湖

石函久芜没，龙斗失雌雄。湖水无今古，堪嗟霸业空。

读书堆

龙戏野台下，读书野台上。沙深台已空，怀古独悲怆。

龙兴寺

寺外官桥迥，僧归野树苍。翠华独不见，湖水日汤汤。

永和塘

龙潭龙已飞，沙路云时黑。车马日奔驰，临歧羨矫翼。

桂芳桥

彩虹饮南川，沙雨赤栏外。桂枝今若何？市烟漫青霭。

广严寺

晋室遗兹搆，飞甍大道斜。雨花迷市火，击磬对鸣笳。

瓶山

宋氏酒谁酿？人今月共游。山成瓶山磬，应不似糟邱。

明因寺

阴殿青枫合，跣趺有女师。随人宣梵呗，不复扫蛾眉。

石笕

曲堤慎冲泻，遗甃不知春。别有桑麻境，何当来问津。

黄犊岭

何处寻黄犊？空山多白云。鸟还钟磬寂，风叶暮纷纷。

塔址

邱山山上塔，零落几经秋。日月悬相抱，登临起暮愁。

剑池

怀哉武肃王，砺剑拂霜雪。霸气慨自今，斗间尚明灭。

细砺洞

古洞青萝合，苍山白日寒。愁来看越砥，剑崩向谁弹？

白龙庙

谷风日夜号，萝烛祠孤耸。残碣抱晴霓，归云通绣拱。

月华庵

萧森水精域，旭日到西山。诗罢逢支遁，云流心自闲。

景星观

丹室岩阿里，阴森碧树交。鹤鸣泉淅淅，缥缈下云旖。





曲竹坞

山雨时作喧，曲竹翠岩里。披襟挹清风，慷慨不可止。

安隐寺

云里烛花红，安平启梵宫。泠泠爱泉槛，独坐响松风。

安平泉

白云敞风泉，袅袅俯天阙。涟漪清我心，祇树摇晴月。

宝幢

净域寒幢涌，澄波动七层。摩挲一秉烛，溪路日云蒸。

藕花洲

菡萏映芳洲，动影西山际。香生五里风，图失千年丽。

像光湖

湖白千峰月，钟清隔岸歌。苇烟渔独宿，僧饭鸟群过。

丁姥冢

古墓含斜月，玄猿号夜台。孝思永以则，溪壑至今哀。

桐扣山

博雅羨司空，寥萝石如虎。鼓生幽壑云，山截重湖雨。

净慧寺

群山开化域，钟静水淙淙。不愁黄鹤雨，久已毒龙降。

甘露泉

寺古双峰落，檐低一水生。茂陵虽久渴，不必望金茎。

渥洼泉

名泉藏梵宇，光怪映斜晖。神龙不可见，云里一僧归。

向上庵

兰若深逾静，登游愧昔贤。空山一钟发，竹里住流泉。

大安寺

花梵逼阴岭，到来尘气销。龙蟠知咒水，仰见白云飘。

冰谷泉

探源北岑下，竹日澹幽襟。寒光浮绿玉，细响散瑶琴。



临平记补遗

[清]张大昌 撰稿

说明

《临平记补遗》四卷，续补遗一卷。清张大昌撰。张大昌，字小云，杭州人。曾中举，清光绪间曾助丁丙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余无可考。

此志为补沈谦《临平记》而撰，故称“补遗”，体例仿照沈谦前志，内容起自东晋，止于明末。据作者自云，凡史传山经、艺文舆地皆在搜录之中，实可补沈《志》之不足。

本书有清光绪间杭州丁丙《武林掌故丛编》本，现此书付梓即据以标点。



序

余年甫四龄，即从德清旧庐迁居临平之史家埭。所居有楼三楹，其下临街，每岁元夕张灯，辄于楼上观之。余拟绘生平所游历者为四十图，其第一图曰“史埭春灯”，即谓此也。咸丰辛酉，贼至临平，纵火三日，余时避兵上虞之楂浦，闻而伤之，赋诗云：“童时所钓游，不与桑梓异。阡陌与市廛，历历在梦寐。如何一转瞬，惟剩山光翠。他年更访旧，何处黄公肆？”盖凄然有新亭之涕焉。已而王师飙驰电扫，群盗以次削平，余于戊辰岁再至临平，大乱之后，新蹊故术，都不可辨。余踟躅其间，慨然曰：“河山不异，举目有风景之殊矣。”临平故有胜国沈东江先生所撰《临平志》，乱后犹有藏弄是书者，钱唐丁氏刻入《武林丛书》，而张小云明经又补其所未备，为《临平志补遗》四卷，因余旧寓临平，问序于余。其书于明以前，临平事实亦略备矣，从史丁氏并刻其书，以附沈《志》之后。惟东江乃胜国人，故所纪载止于元末，小云《补遗》止于明末，亦循其例。然临平虽小小一镇市，而国朝二百年来，史翰林之故里，孙文靖之旧居，征文考献，颇有可采，倘有为续志者，自当一一载之，即余所谓“史埭春灯”者，或亦可为临平一故实乎？是余所望于东湖诸君子者矣。

光绪十年岁在甲申冬十月，曲园居士俞樾书于平望舟中。



■ 题 名

草创是编,汇辑匪易,探讨六籍,藉之同志。史传山经,艺文輿地,新论各陈,遗闻斯萃。凡所著录,各题姓氏,统列卷末,用周来世。乙酉夏五,大昌手志。

德清俞曲园先生

定海黄以告元同

平湖徐维锬锸青

钱塘张景云寅伯

仁和张尔嘉春岫

仁和许郊子社

仁和朱孝淮子香

海宁许仁杰壬伯

仁和王同同伯

钱塘邹在寅典三

余杭孙树义补山

余杭孙树礼和叔

钱塘杨振镐春浦

钱塘吴庆坻子修

仁和高保康恭甫





仁和周元瑞子云

仁和魏本存性之

仁和罗架蟬生

钱塘丁立诚修甫

钱塘丁立本道甫

钱塘丁立中和甫

仁和顾浩养吾

钱塘孙灏云翹

目 录

临平记补遗卷一

事记 105

临平记补遗卷二

事记 125

临平记补遗卷三

附记 145

临平记补遗卷四

诗记 169

临平记补遗续补遗



临平记补遗卷一

事记

大昌曰：东江旧例，凡事之有年月可稽者，依年月编之为《事记》，无年月则入《附记》，皆至元代而止。明代事仅见辩论中。今事记以东江作《临平记》为止，附记以东江墓为止，诗词亦均终以东江。恭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附存类中，有《沈东江集》，题曰“明处士沈谦撰”，故于东江入明末。东江后事，概弗靡入。

又曰：东江旧书《事记》凡一百有四条，《附记》四十七条，诗五十二首，词二首。其书始于癸未，成于甲申。今亦适于癸未议始，至甲申而成。

晋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周卓卜居临平，祠绛侯。咸淳《临安志》：周绛侯庙在临平镇，晋建武元年，侯裔孙卓卜居临平，乡之大姓俞氏，因即其地祠侯。建炎金人犯境，乡民环庙为栅以守，敌仰视旌旗蔽空，书曰“汉绛侯周勃”，皆罗拜遁去。自是灵异著闻，雨暘蝗疫，有祷必应。朝廷下其事奉常议封爵。

曲园先生曰：余寓临平久，绛侯祠已无考矣。而里人所报赛者，尚有楚平王庙。余始疑楚平王何以庙食兹土？以绛侯祠推之，





或亦楚亡之后,其子孙有流寓于斯者所立乎?

又曰:吾宗自魏晋以前,见于正史者寥寥,观此,知晋建武间,俞氏固临平一大姓也。考《三国吴志》有俞和者,赐姓孙氏,岂即其后邪?今临平亦尚有俞姓者。

大昌曰:平王淫昏,理不当尸祝。然则今之平王庙,迨即绛侯祠之讹欤?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张彪将赵棱败于临平。《方輿纪要》:梁大宝初,张彪起兵会稽,讨侯景,遣将赵棱等围钱唐,与景将赵伯超战,败于临平。

王同曰:侯景之变,豪杰奋起讨贼,彪遣棱战,败衄为辱。然以视湘东移檄,称太清四年而不能枕戈泣血,厉兵攻仇,则彪虽非景敌,而其无愧于讨逆大义者,固不仅始兴太守一人矣。

唐高宗皇帝时,释玄览法师恢拓华严院旧址。康熙《仁和县志》。

大昌曰:沈《记》注:《武林梵志》云唐高宗时,玄览法师即其地而恢拓之,铸金铜像三百五十躯,书金字《涅槃经》二千余卷。今据《仁和县志》,高宗作高祖。按:玄览卒于开元时,县志似误。沈《记》载,华严隋末之毁,唐之重建,则其恢拓似不应仅见于请湖放生也,今补出之。

中宗皇帝景龙四年,卢季询书龙兴院寺碑。淳祐《临安志》:龙兴院在临平镇东,唐景龙四年,卢季询书寺碑,今不存。绍兴六年,僧慧文募缘重建。是时,东湖白龙潭连年风涛冲运塘,害及苏湖民田,慧文与乡父老用力修建,为保壤之地。



大昌曰：龙兴寺，绍兴六年重建，沈《记》据嘉靖《仁和县志》，谓以太后驾幸妙华庵，改赐额龙兴。然东江云：幸临平在十二年八月。岂豫于六年赐额哉？或岁次有小误耳，今仍县志旧文。是东江已疑其非。盖淳祐《临安志》其时罕觐，自胡书农学士从《永乐大典》录出，始有传本。今补录此，以见唐时已有龙兴院名。绍兴六年，只重修，非赐额。而因韦太后临幸赐额，或别一龙兴寺，与所谓龙兴院非一名，未可知也。书阙有间，未敢臆言，故绍兴六年重建，不更复赘。

肃宗皇帝乾元间，刘晏遣吏劝临平监民积盐。《唐书·地理志》：杭州余杭郡，有临平、新亭二监盐官。○《食货志》：盐铁使刘晏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杨、楚盐廩至数千，积盐二万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

文宗皇帝大和八年，临平湖竭，鱼鸟皆死。《追昔游诗集》“却到浙”四诗注。○案：是岁李绅为浙东观察使，振浙西饥。据《旧唐书·李绅传》。辨见《诗记》。

梁太祖皇帝开平三年冬十月，高澧举兵焚临平镇。乾隆《杭州府志》：梁太祖开平三年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遣其党焚烧临平镇。《方舆纪要》：高澧以湖州附淮南，举兵焚义和、临平镇。

张尔嘉曰：淮南、西川二国，于开平初移檄岐王、晋王，欲会兵兴复唐室。高澧举兵附淮南，殆应檄以为兴复唐室计乎？似未可



以焚镇少之。

后唐潞王清泰间,建永庆寺于黄鹤山之阳。《武林梵志》:永庆禅寺在黄鹤山之阳,今称龙居寺,唐清泰间建。

大昌曰:沈《记》载清泰元年,吴越王钱元瓘建安平寺于临平山,则永庆之建,殆亦元瓘同时并建者欤?

晋高祖天福七年,僧佛日筑净业堂。《武林梵志》:梅石庵在黄鹤山之阳,天福七年佛日禅师净业堂旧址。

宋太宗皇帝端拱元年,置临平镇。乾道《临安志》:临平镇,端拱元年置,隶仁和县。○乾隆《杭州府志》:临平镇,端拱元年置,在仁和县东五十七里。○《梦粱录》:临平、汤村诸镇市,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大昌曰:沈《记》载“唐置临平监”云:“宋臣张阁,言钱唐江水泛滥,坏盐亭盐地三十余里。”岂临平监亦盐亭耶?然山之去海甚远,又似非是。按沈《记》卷二“庆元重修石笕”条下云:“临平镇南有曹家渠者,腴田数千亩,去海仅数里,屡受漂没之患。”又云:“临平濒海。”“大德重修石笕”条下云:“临平去海甚迩,虞其旦夕冲决,民有沦溺之患。”宋之镇,即唐时监,云“在山下”,则海水之至宜矣。既云濒海,又云去海甚远,说殊两岐,况仁和疆域,据《吴越备史》云:“割钱唐、盐官各半。”临平偏东,沈《记》亦有云为盐官界,其为盐亭,岂无自耶?



仁宗皇帝皇祐三年四月七日,蔡襄赏芍药于临平精严寺西轩。

梁清标《秋碧堂帖》。○《蔡忠惠公诗序》。

徐维琨曰:精严寺,未见记载。《蔡忠惠公文集》仍作华严院,不知“精”字误否?抑临平别有精严寺耶?然《秋碧堂帖》公自书诗迹,固显然作“精严”也。

大昌曰:《蔡忠惠文集·赏芍药诗》原注云:“辛卯四月。”按《乾道志》,公于治平二年乙巳岁二月知杭州,而辛卯岁则为皇祐三年,是赏花赋诗在未知杭州以前,《宋史》称公乞杭州,殆以游屐熟经,故湖山乐为重莅也。

神宗皇帝元丰间,靖海姚通判筑白龙潭堤。《黄山谷集·朝请大夫知吉州姚公墓志铭》:公为靖海人,通判杭州。州东挟漕河,民曰白龙潭,岸善决,毁民成功。公至,则筑捍水堤,于今为有年。公年六十三,以某年奉窀穸于钱唐之某原。

张景云曰:沈《记》载许应龙《永和塘记》云:“惟永和堤阻临平白龙潭之险。”姚公此筑,实在永和堤之前。许云:“邑有范、任二君,倡为义举。”盖未考设置此堤之始自姚公也。

哲宗皇帝元祐四年,苏轼书“天宫宝藏”四字于佛日轮藏。周必大《南归录》:佛日轮藏刻“天宫宝藏”四字,相传元祐四年,东坡出帅时所书。

孙树礼曰:安平泉失去,人犹有知之者。此四字,几于伐檀削迹矣。

徽宗皇帝崇宁二年二月十七日,命入内供奉官童贯,重修建临



平山旧塔。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九,注云:初草二月十七日载,命入内供奉官童贯,重修建临平山旧塔。“初草”盖据温州报状。

黄以周曰:沈《记》载蔡准墓,引《西湖志余》云:“京筑塔山顶。”又云:“大观四年,尝奏京修塔。”惜无年月可考。据《长编纪事》,则重修年月俱在《志余》,谓京自筑,非也。

政和三年,僧道释筑庵于亭溪村。成化《杭州府志》:罗汉院在亭溪村,政和三年,僧道释者经此,闻钟磬声,遂卓庵而居。乾道四年,赐名罗汉院。

钦宗皇帝靖康元年,诏凿临平山蔡准墓。康熙《仁和县志》:临平山,蔡京葬其父准于此。京败,靖康元年,诏凿破之,今俗名断岭。○《癸辛杂志》:宣和中,蔡京葬其父于临平。及京败,或谓此山为骆驼饮海势,遂下本路遣匠凿破之,其地至今有开凿之径。

丁立诚曰:沈《记》谓洪武初凿,盖未见周公谨书耳。或靖康凿破其墓,明代更断山颈欤?然周谓宣和中葬,似亦失实。《长编纪事》注谓修塔在崇宁二年。又卷百三十六,政和二年己卯,手诏赐蔡京曰:“临平置塔,初因钱氏尊相名。寺起于治平,匪缘近年创有增建。”云云。是修塔在崇宁初,张克公劾京在大观末,手诏赐京在政和初。政和八年,改元重和,越年改元宣和。周云“宣和中”,岂其然欤?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金人至淮泗,帝发扬州,退避。二月辛酉,御舟泊临平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三年二月辛酉,御舟泊



临平镇,王戌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显宁寺为尚书省。

大昌曰:《要录》称,是时扈驾,惟苗傅一军而已,受明改元之变,由是萌焉,其能复辟,抑亦幸事欤?苗傅之扼临平,具见沈《记》。

绍兴初,驱凤凰山鸦于临平赤岸间。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绍兴初,高宗建行阙于凤凰山。山中林木蓊如,鸦以千万计,朝则相呼鼓翼以出,啄粟于近郊诸仓;昏则整阵而入,噪鸣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无山,故未尝闻此,至则大骇,命内臣张去为,领修内司诸儿,聚弹射而驱之临平赤岸间。未几,鸦复如初,弹者计穷,宫中亦习以为常。

孙礼煜曰:徐一夔《行宫考》:宋行宫在凤凰山下,即自唐以来之州治。《咸淳志》:建炎三年,以州治为行宫。绍兴元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然则驱鸦一事,其在元年措置草创时乎!

四年冬,金人犯淮甸,从尚书左仆射赵鼎请,亲征。十月戊戌,泊临平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年十月戊戌,上发临安府,奉天章祖师神御以行,刘錫、杨沂中以军从。晚泊临平镇。注引赵甦之《遗史》云:金人在淮甸,张俊军镇江府,出战,有迟疑未渡之意,朝野惊疑。赵鼎见上,屡请车驾早幸江上,上首肯之。即退,又为中官沮之。至是,鼎请上亲征,且曰:“军兵百姓,皆望陛下亲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发遣中官赴都堂,臣具酒醴待之,谕以祸福,然后亲征可决。”上从之,遂发近侍十余人诣都堂,鼎具酒醴,以宗庙社稷之计谕之,且曰:“诸公见上,赞成其事,俟退敌回銮,共享安逸之福。”议遂定,命即草诏。

高保康曰:亲征之议,数中官能沮挠之,高宗岂能决计者哉?



至请发中官至都堂而后决，赵鼎之志苦矣。一时李纲上捣寿昌、临畿甸之策，吕颐献分道进兵之书，皆慷慨愤激，翹首相俟焉。

五年春，金人退师，从参知政事留守孟庾请，车驾还临安。二月辛巳，宿临平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许仁杰曰：高宗亲征，驻平江府，其时夜月犯昴，占者谓为敌灭之象，而吴乞买卒，金主晟薨，金人皇惧，将帅用命，恢复中原之机也，已足绳澶渊之祖武矣。临平回蹕之宿，以视建炎退避之泊舟，其气象固迥不相侔，然不思乘此进取以图恢复，惜哉！

六年，刘豫入寇，幸平江亲征，移蹕建康。九月丁卯，御舟宿临平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六年九月丁卯朔，发临安府，御舟宿临平镇，于舟中与宰执论岳飞之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六年秋，刘豫入寇，上幸平江。

杨振镐曰：高宗尝谓赵鼎曰：“若警奏初闻，而朕或为退避之计，江浙已为邱墟矣。”然则再议亲征、建康驻蹕，犹然英武之资也。

僧慧文与乡父老修建运塘，捍白龙潭风涛。淳祐《临安志》。

八年回蹕临安，正月癸亥发建康，丁丑次临平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引吕中曰：“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不复进都。此秦桧之为也。”

周元瑞曰：是时赵鼎罢相，而秦桧用事，和议浸决，不复议亲征者几二十余年，偏安之局，至此遂限。桧之罪，可胜诛哉？



十四年四月,水坏临平塘岸,祷于白龙潭,重建白龙王庙。咸淳《临安志》:白龙潭在仁和县临平镇东湖,旧有龙王庙,绍兴十四年,水冲坏塘岸,版筑不就,祷于塘重立庙,乃成。

丁立诚曰:沈《记》白龙祠祈祷晴雨事数见:淳祐七年祷雨,宝祐五年祷晴,六年祷雨,而绍兴之祷于潭,乃重修祠庙之始也。自有祠庙,故雨晴皆祷于是。

三十一年,金主亮渝盟侵犯。亲往视师,八月戊申发临安府,御舟泊临平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许郊曰:是时金人将谋废立,祸乱已萌,亦恢复机会,而亲往视师,仍属强弩之末,惜哉!

三十二年二月,回蹕临安府,甲寅次临平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大昌曰:沈《记》于名流之至临平,必取以为美谈,而高宗自退避后及亲征,往复至镇驻蹕,凡七次,均未之战,仅具迎韦太后一条,殆未见李心传此书欤?今皆依其日月备录之。惟曰舟泊、曰宿、曰次,其辞不一,亦姑悉仍其旧。

绍兴间,金国贺天申节、贺正旦,人使来及回程,赐酒果御筵于临平赤岸。刘才邵《槧溪居士集》:大金人使贺天申节,回程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使轺远暨,炎暑届辰,深惟跋履之劳,宜有甘芳之赐,式隆眷待,用示恩私。”又人使贺正旦到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远驰使传,将次国门,经涉实劳,宜加眷体,芳醪美实,并示殊恩。”又人使贺正旦,回程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载飭征骖,既遵归路,念用途之方远,颁芳旨以宜丰,用致殊私,式昭眷体。”又人使



贺天申节，回程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肃驰轺传，来会诞期，适届炎蒸，谅多勤勤，肆备陈于慈宴，以昭示于眷怀。”又人使贺正旦，回程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讲仪已事，驰传言旋，少留从骑于近郊，肆锡娱宾之广宴，兹惟异数，以示至怀。”又人使贺正旦到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肃将信币，来庆岁朝，已次近郊，念多劳勤，特颁燕衍，用示眷怀。”又人使回程临平镇，赐祖送御筵，口宣：“有敕使华成礼，夙驾言还，眷惟归路之遥，宜有祖行之宠，式资燕乐，用示恩私。”又人使贺正旦，赐御筵，口宣：“有敕肃持使传，初历归途，增辉原隰之华，申赐豆笾之燕，用纾勤勤，特示眷私。”

大昌曰：《榭溪居士集》载赐金国人使口宣凡五十七条，其在临平镇赤岸凡八条，年月无可稽矣。才邵仕于绍兴中叶，故附载于此。

又曰：临平镇赤岸，本至杭孔道，金国人使来及回程，宋时皆有赐酒果、赐御筵之典，固不仅此数次也，惟无征于载籍者，均不录焉。

孝宗皇帝乾道四年，赐亭溪村僧道释所卓庵名为罗汉教寺。成化《杭州府志》。○淳祐《临安志》：罗汉院，乾道四年，移请嘉会门外废额。

五年六月二日，陆游宿临平。陆游《入蜀记》：乾道五年六月二日，过赤岸班荆馆小休亭。班荆者，北使宿顿及赐燕之地，距临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颇凉，宿临平。临平者，太师蔡京葬其父准于此，以钱塘江为水，会稽山为案，山形如骆驼，葬于驼之耳，而筑塔于驼之峰，盖葬师云“驼负重则行远”也。然东坡先生乐府固已云：“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则临平有塔，亦久矣。



当是蔡氏葬增筑或迁耳。京贵太子少保制云“托祝圣而饰临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十一月十一日壬戌，张伯纯、刘邦逵送楼钥北行，过赤岸。《北行日记》。

大昌曰：是年楼公以其仲舅汪大猷充金国贺正旦使，辟充书状官，故有《北行日记》之著，此其北行之始也。

六年二月十三日甲午，楼钥北行归，过临平赤岸。《北行日记》。

曲园先生曰：沈《记》于宋仁宗康定元年，大书“夏四月，翼拱之来游临平山细砺洞”，孝宗乾道八年，书“春二月，周必大至临平”。名流所至，为山川生色，固也。然则此二公者，其名迹当与周伯仲，视翼远过矣。

淳熙三年正月，周必大借尚书永宁侯押伴金国贺正旦人使，御筵于赤岸。《周益公年谱》。

四年十月，周必大押伴金国人使，御筵于赤岸。《省斋文稿》卷六《诗序》：程泰之有“金带银章”之句，乃因十月二十八日，押伴北使赤岸御筵，服重金侍宴紫宸殿，坐间作数语为戏。○《玉堂类稿》卷十三：赤岸赐御筵，内侍徐永叔口宣：“有敕卿等，联华拥节，奉币朝春，念久涉于修途，命少休于近馆，特颁宴饮，深体眷怀。”又口宣：“有敕岁事一新，邻欢载睦，嘉使旃之近止，秩宴燕以乐胥，适属隆寒，固宜沾醉。”又内侍张思温口宣：“有敕岁律将新，使旃并骛，虽庆贺之未展，在驰驱而任劳，爰即郊关，就颁燕饮。”又口宣：“有敕卿等，并涉修途，来趋新岁，舫舳舳于近岸，飞盏斝于华筵，庸示



湛恩，用光聘使。”赤岸赐酒果，内侍蒋旻口宣：“有敕卿等，远修邻好，来庆王春，事道路以良勤，望阙廷而甚迓，锡之芳旨，以劳皇华。”又内侍王敦礼口宣：“有敕卿等，远庆新春，甫临近邠，锡上尊之醇旨，丰庶品之珍甘，茂对恩华，增光使节。”又内侍谢安民口宣：“有敕岁功默运，俶庆新春，邻使远来，益修旧好，迎颁醪核，宠劳骈臻。”又口宣：“有敕卿等，抗旆贺岁，飞棹及郊，载稽劳问之仪，特厚甘嘉之锡，式昭予眷，尚慰尔心。”回程赤岸，赐御筵，内侍朱思正口宣：“有敕卿等，已祝春祺，式旋使旆，望征帆之未远，开宴席以少留，毋惜满觞，载光行色。”又内侍黄述口宣：“有敕卿等，既成聘好，方即归途，宜少驻于郊关，俾载伸于燕饯，式将厚遇，聊慰遐征。”又口宣：“有敕卿等，言趋岁节，嘉修好之有常；于迈春郊，念遵途之未远，宜开宠饯，用赏归装。”又口宣：“有敕卿等，已庆元春，式遄归旆，欲示使华之宠，载伸郊饯之义，方属余寒，勿辞沾醉。”回程赤岸，赐酒果，内侍李弼口宣：“有敕卿等，礼成献岁，道次邮亭，念步履之方勤，軫眷怀而良厚，既陈宴饯，仍赐旨嘉。”内侍何弼口宣：“有敕卿等，旋车言迈，置饯有常，出珍赐于宸廷，侑燕欢于郊馆，推予恩渥，宠乃使华。”又口宣：“有敕卿等，已庆方春，式遄归旆，少眷留于近岸，益加厚于常颁，惟是渥恩，尚其祇服。”○以上贺正旦使。○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远驰四牡，来祝万年，锡以醇醪，贰之甘实，并示近郊之劳，钦承厚礼之加。”又口宣：“有敕卿等，远持聘币，来庆诞祥，眷舟御之良劳，望都城而浸迓，宜颁芳旨，实切眷存。”又口宣：“有敕使华有信，及兹诞庆之期，郊劳加隆；申以甘芳之锡，尚祇眷渥，庸洗征尘。”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抗旆献寿，驰传及都，宜修郊劳之仪，以作使华之宠，勿辞饮饯，庸对眷怀。”又口宣：“有敕卿等，并持瑞节，来奉寿觞，劳远役于初寒，丰宴



筵于近馆，有华兹礼，其肃而承。”又口宣：“有敕卿等，祇讲邻欢，恪趋辰诞，眷遵途之甚远，欣弭节之有期，爰即近郊，特开华燕。”又口宣：“有敕卿等，言驰远道，契飞电之嘉辰；爰即近怀，霏霏云之异渥，谅增华于使节，宜深体于眷怀。”回程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祝万年之寿，为十日之留，爰即近郊，更开别燕，庸益光于行色，尚深体于眷怀。”又口宣：“有敕卿等，肃驾归艗，暂留近岸，欲示勤劬之意，载颁慈惠之恩，方属严凝，勿辞沾醉。”又口宣：“有敕卿等，来庆诞辰，备成使事，方旋车于远道，姑弭笔于近郊，载厚眷怀，特申燕饯。”又口宣：“有敕卿等，属奉寿觞，兹旋使节，挂征帆而未远，经别岸以少留，欲示眷私，更伸燕饯。”又口宣：“有敕展饔饩于寿旦，已缔邻欢；弭归棹于埃亭，载陈饮饯，兹惟示惠，亦以纾劳。”十一月一日回程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既成寿礼，载鹜归舟，即别岸以少留，驰近藩以加劳，锡之甘旨，体我眷私。”又口宣：“有敕卿等，远饰使装，来趋诞节，归舟载旆，甫历于埃亭；嘉宾荐觞，更将于恩意。”又口宣：“有敕卿等，称觞寿旦，返旆霜冬，念甫事于遐征，俾少休于近驿，载颁芳旨，加厚眷私。”又口宣：“有敕飞绶遐暨，嘉请祝于修龄；犯艗遄归，尚眷留于近岸，驰颁醪核，益溥龙光。”○以上贺会庆节使。

大昌曰：益公押伴人使筵宴，年谱数见，而书赤岸则只一条，其余或以常例而不书欤？据《玉堂类稿》则正旦使一为乾道七年，一为淳熙三年，一为淳熙四年，一为淳熙五年；会庆节使则一为乾道七年，一为淳熙二年，一为淳熙四年，今凡在赤岸口宣，皆附见于此。

十二月，佛日僧慧举，以东坡佛日题名勒之石，范成大跋之。成化《杭州府志》载跋文云：右文忠公倅杭时，送客至佛日山寺壁间



所题。

余年十五，往来山中，常与举上人游，居其下。后三十九年，举欲勾县公勒之石，余亦自蜀道东归，因劝成之。淳熙丁酉嘉平月，范成大书。○周益公《南归录》：慧举，字举直，姓朱氏，颇能诗。

许郊曰：沈《记》载东坡佛日送客题名，乃引鲜于枢《游记》著录为据，不载勒石之事，岂此题名，亦同于安平泉石上之诗，十年化去乎？

五年正月九日，周必大跋东坡佛日题名。《周益公文集》云：佛日净慧寺在桐扣黄鹤峰下，寺有池，池有渥洼泉，东坡所谓“细泉幽咽走金沙”者。堂上留题今既百年，僧慧举乃谋入石，可谓好事矣。桐扣以张华得名，俗称桐口，非也。淳熙五年正月九日，周必大书。

大昌曰：沈《记》于乾道八年二月，书周必大至临平，乃引《吴郡诸山录》云云。然据《录》中有云“斋罢复登舟，晚宿临平”，是乾道八年至临平，仅登岸为一游，仍宿舟次。观此跋日月，去乾道八年已七阅寒暑，雪泥鸿爪，生色山川，固不仅以一至其地为美谈矣。

淳熙间，赐无量院名额。嘉靖《仁和县志》：在赤岸村，宋淳熙间赐是额。

赐妙果院名额。淳祐《临安志》：妙果院在赤岸，淳熙移盐官县废额。○嘉靖《仁和县志》：在赤岸村，淳熙间赐是额。

十四年十二月，使臣朱直卿之临平捕盗。《鬼董》。

绍熙五年十月，金国吊祭人使来及回程，赐酒果御筵于临平赤岸。《攻媿集》：绍熙五年，金国吊祭人使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



卿等,远将慰问,来居近郊,先之旨酒之颁,增以嘉肴之锡,少安次舍,用息勤劳。”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握节载驰,越疆来吊,将展国丧之礼,宜先郊劳之仪,具体眷私,少休匿簿。”回程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返旆云初,出郊于迈,加六壶六筵之饌,致三辞三揖之勤,式慰尔归,用将予意。”回程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成礼云归,启途未远,意方勤于郊送,恩宜视夫宾初,既厚眷私,益坚信睦。”

宁宗皇帝庆元元年,金国贺登宝位、贺正旦人使来及回程,赐酒果御筵于临平赤岸。《攻媿集》:庆元元年,金国贺登宝位人使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来次郊阡,肃将贺礼,宠以上尊之赐,加之硕果之珍,式伫来游,以坚信好。”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初御示图,远勤信使,既次郊阡之近,载加燕豆之优,其体眷私,以承虚伫。”回程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已祇聘礼,初计归程,乃驰赐于上尊,仍分颁夫硕果,少安旅次,徐届征途。”回程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持礼言还,戒途伊始,爰启在公之燕,用华修聘之归,既秩宾筵,遂登客路。”○庆元元年,金国贺正旦人使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远从万里,来贺三朝,望观阙以非遥,赐壶筵而加腆,尚承眷渥,以缔欢盟。”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履端之始,将命以来,既闻畿甸之登,宜厚宾筵之赐,宠眷所逮,使介维均。”

庆元初,重建遍福院,赵廙为之记。淳祐《临安志》:遍福院在赤岸,晋天福七年钱氏建,旧名众善,宋治平二年改今额。庆元初重建,赵廙为之记。



嘉泰间,金国人使来,赐御宴酒果于临平赤岸。《尊白堂集》:赤岸赐御宴,口宣:“有敕卿等,肃驾使轺,甫临畿甸,将展昕朝之贺,绍修诞日之欢,爰以诏言,示夫眷意。”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来庆诞节,已临近邨,眷言徒御之劳,宜有甘醇之赐,庸昭宠眷,岂曰故常。”

大昌曰:《宋史》无《虞侑传》。恭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尊白堂集》宋虞侑撰,从《永乐大典》录出。侑字寿老,宁国人,隆兴初入太学,举进士,累官兵部侍郎,奉祠卒。始为绩溪令,以治平被荐,迁监察御史,搏击权贵,朝廷肃然。为浙东提刑,徙知湖州。又尝衔命使金,考《金史·交聘表》,泰和元年三月乙亥,宋使刑部尚书虞侑、泉州观察使张仲舒等来报谢。集中有《使北回上殿劄子》,即其事也。谨案:金泰和元年,即宋嘉泰元年。据《宋史》,庆元六年冬,金遣乌古论谊来吊,遣虞侑使金报谢。《交聘表》书泰和元年三月,以至金时日记之。此口宣,有“绍修诞日之欢”,则当为贺诞节,惟其时日无考,今姑附于嘉泰间,则虽人使之至不得其时,而其事自为有征也。

嘉定元年八月,金国谕成人使来,赐酒果御筵于临平赤岸。《攻媿集》:嘉定元年八月,金国谕成人使至赤岸,赐酒果,口宣:“有敕卿等,徒御远征,郊圻密迩,爰再颁于甘醴,仍分锡夫嘉肴,行色少休,宾筵是饰。”赤岸赐御筵,口宣:“有敕卿等,远驱使□,切近国郊,将修昕旦之仪,重锡需云之宴,式昭眷意,益谨前规。”

八年,知仁和县赵希言筑临平塘重堤。《宋史·赵希言传》:临平堤决,希言督役,亲捧土投石,兵民争奋,堤成,因筑重堤,后不



复决。

罗槩曰：希言，字若讷，惠王令應元孙，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筑塘事，史不载日月。《郭北三山志》云嘉定八年，乾隆《杭州府志·水利门》采之，《职官门》亦系之嘉定八年任。

十二年，以海水为临平塘患，下诸司条具筑捺之策。《宋史·河渠志·东南诸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京畿赤县，密迩都城，内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长安牐，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客船络绎，两岸田亩无非决坏，若海水径入于塘，不惟民田有咸水淹没之患，而里河堤岸，亦将有溃裂之忧。下浙西诸司条具筑捺之策，务使捍堤坚壮，土脉充实，不为怒潮所冲。”从之。

大昌曰：沈《记》“张阁言钱塘江出临平，议修筑”一条，引《宋史》而载于《附记》，谓无年月而仅存世系者。今考《宋史·河渠志·东南诸水上》，明书“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阁言”云云，岂东江未曾检及之耶？信然，则《河渠志·东南诸水下》嘉定十二年，此条其漏采也宜矣。《宋志》又载：“政和六年闰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汤村、岩门、白石等处，并钱塘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渐至侵啮，乞依六合寺岸用石砌叠。”乃命刘既济修治。今考汤村、白石与临平接壤，虽未言及，而亦在其内，故云等处，惟无“临平”二字，不复采入。

孙树义曰：据《赵希言传》中云：“因筑重堤，后不复决。”此则臣僚又以海水为患，乞下诸司具策，殆思患而预防耶？

理宗皇帝嘉熙二年，范光记莲华井。《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记文》云：临平山后十里，井卤恶，余客小林，四面散汲，其



味略同。日与范右之、蔡及之纳凉莲花院，院有三井，扣僧孰胜？僧指露井最良，余亟取烹茗，清甘寒冽，自是日走僮奴二饔，靳不轻费，品此泉为小林第一井，有神焉，亦喜自贺，吾不复将百味矣。虽然，唐人诗云：“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闲事扰公私。”余尝长斯邑，颇以不扰见思。别十年矣，行旅如归，今以汲水扰人乎？右之笑曰：“亦君甘棠加封殖，尔何爱数语，以记斯井之逢。”

大昌曰：《万历志·职官表》：绍定二年，仁和令范光。兹据范《记》中有“别十年”之语，作《记》当在嘉熙二年也。

朱孝淮曰：苏长公官杭郡，于玉女泉置调水符，良吏风雅，口碑竞称。政成讼理之暇，汲水晶泉，未足云扰。范君廉泉示洁，以此为扰人，官箴砥砺，其已严乎！

宝祐二年六月壬寅朔，罢临安府临平镇税场。《宋史》本纪。

周元瑞曰：南渡时，民生苦于供亿久矣，税场罢免，生计少苏，惜其仅在一镇。迨公田之设，则疲敝极焉。

六年，临平山里人立白龙王庙，谢绪所书碑。《艮山小志》：碑为宝祐六年立，谢绪书。

魏本存曰：沈载宝祐诣庙祷雨事，云：“其建碑年月今亦无考。碑尾隐隐有‘宫眷’字，疑出自理宗御赐，未可知也。”盖未考碑文耳。

又曰：谢绪后受金龙四大王之封，亦龙神矣。其神见形黄河滩岸，每幻为方头小黄蛇，见则防河官吏演剧致祭，其蛇辄蟠木主，昂首受之。则其书碑也，已为灵气相感召欤？



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三年正月癸巳,巴延军次临平镇。《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三年正月戊寅,巴延以军出嘉兴,壬午军次长安镇,癸未军次临平镇,甲申次皋亭山。宋主遣其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赍传国宝及降表诣军前。乙酉,师次临平北十五里。戊子,宋主祖母谢氏遣其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邓惟善,来见巴延于明因寺,巴延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羁留军中。○《巴延传》:正月壬午次长安镇,癸未进军临平镇,甲戌次皋亭山。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宋季三朝政要》:德祐二年正月,大丞相伯颜领兵进皋亭,出长安城三十里,北使请执政至军议,文天祥请行成,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院,天祥辞不拜,乃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吴坚为左丞相,谢堂枢密院,家铉翁参知政事,刘岳同知枢密院事。侍从交赞公出,天祥曰:“国事至此,吾不得爱身。”翼日,以资政殿大学士行,至皋亭山见伯颜丞相,天祥抗辞不屈,遂留之,不使南归。

曲园先生曰:史载是年正月丁卯朔,则癸未巴延军次临平,乃十七日也。此宋末一大事,而沈《记》不载,止载元兵迫临平,提刑徐道隆入援死之一事,又误以元兵迫临平,为德祐元年冬十二月事,失之矣。

又曰:乙酉师次临安北十五里,而戊子吴坚、文天祥等仍见于明因寺,盖前军进次,而巴延犹驻临平也。《宋史·文天祥传》但言与伯颜抗论皋亭山,《三朝政要》亦但言至皋亭山,而不知其实在明因寺,此亦临平一大故事也。

顺帝至元间,建寂照庵于临平山。成化《杭州府志》。○嘉靖《府志》作“寂



然庵”，乾隆《府志》同。

至正间，重建治平寺。成化《杭州府志》。

至正末，广严寺毁。成化《杭州府志》。

安隐寺毁。成化《杭州府志》。

遍福寺毁。成化《杭州府志》。

治平寺毁。成化《杭州府志》。

明觉院毁。成化《杭州府志》。

景星观毁。嘉靖《仁和县志》。○成化《杭州府志》“景星”作“景灵”，沈《记》作“景星”。

罗汉教寺毁。成化《杭州府志》。

圆通庵毁。《武林梵志》。

月轮寺毁。乾隆《杭州府志》。

大慈院毁。乾隆《杭州府志》。

宝庆院毁。乾隆《杭州府志》。

寿宁院毁。嘉靖《仁和县志》。

净信庵毁。嘉靖《仁和县志》。

龙兴寺毁。嘉靖《仁和县志》。○成化《杭州府志》“龙”作“隆”。

莲花院毁。嘉靖《仁和县志》。

迎峰庵毁。嘉靖《仁和县志》。

月华庵毁。嘉靖《仁和县志》。

显惠庵毁。嘉靖《仁和县志》。

大昌曰：沈《记》于隋大业、唐会昌、宋建炎华严院诸寺之毁，均备书之。元至正末，东南寇贼蜂起，张士诚往来苏、杭，临平实孔道也，虽史册亦如《隋书》无临平被兵之文，而诸寺之毁几尽，民生蹂躏可知矣。备书之，亦沈氏旧例也。

临平记补遗卷二

事记

明太祖皇帝洪武初,重建广严寺。成化《杭州府志》。

重建大慈院,复大安旧名。乾隆《杭州府志》。

重建月华庵。成化《杭州府志》。

重建寿宁院。成化《杭州府志》。

重建莲花院。成化《杭州府志》。

重建遍福寺。成化《杭州府志》。

重建净信寺,迁其址于溪亭村。成化《杭州府志》。

僧永安重建显院。嘉靖《仁和县志》。

三年,重建迎峰庵。嘉靖《仁和县志》。

六年,重建龙兴寺。嘉靖《仁和县志》。○成化《杭州府志》“龙”作“隆”,沈《记》作“龙”。

十五年,重建月轮寺。成化《杭州府志》。

二十四年,立安隐寺为丛林,以寂照庵、超山报恩圆满院归并之。成化《杭州府志》。

立广严寺为丛林,以寿宁院、净信寺、龙兴寺、月华庵、莲花院、大慈院、迎峰庵归并之。成化《杭州府志》。

立遍福寺为丛林。成化《杭州府志》。





大昌曰：沈《记》云：“自洪武二十四年，立天下名刹为丛林，其余梵舍咸令归并，故陈善《万历志》所载，止丛林最详，其他列名而已。惟《成化志》最悉，每托书邮，竟不可得，独广严寺有摘抄者，然亦止及本寺，他如安隐、宝庆所并者，年月不可考矣。”今皆据《成化志》补录于此。

惠皇帝建文四年，湖广道监察御史海宁李贞，隐居临平山。乾隆《海宁州志》：李贞，字大亨，邑诸生。建文元年时赴京，上用兵方略，上壮之，赐宴光禄，授湖广道监察御史。壬午革命，归隐临平山。成祖即位，谪佃玉田。宣宗立，召拜扬州知府，特敕旌其忠直。在任三年，孜孜民隐，章累百上，惠泽甚著。考绩入覲，乞休谢还，敕谕。上曰：“知府俱无敕，其留之以示子孙。”贞归老，家徒壁立，甘节以终。

大昌曰：沈《记》云：“欲葺祠临平，崇祀十九人，李贞其一也。”因补录之。又刘光世，亦在十九人内，而于败苗翊一条，沈脱其名，《宋史·苗傅传》云：“苗翊、马柔吉以兵阻河，韩世忠力战，俊、光世乘之，翊败走。”是光世应与张俊同书名也。因事已见，不复载，附辨于此。

成祖皇帝永乐三年，知仁和县彭奎，建东预备仓于临平镇。《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仁和预备仓，明洪武二十四年建，岁久倾颓。永乐三年，知县彭奎重建四仓，东仓在城东北临平镇，南仓在城北郭石灰场，西仓在城西北仲墅，北仓在城北塘栖镇。

张景云曰：预备仓之设，于民生裨益匪浅，四仓分建，振巢资之储蓄，粟红经营，尽善尽美，所谓“良令百里悦”，彭君其庶几焉。



十三年,江潮冲圯汤镇,迁建保庆院于桐扣山下。嘉靖《仁和县志》:保庆院旧在汤镇,吴越王建,名保安,宋治平二年改今额。明永乐十三年,江潮冲圯,迁至桐扣山下。

迁建吉祥寺于黄鹤山之阳。万历《杭州府志》:吉祥寺旧在城东,唐神龙中建,洪武初重建。永乐十三年,以潮水坏,迁于黄鹤山之阳。

重建安隐寺。嘉靖《仁和县志》。

英宗皇帝正统六年秋九月,海宁苏平与许溪凌孟通、弟苏正、苏直、子约庄、侄渊,同游鼎湖,作《游鼎湖赋》。《雪溪渔唱集·游鼎湖赋序》云:许溪凌君孟通伯仲,与余友善,游心古道,予固不敢以今之人目之,期予兄弟鼎湖之游者再岁,书凡五六往返,以人事而不果。今秋甲寅,复致书来约予,谓故人雅意,良不可孤吾之兴,尤不可遏。丁巳,与弟秉贞、秉中、二儿约庄、侄渊,泛舟乘月而往。是夜,众宾咸集。次日,宴醉雪堂。明日,宴乐畊所。又明日,将宴松泉子,适值连雨,游湖之兴为之索然,客欲辞者过半。忽尔云敛雨歇,霁景澄鲜,水天一色。醉雪子欣然携酒持肴,与客放舟湖上,皋亭、临平参差相映,其翠如洗,远近景物,千态万状,莫不呈露,岂天之默相吾人游乎?于是容与中流,随意所适,主宾酬酢,礼度从容。或鸣琴赋诗,或雅歌投壶,极其娱乐,放乎形骸之外,而忘其尔汝焉。予既先客以醉,颓乎舟中。少焉而醒,醉雪子举觞揖予而言曰:“今日之游,无异赤壁,吾子之兴,不减坡仙,山为之高,水为之深矣。古赋之作,不可使昔人专美于前也。”予乃跃然而起,复进三



爵,操觚俯仰,浩浩乎神游八极之表,挥毫辄就,辞理之妙,固不敢望吾宗人坡翁之万一。然托物寓兴,盖亦有所在也。赋曰:辛酉之秋,九月既暮,苏子与客逍遥驰骛,远世俗之浮嚣,遵周章之往路,弹切云之峨冠,提含风之轻素。眇天地于一瞬,凌烟霞而往度。超逸思于昆仑,适幽惊于玄圃。晞吾发于扶桑之湾,濯吾足于洞庭之浦。弭吾节于许溪之阳,驻吾马于临平之下。造醉雪之岩阿,诣松泉之林藪。宴乐畊之邱园,悦天伦之攸叙。吾何龃龉于今之人,独于此而容与?矧知己之难遇,纷古道之我处。引壶觞而怡愉,聊盘桓而延伫。维时积雨斯霁,虹消电灭,秋高气清,潦收水澈,一镜天开,群峰翠列。醉雪子跃然而喜,兴逐云飞,景与心豁,鼎湖之游,迥不可遏。于是剖沙棠以为舟兮,斫兮木兰而为楫。缉薜荔以为盖兮,束芙蓉而为卫。菊为帐兮氍毹,荃为旌兮孑孑。穷龙伯之幽宫兮,访水仙之潜阙。恍荡漾于莲之漪兮,忽飘扬于芦之渚。既流连于蘋之洲兮,复徘徊乎菱之汜。览秋兰之青青兮,睹江蓠之靡靡。振芳馨之易歇兮,嗟美人之莫采。泝寒波之浏浏兮,见白石之齿齿。游魍魎之澈澈兮,跃鲂鲤之亶亶。怪鼃鼃之隐见兮,愕蛟螭之相繆。顾鸛鹤之濯濯兮,玩鸂鶒之悠悠。陋凫鹭之泛泛兮,鄙鸥鹭之浮浮。厌驾鹅之唼唼兮,恶鸬鹚之呬幽。善鸬鹚之相友兮,感王雎之好仇。羨鸿鹄之高举兮,岂罟弋之可求?放吾道于中止兮,肆吾乐于安流。置吾身于太极兮,骋吾神于天游。举万物不能汨吾欲兮,随造化之所遇而行休。招青山以为侣兮,呼白云而为友。藉大块以为席兮,挽沧溟而为酒。盼长江为杯盎兮,觑泰山为培塿。量有以隘乎云梦兮,气有以贯乎牛斗。兴超越于郎官之谪仙兮,志肮脏于濠梁之蒙叟。寄百年于须臾兮,岂天地之所能久。纵达人之大观兮,与群公而行乐。发□葩以迭倡兮,飞觥筹而交错。



予既醉以忘情兮，希混沌于太璞。若羽化而登仙兮，超庸庸之溷浊。踵莲社之风流兮，继兰亭之雅作。怆金谷之芜没兮，悲梁园之寂寞。吊无量之遗踪兮，慕子瞻之高躅。慨往迹之易陈兮，叹湖山之如昨。纳众流之滟漫兮，固坤舆之磅礴。旷要眇以涵洞兮，小西湖为一勺。尽丽泽之余欢兮，复循环而酬酢。少焉曜灵西沉，皓月东上，风波徐兴，毛骨飒爽，众客不能留焉。醉雪子援琴而歌曰：“湖之水兮幽以深，风浪作兮蛟龙吟。壶有酒兮旨且馨，聊逍遥兮乐同心。”苏子扣舷而和之以歌，曰：“湖之水兮深以幽，湖之山兮消我忧。乐既极兮不少留，今夕何夕兮与子同舟。”歌竟，主人颓然，客亦就寝。万籁宵鸣，卓然而醒，适有渔父鼓楫而进，顾予而言曰：“子非坡仙欤！湖中之游乐乎？”予未及答，渔乃放歌而去，予亦长啸而返。但见蒹葭苍苍，从流浥漭，四顾寂然，不知所往。

大昌曰：序云“众宾咸集”，则同游不止此数人。其曰“醉雪子、松泉子、乐畊”，皆凌氏叔侄，均见集中酬答诸作，特其名未能详焉。至所谓醉雪堂、乐畊所、松泉诸胜故址，已付之蔓草荒烟，其所在殊不可考。

十年，僧节庵、日初重修广严寺。《武林梵志》。

十三年秋七月，海宁凌伯祺居鼎湖阳，苏平为作《湖曲隐居赋》。《雪溪渔唱集·湖曲隐居赋序》云：海昌凌君伯祺，世居鼎湖之阳，据有山水之胜，隐居湖曲，适情于烟波鱼鸟间，以诗酒为乐，清标雅望，时人莫之识也。尝求赋于予，予知君为深，故为著其景趣之万一云。时正统戊辰秋七月初吉也。赋曰：繄若人之蓄德兮，立修各于初服。振芳声于海隅兮，继簪缨于茂族。绍先世之厥美



兮,踵昔人之遗躅。韬吾光于寂寞兮,乐吾生于幽独。聊逍遥于泉石兮,澹容与于林麓。非轻世以肆志兮,岂随波而混俗!耸夏屋之渠渠兮,占鼎湖之一曲。带临平之长薄兮,接沧溟之平陆。山蜿蜒以拱秀兮,水萦纡而环玉。风扬澜以成文兮,雨洒波而浮渌。怀睢阳之义节兮,瞻许溪之遗俗。景无量之藏修兮,顾书堆之起伏。放吾情于天地兮,嗟众人之忌促。企庞老于鹿门兮,希李愿于盘谷。仰狂客之镜水兮,追武公之淇澳。览芙蓉于远浦兮,睹木兰于芳渚。采揭车于长洲兮,将江蓠于遥渚。善蕙茝之并毓兮,感众芳之得所。喜白鸟之时下兮,羨冥鸿之高举。既握瑾以自售兮,吾岂改度而废矩。纷世态之龌龊兮,举目谁其为侣?噫吾道之大行兮,致吾君于唐、虞。慨吾道之既塞兮,洁吾身于巢、许。脱溷浊于樊笼兮,迈清标于尘坱。诧范蠡之归来兮,乐龟蒙之豪放。仰志和之清真兮,感严陵之高尚。盼孤鹜于镜中兮,坐扁舟于天上。濯吾足于沧浪兮,答渔人之清唱。泝皓月以夷犹兮,击空明而溶漾。惟逢掖之往来兮,肃农冠而相让。托琴书以愉悦兮,泻清醑而酣畅。尽宾主于东南兮,动江湖之雅望。重曰:美人飘飘云水乡,泉既洁兮可濯可湘,采蘋藻兮荐馨香,陈壶觞兮乐时康,鼓吾腹兮歌虞唐。美人飘飘水中央,步沿洄兮且翱且翔,举网得鲜兮鲤与魴,陈壶觞兮乐时康,鼓吾腹兮歌虞唐。

天顺二年,重建宝庆院。嘉靖《仁和县志》。

三年,知杭州府胡浚、知仁和县周博,相度临平曹家渠石筑,太低者重令砌高。嘉靖《仁和县志》:天顺间,知府胡浚以父老郎暹言,躬同知县周博,计量近河一带民田多寡,起夫开浚,相度筑门太



低者,重令砌高。《浙江通志》。

丁立本曰:水利之策,固在因时制宜。然急一时之利,而不思古人设法深心,其患遂致隐伏。如胡君者,亦勤求民瘼之良吏。而石筑重砌,令高于水潦盛时,用意亦善,然至旱不能泄水,则策非万全也。

胡浚重修临平闸。《浙江通志》:在运河官塘一带,潦涨河溢,皆由此泄入下塘,明天顺间,知府胡浚重修。

胡浚、周博重建小林大闸。《浙江通志》:天顺间,知府胡浚、知县周博重建,一乡蒙利,溉田数千。

六年,临平诸生马迪以例贡,赴京入国子监。嘉靖《仁和县志·廉介传》:马迪,字从简,仁和临平人。幼颖悟,精《易》学,旁通经史及百家,长游邑庠。天顺六年,以例贡赴京,考入胄学,既而选授福建兴化少府,职坐清戎,遇有亡命流徙,察可点补,其有绝者,务在开除,未尝追迫,或委听讼,因事原情,不尚刑杖。蔬食布衣,甘心淡泊。人有馈赠,婉言辞谢。是以庭清如水,请托不行。后以倦勤,早乞休致。言旋之日,行李萧然。自幼善诗,兴动辄吟咏,相知传诵。白首不干公府,见重乡评。寿几八十,不疾而终。福建《福宁府志·循吏传》:马迪,字惠吉,仁和人,天顺间贡生。成化中,任福宁州同知,清慎敏捷,修举废坠,有便民者无不为。善诗画,所至留题,州人皆爱重之。

吴庆坻曰:沈《记》于临平诸贤,每备载之以为荣,故宋大学生徐垓举进士第一人,书其将入仕途之始。马迪,嘉靖《仁和志》则入《廉介传》,《福宁志》则入《循吏传》,国朝乾隆《杭州府志》采《福宁



志》入《循吏传》，其贤亦足称矣，至两志或云其字为从简，或云字惠吉不同，殆其为别字也。

又曰：嘉靖《仁和志》谓选授兴化同知，不及福宁任；《福宁志》谓任福宁州同知，不及兴化，殆分先后任，故两志各举其一欤？

宪宗皇帝成化七年二月，史鉴偕金事刘珏、沈周、沈召，同游临平山，作《望临平山记》。史鉴《西村十记·记临平山一》：钱塘山水名天下，四方之人不远千里，以一游为快，何况吾苏与之名相亚，地相望，徐行四日，疾行三日皆可达，然而足迹未尝一至者，何也？盖无名人胜士可依藉以行，故徘徊顾望而不即遂者，盖将以有待焉耳。前三四年，乡先生刘金宪友人沈启南，尝与予订为斯游，因窃自贺，以为平生所待而藉者，兹遂矣。又各以事縻，不果行。成化辛卯岁二月，乃始克践之。先是一月，与启南定行日，其仲继南闻之欲同往，予欣然诺之。是月四日，三君子过予家，留信宿行，逾嘉兴，历石门，道崇德，始望见有山隐隐出天际，人指云临平山也。又行余五十里，乃至山下，时快雪新霁，重冈复岭积素凝华，上下一色，寒光皓彩，夺人目睛，琼林玉树，布列岩崖上，玲珑率烁，绝可爱，凡断腴之状，苍翠之色，举蒙被皎白，敛巧藏奇，一返太朴，如仙姝玉女，不为世俗艳媚态，而淡妆素服，风韵高洁，终异凡人。金宪叹曰：“始吾之南也，以斯景为不及见，而今兹遇之，岂天将全吾观乎？虽然，仲春之雪非时也，吾何敢游观之乐为哉！宜不忘吾忧，不溺吾乐者，吾其为心乐，至而忧或忘者，吾其为迹君子之道也。二三子其识之。”作《望临平山记》。

大昌曰：明代史鉴有二：其一为长洲人，弘治己未进士，见《太学题名碑》；其一为吴江人，字明古，号西村，隐居不仕，撰有《西村



集》、《西村十记》，皆游杭时作也。《记临平山》一篇，居十记之首，盖自苏入杭，取道先至临平，故记宝石山则云：“自临平指西南行，将六十里至杭，次第为述，以分篇目。”文中描绘山雪风景，为临平别开生面焉。

十三年二月，佾事钱山采石临平山，修筑海塘。成化《杭州府志》：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宁海溢决堤，逼荡城邑，镇巡因命采石临平、安吉诸山。○《海塘揽要》：成化十三年，海宁堤决，佾事钱山重筑障海塘。

成化间，重建临平景星观。嘉靖《仁和县志》。○成化《府志》作“景灵观”。并东乡芳梅村梵天寺于桐扣保庆院。成化《杭州府志》：梵天寺在东乡芳梅村，吴越王建，名顺天，宋治平改今额。元末毁，洪武初建，今并于保庆院。

孝宗皇帝弘治三年，仁和槎渡村麦秀两岐。《武林纪事》。

罗槃曰：《艮山杂志》云：“槎溪今不著，惟官庄后河桥北，有四桥相向，西曰槎渡，东曰槎溪，南曰永乐，北曰丰乐，里俗总呼之曰和睦连桥。其桥水道，自丁桥东达方桥者，似古为槎溪矣。”《水经注》云：“浙江东合临平湖，又东径槎溪。”成化《杭州府志》：“槎渚与临平湖相近，去江则三十余里，槎溪疑即此溪也。六朝以江海灌输于此，名之曰渚。海道既徙，水渐堙塞，所存仅一溪径，遂名溪。而或称槎渡者，渡为渚之转语，有轻重。此称槎渡村，可知桥名槎渡，正以其地名桥也。”

大昌曰：沈《记》引《水经注》条下云：“槎渚近皋亭山，而海又在



其东南,相去甚远,非入海处。”然据《成化志》谓:“槎渚与临平湖相近,去江则三十余里。当日入海故道似属显然,无可疑也。”

十年,僧本浩重葺广严寺。《武林梵志》。

弘治间,水利金事伍因设石闸于临平。《浙江通志》:明水利金事伍因,见笕筒壅塞,设石闸共七处,自海宁拱辰门外一带至临平,以蓄上河之水,民甚利赖,是为伍公七闸。

世宗皇帝嘉靖二年三月,丁养浩游临平山。丁养浩《效唐集诗序》:嘉靖癸未三月下泮,偕子婿沈廷信、兄子公祚、儿男之乔,同游临平邱山,至晚舫舟北庙,信步入明因寺,询其建置之由。遂遵官塘谒曹将军祠,由山路至安隐寺,观坡公板刻。已乃斟安平泉淪茗而饮之。至溪浒扞石幢,复归北庙小酌,就寝。次日昧爽,枕上闻雷声,继以微雨,甚讶之,不能纵步。顷间,乃蹑屐就吴氏饮。雨少止,用肩輿至广严寺,遂乘兴至景星观,列席欢饮,醉卧。是夜,风雨大作。再次日,早寒甚,附火围坐。至午,羽士进酒微酣,时雨霁风顿,崑勉登山,谒白龙祠,周章四眺,长江巨海,变观目睫间,而吴越诸山,如指诸掌,真奇观也。奈风震撼,不能凌其绝顶,以睥睨方圆之体,良可慨夫!俯仰之余,老兴遄发,随时赋咏,以纪岁月云。

十三年,郎瑛叙临平水利。嘉靖《仁和县志》载瑛文,略云:上塘河在县之东北,过隼堰、临平抵于长安,达于崇德之界,东渚于华家池,入于临平,回绕于海宁。然塘高水浅,仅通舟楫,是虽稍可溉田,若值小旱,则浜港先涸,田即被灾,舟楫亦阻。非浚治极深,蓄



水待需不可。且必修西湖故道,以时启闭。其间所谓决西湖寸水,可以灌上塘五十余顷者,信不诬也。下塘在县之东北,泄上塘之水,西受钱湖之流,历五林、塘栖,会于崇德,北达漕河,故曰新开运河,西北达于德清、四安,归于太湖。其奈阻之以山,水折而弗前,地势又卑,所防者潦也。若奉口,若唐泾,皆受天目诸山之水,少有崩圯,滥及圩岸,滔滔溢流,万顷一壑,故时以患里目之。又如上塘之鼎湖,夹白龙潭之险,下塘三里漾、十二里漾之风涛,所系不细。曰隼家,曰金家,曰吴家,设陡门七:在上塘者四,曰德胜,曰隼堰,曰临平,曰小林;在下塘者三,曰奉口,曰劳家,曰唐泾,皆以蓄以泄,启闭以时,不使泛涸。在小林则又泄其流于白洋、石目二笕,以溉下塘高阜之田,利最溥也。盖下塘既卑,而高田不可以车灌,非此则千顷之田,常为枯槁。设笕亦七:曰隼堰,曰李王塘,曰金家,曰石目铺,曰曹家,曰白洋,曰冯家,皆若小林之利用,而又置检水闸以节上流高卑,布置亦周密。第欲堤防于无事之先,修筑于将患之际,询漕规而循故道,以追神禹之法,亦存乎人焉尔已。

大昌曰:《志》称瑛志水利,乃按察僉事朱子和所命,议将成而朱去,兴修之工,则未知果否也?

又曰:临平水利,为仁和、海宁两域要区,故其为堰者六:曰汤家堰,在临平镇西北十里;曰梅潭堰,在临平镇中,旧名梅潭坝;曰费仁堰,在临平镇东二里莲花铺左,俗称费仁堰;曰吴家堰,在临平镇东三里永和塘,去城东北四十五里;曰施家堰,在临平镇东四里,旧名施家坝;曰水汰堰,在桐扣山下,亦名黄家堰。其为闸者六:曰临平闸,在运河;曰小林大闸,在仁和县十五都、十七都东西界间;曰小林闸,一名元镇闸,在小林;曰临平湖四闸,在临平镇南五里,半属仁和,半属海宁;曰潘公闸,在临平镇东龙兴桥西;曰婆婆闸,



在吴家堰东,皆以蓄泄为旱潦计。盖地既濒海,湖水之外,与运河相接者,有赤岸河,在赤岸之南;有施何村河,在桐扣山水汰堰东;有方兴河,在临平镇东,东通海宁县长安坝,皆南宋时运河也,农田灌溉,利赖攸资,而舟楫往来,实为孔道,志乘载之綦详,谈水利者必于此加之意,良有以也。

二十二年,重建圆通庵。《武林梵志》:圆通庵在鼎湖之南,宋朝创,元时毁。嘉靖二十二年重建,万历丁酉,僧大潮募修。

神宗皇帝万历八年,僧性美、慧渊重建邱山圆教寺。《武林梵志》:圆教寺去城东五十里,在邱山之阳,年久倾废,止存殿基二十八亩,方泉放生池。安隐寺僧性美、慧渊,于万历庚辰重建。

十二年,僧如勤重建安隐寺殿,额曰“翠微幽梵”。《安隐寺志》。

十六年,僧广量建观音大悲庵于桐扣。《武林梵志》:观音大悲庵在桐扣王陵山顶,万历戊子岁,僧广量建。

二十一年,僧如勤、如息、如惠、性和等,建安隐寺禅堂,额曰“猊音”。《安隐寺志》。

二十二年闰九月,安隐寺铸铁钟。《安隐寺志》。○《东江集》有铸钟词。

二十六年,建善昙寺于鼎湖西葡萄畈。《武林梵志》:善昙寺在鼎湖西葡萄畈。原葡萄寺经数百年,其故址宛在,万历戊戌,僧如显募众,县宰豫章刘公嘉其德,捐俸以助,邑人胡心得、沈朝焕、沈朝煜、丁周助建。长河环带,古木围荫,有石桥、钵盂泉。

三十五年,僧性月建伽蓝庵于龙洞口。《武林梵志》:伽蓝庵在龙洞口,万历丁未,僧性月建。庵有石台,梧桐数株,前溪环带。

三十六年,僧如林建吉祥庵于褚坞。《武林梵志》:吉祥庵在褚坞,万历戊申,僧如林重建。



三十七年,司道檄仁和县清理临平湖淤塞,稍复其旧。《临平湖考》。○《武林梵志》:鼎湖亦名东湖,久废,湖大三千余亩,万历庚戌,司道清复。

大昌曰:清理是役,志乘无征,而东江《临平湖考》与《梵志》年岁相异,殆一以兴工时,一以竣工时言耶?

三十八年,里人虞淳熙重建鼎湖寺。《武林梵志》:鼎湖寺去城东六十里,在鼎湖中。万历庚戌,里人虞淳熙为倡,构室以居僧海渊等,将兴崇殿以复其旧。

三十九年,僧慧镜建卧龙庵。《武林梵志》:佛日坞僧万历辛亥建。庵多怪石,石下占有龙床,故曰卧龙庵。

万历间,太学生郭绍孔刻“祈年”二字于细砺洞。康熙《仁和县志》:细砺洞,俗名旱洞,明万历间,太学生郭绍孔刻“祈年”二字于其上,盖为里人每四月八日于此洞占岁之丰歉也。

郭绍孔建山舟亭于冰谷泉侧。《咸淳志》:冰谷泉在临平山寂光庵侧。○《临平三十咏》郭孝宽诗注:冰谷泉在镇西北三里安山下,万历中,郭氏建亭于泉侧,名山舟。○《杭郡诗辑续集》金涛诗注:郭太学名绍孔,字伯翼,隐临平山北,得元人贯云石海涯“山舟”二字,筑亭冰谷泉,李不夜元晖为作传。

丁立中曰:今南屏亦有“山舟”石刻字,梁不翁侍讲则亦得酸齐所书“山舟”二字,因以自号。

僧如艮重建永庆寺。《武林梵志》:僧如艮就永庆院旧址,构禅



堂殿宇，方伯吴公书“永庆禅林”额。

云栖僧金轮重建佛日净慧寺。《浙江通志》。又建石鼓亭。《东江文钞·游佛日记》。

庄烈皇帝崇祯元年十一月，翁汝进题龙王祠额曰“慧云含润”。《安隐寺志》。

三年，沈一先补刻东坡安平泉诗。《安隐寺志》。○石刻跋云：里西安平泉，澄泓清冽，近揖虎跑，远交锡惠，余童而甘焉，每以从前著《水经》、传茗事者，品外置之，真为孟浪。及读苏诗，始知此泉原有不朽之者。旧有文忠碑刻失去，名迹烟消，深足抱愧。爰集苏字，寿此诗于石，志毋谖也。崇祯庚午长至日，后学沈一先道传氏谨跋。

大昌曰：道传为去矜之兄，东坡真迹为白氏取去，而此刻则集字刻之，依然东坡手泽也。道传云：“寿此诗于石。”其名不且与诗同寿乎！

五年，徐伯陵题安隐寺方丈。《安隐寺志》。

十二年十一月，俞时笃书“翠屏”二字于安隐寺。《安隐寺志》：时笃自记曰：“涪翁曾于此书‘翠屏’二字，嘉靖中失之。予过安隐，晤咸慈师，话昔时游迹，每以失此为恨，予因补书，恐未能顿复旧观也。”

魏本存曰：宋代书法，苏、黄齐名，旧题之留于临平诸寺，守护当不啻玉带之镇金山也。安平东坡旧碑，洪武中白刺史取去，而涪翁“翠屏”二字，又失之于嘉靖中。赚比《兰亭》，何萧翼之多其人耶？



崇祯间,建三昧禅林于黄鹤山之阴。乾隆《杭州府志》:三昧禅林在黄鹤山之阴,明崇祯间建,历有名僧住持,禅门法器称云集焉。

重建宝庆院。康熙《仁和县志》。

龙拔檀树成泉,曰檀泉。康熙《仁和县志》。

顾浩曰:凡土燥泉稀之地,掘井者必就大树下求之,辄得甘泉。盖树恃泉以滋根,下非遇泉,则不能成数围也。

十四年大旱,凿石笕泄水,里人陶子昂献策,修之如故。《浙江通志》:崇祯十四年大旱,诸闸笕俱高,不能泄水,当事议去河底石笕,可救田数千顷。比泄水,以石缝不能合,多方弥缝,终漏。下里陶子昂献策,截运河两岸水岸干,以猪肝杂瓦灰捣烂合缝,不半日如故,至今犹坚也。

孙树礼曰:泄水凿笕一举,由胡浚砌高故也,石笕于时几废,可不慎哉?

十六年,游洋将军沈士逸燕集于章庆堂。《东江集钞·章庆堂燕集记》:堂落成之六年,岁在壬午,予师祝盛庵先生至自海宁,黄平立自携李,骧武、景宣二陆子、字台孙子至自郡城,南邻郎季子,俱翩然来集也。家君以群贤萃止,遂张歌舞之筵,予兄弟持觞劝客,酬酢燕笑,极为愉快。时维秋暮,玉露既零,金花特盛,一堂之内,焕若春阳。已而白月东升,列炬如昼,帘幕低垂,表里映彻。有吴伶宝郎者,能为凄断之曲,佐以丝竹,愁惨靡曼,闻者啜泣。清歌



未终,而鸡已三号矣。景宣起曰:“兹会偶尔,然皆一时之彦,南北东西,又讵得常聚,诸公能无一言以志其盛?”宾主十人,先为柏梁体一篇,继各赋七言律诗一首,而祝先生为之序,尊齿也。明日,家君命予总录,都为一集,藏之篋笥,备观览焉。嗟乎!金谷、兰亭,地且宿草,而所以垂名不朽者,以逸少、季伦为宾主耳,岂以笙歌肴醴为重哉?予谓此堂终毁,此堂之人终尽,而兹会则必传。其邀灵于诸子者,正不浅矣。又数日,骧武以会葬张西铭先生之娄东,景宣之御儿,予师及孙子、黄子亦各散去,追溯快游已为陈迹,而金石之声,尚殷殷不匮也,足悟文章之可贵,历千载如是也,又何以聚散为欢戚耶?

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僧云涛约沈谦及其兄誠与侄,游临平佛日寺,沈谦作《游佛日记》。《东江集钞·游佛日记》:予向与云涛法师期为黄鹤之游,癸卯二月十九日,谋之家兄舍侄辈,将践其约。同出西关,取径至安隐,云涛闻予入山,甚喜,遂偕行至新桥,望黄陵山,松柏郁森。又三里许,至石鼓亭,额陆之越书,笔法秀整,此即张华识石鼓处,今名桐扣。夫吴、蜀相距数千里,木石异类,合之则鸣,司空能辨之,而独暗于自谋,何欤?亭为佛日僧大抡所建。由亭西进,路逾石目岭,四山回合,绯桃夹修竹,鸟多莺鹺、画眉。时已过午,淡日在林,微云翳之。已至净慧寺,为唐本空禅师道场,而天衣、明教主公,皆尝主席斯地,洵东南古刹也。门有大松,苍翠奇崛,相传为空师手植,寺废时土人伐之,见幞头朱衣神,皆惶怖走避,亦称悟道松。松下为甘露泉,极清冽,元鲜于伯机《游记》云:“揖苍髯叟,酌甘露,而后入。”即此也。宋杨无为诗云:“佛日坞前水,行人甘露杯。须知源派远,直是四明来。”其溯源似亦太远。岂



泉名甘露，喻法乳所自来耶？大寺额为倪鸿宝先生笔。大殿倚山为基，地极爽垲，朱肩碧瓦，光彩焕然。面黄鹤峰，峰高五百丈。下瞰，寺扉深翠欲滴，复引泉自北霤而洒于庭阶。回廊折绕，上达东方丈。俯视，一气群峰伏焉。又上为楞严坛，据山之巔，制度巍焕。坛高三四尺，云辟地丈余，取新土无垢者，杂以白檀、沉速、安息诸香末，和合筑成，作黄紫色。僧云：“入坛殿者，必易衣履。”予遥望而下，茶毕，主僧引见山晓禅师，名本哲，四川人，紫衣白帽，神气清闲，天童和尚弟子也，尝主法大隆安寺，今住兹山。复至库堂后观渥洼泉，泉出石罅中，淳滋甘美，因讽东坡“细泉幽咽走金沙”之句，徘徊久之。予欲寻龙床、莲花、黄鹤、仙洞诸胜，云涛促游永庆，阻予曰：“不过一石头耳。”予笑曰：“佛亦水，师亦肉。”然览胜者不可尽，遂由夹山折而西。

扬州太守徐伯陵议浚临平湖，处士沈谦作《临平湖考》。《东江集钞·临平湖考》：临平湖，在仁和县东北五十四里，去临平镇东南五里，以古有“湖开天下平，湖塞天下乱”之议，故名。吴出宝鼎，又名鼎湖。一名东湖，以对西湖故。见唐释皎然诗及《仁和县志》。魏邨道元注《水经》，又名东江，行旅以出浙江。其名石函湖者，则因《吴郡志》称孙皓时，湖边曾得石印也。邨注又云：“湖合渐江，通油阳。”元人裴伯宣及明田汝成、郭绍孔辈，皆疑之。然自钱氏筑塘之后，江潮改徙，舄卤沮洳，半成平陆，水道益不可考。周十里，中有白龙潭、龙王庙，乃宋处女产龙于此，故祀之，及唐舒国公褚无量有读书堆诸迹，而《志》称褚公故宅亦在其旁，今不知所在。有四闸，古以为潴蓄灌田之用。唐刺史白居易尝议决西湖，不足，更决以添。注云：汉以前无考，三国属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宝鼎见。



天玺元年，一夕开除，吴人以为瑞，谓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之祥也。皓问都尉陈训，对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通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者，衔璧之事也。”已而果验。是年又于湖边得一石函，中有小石印，刻其上作“皇帝”字，吴人以献，故改元天玺。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象征，五湖之石瑞，而晋以兴。晋属钱塘，元兴二年，湖水赤，时桓玄将受禅，因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已瑞，使百僚集贺，乃矫诏答之。俄而玄败。陈后主至德二年仲冬，朔夜，临平镇俱沉为湖，方九里许，郡以事闻，后主怪之，欲以民力实之，御史胡敏奏称：“陵谷变迁，乃气运不常也，世道失修，或致亏损，宜建梵刹，募选国中妇女度为尼，镇压之。”后主可其奏，遂命召选，得二百八十九人，钦度为尼，仍命冬官建寺于镇之西南，名曰明因，克日用成。至祯明元年十一月，湖复开，陈主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而陈卒亡。唐时湖属盐官，有龙斗，倾里往观，无量时年十三，读书宴然不动，人咸异之。旧传堆上有读书台，今废。五代梁龙德二年，钱氏析钱塘、盐官置钱江县，湖又为钱江地。至宋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四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湖始属仁和。宣和中，湖水大溢，建庵名妙华以镇之。后高宗以迎太后驾幸其地，升为龙兴寺。绍定五年，筑永和塘以捍湖之冲决，许应和为记，称永和堤，阻鼎湖白龙潭之险，卯风湍流，夤夕鼓荡，一有线漏，则膏腴数百顷顷刻就没，是时防溢甚密。元末，多塞为田亩，佃为鱼池，迨夫弘、正之间，日益淤塞。万历三十七年，司道檄县清理，而湖水亦得稍复其旧。谦按：湖之开塞，关系治乱，岂止州邑之形胜！且淤塞既久，则暴注必溢，而旱暵莫濡，此疏浚之举所宜亟行者也。但四旁俱属民产，难于贮泥，今取以筑堤，自西达东，约八百余丈，即堤成而湖浚矣。昔苏轼取西湖葑草筑为长堤，而湖亦开朗，诚为两便，至今



利之。西湖、东湖可二视哉？兹因扬州太守誉星、西陵别驾袭祥二徐公，倡为义举，将来湖堤渐次修复，四闸出东江桥故道，达于运河，谅非一人一日之力所得而办，盖有望于同里之高明者甚切也。谦乃喜而为《临平湖考》，以从史其成，并史志诗文有关于湖者，俱附录于左。

大昌曰：《志》称是年湖涸，二徐议开浚，沈谦劝其用东坡浚西湖法，会世乱不克施功。文集此《考》，殆即上徐公之书也。其末云：“并史志诗文有关于湖者，俱附录。”盖自是而《临平记》之作，已有成竹矣。虽功未克施，而其论洵为卓见也。

处士沈谦撰《临平记》四卷。《临平记》云：谦撰此书，经始于崇禎癸未三月，告成于甲申十二月。○海宁祝文襄《序》：临平乃浙杭一乡聚耳，界于仁和、海宁二县，其地有黄鹤、白龙、桐鱼、宝鼎之胜，产灵育秀，郁为名区。予自戊寅首春，应献庭沈公之招，命其幼子谦从予游，朝岚夕月，瀹茗论文者，四易寒暑，游履所至，竟日忘归。愧予潦倒不文，无能一振山川之色。甲申冬月，以事至临平，谦且疏古事古诗，称《临平记》，其书自汉至元凡四卷，曰事记二，附记一，诗一。搜剔甚艰，辩论亦博，准之陈风信古之义，良有取焉。予故戏之曰：“男子始生，以弧矢射四方，否则研京炼都，昌大其文，何乃局于方域，考核不出里巷？”对曰：“谦闻之先生矣，修齐本于诚正，不亦引而近之乎？”予无以应。嗣后舟车南北，会晤甚希。今年以祝其母氏，复来谦家，里中诸公方谋剞劂此书，玆以弁言见属，予遂乐而述其始末，以见谦淹雅之才，及诸公好义之笃，东江文献赖以弗亡，苟充其用，当未知其止，而乃以割鸡薄之，亦予之失言也已。顺治戊子新秋。



曲园先生曰：余四岁即从德清迁临平镇，临平属仁和，东西不过三里，南北不过二里，然其名则甚古矣。旧有沈东江先生《临平记》四卷，不分门类，惟依时代编纂。潘夏珠先生有《临平续记》之作，书佚已久，名仅见于《杭州府·艺文志》，迨道光中，康莲伯、子兰两君续修之，则仿州县志书体，采辑甚富。时先兄壬甫馆郑梦白中丞家，郑多藏书，先兄每助之采辑焉。乱后，东江旧《志》尚有流传之本，康氏之书不可见矣，两君数十年心血，付之云烟，殊可惜也。

临平记补遗卷三

附记

楚申将军庙,在临平陡门桥。咸淳《临安志》:申将军庙,在临平陡门桥北三十步,乡民祈求田蚕古祠。父老相传,为楚申明父。白公作乱,楚王命明伐之,白公杀其父,后人为立祠。○《庭立纪闻》:临平陡门桥有申将军庙,宋末人碑谓为申包胥,而咸淳《临安志》云:父老相传,是申明父。白公作乱,王命明伐之,白公杀其父,后人立祠。不知申明何人,《春秋传》无之。申明,必鸣字之讹,所祀者当是申鸣,故称将军,非其父也。申鸣事见《韩诗外传》卷十及《说苑·立节篇》。

曲园先生曰:申将军庙,相传祀楚大夫申包胥。余向疑楚臣不应立庙于此,或即伍子胥庙。盖临平为钱塘江入海之处,子胥潮神,固宜有庙。因伍子胥奔吴,吴与之申地,故《国语》称之曰申胥,遂讹为申包胥耳。今见《梁氏纪闻》,知宋时已有申明父之称。父者,男子之美称,不必疑鸣之父矣。

又曰:宋俞琰有《题申将军庙》诗,云:“呼童出示绿锦幡,云是先朝敕赐物。”此亦申庙故实也。





汉丁兰故居,在赤岸西润玉亭下。康熙《仁和县志》:丁兰井,在赤岸西润玉亭下,其地即丁兰故居。

大昌曰:沈《记》“丁兰母冢”条引《西湖志余》,丁兰故居在艮山门外三十六里,名丁桥。盖疑地非临平,故仅载丁兰母冢,而不及其故居。今考诸志,桥梁门、艮山门外,有丁家石桥,而临平之桐扣桥东,亦有丁家桥,临平安隐寺五云星桥东北里许,又有丁山桥,《志余》所云丁桥,则未知孰是?且润玉亭,《志余》又无闻,今据志书,此庶几与无量故居并传。

孙策与其季弟静,分军夜投查渚,袭高迁屯。《三国志·吴书·孙静传》:策破刘繇,定诸县,进攻会稽,静与策会于钱塘。是时,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数度水战,不能克。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渚南去此数十里,而道之要径也,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吾当自帅众为军前队,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诈令军中曰:“顷连雨水浊,兵饮之多腹痛,令促具瓮缶数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维燃火诳朗,便分军夜投查渚,袭高迁屯。朗大惊,遣故丹阳太守周昕等,帅兵前战,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水经注》:浙江又东迳固陵城,又东迳柘塘,谓之柘渚,昔太守王朗拒孙策,数战不利,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柘渚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出,攻其无备,破之必矣。”策从之,破朗于固陵。○按旧本《水经注》柘作“祖”,赵一清《水经注刊误》云:“《三国志·吴书·孙静传》作查渚,裴松之注云:查,音祖加反。祖,当作柘。此从赵氏刻本。”

大昌曰:临平与槎渡毗连,见《水经注》、成化《杭州府志》。渡、渚为一声之转,已具辨前仁和槎渡村麦秀两岐条下,而柘、查、槎则



又古今字也。考旧《绍兴府志》，于《萧山县·地理门》云：“祖渎在县西。”引《水经注》昔太守王朗云云。按孙静云：“查渎南去此数十里。”则查渎在高迁屯之北，高迁在今萧山，其北濒江，则查渎非萧山矣。云：“投查渎，袭高迁屯。”高迁曰“袭”，查渎曰“投”。因在永兴界外，在钱唐界内，策已得钱唐，故以“投”言。否则，当云“袭”查渎及高迁屯也。且《绍兴府志》于会稽《地理门》，又有查渎，引《吴志》云：“王朗攻会稽，分军夜投查渎，袭高迁。”盖其于萧山则沿旧本《水经注》之讹，作祖渎；于会稽则依《吴志》，作查渎。一地两收，已属非是，而以孙策攻会稽太守王朗事，乃谓王朗攻会稽，岂误以燃火诳朗之“朗”字，属下读耶？抑并不更检《魏志·王朗传》有无此语耶？然则《绍兴府志》虽列之《地理门》，彼究未尝详核也，其误为附置，固不待辨而明。

孙灏曰：吾家宗谱，列始祖曰钟，生二子，曰坚、曰静。坚生五子，长曰策，是静乃策叔父，相沿为季弟，非也。《吴志》策攻会稽，王朗守固陵，策数度水战，不克。静说策，由查渎进攻，遂袭高迁屯，定会稽。志地里者，莫不属之萧山，毛奇龄《萧山志刊误》已辨其谬矣。兹定其地为临平，而疑案以定。盖固陵今西兴，其旧城额犹题二字，今绍兴府城相去九十里，高迁屯即高迁亭。汉有亭长，以官守言也，以兵戎言，则曰屯。高迁亭，今为柯桥镇，昔蔡邕识笛材于此，因以名其桥，去今绍兴府城二十五里，即汉之会稽郡治。静欲得会稽，反舍固陵而退投查渎者，盖由今临平东北行二十七里，有名秧田庙者，即渡江处，所谓小泗渡者是也。对渡东南，南行十五里，即赭山。由赭山南行十五里，即柯桥矣。江水转徙无定，其流固非古址，然岸址之相去远近，终古不增减，况江水日以南徙，静时江水当去临平更近于今，此举，兵法所谓绝水远水、批吭捣虚也，故虽退投



临平查渎,而即进袭高迁,以扼其背后。世用兵者往往以临平为要隘,诚非徒浙西孔道,抑亦浙东屏蔽也。

晋葛仙翁炼丹井,称炼丹泉。康熙《仁和县志》:在临平山北一里景星观前,相传为葛仙翁炼丹井。明嘉靖、隆庆间,有潘真人者亦炼丹于此。国朝顺治十五年,里人甃作方池,味遂减于前。

孙树礼曰:沈《记》盛称安平冰谷,独遗此泉。顺治十五年,东江犹存,乃任里人甃方池以减泉味,而不闻护惜,何欤?

唐杜牧塢在南山,与佛日夹境。《浙江通志·古迹门》有杜牧塢,引咸淳《临安志》云:“在南山,与佛日夹境。世传杜牧墓在此。”○《西湖怀古集·南山怀杜牧之诗序》:“南山在黄鹤山北,与佛日夹境。”《郡国志》:“山有杜牧塢,累累数冢,世传杜牧墓。”按樊川自撰墓铭,终于安仁,葬于少陵司马村先茔。是墓在西京杜牧塢。疑其出牧睦州及为湖州刺史日,所经别业也。《集》中有《上宰相求杭州启》,又为李子烈作《新造南亭子记》诗,曰:“扬州踪迹更湖州,又向杭州一塢留。倘学荆溪营水榭,也同句曲起山楼。春风酒舫偏伤别,夜月箫声易感秋。剩与游人话惆怅,茶烟风扬落花愁。”

孙树礼曰:《浙江通志》列此于《古迹门》,次“葛塢朱墅”下,其标题正作塢,不作墓。殆以《咸淳志》作墓,为同音之讹,故入《古迹门》欤?

赠礼部尚书谥文褚无量墓,在临平山。《文苑英华》苏颋《褚公神道碑》:开元庚申岁正月,薨于长安崇仁里之赐第。粤某年仲冬,归祔于临平之旧域。○《神州古史考》据《旧唐书》,临平湖为褚公



旧里,故冢墓亦在此也。

大昌曰:沈《记》于褚无量事,备极详载,至卒年月日亦书,而墓在临平,则未及之。然以姚俊藏蛻、蔡准驼塔例之,似应书之,非特樵采之禁恃乎后人,而九原偶游,亦藉动有作之思也。

邱丹祠在景星观。《藏一话腴》:景星观有邱真人祠,祠有丹炉。

大昌曰:邱丹栖临平,沈《记》不书,而《诗纪》中则凡邱丹作皆录,并及其无涉临平之诗,沈之重其为人可知,祠宇之设,似宜补录之也。

吴越王钱鏐折松于临平水洞坞。康熙《仁和县志》:水洞坞在临平山北,相传钱武肃王于此折松,故他处小松折之不长,独此处折之复生。

张尔嘉曰:折松复生,说似近诞,然花放来春,旧痕留一捻红者,且称异焉,况英武如武肃者耶?

民部尚书吴公约墓在桐扣乡。康熙《杭州府志》。罗隐撰《神道碑铭》:吴山苍苍,吴水泱泱,降生英灵,为公为王。以严师旅,以奠封疆,派而别者,武亦鹰扬。取直之功,捍巢之迹,虽从本军,实展良画。践履禁旅,光扬事迹,乃自西佳,迁于硖石。上军东伐,诸将西征,贾以余勇,资乃锐兵。稽山雾廓,京口波清,再从貂冕,始拜冬卿。吴会纷纭,淮右奔竞,驱其冻馁,犯我疆境。躬励精卒,恭奉上命,雪际松贞,风中草劲。元戎承制,圣王酬劳,大起名重,司元望高。优游渥泽,出入官曹,所谓鸡省,全资豹韬。恭仰府城,载崇吾



圉,惟力是助,厥功以举。云矗千垛,土攒万杵,率以资产,役以军旅。乃颁异宠,乃正华资,大国纲纪,雄藩羽仪。床间牛斗,杯里蛇疑,天胡可测,神亦难知。有裨于时,有功于物,一代殊勋,二品清秩。不谓不达,何获何失,瑞马神羊,金箱玉室。○《十国春秋》吴公约,字处仁。黄巢之乱,杭州八都既建,已而析号十三都,公约其一也。初负胆略,为县豪。会朱直起兵,应募西讨,以功署西桂镇遏使。未几,从董昌御黄巢于西鄙,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额,改硖石为训兵之所,摧锋破锐,日有声称。武肃王破越州,公约骁果先登,兵罢,拜千牛卫将军。刘浩平,录功,擢散骑常侍。徐约陷苏州,王委公约专征,授北面诸军行营招讨使,克苏州,授义和镇遏使兼本军水陆都游奕使。淮人侵扰,公约扞御疆域,屡挫敌锋,迁工部尚书,俄改刑、户二部。乾宁四年卒。

大昌曰:八都义举,沈《记》盛称曹信,而公约亦八都中人。信为临平镇将,而公约葬于临平。叔向之思,实并生爱慕于九原矣。

仙人王子安乘鹤过黄鹤山。《续齐谐记》:黄鹤山者,仙人王子安乘鹤过此,因名。○《郭北三山志》:黄鹤山与皋亭接壤而离立,俗呼为皋亭黄鹤峰。旧谓因王子安过此得名。以敖陶孙题皋亭“云中犬吠刘安过”句证之,或是不虚。朱国禎《涌幢小品》言峰下周老人,得老君石像,忽搏空去。其时松花盛开,群鹤回翔,花扑起鹤皆黄,故以名峰。此说前无可考,恐好事者为之。《成化志》云:“有黄鹤权。”权,即《寰宇记》“楼”字之讹。嘉靖《县志》遂云“黄鹤权修道于此”,今县志更云“更鹤公权者”,辗转支离,可发一粲。

罗渠曰:沈《记》盛称邱丹羽化,至以曲竹之生,拟之杖掷邓林,而仙踪翱翔,尤为灵域增重。乃仙驭往来,以讹传讹,浸至失实。



公权修道，居接邱丹，慕之者其将挹浮邱袖而拍洪崖肩乎？

佛日僧本空植松于寺门，名悟道松。《东江集钞·游佛日记》。

宋高宗皇帝御书“永思”，赐羊嫁桥俞氏。《印雪轩诗钞·羊嫁桥俞氏观宋高宗书诗序》云：临平俞氏，世居羊嫁桥，有额曰“永思”，相传宋高宗至此，为金人所追，避入其室。俞氏兄弟二人，兄名太和，弟不可考，膂力绝人，匿高宗而出斗，死焉。高宗即位，遂书此额赐之。此事不见记载，而故老流传或不诬也。为赋四首：石鼓山前路，金人卷地来。狼烟传渐近，鱼腹困堪哀。孰际重围合，能将劲敌摧。伟哉双义士，忍使没蒿莱！旧是农家子，修矛岂素谙？只缘怀愤切，遂觉丧元甘。蜗舍藏能密，鸦锄击亦堪。同时诸父老，应听战声酣。既就中兴业，爰描瑞应图。湖山娱半壁，肝脑悯双涂。御墨淋漓甚，忠魂慰藉无。求和后来议，几辈愧非夫。幸际春游暇，斜阳满路红。三间寻老屋，两字式英风。轶事人谁记？荒凉鬼自雄。崇碑磨百尺，我欲表双忠。

张尔嘉曰：此事，吾乡人所传皆如此。光绪癸未九月，余与友人至其处，有桥二：左曰方家桥，右曰杨家桥。盖“扬嘉”与“羊嫁”，又“杨家”之讹也。俞氏所居，在二桥中。“永思”二字，大尺余，体仿平原，款在二字之间，虽有剥落，而“衡阳王书”，笔画犹历历可辨，上钤印文曰“皇明宗室”，则是额之书，为胜国天潢之手墨，而非南渡帝王之宸翰明矣。因检《明史·诸王世表》考之，衡封自贵，谥，讫宠淹，凡四代，始永乐二十二年，终嘉靖十八年。今此额不具年月，不知何王所书也。沈《记》于前明事迹，概不登载，且年代相去甚近，尚知其详，故不收入欤？抑当日或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为



前明重书欤？疑以传疑，未敢竟以为无稽也。俞曲园有《扬嘉桥俞氏双忠记》，见《宾萌外集》。

班荆馆在赤岸。《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使至阙，先遣伴使赐御筵于班荆馆。注：在赤岸，去府四十五里。○《乾道志》：班荆馆在赤岸港。○周密《南渡典仪》：北使到阙，先遣伴使赐御筵于赤岸之班荆馆，中使传宣抚问，赐龙茶一斤，银合三十两。次日，至北郭税亭茶酒，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驂。

丁立诚曰：刘才邵《槲溪居士集》卷七注云：“未定都临安之前，镇江、平江、盱眙皆迹行在，皆有茶药御筵之赐。定都以后，则以赤岸为止。”嗟乎！小朝廷之自限偏隅，良可慨也！

以临平曹家渠税赐佑圣观。康熙《仁和县志》：曹家渠在临平镇西南，宋时以赐佑圣观，故至今观中纳税。

司马樵题清泠轩。成化《杭州府志》：佛日寺有清泠轩，司马仲才题诗。○沈《记》作“才仲”。

大昌曰：沈《记》录于《诗记》中，题作《游临平佛日》。盖据鲜于《游记》收入，未见《成化志》耳，而清泠轩几如陆羽之遗却安平矣。

东京留守谥忠简宗泽墓，在临平镇宋家桥。《大清一统志》。

罗槩曰：宗忠简公归葬于京口之岷山，曾慥为文志墓，此墓相传为忠简公。《仁和县志》又列镇北一里，亦称为宗丞相墓。两存其疑，不没传闻之旧耳。

大昌曰：冢墓传述非一，自古为然。故舜葬苍梧，或以为历城



之苍梧山,或以为粤西之苍梧郡,亦其类也。鼓唇争辨,不若两存。其在一境内,亦有殡处、葬处之分,如今之岳武穆墓,则湖滨栖霞岭、城内众安桥,均于墓前建庙致祭。必谓孰可信,孰可疑,固矣!

赵王墓在临平镇西。乾隆《杭州府志》:在镇西八里黄山,不知何王。按鲜于枢《游记》,宋宗属恭宪王子令铄,官太仆,子孙居临平,云其裔至今尚存。所谓赵王,岂即恭宪耶?

大昌曰:鲜于枢《游记》,沈书具载全文,据称淄恭宪王。考《宋史·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德昭生舒国公惟忠,惟忠生东莱侯从恪,从恪生赠太师淄王世雄,世雄生赠太傅谥恭宪令铄,是淄王之子谥恭宪也。《世系表》作“令铄”,《游记》作“令铄”,此又作“令烁”,皆传写之讹。

太尉刘琦居黄鹤山北坞,名太师坞。《西湖志纂》:石姥峰在黄鹤山之北,宋太尉刘琦居坞,名太师坞。

文信国绿端蝉腹砚,沉临平湖。《两般秋雨盦随笔》:砚修广各三寸许,受墨处微凹,底圆而凸,象蝉腹。沿左边至顶,刻谢皋羽铭云:“文山攀龙之明年,叠山流寓临安,得此遗砚焉。忆当日与文山象戏,谱玉碰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铭曰:洮山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苍宏骨。”款识“皋羽”二字。袁简斋先生贮以檀匣,而识原委于匣盖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临平渔父,网得此砚于临平湖,王仲瞿居士舟过相值,知为文文山故物,以番钱廿元得之,转见赠,余仿竹垞咏玉带生故事,为作匣兼招诗流各赋一章。甲寅二月望日,记于小仓山房。时年七十有九。



大昌曰：玉带生遗砚，信国殉节后为谢文节所得。此砚铭志，宛然其在鼎湖，岂文节流寓时沉之耶？劫后不知存否矣。

三月二十八日，奉香东岳行宫。《梦梁录》：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智帝圣诞之日，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杭州有行宫者五处：吴山、临平、汤镇、西溪、昙山，奉其香火。惟汤镇、临平殿庑广阔，司案俱全。

曲园先生曰：景星观已见沈《记》矣，然余疑景星观非即东岳庙也。《梦梁录》“城内外诸宫观”一条云：“景星观在临平岳祠之侧。”可知景星观本在宫观之列，初非岳庙。《一统志》：景星观在临平山下，与东岳行宫对峙。以其附近，遂并为一谈耳。

四月八日祈年细砺洞。见前注。

大昌曰：此风俗之应记者也。沈《记》于祈年事，仅见于注。特书之，以见一方之风土。

临平山产姜。《本草纲目》。

临平镇产丝。成化《杭州府志》：海宁、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市贸易居多。

临平山产条桑。《蚕书》：条桑出于杭之临平。

临平小林产甘蔗。《梦梁录》：甘蔗，临平小林产，以土窖藏至春夏，味犹不变。小如芦，名荻蔗，亦甜。

临平湖产芡。《咸淳志》：芡，仁和之藕湖、临平湖所产特佳。○《梦梁录》：鸡头，古名芡，又名鸡塓，仁和之藕湖、临平湖俱产。

大昌曰：沈《记》于砺石、曲竹之出，备书之为美谈，若此数者，



民生衣食所系，顾可不与石竹并志乎？

州钤辖应奉局干官杨靖偿冤。《夷坚甲志》：临平人杨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师，得事童贯，积官武功大夫，为州都监将。满秩，造螺钿火锁三合，穷极精巧，买土人陈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赍以入京，一供禁中，一献老蔡，一与贯，以营再任。子但以一进御，而货其二于相国寺，得钱数百千，为游冶费，愆期不归。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诸宿、泗间，子畏父责己，乃曰：“所献物皆为陈六所卖，儿几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陈六诘问，陈答语不逊，靖杖之，方三十，陈呼万岁，得释。还至舟，谓其妻曰：“杨大夫不能训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钤辖以归，都转运使王复领应奉局，辟靖兼干官，常留使院中。时宣和七年也。是岁四月某日，靖在签厅，有纲船挽卒醉相殴，破鼻出血，突入漕台，纷纭间，靖矍然如有所睹，急趋入屏后，遂仆地。舁归家，即卧病，语言无绪，不食。时临平镇有僧，能以秽迹法治鬼，与靖善，遣招之。至则见鬼曰：“我稍工陈六也，顷年以非罪，为杨大夫所杀，赴诉于东岳，岳帝命自持牒追逮，经年不得近，复还白帝，怒，立遣再来，云：‘杨靖不至，汝无庸归。’今又岁余矣，公门多神明，久见壅遏。前日数人被血入，土地辈皆惊避，乘间而进，乃得至此。”僧谕之曰：“汝他生与是人有冤，今世故杀汝，汝又得取偿，翻覆无穷，何时可已？吾令杨氏饭万僧，营大水陆斋荐谢汝，汝舍之，何如？”鬼拜而对曰：“畴昔之来，苟闻和尚此语，欣然去矣。今已贻怒主者，惧或反命，则冥漠之中，长无脱期，非得杨公不可也。”僧无策可出，视靖项下有锁，曰：“事已尔，姑为启钥，使之饱食，且理家事，可乎？”许诺，前拔锁，靖即起如平常。然与僧才异处，则复昏困，数日死。



殿前司后军副将贺忠遇鬼。《情史》：淳熙初，殿前司牧马于吴郡平望归，途次临平，众已止宿，后军副将贺忠与四卒，独在后三里，至蒋湾迷失道，询于田父，曰：“可从左边大道行。”方及半里，遇柏林中一大第，系马数匹，皆骏骏可爱，问闾者曰：“此谁居之？”曰：“前邕州吕使君，今已亡，但娘予守寡。”又问：“马欲卖乎？”曰：“正访主分付。”于是微赂之，使入报。良久，娘子者出，淡妆素裳，脩脩然有林下风致，年将四十，侍妾十数人，延坐淪茗，扣所欲，以马对，笑曰：“细事也。”俄而置酒张筵，歌舞杂奏。既罢，邀入房，凡三夕始别，赉以五花骢及白金百两，云：“家姊在净慈寺西畔住，倩寄一书。”握手眷眷而退。贺持书至湖上，果于净慈西松径中至姊宅，相见如烟亲，仍约明日再集，亦留与乱，尝往欢洽。外报吕令人至，姊失色，然无以拒。令人招贺入小阁，峻责之，贺拜而谢过，乃释然。经半载，贺妻亡，窀穸之费，皆出于吕氏，乃娶为继室。逾三年，贺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市廛，二从军，令人诣府投牒，分橐装赠之，而乞身于姊家同处。明年寒食，贺子上父冢，因访姊家，姊云：“妹已归临平矣。”又明年，复诣其处，宅舍俱不知所在，惟松林内有两古坟，贺子悲异，瞻敬而去。

曲园先生曰：此等幽怪之事，殊不足记，然郡县志书具有采此等事入杂记者，况临平一镇之书乎！贺事必见于宋人小说书中，惜《情史》不载所出，当更考之。按：贺忠事，释际祥《净慈寺志》亦载之《杂记》中，未标引用书目，文亦较略。

元杭州钞库副使张翥，自号平皋鹤叟。《名迹录·张绅〈书朱伯盛印谱后〉》：予座主张先生仲举在杭，一印曰平皋鹤叟，盖用杭



州三山名，临平、皋亭、黄鹤也。○《元史》：翥为杭州钞库副使。

丁立本曰：翥心性之学受之李存，声律之学受之仇远，其后讲学无成，卒以诗著。所撰《蜕庵集》古体，颇类香山讽谕遗韵。三字之镌，其放情山窟中，雅怀若揭矣。

王振鹏咏蜻蜓。《七修类稿》：王振鹏，元世祖时人，善诗画，仁宗赐号孤云处士。予幼时，见有蜻蜓诗画卷于里中旌德观，诚妙笔也。诗有黍离之哀，想宋季之遗黎。其卷多名人题识，今亡矣。今以记忆者录之于左：其自题《蜻蜓》诗曰：“露凉芳草晓风吹，纱翼轻明水影欹。莫便临平山下去，眼睛双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写图之时，必伯颜驻师皋亭之日，不忍故国垂亡，而虏骑之觇杭，得诗人之比也。故和者云间张耳云：“翠华销尽厉焱吹，四翼低飞两眼欹。秋水藕花摇落久，也愁碎点碧琉璃。”嘉禾周鼎云：“蜻蜓偷眼藕花风，满地□□遮汉宫。怨入孤臣诗画里，百年遗墨洒啼红。”张世鸣云：“花落清明阵阵风，临平山下旧行宫。蜻蜓不管兴和废，犹掠残香觅怨红。”平湖潘实云：“不随沙鸟度凉风，款款孤飞过旧宫。十里湖山依旧在，野莲无主向谁红？”仁和夏时云：“晓起□□涨满天，眼愁侧视吓□□。飞来小影风蒲外，红藕花开不及前。”仁和刘邦彦云：“舞风点水得人怜，转盼双睛碧玉圆。莫向临平山下过，藕花风景不如前。”

丁立中曰：徘徊禾黍，遗孑仅存，拜赐新恩，怆怀故国。振鹏以画艺知名，而《蜻蜓》一咏，何啻管弦凝碧之悲乎！

理问王蒙墓，在黄鹤山下。万历《杭州府志》：王叔明住黄鹤山，今其墓尚在山下。



太师巴延甥女萨巴墓,在临平南明因寺东。康熙《仁和县志》:皇姑墓在临平南明因寺东,元太师巴延甥女萨巴葬此,相传以为皇姑墓云。

大昌曰:沈《记》太师伯颜甥孙女撒入出家临平明因寺。伯颜作“巴延”,撒八作“萨巴”,译音无一定字也。惟胡濙碑作甥孙女,志作甥女,必有一误。

胡副都御史赠尚书陈祖苞墓,在黄鹤山。乾隆《杭州府志》:祖苞晚年,构精舍自娱,额曰“斐庵”,又尝自号黄鹤山樵。既卒,卜葬于此。及购丙舍,有斐堂,人以为预兆云。

郭绍孔镌“安平泉”三大字碑。《安隐寺志》。

福建兴化同知马迪墓,在临平山。嘉靖《仁和县志》。

张輿居临平槎溪。《游览志余》:张輿,字行中,仁和槎溪人。

秋官杨尚纲居临平槎溪。丁养浩《效唐集诗序》云:同年秋官杨尚纲尊居月楼,翁来京相谏,适尚纲考最,遂受封敕。其所居地名槎溪。

扬州太守徐伯陵、夷陵别驾徐仲徵,筑东绿野别业于褚无量读书台侧。《杭郡诗续辑·金涛〈徐太守东绿野诗序〉》云:太守名伯陵,字誉星,世居临平湖塔溪,官扬州太守。弟仲徵,字似车,官夷



陵别驾。同赋归田,筑别业于唐褚舒国公读书台侧。又诗注云:临平山塔影,照入临平湖中,因塔下南为南宅,桥北为官坊。○别墅中有霏玉堂,见《东江集》。

邹在寅曰:徐氏昆季皆隐,清风高蹈,足以媲美于汉代之二疏。继乃与东江议,浚开临平湖以兴水利,则当飞遁已卜,而于乡里之间殷殷策画,事虽未就,其志宏矣。

卓明卿瞻礼安平院宝幢石刻《陀罗尼经》。《卓明卿光禄集·安平泉记》:安平泉,在临平山麓安平院之前院,自齐、梁间创舍利宝幢,高揭云表,上勒《陀罗尼经》一藏,翩翩右军书法。幢上悉纪唐大中十四年迄宋元祐、绍兴诸人,重建本始祝延,字画逼真欧、虞,即雨蚀藓侵,尚手磨可读。东坡苏公来守杭州,过斯泉,勺而咨曰:“甘哉!岂陆羽遗之耶?”题诗院中。国初,白刺史爱厥墨迹,以牒书易去,院僧珍藏弗知也。余髫弱诵苏公诗,知有此泉,尝梦寐其间,以近忽之。乃今来上泉,上泉湮蔓,惟淡烟孤云相容与耳。嗟夫!方壶、蓬岛探奇,士慕之不可即也。至若寰中名胜,按籍可考,复艰遍历。兹泉僻在一隅,苏公临赏,垂三百余祀罔遇,余实嗣焉。高人幽讨不世觐,可慨已。漫踵韵构亭浚源,集所谓东坡遗笔,镌诸贞珉,苏公与泉映照千古哉!

黄冠姚君重建东岳行祠。《东江集钞·募修东岳庙疏》:泰为五岳之长,封禅者七十二君,所以勒崇垂鸿,号曰“岱宗”,至重也。今祀享遍宇内,郡邑咸有专祠,其在吾临平者,创于宋绍兴十年。淳熙初,又增崇之,改额景星观,为历代仙真修炼之地,有丹灶、丹井诸名迹,崇山环抱,蔚然深秀,实巨镇之壮观。以不戒于火,琳官



玉楼久为灰烬。有黄冠姚君者，度为浮屠，奔跣暑雪，得复振兴。庭前双梓树僵死百年，忽起立，识者异焉。今神寝安矣，祈报日繁。姚且年七十余，白发垂耳，归自五台，将终寂于兹，诣予言曰：“祠建而两庑、庙貌有待未成，吾抱此志愿四十年，恐卒转沟壑，死且不瞑，故不得不乞言于公。”余欢然起曰：“有始鲜终，缓公急己，士君子犹不免焉，乃方外之徒，不敢自负其志愿，不足多乎！况祠之貌与庑也，犹人之面与腋，岂以伟然之躯而垢其容鬓，堕其四支？不惟已有湔濯矫奋之思，即观之者，亦必谓非全人。兹幸岁丰物阜，百废具兴，而姚之勤恳也又适与事会，予敢跂足以望其成。虽襄者之力，同于奉土，无益泰山，然寸草答春晖，亦各自竭其私耳，予又何惜效马卿撰书，为林处士所轻耶？”

僧寂朗建庵于安隐寺之东，名曰栖林。《安隐寺志·一清禅师传》：时有陈氏子五官者，屠牛为业，感师之化，无以为报，探师有居山之意，倾家资五十金，买地于邱山之阳，为师建兰若于安隐寺之东，名曰栖林居，陈氏子遂求剃度，名曰寂朗。

杨振镐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陈氏子者，于彼法中诚卓著矣。栖林之筑，凉无忝于祇园布金焉。

僧心悦重建龙兴寺。《东江集钞·重建龙兴寺募疏》：武林之水，大者三：曰钱塘江，曰西湖，曰临平湖。奠之则为民利，渙之则为民害。治之者咸有循吏保障之称，强弩射潮者钱王鏐也，去葑筑堤者苏守轼也，而临平湖开塞以为治乱征，始因汉讖验于吴占，至陈贞明，势益汹汹，民有怀襄之惧。叔宝建寺以禳，今所谓明因者是也。宋宣和七年，复大涨溢，又有妙华精舍之营。湖后改徙而



南,膏腴无恙。高宗南渡,以迎太后韦氏,驻蹕此庵,故升之为寺,而赐号龙兴,土木之华,郁为名刹。屡圯屡振,皆有高僧主之。乃今历年弥久,颓敝滋甚,龙象飘摇,钟鼓喑绝者,数十稔矣。有僧心悦,矢愿复之,击木徇途,三易寒暑,乡之长者,无不重其行,哀其诚,襄其力,推之郡邑,犹是也。嗟乎!陈宫朱阙,草蔓烟荒,而明因龙兴,巍然尚在,此范瑒京贯之徒,无心悦之志,故无心悦之功耳。倘得高明援手,布地有成,宝鼎含光,金轮再转,则三吴俱为安壤,将得与钱王保障、苏守循良同一歌思。若夫奔走播迁,六飞偶驻,亦何足为兹寺之重也哉?

游洋将军沈士逸筑简园。《杭郡诗续辑》金涛诗注:将军名士逸,字逸真,号猷廷,官游洋将军,尝备兵甬上。晚年隐于医,辟园一区,有章庆堂、晚娱楼、瑞竹堂、延赏楼、黄石庵、浮月廊、云邱、石槎、此君轩、独醒居、疑舫阁、芙蓉岭、宛在亭、云华馆、雪窦、狎鸥滩、采珠台诸胜,一时名公卿题咏甚众,有《简园诗集》。柴虎臣有《故游洋将军沈公传》。

高保康曰:沈《记》祝文襄《序》云:予自戊寅首春,应猷廷沈公之招,命其幼子谦从予游。是东江之尊人,曾官游洋将军,而东江亦隐于医,箕裘之绍,东江有之。

简园生瑞竹于堂。《东江集钞·瑞竹赋序》:竹金色嵌碧,节节勿之爽,司空祝先生携自岭南,家君植于堂,逾年,生竹咸碧,节节嵌金,亦勿爽。武原磊庵吴公,闻而嗟曰:“此近于瑞矣。”遂以名堂。姚太学叔祥为记,谦亦续献是赋。

王同曰:曲竹之异由邱丹,而东江之堂乃见瑞竹,兹事虽微,实



足与曲竹相为媲美先后，是亦以见物产之异焉。

唐世济作《佛日寺金台大师记》，刻于石。石刻文云：吾湖法社不一，而夹山则湖之庐山也。山以水名，山水以精蓝名，在精蓝者，盖代有人也。余与表益大司寇沈公何山，得金师以继石机，两俱云栖嗣也。金师幼而敏颖，尝读书谭道，寻绎微言，往与禅观通，因决志禅学，一切世缘弃去。从莲池游，教典悉晓畅，言下迎刃，不啻澧阳一笑，以故莲池最器之。其后虽负笈从绍觉，然其名视觉道上。学人尝称：一兆梦于云栖，再兆梦于莲居，固月亭之后身也。迨夹山稍稍竟业，过皋亭山佛日，为之止锡，曰：“有是哉！沃荡回薄，当大千而具乎！”佛日旧为钱唐胜刹，自唐本空以宿悟得云居，实为开山之祖。厥后传有灯、明教、天衣十余人，相继而兴，寻亦中落。金师以道缘振起，一时辉奕为诸方望，固不自居也。以愿力还愿力，以因缘还因缘，以法还法，以山还山，老人何有哉！既为佛日昌大，闻鹅峰顶养菴大开讲坛于江左，瓢笠而前，悉得云栖之传。所垂句语授答：有者皆有，无者皆无。迄今为学人指点。以至海塘折毁，三郡受灾，为之持愿而止狂澜。盖愿满于持，其间徇肌肤者不端，固人定胜天也，又不自居也。甚而江淮猛兽，北土豚鸡，窃以焉知目无海鸥，何有山君为民害乎？爰间屏迹北渡，山之民以道法师摄伏，夷然谢之，又不自居。为皦为昧，两不自居。余盖审金师之持者愿也，故所至藤蒲花水，俱清凉境界。或以愿满为畸观，人天庄严，有不可思议。不知其唯吾愿也，绝不使人天界中作畸观也。余与沈表益夹山缘起如此，犹夫山水以精蓝名也，山水何心哉！赐进士第、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巡抚南赣、提督军务、右佥都御史、大理寺左寺丞、巡抚淮阳漕运理



河、巡视京营、掌河南道监察御史、经筵侍臣唐世济撰。

大昌曰：金台名大抡，本儒家子，见国朝顺治十三年河北张缙彦所撰《金台大师铭》石刻，惟所云海塘圯而三郡灾，山君横而居民逋，金台以精诚禳格之，一试而感，再试而效，其事今已湮没无闻，知者鲜矣。

平和将军陈万良败于临平，寻遣山阴诸生翁思明与马云龙、范贵还临平，发所藏金。《自靖录考略》：仁和县乡绅挂平和将军印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同知陈万良，字鸣皋，初偕平和副将军徐龙达，进桥司，攻德清，龙达阵亡于城下，万良得脱，收残卒，战于翁家埠，复败，藏印于田妇馐者饭下，诸生胥美继属陈明环，踪迹得印以归。万良已而复战败于仁和县之临平镇，散其众，而与其党马云龙、范贵及山阴诸生翁思明等数人，易服骑马，奋鞭脱去，憩富阳之尖山，寻遣思明同云龙、贵等还，发临平所藏金，为大清营所觉，云龙见杀，思明被执不屈。

大昌曰：陈万良、徐龙达、陈明环、翁思明、马云龙，皆明季殉国之遗烈也，虽拒师临平不殊螳臂，而孤忠亮节，媲于苍水焉。

沈谦隐居南楼。应劭谦《东江沈公传》：沈谦，字去矜，仁和临平镇人。幼颖异，六岁能辨四声。入乡塾，群儿喧诵，君独端坐默然，诘朝责课，则朗朗无遗，师甚异之。九岁作时艺，涉笔便佳。家初颇饶，遇童子试，父欲从事干请，君辄引咎不愿，篝灯夜诵，率鸡鸣始罢，坐卧所为南楼者二十年。崇祯壬午，补县学生。父以年老，分宅居三子。会家遭难，两兄南园焚掠几尽，独不及君居，君即割宅畀之，千金之资，不以已析稍有吝色。后家计零落，终肆力诗



古文,口不谈世务,亦不求仕进。父疾,旦夕祈祷,衣不弛带。居二丧,毁瘠呕血。娶徐氏,夫妇爱敬如宾,米盐之司,悉以委之,优游艺林,终不筹计生产。有六丈夫子,不事夏楚,悉驯顺。顺治间,嗣先人为岐黄业。暮年,益耽诗赋。自丧妻、长子,深悼成疾,每有沉郁,辄托之歌咏,下帷凝坐,手执一编,家人请事,若弗闻也。上自经史,下及诸子百家、稗野之书,无不淹博。始每凭南楼长啸,与毛稚黄、张祖望赋诗为乐。后复葺数椽为寄傲之地,为东江草堂,因号东江。所著《东江集》,有诗赋二十一卷,文十卷,词学十二卷,共四十三卷,行于世。又有《词韵》、《词谱》、《南曲谱》、《古今词选》、《沈氏族谱》诸书,未梓。《临平记》已梓,板毁及半,未行。尝寓书其友毛先舒曰:“文集必须手自较定。若谓多子孙、门下士,可以托之使传,全不知一字未安,枯髯欲断之苦。”于康熙庚戌二月卒。先一年,遇其内忌,谓诸子曰:“汝母先我十年而去,来岁当与汝母共殮矣。”诸子皆惊,莫测其故。临卒,呼子昭曰:“吾将逝矣,虽賁志以歿,不死于妇人女子之手,使吾端坐而正命焉。”遂起摄衣冠,言讫而逝。君天性孝友,素志长厚,生平无疾言遽色,故旧族戚,睦以至情,及门之士,每欣提奖。颇自澹泊,饮疏衣布,宴如也。室内常躬自洒扫。性不喜饮,顾好客时,即甚贫,或宾朋过从,必质衣治具,欢笑达曙。其友应为谦尝至临平卖筮,君命二子受业。将卒,命其子昭曰:“汝师知我,盍请为传?”后二年,昭泣请,遂以传之。

沈谦与兄誠、子圣昭、潘夏珠游临平湖,作《秋夜夜泛临平湖序》。《东江集钞·秋夜夜泛临平湖序》:临流作赋,诂是悲秋?卧月传觞,何妨卜夜。堤柳暗笼画舫,浪花高扑疏帘。共看沈醉,玉山俱颓;更听新歌,盘珠竞走。洵佳期之不易得,胜地而增荣。因



念吴宫蔓草,天玺难求;陈阁烟消,佛奴安在?但滋炫惑,何救危亡,不无深远之思,益致流连之傲。灯外鱼听,固慕豪怀于杜老;台前龙去,宜追芳躅于褚君云尔。

杨咏嘉以安平泉与沈谦诗,为东江二绝。《东江集钞·与杨咏嘉书》:足下以安平泉及去矜之诗,为东江二绝。嗟乎!仆诗何足当此泉哉?水味甘香胜乳,故里人嗜之。吾所作诗,皆辛且苦,宜世之拚舌而摇手也。足下入国间禁,酌其泉可矣。

大昌曰:曹师鲁称为曹晏婴,具见沈《记》。然则东江二绝,洵亦足以脍炙人口也矣。

沈谦墓在临平山。毛先舒撰《墓志铭》:临平镇在杭州东五十里,其地有瓶山、黄犊、东湖诸名胜,风土清旷而浑朴,往往有工文持高节之士出焉,如唐邱丹、宋沈友直皆是也。余友沈去矜家临平,高士也,卒将葬,子圣昭来乞余铭。余虽病卧,弗敢却。呜呼!去矜与余同齿,而生先余九月,稚岁闻声即相慕,稍长定交,盖三十余年,不寔好也。去矜少颖慧,六岁能辨四声,益长笃学,尤好为诗古文,虽僻处杭之东偏,而声藉藉,吴越齐楚之士过鼓村,车辙恒满。去矜形弱不胜衣,而骨性刚挺,平时与人语,气才属,及发辨议,则电闪霆激,摧屈一坐。其为文章,遥澹秀郁,错以绮丽,商略轻重,不失铢黍。每自云:“子美晚节,渐于诗律细,余何敢以粗心掉之?”尚论古昔,决然自任,而平居尝不自快意,卒发孤愤。忆己卯、庚辰之间,流贼躏蜀豫,转入三晋,时遣重臣将兵出,率挫衄遁逃,西北势已危,而大江以南,飞蝗从北来蔽天,米一石值六七缗钱,饥馑连数岁,道殣如麻,士大夫方扼腕慷慨,直陈时事,联络风



声,互相推与,怀古人揽辔登车之思焉。是时,逸真先生亦开章庆之堂,多延文学士,与去矜为周旋。陆景宣为东南士类冠,见馆于沈氏,与诸公赋诗,怨歌饮酒,连日达夜。余时卧病不得与,然心向而驰,盖意气犹壮也。越四年,天下乱,客皆散去。于是去矜遂自托迹方技,绝口不谈世务,日与知己者余与张祖望,登南楼,抒啸高吟。楼东眺海,西望皋亭,群峰苍状,大河南流,酌酒临风,凭吊千古,时称为“南楼三子”。景宣故亦南楼客也,又与柴虎臣、吴锦雯、陈际叔、孙宇台、丁飞涛、虞景铭,称“西陵十子”云。去矜为人孝友,父没,毁瘠呕血。东乡盗起,章庆堂焚。堂本分居,属两兄,既烬,去矜即割己宅居之。久之,两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贫苦僦宅,固留以让兄。自逸真先生没,母范氏夫人、妇徐氏、长子圣旭相继亡,去矜悲悼,渐成疾。疾数年,竟卒,年五十一。所著《东江集钞》、《词韵》、《词谱》、《南曲谱》、《古今词选》、《临平记》、《沈氏族谱》、《传奇》凡若干卷。属纆时,语圣昭以传属应嗣寅为之,而托先舒铭墓。先舒自己酉春病剧困甚,三月十四日,锦雯之官南和,宴友生为别,虎臣过要余偕往,不能行。去矜时买舟,入会城视余。乃明年正月虎臣死,二月十三日去矜讣来,是月锦雯卒于官,三月凶问亦至。余以宛转床蓐之身,不及周时而三哭故人。唐韩愈云:“人欲久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况人非果不死者乎?”呜呼!亦可悲已。先数年,景宣为僧。去矜,讳谦,其先为湖州武康人,十二世祖奇英居临平始,六传为竹轩公,官九江府,十三传为逸真先生,讳士逸,去矜尊公也,尝为游洋将军,后以医名家。子七:圣旭、圣昭、圣时、圣旦、圣耀、圣历、圣晖。孙五。去矜尝云:“著作须手定自刻,庶保垂远。若以俟子孙,恐故纸斤不足当二分值也,枯心落须,苦辛大极,已作北邙土,安能复知身后名邪?”语罢太息。今圣昭与诸弟竭

力为亡父刻平生遗书，可谓孝子也已。敬为铭曰：镇西山英，郁哉佳城。窅窅是宅，幽人之贞。嗟！麟不可脯，凤不可羹。道在则见，嘉祥斯征。或见或隐，厄乎时命。激而为文，孔阳且灵。辞以立诚，道乃大宏。石鼓之无声，桐扣之乃鸣。



临平记补遗卷四

诗 记

唐

顾况

临平坞杂题

山径柳

宛转若游丝，浅深栽绿埭。年年立春后，即被啼莺占。

石上藤

空山无鸟迹，何物如人意。委曲结绳文，离披草书字。

薜荔庵

薜荔作禅庵，重叠庵边树。空山径欲绝，也有人知处。

芙蓉榭

风摆莲衣干，月背鸟巢寒。文鱼翻乱叶，翠羽上危栏。

欹松漪

湛湛碧涟漪，老松欹侧卧。悠扬绿萝影，下拂波纹破。

焙茶坞

新茶已上焙，旧架忧生醭。旋旋续新烟，呼儿劈寒木。





弹琴谷

谷中谁弹琴,琴响谷冥寂。因君扣商调,草虫惊暗壁。

白鹭汀

霏靡汀草碧,淋森鹭毛白。夜起沙月中,思量捕鱼策。

千松岭

终日吟天风,有时天籁止。问渠何旨意,恐落凡人耳。

黄菊湾

时菊凝晓露,露华滴秋湾。仙人酿酒熟,醉里飞空山。

临平湖

采藕平湖上,藕泥封藕节。船影入荷香,莫冲莲柄折。

山春洞

引烛踏仙泥,时时乱乳燕。不知何道士,手把灵书卷。

石窦泉

吹沙复喷石,曲折仍圆旋。野客漱流时,杯粘落花片。

古仙坛

远山谁放烧,疑是坛边醺。仙人错下山,拍手坛边笑。

曲园先生曰:临平人所艳称者,惟宋僧道潜“藕花无数满汀洲”一句,至今以为美谈。乃读顾逋翁诗“侧径柳石藤,荔庵蓉榭足”,佐诗情画意者不一而是。沈《志》失收,东湖减色矣!

访邱员外丹

五月五日日亭午,独自骑驴入山坞。来到君家不见君,下驴倚杖叩君户。惊起山童开竹扉,黄犬摇尾衔人衣。试问先生往何处?



云入山中采紫薇。平明一去今未归,引我池中看钓矶。池中数个白鸥儿,见人惯后痴不飞。待君归来君未归,却复骑驴下翠微。

曲园先生曰:沈《记》于唐人赠邱丹诗悉录之,而失录此诗。按此诗见宋陈郁《藏一话腴》,云“邱本唐人,弃官学道于此,顾况之访”云云。有诗无题,姑据《话腴》题为《访邱员外丹》,未知原题云何也?

李绅 字公垂,润州无锡人。官至检校右仆射、平章事节度淮南,赠太尉。谥文肃。有诗文集四卷。

却到浙西

出杭州界,入苏州。八年浙西六郡灾旱,百姓饥殍,道路相望,米价翔贵。是岁,浙东大稔。因请出米五万斛,贱估以救浙西居人。诏下蒙允。是岁,王璠不奏饥旱,反怒邻境所救以为卖己,遂与王涯合计诬构罔上,奏陈米非官米,足私求利。及璠伏诛,蒙圣恩加察奸邪所罔。初入浙西苏州界,吴人以恤灾之惠,犹惧旌幡,留戒于迥野之处,不及城郭之所,则相率拜泣于舟楫前。是岁,卢周仁为苏州刺史。

临平水竭兼葭死,里社萧条旅馆秋。尝叹晋郊无乞籴,岂忘吴俗共分忧。野悲扬目称嗟食,林极翳桑顾所求。苛政尚存犹惕息,老人偷拜拥前舟。原注:“临平湖竭,乡人言人有饥患。是岁中,水竭鱼鸟皆死。”

大昌曰:旧史称李公于太和七年检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诗序云是岁浙东大稔,殆即太和八年。李公居浙东观察使任时也。出米救浙西居人之请,于民瘼惻然殊切。今读是诗,较诸元结之《舂陵行》、郑侠之《流民图》,犹仅及其所抚之畛域内也。



及公至宋、亳、汴、颍则秋旱，大蝗独不入境。浙东是岁大稔，得谓非公所致哉？

邱丹

奉使过石门观瀑

谢康乐，宋景平中为永嘉守，有《宿石门岩上》诗。余六代叔祖、梁中书侍郎，天监中有过《石门瀑布》诗，后亦为此郡。小子大历中奉使，窃有继作，虽不足克绍祖德，追踪昔贤，盖造奇怀感之志也。

溪上望悬泉，耿耿云中见。披榛上岩岫，峭壁正东面。千仞泻联珠，一潭喷飞霰。嵯漈满山响，坐觉炎氛变。照日类虹霓，从风似綃练。灵奇既天造，惜处穷海甸。吾祖昔登临，谢公亦游衍。王程惧淹泊，下磴空延眷。千里雷尚闻，峦回树葱蒨。此来共贱役，探讨愧前彦。永欲洗尘缨，终当惬此愿。

秋夕宿石门馆

暝从石门宿，摇落四岩空。潭月漾山足，天河泻涧中。杉松寒似雨，猿鸟夕惊风。独卧不成寝，苍然想谢公。

曲园先生曰：沈《记》因《邱丹集》不行于世，故虽不涉临平者亦录之。余读《全唐诗》又得二首，录补沈《记》之缺。

又曰：沈《记》以邱丹为临平人。考《全唐诗》云：“邱丹，苏州嘉兴人，诸暨令，历尚书郎。隐临平山。”则临平乃其流寓，而非土著也。其《湛长史草堂》一首，沈《记》已录之，而失其序。序云：“无锡县西郊七里有慧山寺，即宋司徒、右长史湛茂之别墅也。旧名历山，故南王刘铄有《过湛长史历山草堂》诗，湛有酬和。其文野而



兴,特以松石自怡,逍遥岑寂,终见止足之意,可谓当时高贤矣!至齐竟陵王友江淹亦有继作。余登兹山,以睹三篇列于石壁。仰览遗韵,若穆清风。遽访湛氏胄斋,山下犹有一二十族,得十三代孙,略观其谱书,笺墨尘蠹。年世虽邈,莹垄尚存。余披《宋史》,略不见其人,心每恻叹,悲夫斯也,而史缺书。然有其一篇,则为不朽矣。因复追缉六韵,以次三贤之末。时有释若水者,踪迹兹山。修念之余,凿嵌注壑,酺入诸界,无非金碧。钵唱之资,悉偿工费。是以道友邑僚,风玩嘉赏。呜呼!得非茂之之缘,果而阴鹭于上人。不然者,何竭虑之至耶?余圣唐山令臣也,屏居临平山墅亦有年矣。尝讽茂之篇句云‘衰废归邱樊,岁寒见松柏。不觉禅意超,散若在庐霍’之间矣。异时同归,犹茂之不忘也。嗟乎湛君,用刊岩石。俟后世之知我者,得不继之乎!贞元六年,岁在庚午,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御史邱丹志。”味其语意,亦止隐居临平,未必为临平人。至《石门观瀑》诗序,称“余六代叔祖、梁中书侍郎”,则邱迟也。《梁书》称邱迟为吴兴乌程人,是其先世又出吾湖矣。

又曰:观湛长史《草堂诗序》,未署“贞元六年,岁在庚午,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邱丹志”,此其官位可考者。沈《记》竟以为隐沦之士,亦失之。

刘威 会昌时人。

游东湖黄处士园林

偶向东湖更向东,数声鸡犬翠微中。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樵客出来山带雨,渔舟过去水生风。物情多与闲相称,所恨求安计不同。



周元瑞曰：王处士名佚，园林基址已就湮。今观刘诗，其芳躅高踪，犹可想见幽栖逸趣。

朱冲和 钱塘酒徒，与张祜同时。

遗临平监吏

三千里外布干戈，果得鲸鲵入网罗。今日宝刀无杀气，只缘君处受恩多。

吴庆坻曰：吴允嘉《武林耆旧录》亦载此诗君处作。君室所遗未知何人，而似讽似讥，其意旨颇脩远也。

宋

蔡襄 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官至端平殿学士。有《忠惠公文集》。

杭州临平华严寺西轩见芍药两枝， 追想吉祥院赏花，慨然有感，书呈苏才翁

原注“辛卯四月”。案：《秋碧堂帖》本“华严”作“精严”

吉祥亭下万千枝，看尽将开欲落时。却是双红有深意，故留春色缀人思。

烘帘微照自生光，吹面轻风与送香。谁把金刀收绝艳，醉红深浅上钗梁。

的的名花对酒樽，栏边沉醉月黄昏。今朝关外寻兰若，忽见孤芳欲断魂。案：“兰若”，《秋碧堂帖》本作“兰惹”。

沈汝谐 杭州人。官金部。



临平山

山势分明饮水鼃，孤峰西转郁嵯峨。不须探问山童药，且揖朝来爽气多。

丁立诚曰：《老学庵笔记》、《春渚纪闻》、《癸辛杂识》皆言临平山似驼。《咸淳临安志》载沈氏此诗作鼃不作驼。然以“负重则行远”，见陆游《入蜀记》。于蔡京筑塔为合作鼃，疑同音之讹。

李纲 字伯纪，邵武人。官至宰相。谥忠定。

初到临平见山

孤舟渺渺两山间，终日钩帘只看山。落日半衔霞未散，疏林渐暝鸟初还。凄凉离恨谁能寄，浩荡诗愁自莫删。赖有青山可人意，与君相对且开颜。

杨万里 字廷秀，吉水人。官至学士。谥文节。有《诚斋集》。

入长安闸

船入长安恰五更，归人都喜近临平。阴晴天色知何似，篷上惟闻扫雪声。

过临平

临平放目渺无涯，莲荡蘋汀不钉牌。雪后轻船四捞漉，断芦残荻总成柴。

人家点缀荻花林，水绕阶除雪湿襟。最是疏篱与修竹，脚根半入小河深。

大昌曰：以上皆载《朝天续集》，其时以銜命伴使客过临平，己酉冬日之作。以下皆次年庚戌，送使归程所作。



临平解舟

竹篱短短门小小，少年独立春风晓。柳芽缩爪尚怯寒，金粟斑斑满枝了。船过桥下桥绝高，波清深见一截篙。市人夹水争出看，无数渔舟避东岸。

泊舟临平

拂溪十点五点雨，縠纹织出团花缕。花头细大虽不匀，一花销时一花吐。北风卷云如卷帘，忽然收尽玉廉纤。天光却在水光下，天水镕作镜一奁。好山隔市望不见，只有清溪照人面。

临平泊舟

前窗向市下却帘，后窗临水开却门。岸头杨柳报春至，溪底云天随浪翻。隔溪数间草茅屋，绕屋千竿翠琼竹。三老鸣钲样舵楼，今宵又向临平宿。

过临平莲荡四首

莲荡层层镜样方，春来嫩玉斩新黄。角头一一张芦箔，不遣鱼虾过别塘。

莲荡中央劣露沙，上头更着野人家。篱边随处插垂柳，檐下小船索钓车。

朝来采藕夕来鱼，水种荷花岸种芦。寒浪落时分作荡，新流涨后合成湖。

人家星散水中央，十里芹羹菰饭香。想得熏风端午后，荷花世界柳丝乡。

王同曰：诚斋五诗，描写临平湖景物如绘。其地故多隐君子也。

范成大 字致能,吴人。官至学士。谥文穆。有《石湖集》。

临平佛日

帆掠枫桥意欲飞,西山云物远依依。回思客路岂非梦,乍听乡音真见归。旧事懒从年少问,故人稍觉坐中稀。不须更说桑榆晚,霜后鲈鱼也自肥。

大昌曰:沈《记》不录此诗,以枫桥非临平。然《万历志》既收,或有所据。况云“帆掠枫桥”,似是取道过枫桥而至临平,则枫桥不必属临平也。

临平道中

烟雨桃花夹岸栽,低低浑欲傍船来。石湖有此红千叶,前日春寒总未开。

高翥 字九万,余姚人。有《菊涧小集》。

过临平

征帆一似白鸥轻,起揭船篷看晓晴。梅子著花霜压岸,自披风帽过临平。

黄文雷 字希声,盱江人。有《看云小集》。

舟中四首_{录一}

临平山下道潜游,春半芦芽藕未抽。野水无情天更阔,不知何处是汀洲。

朱南杰 古徐人。有《学吟集》。





出嘉兴

舟出嘉禾五里城，僧楼山塔互峥嵘。酒旗密比随风舞，渔网横拖漾日晴。画舫贵人帆去稳，单衣游女著来轻。山歌已接长河堰，到得临平月又明。

许棐 字忱父，壶山人。有《梅屋诗稿》。

晚泊临平

晚卸风帆泊市桥，税亭民屋总萧条。秦封不到河边柳，送往迎来往枉折腰。

张景云曰：“秦封”二语，颇极抑郁之感，怨而不怒，有风人之致。

利登 字履道，号碧涧，金川人。有《骹稿》。

临平春日有怀

少年贱生理，嗜书强解事。长怀希南风，趋数惭北鄙。乾坤双鬓改，日月寸心死。誓从鹿豕游，乃复叨一第。两年三作别，云雾生马耳。临平二月春，花事归桃李。独寻处士梅，三肃湖边水。一官未得仕，畏首复畏尾。旁观未知羞，自愧已无地。悬知簪绂会，扰扰事万起。终当绿雾中，友彼乘龟子。南柯不世勋，仅足雄众蚁。

张良臣 字武子，大梁人。有《雪窗小集》。

过临平

儿时曾忆此登临，细说穷途有述征。四十九年蓬伯玉，月明人



静过临平。

黄复之 字幼张。

过临平

孤踪逐浪萍，几度过临平。人语水相应，帆移山倒行。鹭飞秋屿冷，虹饮晚川明。不是凭诗句，丹青写不成。

方岳 字巨山，号秋崖，祁门人。官至中秘书。有《秋崖小稿》。

观天井

雷斧何年凿翠成，老龙吟苦雪涛惊。霜晴未用为霖在，留与春蓑作太平。

大昌曰：沈《记》《细砺洞》诗注云：“其后为龙洞，为天井，旱未尝涸。而细砺洞又名旱洞，遇旱祈祷，拜祝投牒，即水涡盘旋，没入信宿，辄大雨。”故此诗及“龙吟”与“为霖”之语也。又乾隆《杭州府志》云：天井在临平山顶。据《咸淳志》：井大方阔约二丈，积水深八尺。虽旱，未尝涸。《仁和县志》云：又西山顶一泉，亦名天井，俱大旱不涸。

楼钥 字大防，鄞人。官至学士。谥宣献。有《攻媿集》。

宿佛日山

平生临平山，知诵藕花句。轻帆几来往，山色淡如故。宁知千万峰，中间著佳趣。萧萧苍髯翁，为指化城路。我来春正浓，天寒日将暮。云深钟呗鸣，自喜得胜具。缅怀玉局仙，老笔扫朝雾。玉笋俨相持，珠旒竟何所。惟余渥洼水，苍龙牙角露。人间翻覆手，



烈日变烟雨。俗子眩炎凉,三四错赋芋。道人笑视之,万化随所寓。深坐十笏地,一息了千虑。个中谁得知,幽鸟背人去。

赵希櫟 字谊夫,汴人。太祖九世孙。有《抱拙小稿》。

过临平

市井萧条景物非,居人犹号永和堤。春山十里斜阳树,漠漠残红杜宇啼。

游临平干洞水洞

两洞深如许,神龙此莫居。山空仙去久,路险客来初。风雨千年暗,云烟四壁虚。自揩岩石藓,闲把姓名书。

吴龙瀚 字式贤,歙人。有《古梅吟稿》。

晚舟过临平

烟钟唤起夕阳愁,淼淼临平春事幽。惟有风蒲爱吟客,岸边撩乱绾行舟。

牟巖 字献之,蜀人,徙居湖州。官大理卿。有《陵阳集》。

赠东皋讲师

飞锡曾闻五台去,云间瑞相是耶非。峨眉清现更奇绝,万里白头吾未归。

东皋何事字无功,讲罢应知万法空。时枕苕溪作归梦,临平一路藕花风。

汪元量 字大有,号水云,钱唐人。有《湖山类稿》、《水云集》。

吴江

吴江潮水化虫沙,两岸垂杨噪乱鸦。舟子鱼羹分宰相,路人麦饭进官家。莫思后事悲前事,且向天涯到海涯。回首尚怜西去路,临平山下有荷花。

元

揭傒斯 字曼硕,富州人。官至侍讲学士。谥文安。

黄鹤山听雨

元扃息深构,虚馆含余清。潇洒松下来,瑟缩花间鸣。遥兼夜柝警,细与寒更并。怀亲感离别,抚物愧生成。土思浩方殷,春声耿逾明。幸及朋知好,达此旦暮情。北展非穷辕,南山梦归耕。何言托豪素,聊与款平生。

陈基 字敬初,临海人。官经筵检讨。有《夷白斋稿》。

临平

浓露不见人,晨曦忽出岭。仓卒过临平,舟眠犹未醒。

次韵临平道中

杖策从军事战征,简书人畏汉章程。去年此日山前路,十万妖兵一鼓平。

方回 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官建德路总管。有《桐江续集》。

过临平镇

楼船载甲晓闻钲,知是何营将校行。百五十年兴废事,韩家军





马战临平。

大昌曰：临平为山水之窟，实往来冲要也。《浙江通志》：分防临平把总一员，外委千总一员，有马战兵三名，无马战兵十名，守兵七十名。驿传则桐扣司兵五名，赤岸、石目、莲花司各三名。国朝当重熙累洽，于乡镇兵制已备极其详。临平其亦岩疆也欤？

泊赤岸微晓

今年夏雨水，浙右岁事失。五月客杭城，市民几不粒。逮乎书云前，稍稍喜晴色。转手又不然，一雪二十日。岂止闾巷穷，大半缺衣食。我穷尤自笑，亦尝二千石。今如故将军，俗眼不见识。下舟北关埭，泥水何狼藉。离披一破伞，杌隉两败屐。俗谚雨夹雪，未易得休息。大雪复大雨，造物诘容詰。柁师所见赁，修广仅数尺。而我凡五人，卧处殊太窄。初过皋亭山，垂近临平驿。有酒二三壶，聊以慰仆厮。吁嗟岁云暮，何苦事行役。马援壮志已，阮籍穷途迫。永夜不复眠，孤篷滴复滴。天地岂不大，一叶寄兹夕。

后过临平

岸上频呼喝，船中极荡摇。倒桅将过市，落牵为逢桥。蟹簋非羲卦，渔榔即舜韶。客愁元历历，诗思亦飘飘。

过临平二首

临平山下泛归船，何必荷花五月天。记取五更霜□□，桂芳桥买小鱼鲜。

行在名存一梦醒，西湖路近亦长亭。陈桥驿与临平镇，兴废何人照汗青。

陈高 字子上，平阳人。官庆元路录事。有《不系舟渔集》。

夜泊临平山下有怀衍道原上人

泊舟临平下，月出湖水白。村墟警群吠，风林振伏翼。游子多愁思，仆夫倦行役。开尊欲自醉，对酒不能食。缅怀吴中游，讵念飘梗迹。衍公与吾谐，交谊比金石。别来遥相望，何以慰岑寂。暂营东去棹，即理西征屐。

吴景奎 字文可，兰溪人。有《药房樵唱》。

过临平

舟过临平后，青山一点无。大江吞两浙，平野入三吴。逆旅愁闻雁，行庖只脍鲈。风帆如借便，明日到姑苏。

癸未春，留钱唐巨可大家。六月，可大殁。

明年移家临平，余将东归，因赋此写怀

去年六月十五夜，月明渔浦看潮生。今年此夜对明月，凄凉池馆难为情。故人梦断知何处，生存华屋含风露。明朝家具载扁舟，又向临平山下住。忆昔故人邀我来，笑谈白日驱风雷。百年未半忽转烛，时移事改令人哀。我家金华北山北，堂上慈亲年八十。要知生死见交情，两载淹留归未得。孤儿有托女有归，余亦兴怀歌式微。悲来纵笔写情曲，九原杳杳心相知。

大昌曰：此诗非作于临平，然道义为交，悲深宿草，读之可以风世。淹留两载，至其子女有托有归，然后东返金华。景奎不负故人，而可久信能择友。录之，洵可为临平增重矣。

陈天锡 字载之。





临平书事

四月临平路，江莲未著花。春风随客棹，绿水护僧家。对酒邀新月，披襟挹彩霞。晚来堪画处，飞鹭下圆沙。

张观光 字直夫，东阳人。有《屏岩小稿》。

临平泊舟

客舟系缆柳阴傍，湖影侵蓬夜气凉。万顷波光摇月碎，一天风露藕花香。

丁立诚曰：《浙江通志·艺文》载此为黄庚作。案：黄庚《月屋漫稿》与《屏岩小稿》两集，诗皆同。为黄为张，莫考其实。如沈《记》汪藻《过临平》二首中，其一《别九霄路》一首，或又为陈与义诗，亦此例。惟此诗则《月屋漫稿》中所无，似应属张诗无疑。

鲜于枢 字伯机，渔阳人。官太常寺典簿。有《困学斋集》。

留题广严寺

送客临平古佛祠，闻公房里住多时。骊歌不见金闺彦，浊酒聊参玉版师。龙像雕零余故塔，蛟鼉断缺有残碑。藕花未发风蒲短，空咏参寥七字诗。

留题净慧壁

野醪醺发气熏然，睡起时惊雪入船。安得鸱夷三百乘，空令馋客口流涎。

净慧寺四绝

寂寂僧房半梦中，萧萧修竹四山风。惟应门外苍髯叟，解乱僊



州秃鬓翁。

晚雨才收日已西,石梁沙路净无泥。清泉泠泠千峰回,绿柳阴阴一鸟啼。

坏壁苍苍上绿苔,笼纱无复护尘埃。只应枉驾游山客,总为坡仙宝墨来。

学道当知髓与皮,圣门壶奥要探窥。十年来往临平道,争信山中有许奇。

又戏题广严僧房壁

几年门外策征骖,不料能来共一龕。壁上未须书岁月,褚河南是护伽蓝。

张辂 字行素,仁和人。有《联萼集》。

陪逯西皋入桐扣山家分租

桐扣湾头暂泊船,闲陪杖履过前川。好山深似愚公谷,古井犹存孝子泉。半绿半红霜后叶,轻云轻雨日斜天。田家苦受官租急,县吏推门夜不眠。

大昌曰:乾隆《杭州府志·寓贤门》引《西湖游览志》云:逯西皋不知其名,元左丞相鲁曾孙也,占籍钱塘。工文翰,有雅趣,仕行省都事,后弃官居西湖,与张舆为莫逆交。按:张舆,字行中,临平槎溪人,见《游览志余》。此张辂殆舆之昆季欤?又《艮山杂志》谓逯家亭即西皋旧居,与槎溪相去七里。又据《游览志余》,《两湖麈谈》谓:西皋本女真人,其先仕金、元之世也。

唐元 字长孺,号筠轩,歙人。官徽州路教授。



临平书怀,时汪谦甫同舟入杭秋试

临平寺前烟水昏,钟声隐隐摇山门。篙师系缆古松下,坐对月色波中翻。年光尽付旅琐琐,西风微动菰蒲根。居人灯火自喧杂,稍忆学语吾家孙。秋田已获粳米白,浮蛆老瓮山妻温。一钱不直客毡冷,出门大类三家村。平生心友喜在眼,襟期稍许中宵论。谁怜老气尚耿耿,跛鳖强逐南溟鲲。

明

陶宗仪 字九成,黄岩人。有《南村集》。

送叔明氏甥赵廷霖还黄鹤山

木叶萧萧小雨零,西风鼓棹晚潮生。江山形胜归图画,今古诗篇付品评。乘兴漫穷登眺乐,怀人不尽别离情。蕙帷黄鹤应无恙,此日归来思益清。

周致尧 初名棐,石门人。

临平道中寄京师诸友

云外群山绾翠螺,马蹄长是客中过。关河树色秋光近,驿路蝉声晚更多。千古心期空皓首,百年人事等沧波。自惭薄劣频趋走,几度因风想玉珂。

贝琼 字廷琚,号清江,崇德人。有《清江诗集》。

临平道中二首

落日临平路,连山尽向南。水声黄鹤寺,云气白龙潭。丧乱今谁在,幽奇昔屡探。湖边栖阁废,高柳与天参。

西施采莲处,所历已皆非。雁度轻阴去,人冲暝色归。甲兵随地满,烟火隔林微。赖有杯中物,历来为尔挥。

苏平 字秉衡,海宁人。有《雪溪渔唱集》。

寄凌氏兄弟

盐官城西多故家,钟鸣鼎食纷如麻。何如凌君好兄弟,孝义由来人所夸。伯子风流出人表,资禀天然富才藻。青山白石卧闲云,夜雨池塘梦芳草。仲君平生慕高洁,文彩风流更超绝。有时洗杯斟松泉,放浪烟霞励清节。白鸟忘机随飞影,万顷波光乐吾静。湖曲人传贺季真,山中共说陶弘景。倾盖相逢一倾倒,老去论心托交好。薛家三凤未为奇,荀氏八龙何足道。乘兴寻常过我游,兰舟夜泊清溪头。弹丝飞觞不知曙,洗我万斛胸中愁。为君高歌声激烈,醉击当筵唾壶缺。人生良会须尽欢,起舞花前醉明月。月落惟忧尊酒空,告归何事更匆匆。君家住近林塘路,如隔云山千万重。云山重重日延伫,几度相思渺烟树。美人不来劳我心,谁道相过不相遇。日暮归来见遗迹,满地落花春寂寂。新诗吟罢重踟蹰,一点临平望中碧。

东皋茅屋

原注:为凌乐耕赋

东家有楼高入云,飞梦画栋凌嚣尘。八窗洞开贮歌舞,明眸皓齿骄青春。西家倾资构华屋,峻宇雕墙耀人目。张筵结客皆豪英,横使黄金欢不足。何如乐耕老人住东墅,结屋诛茆蔽风雨。不施髹腹朴且坚,伐桑为枢行为户。潺湲流水青山绕,缥缈烟霞洞门小。好雨潜滋屋角花,东风不翦庭前草。神游鸿濛隘八区,日月为牖天为庐。有时抱膝发长啸,丈夫何用心烦纡。萝径萧萧远凡俗,





白石清池慰幽独。焚香林下抚枯桐，倚杖溪头看修竹。竹树参差覆绿阴，虚檐兀坐多清吟。吟成间作金石调，始觉下里徒哇淫。寒梅吹香落晴雪，偃息蓬窗自超越。床延高士画眠云，门掩山僧夜敲月。君不见黄金坞，膏火焚脐灭为土。又不见金谷楼，绿珠堕地令人愁。扬雄草亭甘寂寞，子渊陋巷能忘忧。多君平生有高趣，小隐湖山最深处。松下胎禽喜客来，苑中啼鸟留春住。殷勤致书索我歌，我才蹇劣将如何。便欲造君湖上之烟萝，为君满酌金叵罗。酒酣击节歌一曲，碧云不动高嵯峨。人间小小富贵不足数，芳名耿耿永不磨。兴来更招采芝叟，与君高卧山之阿。

渔乐为凌醉雪赋

梅坡先生隐者流，万事不理心悠悠。扁舟一叶载孤兴，放浪形骸随所游。有时垂纶钓沧海，坐看桑田几回改。船头明月还自来，篷底清风不须买。有时扬舲鼎湖曲，一棹夷犹泛晴绿。荡漾玻璃万顷秋，独向中流濯吾足。有时棹入桃花溪，花红万树迷东西。碧巘参差彩鸾舞，丹崖壁立哀猿啼。猿啼数声洞门晓，洞里仙家隔烟小。望中疑有避秦人，回首余音还杳杳。有时鼓枻沧江里，蹴踏惊涛弄云水。憔悴那逢楚大夫，风流不见玄真子。长占烟波养高志，拍塞胸中浩然气。静对青山远世情，闲寻白鸟忘机事。绿蓑青笠芰荷衣，笔床茶灶相因依。却嫌鲂鲤登盘细，翻怪鲸鳌堕钓肥。会稽之樵以为友，浩歌沧浪对尊酒。酒酣横笛声呜呜，水底潜蛟作龙吼。余音飞空山石裂，夜犯冯夷水晶阙。归来毛骨犹凜然，拥蓑高卧空山雪。君不见严子陵，桐江遁迹鸥为盟。汉廷物色动星象，千载万载垂休名。又不见师尚父，屠钓生涯自容与。一朝西伯载后车，勋业封齐耀今古。我亦东溟一钓徒，钓竿随处拂珊瑚。侧身天



地鸿濛外,笑傲云山太古初。知君自是江湖客,拟结同心乐清适。
直钩有待得天璜,未必终身老川泽。

答凌氏叔侄

少年负奇气,挟策游上京。仙家十二楼五城,翱翔欲上青云行。致君尧舜岂无术,黼黻治化跻咸宁。虎豹九关不可入,胸中垒
磈何由平。自古盐车困骥驥,世无伯乐徒长鸣。皋比独拥长安市,
执经问难皆豪英。笑谈往往唾珠玉,挥毫落纸烟纵横。低头不肯
揖权势,五侯七贵争相迎。朝从许史看花发,暮过金张醉月明。生
前且尽盈尊酒,身外何须万古名。登楼慷慨同王粲,傲世疏狂陋祢衡。
眼看世路悠悠者,视之不若浮云轻。拂衣归来无负郭,独向青
山伴猿鹤。黄金挥尽故旧欢,陋巷箪瓢以为乐。鲁人犹自小东邱,
末俗那堪振文铎。古道衣冠不复存,乡里遗风日萧索。世人视我
同众人,惟君叔侄最相亲。平生倾倒情偏厚,十载论文意独真。山
中茆屋谈诗久,溪上兰桡载酒频。心事共知同管鲍,世情谁复似雷
陈。乘兴扁舟五湖里,为忆天涯旧知己。放歌遥上吴王台,怀古因
过子游里。子游去矣俗尚淳,始识南州有高士。绛帐殷勤为我留,
日日归心逐流水。回首何为在离别,千里书来动愁绝。秋清老桂
悬古香,岁晚贞松见奇节。秋风江海赋归来,我欲林泉访高洁。一
丝湖曲钓沧波,半榻空山卧深雪。

酬醉雪松泉

一别青山会面稀,望中烟树转依微。闲庭暮雨林花落,老圃春
香药草肥。鸥鸟忽随深水去,鹤群长伴白云飞。鼎湖久负兰舟约,
几度孤吟对夕晖。

答凌乐耕

浪迹江湖兴倍赊,云林随处醉烟霞。池塘有梦生春草,梅柳多



情变岁华。白社题诗怀靖节，青山载酒忆侯巴。几回翘首临平路，远树微茫隔海涯。

与凌乐耕九日登湖山，归途有作

九日登高兴倍赊，扁舟江上又还家。皋亭夜月孤村酒，桐扣秋风两岸花。慷慨不须悲白发，风流犹记醉乌纱。重经湖曲论交地，今对青山到日斜。

重过松泉故居

中天不见少微星，尘世那闻有独醒。觅句谁临松下石，草玄空掩竹间亭。白云幽谷人何在，落日孤坟草又青。林馆重来应有感，数声猿鹤若为听。

鼎湖夜月 原注：褚无量读书处

湖上涓涓月色浮，无穷清景满沧洲。光摇波浪孤轮夜，影落山河一镜秋。寄迹书堆人已去，放歌赤壁客同游。姮娥自是多情物，时遣余辉照彩舟。

释良琦 字元璞，吴人。兴教寺僧。

过临平山

临平山高出云雾，下有澄江带枫树。烟中渔父叩舷来，竹里樵儿唱歌去。客行轻帆如鹭翰，南风小雨生朝寒。荷花浮雨照征袂，碧岚白云当饭盘。昔人经过诗句好，我不能诗空自老。客路青山不及登，红尘明日钱唐道。

丁立诚曰：良琦住天平之龙门，又主携李之兴教寺。杨廉夫称琦公既究禅理，兼通儒学，能诗其余技耳。朱竹垞选《明诗综》，列其名。



聂大年 字寿卿,临川人。官仁和学官。有《东轩集》。

过临平游安隐寺,追次东坡先生韵

临平山下前朝寺,流水桃花尚宛然。禅宇静依青嶂月,塔砖犹记赤乌年。欲从社里寻陶令,谁识僧中有浪仙。安得尽抛尘世事,竹炉敲火煮山泉。

次海昌凌祯韵

何处重寻避暑宫,残山剩水怅无穷。更怜故旧凋零后,谁与林泉啸咏同。诗好未酬青玉案,酒香期醉碧荷筒。鼎湖万顷鸥波净,兴在沧洲一曲中。

丁立诚曰:苏秉衡诗赠凌氏兄弟叔侄,曰醉雪子、松泉子、乐耕。据《游湖赋》,醉雪子则号孟通矣。又据《隐居赋》,号伯祺者,疑即乐耕也。聂君与秉衡同时。此称凌祯者,未知即秉衡所称三凌否?临平多贤,于此益见。

史鉴 字明古,号西村,吴江人。有《西村集》。

凌平羽要游临平湖之读书堆,呈在席诸君子

无量声光已陆沉,书堆犹得住湖心。山衔落日天将暝,人鉴寒潭水尚深。开塞旧闻关治乱,羁游今幸与登临。明年拟趁桃花入,只恐仙源未易寻。

题仲彦晖扇上梅花录一

鉴之交于彦晖先生也晚。然中间出处离合不相见者,已七十二甲子矣。庚戌之秋,重会于钱唐僧舍。先生以画梅花扇面索题,因借为喻,赋五绝句以复之。是岁九月二十八日也。



东风催去别同盟，梦里逢华作送行。无奈鸡声忽惊觉，晓霜残月过临平。

吴宽 字原博，长洲人。成化壬辰赐进士第一。累官至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定。有《匏翁家藏集》。

送马庭简赴福宁州判

胸中贮书十万篇，清诗妙墨皆堪传。平生知己有我在，当世几人如子贤。向来六馆同周旋，石城风月仍年年。青袍徒步赴铨选，白日旅舍穷残编。年余五十得州佐，差胜抱关并乘田。眉间乃有毛义喜，便道得过庭闱前。上堂捧酒拜家庆，纡朱曳玉何须怜。秋尽黄花开未全，小春想见江南天。临平山中乐三月，雪晴好泛闽江船。

大昌曰：马公为临平人，见嘉靖《仁和县志》云：字从简。与此少异。又谓选授兴化同知，不及福宁。惟乾隆《杭州府志》作福宁。今以此诗证之，则系先授福宁同知，故其墓题“兴化同知马迪墓”。亦殆以后任题之欤？

释戒襄 字子成，号平野。海盐天宁寺僧。有《平野集》。

长安坝上河道中

三月临平山下宿，沙棠一舟帆数幅。清晨鼓柁看山行，两岸垂杨春水绿。岸上人家挂酒旗，几树桃花映修竹。路人问我将何之，我欲寻师向天目。

丁养浩 字西轩，仁和人。成化丁未进士，官云南布政使。有

《效唐集》。

游临平山

一声山鸟催人起，几处佳宾作队行。直上山头瞻北阙，更于天际问苍瀛。云拖宿雨孤峰暝，柳挟青烟两岸清。欲共坡仙吹玉笛，还从陆羽问安平。

景星观

蹑屐登邱山，灵雨随风来。阴云翳白日，长途静氛埃。琳宫敞华宴，良朋惬素怀。驾言息尘鞅，老大且衔杯。

临平管羽士画菜

南园春足雨，土脉发膏腴。虽无调羹味，终拟入天厨。

送姜雄归临平

两年从事客京华，几度曾还梦里家。无地可消今日恨，有情空对异乡花。可怜尘事如秋月，却笑浮生似海槎。我亦欲归归未得，与君吟罢泪横斜。

卓明卿 字徵父，仁和人。官光禄寺珍馐署正。有《卓光禄集》。

游安平泉

结契忻兹游，寻山惬夙慕。拨棹溯洄溪，拄策纵遐步。沿径入窅窕，忽见石幢路。泉当废寺门，斟饮元灵露。寥寥异代流，脉脉空岩赴。爽气临清秋，凉飔发高树。寒蛩吟荒壁，乱筱莽回互。畴昔作者谁，欷歔黯四顾。余生本靡营，触目辄成趣。白日既不停，金丹信多误。禽尚性所惬，元谈托衷素。愿言还故区，去来了





无住。

华严寺石洞

已著登山屐，凌里宿雾收。径深千树合，洞古片云留。白日寒犹薄，阴崖水自流。老僧西域至，趺坐对浮沲。

许璚姬 临平人。钱暘继室。

新月

三星明灿烂，一仰一钩金。似我深闺里，春来夜夜心。

曲园先生曰：明都穆都公《谈纂》云：浙江人钱知县暘继室许氏，临平人，名璚姬，善词翰。尝有绝句“鹊噪未为吉，鸦鸣岂是凶。人生吉凶事，不在鸟声中”及《新月》诗云云。沈氏《诗记》所收，竟无闺秀，殊为阙典。得此补之，庶使人知曹夫人《藕花图》后，又有此林下风也。

又曰：国朝褚人获《坚瓠集》载：教东谷英一日山行，午饭农家。见壁上四绝句，意甚警策。或曰晦翁诗也。其第一首即“鹊噪未为吉”四句；其二曰：“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足，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贵，龟亡为壳灵。不如无用物，安乐过平生。”其四曰：“雀啄复四顾，燕寝无二心。量大福亦大，机深祸亦深。”则《谈纂》所载许璚姬绝句，颇有可疑。其《新月》一首，自是闺人口吻，可无疑也。

释明秀 字雪江，号石门子，海盐人。居胜果寺。有《雪江集》。

泛舟至桐口

路转青村合，山连亦岸斜。夕阳飞燕子，茆屋落桐花。晚墅闻



孤笛,轻舟搁浅沙。前峰望不见,林暝欲栖鸦。

大昌曰:桐扣,此作桐口,音之讹也。周益公题《跋》云:“桐扣”以张华得名,俗云“同口”,非也。《郭北三山志》云:南宋时,俗讹“桐扣”为“同口”。益公《南归录》亦言之。而《宋史·河渠志》载:政和时,张阁奏言,潮薄岩门白石,北距赤岸甌口止二十里。则北宋又尝讹“甌口”也。曹氏《名胜》作“桐扣”。雪江此诗又作“桐口”,皆属讹文。

沈谦 字去矜,仁和人。有《东江集钞》。

灵泉井

海滨皆斥卤,远汲瓶自携。争水若醍醐,一石五斗泥。口燥时荷荷,怅然心烦迷。月公汤休徒,邀我寻招提。东逾赤土岭,石理如虹霓。山回野寺出,列柏自成蹊。灵泉凝玉膏,阴窞风凄凄。古德昔应兆,香美孰与齐。一泓沸未已,幸不为涔蹄。安平若翻雪,远隔浮云西。系思岂勺水,掩面增酸嘶。

许仁杰曰:灵泉之名,志乘未见。东江著于歌咏,殆犹冰谷泉名之烂于绍孔也。诗中云“安平若翻雪,远隔浮云西”,则此井乃在安平泉东。诗首句言及海滨,亦以其在东言也。

铸钟词

安平寺前人如林,洪钟高峙青山岑。百夫并力大风急,江潮夜吼苍龙吟。须臾火举若鸣鼓,铜精上结为白虎。山亭蔼蔼紫雾横,沙树萧萧绿云吐。扶炉液走如长虹,鲁般公输用力同。灵芝大鹤炫奇色,嵒嵒惊睹燕支红。丹梯巖嵒凌飞阁,辘轳千盘鸣铁索。一声尽识江南晓,落月疏星噪寒鹊。



石鼓亭晚步

野岸愁行客，危亭噪落鸦。川虹愁抱日，山鬼夜迷花。塔古琅
铛语，碑残屐趺斜。桐鱼焉可识，博物愧张华。

同张氏兄弟登临平山

凭高试一临，绝壁俯千寻。落日山水澹，浮云天地阴。萧条望
古道，忼慷起愁心。不遇张华赏，谁知石鼓音。

同潘美含鼎湖眺望

步履经村坞，同行复有君。湖晴常抱雨，山翠不关云。渔浦褰
裳过，农谣隔水闻。何当成小筑，散发远尘氛。

孟姜泉精舍

小筑堪幽憩，残僧解送迎。云来金像湿，霜降石泉清。苦茗添
诗兴，寒花乱旅情。坐深迷去住，松月露微明。

杨振镐曰：《志》称泉在临平镇西一里，许家庄东。有孟、姜二
姓同居，故以名泉。然以湖称西子例之，诗云“彼美孟姜”，或称其
泉之美也。

自安隐东山至大慈院作

背寺寻归路，藤花岸葛巾。松青云护佛，山黑雨随人。涉涧泉
声苦，穿沙药草新。翻令山兴熟，顿欲买东邻。

平泉小集

乘服旃林集，晴秋秋可怜。竹凉摇断壑，花雨沸清泉。世事看
云坐，禅心枕石眠。尘容堪洗濯，对此欲忘年。

九日风雨登广严寺楼

古刹开西镇，登游已暮钟。殿秋鸣怖鸽，湖雨截归龙。镜里霜

初得，樽前菊再逢。湿云飞不尽，目断最高峰。

安隐渡河即事

古寺鸣钟晚，辉辉塔日斜。溃堤时避水，改路恰逢花。小艇鱼争跃，春衣酒更赊。胜游君自惜，随意宿山家。

月华庵访石公不遇

双树疑无路，千峰自掩关。杯浮出远浪，灯晓宿春山。礼塔诸天静，鸣钟丈室间。探幽须异日，坐称不知还。

安隐暮归即景

东麓吾归路，空林暮色幽。竹晴犹带雨，山响忽兼秋。僻性耽佳句，无心得胜游。后栖鸦万点，磔磔噪荒丘。

题云涛法师泉眼

云公卓锡地，泉脉沸南峰。洁并高人爱，香堪古佛供。路幽开万竹，夜黑吼双龙。滚滚疑翻雪，寒声乱暝钟。

集鼎湖精舍

胜游不觉远，精舍傍重湖。霜冷蒹葭落，天高雁鹜呼。息心尊尔佛，遣兴得吾徒。实鼎今何在，光辉定有无。

登虾蟆峰吊胡侍御墓

乌石拥千寻，寂寥双涧深。昔人埋骨化，石马在空林。野日惨无色，天风时一吟。吾生何不乐，瞑立看归禽。

孙礼煜曰：虾，《武林梵志》作蛤。云峰在临平山西，安隐寺东。以形似蛤蟆为名。胡侍御，未详何名及时代。

答归安吴旦生游安平泉见赠

吴兴才子惜华年，惠我新诗又几篇。彩笔千人看白雪，珠林百





道泻红泉。卧当台殿清钟断，行伴渔樵落日偏。莫谓子期今世少，
如君流水最堪怜。

新桥

一岁屡经此，归舟已暮鸦。童山当驿路，野火入人家。尘网心
原苦，田居兴倍赊。自今远城市，吾病久烟霞。

张尔嘉曰：《乾隆府志》：五云星桥在临平安隐寺西五里，俗呼
新桥。桥刻“五云”字。此跨塘河大桥。

长桥宴集观荷

小宴喜君同，高粱烟霭中。路沾秋露重，月照夜潭空。青雀停
兰桨，金壶注碧筒。拥钩鱼不上，时戏叶西东。

大昌曰：《乾隆府志》：长桥在临平镇西、安隐寺南港口。

出鹤峰憩留月泉

精蓝春已半，物外恣盘桓。壁峭云应凝，泉幽月更寒。煮茶燃
野竹，脱帽坐风湍。底事忘归去，深知行路难。

晚过广严寺悼马侯玉

孤馆重经菊已残，娑娑双树倚禅关。鸿偏向北时逢雪，日欲沈
西故满山。此地论诗真死别，几人流寓得生还。怜君面上三年土，
吹过青霜草色斑。

过冰谷泉寻郭伯翼太学山舟故址

太学荒园野渚滨，草花零落又逢春。溪田茅屋皆新主，水色山
光见古人。隔世鹤形终自化，盛时龙性亦难驯。我来徒倚空挥泪，
头白衣缁愧隐沦。

月华寺同洪思昉作

古殿崩摧遍白茅，雨淋龙象尚咆哮。客心日晚惊狐火，佛髻年

深戴鸽巢。寂寞尘沙悲世远，苍茫云雪待春交。瞻乌接翅归飞急，
匝地藤枝罨竹梢。

晚同毛稚黄游景星观

峨峨仙观倚层丘，重过真成汗漫游。瑶草不知经日晚，乳泉常
抱碧山流。烟寒虎守千年药，客久人惊五月裘。名在石台君不忝，
夜深笙鹤正堪留。

徐子大寄《鼎湖雪泛》诗，遥有此答

岭梅香动腊初残，仙侣移舟兴未阑。雪后玉笙偏爱暖，月中貂
锦不知寒。书来两地空相忆，赋就何时许并看。舒国风流谁继武，
古台烟草日波澜。

夏日游景星观

蒸暑耽林樾，凌晨叩蕊宫。五烟青嶂里，三洞白云中。鼎峙存
金虎，花深引玉童。飞梁时洒雪，阴井欲生虹。息踵思还秘，忘形
道始崇。即如逢赤斧，奚更访崆峒。沙茗瓿中绿，盆荷枕畔红。尘
嚣从此涤，台殿满灵风。

同徐袭祥、鲍芝蕃集鼎湖精舍

携杖堪逃暑，精蓝宿雨霑。穷途同阮籍，高兴且陶潜。方外心
常惬，人中礼不嫌。荷香元抱枕，竹翠欲遮帘。野鸭双双没，遥峰
个个尖。病因忧岁晚，贫不悔官廉。菹笋随时供，摇蒲尽日淹。客
怀怨白眼，僧腊验霜髯。湖水常参酒，园梅少著盐。谈空发深省，
落日兴逾添。

潘公闾观涨

雷震西山裂，官河水沸腾。鱼跳如滚雪，半夜集船灯。





山晓禅师至佛日过访有赠

都门昔日演三车,来看江城雪后花。松树渐能过碧殿,乳泉依旧绕金沙。行逢胜地还宜住,病觉浮生亦有涯。石鼓千年今更扣,何须博物待张华。原注:佛日有石鼓师,蜀人也。

临平竹枝词

临平山上草萋萋,临平山下日色低。儿童莫打慈乌去,正是丁家莫上啼。原注:山西有丁兰母墓。

安平冰谷水悠悠,不管伤心日夜流。那得双泉俱变酒,将他浇尽古今愁。

大昌曰:《东江集钞》王丹麓《北墅竹枝词序》:“予家野东北五十里有临平湖,亦撰二十篇。虽不敢附于丹麓之所作,然首咏丁兰,次韩蕲王,若有同心。今集中只此二首,其一正咏丁兰,未知是否即所云之二十篇也?”

新晴同钟师夏过安隐寺

西郊春雨歇,古寺况幽期。白发悲行乐,青山厌乱离。泉香僧茗熟,石立径花垂。不谓风尘里,悠悠共采芝。

丁立诚曰:此诗见东江手书诗卷。吴氏《杭郡诗辑·小传》载诗卷自跋云:庚寅四月二十三日,四鼓过寒山,晓月映塔,流尸触船。余披衣起视,悲怆欲绝。流离之苦,大略可见。天明因录本年五言律四十四首,聊以当哭。余体不及备书,缘警悸颤掉,笔势欹斜,不足观也。以《东江集》检对三十七首未刊入集,今就录二十首。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云:是卷藏塘栖金氏曲园先生《宾萌外集》。沈东江手卷记略云:雨香金丈既切梓桑之敬,兼深文字之缘,重付装池,广求椽笔云云。庚辛两劫,此卷存否不可知矣。此

诗则吴氏所录二十篇中之一也，余十七首更不可复得焉。

附词

宋

吴文英 字君特，号梦窗，庆元人。有《梦窗稿》。

赠藕花洲^{声声慢}

六铢衣细，一叶舟轻，黄芦堪笑浮槎。何处汀洲云烂，锦浪无涯。秋姿淡，凝水色艳，真香不染春华。笑归去，傍金波开户，翠屋为家。回首红妆青镜与，一川平绿，五月晴霞。赧玉杯中，西风不到窗纱。端的旧游深意，料采菱新曲羞夸。秋潋潋，对年年，人胜如花。

葛立方 字常之，丹阳人。有《归愚集》。

七夕游莲荡作^{多丽}

破波光如镜，三翼轻舟。对雨余重岩叠嶂，何妨影堕清流。望芙蕖渺然，如海张云锦，掩映汀洲。出水奇姿，凌波艳态，眼看一叶弄新秋。恍疑是，金沙池内，玉井认峰头。花深处，田田叶底，鱼戏龟游。正微凉，西风初度，一弯斜月如钩。想天津鹊桥将驾，看宝奁珠钿初抽。晒腹何堪，穿针无绪，不如溪上少淹留。竞笑语，追寻惟有，沉醉可忘忧。一声檀板，惊起沙鸥。

大昌曰：《郭北三山志》云：莲荡，见杨诚斋诗及葛立方词，即临平一隅所谓藕花洲者。今检归愚词，不署“临平”二字。而词中有云“金沙池内”，即《梦粱录》所称金沙泉也。词属赋临平无疑。





汪元量

吴江秋夜 满江红

一个兰舟,双桂桨,顺流东去。但满目,银光万顷,凄其风露。
渔火已归鸿雁汉,棹歌更在鸳鸯浦。渐夜深,芦叶冷飕飕,临平路。
吹铁笛,鸣金鼓。丝玉脍,倾香醕。且浩歌痛饮,藕花深处。
秋水长天迷远望,晓风残月空凝伫。问人间今夕是何年,清如许。

明

沈谦

月夜泛临平湖 宝鼎见

烟涛暗拥,远岫微露,深幽无极。谁忽把纤阿推上,皓彩围圜
生几席。吹锦烛,正徐开画舫,莫奏中流哀笛。喜寂莫,鱼龙夜静,
上不水天俱碧。宝鼎今日,犹争唱赤乌,人尽去无迹。欢尔汝一杯
相劝,青盖如烟何处觅。 唤不醒,醉临春千尺。降作佛奴何
益。便痛剪娇娇云髻,怎救胭脂狼藉。词客,为欢且游赏,漫辞涓
滴。羨沙边鸥鹭,不管人间今昔。露下翠幕轻寒,隔山玉颊无力。
拥绣被,早是鸡鸣斗柄,垂垂堪摘。

临平记续补遗

唐睿宗皇帝文明元年，重修华严院复旧额。咸淳《临安志》。

大昌曰：睿宗嗣中宗，二月立。建国号曰“文明”。至九月，武后称制，遂改元光宅。志称文明间实元年也。

僖宗皇帝中和四年，建慈孝院于永和乡。咸淳《临安志》：广慈尼院在永和乡，中和四年建。元系慈孝院，治平二年改今额。

晋高祖皇帝天福三年，吴越王钱元瓘建罗汉院于丁山。咸淳《临安志》。

七年，僧处齐居赤岸众善寺。咸淳《临安志》：崇善寺，天福七年僧处齐建。旧名众善，治平二年改今额。

大昌曰：众善寺之建，已见沈《记》。惟称钱王不及处齐，或处齐募建，或建之以居处齐，均未可知。今补录处齐之居于是，以存其僧。

沈夏聚众于临平山下。《吴越备史》：沈夏，海盐人。性凶暴，以得众七千余人，聚于临平山下。择幼弱者尽杀之，惟留三千余人。经往嘉兴劫吴公，约同入海为剽，所图无成，始复归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建莲花院于永和乡。咸淳《临安志》。

大昌曰:范光《莲花院井记》已入补遗,兹补述建院年月。

仁宗皇帝皇祐三年,郡守蔡襄延僧契嵩居佛日山数年,复入于灵隐。《鐔津集》:受佛日山请,先状上蔡君谟侍郎: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远赍笺疏并帖四道,就润州请召某往净慧禅院住持。今月二十日,于登云禅寺已恭受钧命讫。伏念某道德虚薄,器识浮浅,当预大赐,实为忝窃。然而教法衰弊,缁侣隳怠,斯盖侍郎念西圣付托之意,特欲振起颓风,曲采庸声,授以师位,词疏婉雅,宏奖勤重,惟恐不胜所举,尘累高明,且愧且幸。卑情无任惶恐,感激之至。谨具状上谢。又《赴佛日请起程申状》: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净慧禅院住持,祇荷恩辉,岂任感激。即今月初五日已起离润州,参见在即,谨具状申闻。《佛祖统载》:数年复入灵隐。

大昌曰:沈《记》书熙宁四年佛日僧契嵩卒,而契嵩何时入佛日、何时出佛日,均未之详。不知其卒则在灵隐也。

佛日僧契嵩撰《鐔津集》、《定祖图》、《嘉祐集》,凡百有余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鐔津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释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灵,滕州鐔津人。庆历间居杭州灵隐寺。皇祐间入京师。两作万言书上之。仁宗赐号明教大师。寻还山而卒。契嵩博通内典,而不自参悟其义谛,乃恃气求胜,哓哓然与儒者争。尝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一贯,以与当时辟佛者抗。又作《非韩论》三十篇,以力诋韩愈。又作《论原》四



十篇,反覆强辨,务欲援儒入墨,以儒理论之,固为偏驳。即以彼法论之,亦嗔痴之念太重,非所谓解脱缠缚,空种种人我相者。第就文论文,则笔力雄伟,论端锋起,实能自畅其说,亦缁徒之健于文者也。是编为明弘治己未嘉兴僧如奄所刊,凡文十九卷,诗二卷,附他人所序赞诗题疏一卷。卷首有陈舜俞所撰《行业记》,称契所著自定,《祖图》而下为《嘉祐集》、《治平集》凡百余卷,盖兼宗门语录言之,此集仅载诗文,故止有此数。王士稹《居易录》称其诗多秀句,而云集止十三卷,是篇帙更少,不及此本之完备矣。

大昌曰:沈《记》载僧契嵩著《辅教篇》,其余皆未之及。

神宗皇帝庆历中,赐契嵩所著书入藏。《灵隐寺志》:庆历中,丞相韩琦、参政欧阳修权知开封府,王素赐契嵩所著书入藏。中书劄子有官銜字押。

英宗皇帝治平二年,改丁山罗汉院为明觉院。咸淳《临安志》。

大昌曰:明觉院之在佛日者,为钱王元瓘建。见《咸淳志》,沈《记》录之。此则在永和乡丁山,旧称罗汉院与佛日之明觉,虽建于一时,而实非一寺。

移武林门内翠峰寺于槎渡村,改额曰宝界。嘉靖《仁和县志》。

僧辩《咏临平石桥湖石鼓湖》。淳祐《临安志》:石桥湖在仁和县之临平镇西。永和乡僧辩诗:“石梁跨古道,湖水接长津。漾舫春山下,清风起白蘋。”石鼓湖在仁和桐叩山下。晋时石鼓出于岸,故名。《寄老轩僧辩诗》:“平湖空有浪,石鼓岂无声。若遇张华出,



桐鱼叩必鸣。”

哲宗皇帝绍圣三年二月五日,张绶、邹浩、陈瓘、赵士唼等入临平佛日谒天衣塔。咸淳《临安志》:绍圣丙子二月五日□岷子履志,完莹中明远,坦然□□瞻礼怀禅师塔,时赴南昌郡。

高宗皇帝绍兴六年,僧慧文募重建龙兴院。咸淳《临安志》。

大昌曰:沈《记》:六年改妙华庵为龙兴寺。然唐景龙间已有卢季询碑,则龙兴非始自绍兴。昔曾疑其非一寺,据此则龙兴寺为妙华庵所改,而院则重建也。

绍兴间,设行在赡军激赏小酒库于临平镇市。咸淳《临安志》。

大昌曰:沈《记》、《诗记》瓶山注云:宋时沽官酒处,考南宋背崙军崙酒瓶,用以赡军,故积瓶成山,若沽卖处,未必有如许瓶积也。

十二年,韦太后至临平问岳武穆王。《七修类稿》:韦太后北归至临平,因问:何不见大小眼将军耶?人曰:岳飞死狱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终身在官道服也。

大昌曰:沈《记》于韩世忠之谒太后于临平,则具载之至此问,实尤重焉。

孝宗皇帝淳熙五年三月十日,颍川韩元象跋东坡佛日题名。咸淳《临安志》载《跋》云:元象备数知仁和之三月,以公事过临平。闻桐叩佛日寺有东坡先生留题,肩輿往观焉。字在法堂东壁。盖熙宁七年先生倅杭日,太守陈公自杭守来,先生与诸公会别于寺所



题也。先生其年三十九岁，熙宁甲寅距今淳熙戊戌，又百有五年。堂宇日坏，壁且摧剥，字将缺蚀，可为叹惜。因命工摹勒而移之石，庶几可以永其传。淳熙五年三月十日，奉议郎、知仁和县事颍川韩元象题。

大昌曰：东坡佛日题名，僧慧举募丐县公勒之石，见范石湖淳熙四年十二月跋语。所称县公，即韩元象也。石湖跋已录于补遗，兹复续得韩跋，亟续录。惟此跋称淳熙五年三月，盖勒成后乃有斯跋也。

孝宗皇帝乾道四年，僧思梵卒，赐圆通大师。《两浙名贤外录》：思梵，临平人。姓湛氏。离俗后，精研禅趣，住觉悟十年，宗风大振。后退处西山归云庵，闭门著书。尝以经疏、语录、禅教之旨合钞之，名曰《会宗》。乾道四年示寂，赐号圆通大师。

大昌曰：沈《记》载：思梵居临平，引《莲宗宝笈》。其卒年则未之及，例以元览契嵩当补录之。

资禅师在临平胜因寺。《两浙名贤外录》：宋资禅师不知何许人。为育王连公法嗣，住临平。胜因僧问：知师父囊中宝，今日当场略借看。资曰：方圆无内外，丑拙任君嫌。曰：心月孤圆，光含万象。资曰：莫将黄叶作真金。问：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从何而得？资曰：龌汉。乃曰：若论此事，如日月丽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见，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当人障隔。若论祖师，正令拟议，千差直须打透金锁元关，一任纵横妙用。后不知所终。

吴文英题《醉落魄》词于藕花洲尼扇。《梦窗丁稿》：《藕花洲尼



扇·醉落魄》词：“春温红玉纤衣学，剪娇鸦绿夜香烧。短银屏烛偷堕金钱，重把寸心卜。翠深不碍鸳鸯宿，谁记当时典青山，南畔红云，一叶波心，明灭淡妆束。”

大昌曰：《志雅堂杂钞》及《研北杂志》均载明因尼站事以涉猥琐，弃之弗录。读《梦窗词》得此阙颇绮靡可诵。厉樊榭《南宋杂事诗》有云：“清修尼寺静焚香，传是宫中赐宝坊。还有藕花洲畔女，翠深不碍宿鸳鸯。”即咏此也。《樊榭山房集·游明因寺》诗云：“明眸不教二相堕，幻质能教八敬修。”末云：“枝头批颊尽情啼，声声似奏无弦曲。”皆具微旨。

嘉定八年，吴兴沈氏建寿昌院。《成化府志》载元照磨段天祐《寿昌院记》：去杭邑东北五十里，有渚水入临平湖。湖之东有兰若，曰寿昌院。宋嘉定乙亥，吴兴沈八居士者，与其弟贻始即湖之津度隙地，积土为陲，筑堤以捍水之入，卓屠苏以奉佛。兄弟攻苦刻厉，躬耕自给，日诵佛书。久稍优裕，荐加缀葺。兄弟皆八十余卒。僧满继之，尤务勤俭，始大其规。置田以亩计者三千。徒众既繁，遂改名焉。满八十四卒。今永昌继之。由昌及贻，愈益增拓。堂殿库庾，故者新之，缺者足之，隘者改徙而充之，院至是遂大备。自八居士兄弟以降，主院者取其犹子迭为之贻之。犹子曰：志宝志饶，是当以次嗣主者。宝间以事状来求记，且致贻之言曰：“是院自经始以迄于今百余年，四更主者。铢积寸累而甫就绪，吾惧夫嗣守者之不知前人创始之难，所望于后之人深也。君辱记之。”天祐闻释氏之教，以空寂为宗，以戒定为法。为其学者，孰不欲屏黜世累，泊然无所为，而得悉心致志于习修者哉？然而或有不能尔者，何其造端于其时。兴集属其躬，若数公是已。彼其架构鱼鳖之乡，芟夷



葭莩之区，匠石之程督，土水之供输，金谷货财之会计出纳，抢攘杂还，欲泊然无所为，得乎当时所谓修习者，亦未尝废。乃今百度具完，嗣守者无前之劳，其空寂戒定，罔有所夺。而修习之功，不十倍前人，不足以嗣其守。矧又倍法弃亲，私其室屋之华，土田帑藏之美，厚以自奉，而不为是院计者，其为人何如也！

丁丙曰：海宁州苏公嘉淦，以去年冬长安河道浅阻，详乞崧大中丞刘方伯拨款疏浚，属丙从事。因于癸巳正月晦日，挈侄立诚会苏公于长安仁和县。伍公桂生亦奉檄来会。相度时春水已生，蚕事将作，先议堵猪口涧之沈家坝、陆家泥桥之杨家坝缺口，藉蓄上河之水。议既定，归经临平，因雨不克登黄鹤峰，乃游安隐寺。梅花正开，饮宝幢泉，流连久之。回舟阅旧《志》，得段照磨撰《寿昌院记》。遗址不可寻检。去矜先生《临平记》、张小云《续记》均未载。亟录与小云，备其补纂。越五月，小云病甚，以所居湫隘且热，就余家朝阳晚翠轩养疴。才十日即逝世，经纪其丧。既毕事，搜遗稿，见是记已夹入而未加论也。今为刻《补遗续编》，追思前事，惘然记之，即以当跋。是年冬月二十八日。

淳祐九年，知县事李从僧本倅摹勒张绶、邹浩、陈瓘、赵士唈等题名跋其后。咸淳《临安志》载淳祐己酉知县事李从跋云：物境之境，因人而尤胜。如东西二林，得平原公；上下两竺，得眉山老，皆与佳客同游，复亲题名氏于碑岩之上。好事模拓，以为雅玩焉。是邑佛曰精舍，有绍圣三年张子履所题护壁，逮今犹存。同与游者：邹道卿、陈了翁、赵明远辈。若夫邹、陈之贤，视前二公何嫌哉？主僧本倅，指以示予，因挽寿诸石。子履名绶，是年以朝奉大夫帅钟陵。明远名士唈，以清远军留后知南外。宗正有词集行世。坦然



则未详为何人。所缺三字。岷字之上，必去字尔。

开庆元年，闵道心等施水接待于梅墅宝林庵。咸淳《临安志》。

大昌曰：宝林庵之建，已见沈《记》。而闵道心之施水接待，则逸事足传矣。

景定五年，扞拨佛日寺西柴山，赐高丽寺为业。慧因寺石刻《拨赐田山省札公据略》云：近据仁和县尉何迪功申，准所帖扞钉监：官县犯伪会人章舜臣籍没柴山二段，计一百五十三亩，坐落十七都桐叩佛日寺西，拨赐御前高丽寺为业事，本职遵禀。指挥已将带合千人李庆等前诣地、所唤集都保严杲及元看山人王六一、王七十指引，逐一扞钉讫，取到高丽寺，交领文状。

元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苏州提刑按察使王恽次临平赤岸。《秋涧集·长至日，次赤岸》诗：“扁舟下余杭，远客逢佳节。呼童起四更，理棹未明发。灯前一杯酒，持饮聊自悦。江行官有程，责重敢中辍。此身得安舒，行止听驱策。去冬一阳生，露寝乐良夕。饧茶虽草草，初不失家食。今年赤岸亭，野宿杂乱聒。乡关天一涯，云水几重隔。残年无定居，糊口走闽越。春焉不无情，念久意为恻。两舷暗浪喧，拍拍若呜咽。寄声紫山翁，此怀多不别。”原注：时任苏州提刑。

大昌曰：《元史·王恽传》：“至元十四年，为河南北道提刑。十九年春，改山东东西道提刑。二十六年为福建闽海道提刑。”不载为苏州提刑年月。然诗中云“糊口走闽越”，则为赴福建闽海道提刑任时。舟次赤岸，有征矣。诗注云时任苏州提刑，殆由苏改官于



闽欤？

又曰：史称恽进承华事略，辅裕宗于东宫，献守成事鉴，规成宗以经旨。凡莅提刑，必察系囚冤滞而决遣之。戒戍兵无得寓民家。致君泽民，诚有元一代伟人也。

顺帝至正二十六年春，浦江戴良宿临平。《九灵山房集·吴游草·至杭宿钱塘驿》：“昨夜宿临平，今旦入钱塘。明岑净朝气，回浦漾晨光。隐隐吴岫近，遥遥越岸长。棱棱见摘堞，戢戢睹攒墙。堪叹游歌地，都非佳丽场。楼台已阒寂，阡陌亦荒凉。平生昧陈力，末暮忝为郎。徒然感恩义，谁复听忠良。晚投公馆宿，官烛何煌煌。自怜无补报，饮愧绕中肠。”

大昌曰：按《年谱》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先生五十岁，春自吴还浙，有发吴门以下纪行诸诗，今《吴游草》中此诗次《始发吴门》及《雨夜泊秀州忆同僚》二诗。先生亡妾李氏墓志亦云“丙午往钱塘”。诗称昨夜，惟日无可征耳。

又曰：戴君仕元。及明太祖定鼎召至欲授以官，以老病固辞忤旨。或云自裁于寓舍，或云瘐死于囹圄。杭堇浦序其集称：此公有成仁取义之实事。又谓宜入《元史》忠义与儒学两传。而史无之。盖《元史》先成，公卒则在洪武十六年也。

僧德洪寄题胜因显报院环翠亭。《郭北三山志》：环翠在临平胜因显报院。释德洪《寄题诗》二首：“遥知与客登临处，看得云山到落晖。四柱小亭清入画，万竿寒玉碧成围。”“一身高节清癯老，四座飞帘寒影闲。门外黄尘吹鬓者，有谁见此坐青山。”



王蒙于黄鹤山颜所居室曰琴鹤轩,钱以良为图之。《清河书画舫》:新都徐晋逸购得《王蒙琴鹤轩图卷》,为汤村钱以良作,运笔古朴,设色深厚,种种皆可宝藏。前有汤尹篆署,后有沈梦麟记,释法震、董存等十诗皆真迹。

明因寺撒八辟尘炉。周元瑞《临平百咏》诗注:明因寺向有辟尘炉,殊可观玩,置炉于案,弥月无尘,相传元撒八所遗,乃宋大内物也,余童时犹见之。

明太祖皇帝洪武十四年,设横塘临平税课局。万历《杭州府志》:税课局署,去城东六十里临平镇。明洪武十四年建。又嘉靖《仁和县志》:横塘临平税课局课程钞五千一百四十二锭二贯九百九十文,商税课钞三千七百八十四锭五百九十文,门摊课钞一千二百二十三锭二贯文,鱼挑贩课钞一百三十四锭二贯文,契本工墨三贯四百文。成化十年,横塘临平税课局岁办课程钞一万八千八百五十八锭一贯七十文。

大昌曰:税课局之设,国朝因明制为税课大使。咸丰十一年毁于乱,光绪初重建。

又设临平河泊所官。嘉靖《仁和县志》:临平河泊所课程钞四千八百一十二锭三贯三百八十文,鱼户课钞一千八百四十九锭一贯九百二十文,打生户课钞三锭三贯文,在河生理船钞一千九百二十二锭二贯文,章宪建言字号船料课钞二百八十三锭一贯六百文,藕荡课钞三百七十六锭一百文,荷叶行课钞四十二锭三贯,渔业荡课一百三十八锭一贯三百文,藕行课钞八十一锭四贯文,菱荡课钞六锭正。成化十年定河泊所岁办鱼课钞七千七百二锭四贯三百



十文。

二十四年,并宝界寺入崇善寺,改称为宝界禅房。嘉靖《仁和县志》。

僧普智依东溟日法师授天台性奘之学。《明高僧传》:释普智,字无碍,别号一枝,浙江临平褚氏子。山家于钱塘龙井寺,依东溟日法师授天台性奘之学。优于讲说,历四大道场,门风大振。晚年开演于松江延庆寺,遂为终老。专修净业,寒暑不辍。永乐戊子正月二日微疾,会众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尝集注《阿弥陀经》。

大昌曰:元览禅师之后,又有无碍继之,临平褚氏于佛法因缘岂浅鲜哉?

夏节撰黄鹤山处士胡迪墓志铭。《武林耆旧录》载文云:予客金台寓舍,初同里胡政披麻造门请曰:政与先生同里闲相知为深。今吾父不幸即世,愿求先生铭以志其墓,死者当有德色于地下矣。予不得辞。按处士系出安定后,其大父讳卿,字良卿。父讳惟,字用和。世籍钱塘太平里。隐德弗耀,娶宋氏,生处士讳迪,字彦吉。质朴淳谨,不尚浮靡。早涉猎书史,精隶,首九章学,意泊如也,人乐与之交。兄真童、观童相继早逝,与弟彦德事父尽孝,父卒,相与竭力营葬。事母孝养备至,迨卒,哀毁逾礼,人益重之。属元季兵燹,徙居城东横塘里,构屋一区,左环横溪,右掖皋亭,远岫后圃,植竹千挺,有田百亩,畦畛相连。每春夏时,负杖阅耕,优游自得,以乐太平。尝喟然曰:吾忝安定后,今老安田里,岂非命耶?因取为号。娶沈氏,讳妙善,亦知书,不憚劳苦,训子女以助内政,积厚业为乡里。最后其弟彦德以才谿推择为郡掌故吏,被谴责。景州既



抚其子女,且岁遗衣食之费,使不匮乏。人嘉其友爱之笃。永乐七年,有司选间右以实北京处上名,在选列而政力请代行。即命二弟侍甘旨,遂挈所亲往家焉。永乐丁酉十一月三十日,处士以疾卒于家,寿六十有五。政闻讣将奔丧,以终襄事。明年戊戌四月二十有四日,卒于安定关,居寿四十有六。其弟祺载其柩以归,卜以永乐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与处士同葬于黄鹤山之原。处士生三子,政其长也,娶沈氏。次祺,娶俞氏。次桢,娶沈氏。孙男八,曰晏、昇、暹、嵩,曰斌、敏、敬、敬。孙女四,淑祥适徐氏,淑庆、淑善、淑贞在室。於戏!人之生,世不可必也。方处士无恙时,用安定为号,以自庆将与其子若孙盘桓乡里,以享太平,而人莫能夺其乐焉。知其后嗣著籍安定关,至处士歿,始符其识云。因为之铭曰:善厥初德,弗孤子孙。相承贤且,都黄鹤之原营尔墓。安定之号,噉若符。百世以降,肇此图刻石,纪铭垂后谟。

大昌曰:《东江集》有《登虾蟆峰吊胡侍御墓》诗,未知是此胡氏裔否?惜未载侍御名尔!

英宗皇帝天顺元年正月重修明因寺,胡濙撰碑文,黄采书,倪谦篆额。《武林访碑录》。

正德十五年八月癸未,临平小林雨雹,大者如斗,小者如碗,伤坏田禾树木。《武林纪事》。

世宗皇帝嘉靖十八年,临平郁存方祷雨于郡城获验。嘉靖《仁和县志·方外》:郁存方,号鹤泉,仁和临平山人。自幼渊静简默,有出尘之志,父母察其不喜家人生产,遣从通元观法师徐元一为孙

以传其道。盖元一有道术,能役鬼神,呼霹雳,回雨暘,驱妖祟。杭人崇信。传之一再,幸有存方欲寡心虚,尽悟其术。自元一观化后,凡遇旱潦,司府用乡士大夫荐迎存方,致祷屡获灵验,而其最显著者,嘉靖己亥及次年之祷也。大奖,后为太真府赞教。

三十四年五月夏,倭人万余犯袁花,掠长安、临平至余杭。《倭变事略》。

嘉靖间,重建临平景星观。嘉靖《仁和县志》。

周诗撰槎渡村征士贾仲墓志铭。《武林文献》载文云:嘉靖丙寅月日,玉吾贾先生以疾卒于正寝,寿六十有三。其子鸣汉等卜以是年月扶先生柩归葬马鞍山祖塋之次。鸣汉持其外舅张山人子约状来请余铭墓。按状曰:先生讳仲,字子中,号玉吾,世居仁和槎渡村。高祖讳某,以力田起家,乐善好施,尝捐貲为舆梁以济步,今称贾家桥者是也。曾祖讳某,父讳爵,人称翠轩先生。以尚书应贡,仕为湖广均州训导。嫡母吴氏、杨氏,生母潘氏。弘治年月日先生生于均州官舍。幼有至性,笃于孝友。训导公寝疾,先生方髫年,徬徨割股肉以进。训导公故,先生哀毁成疇。伯兄履亭君少游邑庠,先生父事之。已析居矣,间有酒肴必延笑语为乐。每事必先启而后行,以此终身。先生学不事枝蔓,贯串于六经百家之言,发为文苍劲闳肆,不落时格。嘉靖丙申,今大学士徐公来视学政,试先生文奇之,补仁和博士弟子员。先生既自崛奇,而气貌亦魁岸,论事侃侃有据,侪辈皆雄视。先生屈己下之,已再试有司不售,回翔进止,而年渐衰矣。先生喟然叹曰:出处命是,尚能掇尺寸之管,与





少年争一日之长乎？乃退而说经授徒。先生学有师承，而志向复亮直方正，具有师道。以是乡人争致先生主其塾，殆无虚岁。性善饮，虽处约，客至倾囊与其沽，醉乃已。人以缓急叩之，无论难易，必竭心力以赴之。其于然诺最重，而于义利必不苟。雅好吟咏，不习为魏晋以后人语。暇日辄过余山中，高吟浮白，时出惊人语。又善饭，余方壮之，詎知一疾遽不起耶？先生配姚氏，贞顺勤约，足称内助。先数年卒。子二人，长鸣汉，余婿也，能读先生遗书。次鸣治，娶某氏。孙男二人，孙女二人。先生既卒，鸣汉出故笥中《薤露歌》四章示余，委运观化，诵之洒然，盖隔岁之作时先生尚无恙也。其生死之际超然达矣，张山人之状，如此山人，与先生故同舍生，复联姻好，其知先生宜详不诬。先生少受《尚书》于余伯父福山教谕，后溪公称高弟。余髫年复受业于先生之门。方是时，先生年甫逾壮，意气飞腾，蔑其曹，顾独伟视余。余谬一第，旋以病废，而先生栖迟以终，乃其绩学古行，表表于士林间，犹足存先辈长者风教。余以是太息伤悼重悲先生之卒不遇，非直门墙世谊云尔，铭曰：槎渡之里，贾氏系远。世德浸昌，自均州公。以儒术奋，用宾于王。亦既横经，以造多士。庭训载扬，先生矫矫。高文奇气，震声胶庠。书靡古弗，窥行匪古。弗蹈乃厄，显扬晚乃。敛德乐道，守约师表。于乡马鞍之丘，佳哉郁葱，从先兆以藏亿千，百年陵谷递有迁。斯铭弗戕。

张轺咏亭溪村寺吴越时古树。成化《杭州府志·纪遗·张轺》：亭溪村罗汉寺古树，踳踵甚怪，相传吴越时所植，几数百岁，遂赋：千年古树荫僧房，踳踵那堪作栋梁。自与彭聃同岁月，不知吴越几兴亡。龙蟠老干波光动，鹤立高枝月影凉。却忆蟠桃今又熟，



欲随方朔去偷尝。

大昌曰：罗汉寺在亭溪村。宋政和三年创刹，乾道四年移请今额。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六年重建，正统间僧昙定增葺。至康熙十六年，住持澄源益拓殿宇。寺有古树，相传吴越时物。王同伯比部辑《唐栖志》，曾列其寺与诗于“梵刹”中。盖临平与唐栖，原接壤也。

张輿居槎溪村，颜其庐曰“竹居”。《艮山杂志》：竹居在仁和槎溪村，明初张輿故居。张昱《竹居》诗为张中行题。南渡循王之子孙，文采风流。今独存。既有绿筠为别业，何须画战在高门。小堂翡翠横钗影，曲径苔莓散屐痕。好遗牵萝相补葺，几因风雨送黄昏。

王守仁宿槎渡村宝界禅房留题。《王文成公集·春日宿宝界禅房乃文》诗：“晴日落霞红蘸水，杖藜扶客眺西津。莺莺唤处青山晓，燕燕飞时绿柳青。明月海楼高倚偏，翠峰烟寺远游频。情多谩赋诗囊锦，对镜愁添白发新。”

陈善游槎渡村宝界禅房，留题。嘉靖《仁和县志》：诗云：“突兀金仙地，翬飞沧海阴。神光涵玉沼，瑞靄结珠林。说法龙潜听，忘机鸟共吟。寻诗欣一到，趺坐独观心。”

庄烈皇帝崇祯三年，重修扬嘉桥，镌捐资姓氏于石。仁和翟澍扬嘉桥，崇祯三年题名。石诗：“我生足未越田圃，秦碑周鼓眼莫观。里门求古意慙同，勤坏础颓兰各寻究。石桥东岸遗片石，急湍



频冲势将仆。淤泥灭没茭蒲丛，瞻顾时时劳头脰。偶然摄衣临水次，不惮洿途足亲蹂。爬苔剔藓欣见之，详看字迹苦矇眊。呼童掬水手自洗，一一点画劳搂漱。星文磊落列成行，结体端庄殊篆籀。首书何氏题桥名，扬扈休嘉考不谬。乃知近俗号杨家，冠地以姓殊谫陋。桥本旧建此重修，崇祯三年志于后。助贤姓氏次第书，间有剥蚀难补凑。屈指数来刚满百，大抵不外乡耆旧。其中翟氏居十人，通我高祖首镌镂。余此九人或未详，远稽谱录犹脱漏。料昔我族鳩工时，聚族不离桥左右。迄今流沿百岁余，东西分散同列宿。幸兹残碣未销沉，得把芳名传奕胄。对之欣喜复嗟唏，急抄片纸携短袖。安得更缮一小亭，移石亭中示壮幼。庶几不复混泥沙，千秋万载罔陵寿。”

崇祯末，临平镇戍卒作神语。《枣林杂俎》：崇祯末，仁和临平镇戍将寓东大桥关帝庙久矣。一日，小卒忽作神语，责其罪。戍将怖，请修庙。小卒素不知书，至是手疏里人名，醵众建旗以募。或书国号即裂之，但书神号而已。戍将匿避他舍。其事，予友人目睹。

临平山巅浮祷雨符。《枣林杂俎》：海宁许村南五里龙王塘，初有女汲于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卵弃之池，为龙。去复时候，其母留龙须为笔，遇旱以笔书符，投龙王潭中，其符浮出于临平山颠，立雨。后令君取其笔，遂绝响。

张启瑞曰：《枣林杂俎》：明末盐官谈迂撰此二事，荒诞殊甚。然以必有妖孽例之，史所以志五行，亦明季未必无之事也。

大昌曰：此二条为子安弟司阁书暇时所录出者。壬辰之冬，殁

于湖上。鹄原之痛,又不禁泪沾胸臆也。

熊汝霖令其参将张行龙结临平义兵。《东南纪事·熊汝霖传》。

熊汝霖从小亶札乔司,杀临平务官。《鲇埼亭集》。

僧大抡撰《佛日净慧寺志》。乾隆《杭州府志》。

沈士逸撰《简园诗集》。《杭郡诗续辑》。

宋赵清献、忠献二公祠,增祀丁养浩为三先生祠。乾隆《杭州府志》:黑龙王祠,宋赵清献公刺杭,祷雨辄应,所建。继有赵忠献为劝农使,祷雨亦应。后丁方伯养浩仰二赵之高风,为二公建祠。后子之乔并奉方伯于中,匾曰“三先生祠”,即葬方伯于祠之侧。

王聘于临平梦幻身虬螭,腾跃云雾间。《钱塘县志》:崇祯间,王聘为诸生,读书海昌。道出临平,梦身幻虬螭,王跃云雾间。有纪事诗云:“朝来忽化赤虬公,两手推日排天空。紫髯使者传帝敕,命臣激水南海东。”

陆以增曰:聘八,国朝改名益朋,登顺治乙未进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常,历户、兵科给事中,累官太仆寺少卿。卒祀乡贤祠。著《清贻堂稿》。《碧溪诗话》称其上书有“汉汲黯,唐孔戣,宋常安民”之风。

沈谦撰《安隐寺志》。乾隆《杭州府志》。





大昌曰：此《志》今尚有流传本，惜阙其半，未窥全豹。而《东江集》所附录墓志，亦未载此种。

又撰《东江词韵》。《今世说》：西陵诸名士风雅，都云虎臣、稚黄、去矜尤精韵学。虎臣作《古韵通》，去矜作《东江词韵》。又云：陆丽京持已端洁，尝教授临平。沈氏有伎，为主人所索，就匿陆帐中。陆危坐读书，就帐外书“瓜田李下”四字去。矜披帷见之，颇相钦叹。又云：沈去矜家临平东乡，尝谓张祖望日居山食，贫亦能不改其乐，恨无黔娄之妇、颖士之奴。又云：孙宇台既精易课，兼善潜虚，尝与陆丽京同在临平沈去矜座，陆举之字问孙云：“今日当得几客？”孙应声云：“之十一也。”已而果验。又云：彭羨门在广陵，见沈去矜、董文友词，笑谓邹程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无俗物。

大昌曰：《今世说》多东江逸事，墓志所未取者，摄录之。

临平记再续

[清]陈棠 姚景瀛 编辑

说明

《临平记再续》三卷,近人陈棠、姚景瀛续编。陈棠,字荫轩,临平人,与姚瀛为中表亲。其余事迹不详。姚景瀛(1867—1961年),名瀛,字虞琴,景瀛为其号,仁和亭趾(今属杭州余杭区)人。清末民初杭州藏书家、画家。所藏书多明清抄稿本,年八二尚与杭州西泠印社丁辅之合绘兰竹石图一幅,王福厂为长跋,人称“珠联璧合,洵为杰作”。

《临平记再续》为陈、姚续张大昌补遗之作,故称“再续”,所补史事至清末止。是书原为抄本,藏于浙江图书馆善本部,1993年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始搜入是编,加以影印。此次梓印即据此本并参考手抄本加以标点。



自序

临平有记,始自沈去矜先生,自汉至元末事迹、文艺入焉。后康子兰及莲伯两先生,仿乡镇志例,厘为十六卷,洪、杨之劫,稿付一炬,惜哉!钱唐丁氏重刊《临平记》并张小云孝廉《补遗》四卷,亦仅至明末。同里陈丈荫轩,余中表戚也,鉴前记待补续者正繁,竭十余年心力,积稿盈尺,未及编次而疾作,弥留前数日,于病榻出稿授予,曰:“毕生精力瘁于此矣,汝助我搜辑勤,此稿尤赖汝续成之。”时予客海上久,与藏书家数数往还,一瓿之借无吝色。荏苒至今,七阅寒暑,又得事实若干条,文及诗词若干首,而予知老死不远,来日苦短,故穷昕夕之力,编次就绪,亟付手民,期不负陈丈所托。是编记事,遵史家断代例,至清季为止,而荫丈当日首以采辑诗文入手,故诗乃独多。良以有清一代人文特盛,游履吟赏,为什流传,汇成巨帙。间有里人吟事,不涉梓桑,为阐幽潜,亦予录入,殆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之例,辑乡邦艺文者,有举莫废耳。惟是清初迄今,几三百年矣,中经兵燹,文献无征,其间舛误遗漏,知所不免,惜不能起荫丈而商榷焉。后之君子有能继两康先生遗绪,为临平作志,则是书也或亦土壤涓流之一助欤。

里人姚景瀛序于珍帚斋。



目 录

临平记再续卷一

事记 229

临平记再续卷二

诗记 269

临平记再续卷三

诗记 299

临平记再续卷四

诗记 421

临平记再续卷五

诗记 543

词记 562

曲附 581





临平记再续卷六

文记 583

临平记再续卷一

事记

景瀛曰：本编重在补辑，故前记主编年，此仅挈纲系事而已。然前贤事迹各条，仍按年代类比之，详其略，补其遗，以迄清末。至若山川各条，不属于人事，故列入附记别之。

唐舒国公褚无量家世 《新唐书·无量传》：杭州盐官人，家滨临平湖。有龙出入，人皆走观，无量尚幼，读书若不闻，众异之。尤精《礼》、司马《史记》。又云：所撰述百余篇，没浚，有于书殿得讲《史记》、《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叹息，以绢五百匹赐其家。

玄宗为太子，撰《翼善记》以进，厚被礼答。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答赵诚夫论褚塘小志帖》云：褚氏之居阳翟，自后汉之重始。汉末有盐官长盛，徙居由拳。盛生泰，仕吴，封钱塘临平侯，遂居钱塘。裔孙阳，萧齐民部尚书、驸马都尉、钱塘侯。阳生辽民，梁鄱阳王国常侍。辽民生仁弘，陈始兴王法曹参军、暨阳令。仁弘生范，隋豫章郡丞。范生义宗，义宗生无量，唐左散骑常侍兼侍读，赠礼部尚书、舒国公，谥曰文。此钱塘褚氏自汉南迁之一支。又曰：舒公自迁钱塘以来皆居临平，盖从其远祖始





封之地,其累世茔域,亦在临平山中。舒公三子:廷询,驾部郎中;廷海,给事中;廷宾,渭南县尉。族侄思光,虞部郎中,子铎,司勋员外。其族实与河南公一支竞爽云。

置临平监、新亭监盐官 《新唐书·地理志》:杭州余杭郡,有临平监、新亭监盐官二。

永泰初,盐铁使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有四场,按:杭州居一。十监,按:临平、新亭居其二。巡院十三,按:浙西居一。捕私盐,奸盗为之衰息。见《唐书·食货志》。

景瀛曰:出盐乡者,谓产盐地。旧监者,谓旧有之盐务所。监者,守也,盖言出盐之地设官以守之,故曰监。亭者,盐亭,即盐场。亭户,即制盐人,为官厅所特许者,故亦曰置也。考《水经注》,浙江东合临平湖湖水,上通浦阳江,名曰东江,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盖浦阳江水入浙江,江水入湖,湖水又下注浙江入海,所谓东江故道,晋、宋时犹然。语见《神州古史考》。按自汉至陈,临平湖开塞屡见,乃江沙倏忽坍塌之故可证。唐大历中,李泌为杭州刺史,郡中卤水不可饮,乃引西湖水入城为六井。郡城如此,临平一带斥卤可知,而湖滨又为引潮蓄卤之处,亭灶斯聚,所谓凡置盐监,必在亭场附近是也。嗣后,筑堤养淡水,道变迁,临平、新亭去海愈远,产盐之地,宋移于汤镇、赭山,清又在翁埠、范埠。近代以来,海湾水淡,改运余姚浓卤至此供煎,名存实亡,今昔顿异,仁和一场,致遭裁撤。沧海桑田,观此益信已。

顾况知新亭监 康子兰曰:顾况文词之暇,兼工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画者王默为副知也。见《尚书故实·新亭监桐扣地官》。

吴越王命沈崧作《安平泉记》 吴越钱武肃王微时,曾过临平



之安平泉,时行路渴甚,掬水饮而甘之,遂罄一器。后开国吴越,命沈崧作文纪之,勒石泉侧。见钱易《家王故事》。按:碑已不存。

曹圭家世 《十国春秋·曹圭传》:圭本歙州人,父信,知嘉兴监事,寻由歙徙杭,为临平镇将。八都建时,信因保嘉兴东界,遂家临平。圭子仲达亦有传:仲达本名宏达,避孝献世子讳,更今名。后拜丞相,摄行军府事。卒谥安成。沈《记》注引府志,与两传同,不赘述。

宋置临平镇,并改汤村镇 《乾道志》:端拱元年,置临平镇,并改仁和镇曰汤村镇,均隶仁和县。《梦粱录》:临平、汤村镇诸市,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息,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按:临平本盐官地,梁龙德二年,吴越王始分钱塘、盐官及富春之长寿、安乐二乡,置钱江县,临平遂隶钱江。后改仁和,隶仁和县。

又《杭州府志》云:按乾隆志以明永乐十一年,海潮冲陷仁和十九、二十两都,故嘉靖、万历两志均谓汤村陷没。今镇市以桥司著名,似其地与古汤镇小有别。旧云镇去县五十里或四十一里,今桥司去县实只三十里。

高宗至临平迎太后韦氏 《三朝北盟会编》:车驾如临平,奉迎太后。上入幄,朝见宰臣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仪。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极,泪湿龙绡,卫军欢声动天地。

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扈蹕至临安,迁临平 清赵士麟《彩衣集·翰林院编修沈珩传》:先世德清人,宋建炎初,枢密忠敏公讳与求,扈蹕至临安,迁临平。再传而千四公,迁海宁之盐仓。与求,字必先,政和五年进士。著有《龟溪集》十二卷。



赵孟頫差知临平镇 《松雪斋外集·五兄圻志》：咸淳六年，孟頫差知临安府仁和县临平镇。德祐元年，临平考满，授签书高邮军判官厅公事。

邵子文监临平酒库 《叶水心集·邵子文墓志》：君名持正，字子文，温州平阳人。少有当世志，用再试礼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监台州路镇行在临平酒库。

元巴延军次临平 唐子兰曰：《平宋录》载有伯颜娘子到临平皋亭，即遣回程事。

魏应为临平务副使 康子兰曰：翟晴江《临平记补订略》：《皇明名臣琬琰录后集·九世南京吏部尚书魏文靖公骥碑》：公之先居河南，五世祖、宋江淮制置司制干文昌，始家临平，常德路判官有声，元临平务副使应其高曾也。

鲜于枢《游临平记》，同游述古诸人 康子兰曰：陈襄，字述古。孙奕，字景山，闽县人。方蒙，字达原，桐庐人。林希，字子中。翟晴江云：王洙，字原叔。景山、原叔疑误。

王蒙故宅 嘉靖《仁和县志》：蒙字叔明，自吴兴徙杭，其宅近黄鹤山，因号黄鹤山樵。

陈棠曰：张《记》载蒙于黄鹤山，颜所居室曰琴鹤轩，钱以良为图之。按注：《琴鹤轩图》是王为钱作，钱未闻工绘事。叔明则以画著，“为”字当读去声，标题似误。

明张輿昆季 嘉靖《仁和县志》：輿字行中，辂字行素，兄弟皆明经善诗文，笃于孝友。輿，洪武初，以宋学士濂保举人材，由贤良方正入见，上时事称旨，授刑部主事，词翰清丽。辂，两领乡荐，永乐九年举人，终临淄幕官。兄弟有《联辉集》行世。世居槎溪。见《塘栖志·孝友传》。又《嘉靖志·书籍》云：《二难集》，张氏兄弟刑部主事



輿、临淄典史铬著，子震編集。震，永乐二十一年癸卯举人，官知府。

王岑山樵 《西湖志》引《钱塘县志》：曹振字叔周，性孝友，善读书，好作画，得北宋人笔意，遂以画名。素磊落自异，会有以魏瓘绫帐命画者，振怒，掷笔竟出，策蹇归隐西湖，自号玉岑山樵。年七十九卒，葬黄鹤山下。

徐伯征世系 《徐氏族谱》：伯征字孺台，号颐斋。初授南阳府理刑，升直隶扬州府，转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左迁两淮盐司。著有《示儿日镜》、《资敬堂诗文集》。伯征父绍志，字存道，号鲁源，太学生，官江西铅山县尹，治漕有绩。祖鹤龄，字仁甫，号蓉石，明嘉靖戊戌进士，初授陕西道监察御史，转山东布政司参议。天启二年追论前功，从祀沂州名宦祠。曾祖文卿，字慎斋，邑庠生，孝友刚直，读书履善，以子贵封，有复古殿御题恩赏“诗书继世”、“孝友传家”匾额。又徐绍曾，明万历乙未进士，山西按察副使。

《明史纪事本末》：天启四年八月，署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蔡毅中，监丞金维基，博士门洞开、邓光舒、王裕心，助教张翰南、徐伯征、姚士儒、孙世裕、董天胤，学正王永兴、蒋绍燿，学录聂云翔、杜士基，典簿万民懋，典籍陈烈公，疏劾魏忠贤，上不问。

钟忠惠化民故居 在博陆村，后迁居塘栖，墓仍在博陆。

景瀛曰：公为万历八年进士，授惠安、乐平等处知县，政绩报最。征授御史，屡直谏。累迁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以劳瘁卒于官，士民相率颂于朝，赠右副都御史，赐谥忠惠，声施赫然。张《记》竟未录及，何耶？

朱大辉茂才寄寓 《塘栖志》：大辉，号原信，嘉兴人。无家室，每寄居黄鹤山之青草坞，几二十年。



遗民沈寤伊 《明遗民录》：寤伊，钱唐人。诸生。性峭直，一语不合辄狂詈，人人称之曰狂生。当流寇充斥时，浙江骚动，寤伊慷慨流涕，上书大府，不省，遂托于佯狂以讽世。常携酒入神庙，痛哭失声，同行者皆避去。越二年甲申，明亡，寤伊私立木主于里社，朝夕哭临，家人劝之饭，进肉。叱曰：“此岂食肉时耶？”有时悲啼，人或阻之，则曰：“毋阻我哭，哭竟当自止。”一夕，里中有富家子假其舍燕客，酒半，寤伊笑曰：“大丈夫当散财为国家效尺寸，吾视若曹圈豕耳。”拔壁上剑，玩弄起舞，剑光与烛光相射也，座客惊惧走匿。比闻南都立，乃长叹曰：“江左夷吾安在？”每欲献策阙下，又耻以口舌得官，遂遁迹皋亭山下。已而寝疾，执其弟手曰：“吾孔孟一线尚在也。”语不及他。

景瀛曰：寤伊以一诸生，无升斗之禄，一级之爵，徒以忠义激发，悲愤填膺，彼目之曰狂生，直自无心肝耳。当有明鼎革，如魏叔子所传吴门许秀才，捐躯命以争名义于毫末者，所在多有，至抱感黍离，悲歌篇什，如沈东江者，尤难缕数也。虽三百年养士食报使然，亦当时社会共砺名节，咸畏清议有以致之。世变日亟，人心若死，吾味寤伊“孔孟一线尚在”之言，不禁重有感也。

陈万良等起义兵始末 《浙东纪略》：乙酉闰六月，台州绅衿士庶，共推鲁藩监国。九月，义声四布，三吴来归者，先后而起义，方兴之、陈万良则多率壮士，以梗北兵，北亦患焉。熊汝霖亦以江面仰攻不如内地做起，慨然以书币聘，于是万良来。十月，浙西之师于四通桥相冲杀，至塘栖北，复杀伤将士，获陈万良妾。十六日，又来，万良登岸夹击北军，被矢炮落水死伤甚多。其家眷幸熊汝霖拨副将徐明发等至，力敌北船而免。十九日，熊标总镇徐龙达以兵三百会。二十日，杀临平□务官。日午，扎博陆，并擒坐船官杨清。



北援至,监军佥事鲁美达同旗鼓蔡镇祥迎战截杀。廿二日,扎五杭北,嘉湖道佟率众千余来,徐龙达拥舟师相对敌,陈万良据高桥用炮石,徐明发取干草发火器,至午,杀北军百余,焚座船二,夺小船二十余,大炮四,铁甲三,弓三十一,刀枪一百四十件。廿三日,扎新市。廿四日,进双林。廿五日,至吴江,有斩获。廿七、廿八日,自五杭退临平。丙戌二月,熊汝霖令总兵张行龙、朱世昌联络各营,而以陈万良为首领,晋平吴伯,锡以敕印,赐以蟒玉。汝霖欲由宁、盐直捣嘉、湖,截北粮道,而又虑嘉、湖为苏、松往来之冲,虽取未必能守,而湖州接连太湖,长兴、吴江义师屯聚,王师一至,如响斯应,实为歼北第一要著,踞北肩背,计无出此。然必得劲旅三千,半月粮饷,发付万良以凭调用,庶机会可乘,而当事懵懵,了无筹算。先是九月,仍复议西征,陈万良新募千人往,以山、会、上虞折差银三千两,抵作西征费。先遣监军佥事胡景仁,密备船只,至无一舟,以至监纪推官严士杰、副将来时桂分头陆进,前标冲散,至落瓜桥。万良躬冒矢石,斩北焚粮,逼德清城,兵破德清,义兵先溃,总兵徐龙达死焉。四月,东归。

《东南纪事·熊汝霖传》:乙酉六月,孙嘉绩起兵余姚,郑遵谦起兵郡中,熊汝霖募兵宁波,来会嘉绩合军,军西陵。汝霖已渡西陵,扎乔司,汝霖营于中,嘉绩营于东,钱肃乐营于西,遣卢崇、寿胤昌抵牛头寨焚敌营,百骑突出,都司张行龙战甚力。骑东去,擢行龙参将,令回籍临平,图结义兵,夹攻内应。时陈万良、沈羽箴结寨塘栖、临平间,汝霖欲得其兵取北关,遣行龙招之,至则请于王,以为平湖将军,继请封为平湖伯。孙公遣知余姚县事王正中,独进至乍浦,不克而还。于是万良三疏请行,公为之力措得饷,又无舟,乃以兵陆进,冒矢石以前,几克德清,而德清内应之兵先溃,公部将徐



龙达死之。于是吴易方以军来会，而公兵以无继，已渡江。浙抚张存仁大出兵攻易，则万良入山自保，不敢出。是役也，使江上有牵制之兵，则公军尚未返，万良与易皆得互相援助，而又以独进败，于是公请急援万良，而江干已失。后万良西行复城邑，大清兵断其后不得出，死于门中。公亦入海，卒死郑彩之手。节录全祖望《明大学士熊公行状跋》。

《鲁春秋》：弘光元年乙酉冬，陈万良保仁和之临平，累以众挠敌，给总兵衔，使扼崇、桐二县，断敌呼吸，不与一兵。副将徐龙达私从万良，并吴家埠入，悬平吴将军印以待捷，兵寡不得志。逾岁丙戌，监国元年，万良复与副将龙达进乔司，攻德清，义旅先败，生员蔡儒法死之，龙达战死城下，万良间脱，乃保残卒战翁家埠，复溃，藏印田妇馐者饭下，陈明环者得印，迹送万良。已复战败仁和县之临平，纵其众匿去，而身与其党马云龙数人，易敌服，作北音，敌骑遥问万良何在，万良亦大呼万良何在，稍近，疾攫敌马倒骑马者，奋鞭脱去，赴余杭山中，息富阳之尖山，遣云龙及翁思明、范贵等还，发所藏临平积金，为所觉，云龙见杀，思明逮讯不屈，备极五毒，必不出万良。思明者，故山阴诸生，高万良义，易今名，志不忘也，见戮。而范贵曰：“贵能生致万良。”遂以故装给万良出。万良廷讯，抗不肯屈膝，语极不逊，系满营，铁索九墩之，四扃固，设卫皆选柝昼夜。未数日，万良手断铁索，摸壁耸身，从空出，觉，闭城搜得之，折其臂肘，前迹饷印。陈明环故不与万良同事，以万字鸣皋，与明环声相似，并逮，讯者欲释之，明环曰：“从万良死，吾所愿也。”遂诬服，并付市。而贵以卖主，先磔以示。万良妻以奇计诈死，获免。荐万良者胥美继，以诸生战死梅园。

《杭州府志·忠义传》：陈万良年十三为盗，以计攫县饷金四万



两,令其党各以为生,不复盗。众义之,愿为之死。弘光中,以荐授游击衔,与其党马云龙,奉道士范大伦为盟主。大伦死,众推万良约束。感荐主俞绳武,负之逃,度重险。每搏战,妻亦衷甲以从云。

陈棠曰:闻诸乡人云:万良,北陈村人。微时,食耕于东阳门郁氏,膂力绝人。尝浴河中,有米舶顺风扬帆来,万良只手扼船唇,船不得驶,估客惧,分米之半予之。由是以勇闻。旋膺鲁王之招,贵后改葬其父母,启茔,中有墨蜂数百,顷刻四散。不数年而败,鲁王乡人呼为港王。又熊汝霖令张行龙回籍临平,图结义兵。是参将固里人也。

清史翰林故居 公名尚节,字蓉石,康熙乙酉举人,丙戌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所居在临平瓶山东名史埭,门前有小河,近潘家桥。

沈端恪公近思故居 在五杭村,后迁居省城。

景瀛曰:公以名进士,由县令起家,洞悉闾阎疾苦,创革一事,必熟筹利弊,裨益民生。累迁至左都御史。卒,赠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赐帑予谥,可谓渥矣。忆曩在杭州,曾见公跪像画图一幅。故事,凡臣僚蒙赐祭者,例须悬跪像,是盖又蒙赐祭,洵异数也。

孙文靖公士毅故居 在临平市西,有百一山房、砚貽楼。以百一颜山房者,因珍藏百一枚锦石故也。其《石谱》云:太始初仪,瀛洲朝旭。春水双蛟,晴皋一鹤。草茁红心,花舒绿萼。黄叶铺岩,紫簾拂幕。层峦积素,掣电流丹。东篱暮雨,北苑春山。麻姑蜕爪,叔子遗环。石榴倾脂,花津胀腻。露井春浓,灏池风细。邱壑中人,濠濮问意。绿池荷盖,紫陌花茵。柳塘密絮,桂魄重轮。酒垆作达,火宅藏春。老树著花,黑云堆墨。金母乘辇,水仙拜月。鸡鸣北埭,鸭唼春江。汞烧丹灶,(面)书映雪窗。(背)密藻潜鳞,疏灯



扑翼。晓蝶穿枝,秋虫抱叶。瞿昙面壁,天女散花。蛰蛇护子,浴犍背鸦。玉笋脱绷,珠胎耀彩。迦叶拈华,波斯入海。水虫响族,灵畜感精。捕鱼为业,画虎不成。净绿开奁,孱颜展幃。障扇趋朝,团焦入定。江篱濯雨,琪树临风。涨溪竞涉,飞雹排空。岱岳庆云,岭南佳果。绣幌低垂,折枝微弹。巨鳞出峡,小鸟鸣秋。江翻夕照,月泻湍流。依虎嗥林,支祁狎浪。鹰继虞耕,蛇盘逊帐。澄潭鳞甲,绝壁簾萝。锦纹拆兆,珊树交柯。虹消雨霁,水落石出。芝圃嘉蔬,瑶池蕡实。仙蟾戏市,灵甲揶床。江潭枯树,渭亩新篁。仰聆壑淙,坐看云起。春阴如幄,暮霞成绮。白猿掬食,紫燕营巢。坡前掷杖,海上钓鳌。马乳悬珠,山鸡舒锦。半叶风蕉,一池墨渖。毵花叠雪,华藕如船。临渊收网,倚石开编。龙鳞礲砢,鹤氅踟蹰。金缸鳧跃,花径狸眠。

孙文靖公先世及本人轶事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云:公先世有业农者,家小康。乡之虎而冠者,以其愚弱有财,谋所以倾陷之。适有盗案攀入其名,拘讯屈招,定为死罪。乃乡人伪为矜悯救援之状,向其妇曰:“虽断死刑,尚可谋赎。”妇方哀其夫之不赦而请托无门也,闻之大喜,尽鬻其田产付之。数日后,泯业者释系出禁,踵门谢之,询其所以解脱之故,答曰:“将尔罪嫁与某人,尔方得生也。”农骇曰:“我幸以有救而得生,渠转以无故而致死,是可伤更甚于余也。况渠代余死,可不谋救之乎?”恳再为设法。其乡人曰:“非财无以为也。”农归,与其妇谋,将祖上祭田并其住屋尽弃之,以为营救之资,而不知悉饱乡人之橐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后公由进士出身,内历翰部,外掌封圻,晋封公爵,赐谥文靖,其勃兴也宜哉。

姚平泉《瓶山草堂华记》云:公祖居兰里,属海宁界。后迁临平



镇,为仁和人。应童试时,跨考两籍,已试而未发案,游吴山,遇一拆字者,公拈得“损”字,色不怩。术者曰:“公殆跨考两籍,问试事耶?”公愕然,实告之。术者曰:“左为秀才,右为生员,两得之矣。”公殊喜,术者曰:“未也。以员字下八字,加上厶字,为公;才字配目,为相,异日将封公入相,岂止一矜哉!”后皆如其言。

许仲元小欧《三异笔谈》云:补山节相济变之才,机牙四应,真得韩魏公遗意。有一二轶事,得之所闻所见。驻节前藏,督办军需,时梅勒子二等侍卫某,奉旨省亲,势张甚,至里塘,从骑鞭挞夷人,乌拉逃散,粮台传误,委员飞禀报闻。节相即通扎各站:“风闻有某人骚扰驿站,今发到令箭一枝,不拘何处擒获,许以军法从事,本院已夹片密奏在案矣。”某闻之,不敢驰驿,自乘车骑,星驰而去。越旬日,已接后藏来信,某人已至军前矣。方小濂曰:“中堂此举,未免太过。”笑曰:“无此大胆。委员就擒,亦必告我。且某虽骄,亦非痴绝,断无见此告示,自就显戮。虑或倔强,故以密奏吓之。此等琐屑,何足渎圣聪也。”凯旋后,节相亦返成都,惟办善后者,尚短尾欠银二十四万两,禀请迅速解往。承宣使闻嘉言谓:“军需无着之项已多措,不肯解,各承办道府先回者,皆群起争之。”节相谕曰:“君等当日为边陲用兵,若先筹措帑,岂能集事?藩司计臣勾稽核算,乃其专责,何妄争也?”绝口不道。第三日,身自拜晤,闻公,谓:“入藏诸公,用帑太费,自须查核。但自臬司以下,均有经手,惟老司长无所回护,本应老夫自行,缘新自藏回,且批准多由本院,亦须回避。拟奉烦一行,明日即当移檄塞外,望帑如岁,迟则恐别生事端。一定行期,当折报起程,兼飞飭委员,珍重而别。”闻藩惶窘,即日钉鞘委员,且多给盘费,飭令星驰而去。查核一说,闻藩固不敢问,节相亦不复言也。



德清俞樾随父寄寓临平 《杭州府志》：樾，字荫甫，四岁随父鸿渐迁临平。母姚氏口授四子书，过目不忘。成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是科覆试，诗题为《淡云疏雨养花天》，樾首句云：“花落春犹在。”为曾国藩所赏，谓咏花落而无衰飒意，置第一，樾后遂以“春在”名堂。散馆，授编修。督学河南，请以公孙侨从祀孔庙，及圣兄孟皮配享圣祠，并邀俞允。以人言罢官归，侨居吴下，一意著述。治经宗高邮王引之，谨守家法。曾国藩、李鸿章咸爱重之，樾以巾服从游，往来如处士。历主江浙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至三十一年，课诸生一本阮元成法。训诂主汉学，义理主宋学，教弟子以通经致用，蔚然为东南大师。门人为筑俞楼孤山之麓，樾著书其中。每经一岁，皆有写定之本刊布于世，先后都五百余卷。兵燹后，总办浙江书局，建议江浙鄂三省，分刻二十四史。于浙局，精刻子书二十四种，海内称善本。光绪二十九年，重宴鹿鸣，奉旨复原官，有“早入翰林，殚心著述，启迪后进，人望允孚”之谕。三十二年卒，年八十，诏入国史《儒林传》。

咸、同间兵事 咸丰十年庚申春二月，太平军由武康间道至省，十九日猝扑武林门，二十七日省城陷，三月三日，张玉良率军克复。未几，金陵大营溃，苏、常随陷。七月，张玉良自嘉兴败还。李秀成率众西进，焚掠长安，遣副将吴再升御之，遂退。十一年辛酉二月十八日，嘉兴之太平军犯海宁，吴再升自石门溃走乔司，太平军掠临平而去，再升遂扼临平断桥以守，海宁西北境地俱没。府志引《闻见录》。九月，李秀成遣太仓主将蔡元隆攻海宁、嘉兴及苏州，主将陈炳文、郜永宽等合围杭州。十一月初二日，海宁陷。二十八日，省城陷。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元隆降，海宁克复。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复杭州。



按：临平兵事见于府志者，仅引《闻见录》一条，惟临平密迩省垣，东与海宁接境，爰引杭、海两城失陷及克复各月日，以资参证。至兵祸所及，则曲园居士《临平记补遗·序》中“纵火三日”及“新蹊故街都不可辨”等句，可见一斑矣。

汉桃俊墓 乾隆《杭州府志》：墓在临平，坟坛历然，苗裔犹存。乡近时闻鼙角之声，故人不忍侵毁之，皆呼为桃司命冢。

按：此节引《真诰·稽神枢》，“姚”字皆作“桃”。

俞曲园《茶香室三钞》云：按刘大彬《茅山志》，姚俊钱唐人，为交趾太守，汉末弃世入增城山中，道成，来洞中，兼北河司命。陶隐居曰：有冢在钱唐临平，坟坛历然，苗裔犹在，云云。然则姓姚非姓桃也。且刘《志》亦引隐居语，则其所见《真诰》，亦作姚俊也。今临平有姚姓而无桃姓，若作桃俊，则无所谓苗裔犹在矣。余外家乃临平姚氏，故曾有诗云：“外家荒冢姚司命。”而读《真诰》，又作桃俊，因入之《游仙》诗云：“莫道空山耐寂寥，何甥谢舅也招邀。似闻新授桃司命，旧在人间本姓姚。”

唐褚无量墓 在临平山。苏颋《褚公神道碑》：公薨于长安崇仁里之赐第，某年仲冬，归祔于钱唐临平山旧域。

宋蔡准墓 在临平山。靖康元年，诏凿破之。

康子兰曰：孙覿《鸿庆居士文集》三十四《宋故右中大夫直秘阁致仕朱公彦美墓志铭》：发运使庞寅孙，被旨斫断临平蔡氏墓，而寅孙以属公。蔡京复相，罢送吏部，知杭州仁和县。

元湖南宣尉于九思墓 在黄鹤山。《水东日记》：于节庵谦之父，幼孤贫，不能详其先世，所知者黄鹤山有先茔耳。节庵长，阅《黄文献集》，有于九思行状，乃知其先之贵。

明处士周易墓 在黄鹤山朱顶峰北麓，妾孙、宋合葬，李维桢



撰墓志。

丽江府通判周令德墓 在黄鹤山,妻徐氏合葬,李维桢撰墓志。

工部屯田员外卓尔康墓 在皋亭山。

新喻主簿郁一元及孺人张氏墓 《杭州府志》:在皋亭山。万历四十三年,张翰为撰墓表。

清处士沈兰先墓 在黄鹤山下。康熙《仁和县志》:钱唐人,博学笃隐操。康熙十一年,藩臬聘修仁和邑志,未就而卒。

蒋大鸿墓 在临平山。

唐玄览法师 万历《钱塘县志》:玄览以寺前平湖为放生池,十里髻尾咸遂生性。又复铸像写经,追报王考,与凡晨昏说法,娱母而已。

玄览法师碑,为褚廷诲书。

宋佛日僧契嵩 《僧宝传》:嵩,潭津李氏,受记薊于洞山聪公。夜则顶戴观音像诵其号,必满十万乃寝。经书章句,不学而能,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书成,游京师,韩琦、欧阳修延见而尊礼之。还,居钱唐佛日禅院。

《梦梁录》: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熙宁岁季夏入灭,以释氏法荼毗,五根不坏者三,名其塔曰“五根不坏之塔”。

乾隆《杭州府·艺文志》:《传法正宗记》十一卷,《辅教编》三卷。宋濂《传法正宗记序》:宋明教大师契嵩,博采三藏泊诸家记载释迦为表,三十三祖为传,持法一千三百四人为分家略传,而旁出宗证继焉,名曰《传法正宗记》;复画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图》;申述禅师及西域诸师为证,以辟义学者之亡妄,名曰《正宗论》,共十二卷。其卫道之严,凛乎不可犯也。



佛日诗僧慧举 康子兰曰：《玫瑰集》有《跋云邱草堂慧举诗集》，《渭南文集》亦有《跋云邱诗集后》。

明方外郁存方 万历《钱唐县志》：郁存方，徐道影法孙。母梦鹤鸣于舍而生，异人抚之曰：“吾道之杰也。”既受诸阶法，祈禳甚验，即大旱封潭，役将卷湖水洒城中，驾瓦鱼跃。嗣师命捕鼠妖，召吏兵与战，擒之。年七十九，无疾化。

澹斋和尚 澹斋为武林大佛头寺僧，金陵人。尝以杀人入狱，为狱吏所困苦，久之得脱。以为人世不堪，无逾于囚，遂舍身为僧，发愿以济狱中之人。每晨，担粥饭遍行各狱，聚囚而饭之，旬日则为具汤浴，夏则竹扇疏巾，冬则席藁败絮，诸凡屝屨木齿、丸子膏药、凉水姜汤、驱蚊杀虫，琐碎当厄之物，无不曲体备用。囚见其入狱门，欢呼如稚子之见慈母焉。比户亦怜其志，有所请假，使之应手不匮。数十年如一日也。一日，澹斋衔袖，堕一纸，拾之，则两人姓名。余惊问：“此某之妻与子也，汝何自书之？”固问，始曰：“两人在仁和狱中，因饭囚，故习之，知其为忠臣家属也。今开赎例，得四十金，则两人可出矣。世路悠悠，无可告语，书之以识吾愿耳。”余曰：“此吾辈事也，奈何累子！”时钱虞山亦寓武林，舍弟晦木往告之，以五十金畀澹斋。过三日，某之子来告得赎，劝之他往，迁延不决，复见收捕，然澹斋之心尽矣。貌朴野，尝言：灵隐具德上堂，某出众问话，具德棒之，某却棒，不得打。具德大怒，鞭朴交下，几死。虽怨具德，其称之必曰“老和尚”，余至是而始敬之。后由湖上迁城内小庵，遇火，又迁而卒。塔临平山。节录《南雷文案》。

明沈节母尤氏 五杭村沈学颜妻，冢宰近思之曾祖母。冯景传云：母年十九归沈，四年而寡，无子，乃诣于舅姑，嗣子时吉，教以义方。及长，为娶妇俞。亡何，吉、俞相继早世，遗孤大震才十四



岁,母内抚孤孙,外御强侮。母有兄某,以豪暴雄于乡,见母无亲子孙,利其土田,秋将刈,乃率众取禾,母潜以针刺列插满发,踊而号曰:“而欲绝吾祖孙命耶?”以头触兄,兄捉其发,针刺手,血淋漓,始惊避去。欲构讼,母被衰提孤,将号之官,事遂寝。母尝忧其孙弱而羸,曰:“吾目中得见曾孙,死不恨矣。”后生子先斗,近思兄也。母卒,年六十一。后生近思,成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

清贞女高大姑 仁和高弘芳女,字五杭尤士伦,未婚而尤卒,姑归尤,终身守志。康熙癸丑,邑侯孙公貽谋亲揖其庐,旌以“纯质全贞”匾额,又捐俸为寿。己未冬卒,年三十有五。明经陆堦作启,遍征诗词,美其贞节。大令吕澄复为之传。墓在五杭。

陶贞女 名坤,字柔德,临平人,陶广龄女。许字塘栖沈帝简,未婚而帝简歿。坤欲以死从,父母沮之,许以守志,乃作诗自誓。后嗣侄为子,亲自督课,事姑以孝闻,荣邀旌典。

沈贞女 名安,字宁一,沈维崧女。幼字临平陶日升,将于归而日升病卒,女归陶守志。事祖姑与姑服勤,奉养恳至。越九载,病歿。临终,作永诀诗四首,里闾称之。乾隆二十四年,题请旌表。

陈节母湛氏 归先祖讳鉴,年二十九寡,上事舅姑,下抚孤子,以慈孝闻。性和顺,未尝与人竞丝粟之利。咸丰庚辛之乱,流离转徙无定所,先后经舅姑丧,皆如礼。卒,年七十六。光绪三十二年旌。孙棠谨识。

姚节母沈氏 姚元甫妻,守节抚孤。卒,年七十岁。

姚节母马氏 归先祖讳邦奎。先祖苦读不得志,郁郁以卒。遗孤才五岁,即先考讳义城也,祖母教养成立,幼聪慧,能属文。丁洪、杨浩劫,旧业荡然,乃令弃儒习贾,重振家业,慷慨好施,秉母教也。卒,年六十二岁。孙景瀛谨识。



陆节母俞氏 字陆氏子以繁。年十四,父母并殂,即依其姑就养,至十八而陆氏子蚤夭,义不他适,翁姑百计慰之,终不承命。平居苦节自持,弗形辞色,视继子逾己出,布衣菜羹,处之晏如。俞步青有长歌咏此事。

沈烈妇马氏 乔司人,嫁德清沈寅禾副贡,能顺事安贫。力健,尝于回禄中,以重绵裹郎躯,挈之跃窗出险。嗣寅禾病卒,氏料理丧葬,并自营生圻,吞金以殉。曲园有长歌咏此事。

周节母郑氏 周联奎妻。年十七于归,昏数月,联奎病卒,守节至六十岁卒。无子,嗣内侄郑薰为子。

姚节母金氏 姚义钧妻,守节抚孤。卒,年七十七岁。子舜琴。

半山老姬 辛酉,省城陷,太平军由半山至临平,往来如织,乡民出广济桥觅食者,辄为所掠。有半山老姬悯之,结茅广济桥上,视木鱼为准,如木鱼寂然,则乡民匿伏不渡。嗣为所觉,遂戕老姬,焚其棚。见《杭州府志》。

吴立岩山天玺碑 天玺元年七月,立石岩山,纪吴功德。东观令华核撰文,皇象篆书。

康子兰曰:翟晴江《临平记补订略》:吴末,瑞应事非特见于临平,如历阳山石印封发,在天玺元年八月,系立此碑之后。阳羨山石宝之祥,别有天纪一碑,此石专为临平石函而设,年月皆符,顾宁人《金石文字记》主此说。

古砖 《府志》引《两浙金石志》:吴永安二年砖,仁和赵坦得于临平山中。砖厚一寸二分,长六寸一分,文曰“永安二年许”,五字下,作界画交互纹。按永安二年,为吴主休即位之次年。又晋太康三砖:一长六寸,厚一寸四分,文曰“太康元年造大”六字,亦赵坦



藏；一长三寸，厚一寸三分，文曰“太康元”三字，其侧面三字，惟“元”字尚完善，钱塘赵辑宁藏；一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所作”十二字，□□某氏藏，皆出临平山中。按：是年岁次庚子，即孙皓天纪四年，造于晋世祖平吴之后，故用太康纪年。又晋砖长四寸二分，厚一寸一分，文曰“永和四年”，钱塘何元锡得于皋亭山佛寺，赠吴江郭麐。又晋砖长九寸五分，厚一寸三分，文曰“泰和四年七月毛□作”凡九字，亦何元锡得于皋亭山僧寺。

宋蔡京书临平寺额 《老学庵笔记》：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士敕，其“敕”字皆平正浑厚。元丰后敕，出尚书省，亦然。崇宁间，蔡京临平寺额作险劲体，“來”长而“力”短，省吏始效之，谓之“可空敕”，亦曰“蔡家敕”，至今“敕”字蔡体尚在。

康子兰曰：翟晴江《临平记补订略》：某筑塔当亦在是时。《幼老春秋》云：京筑塔，以象龙角。

临平山置塔手诏 康子兰曰：《宋朝大诏令集·政事》三十二《营缮上》一百七十九，有临平置塔御笔手诏。

临平诗一卷 康子兰曰：见《宋史·艺文·总集类》。

羊嫁桥俞氏有额曰“永思” 曲园先生曰：此事，临平人皆知之，而沈《记》顾不及焉，何欤？先君子往游，在道光戊戌春，樾亦从焉，“永思”二字虽黯淡，而仰观之尚可辨，其旁有无小字，则不知也。其时康氏莲伯、子兰两君续修《临平志》，乃使人梯而视之，旁有“衡阳王”三字，然则又非宋高宗笔矣。衡阳王之封，六朝时有之，唐宋以后无闻焉。然则此二字，书者谁欤？余疑或为衡阳王某书，名字漫漶，观者不及细详，遂以为“衡阳王”耳。故以此二字为高宗书者，传闻之误。惟此屋至今犹属俞氏，或者当日固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乎？疑以传疑，未敢竟以为无稽也。樾亦有《杨嘉桥



俞氏双忠记》，在《宾萌外集》，“羊嫁”之与“杨嘉”，语音之讹，未知孰是？今临平兵火之余，此两字亦未定存否。

宋福王铜印 文曰“祥符开国”，以宋三司布帛尺度之，一寸七分见方，篆文绸叠，犹存宋官印体制。

景瀛曰：甲戌夏，江浙大旱，湖塘尽涸，塘栖邻里农人于王庄基废池掘泉，获此铜印。考《栖乘类编》，王庄基在塘栖镇西南隅，为宋福王庄院，今呼“庄基”。庄侧有洗马池，印出其中，当为福王遗物。王为理宗同母弟，度宗父，名与芮，初称嗣荣王，度宗立，晋封福王。入元，封平原郡公，薨于漠北，汪水云《湖山类稿》有诗吊之。祥符，县名。宋都汴梁，故皇族以祥符为籍贯，犹元魏拓拔都洛阳，皇室即以洛阳为籍耳。曾见故宫书画，如东坡尺牍后，钤“毗陵开国”印；颍滨尺牍后，钤“太安开国”印，知宋代王族显官之有爵者，刻“某某开国”于印章，亦一时风尚也。塘栖屡经劫火，金石遗文稀如星凤，此印不仅补宋人印制，福王庄院在塘栖者，亦借以证明，殊可宝贵。发见地虽不属临平，然既归景瀛珍藏，不妨登人记内，代彰邻里掌故，俾示来兹，并记以诗：南都遗迹著《栖乘》，《栖乘类编》纪事，较《塘栖志》为详。一代豪华慨废兴。玉殿飘零红粉尽，宫人斜畔望觚棱。铜符一握土花苍，尽日摩挲咏叹长。半壁残山天水碧，有谁凭吊福王庄？洗马池空野蔓菁，照人古镜尚清明。池中先有人得金冠古镜，今印亦出此池。文房更有遗珍伴，碧血千年玉带生。文信国玉带坐硯，为临平湖渔父所得，后归袁简斋。六陵无树哭冬青，义士祠荒枕碧渟。塘栖市东放生池上，有义士祠，祀寓贤唐玉潜先生。独有旧时明月色，年年长照宋梅亭。超山有宋梅，花皆六出，周梦坡先生为起宋梅亭。

明广严寺佛殿碑记 《嘉靖志》列入明代，不著撰人姓名。

补刻东坡安平泉诗 陈棠曰：此系沈一先所集苏字，钩摹上



石,惜东江未将旧拓重刻,殊为憾事。

灾异 《府志》引《述异记》:清康熙三十二年六月,仁和皋亭山骤风雨,龙与豸斗,龙吐冰雹,豸吐火,所过树皆樵毁,冰雹厚者积一二尺,至钱塘江而没。

附记

母山 在县东北,西与黄鹤山相接,亦名凤凰山,群山中最为高耸,直上五百丈,绵亘十五里,张翼左右如母顾子,亦名母顾山。《大清一统志》。山在皋亭山东北,约高一百余丈,比众山独高。嘉靖《仁和县志》。

黄鹤山 乾隆《杭州府志》:山在仁和县旧治北三十八里。宋《祥符图经》:在佛日山南,高约百余丈。巅有龙池,一名渥洼。《咸淳志》:山巅有黄鹤楼,今废。万历《杭州府志》:高千丈,泉飞数百尺,岭峻而人迹罕到,俗呼为“梯崖泉”,为“白玉泉”。《武林梵志》。

佛日山 乾隆《杭州府志》:山在杭州东北。《山堂肆考》:在母山之东,高约六十余丈。《咸淳志》:亦名佛日坞。坞尽雾,大洞如屋,即黄鹤仙洞也。《武林梵志》。

黄山 乾隆《杭州府志》:在县治东北五十里,高五十丈,周一里。北一里为横山,为东西二横山,皆相联络,高三十丈,周五里。万历旧《志》:在桐扣山北,黄溪在其下。《仁和县志》:横山去皋亭东北二十里。《豁堂同凡草》。

临平山 乾隆《杭州府志》:山在县东北五十四里,平旷逶迤,无崇冈修阜。其岭一名邱山。《大清一统志》:山高五十三丈,周回十八里。宋《祥符图经》:城东北诸山,皆自吴山委脉,至临平而中断,由是北百余里,方露含山一小阜,故元吴景奎诗云:“舟过临平

后,青山一点无。”《郭北三山志》。

桐扣山 乾隆《杭州府志》:在县东北五十里,下有石鼓湖。《大清一统志》:其东有鸡笼山,河南有黄陵山。嘉靖《仁和县志》:运河之南为赞山,一名王陵山。西北为蔡姑山,高十丈。万历旧《志》:海中有兽曰蒲牢,素惮鲸鱼,击鲸,则蒲牢鸣,犹晋有石鼓不鸣,取桐材斫为鱼形,扣之则鸣。后世犹作蒲牢于钟上,而状鲸鱼击之。击磬之器,亦上削桐以为鱼也。《文献通考》:又唐阙名有《桐鱼扣石鼓赋》,见《历代赋汇》。

石姥山 乾隆《杭州府志》:山在县东北四十二里,其石端耸如人立。其西为乌头山。《大清一统志》:山高五十余丈,有岭南接运河塘赤岸。岭西有珍珠坞。《咸淳志》:山前麓复有鸡笼山,高六丈,周里许。《仁和县志》。

青龙山 在皋亭山之东南七十余丈,山脊苍翠,偃曲如龙。咸淳《临安志》。

龙居山 乾隆《杭州府志》:宋高宗曾停宿于永庆院,故其山名龙居。《仁和县志》。

茅山 在小林村中。其西有丁山,有鳖山。《仁和县志》。

赤岸岭 去城东北四十五里,石姥山下。嘉靖《仁和县志》。

黄鹤岭 乾隆《杭州府志》:岭去城东北四十里,佛日寺前。成化旧《志》:在黄鹤之西,皋亭之东,始由皋亭东麓而升,转出黄鹤山脊,人谓之大岭,南通运河,北达唐栖。《仁和县志》。

石目岭 在桐扣进路,长半里,南通运河,北达佛日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细砺洞 在临平山,出砺石,深十余丈,阔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嘉靖《仁和县志》:水龙洞去旱洞半里余,一名白龙洞、细砺洞,





俗名旱龙洞。按临平山但有干、湿二洞，县志别载殷雷洞，一名仙人洞，亦即细砺洞之别名也。乾隆《杭州府志》。

仙姑洞 乾隆《杭州府志》：仙姑洞，即黄鹤仙洞。相传黄鹤公有女，构小楼于山巅居之。《仁和县志》：龙洞与仙姑洞，相隔五十丈许。临平、超山俱有龙洞，临平称白龙洞，超山称黑洞，此称黄龙洞焉。《佛日胜记》。

莲花峰 乾隆《杭州府志》：峰在佛日山南，其峰回向黄鹤山，下有莲花坞。《仁和县志》：僧大慧于莲花峰左，累石编茅，署曰“莲花窟”。其前有石翼然如飞云之状，名飞云岩。有泉，莹净洁白，从石底细窦涌出，其味如醴，名天乳泉。有池，形如半璧，名半月池。《武林梵志》。

分金坞 在临平山东北。《仁和县志》。当山谷尽处，俗呼笏箕坞，有岭路达小林。《郭北三山志》。

安山坞 在临平山西北三里。《仁和县志》。

花坞 在临平山西南地方，多桃梅。康熙《仁和县志》。

真珠坞 乾隆《杭州府志》：坞在石姥山岭之西北。《咸淳志》：坞以珍珠泉得名。刘太尉谢军政，尝闲居于此，故亦多太师坞。《仁和县志》。

曲竹坞 在临平山西。《仁和县志》。故老相传，唐邱隐士丹成羽化，植杖于此，其竹皆曲，今僧多取以为杖。《咸淳志》。按：今坞中竹少而松多，里人称小松门。县志别载侧足坞，云：在临平山，有小苏门，今无和者。疑“侧足”即“曲竹”之讹，而“小苏门”即“小松门”也。乾隆《杭州府志》。

积铁崖 在临平山西，安隐寺东，即锦屏石也，以杜子美有“壁色立积铁”句，故以名此崖。《仁和县志》。



玉蟾石 佛日寺左山上,有玉蟾石。《佛日胜记》。

向明石 在临平山北面,其石白色,天将雨则明如水晶,故俗名水晶石云。《仁和县志》。

赤岸河 《咸淳志》:在赤岸南。嘉靖《仁和县志》:去城东北三十五里赤岸南,自运河入,通高塘、横塘,西接蔡官人河,东北达施何村河。乾隆《杭州府志》:赤岸岭下水,自上塘南溯二里许,为禄加桥,歧为二:西流过丁桥四汙汇,至于横塘,与蔡官塘河会;东流历九曲观音桥,至和睦连桥,与施何村河会,其南流通义桥、高塘、梅家坝等处。《艮山杂志》。

施何村河 在桐扣山水下沘堰,地有姓施、姓何人居,故名。《咸淳志》。去城东北四十五里桐扣山,通里外沙河,北达方兴河。嘉靖《仁和县志》。

方兴河 去城东北六十里临平镇,东通海宁县长安坝。嘉靖《仁和县志》。自运河入,通像光、赭山、汤镇。《咸淳志》。自安隐寺西方兴村入港,南过良墅庙、东冈桥、方桥、众桥坂、刹竿庙、安乐桥,至于汤镇。东流自刹竿庙过饮马港、羊潭坝、九坟大觉庵、十字港,转北,由义桥、界牌桥达海宁境。是河受源处,属临平镇西。旧《志》云东,就其大体言也。《艮山杂志》。陈棠曰:按自上塘东南一境农田灌溉,悉资赤岸、施何村、方兴三河,虽皆发源于上塘,而支分派别,不复与上塘通。

上塘河 南宋运道,俱自长安入艮山水门,抵东新河而上,此其故道也。《读史方輿纪要》。上塘河,旧名运河,一名长河,一名夹塘河,西德胜桥抵长安坝,南通外沙河、后沙河与蔡官人塘河,东达赤岸河、施何村河、方兴河,两岸田土,何止千顷。嘉靖《仁和县志》。

东小河 自谢村新运河入而东,支流不一,合为东小河,直北



至永和乡巧山、亭子、小林,东抵皋亭山、雋堰、金家堰一带,北至独山、横溪、瓜山、泰山、超山、吴下、白鹤渡、桐扣、唐栖、前漳、五杭、落瓜、博志等处,其港汊皆西达新运河,东至上塘,北接崇德县界,回通转沓,乍分复合,琐屑支离,桥梁约计千百,难以悉书。《成化旧志》。

曹家渠 乾隆《杭州府志》:渠在临平镇西南,甃石为笕于运河之下,泄渠水暗注下河,俗呼河底河,灌田计三千七百亩,宋时以赐佑圣观,故至今观中纳税。《仁和县志》:临平曹家渠笕法最妙,盖南来之水,欲向北流入下河,而东西水横亘其中,并入则易溢,并泻之则易涸,欲令自入下河,而于横水无所损益,乃于横河底作一直隧,隧之南际建石闸,视水满浅以为启闭,南来从闸归隧暗渡,而横河自流隧上,无所混合。横河之北为塘,分上下河高低之界,隧道北际乃从塘下泻水。真良法也。但隧道甃砌须极周密,少有渗漏,便泻上河之水,而害大矣。《小言》。

水泚堰 在桐扣岳庙渡稍西。水自此过八字桥,绝槎溪,再过后河、保安、紫口诸桥,抵黄壕塘。其经流也,一自八字桥东北抵独托庙,一自槎溪东北抵良墅,皆与方兴河会;一自保安桥东南抵汤镇,在古可与前沙河会,今沙河下流淤塞,不复通矣。《艮山杂志》。

临平湖 《輿地广记》云:在仁和县。《祥符志》云:在县东长乐乡,周十里,湖中有白龙潭。乾隆《杭州府志》云:湖在山东南五里,唐宋时,湖水皆直至山下,南宋为运道所经。《读史方輿纪要》:在盐官县西五十五里,溉田三百余顷。《元和郡县志》:在县西五十里临平山南。《太平寰宇记》:西湖与临平湖,并谓之钱唐湖。临平称钱唐湖者,本《晋书·陈训传》,旧本合为一湖,以注之江者也。《神州古史考》、《水经注》谓浙江合临平湖,经槎渚以入于海。槎渚与



临平湖相连,去江则三十余里,而海在其东南,非入海处也,据今则其说为不合。论其大势,亦以后来筑堤捍海,久之江涨,遂成平陆耳。桑钦汉人,酈道元后魏人,迄今千有余岁,陵谷变迁,有不可得而知者。成化旧《志》:旧称湖大三千余亩,今久塞,人家多佃为桑田鱼池。《仁和县志》:湖汪洋数百顷,东西八里一百步,南北九里二百步,深七尺。旁有四闸,古为潴蓄灌田之备。旧《海宁县志》。

藕花洲 乾隆《杭州府志》:临平山下藕花洲,即鼎湖也。《咸淳志》:去城东北六十里,在临平山安隐寺后。成化旧《志》。《一统志》又云:景星观在临平山下,与东岳行宫峙立,两旁有藕花洲。则洲又当在镇北。今惟放生池在焉,未知终属何处。考白洋笪在安隐西,而《成化志》亦云藕花洲在安隐寺后,则前说为是。《仁和县志》。潜《志》谓即鼎湖。盖北宋时,未有永和一堤,湖水直通山下,凡山东南回汀浅渚,度可种莲之地,悉得以洲称之,而安隐寺西不与焉。观诚斋《莲荡》四诗,可坚信潜氏鼎湖之说。《郭北三山志》。

像光湖 乾隆《杭州府志》:在临平镇西八里,黄山之前,方兴之北,今为像坂湖。《仁和县志》:去石鼓亭东二里,湖虽湮涸,犹存形模,土人又呼黄像湖。《郭北三山志》:湖有五色光明。《咸淳志》。

石鼓湖 即桐扣山前塘河宽处。《佛日胜记》。

石桥湖 乾隆《杭州府志》:湖今无所考,或云即小林西丁山庵前小湖,未知是否。

减水陡门闸 闸有五,莫详所始,俱在旧运河官塘一带,潦涨河溢,皆启闭杀水以泄下塘。天顺间,知府胡浚重修,一在德胜桥,一在隍堰,一在临平,其二在海宁。嘉靖《仁和县志》。

小林大闸 在本县十五都、十七都东西界间。旧闸莫详所始,盖以运河塘下高田,不与下塘河接,旱无车灌,置此蓄泄。隔塘白



洋、石目二筑下流,其为塘下高田之利最溥,年久坍塌。天顺间,知府胡浚、知县周博重建,一乡蒙利,溉田数千。嘉靖《仁和县志》。

龙池 去城东北四十里黄鹤山下,池出云则雨。嘉靖《仁和县志》:佛日寺净慧院库堂后有池,中有渥洼,泉出石隙中。按《咸淳志》记黄鹤山云:巅有龙池,一名渥洼。似渥洼即龙池。自成化以后,诸志皆分载。考周必大、鲜于枢并云:渥洼在佛日库堂。今龙池见在山巅,地并不同,是分载诚不误矣。

龙藏泉 佛日寺西南源也,自龙床诸涧绕寺。《佛日胜记》:山形如狻猊,有石龙在溪左右,头口相对,泉从口流,昼夜如吼,名双龙泉,又名龙床泉。《武林梵志》。

金沙泉 在永和乡。《梦梁录》。

冰谷泉 在临平山寂光庵侧。《咸淳志》。

檀泉 在临平山麓夕照庵西,去炼丹泉止百数十步。

留月泉 在黄鹤山西。《仁和县志》。

孟姜泉 陈棠曰:今乡村妇女耳食小说中孟姜女事,适泉侧有无主荒冢,谓是孟姜女葬处,清明前后,率结侣至冢前祈蚕,而夕照庵僧觊香火之利,遂设像于庵中,皆流俗之可笑者也。然乾嘉时,里人俞天羹竹枝词已有“祈蚕先拜孟姜泉”句,则此风由来久矣。

安平泉 乾隆《杭州府志》:安仁西乡安隐院有池,名安平泉,今池边有亭。《咸淳志》:吴氏著《泉品》录天下名泉,独遗武林。不知武林自有名泉,如安平泉在临平,东坡诗“当时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道泉”是也。万历《钱塘县志》。

放生池 万历《钱塘县志》云:华严院僧玄览,请以寺前平湖为放生池,十里鬻尾咸遂生性。又复铸像写经,追救王考与兄,晨昏说法,娱母而已。



磨剑池 在临平山下有片石,俗传钱王磨剑于此。嘉靖《仁和县志》。

浣纱潭 在仁和临平乡。《梦粱录》。

安家潭 在临平西北。地中忽起蛟,遂成潭。康熙《仁和县志》。

黄泥潭 在长乐乡西北小林之东。康熙《仁和县志》。

莲花井 在小林莲花院。咸淳《临安志》。

毛桥 乾隆《杭州府志》:桥在镇西偏,税课局侧,跨大河。俗因与茅桥同音,呼西毛桥别之。

茅桥 在镇中。旧《志》:植芳桥名茅桥。

永康桥 《成化志》:在临平,洪武初建。今永康桥即西毛桥,与《志》异。

丁桥 在赤岸南五六里。

宋家桥 今土人呼宗家桥。宋,疑“宗”之形讹。又呼汤家桥。

新桥 旧《志》未载,或云康熙间建。据沈谦已有《过新桥》诗,其建当在顺治年间。

仁寿桥 永乐九年重建,在胡家坝北。《成化志》:按坝去镇东八里。

龙兴桥 在镇东,跨大河。一作“隆兴”。有宋天禧重修石刻。乾隆《杭州府志》。

五里桥 乾隆《杭州府志》:在佛日寺前,因秦观诗名。明季改松篁桥。

临平山墅 余圣,唐山令臣也,屏居临平山墅,亦有年矣。邱丹《题湛长史草堂诗序》。陈郁《话腴》载顾况《访邱丹》诗,有“骄驴独自来山坞”句。又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有顾况《临平坞杂题》十二首。盖临平坞即邱所谓山墅,韦应物诗所谓山居也。



净信寺 在桐扣山。晋天福六年,周珽舍宅建,寺名恩平。宋治平间,移请今额。元末毁。明洪武间迁建于亭溪村,二十四年,并广严寺。康熙《仁和县志》。

治平寺 唐天成间建。洪武二十四年,归并香积寺。嘉靖《仁和县志》与康熙《仁和县志》稍异。

大安寺 本名大慈院,在小林镇。梁贞明二年,吴越王建,定慧禅师为开山祖。元末毁,明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并广严寺。康熙《仁和县志》。

安隐讲寺 在城东六十里临平山。南唐清泰元年吴越王建,名安平。或谓旧名永兴,有石塔一所,宋治平二年改今额。有丹井,井旁有池,名安平泉。有黄犍岭,因邱真人乘黄犍采药,故名。洪武二十四年,立为丛林。永乐初重建。其后,即临平山也。

龙居寺 在黄鹤山之阳。旧名永兴院,后唐清泰元年,吴越王建。元初毁。明万历甲午,僧如艮等十人,买故址重建,延闻谷印禅师说法,为第一祖,修雅、玉庵法师相继传教,遂成丛林。太史钱谦益撰碑记。按高宗南渡,曾宿本寺,故山名龙居湾,寺亦以是名。康熙《仁和县志》。

罗汉教寺 洪武六年重建罗汉教寺,二十四年归并广严寺。嘉靖《仁和县志》。正统间,僧昙定复拓殿宇,请元瑞法师大开讲席,立为丛林。赵世安《仁和县志》。寺有古树,相传吴越王时所植。《栖乘类编》。

遍福寺 《成化志》:在赤岸。晋天福七年,吴越王建,名众善。宋治平二年,改今额。庆元初重建,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初重建,立为丛林。

佛日净慧寺 嘉靖《仁和县志》:在黄鹤山阴。晋天福七年,吴越王建,号佛日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寺有清泠轩,东坡



题名、陈忠肃公题名。按：宋陈瓘谥忠肃。《浙江通志》：寺久圯，万历间重建。

慧日寺 康熙《仁和县志》：在博陆村。旧在孤山，晋开运元年，吴越王建，名广照。宋大中祥符八年移建，改今额。元末兵毁，明洪武中重建，立为丛林。

西隐寺 在博陆。宋乾德元年建，元末兵毁，明洪武二十四年重建。

宝界寺 嘉靖《仁和县志》：旧在武林门内，名翠峰。宋治平间，移艮山门外槎渡村，改额宝界。洪武二十四年，归并崇善寺。嘉靖二十七年，诸山以寺僧景惠行荐本府，起送赴部，授职副纲。

罗汉寺 《杭州府志》：在亭溪村。宋政和三年筑庵。《成化志》。乾道四年移请嘉会门外，废额。《淳祐志》。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初重建，正统间复葺。清康熙十六年，立为丛林。《乾隆志》。

龙兴寺 《杭州府志》：在临平镇。宋宣和七年，因东湖水溢，建庵镇压，额曰“妙华”，并建普同塔一。绍兴六年，高宗南渡，以太后驾幸，赐额龙兴寺。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六年重建，改额“隆兴”。《嘉靖县志》。二十四年并广严寺。《成化志》。

康子兰曰：翟晴江《临平记补订略》：《咸淳临安志》龙兴院在临平镇，绍兴六年，僧慧文募缘重建。《浙江通志》潘公闸在临平镇东龙兴桥西。按今之龙兴桥，在潘公闸西千步许，俗称龙兴寺者，在桥北堍下，额曰“武帝行宫”，疑皆非旧址。故老相传，龙兴寺旧在潘公闸东，今名龙兴圩者，其地是也，桥亦必在闸东。或疑乾隆时重建所移，今桥下并无天禧石刻。天禧，系真宗年号。寺名龙兴，高宗所额，桥或本别有名，因寺改龙兴，而亦易其旧称耶。

显宁永报禅寺 嘉靖《仁和县志》：在真珠坞，宋少宰刘正夫功



德院,宣和五年赐是额。

天王寺 乾隆《杭州府志》:在博陆村,宋绍兴元年建。元末毁,明洪武十五年重建,并慧日寺。

崇光显孝华严讲寺 嘉靖《仁和县志》:在皋亭山阳,宋绍兴十九年建,二十八年赐“崇光显孝禅寺”额。宁宗改“禅”为“教”,御书“皋亭山”三字及“崇光显孝华严教寺”八字以赐。元末毁。洪武十二年重建,二十四年归并宗兴寺。有无尽堂在寺左,万工池在寺前,东翰堂在寺傍,桃花坞即韦后坟、西毘卢阁、龙游洞俱在寺之云梯,东峻廊、云锦亭在寺之月城,即西峻廊,圆音堂即法堂。

按:“崇光”一作“崇先”,万历间复新,顺治丙申重兴。见《乾隆志》。

保江寺 在五杭村。宋乾道间建,元至正间毁。明洪武二十年重建,二十四年并慧日寺。

按:《康熙县志》作“保江院”。

月轮寺 《成化志》:在黄鹤山阳。宋嘉泰四年建,嘉定五年,宁宗御书“普照”二字。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十五年重建。嘉靖《仁和县志》:洪武二十四年归并崇圣寺。

圆教寺 《杭州府志》:在城东五十里邱山之阳,年久颓废,止存殿基二十八亩、方泉放生池,安隐寺僧性美、慧渊于明万历八年重建。《武林梵志》。

菩昙寺 康熙《仁和县志》:在鼎湖西葡萄畈,旧有葡萄寺,经数百年,故址宛在,明万历二十六年,僧如显募建。

按:菩昙,原书作“善昙”,其地在临平镇南五里许,寺有铁佛三尊,皆丈六金身。又观世音一尊,塑有髭;韦护是坐像,为别寺所仅见。清宣统元年重建。

景瀛曰:余在沪上,曾见赵仲穆绘观音象,亦有小髭,后流入西

洋。据佛经云,观世音有卅二变相,有天男相,可见塑画皆有所本耳。

隆昌寺 在皋亭山之阴,叶正高募资重建。

元照寺 在翁家埠。

兴隆寺 在乔司东市。每年六月二十九日,香火甚盛。

报恩寺 在亭子村南里许。

化坛寺 在亭子村西里许。

觉仁寺 嘉靖《仁和县志》:在城东汤镇,唐天宝二年建,宋治平二年改是额。乾道三年毁,宝庆三年重建。明洪武二十四年立为丛林,永乐十四年江潮冲没,移建皋亭山。

寿宁院 《杭州府志》:在临平山,唐咸通间建,元末毁,明初重建。

明觉院 万历《杭州府志》:在临平佛日坞,石晋天福三年,吴越王建,号丁山罗汉院,宋治平二年改额。明初,并佛惠寺。

保庆院 万历《杭州府志》:旧在汤镇,周显德元年,吴越王建,名保安,宋治平二年改额。明洪武二十四年立为丛林,永乐十四年,江潮冲圯,迁桐扣山下。

上塔伏虎院 《杭州府志》:皋亭山宋伏虎禅师塔院,《万历志》。久废。康熙间重建。《乾隆志》。

中塔悟空禅院 《杭州府志》:在皋亭山,宋真歇了禅师塔院,绍兴初,赐号悟空,塔名“静照”。《武林梵志》。

胜因显报院 嘉靖《仁和县志》:在永和乡临平山北。宋绍兴二年,蔡卞请为功德院,赐是额。

莲华院 《杭州府志》:在临平茅山下,宋建炎间建。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初重建。《成化志》。





崇恩院 乾隆《杭州府志》：在皋亭山桃花坞，宋高宗赐崇恩显义额，并御制古诗五首，及东坡所书《墨竹赋》，俱勒于石。万历间重建，康熙丙午鼎新。

慈荫院 万历《杭州府志》：在黄鹤山麓，俗名宋家庵，宋绍兴间建，为真歇了禅师道场，僧无为重建，今为莲居下院。

慧觉院 在黄鹤山。嘉靖《仁和县志》：在肇元乡，宋淳熙辛丑建，嘉泰甲子请额。

康子兰云：咸淳临安慧觉院，淳熙辛丑岁旱，僧梵融凿井施水，因建小庵，嘉泰甲子移请今额。

资庆院 在博陆，《仁和县志》载在五杭村。宋淳熙九年建。元末毁。明洪武初复建，二十四年并慧日寺。

胡庶常胤嘉云：资庆由长寿村移博陆，僧如圆改筑于塘栖。

永福院 康熙《仁和县志》：在皋亭山龙居坞，宋嘉定请额，淳祐中重建，为嗣秀王香火院。

纯一院 嘉靖《仁和县志》：在博陆村，宋嘉定间建，元延祐中重建，至正末兵毁。洪武初复建，二十四年立为丛林。东有泉石轩。《康熙志》：明末毁，顺治十二年复建。

安庐院 康熙《县志》：在皋亭山，万历间建，董其昌撰碑，寻废。康熙间重建。

显惠庵 嘉靖《县志》：在黄鹤山阳，右晋天福七年，吴越王建。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初重建。

下塔月明庵 康熙《县志》：在皋亭山，宋绍兴间僧清杲塔院，元末毁，明万历丙午重建。崇祯间，增置禅堂。旁有柳翠塔。

宝林尼庵 嘉靖《县志》：在临平镇梅墅，宋开庆元年建。

月华庵 《成化志》：在临平镇，宋咸淳九年，俞氏舍宅建，元末



毁。明洪武初复建,二十四年并广严寺。

凝峰庵 《成化志》:在临平山,元至正初建,至正末毁。明洪武三年重建,并广严寺。

寂照庵 《成化志》:在临平山,元至元间建,明洪武间并安隐寺。

法音庵 《康熙县志》:在皋亭山,明万历初建。

观音大悲庵 《武林梵志》:在桐扣王陵山顶,万历十六年建。

卧龙庵 《杭州府志》:在临平镇,万历三十九年建。

范孝子庵 《乾隆志》:在皋亭山麓,一名木石居。顺治初,里人范文魁母病,刲股即愈,捐资创建。

镇水庵 在亭子村北。

景星观 嘉靖《仁和县志》:在临平,宋绍兴十年建。旧为东岳行祠,淳熙二年移改是额,今重建。《藏一话腴》:行都城北五十四里,临平湖岸有山,山有景星观,观有邱真人祠,祠有丹炉。邱本唐人,仕尝为郎,弃官学道,于此飞升。《梦梁录》:景星观,在临平岳祠之侧。

凌霄宫 在临平山龙洞旁。

东岳天齐行宫 在汤镇顺济宫,一在临平景星观,俱奉东岳天齐仁圣上帝。见《梦梁录》。

崇善庙 《杭州府志》:在城北皋亭山,《浙江通志》。祀晋杭州刺史陈頊。《钱塘县志》。

按:頊字行嵩,会稽人,仕东晋。尝使虜,羈留三年,仗节不屈,拔剑斫臂,复命于朝。历青、扬、荆、广四州刺史,食邑钱塘、海盐、盐官三县。葬于皋亭山,因庙焉。见《咸淳志》。

鲍黄《崇善庙记》:神姓陈,讳頊,字行嵩,会稽人。事东晋,历



青、扬、荆、广四州刺史。以武功，食钱唐、海盐、盐官三邑。见于李宗谔之《图经》者如此。梁大同二年，敕封兴善王，后改封崇善王，而失其时代岁月。其见于桑衍之《图经》者如此。隋僧真观讲于众安寺，夜梦神求受净戒，乃舍庙屋三间为佛殿。见于《高僧传》者又如此。尔复遂寝血食，专供伊蒲塞饌。见于白居易之《祝词》者又如此。碑版载神之事为多，而怪诞不经，适足以诬神。今特摭其可书者，以传信于天下后世云。

东嘉忠靖王庙 在临平市西。

按《杭州府志》：羊市街旌德观有忠靖王庙，祀唐温琼，宋敕封忠靖王。其祀神缘起，见宋濂《温忠靖王庙堂碑》。又《杭俗遗风》云：相传神温姓，五月十七诞辰，十六出会，名曰收瘟，本庙仪从咸备。又有助会，其目有高跷、炉子、龙灯、幡竿、清吹仙童、猎户马夫、抬阁、船灯、侍卫、小高跷十样景拜香各式故事，均以小孩装扮。是日，食物无不昂贵，小经纪者皆得利焉。往时临平会事，与省垣正同，会期凡三日，且有夜会，姑摭此志风俗焉。

撒沙夫人庙 俗称半山娘娘庙。《湖堧杂记》：在皋亭之半山。神姓倪，居山下。南宋时，兀术兵至，倪匿山中，惧不免于难，遂自尽。时韩蕲王方拒敬，梦倪语之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怜，证神于此。诘朝当战，愿助王威。”王异之，援枹临阵，有神鸦蔽天而至，鼓翼飞沙，敌骑目迷而败。王表其异，因加敕封。其墓即在山隅。胡世宁《撒沙夫人庙记》：神世居仁和，裔出倪氏。时值金兵，神尚属闺女，避乱郊野，饥寒迫切，狼狈而殒。里人怜其捐躯守志，瘞于皋亭之半山。金兵长驱南逐，康王奔逸，夜梦神曰：“王但前，吾当助阵。”明日接战，忽狂风大作，向北扬沙，金人目尽眚，宋兵鼓勇前追，俘斩无算。高宗即位，首崇祀典，敕封撒沙护国显应半山娘娘，



立庙塑像。

按《梦梁录》：半山七娘子庙，在皋亭山，旧传崇善王妹。与此异。

周宣灵王庙 在小林横山。

按《杭州府志》：褚家塘有周宣灵王庙，祀宋周雄，嘉定四年立庙，屡灵异，进封王爵。又钱养廉《周宣灵王像赞并序》：王生于宋季，愤胡元之乱，锐志恢复，抑郁以歿。其忠诚愤激，固宜与日月争光。碑载幻蛙事尤奇，每岁三月四日，传王降生之辰，蛙于时倏来去，光彩时异，余所亲睹。岂望帝之魂，千载未泯耶？至捍灾御患，数著灵应，里人香火甚虔。余感其事，谬书像端，云：“髯如戟兮，目如炬。矫矫如龙兮，桓如虎。大业未酬兮，壮心独苦。宁死为厉鬼兮，无生而为虏。英魂穆穆兮，云楚楚。享俎豆于千秋兮，永为我生灵。”恤灾而御侮，是庙奉祀正同，故备引之，俾有所考证焉。

利济侯庙 在五杭塘桥北，俗称总管庙。

按《杭州府志》：清波门流福沟有总管庙，祀金元七总管，神司水。康熙间，徐紫山撰碑记，谓神元时人，七者行次，总管其官名也。塘栖长桥南堍，亦有利济侯金总官庙。

杨和大王庙 旧《浙江通志》：在方兴，神为宋杨沂中，绍兴间，赐名存中，大小二百余战，屡立奇功，有坟在焉。

申将军庙 嘉靖《仁和县志》：在临平斗门桥北三十步，庙有残碑，宋季人撰，谓为申包胥，乡人于祈祷多应。想旧都亦有此祠，宋南渡，因迁建于此。

周绛侯庙 《咸淳志》：在临平镇，晋建武元年，裔孙卓卜居临平乡之大姓俞氏，因即其地祠侯。建炎三年，金人犯境，乡氏环庙为栅以守，敌仰视，旌旗蔽空，书曰“汉绛侯周”，皆罗拜遁去。自是



灵异著闻,雨暘蝗疫,有祷必应。

曹王庙 《梦梁录》:在长乐像光湖南金奥村,相传曹子建也。

午潮庙 在临平市南,祀伍子胥。

大禹庙 在五杭村。

景瀛曰:今祀为社神矣。村本名禹航,今讹音为五杭也。

曹将军庙 在小林茅山。

按《栖乘类编》:曹浚天,开河人,吴越王婿,掌楼船五百号,封扬海侯。有曹将军庙,在马鞍山之阳,患疮疡者,祈祷辄愈。茅山所祀,可互证焉。

景瀛曰:马鞍山曹将军庙,旧有塑象三,其一貌奇古,乡人称为丁长头,相传之乔之象。近乾元观山下有人钁地,得一石,乃文徵明书《丁之乔墓志》,中有“木石塑象”句。又《塘栖志》之乔生,而目如龟,鼻如象,颜墨如黑玉,头秃如古罗汉,似与乡人相传之说合。壬申春,商同栖友移供超山乾元观,象下有“蓝制”二字,颇有以銮、蓝谐声,为刘銮所塑。然年代相悬,不无疑问。要其奇古雅雋,的出名手。附载及此,俟考古家研究耳。

南湖庙 在临平镇南。

白龙王庙 《梦梁录》:在临平东山之中。又有龙祠,在洞侧。

永宁社庙 在亭村北。

范明庙 在梅东高桥东。黄士珣《北隅掌录》云:考《晋书·顾众传》,众为义兴太守,起义师,讨苏峻之乱,为贼张健、马流所败,保固紫壁。有劝众过浙江者,临平人范明谓众曰:“此地险要,不可委也。”众乃版明为参军,率宗党五百人,合诸军进讨,健退走曲阿。然则兹祠之建,实以明有捍御乡邑功也。明无字,无官谥,故直谓之范明庙,今则易为范文正祠矣。他日有重葺者,宜榜曰“范参军”。



庙”。

钟忠惠公祠 《西湖志》：在跨虹桥，祀明河南金都御史钟化民。化民以劳于王事卒，万历中奉旨建祠河南。后因郡人请，建祠西湖之滨。

按：范明庙及钟忠惠公祠，地址不在临平，而所祀皆临平人，又同在县境，故并附载。

宋赭山巡检司寨 《梦梁录》：在仁和、盐官两县界，元额管土军一百十二人。

按《乾隆志》云：《咸淳志·疆域》卷，仁和水路，东南自汤村塘至赭山石桥，南抵盐官县，时赭山为二县交境，故于仁和县载海门，今山则属海宁州矣，此当自明永乐时，仁和汤村、白石、鲜缸渡等浦，皆陷于海，而赭山遂孤悬于海南，仁和统理不便，改属海宁耳。

河泊所署 乾隆《杭州府志》：在临平镇，今裁。旧《志》。

临平都酒务 咸淳《临安志》：行在贍军激赏酒库所，大库十三，小库九，临平库列小库中，在临平镇市。

急递铺 嘉靖《仁和县志》：急递铺一路，自武林门外北郭总铺起，至东新铺、皋亭铺、百家湾铺、赤岸铺、桐扣铺，达海宁县许村铺，转达嘉兴等府，洪武三年建。

汤村教场 《杭州府志》：宋乾道四年十月，殿前司言：相视汤村龙王堂东江岸茅滩一带，可作教场，已修将坛。十六日，车驾至滩上教阅。后淳熙四年十二月，庆元二年十月，俱有大阅。时汤村海陷，后无迹可考。

防营 《杭州府志》：清乾隆间营制，分防临平镇，兼营新塘、白泽庙、刘家坂、大均铺、黄天荡、章婆弄、乔司、戴家坝、天开河、翁家埠，炮台十座，千总一员，外委把总一员，有马战兵二名，无马战兵



十名,守兵七十一名。同治间,临平镇驻千总一员,知司镇驻外委把总一员。

税课务 《杭州府志》:旧名税务局,明洪武十四年建。清代改局为务,咸丰末毁于乱。同治初僦居镇中,五年就旧址,重建横塘临平税课务大使署于临平东马桥西,屋二十一间,垣五十二丈。

临平市镇 《梦粱录》:杭州有县者九,独钱塘、仁和附郭,名曰赤县,而赤县所管镇市者一十有五,汤村曰汤村镇市,临平镇名临平市。

《杭州府志》:清宣统二年四月,仁和县据临平乡董孙馨呈称:窃照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四条云:镇乡地方,嗣后若因人口之增减,镇有人口不足四万,乡有多至五万五千者,由该镇董事会或乡董,呈由地方官,申请分别改为乡镇等因。查临平一区,都凡有六,图凡六十有六,人口共计五万五千余口。前以五杭一区,曾有呈请独立之议,故仅以四万三千余口计算。今既合并,并派员覆查,实数共五万五千三十六口,与城镇乡自治章程第二条相合,呈请查照转详,改乡为镇等情到县,核与定章相符,除详报地方自治筹办处外,将户口清册据情申送,俯赐立案。

警察局 在西市曹将军庙,光绪三十二年,由里绅陈泐、陈椿、康颂和、王春圃等创办。

邮政局 《杭州府志》: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设邮政局于临平镇大街。宣统三年五月,设乔司镇邮政代办分局。

铁路车站 车站在临平镇南,距杭州车站计四十五里强。《杭州府志》:清光绪三十一年,浙人会议筹办铁路,浙江商办铁路公司成立。宣统元年,设车站于临平。二月,杭州至峡石一段开车。闰二月,王店、嘉兴各段先后开车。七月,嘉兴至枫泾一段开车。杭



沪自是接轨。

按：沪杭甬铁路，早归国有。今省道汽车杭塘路、杭州至塘栖。杭善路，杭州至嘉善。皆经临平，汽车站在西毛桥畔，交通益称便焉。

学堂 《杭州府志》：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临平镇设两等小学堂，就瓶山文昌宫旧址，由副贡生陈星炜等稟请开办，翌年五月开学，常经费，岁收公款捐款约八百元，学级高等一班，初等两班，学生三十六名。三十四年正月，小林镇设初等小学堂，经费由仁和里书规费拨用，岁收八百八十元，学生二十名。四月，乔司镇设初等小学堂，经费岁收各项捐款八百七十二元，学级三班，学生六十一名。

亭子、博陆、五杭，均先后续设初等小学堂。

皋亭山太山产石 《杭州府志》引《云林石谱》云：皋亭山太山出石，与昆山县石无异，石产土中，磊块巉岩，而色洁白。或栽植小木，或种芝苕于奇巧处，置立器中，互相贵重以求售。

半山庙售泥猫，养蚕之家多买之，谓可辟鼠 见《东郊土物诗》。

临平一带产苘麻、络麻 《成化志》：苘麻产仁和。《东郊土物诗》：谓络麻亦名落麻。

乔司出棉布、米囊布 《杭州府志》：棉布出桥司者，名乔司布。米囊布，绩络麻为之，俗名叉袋布。

皋亭山产杨梅、香桃 《西湖游览志余》：谓杨梅产皋亭山者，肉松核小，味尤甜美。

山产香桃 见《府志》及《东郊土物诗》。

半山产茶子 见《东郊土物诗》。

临平出乌腊，尤美 见《东郊土物诗》。



临平湖产菱 《本草纲目拾遗》:菱,一种小者,止两角,临平湖一带多产之,色红味甘。

笕桥产落花芋及萝卜 《本草纲目拾遗》:落花芋即零余子,出笕桥。

《杭州府志》:萝卜出笕桥,有红黄白三色,黄者名胡萝卜,皮肉俱黄,杭人用以拌芥菜,为度岁春盘之一。白者曰象牙萝卜。又一种皮红肉白味甘,亦可生啖。

仁和笕桥一带产药材 吴茱萸,一名越椒、山梔子,古名鲜支,其花为薝卜,又谓林兰,均产仁和。地黄,艮山门外多种之。千金草,其实名续随子,出笕桥。见《杭州府志》。旋覆子、紫菀、天花粉、火麻子即大麻子、青箱子即草决明、枸杞子根即地骨皮,均产仁和。见《万历志》。香薷、荆芥,产仁和。见《康熙志》。白芷,出笕桥。甜葶苈,一名狗茅,古名靡草,产仁和。见《仁和县志》。麦门冬,产笕桥。见旧《浙江通志》。延胡索,产笕桥。见《本草》。从新牛膝,笕桥、白石多种之。见《咸淳志》。薄荷,产笕桥者良。见《图经》、《本草》。浙乌头,一名鹦哥菊,又曰僧鞋菊、夜关门即合欢,笕桥人多种之。见《本草纲目拾遗》。元参,出笕桥者佳。见《乾隆志》引旧《志》。

景瀛曰:沈《记》仅书砺石、曲竹,张《记》亦只载丝、桑、姜、蔗、芡五物,至吾里所产布麻、果实、药材,名播遐迩,而临平盛种络麻,行销远及日本,其利尤溥,乃绝不覩述,殆时代所限欤!各产物非特实地目击,且均见诸载籍,故亟予登录。倘产非特异,概不靡入,不敢骛博而失实也。

临平记再续卷二

诗记

唐

苏颋

重送舒公

散骑金貂服彩衣，松花水上逐春归。悬知里邑遥相望，事主荣亲一作“乐事生荣”代所稀。

邱丹

酒语联句各分一字

山简酣歌倒接鬣。刘蕃看朱成碧无所知。鲍防耳鸣目眩驷马驰。谢良辅口称童叟腹鸱夷。严维兀然落帽灌酒卮。沈仲昌太常吏部相对时。严维藉糟枕曲浮酒池。邱丹瓮间篱下卧不移。吕渭叫呼不应无事悲。郑概千日一醒知是谁。陈元初左倾右倒人避之。回

回失姓，按：刘知畿子名回，字阳卿，与丹等同时，殆即刘回欤？





张祜

题邱山寺

几代儒家业，何年佛寺碑。地平边海处，江出上山时。故国人长往，空门事可知。凄凉问禅客，身外即无为。

宋

苏轼

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马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寄汤村水陆寺清顺禅师

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拾薪煮药怜僧病，扫地烧茶净客魂。农事未休侵小雪，佛灯初上报黄昏。年来渐识闲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

晁补之 字无咎。举进士，以礼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及湖、密、果等州。号归来子。有《鸡肋集》、《晁无咎词》。

汤村逢陈安性

东装侵晓来江浦，瘦马羸童犯山雨。解鞍入寺闻钟声，堂上僧斋日初午。故人聆我足音喜，纱帽相逢坐东庑。别来几日颌生须，相见惊疑更问语。念昨与君俱佣书，贫贱不为人比数。侍郎门馆

乏容悦，举子文章惭莽卤。瞽言强献亦何有，君去东州我之楚。可怜今日江头路，草草逢君具鸡黍。我贫无策未容饱，君禄虽微不犹愈。如今未可计得失，且作新诗致醇醑。

朱熹 字元晦，号遁翁，籍婺源，侨寓建州。初谥文，追封徽国公，从祀孔庙。

题安隐壁

征车少憩林间寺，试问南枝开未开？日暮天寒无酒饮，不须空唤莫愁来。

沈汝谐 杭州人，官金部。

细砺洞

巉岩古洞鬼神剜，六月无冰气自寒。恐是仙人炼丹窟，不然疑有老龙蟠。

楼钥

佛日山

晓山都城暮入山，杖藜萧散易开颜。松风五里未行尽，隐隐疏钟紫翠间。

范成大

暮春上塘道中

店舍无烟野水寒，竞船人醉鼓阑珊。石门柳绿清明市，桐口桃





红上巳山。飞絮著人春共老，片云将梦晓俱还。明朝遮日长安道，
惭愧江湖钓手间。

赠举书记归云邱

一枕清风四十霜，孤生无处话凄凉。相看只有庞眉客，还在云
邱旧草堂。

四股涧松雷斧碎，十围岩桂烧痕枯。不知阶下跳珠处，旧竹春
来有笋无？

青山面目想依依，水石风林入梦思。白发苍颜心故在，只如当
日看山时。

次韵举老见嘲未归石湖

半世吟客舍柳，长年忆后园花。为报庐山莫笑，云邱今属
谁家？

周紫芝 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人。绍兴中登第，官枢密
院编修，出知兴国军。著《太仓稊米集》。

驼山秋晓

诗翁老去无人数，晚岁移家在河浒。败絮蒙头那复霜，破屋穿
天只愁雨。大儿窗下钞奇书，小儿灯前诵《论语》。明日羞囊余几
何，客至无钱具鸡黍。

溪边茅屋知谁家，门前水落溪露沙。枯藤绕屋挂秋实，黑如点
漆红丹砂。蜀葵花空已收子，鸡冠树高犹有花。客来倚杖主人出，
屋头日暖听蜂衙。

驼山寒食

时节近禁火，东风犹小寒。絮飞争渡水，秋稳欲平竿。酒忍愁

前把，春仍乱后看。吾归须少日，花在莫吹残。

过眼夕阳雨，襟满寒食风。鸣禽说春事，暖树落嫣红。杯莫频
停手，花今解笑依。人生不相见，可忍更匆匆。

次韵子东奉祠高谿斋宫望临平山

遥想祠宫晓色寒，卷帘聊以看孱颜。官闲颇似苏司业，诗好全
如庾子山。觅句不妨烟雨外，浮家犹记往来间。旧游有意重回首，
恐上金鸾未得还。

张铉 字功甫。官奉议郎、直秘阁。著有《南湖集》。

芦山长老慧举见访，约游其临平庵居， 自号云邱草堂，因赠四韵

此客南湖不易逢，几年尘外愿相从。风流前辈亲曾识，兴寄高
情老未慵。绿柳映门宜著舫，青灯同坐到闻钟。稻畦莲渚临平境，
何幸同师觅旧踪。稻畦、莲渚，见唐佑《寓居临平》诗。

陆游 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
集》、《放翁词》。

追凉至安隐寺前

枕石何妨更漱流，一凉之外岂他求。寺楼无影日卓午，桥树有
声风变秋。残历半空心悄怆，岸巾徐步发飕飕。岂知从此清宵梦，
常在沙边伴白鸥。

林亦之 字学可，福清人。著有《纲山文集》。





舍弟客临平

凭谁为问鹄陂原，灯火三更殒泪痕。天远未知萍梗迹，书来说在藕花村。年华似女宁为未，场屋如吾已懒言。壁水故人今北去，短长门户好同论。

何梦桂 字岩叟，别号潜斋，淳安人。咸淳元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著《潜斋文集》。

感寓

试向昆明问劫灰，几看麋鹿上苏台。闲中历日生青草，梦里乾坤化大槐。塞雁南归春又去，江潮东去暮还来。临平山尽啼鹃歇，可是征人唤不回。

黄幼张

过临平

孤踪逐浪萍，几度过临平。人语水相应，帆移山倒行。鹭飞秋屿冷，虹饮晚川明。不是凭诗句，丹青写不成。

东湖散人 此诗见宋吴渭《月泉吟社》。别号下注“古杭”。

春日田居杂兴

物色天成画不如，东风又到野人庐。蜜蜂辛苦供常课，科斗纵横学古书。小雨杏花春问酒，淡烟杨柳巷巾车。汀洲水暖芦芽长，更买扁舟伴老渔。

释契嵩 赐号明教大师，熙宁四年入灭。

书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树接溪岑，台阁凌虚布地金。行到白云重叠处，水声松韵淡人心。

入石壁山

身似浮云年似流，人间扰攘只宜休。老来已习青萝子，隐去应追帛道猷。真入乱山宁计路，定看落叶始知秋。他时谷口人相过，莫问裁诗谢五侯。

游大慈山书昼上人壁

谷里侵云寺，寻幽到深处。春过寒花开，人谢啼鸟去。岂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释道潜 号参寥，於潜人，智果寺僧。

观宗妇曹夫人画

临平山下藕花洲，旁引官河一带流。雨棹风帆有无处，笔端须与细冥搜。尝许作《临平藕花图》。

释德洪

怀慧廓然

萧萧暑雨过，空斋成夜晴。月出东南峰，娟娟风露清。飞萤自开合，寒蝉亦悲鸣。兴来忽独往，听此落涧声。永怀西湖上，绝景玉壶明。松际翛然姿，振策自经行。即欲呼就语，忽隔千里程。何时经寻子，夜航过临平。呼猿何足道，摩云亦虚名。未若择法眼，能识廓然兄。应知像教末，大法欲欹倾。谈笑复一出，更使万世





惊。灯火作朝夕,已有相似情。愿随人天会,仰看辨纵横。

次韵廓然送瑀上人

营办胜缘真戏事,临平此偈亦逢场。妙无影迹如龙句,应笑痴人岸夜塘。

送瑀上人往临平兼戏超然

鹁瑀脑骨紧,脚力健生云。叠数一万里,捷于臂屈伸。肉佛不讥诃,称之返云云。坐诵觉范诗,钞录亦甚勤。群儿争欺之,伪杂以他文。瑀独领不语,饭沙俱一吞。湘西雪达旦,万树吐奇芬。冻行如鹭鸶,雪泥溅衣裙。解包呼直指,又作饥猿蹲。放意说临平,想见禅诵群。坐令冷斋中,忽然变春温。明朝别我去,掣肘从出门。便觉西湖月,夜坐生梦魂。

寄题胜因环碧亭二首

遥知与客登临处,看得云山到落晖。四柱小亭清入画,万竿寒玉碧成围。

万身高节清癯老,四座飞檐寒影间。门外黄尘吹鬓老,有谁见此坐看山。

元

尹廷高 字仲明,遂昌人。著《玉井樵唱正续稿》。

北关买舟

北关门外柳青青,闲寄江南第一程。别酒未阑小鸟唱,短篷撑梦过临平。

张昱 字光弼,自号一笑居士,庐陵人。官至左右司员外郎、

行枢密院判官。著《可闲老人集》。

捕虎行

碧油幢下曹司兵，见义有勇身为轻。平生每得贵人喜，有似花卿知姓名。一朝共听将军令，镇市临平虎尤甚。汝司其兵往捕之，食肉寝皮须要尽。司兵受令即出城，怒气填胸风火生。扬言大明圣人既御世，尔虎何物犹纵横？大刀长戟屯村堡，前期钉牌为断道。村堡喜得司兵来，万夫鼓勇千夫噪。半月捕获十三枚，大檻小车推载回。自言此乃将军令，是岂小人之力哉！将军索酒指其虎，此虎不死司兵死。在官食禄忘其躯，亦是人间好男子。

题大慈寺僧房

老禅相见具袈裟，旋汲新泉自煮茶。笑问世间春几许，东风开遍碧岩花。

陶宗仪 字九成，黄岩人。有《南村集》。

吊王黄鹤

文物三珠树，人才五凤楼。世称唐北苑，我谓宋南州。大梦麒麟化，惊魂狴犴愁。平生衰老泪，端为故人流。

释善住 元吴郡报恩寺僧，与虞集同时。著有《谷响集》。

临平道中

闻说临平□，扁舟此渡过。旅情随水远，诗思见山多。湖外无青草，村边有白鹅。蒙蒙烟雨里，欹枕听吴歌。

明

王蒙 字叔明，吴兴人。元末官理问。洪武初为泰安知州，坐





胡党狱死。朱彝尊《传略》：叔明，湖州人，赵孟頫之甥。敏于文，不尚桀度，工画。元末，隐居黄鹤山，自称黄鹤山樵。洪武初，死狱中。

暮宿田家作

木落天正寒，山空日将暮。荒林倦鸟归，乱水行人渡。穷年滞草莽，短褐被霜露。晚宿依田家，主人情亦故。汲水泉满涧，烧竹烟在户。钟残溪上村，月照阶前树。浊酒初泼醅，嘉蔬亦时具。且慰饥渴怀，况谙村野趣。老翁八十余，有子没征戍。杭稻岁莫收，官司日加赋。我愿息兵戈，海宇重农务。愧乏经济才，徒然守章句。

张輿

约可闲老人访王药圃

明朝寒食风日晴，可闲欲同湖上行。君家肯将花径扫，日高相与款柴荆。

泛舟

红藕花深逸兴饶，一双鸂鶒避鸣桡。晓风凉入桃花扇，腊酒香分椰子瓢。狂客醉欹明月上，美人歌断绿云消。数声渔笛知何处，疑在西泠第一桥。

冷泉濯足

小朵峰峦拥翠华，倚云楼阁是僧家。凭阑尽日无人到，濯足寒流数落花。

秋日湖中

风波千顷画船开，吹近芙蓉影里来。倒卷彩霞翻舞袖，斜飞白

雨溢行杯。总宜园冷花无主，苏小坟空草作堆。为倩金戈挥落日，
秋声莫向树头催。

湖上分韵得香字

晴麓云横万里长，出门步步是春光。近湖酒阁多红杏，隔岸渔
家尽绿杨。箫鼓声寒心自醉，绮罗魂冷骨犹香。漫游不是矜年少，
赢得闲情似洛阳。

冬青

比屋冬青树，人皆隐绮罗。春风十年后，惟恐绿阴多。

秦皇缆船石

葛仙岭西大石头，祖龙东来曾系舟。不闻登仙入蓬岛，徒见作
佛如嘉州。地涌半身云水绕，山开一面金碧浮。几度劫灰烧不尽，
空对湖山飞白鸥。

玉壶园

林亭绝幽迥，长夏绿云香。明月出山小，白莲承露凉。谯鼓楼
头急，吴歛风外长。翛然玉壶内，浑与世相忘。

雨过赤山埠

急雨斜风吹客衣，赤山埠头人渡稀。欲行不行徒步迟，六桥新
水涨平堤。云松冥冥曲径迷，采莲舟傍绿荷归。欸乃一声天欲暝，
隔花惊起鹭鸶飞。

天龙寺

凤凰山中多古寺，天龙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浮殿，万壑松
声风满楼。宋室圜丘禾黍合，番僧方丈石泉流。吟哦不尽登临兴，
落日沧江生客愁。





赠逯西皋

冠制黄杨小,巾裁皂葛宽。仙衣新鹤氅,吟杖小龙竿。日短棋消暇,风高酒御寒。兴来书数纸,稚子已能看。

张轺

次韵王志道元夕

沈水香生宝篆烟,九衢车马正喧阗。金莲遍烛三千界,银甲谁弹五十弦?天上楼台春靡靡,人间风月夜娟娟。少年行乐情怀异,绛蜡笼纱六辔联。

赠陈士宁

横溪别业锦云乡,红白莲花薜荔墙。百事不关心独静,孤云无著兴俱长。佳人雪藕供微醉,童子分茶坐晚凉。如此好怀谁解写?诗成还让孟襄阳。

凌云翰 字彦翀,钱唐人。明洪武时官四川成都教授。著《柘轩集》四卷。

竹居为张行中谿赋

我观隐者居,种竹皆绕屋。无竹俗其人,无人俗其竹。纷纷迷藩篱,往往遍林麓。岂不怀渭川?因之咏淇澳。如何一丈地,有此数竿竹?遂令逢蒿室,便拟簗笥谷。笋出亲可供,充庖胜野蕨。叶落童自扫,燎釜助山木。只因幽事关,颇觉生理足。夜眠闻秋声,晓起见寒绿。繁欲加斧斤,因或资简牍。会当留高枝,他年凤凰宿。

次张行中见寄韵并序

予取友众矣,毁誉相半。晚交行中,则道义之士也。一日获睹其师吴观光《相州集》,则知行中之学有自来,遂以鄙见具序《壶父》后。行中复以古体谢,附《晚望》近体一首,因并和之,以发其意焉。

巧言如簧自口出,含沙射影过于蜮。不思黄鸟嚶其鸣,返效青蝇白者黑。自非蟠根别利器,真如委形同槁木。偶然得集类武林,率尔成章道长吉。策足便可登要津,高举惟须振六翮。文从事顺乃立言,会意神交岂容黠?跃冶每怪不祥金,剖璞姑怜三献玉。寂寥颇若大音希,浑厚真如元气毓。追逐还能到李杜,压倒何须论元白。悦理自信犹悦色,好德谁能如好色。六义端因诗序知,千虑却同愚者得。会当载酒过子云,况有侯芭作玄足。

题叔明山房图

画许交游迹已陈,西庄依旧锁松筠。也封谷口烟霞趣,造物应留待子真。

吴宽 字原博,长洲人。成化壬辰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著有《匏翁家藏集》。

次韵马廷简雨后园中看种蔬之作《临平续记》“廷”作“庭”

幽人薄滋味,鼎俎却脂膏。宁将口腹中,贮此土之毛。荒园微雨过,恶草亦以薅。赤根列嘉菜,黄蔓杂新豨。入手未盈把,何足充大庖。谅无食肉相,此种任贪饕。匪乐故侯隐,颇谙丈人劳。端知林中鹿,所食在芹蒿。因怀柴桑翁,不为五斗挠。亦知束带时,何如荷鋤高。斯人久寂寞,流俗任滔滔。载诵艺疏篇,陶翁幸重遭。





丁养浩 字师孟,号集义,别号西轩,仁和人。明成化丁未进士,官云南左布政使。著《效唐集》、《西轩类稿》。

题慧日寺

成化戊子,博溪王思政,延吾先君与唐元恺、元性、王宗盛、馆宾谢宗南、倪伯玉至其乡慧日寺,觞于水亭之上。予与仲兄师哲,亦厕席末。犹酣,宗南有作,余和之,书于壁上。今五十九年矣,当时同席者,今无一人,余亦白发种种。追忆旧作,能不有慨!

博溪溪上一追游,慧日名山万木秋。三径草堂通别墅,一间茅屋瞰清流。月明村坞僧归晚,云掩松关鹤梦幽。尊酒醉来成一笑,高风绝胜虎溪头。

亭溪沈氏族谱

宗法久不立,世道日已衰。若非修谱系,何由叙睽离。沈君志古道,手录素所知。世经人以纬,瓜瓞相依维。源流既浚发,根株亦同归。昭穆一以序,恩义一以施。服属一以辩,祀事一以时。正名以定分,缘情而制宜。人心既敷洽,王化乃坯基。刑措可不用,礼乐亦系之。沈君知所重,古道良可追。愿永珍什袭,千载垂芳誉。

博陆西隐庵溪上

成化庚子作

闲来溪上过,群动皆辟易。抚竹浪题诗,晴空震霹雳。

同年秋官杨尚纲、尊君月楼翁来京相谏,
适尚纲考最,遂受封敕。其所居地名槎溪

买舟载酒游京国,要看秋官政若何。行李到来逢考最,布袍老去受恩多。一时拜命真奇遇,千载令人重甲科。归去故园诗兴好,

月溪清夜醉浮槎。

寄博陆王舅

春风秋月两悠悠，别去情怀叹不侔。千里云山徒极目，五更烟雨不胜愁。天机滚滚人先老，世事茫茫水自流。何日相逢话相忆，一尊同倚仲宣楼。

皇甫洙 字子安，长洲人。明世宗时，官浙江按察僉事。著《少玄集》。

早秋汤村旅次

满川风露急，凉度海门初。蓟叶先秋下，江星永夜疏。客心凭北极，乡路忆南徐。塞雁何时至？平原有素书。

徐鹤龄 字仁甫，号蓉石，仁和人。明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山东布政司左参议，载《明史·名臣列传》。

凤山别业

在黄湾，明广文马公肃秩所建

无恙清流枕石根，携节来访辟疆园。天教松菊传三径，人爱云烟裹一门。佳景重开陶令宅，夕阳又照谢公墩。休休莫莫分明在，鱼鸟欣沾造化恩。

朱国桢 字文宁，乌程人。万历进士，天启初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谥文肃。著有《大政记》、《涌幢小品集》。

龙居寺

名山游已遍，此日到皋亭。鹤下栖云白，风高望海清。僧归老祇树，客远望禅灯。莫问朝来雨，还堪夜摘星。





谁是皈依地,青山合有缘。风声调石磬,云气落松烟。不语僧持咒,从空佛结莲。今年老居士,投老近诸天。

冒雨来投此,蒲团正可依。山深非寂历,灯影自光辉。雪岭看何近,天花对雨飞。一声黄鹤下,夜半有僧归。

郭绍孔 字伯翼,太学生。《杭郡诗辑续集》金涛诗注:太学,隐临平山北,得元人贯云石海涯“山舟”二字,筑亭冰谷泉,李不夜元晖为作传。著有《墨巢诗钞》,毛驰黄采入《诗辩坻》中。

西湖竹枝词

处士梅花苏小松,依家修竹绿阴浓。珍禽来往不独宿,两两相呼到晓钟。

黄犊岭

空山原世外,抱犊影茕茕。谷口愚公操,颍滨巢父情。青云丹桂偃,白石紫芝荣。何事商歌者,偏多扣角声。

曲竹坞

掷杖人仙去,藁篁独擅奇。根方虬顶曲,梢学风毛披。□岂来邛笻,宗应衍葛陂。烟霞欣有济,扶老一枝随。

冰谷泉

不废看山兴,兼多濠上情。云连苍壁冷,风卷钓丝轻。竹浪摇晴色,松涛入夜声。平生五湖志,愿挂一渔名。

应撝谦 字嗣寅,号潜斋,钱唐人。著《潜斋文集》。尝至临平卖簋,东江命二子受业。

东城步月

秋月照平畦,流光皎如霰。遥眺东城上,一望成白练。木叶时始脱,百步人影见。绕渚共遨游,行行过僧院。僧院户已扃,寂寂行人断。篱犬吠如豹,复与疏钟间。言咏未欲归,枝头露已泫。

李进 丰城人。官德安知府。

和东坡诗韵寄题安隐泉上

三载不游安隐寺,梦中山色尚苍然。松根煮苟延春昼,壁上题诗记昔年。已信东坡为五祖,还疑太白是神仙。清风两腋难飞去,槐火何时试石泉。

谈迂 字孺木,号观若,海宁人。著《枣林集》。

临平

宿云栖岭上,往往有松苓。叠嶂樵初到,空香梵乍听。鱼苗太湖白,桑种睦州青。欲问前朝事,轻舸此暂亭。

九月梦雨游临平湖

空濛寒渚回天涯,枕上遥寻雨后花。邈邈东篱谁送酒?盈盈南浦且忘家。遗来宝鼎休言瑞,归去篮舆似未赊。华发半生惊睡醒,岂容落帽向人夸。

九日同去矜临平湖怀丽京诸子

凭陵此日意徘徊,云树苍茫雨色催。海上寒潮谁鼓棹?湖边落木独衔杯。北瞻园寝松楸冷,南望楼船鸿雁哀。极目故人多寂寂,天涯何处各登台。





送赵元开过临平

之子翩然返旧庐，庐中无恙足樵渔。莲花洲上鸥犹冷，安隐山头犊自如。事少能为千日酒，兴来聊寄一编书。松风他日尝相忆，便欲从君共荷锄。

盛时 字清伯，海宁人。

岁暮宿简园

岁晚寻山此倦游，主人门径讶蓬丘。西风夜醉陈蕃榻，明月寒登庾亮楼。绕砌百竿同渭水，回廊年壁亦沧洲。此君轩内书连屋，销得三更客里愁。

盛之蕃 字梦紫，钱唐人。

同陆鸣周、许圣研、郎二奇昆季，过沈逸真简园

行处苔痕净，层楼上远天。就凉安秀石，引洁弄清泉。月湿花阴翠，风捎竹影翩。掩关棋一局，相对却疑仙。

李元素 字无垢，钱唐人。

题沈逸真晚娱楼

飞楼百尺动山光，丛桂芳兰晚愈香。月色如心偏皎皎，云痕拂鬓半苍苍。寻常自在长生地，难禁人求不死方。漫道杜门容易事，一般儿女识韩康。

潘廷章 字美含，号梅岩，海宁人。著《渚山楼集》。

陈棠曰：梅岩为明季诸生，明亡，不复应试，专心著述。毛西河

有《临平别潘廷章》诗。

临平湖观新涨憩草阁示闻上人

自昔奔涛下海门，独来新雨涨江村。石潭雷起蛟龙斗，芒角星飞日月昏。一卧沧江成浪迹，十年湘浦未招魂。山僧草阁堪乘兴，岸芷汀花与细论。

冯轼 字士式，钱唐人。有《澹游草》七卷。陈棠曰：士式自言，鼎革后，不阅题名墨艺。尝与沈去矜诸公结平泉诗社。

赠陈旋吉

村僻成幽筑，盈盈水一方。风涛连树吼，草色到门香。好句临流得，闲情取径长。爱他营事简，诵读在耕桑。

张丹 初名纲孙，字祖望，号秦亭山人，又号竹隐君，钱唐人。著《秦亭诗集》。

过安隐寺

古刹松岚下，相携一径清。山钟云里断，庭鸟竹间鸣。落木犹春色，晴溪带雨声。不须频礼佛，吾意得无生。

怀沈去矜南楼

忆君常在南园楼，桐花竹叶映芳洲。昨梦花间照明月，满堂鼓瑟春波流。觉来矫首皇山践，铎树微茫不可渡。鸬鹚鸂鶒相背飞，白杨笕里垂杨暮。杨花日暮飞不绝，此时疑是山阴雪。中夜一起欲访君，再扫落花听啼鸪。白杨笕，在临平西。

沈郎行与门人圣昭

临平沈郎能著书，高斋桂树色有余。穷年卖药临平市，门外常





停长者车。苙衫席帽好隐遁,萧萧欹枕闭茅庐。忆昔汝父南园日,芍药春光蝴蝶出。一时宾客俱风流,把酒与我坐稠密。帘下轻吹弄玉箫,灯前再鼓赵女瑟。高谈沉醉忘却归,东池月上光满室。此时欢乐乘夜游,题诗更唱晚娱楼。掉头长吟千百句,春风□□芳兰洲。朝来挥手且别去,满目烽烟不知处。可怜睽隔三十秋,我来坟墓谒清曙。桐湖始波沙雁飞,枫黄菊白木叶稀。流光倏忽秋又老,庭前露下侵我衣。我衣芰荷八月凉,于今思昔心系伤。春发扁舟拟再过,梅花如雪照深堂。

临平舟中遇祖明弟

相逢孤艇夜,已别四年春。看面凝为梦,闻声知是人。汝兄鱼在釜,汝母鬼为邻。作伴言归去,中宵泪满巾。

又闻祖定弟过临平问安老母有感

忆尔移居陋巷斜,为探母氏泛孤槎。啼乌老覆春巢叶,征雁时逢驿路花。白水相思频钓鲤,青山偕隐自餐霞。只愁震泽徒飘泊,空向桐坞感岁华。

王题 字柱容,海宁人。

题晚娱楼

保身早已倦周流,税得东皋小筑幽。春草细烟封鹤迹,石窗虚月照羊裘。青山旧是忘年友,绿野新为退老谋。十亩闲闲赢八咏,江南谁不识荆州。

王翰 字羽生,海宁人。

题沈逸真园亭

花竹缤纷水一方,仙翁应是费长房。支颐坐对东皋月,留酿时倾北海觞。兰气和风通曲槛,桐阴留翠覆横塘。清臞端有烟霞骨,不觅金茎玉濯尝。

胡自清 字且涟,钱唐人。

题晚娱楼

徙倚芙蓉面面生,翛然楼阁自余清。浮云不变阴晴色,落日偏增今古情。已傍青山知隐计,由来白石主仙盟。怜君有待成高卧,不似江湖老尚平。

李流芳 字长蘅,嘉定人。明万历丙午举人。著《檀园集》。

过皋亭龙居湾,宿永庆禅院, 同一濂、澄心、恒可诸上人步月

归装出西湖,问道向黄鹤。屡衍桐坞期,偶遂龙居诺。轻舟凌晨风,遥山满晴郭。丹林尚可数,寒条纷无托。披松指微径,听水扪暗壑。新构争远势,平台揽摇落。霜余山容浅,天清海气薄。暂歇尘劳心,始知寂灭乐。

每多方外游,见僧即如故。灯前一龛下,夜长惬深晤。不知山月上,千林已流素。出门寻旧溪,爱踏松影路。气和空宇澄,寒魄如春露。幽泉洗我心,微钟杳然度。

陈确 字乾初,海宁人。邑诸生,与祝开美同游刘念台先生之门,奉慎独之教。甲申后,静修山中,几二十年,足不入城市。有





《乾初先生文集》。

临平道中读吴仲木日谱次谱中诗韵

春湖春水路悠悠，剩有新编散客愁。群从风流皆羯末，幽居礼节亦言游。瑕疵日去还相戒，药石年来更屡投。长恨吾衰追未及，看君如踞百层楼。

徐士俊 字埜君，仁和人。诸生。原名翊，字三有。工乐府。著《雁楼集》。

邱山草阁小集

借得春山作画廊，更添花木两三行。人如林下清谈客，阁似川西旧草堂。不雨不晴真气候，非丝非竹自宫商。数杯已觉陶然醉，卧听催归叫夕阳。

沈一先 字道传，为去矜之兄。尝补刻东坡《安平泉诗》。

将入郡过毛稚黄先有此寄

迢迢会面稀，传情托双鲤。君诗近更嘉，五编最精美。大言炳日星，余彩亦成绮。上可溯曹、刘，下不让何、李。卓哉一代才，吾党悉披靡。莫怪陈给事，嗟赏良有以。我才实鄙陋，谁能不自揣。学步返匍匐，效颦洵可耻。他时与盟会，聊以奉鞭弭。习习春风吹，奕奕崇兰蕊。相思如调饥，命驾发千里。

沈诚 字羽阶，去矜兄。

植梧桐于晚娱楼前

金井山楼下，青桐水槛西。枝高扶碧玉，花密翦红犀。重叠春



云湿，阑干夜月低。东风好将护，留与凤凰栖。

同人燕集章庆堂

凤膏云幄郁金堂，夜集清流进羽觞。鄂杜广交通侠少，邯郸征妓使名娼。愧无美酒行兰室，已见鸿文擅柏梁。此夕可矜投辖事，有人星部奏奇光。

沈谦 字去矜，号东江。仁和诸生。著《东江集钞》十四卷。

毛先舒《序》略曰：东江沈谦去矜，与予年相若，当卯辰间，两人俱弱冠，予时卧病清平山中，去矜家临平湖。未几，临平盗起，纵火焚略，比屋之庐荡然。今去矜且修复故庐，读书养鱼，兼通灵素之术自活。比岁，事稍定，与去矜数往还。今去矜《东江集钞》成，要予序之。

朱竹垞曰：去矜少喜温李，后乃循汉魏之规矩，得初盛之风致，其意贞而不滥，其声和而不流。又《静志居诗话》：西泠十子，各以格调自高。去矜兼组六朝，故特温丽。

吴退庵曰：去矜六岁能辨四声，入乡塾，默然端坐，诘朝责课，则背诵无遗。稍长，补诸生，益工古文词，日览夜诵，坐卧南楼者垂二十年，才名为“西泠十子”之一。又与毛稚黄、张祖望称三家。其两兄久析居，后被焚掠，即割屋居之，不以已析有吝色。性不喜饮，顾好宾客过从，即甚贫，必质衣治具，欢笑达曙。鼎革后，嗣其先人逸真先生名士逸者，为歧俞术，故吴百朋赠诗有“乃公术过长桑君”之句。暮年益耽著作，有《词韵》、《词谱》、《古今词选》、《沈氏族谱》、《临平记》诸书。所居鼓村，为古东江，诛茅驾屋，颜曰“东江草堂”，遂以名集。《府志》入《文苑传》。



壬辰元日示圣昭

悲吾逢正旦，怜汝未成人。书卷时休旷，征徭岁转频。城云沙雁白，山雪野梅春。努力耕耘早，衡茅莫厌贫。

亭村即事

舟行溪路远，烟色晚霏霏。唼雨鱼争出，蹲沙蟹正肥。田家蒸稻熟，村女采菱归。风土殊堪乐，幽栖素志违。

西郊即事同潘云赤唐弘基男圣昭

村居惊物候，宴赏及兹辰。山翠偏宜雪，梅含欲待春。缓行吾意适，佳句客愁新。酒德元堪颂，追游莫厌频。

祝开美孝廉疏救刘念台中丞归晤予湖上

北极巍巍上帝尊，书生一疏抗金门。百年社稷推高望，此日江湖亦至恩。匹马烟尘空白首，孤舟风雨自黄昏。相看不厌山杯罄，世事休将醉后论。

春夜郎季千钟师夏集予延赏楼

花里逢君酒重沽，强令今日尽欢娱。城连戍火江云白，楼带春星夜色孤。异日风流仍此地，百年摇落见吾徒。也知交结惟君在，掌上龙精剑有无。

夜集兄子圣治宅赏菊

幔卷东堂把袂欢，清霜微月不知寒。人吹玉笛增秋思，火照金花耐醉看。九日天阴情倍苦，一樽泥泞会俱难。当筵好尽吾曹兴，莫遣骊歌唱夜阑。

过冰谷泉寻郭伯翼太学山舟故址

太学荒园野渚滨，草花零落又逢春。溪田茅屋皆新主，水色山

光见古人。隔世鹤形终自化，盛时龙性亦难驯。我来徙倚空挥涕，
头白衣缁愧隐沦。

题袁令昭先生虹桥新曲兼呈王阮亭使君

幔亭仙史老逾狂，争唱新歌绕杏梁。自有赏音同蔡氏，何烦顾
误属周郎。月临淮水莲俱白，春到隋堤柳正黄。此集千秋传胜事，
赤栏依旧俯鸳鸯。

月夜草堂即事寄张祖望

石漱涓涓过草堂，疏帘无寐夜焚香。风吹野竹元非雨，月照林
花似有霜。锦字三年犹未灭，金刀千里郁相望。谁怜此际秦亭客，
静理瑶琴不下床。

半山雪泊

夜泊半山桥，雪花大于掌。容子愁不眠，河冰啮船响。

月夜泊皋亭

孤舟乘月傍鱼矶，伏枕谁堪露湿衣。一望千山浑似雪，却疑身
泛剡溪归。

送陆冰修沈寅工东还

临平湖边春水生，石鼓山头黄鹤鸣。劝尔停船那不住，江花偏
动故乡情。

横潭草堂，张玉书之别业也。赋横潭曲赠之

横潭月出照玉沙，横潭藕叶香胜花。花香露白人夜起，弹罢瑶
琴天似水。锦鳞远寄东江东，岂应流水无知己。四愁咏罢青萍吼，
休文六忆吾何有！人生荣枯亦转眼，痛饮工文俱不朽。可怜不负
潭上花，潭水亦应变春酒。





勾垒 在镇东北约十里,为春秋时越王勾践军垒之所

野水悠悠落日斜,断刀遗镞半沉沙。兴亡说尽无人会,几次墩楼噪晚鸦。

沈尧章 见康熙《仁和县志》。

桐扣

幽兴殊难惬,晴空极望中。云连湖中白,日射海潮红。僧腊松杉古,才人词赋雄。独悲石鼓在,何处蜀山桐?

胡同嘉 见康熙《仁和县志》。

黄鹤山楼

疏风冷雨惯重阳,眺迥山楼兴亦狂。黄菊也知佳候发,芳樽何但白衣将。关心旧咏茱萸句,应节聊供栗饵香。遥忆少时能跳踯,飞觞应在最高冈。

钱光绣 字圣月,鄞人。著《从慕堂集》。少随父侨硤石,自署寒灰道人。

皋亭山中口号

颇忆皋亭万树桃,好从深处结团瓢。他年渔父重迷棹,记取溪南第一桥。

无名氏 见康熙《仁和县志》。

细砺洞

偶来观细砺,使我感情多。学问原无尽,归须待琢磨。



侯澹 字智含,嘉定县上谷人。侯侗曾第三子。

陈棠曰:先生九岁能文,十一补郡诸生。乙酉之难,通政公与先生伯仲俱殉节,痛不欲生,扶服敛父丧归殡,奉母李夫人居龙江故宅。后因镇帅吴某狱所累,遁入空门,法名炤宗,字圆鉴,禅林称之为“鹤江鉴禅师”,邑之故老复私谥曰“孝隐”,与伯仲氏称“上谷三孝子”云。

书怀四十韵奉赠书记仁师之皋亭

劫石拂可尽,毗岚鼓相击。大千如扬尘,空性固莫易。为问先觉谁,回途念沉溺。萤光宁燎山,精卫空衔石。所以贤达士,倏然弃冠帻。蚩蚩肉眼流,昧此神与迹。谓有闲田地,逃虚姿安适?那知此门中,必假健儿力。后五百年事,真风委荆棘。野犴争号咷,枉象互枕藉。祖令既靡靡,人纲遂岌岌。寂音慕婴杵,明教总儒释。俯仰无其人,然疑增蕴塞。因思盖世雄,障此横流厄。四日来天宁,薰风动衣袂。鹵堂白头藏,势与马驹敌。载见仁头陀,因兹慰畴昔。当年万峰路,师子狎腾踞。庞公丹霞友,妙喜紫岩客。还复现同事,成褫立黄檗。浩荡滹沱波,嵯峨巨灵擘。钩锥罗英奇,文彩焕丛席。顾我□断姿,何当被雕饰。平生重知己,敢不自鞭策。岁月如弄丸,踟蹰拊胸臆。悠悠吾生事,黥剿谋补息。如彼桔槔人,风波深自戚。愿依汉阴老,造彼忘机宅。又若穷途子,衔悲对辕轭。一逢苏门生,辄慕鸾凤翮。永夏静无事,林间同语默。谁云别离小,何以慰晨夕?自我怀云门,冬春几迁革。袖中一片香,漫灭犹可识。既喜望刹竿,终惭拜筹室。今君吴山去,稽首奉巾锡。以我千里心,寄之蜚鸿翼。乾坤莽摇落,此意安终极?挥手再



三叹,为君尽肝鬲。秋蓼满江淮,落日炤颜色。

释明秀 字雪江,号石门子,明海盐人。祝发天宁寺,晚居钱唐胜果山。著《雪江集》。

重过佛日寺

寒食常从母踏青,髫年村路记曾经。寺门树老无花叶,云水僧空只草亭。山色晓来殊可看,溪声雨后倍堪听。清钟送我出桐扣,里许春阴篱豆屏。

释海津 字石眼。月华寺僧。

沈去矜居士过访

精舍三间云半屋,长松百尺鹤千年。东林香火开莲社,流水桃花泊钓船。得句要除蔬笋气,谈禅先斩葛藤缘。攒眉竟屈渊明过,黄叶声中听煮泉。

妙因 字大拙。月华寺僧。

雪中

密梅花发香满林,林梢扑簌下冻禽。地炉煨芋懒不出,腊雪竹根三尺深。

慧舟 字缕来。安隐寺僧。

按:安隐僧又名宗林、字大章者,著《香山梦寐集》,载乾隆《杭州府·艺文志》。

沈逸真简园杂咏四首

延赏楼

一楼迴云烟,登临复延赏。廓然天下秋,鸿雁声三两。

芙蓉岭

昨夜芙蓉开,江风吹醉醒。月上芙蓉梢,露滴芙蓉顶。

狎鸥滩

日日坐滩头,脩脩落滩影。不知鸥梦回,牵藻湿衣领。

黄石庵

昔从圯下游,纳履得初遇。转眼是何天,又在此间住。

湛满 字月林。广严寺僧。

狎鸥滩

卜筑幽篁里,平铺占一湾。到滩春水寂,随意野鸥还。树色高低落,萍花开合间。忘机应似我,浮没不相关。

浮月池

镜出开池匣,圆辉动玉沟。幸无光走野,得引路深幽。虚白常疑晓,明空不待秋。素娥遥掩映,曾有意相留。

朱妙端 字仲嫻,号静庵,海宁人。明教谕周济室。著有《自怡集》。





题明因尼寺_{陈后主建}

六代兴亡似掷梭，空留尼寺傍山阿。碑残犹识金仙字，国破谁征玉树歌？绕屋烟霞供笑语，一龕灯火隔松萝。由来陵谷皆迁变，湖水依然自绿波。

临平记再续卷三

诗记

清

祝文襄 字天孙,号几亭,海宁人。顺治辛卯岁贡。曾为沈去矜师,馆简园。著有《几亭集》。

庐居

晚风吹日照庭柯,黯黯流光驹隙过。独夜惊闻乌鸟怨,高台空望白云多。人夸刘向传经术,自愧王褒废蓼莪。极目寒庐林草断,南陔欲抚不成歌。

陆圻 字丽京,又字景宣,号讲山,仁和人。顺治贡生。曾馆临平沈氏。著《从周集》、《威凤堂集》、《陆生日谱》、《西陵新语》。

寄题万年少隰西草堂

浦前楼阁楚云中,浦外遥连瓠子宫。水自龙门环塞北,人如牛侩老墙东。常看日射鼋鼍窟,不尽秋阴草木风。我愧南飞空绕树,欲从庾下作梁鸿。

孙治 字宇台,钱唐人。与沈谦等称“西泠十子”。著有《鉴庵





集》。

重游安隐寺

何限高秋兴,重过祇树林。残碑止鸟篆,枯竹起龙吟。雨杂天花散,云沉梵宇深。昔游题字处,泉石有遗音。

孙洽 字宙台,钱唐人,治弟。

自赤岸至大岭

杖策寻幽径,闲行俦侣稀。群峰青黛合,遥海白云微。隐者桃源路,山僧薜荔衣。从兹五岳去,长啸竟无归。

吴钦 字允哲。仁和诸生。馆于临平最久,故多与沈东江及宏宣酬唱之作。有《叩台集》。

哭潘夏珠

西风何烈烈,徬徨伤我心。軫念同心友,一朝成古今。忆昔与君会,理解惟君深。陶然视天地,兴至多苦吟。著书比五千,抱膝甘陆沈。绝无外物牵,具此空谷音。高子类孤松,振衣千仞岑。倏忽竟长别,岂特辰与参!君子道有穷,惜哉杳难寻。我来登君堂,抚膺泪涔涔。

陆繁弨 字拒石,号儂湖,仁和人,培子。著《善卷堂诗文集》。

孟姜泉

断碣点苍苔,清泉泻白石。山僧绝送迎,不问何来客。

陈之遴 字素庵,海宁人。明崇祯进士。入清,累官弘文院大

学士。其后卒于徙所。著有《陈素庵诗钞》。

舟行半山道中望昔年读书处

韶龄颇遐迈，负笈憩荒麓。独与一友俱，三四村野仆。精蓝据层嶂，俯视众峰伏。凭轩纳松翠，卷幌揽飞瀑。披书取适意，往往不终读。幽岩迹屡遍，危磴蹑转熟。默眺动移晷，有得忽相目。时复游村墟，良苗被修陆。比屋见耒耜，逢人绝冠服。卮酒临野桥，春泉奏笋筑。尘鞅牵我出，十载逝何速。荣名与清致，天道迭盈缩。猿鹤或相待，瓢笠未可卜。三复北山文，俯仰令人恶。

毛先舒 字稚黄，初名骅，字驰黄，仁和人。有《思古堂集》、《东苑诗钞》、《毛驰黄集》等书。

临平湖秋望

东湖日落水粼粼，水国秋寒露白蘋。宝鼎石函何处问？茫茫衰草倦游人。

安平泉

八水何曾见？清冷将及兹。乳膏滋宝地，芳露湛灵池。始觉空心妙，应嫌漱齿迟。寒疑凝石髓，香讶润松脂。好茗山僧煮，还丹隐士为。界沙尘不染，近卤味难亏。湖浅宝鼎汲，山平石鼓移。何当驾黄犊，终日弄涟漪。

沈丰垣 字通声，号柳亭。仁和诸生。从沈东江游。尤工为词。

西湖竹枝词

两峰对压两湖欹，随分登楼几赋诗。小艇呼来才拢岸，竹丝穿





卖小鱼儿。

黄机 字次辰,号雪台,钱唐人。顺治丁亥进士,历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僖,崇祀乡贤。著《浥露堂诗文集》。

金涛《徐太守东绿野》诗注:“太守筑别业于唐舒国公读书台侧,国初黄文僖相国曾馆其家。”

读欧阳永叔秋声赋有感

执素不盈尺,抚桐何事弦?夜气还太初,杳无尘虑牵。清商入林杪,抱膝忘吾年。人生感荣辱,而自损其天。闻兹檐外声,乌乎使之然。

吕留良 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石门人。顺治时诸生。著《东庄诗序》。

高旦中归途寄诗次韵再答_{录一}

何事划船火样忙,啾啾燕雀欲焚堂。临平山背塘栖路,寸寸峰头挂客肠。

归舟_{录一}

隔江同是还乡棹,此际胸脯各样思。久客望家嫌路远,空轩怀友愿归迟。一坛煮剩安平水,几卷同寻北宋诗。且把磁甌翻弃尽,俨如分较选钞诗。

登临平山同晦木

露脊牛眠肋旋窠,东南斜对海门沙。此中得架三间屋,何处难安八口家。一路多情呜咽水,满山无赖闹阳花。许时正怕思量著,望远登高更有加。

傅廷标 字因是,号半村。仁和监生。著《螺斋诗钞》。

秋日病起简临平顾名六

病骨支离太瘦生,惜花强起下阶行。凉蝉何事非秋甚,咽尽西风柳外声。

徐緘 字伯调,山阴人。著《岁星堂集》。

临平宿家敦昭素人兄弟时余将之扬州

麦风梅雨临平道,昏黑张灯启洞门。山转石桥横野寺,天垂沙海划孤村。百年怀抱同根蒂,三日衣裳见酒痕。挥手冰霜花柳逼,布帆婀娜任乾坤。

曹度 字退夫。

送养虚禅友往佛日

梵屨晓依云,出门不有群。及肩给一力,负手别诸君。石钵溪边汲,烟钟山外闻。谈玄参胜侣,入夜又当分。

王纬 著有《澹园诗钞》。

过临平作

临平山下藕花多,鼻观香清爱此过。宝鼎石函今在否,天开河水近如何?

杨湘园 武昌人。有《耕余小稿》钞本,未梓。





夜泊临平

日暝横塘路，扁舟宿野亭。山高迟吐月，水阔远飞星。贯酒诗尤壮，寒宵梦易醒。孤篷愁不寐，相对一灯青。

沈峻曾 字窳庵，顺治甲午副贡，仁和人。著《涟漪堂遗稿》。

安平泉次苏长公原韵

化城何处是曹源？一酌清流更宛然。古碣题诗犹记岁，苍松绕径不知年。随分石乳频贻客，偶吸金茎果欲仙。试列《茶经》应第一，何须陆羽品名泉。

王士禛 字貽上，号阮亭，又号渔洋，新城人。顺治戊戌进士，由部曹改词臣，宦至刑部尚书。谥文简。著《带经堂集》。

潼川夜雨，忽梦行临安道上，
旁人指示曰：“此临平也。”觉而有作

荒城无漏夜啼鸦，梦向临平咏藕花。忽听梧桐楼畔雨，鄞江江外是天涯。

汪于鼎梦偕予登武林慧日峰绝顶，
作图远寄，题二绝句_{录一}

梧桐楼外梦分明，起听鄞江夜雨声。梦里与君寻旧约，又披风帽遇临平。原注：壬子僦使蜀，雨宿潼川，梦舟行吴越间，或语余曰：“临平道上也。”今已三十五年矣。

洪昇 字昉思，号稗畦。钱唐监生。著《稗畦集》。

赠佛日寺半闲上人

孤寺忽逢君,钟残夜欲分。香台容听法,艺苑悔论文。到处惊烽火,何方远垢氛。白龙潭上月,黄鹤岭头云。

吴秋 字雁市,钱塘人。

皋亭山和毛稚黄韵

遥从江上望晴云,苔磴盘盘日未曛。一丈老藤缘石死,半潭清水在山分。搅人秋色添行卷,待汝家居缉旧闻。南宋风流不堪说,莫教萝月枉移文。

俞士彪 原名珮,字季璫,号潜庄,钱唐籍。官崇仁县丞。著《潜庄诗钞》。

桐江鱼人歌

渔人来往桐江口,双足弄桨捷如手。日暮缆舟钓台下,持鱼上岸去沽酒。小儿拈针挑青螺,大儿提刀截黄韭。老翁老媪已忘机,阿妇蓬头不嫌丑。酒来相对传青瓢,笑声哑哑出蓬牖。醉眼不见山月高,醉耳不闻江声走。但知山树年年青,不信风波日日有。我来浪迹过桐江,睹此不觉心自咎。呜呼富贵亦何为,愁杀妻儿与父母。

栖水晚泊

秋郊堪寓目,晚泊试推篷。木叶千秋雨,芦花两岸风。地连湖墅北,帆指石门东。此处幽栖者,渔矶一钓翁。

郭驹 字季千,原名世英,钱唐诸生,寓临平。





章庆堂燕集同祝天孙陆驤武丽京

玉露金风爽气催，兰堂星聚绮筵开。红牙按曲梁尘绕，彩烛流觞斗柄回。管鲍谊高东海士，机云藻掞洛阳才。不须中坐生愁叹，已去澄清在草莱。

王绍曾 字孝先。

《杭郡诗续辑》：孝先与王东曙升、潘夏珠云赤、陶羽逵仪、唐子翼洪基，俱出沈东江门下，有《东江八子集》，毛稚黄为之序。

晚过大慈院

纤径寻僧舍，斜阳淡客愁。云归随鸟没，冰断带鱼流。竹暗泉翻雪，梅开日满楼。晚钟声不住，襌被话前游。

沈叔义为拯俞使君难，赴都门，事平，
俞已物故，更为扶柩归，时己酉夏初，
归己庚戌春杪，维持跋涉，辄复经年，
金石易销而意气尔尔，因有是赠

少年任侠向天都，祸患论交信不渝。狱底华星犹出剑，浦中明目竟沉珠。往来灼灼葵榴赤，生死殷殷涕泪俱。翻手谁言云易变，即今羊左更难诬。

同栖水诸公饮卧龙桥酒楼即席分赋

卧龙桥下春水流，卧龙桥畔高酒楼。黄衫白袷诸少年，相携共登楼上头。楼头室□东风扬，金樽满注葡萄酿。曲曲春藏翡翠屏，溶溶月映樱桃帐。诸居酌我酒，我今对君歌。桃花扑面遮罗扇，杨柳垂丝拂绿波。须解春光惟九十，花开不醉奈如何！我闻前溪女儿白鸠舞，激梦回风健如虎。贵客传呼出绣闱，拂尘舞罢挝花鼓。

人生花月不常有，眼前况对乌程酒！我辈作达负奇才，何必黄金大如斗。作官虽慕执金吾，许史金张近已徂。但看白骨荒冢里，春风何处酒家胡？春风吹客醉复醒，溪上新歌不忍听。明岁还期桥畔饮，菱花荷叶满沙汀。

夜宿禹航

夜舶依沙渚，江天白露浓。溪寒明远火，云湿度疏钟。野戍闻哀柝，孤村起暮春。禹航成古迹，当日负黄龙。

潘云赤 字夏珠。著《月轩诗集》、《桐鱼新叩词》。俞曲园曰：夏珠有《临平续记》，书佚已久，名仅见于《杭州府·艺文志》。

题鲍芝山别业

参军殊俊逸，别业敞寒林。当户一峰落，绕溪丛竹深。狎鸥看世事，流水写琴心。共有蒹葭思，携樽对夕曛。

细砺洞

深洞蟠萝上，天高望欲迷。杪冬雷殷殷，晴日两凄凄。杳霭三江合，参差万井低。云蒸龙注水，壁立免缘溪。避迹堪高枕，耽幽每杖藜。独僧依石住，怪鸟趣人啼。清啸还同阮，援琴亦数嵇。摩娑寻宋迹，苍藓忆留题。

景星观即事

仙观崔巍倚翠岩，丹泉药灶隐松杉。笕流雪乳通灵瀑，花满溪云上客衫。白鹤岁深栖老树，黄精春暖出长龕。恣游不觉山钟暝，断嶂回看落日衔。

集东江草堂，送沈会宁北上，因忆春时曾于此别叙义云

棠按：会宁，名圣，时为东江三子，著《留云集》，载乾隆《杭州





府·艺文志》。

惜别又今夕，北行君更豪。西风驱匹马，秋色满江皋。亦国看鸿集，云山入梦劳。经过应有赋，一问广陵涛。

唐洪基 字子翼。

中秋燕集，同潘夏珠、沈宏宣、王东曙、王孝先作

闲庭竹露月流光，此夕论诗乐未央。云散碧空常五色，花霏清夜有余香。衔杯金谷怜朋盍，授简梁园任客狂。已见参旗横屋角，玉箫何处度霓裳？

同于畏之先生、潘夏珠登临平山联句

夙慕兹山胜，今同策杖行。懋荣雾从岩下起，江向日边明。云亦有意乘黄犊，何时弄玉笙？洪基琳宫还徙倚，夹径起松声。懋荣

月华庵四咏和石眼上人

鉴公池

清池堪拟月，指月已忘池。长昼荷风起，无言对坐时。

锡径

巢鹤无危枝，卓锡有野径。三笑过长松，悠然响清磬。

瓢泉 其右为潘真人炼丹井

故林复挂瓢，新泉时霈沸。四邻不洗丹，流出丹砂味。

科经石

云根映萝月，言是陨来星。已识堪攻玉，何妨此曝经。

鲍懋芳 字芝山。仁和诸生。

吴振棫曰：芝山工书，人争宝之。

夏夕同人集沈氏南园

客醉溪亭暝，禽归野树苍。击壶悲老骥，驻辙叹亡羊。萤曳星深碧，桐嵌月淡黄。时危便鼓角，命薄压文章。豪饮追河朔，名园胜辟疆。池荷纷馥郁，邻笛剧凄凉。睡鸭销香篆，飞蛾赴烛光。露眠攀广葛，高论据胡床。漏尽浑忘返，诗成更举觞。还祈丛桂发，同集领天香。领天香，《杭郡诗续辑》作“小山旁”。

郭孝宽 字西韦。仁和诸生。

伍子故宅

局蹐吴门怨楚王，不堪回首问行藏。鸱夷事业归何处？惟见山高与水长。

勾垒

大将功成拥节旄，吴山越水等鸿毛。十年霸业今何在？怀古深情付浊醪。

大善寺无心柏

苍颜翠质老岩阿，饱嚼风霜蔓女萝。凡属有心皆幻相，欲空四大问南柯。

六墓

寂寞孤坟带水长，墓门谁识旧宫墙？吴妖楚艳须臾事，衰草年年绕路旁。

浮梁院

皋鹤当轩入画图，夜深钟鼓醒吾徒。空林漠漠寒烟外，古墓荒





烟有鸛鹄。

徐刚振 字子大,号芝川,海宁人。康熙壬子举人,官上虞教谕。著《毅庵集》。

《梅里备志》:芝川诗篇,气盛而笔健,有《毅庵诗集》。为王方伯庭爱婿,因移居梅里。

俞宝华曰:刚振为前明刑部郎中伯征子。

宿迁舟次

扁舟河上泊,竟夕畏风波。水国居民少,秋山夜雨多。更分沉画角,人静起渔歌。旅客增惆怅,临流奈若何!

杂诗

凄凄明月辉,飒飒寒风凉。征人起视夜,繁星粲成行。鸡鸣戒徒御,去去违故乡。策马向长阪,驱车上高冈。良友不相顾,骨肉天一方。黄云蔽白日,战伐殊未央。岂不顾家室,王事羁沙场。愿随晨风翼,高举见容光。

朱彝尊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己未,以布衣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充日讲起居注官。著《曝书亭集》。

临平道中是日立春

老矣孤踪尚栖泊,小除日近始来还。且沽市中缸面酒,卧看雪后矾头山。溪雨移时泥滑滑,舟人上岸腰环环。安平泉源一丛树,早有春鸟鸣其间。

毛奇龄 字于一,一名甦,字大可,号初晴,又号西河,萧山人。



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授翰林检讨。著《西河全集》。

临平别潘廷章一十六年，旅舍拣得所寄西陵曲，
哀思妙丽，感生客心，因为赋述，且志鄙怀

临平村馆夜萧萧，春雨连江泊画桡。别去远如云外雁，思深长
逐暮归潮。十年远道攀荷叶，一夕高楼对柳条。羁客还家新篋笥，
美人报我旧琼瑶。西陵曲好萦沙路，东海鞭难渡石桥。苦忆潘郎
才藻美，相寻无那梦中遥。

龚翔麟 字天石，号蘅圃，仁和人。康熙辛酉副贡，官工部主
事，授御史。著《田居诗稿》十卷、《田居诗续》三卷。

次韵临平道中楔日逢寒食

久笑春鞋倦远探，无端江北忽江南。归程刚到半山半，春事却
逢三月三。细雨斜风作寒食，流觞曲水侈空谈。感时不觉吾衰甚，
诗力前人较未堪。

又倒叠前韵

客情虽暂亦何堪，赖接篷栊抵掌谈。入梦去寻峰两两，趁春归
扫径三三。柳阴渔笛溪清浅，花外觴箫巷北南。如此风光忍辜负，
到家蜡屐与君探。

沈圣昭 字宏宣，谦子。著《兰皋集》。

吴振棫曰：宏宣少时，耽画善书，又以其书法潦草之意，移而画
竹，故时人谓“宏宣多技”。毛驰黄亦有“生子当如沈宏宣”语。为
张丹著籍弟子。《秦亭集》有《沈郎行》，其诗曰：“临平沈郎能著书，
高斋桂树色有余。穷年卖药临平市，门外常停长者车。”宏宣祖若



父,皆以奇才坚操而隐于医,濡染之久,故亦熟于《素》、《难》诸书也。

秋夜

初月纤纤下碧岑,高楼极望倍愁心。河光堕地秋风起,露气横江夜色深。不少覆车悲远道,真伤捣练急寒砧。仰头空有宾鸿度,历历南飞断信音。

早春湖心亭眺望寄沈德隅

亭阑重构水云隈,孤棹登临四望开。远淑暮烟惊鼓吹,南山晴雪照楼台。沙明浴鹭花间聚,冰泮浮鸥镜里来。独忆新诗倍惆怅,几时乘兴对衔杯?

重过北陆

古堑盘天此重过,乘船愁望意蹉跎。烟开壁垒移深树,风急帆樯散大河。潦倒未堪千日饮,荒凉谁唱《五噫歌》?可知京洛悲鸿雁,独忆中丞惠泽多。按:中丞,谓明钟忠公化民也。忠惠,字维新,北陆人,万历时,官至河南巡抚。当为光禄丞时,河南大饥,人相食,命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举,民大悦。既竣,绘图以进,帝嘉之,褒谕者再。《明史》有传。

沈圣治 字治臣,谦从子。

登宝所塔《杭郡诗续辑》作“大安寺”

宝所开吴越,萧森古木封。到门通曲径,当殿削诸峰。生计分蜂蜜,禅心见虎踪。残碑虽在眼,霸业可重逢!

沈圣清 字叔义,谦从子。叔义尝赴都拯俞使君难,及俞卒,更为扶柩归,前后历一年之久。王孝先有诗咏其事。

迷楼

隋帝今何在？迷楼过客怜。一从罢歌舞，几度历烽烟。

沈应铨 字省庵。官怀远知县。

七夕集赵恒夫寄园，以诗牌限韵集字

敬径尘非僻，元亭草更浓。胜游依筍步，爱梦就芳容。渺渺禽初咽，娟娟驾可从。双星今不寐，一旦又齐逢。几约扶筇度，休因著屐封。琼阑迎楚岫，翠拂数枝松。

沈楷 字步宣，号凝斋，仁和人。康熙甲戌岁贡，官石门训导。著《乐志堂诗稿》。

初冬同沈培基旋里游安隐

午梦翩翩入绛霄，扁舟已过彩虹桥。茶亭疑是天台路，安隐泉香云外飘。

黄龙眉 字海门，海盐人。康熙甲戌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著有《威凤堂集》。

泊皋亭山下赠佛上人兼订后游

山色何渺茫，星光逗如月。俄闻清磬声，知是安禅窟。剥啄扣柴扉，烹茶煮薇蕨。坐久说无生，松风荡林樾。高卧白云隈，客梦互越忽。更问桃源中，桃花几时发？

金达 字孔昭，号簏园。有《焚余草》四卷，词一卷。





北山晚归得诗二首_{录一}

一径踏斜阳,粲然秋满月。野花搀危红,沙泉积寒绿。老屋八九家,砉声出深竹。竹外集归云,云归鸟争逐。

三余轩晚眺同沈省庵明府应铨、史蓉石太史尚节

新涨粼粼绿满塘,小山窠石面溪堂。树头残雨飞凉翠,谷口归云界夕阳。诗酒堪娱名士老,蚕桑翻笑野农忙。林园胜绝题偏称,分得余烟待月光。

沈近思 字位山,号阁斋。康熙庚辰进士,历官左都御史。卒赠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谥端恪。国史有传。

《浙江通志》:沈近思初授临颖令,颖与许接壤,有孔家口水势冲突为颖患,近思出夫十之七,助许筑堤。俄水发,安堵无患,升南宁府同知。雍正元年,升文选司郎中,历晋吏部右侍郎,转左都御史,表率台端,风清纪肃。所进奏疏,非发议准行之日,人莫得而知也。卒于官,室无余赀,赐帑金一千两,赠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谥端恪。

秋怀

鹿城游学旧同窗,白露蒹葭隔一江。自笑生涯惟铁砚,那堪孤影对银缸。苏台此日怀明月,震泽何年驾小舫?惭愧别来增马齿,才疏空有志难降。按:鹿城即昆山,公游学时,交吴礼深、刘绥人、柴敬存、沈雍来、顾声夏诸人。

少小离家天一区,枝头每愧见慈乌。树因风过无时定,鸟为云迷独自呼。菽水未尝承色笑,光阴大半误跼踖。可怜异学伤伦理,

原道方知真不迷。

余本农家村落居，狂驰求道弃耕渔。投林不择几伤翅，缘木何因可得鱼？六尺微躯思一本，三年短发愧重梳。每思季布钳奴日，野蔓盈前恨欲锄。

赠李梅崖先生玠

君恩原是同天地，雨露雷霆总玉成。树老三冬看节操，金经百炼见光明。忧民不作身家计，爱主惟余肝膈情。当世如公真国瑞，口碑籍籍在苍生。

桂林城

叠嶂层峦一望遥，桂林城外郁岩峣。横奔省会千屯拥，高插云霄万笏朝。粉堞参差依石岭，铁关启闭凿山腰。地形自古称天险，远控三湘百粤骄。

云

缓缓片云出，风吹到九垓。力微难作雨，势险只闻雷。无意随舒卷，何能定去来？几时携在袖，重放旧山隈。

得麟儿凶信用柳子厚韵按：公长子名玉麟，字厚贻，卒年十八

心死寒灰不复然，那堪肠断鹭江边。离家远隔三千里，养汝空劳十八年。东野有书难记日，西河无罪欲呼天。一棺遥想秋风冷，痛绝苏堤败柳桷。

王廷璋 字德威，仁和人。康熙丁酉举人。师典之父，世居栖水。

舟过金门槛有作

久说金门欲碍船，中流稳渡水溅溅。诗情不觉白鸥远，画稿曾





居黄鹤先。去日但愁关岭隔，斯人多阻利名牵。我思智永求书者，佳话犹传铁限穿。

陈梓 字俯恭，号一斋，余姚人。布衣。雍正甲辰举孝廉方正，辞不就。著有《客星零草》。

临平道中观刈稻

东村西村忙不休，老翁气喘儿汗流。两月阴雨一日霁，带水和泥急收秭。天公作意颠倒人，不放穷民作长计。朽柴烂谷且收拾，凶岁何堪有余粒。君不见，黑云又作东北风，明日下田须戴笠。

范允鎬 字用宾，钱唐人。康熙庚辰进士，官山东道御史。著有《结庐诗草》。

皋亭山房题壁因赠

草知人意鸟通灵，屋外冈峦合作屏。偶挂杖钱刚满百，为酬药价不争星。寒溪鹭浴三分白，深树鸦翻一道青。借问将何消岁月？囊中新著养鱼经。

金樟 字匡秀，晚号南庐，桐乡人。康熙庚辰进士，官工部都水司主事。于娄江构别业，颇饶林壑之胜，王石谷为之图。著有《南庐诗文集》。

临平道中

望里临平古道中，新堤无数淡烟笼。宋赵谊文《过临平》，有“居人犹号永和堤”句，亦名新堤。西风仍见渚莲白，落日未经霜叶红。远岫几峰连野岸，清泉一片傍琳宫。春明倘许重来此，十里桃花一棹通。西南十里

有村，名桃花里，溪湾篱落，多植桃李。

查慎行 初名嗣璫，字夏重，后更名慎行，晚号初白，海宁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编修。著《敬业堂集》五十卷。

雪后舟发北关

冒寒连夜赴严程，行过塘西天始明。多事儿童催早起，数峰晴雪指临平。时十一月十九日，率子侄辈少长九人，同赴诏狱。

临平舟中

作双白鹭起前汀，西望山光的的青。暗数永和堤畔路，宋赵谊文《过临平》诗“居人犹号永和堤”。一桥十里似长亭。

钱灏 字留村。海宁贡生。著《文杏堂稿》。

自遍福度岭至显宁寺

寂寂空山候晓过，喜逢幽处听樵歌。松阴匝地成丘壑，石势挑空挂薜萝。鸟道穷时青嶂远，虎溪深处白云多。津梁未逮予先倦，高枕岩扉意若何？

陈世倌 字秉之，号莲宇，海宁人，清恪公之子。康熙时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谥文勤。

题陶贞女诗

未曾加笄未亲迎，方结丝罗但问名。性本幽贞蒙险难，事关伦纪力支撑。天乎何酷残共伯，母也能哀谅子婴。圣世采风应入告，乡评里誉有同声。





李清植 字立侯,号胶亭,安溪人。康熙进士,授编修,督浙江学政,累迁礼部左侍郎。有《仪礼纂辑录》、《诗文集》。

题陶贞女诗

竹比孤标玉比坚,莲花不染更堪贤。深情却待同牢结,奇节应留奕祀传。同穴不须同室后,未亡偏在未归前。震川何事持胶论,为检曾家问一篇。

孙琮 字执升,号寒巢,嘉善人。著《山晓阁诗》十二卷。

由皋亭诸峰寻黄鹤峰

夜宿龙驹坞,晓寻黄鹤峰。旭光荡丛薄,凉飏如初冬。路由滑石岭,支身藉危节。初峰惊翠屏,粲粲青芙蓉。玉屏相对峙,淡泊秋云笼。狮峰六雄俊,毛绿拳蒙茸。崭绝一峰秀,黄鹤呈奇容。势欲摩青天,翱翔先鸾龙。随仙游八极,归栖碧山重。骨疑黄石化,羽岂黄金镕?我慕皋亭山,黄鹤情尤钟。兹来一登眺,翩翩兴何浓。昔年王叔明,兹山寄遐踪。以笔代樵斧,画山尽千松。至今尺幅上,古法人独宗。高人不可作,幽感空填胸。悲风万壑来,飞激泉溶溶。野鹿落涧走,老僧披云逢。笑指佛日寺,琅琅响斋钟。

沈超 字赞思,号耕寸。仁和诸生。《碧溪诗话》:先生生期而孤,母田夫人亲挈渡江,就伯父读书,天资颖敏,二十三授徒鼎湖,荒村破屋,人迹罕到,冥搜默讨,研求经义,遣兴陶情,发为诗词,自得真趣。所著名《窃余集》。

横塘访友

夹岸垂垂杨柳齐,故人家住板桥西。客来不吠花阴犬,日暖惟

闻向午鸡。

十里横塘寒食酒，一溪春涨武陵花。风光相值不相赏，羞杀小楼吹笛家。

王锡 字百朋。仁和诸生。著《啸竹堂集》。

桐鱼石鼓歌

临平岸崩出石鼓，天然琢成疑鬼斧。世人不解能大鸣，持向茂先奇始吐。刻鱼惟有蜀山桐，临风一扣声如钟。物理相待固若此，但恨识者无时逢。至今山号桐扣好，满山离离生碧草。石鼓未审归何方，尚有能言之故老。呜呼！天地英灵正不穷，异物多在尘埃中。庸流纵莫见拂拭，当世岂乏张司空。

赵沈壖 字渔玉，号渔村。仁和贡生。著有《沁雪堂诗钞》。

南湖庙 庙在临平镇南，居民传神为楚平王云

訾梁贍后启雄图，当璧前征信不诬。遂使曩时尊奥主，至今遗庙傍南湖。杉松夹径迷苍霭，桑柘成阴蔽绿芜。才及凉秋昭胖蚤，村村社鼓走群巫。

明因寺

陈至德二年仲冬朔夜，临平镇沉为湖，后主募国中妇女度为尼，以镇压之，建此寺

谁谓沧桑易古今，犹传压胜启珠林。香飘翡翠氛埃净，相传佛座前石炉能辟尘。座拥莲花殿阁深。桂燠松寒同梦幻，罗衣宝靥付消沉。后庭一曲江南恨，得似遥空响梵音。





张希文春仲别后去之长安归，顷来临平，
聚晤连夕，出示途行诸诗，因讯西水旧知，
大半凋谢，率赋四韵为赠

开遍梨花酒共持，相逢又指雁归时。衣冠感激荆卿市，书剑飘零漂母祠。冬馆烧灯欣促膝，春风揽辔想哦诗。夜阑细讯山王侣，宿草新汗帐旧知。

陈奋永 字勃谦，号寄斋，海宁人，之遴子。一品荫生。著有《名山集》。

初夏临平道中

石鼓亭西半碧岑，黄鹂啼处绿成阴。数间茅屋沿溪曲，一路山泉带雨听。买畚人看来古渡，缫丝声听出遥林。扁舟只在斜阳里，空怅依然倚棹吟。

丁卯人日临平道

重阴冉冉届灵辰，自顾冥顽尚此身。于邑漫怜途早戒，后时犹自性难驯。萧条市里残年雪，寂寞冰山半月春。霁色忽开贪发兴，苑梅堤柳待游人。

俞泰枢 字拱原，一字澹翁，号藕洲。康熙戊子举人，乌程教谕。著《藕洲诗集》、《爱闲堂诗话》。

《孙士毅传》略曰：先生家近藕花洲，号藕洲焉。弱冠，游泮水，戊子举于乡。有同年友二：曰沈果斋凤起，曰朱省斋兆琪，称嵇吕交。暇时结岁寒盟，沈得竹，朱得松，藕洲得梅，绘图题诗，藏果斋家。戊午选授乌程学博，丙寅告归。所著有古今体诗八卷、《爱闲

堂诗话》两卷、杂文若干篇。岁次阙逢阉茂,先生年八旬,戚党请醵金付剞劂,先生颌之,先出近体十之三,以为嚆矢。因为编次,系以传。

遣怀

儒冠数十载,虚誉有如无。去日非来日,今吾是故吾。功名悲老大,衣食愧妻孥。寄傲南窗下,琴书且自娱。

独坐幽斋里,身闲心自清。难留惟白日,易得是浮名。学古输前辈,逢时让后生。箪瓢随分过,此外复何营。

游安隐寺

隐隐钟声云外出,凌空幢影照苔痕。两行古木开山径,一道清泉对寺门。洲上藕花今不见,坞中竹杖已无存。间来我亦耽禅悦,欲共高僧往漫论。

三友图

三友图存事可传,梅疏松古竹翛然。那知梅竹俱无恙,不见苍松已十年。

藕洲口号

五月临平路,参寥好句留。藕花遗迹在,让我占芳洲。

陆鸣皋 字士湄,号鹤亭。钱塘诸生。著《春及堂集》。

陆堦《春及堂诗序》略曰:余栖水宗弟有才子,曰士湄,承父志折节读书,精书法,善图画山水,尤长于诗。云云。

皋亭山龙华庵偶题

山窗听彻雨凄凄,夜半风恬月已西。却喜泉声响乱石,漫愁归





路滑新泥。深山啮橐惟松鼠，古寺支更有竹鸡。天不肯明忙早起，呼童扫壁欲留题。

沈大成 字学子，号沃田，江苏华亭人。岁贡生。著有《学福斋诗集》。

过临平作

桐扣山前寄倚舟，湿烟初敛水云愁。几家矮屋平桥外，人语禽声聒未休。

远山似逐行人走，野鸟还因过客飞。一路渔榔声不断，夜来网得鳊鱼肥。

山泽行吟兴有余，尘缘难断返乡间。劳他津吏殷勤问，来往惟携一卷书。

京洛分张卅载中，令原回首几春风。前村沽得茅柴酒，烂醉篷窗两秃翁。谓澄心大兄。

姜日俊 见乾隆《杭州府志》。

泛鼎湖

昔闻鼎湖名，今见鼎湖水。巨浸出高原，环周十余里。小艇凌晨进，一望清且泚。长风天际来，日脚明沙觜。洪歌发中流，鳧鸥四面起。肃肃高下飞，晴空落远渚。疑有桃花源，神仙在其里。顾盼穷青冥，烟凝暮山紫。

周箕 字青士，号笏谷。嘉兴布衣。

春日皋亭访云章禅师巢枸居

探奇入艰阻，杖策西山巅。盘回出榛莽，始达精庐前。微光射

虚堂，夕照犹西悬。遗薪满林皋，爨室通源泉。爱此山中居，所适安自然。我来雪初霁，岩壑开晴天。丛梅倚绝壁，皎洁有余妍。境绝思亦清，心止如澄渊。清谈至夜分，拥火不得眠。晨钟发前岭，月落生寒烟。

沈朝英 字铨飞，号约庵。嘉兴府学生。著《晚香亭》五集。

宝幢

荷锄田叟逢人话，担水山僧送客尝。好待春风焙茶候，松阴来试一旗香。

陆养和 字二娄。钱塘诸生。

泛舟临平道中

年年襦被指通津，欲把生涯问水滨。问水不应帆转舵，夕阳原上见耕人。

符之恒 字圣几，号南竹。仁和廩生。著《秋声馆集》。

北郭纪游四首

石鼓亭

舍舟上幽亭，遗迹传石鼓。桐鱼擅渊雅，俯仰成黄土。一鸣空千年，逸响在柔橹。同游耽小憩，冰荫借佳树。作团蝴蝶飞，纷纷来菜圃。相促入山程，春禽啼过午。

自佛日净慧寺，沿溪行二三里，寻龙藏泉，抵暮而返
山游欣昼长，到寺日未落。焚香乍谒佛，境寂兴已跃。溪流响





春山，骨立露石脚。寻凉小沿回，冷趣荡神魄。衣香染松花，土净长笋箨。径转峰愈奇，势作龙踞壑。象形铸造化，巧借鬼斧凿。昂昂见头角，凜栗不敢摸。泉沫瓢回风，如喷出齿腭。晚逼寒瘁瘁，林虚烟漠漠。归路迷行云，俯身揖黄鹤。愿放三日晴，明朝试芒屨。

宿佛日净慧寺

三门悬夜锁，法鼓传中堂。晚饭供伊蒲，食罢循空廊。哦诗忆林月，明星艳微光。星夜无月，因忆樊榭先生“雪滴林月小”之句。登楼面前山，白云空茫茫。静坐领众妙，逆风闻华香。茶清人思隳，梦浅春宵长。灯昏侧残膏，照我小长床。佇听鸡三号，快历幽愿偿。

晓起偕彻上人游龙洞仙姑洞

破晓走烟雾，砭琬到空穴。云此神物潜，冷风驱众热。广疑游屈盘，深拟卧曲折。侈心或妄窥，定受奇鬼撇。出洞复上山，眼豁叫幽寂。仙姑居何年，细竹俨行列。危梯滑难践，俯首试一阅。石发绿映衫，山花红点血。龙居惊走险，灵扉敢轻牒。搜寻愜前期，妙处诂易说。举手别支公，泉甘味禅悦。

沈纯中 字穆如，仁和人。著《梅轩偶刻》。

游桐坞

山馆习静久，喟然伤离襟。良友日以远，谁能同幽寻？白云幕苍山，斜阳耀枫林。肃肃飞鸿尽，苍苍岚雾侵。且秉独往兴，无为劳寸心。振袂蹑幽踪，理策还登临。连山骤回合，层崖有岖嵚。举目窥鸟过，倾耳聆猿吟。石灰流易奔，竹密溪常阴。延赏兴不浅，览物意已深。终当谢氛垢，散发卧高岑。

丁庄 字莅堂,号蜨身。钱唐监生,官吴江同里巡检。著《梅溪书屋稿》、《吴越杂事诗》。

丁姥冢 在桐叩山东,丁兰之母也

峨峨桐叩山,隆隆丁姥冢。母也贤且慈,秀毓国香种。抔土香至今,中有血泪涌。墓门松柏森,霜风摧不动。

丁桥

晋丁兰事母至孝,母死,刻木事之如生。故居在艮山门外三十六里,名丁桥

艮山卅六里,曾居古孝子。事死如事生,刻木以修祀。杯卷懔深思,影堂千古始。桥下对清流,应呼丁字水。

题安平泉上二首

自从两乳垂天目,中有神龙不测渊。直到临平山脉断,尚渟一眼在山泉。

我读咸淳潜守志,曾收元祐罗人诗。摩挲一片竹间石,好事僧稀问向谁? 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仁和县安隐院,地产曲竹,竹间有池,名安平泉,东坡题诗。云云。按:东坡题安平泉七律,《集》中失载,余曾采入补遗卷中,今至泉旁寻碑碣不得,故云。

李宗渭 字秦川,号稔卿,嘉兴人。康熙癸巳顺天举人,除永昌知府,未仕卒。著《瓦缶集》。

晚过临平山

朝从西湖来,衣上柳花碧。举棹百里中,两头见山色。山光近复远,不觉日将夕。水际上渔人,烟中语山客。明夜下滩行,遥遥径微白。

临平记再续





董良弼 字绣原，一字守斋，乌程人。雍正丙午顺天举人，官安徽英山知县。著《守斋诗集》。

梅堰雨泊

林昏锁暮烟，帆重冲微雨。停桡沾浊醪，村食稀可数。一犬吠人声，渔歌没前浦。

胡龙友 字宸瞻，又字朗汀，号双髻道人。雍正己酉举人。著《蕉阴书屋诗》。

宋小茗《耐冷潭》：吾乡胡龙友宸瞻隐于市，歌声时出闾阖中。与孙补山相国善，相国既贵，未尝一干之。先府君之入都也，属以书贻相国，拆缄并无尺牋，只有二绝句，诗云：“百缗新买临平屋，只与君家隔一塍。知尔定将乡味忆，门前已熟水红菱。”“两逢俭岁窘吾乡，人面都如菜叶黄。秋雨幸堪弥夏旱，西风吹送稻花香。”年八十，老病无子，相国怜其贫，致书守土者，令周之，书至而君已死，因哭以诗云：“病起寒窗叫断鸿，悲来怪雨挟盲风。贫当粮绝还留鹤，吟到秋深竟化虫。赍志未能图五岳，无儿难免帐三同。孝章死后书方到，此事终须怨孔融。”

吴振棫曰：宸瞻家临平，工诗善医，就市卖药，有韩康之风。有友得危疾，群医束手，宸瞻昼夜疗治，愈其疾而归，无德色。喜读《康济录》、《荒政丛书》、《先忧集》。尝曰：“医虽可活人，不若三书活人更无算也。”与孙补山相国善，相国既贵，未尝往干。年八十，老病无子，相国知其难衣食也，致书守土者，令延主书院讲席，书至而宸瞻已死，因哭以诗。云云。读之，令人增友谊之重，而宸

瞻之高相国之厚，议者两多之。《府志》入《义行传》。

山居

渐少区中累，独于山有缘。诛茅随地势，疏水出天然。静可开书读，闲惟掩户眠。更谋栽笋蕨，快意过年年。

蒋溥 字质甫，号恒轩，常熟人。雍正庚戌进士，官东阁大学士。谥文恪。

沈贞女诗事载《闺秀》

圣代崇名教，贞风出武林。自能甘苦节，何必定同衾。浮世荣华绝，空闺岁月深。巍然桐扣石，想见不移心。

单麟年

咏沈贞女诗

贞女今朝愿始酬，死完全璧复何求！那知两世孀姑泪，流落东湖恨未休。

可怜连理早分枝，形影凄凉只自知。生不同衾死同穴，夜台应足慰相思。

冰姿一洗世铅华，二月春光未有涯。看到落英天亦惜，酸风苦雨葬梅花。

曾记于归赋一篇，挽歌吟罢更凄然。谁将栗里冰霜操，补入刘家烈女传。

陈鸿宝 字玉初。





题沈贞女诗

青青女贞木,生傍望夫石。娥娥沈贞女,一聘不改适。从容持大义,心理两莫逆。生不同衾裯,死宁共窀穸。嗟言桐扣山,应表贞女宅。

孔继元

题沈贞女诗

谁言君已死,昔日永言犹在耳。谁言儿尚生,思君夜夜双泪零。闻君有母悲未已,儿不相从谁为侣?父兮母兮莫我阻,素衣惨淡归我户。归我户,拜我姑。姑得疾,儿哀呼。天勿祸姑儿可代,姑死乃得依我夫。

汪曾萼 字靴堂。仁和诸生。著《玉兰轩集》。

游宝幢寺

放棹寻开士,煎茶到宝幢。绿阴交紺宇,白业论禅窗。秀抚盆花爱,清销俗虑降。山僧来往熟,趺坐对银红。

沈用济 字方舟,钱唐人。监生。著《方舟集》。

临平小泊

春服红绵卸,晴波画舫移。竹喧归鸟后,村静饲蚕时。拾翠临流浅,迷花出坞迟。凭君典钗钏,斟酌买新丝。

汪敦崇 字仲山,号仲清,仁和人。



东湖

寒烟一片锁东湖,冷落长堤万柳枯。若造小桥村市里,分明绘出断桥图。

桑调元 字伊佐,号弢甫,钱唐人。雍正癸丑召试,赐进士,官工部屯田司主事,荐诚博学鸿词。著《弢甫》初、续集,《五岳集》。

晚泊临平

夹湖芳草青茸茸,中有一泓镜面镕。孤篷到岸上明月,古寺隔溪鸣晓钟。沙禽拍拍浪花大,野树童童烟翠浓。荷锄归来倒浊酒,此乐那能如老农。

张元龙 字鲁良,一字晓堂。海盐拔贡,官昌化教谕。著有《松筠斋稿》。

临平夜泊

昨放西湖牒,临平又泊舟。山随楼影没,水带柁声流。倚枕不成寐,闻歌何限愁。劳筋衰未息,惭愧对闲鸥。

全祖望 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人。乾隆元年进士,是年举博学鸿词,以先入馆例不预。所著有《鮑埼亭文集》、《诗集》。

临平谒中包胥庙

聘节当时过,祠宫奕世传。应从沼吴日,重溯哭秦年。事拟巫臣后,功居范蠡前。远交真上策,秘计失遗编。报复亦何定,仇讎竟忽焉。先王吐积愤,虜使壮归旃。望里皋亭树,空中宝鼎烟。隔江越绝近,千里郢都悬。骠骑疑封爵,盐官接庙堧。兴亡已百幻,



恩怨合平捐。若遇乘湖客，休题鞭墓愆。我来初夏节，新麦荐神弦。

临平吊故陈将军万良

苍头特起誓平吴，回首江东望眼枯。痛哭浴龙祠下塞，凄风碧血两模糊。

沈心 字房仲，号松阜。仁和诸生。著有《孤石山房集》。

佛日寺

岚翠香台锁几重，坐收九十九芙蓉。定中野衲问寒雁，劫后空山感古松。土脉遥寻丁字障，时觅先大夫兆域。尘怀顿豁午时钟。烟霞深处芒鞋健，猿鸟相期物外踪。

临平道中

残雪媚林岫，望望桐花坞。沙禽下寒塘，斜日明衡宇。水绕褚公墩，荒岸传石鼓。川原数往还，幽情慨终古。

许佐衡 字仲平，海宁人。

临平

近游亦难别，去去意如何。不及春波绿，高堂白发多。

徐吴升 字庚来，号稣园。钱唐诸生。著《稣园诗删》。

石鼓湖

风景丘山好，登临散我愁。禅林无岁月，古柏自春秋。一片澄湖碧，微峰倒影浮。尘襟从此豁，更欲泛轻舟。

吴嘉枚 字个臣,号介庵。钱唐诸生。著《壶草堂集》。

愈洁存移居

采菊向东篱,悠然集三径。终日读陶诗,形影爱其静。所以达者流,不与世奔竞。隐居苕霅间,浮游狎鸥盟。衣被云山颠,寝食麋鹿性。驱车共挽轮,庠春互相敬。邻里话桑麻,具言春社盛。乐哉桃花源,不问渔父姓。何计得连墙,朝歌而夕咏。寄语韩魏家,前途有虎阱。

施安 字竹田,号石友,又号南湖老渔。仁和监生。著《旧雨斋诗》。

安隐斋小坐

野寺何隐森,我来闻梵放。间寻田水声,微径导孤杖。当门泉一眼,绿净喜无恙。松声摇空潭,时作飞雨响。人影在其下,苔色溅衣上。石润被浅莎,沙明画纤浪。小坐试冰瓯,三漱灭尘想。当时玉局翁,于兹惬吟赏。谁为补《茶经》,幽事付吾党。

雨中泊临平

黄芦瑟瑟语西风,灯火沿流坐易穷。谁遣残年同作客,扁舟心事寂寥中。

陶大吕 字国器。岁贡。

晚集鲍氏林亭

短约入丛竹,寻幽夜未休。山明余倒景,杯满失穷愁。溪冷梧桐叶,风高络纬秋。醉归花满鬓,应胜习池游。





史亮 字芸岩。诸生。

雪意

彻骨阴寒入暮滋，晓看冻石皱方池。风驱众鸟归巢急，云压孤篷打桨迟。高士已怀烹茗兴，小轿未备跨驴诗。溪山似欲添图画，却费天工几日思。

雪声

浙沥江楼听转微，空庭碎玉是耶非。冷侵孤馆惊书幌，静逐寒更打竹扉。碧瓦暗筛珠错落，茅檐轻卸鹊翻飞。一声欵乃添清况，遮莫山阴鼓棹归。

沈渊澄 字映斋，应铨子。仁和拔贡。

晚登黄犊峰

不是高凌千仞梯，何由快睹海天低。巢颠鸟怪跻攀近，山岫云来咫尺迷。欲遂襟期超世界，尽收空旷入诗题。钟声莫为频催暮，无数霞光在岭西。

沈渊跃 字时偕，广霁子。仁和监生。

登慈相寺钟楼

缓步共攀跻，凭阑客思迷。夕阳开小阁，远树接清溪。钟响千峰动，僧归万壑低。此中堪避俗，襌被未能携。

杨发 字静思，一字芑水。海宁诸生。

自杭城归，舟遇半山下有作，同章蓉红、梁伊湄诸君

雨霁媚山容，舟迟揽众妙。芳林摇新烟，草痕补旧烧。高咏谢

公诗,联吟有同调。前指临平山,落日方照耀。

金农 字寿门,一字吉金,号冬心,又号司农。钱唐布衣。著《冬心集》。

重游安隐寺,独坐泉上,归从旧时松径,
宿于舟中,晓起开行,临平山色历历在目,
漫作七言长歌纪之

十年前曾泉上坐,松毛氍毹松盖大。泉喧松喧六月寒,热痹全消无一个。今年重游泉上亭,长松拱揖如相迎。可怜我老松不老,我发已白松仍青。寺门砖塔影矗矗,抚松弄泉与僧熟。临平山下晚泊船,又共汀鸥沙鹭宿。侵晓纡回柔舫行,夜来浓霜变作晴。数峰有意露圭角,要试先生双眼明。

安隐寺泉上

扁舟五十里,到寺寺门清。突与老松遇,暗随孤磬行。鸟时来石案,苔欲上山楹。爱此池头水,汲之双玉罍。

郎明允 字孝则。诸生。

晚眺

西山蜡屐少经过,林景参差入望多。凉气细生疏雨罅,夕阳斜挂乱云窝。爱浇块垒倾囊醉,喜听沧浪鼓枻歌。傲睨风尘聊自适,塞翁得失任如何!

沈广开 字龙文,一字天门,圣昭子,谦孙。仁和诸生。著《天门遗草》。





晚凉

尘襟当晚涤,倒景上帘微。静领一庭竹,不知风满衣。倦萤花底坐,归鸟月边飞。心羡澄波寂,分凉入素帏。

客中对月

一片桐梢月,移来向客明。是谁今夜里,牵我故园情。林静笛还起,天空云自行。不知因底事,和影坐残更。

客感

不惯风尘事,今知行路难。鸡声孤塔晓,雨色万山寒。梦欲随云去,愁偏入镜看。萧萧窗外竹,应笑滞红干。

沈广大 字虎文,圣治子。仁和监生。

初夏晚步

绿树阴阴四月天,撩人诗在夕阳边。钟传小院僧初定,门掩孤村蚕正眠。度岭白云间似我,出墙新竹淡于烟。短桥西畔娟娟月,自照归人柳下悬。

俞星留 字洁存。

题黄无傲《观梅图》

峭壁盘盘只水通,千株红玉缀长空。无人花下堪同调,载鹤扁舟一小童。

幽芳却喜异宫梅,老干疏枝狼藉开。似尔冰心差可对,眼中何自著尘埃。

移家邓尉赛逋仙,余壬酉间申癸事。沁入巉岩花幔天。香国时时容

我到,何如稳坐不知年?

范炳 字虎征,号鹤亭,又号蔗翁,钱唐人。

吴退庵曰:蔗翁世居临平镇,后迁城中织染局。未冠婴疾,遂弃帖括,惟间为诗歌而已。性喜结纳,于贫贱失志之友,订交尤笃厚。阅十年病愈,幕游四方以养亲。宪庙御极,诏天下自一命以上各举所知,无为州牧欲以蔗翁荐,固辞,曰:“某非坐作声价,念母氏老矣,瞻望白云,远游可虑,捧檄之喜,非某志也。”客京师,时有达官者势张甚,欲罗致,固辞不往。已而达官果败。遭亲丧后,杜门不复出。年七十四卒。

喜晴

霖雨苦十日,乍晴心为欢。开门放日影,始见门前山。山色翠欲滴,岚气犹相缠。雪瀑泻危石,松风响层巅。呼僮携我榻,便我看山眠。野鸟亦有得,关关飞林间。

作画寄董更村

去年同过高邮湖,凉风飒飒秋林枯。空塘人少日欲暮,天阴旷野闻啼乌。今年回忆去年时,绘出离情寄所思。寒鸦不散汀州水,葭菼苍苍飞鹭鹭。

江上晚泊

日落空江静,停桡古候边。阴留深涧雪,寒结隔林烟。我自归心急,人谁客子怜?梅花消息好,春意报新年。

客斋种扁豆摘取为羹

负郭无农课,他乡学圃能。短墙堪种豆,枯树借沿藤。带雨繁花重,垂条翠荚增。烹调滋味美,渐似在家僧。





谷雨方携子,梅天已发秧。枝枝盘作盖,叶叶暗遮房。伏日炎风减,秋晨露气凉。连朝僮仆喜,采摘报盈筐。

春耕

五戊才过社鼓齐,邻翁相唤事东畦。已逢花信风连日,好趁鸣鸠雨一犁。土脉正苏牛犊健,春寒未减麦苗低。绿杨红杏村庄小,荷锄归来望欲迷。

壑庵观梅怀阎晴峰

湖南春色正当期,重访精蓝念旧知。可惜梅花不同赏,天涯何处寄相思?

雨后同朱坦夫、樊拙叟看湖闸放水

积雨湖波涨不平,城西闸口看涛生。脱衔奔马腾空下,无电轰雷迸地惊。万斛明珠抛错落,满溪急雪乱纵横。从今漫道龙门胜,可许河桥自在行。坦夫为道龙门之胜。

徐灿然 字叔文,号远村,刚振子。海宁贡生。

郡城即事

下水湖牵上水槎,由拳城外万人家。春风二月徐恬宅,开遍含桃树树花。

金友白 字西庚,达子,号鼓村。著《怡云诗钞》三卷。

文丞相蝉腹砚歌并序

乾隆初,临平渔者网得文信国绿端蝉腹砚于鼎湖,铭曰:“洮河石,碧如血,千年不死苕弘骨。”款识“皋羽”二字,其文云:“文山攀

髯之明年，叠山流寓临安，得此遗砚焉。”

洮河石，苔不蚀，苍弘骨，玉犹立，文山之遗叠山得。谁其铭者晞发生，一十三字撑风霆。琉璃花开蟋蟀鸣，臣心惶恐君零丁。一块肉，万里航，砚乎悔不偕行藏。皋亭山下白雁至，明因寺前刘洙亡。斯时尺土多非赵，沉之于湖幸完好。眼明及见炎午文，心坚不签道清表。堂堂正气歌慨慷，想见勤王檄曾草。沧桑五百余年矣，蝉腹枵然饥不死。沁以柴市两行之血泪，卷起崖山百丈之海水。清原琴，相尔汝，玉带生，共今古。传向西台痛哭时，竹如意碎曾摩拊。铭词不污程钜夫，卜卦之砚实非伍。投湘自分同楚骚，何幸时清遇渔父。忠臣烈士与遗民，多少英灵此中聚。

初夏遣怀

绿玉横窗水一湾，昼长无事即沅山。身如野鹤从渠瘦，心羡溪云未得闲。春去蝶疏帘外影，老来人惜镜中颜。桐花小院残阳冷，睡起新诗手自删。

月下对梅

蜡镫江照兔华肥，疏影空蒙画入微。瑟瑟春寒坚雪骨，溶溶香雾湿云衣。轩窗不夜人无寐，水竹三分花四围。起拂冰弦引兰酌，松烟凝碧掩双扉。

潘士振 见乾隆《杭州府志》。

白龙潭

神龙不在水，或跃在峰头。潭影空涵月，清光映素秋。

史安节 字遁圃。仁和诸生。





陈棠曰：遁圃与蓉石检讨为昆弟行，检讨著述今一字不可得，名氏仅见于金籀园诗中。遁圃诗二首，从吴退庵《杭郡诗辑》录出。

撒沙夫人祠

半山山半庙巍然，春社桥边集画船。岂识忠贞宜俎豆，多因疮痍奉牲牷。中兴逸事凭碑记，南渡幽光倩梦传。堪笑和戎真下策，须眉空自愧婵娟。

当时风鹤尽心惊，弱质何堪独遇兵。肯委草莱归视死，沙摧鹅鹳气犹生。江中不让援桴勇，井底应寻报国盟。庙貌重新丰享祀，可无歌咏送兼迎。

曹仲抑 字敬豫，号春帆，嘉兴人。监生。著《浮香亭吟稿》。

挂帆遇临平

放棹临平路，看山晚更幽。帆轻舟转稳，风急水分流。远树消残雪，清谈豁旅愁。一樽村落酒，浅酌听吴讴。

吴师澄 字晴绿。嘉兴廪生。著《静吉居稿》。

安平泉

山腰安隐寺，寺门跨山足。门前安平泉，泉脉孕山腹。方塘甃苔石，渊洌自洄洑。松风岩际来，吹绉半池绿。泠泠泻跳珠，溅溅漱鸣玉。发蒙山下出，入坎地中伏。萦纡屈曲流，一泓倏停蓄。伊昔开凿初，运化想亭毒。如何水高下，未入品泉录。倒影净若鉴，彻底淡可掬。圆庵结消夏，静对却烦溽。澄澈堪洗心，清泚亦悦目。大瓢贮月归，雅怀缅玉局。古壁诗尚存，残碑剔藓读。斜光冷树杪，疏钟度崖曲。候客楞伽僧，竹炉茗初熟。

杨引恬 字书箴，一字栗园。海宁诸生。著《栗园诗稿》二卷。

临平道中大雪

石桥横跨曲塘斜，店舍微茫认酒家。好记临平山下路，一时妆点万枝花。

朱华 字临川，号爱斋。石门诸生。著《艺余草》。

游佛日寺

佛日招提拥翠鬟，瞿昙拜罢叩禅关。花沾法雨都成笑，石听谈经静不顽。绿竹护坛攒峭蒨，红泉绕树咽潺湲。如来金粟应前世，不是庐山定雪山。

茅德芬 字秋佩，郡人。

临平鸟腊

考礼记脯腊，制美食宪章。东湖有专门，水鹄同云鹄。烹调妙精洁，气味殊甘香。最怜买隼鱮，以佐含春王。

任经 字抑斋，号石屏。钱唐诸生。著《石屏偶存》。

荻蔗 咸淳《临安志》：甘蔗旧贡，仁和小林多种之，小如芦者曰荻蔗

诸柘小林圩，栽植如列杖。一种挺瘦枝，比荻形差当。得味自同甘，有节不在壮。寒浆析朝醒，颇藉圃翁饷。

细砺石

勿嫌平钝姿，磨钝有专寄。时清不用武，青萍藏莫试。野人淬





犁铁,山翁备药肆。越砥垂嘉名,早入陶公记。

蒋仁 字山堂,号吉罗居士,原名泰,字阶明,后得古铜印,有“蒋仁”字,遂易今名,仁和人。

题徐孝子《晨窗舐目图》,为令子临皋先生作

寝帷晓日光瞳眈,华池玉液金飴功。披衣几度心忡忡,快哉一旦空花空。授经梦寐调膳通,霜寒苔翠足茧重。见孝子《早行》诗。仿佛华黍兰陔风,为人后者尤难逢。先生苍雪涧底松,苏子由诗:“徐君郁郁涧底松。”华门圭窆气吐虹。至行早过丁褚踪,丁兰、褚无量,临平人。形茹情蕊情驱蛰。庚祸癸穴忌蠨螭,但知清眈豁衰翁。岂期子职怜苍穹,翳垢转为沆瀣浓。跳丸睨之停帘栊,摩尼珠现修罗宫。泛光明海洞针锋,了了地盖星衢穷。春花秋月不负公,一扫烦恼亿劫胸。吁嗟习俗矫饰工,目语额瞬睨睽佣。希鞬鞠跽纷雕砮,琳琅椽笔愧蔡邕。几见入海孙法宗,不则郑州碑峯丛。伊谁慧眼含洁棕,普施法界灯光洪。土苴五鼎千钟丰,生前菽水欢融融。公真砥柱撑鸿蒙,大业二年,唐高祖为郑州刺史,有《为子世民祈目疾碑记》;江紆父蒨眼病,饮慧眼寺故井水而差。张孝始祖丧明三年,孝始转药师经,愿以灯光普施法界,第七日,梦老翁刮祖目而愈。黄犊岭回黄鹤峰。峰峰云霄青芙蓉,哲嗣筑堂于其中。巍然七十方两瞳,殷勤索诗及阿蒙。封题烛跋蝇头红,舟胶浦冻长须冲。乃知仲车渊源崇,奕叶孝友精诚衷。若矢人矢弓人弓,忆昨探梅安隐东。宝幢瀹茗偕鲍溶,玄亭载酒遗扬雄。临皋丈与暗斋叔友善,庚戌春,信宿芸岩弟心远草堂,同鲍晚香游安隐诸胜,苦雨,归舟竟阻良晤。顷得手札,蝇头赤简,章法精严,信寿征也。况复先生归崆峒,轩辔久矣骖茅龙。或骑麒麟翳烟鸿,真人天际何由从?画图空尔惊丰容,紫芝未识终盲聋。

丁敬 字敬身,号龙泓山人,又号钝丁。钱唐布衣。著《龙泓山馆诗草》。

北郭舟中同樊榭、西颢、茨檐作

峭风抑舟行,春水轧桨力。摇摇俯淡沲,桑柘影如棘。三山起北郭,黄鹤更幽特。闻多坏衲僧,息意内栖匿。神机驾飘然,已落化人国。愿礼初月光,不畏入林黑。

石鼓亭

独树号天风,石鼓但余想。欹路鸦堕巢,破岸鱼入网。古迹置岩戍,佳名列横榜。博物更何人,空亭日来往。

晓起,彻上人导行黄鹤峰下, 观龙藏泉、寻龙洞至仙姑洞

深山候参差,林鸟春未聒。漱齿清我心,束带紧屨鞞。僧语助精锐,不惮磴薛沍。奥迹许倒窥,神物此曾拔。蜿蜒留石蛻,雷雨胆犹怛。一洞顶覆釜,一洞口悬钵。龙气坐欲噤,仙户瞰疑豁。裂石走狡兔,兴云扫妖魃。灵境诂容了,登顿出松栝。憩足空庭中,寄目巖巢□。

游佛日净慧寺

古寺空山中,幽敞足遐企。来游况佳侣,潇洒得把臂。虚檐拱灵籁,一听含众异。微月破春暝,疏梅耿寒意。心魂清佛火,短榻翻可弃。明当讨陈迹,历证鲜于《记》。

厉鹗 字太鸿,号樊榭,钱唐人。康熙庚子举人,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著《樊榭山房诗集》。





石鼓亭

石鼓本无声,桐鱼叩有异。名亭自何年,坠响閼山翠。拊床惜典午,鼓妖亦此类。茂先如可呼,博物有遗议。吴年出石玺,奇事与之二。维舟陟隰岸,将老才一至。

宿佛日净慧寺

群山春未动,清刻出松筱。黄鹤翩欲下,引我步深窞。僧庐辟广场,淳朴境无扰。衣传四明来,蔬足千指了。平生参诸方,僻近苦未晓。今谙困学公,篆路尽萦绕。鲜于伯机《游记》:村路诘曲,如行香篆中。夜深龕灯短,雪滴林月小。哦诗祛眼食,列坐至啼鸟。

晓起,彻上人导行黄鹤峰下,观龙藏泉, 遂寻龙洞至仙姑洞

清暘升峰罅,粥鼓已绝统。石盆分醴水,影动青菡萏。主僧为前导,矜客富奇览。岩痕蜿蜒卧,巧若出鬼鑿。湫流苔砾度,阴洞松雪揜。华盖滑可扞,神寰垢自胆。仙姑巢其上,侧足覩幽窞。重扉蓄内景,鸿珑古谁撼?既讶碧縈蛻,复隐紺发髥。出险诘所能,临深谓何敢!冷风回人衣,归路有梅糝。

人日泛舟至龙居湾,遵山径入永庆禅院, 用韦苏州蓝岭精舍韵

船子俟前湾,路缘松色上。复岭始成误,偶遂登高赏。一公昔经营,流水如在掌。院为明一濂上人所创。层层苍翠中,梵宇开虚敞。前人旧游处,我辈自来往。门闲花气沁,山空禽语响。遣俗暂徘徊,怀贤成俯仰。李长蘅有《宿永庆步月》诗。

秋晚自皋亭至临平二首

不减看山兴,吾行及杪秋。斜阳半郭外,晴翠满船头。林晚开

黄叶，波明见白鸥。前峰烟际寺，历历记曾游。

将近临平道，临平暝色连。远风灯照牵，微月簑鸣船。山忆邱丹隐，泉题玉局仙。不知松子落，惟泳夜凉天。牵，器彦切，即引船之百丈牵也，同“纤”。

亡友吴绣谷墓下作

赤岸停孤艇，青山对殡宫。平生腹痛语，今日泪痕中。子守书无失，谓瓿亭。人嗟命不融。凌云埋可得，地下傲三公。

坐安隐寺泉上

亭亭石莲幢，千载标觉路。秧田铺僧衣，松盖引客步。寺门幽且洳，泓泉蓄复注。林光射池影，下见金碧聚。疑有神物潜，山鸟敢□污。我来斗茶坐，蠲热欣所遇。想见六月中，行人屡回顾。

留题广严寺次鲜于伯机韵

临平仙畔访仁祠，我亦经过首夏时。林下追从惟野衲，门前来往但舟师。护伽蓝失河南像，伯机又有绝句云：“褚河南是护伽蓝。”嘿堵波空玄览碑。唐玄览法师碑已不存。只有僧房青竹好，寥寥怀古一题诗。

题骠骑将军庙

祀楚申公包胥，封号莫详所自

楚事苍茫直至今，何年此地出神林？豁亡始遂平吴志，员在难酬入郢心。古屋香云晴缓缓，虚廊风马昼愔愔。赐幡绿锦休重问，木魅山魃不敢侵。元俞琰题庙诗：“呼童出示绿锦幡，云是前朝敕赐物。”

雨泊桐扣二首

晚际开襟共看泉，山头云起野风颠。白龙潭上飞来雨，引我菰蒲夜泊船。

三更雨歇冷于秋，翦烛题诗剧未休。四面乱蛙声里坐，不知元在古杭州。





临平道中

堤畔人家望转遥，映山临水竹萧萧。风回微雪瓜皮艇，云破平林板凳桥。

晓次临平，风雪大作，晡至皋亭，始晴，
三十里中桃花正盛，亦一奇也

归舟火急趁花期，作冷开晴故弄姿。粉洒乱红飞雪里，金泥碎锦夕阳时。云山烟水如相护，酒幔茶檣任所之。万事豪华付公等，天公此段独吾私。

景星观寻唐邱员外故居并序

予尝读韦苏州《邱员外还临平山居》诗，又观咸淳《临安志》，知员外仙去，至今山有黄犊岭，以尝骑黄犊得名；有曲竹，为员外遗杖所化。又考陈郁《话腴》云：行都城北五十四里临平湖岸有山，山有景星观，观有邱真人祠，祠有丹炉。邱本唐人，仕尝为郎，弃官学道，于此飞升。顾况访之，诗云。诗见《临平续记》，今不录。此诗况《集》不载。久思访其遗迹，今年四月三日，因安隐僧心月之导，始得至。所谓景星观者，殿祠东岳仁圣帝像，前有杉柏二株，奇古近千年物。问丹炉及真人祠所在，道士懵然不知。独门外有池，水色澄碧，上架小石桥，疑即况诗“池中看钓矶”处也。徘徊太息，为长诗以纪事，庶几有复其祠者。

诗人成仙古寥寥，邱员外今不可招。斜阳照影入泂坞，参差碧殿凌丹霄。殿前何有有杉柏，千年谁见苍颜凋？我疑劲直经手种，偶逃劫火遗山樵。丹井填堙丹灶废，光景无复浮云歔。黄冠揖客老且眊，问之不辨空头摇。只崇岱帝慑愚俗，鬼炊火狱何纷嚣！徘徊门外觅行迹，紫屏风动空池漂。鸥儿飞去不知处，逋翁当日过此桥。高词贞行已足祀，遐举况是随烟飘。韦苏州《赠邱丹》诗：“高词弃浮靡，

贞行表乡闾。”何人好事塑遗像，酌以明水歌云谣。归来故乡莫惆怅，自夸黄犊凌单椒。山中秋冷桂花发，往往弄月仍吹箫。

游明因尼寺

阿姨师居近鼎湖，创造传自陈黄奴。向闻赐金出宫掖，千年兴废谁枝梧？颓垣古殿尚宏敞，暗笕分流水声响。幽花间竹隐禅房，忍草沿阶叩方丈。前朝净侣多上流，早脱爱网辞妆楼。明眸不教二相堕，幻质能将八敬修。百年主席凡几辈，老宿无人少酬对。谁人肯透末山机，何处重寻隐峰妹。今来俭薄檀施衰，粥鱼寥落诵经迟。笑他洛阳急作髻，不见文殊浅画眉。残碑字剥苔纹绿，寺有明天顺年中胡湊碑。对此弥伤人代速。枝头批颊尽情啼，声声似奏无生曲。

雨中过安隐寺寄吴瓯亭

寒雨跼篷底，经过古道场。云连山懵懂，松罨殿荒凉。旧酌名泉冷，追思去日忙。何当约双屐，重与试旗枪。

边维祺 字颐公，一字寿民，山阳人。诸生，为淮上高士。

过临平

扁舟却喜一毛轻，不向官塘旧路行。紧靠青山与红树，咿哑柔橹过临平。

卢存心 字敬甫，号玉岩。钱唐恩贡生，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著有《白云诗集》。

舟过临平

湖际新蒲发紫茸，菱花镜子讶初溶。连云撑破寒溪桨，带月敲来远寺钟。春柳一行舒睞浅，黛峰无数画眉浓。间看荷杖田间出，





桐扣山中白发农。

吴世昌 字升来,号旭堂。仁和诸生。著《旭堂删稿》。

挽沈贞女诗

身为当年许字陶,孤帋九载著贞操。自甘荼苦终无变,谁料梅芳忽早凋。老泪难看姑抱痛,亲支遂待子承祧。泉台得慰从夫志,好把生前旧恨消。

沈廷芳 字畹林,号树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庶吉士,官至山东按察使。著有《隐拙斋集》。

临平感怀

水国初冬暖夕曛,酌泉安隐渡溪湮。自披风帽倚红树,手策山藤看白云。书画有船成话计,脊令无颂感离群。追怀伯兄也。频来弥恋皋亭路,愧效泂冈表墓文。时立先大夫、先淑人墓碑。

挽吾宗贞女诗

吾宗有贞女,节操古井水。湛湛无波澜,洁白众所企。弱岁就女塾,姆仪谙载纪。淳谨奉椿萱,和柔处乡里。长许字陶君,六礼于焉始。青青兰薰花,并蒂齐发蕊。双双紫鸳鸯,交颈栖河沚。物理固宜然,人生岂异是。谁料未结褵,圆镜半遭毁。贞女得凶问,泪滴连珠子。哀痛迫中肠,柏舟节自矢。阿母泣谓女,儿胡勿细揣?夫婿未亲迎,女也非妇耳。礼有服斩文,而无守志理。女跪告阿母,改节儿所耻。先王重婚姻,礼本以义起。女子许嫁纓,系属端在此。既受白璧征,詎容途人眎。葩经载卫宣,不删良有以。金石或时变,此盟无改徙。洗我红粉妆,脱我绣罗绮。沉痛为凭棺,

洒眼眶凝紫。自顾未亡人，偷生亦何俟？惟姑在高堂，敢遽相从死？愿身代子职，竭力进甘旨。孝感瞽目明，勿药遄有喜。老姑获欢声，死孝可慰矣。苦志不偶然，奇贞绝伦儗。卓著吾宗贤，书之耀彤史。

周京 字西穆，又字少穆，号穆门。钱唐廩贡生，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考授州同知。著有《无悔斋集》。

丁卯二月，清明前十一日，舟过临平湖，夹岸桃李盛开，菜花黄满，麦陇亦青青在望。忽飞雪弥空，觉纷红骇绿，悉掩暎于帘幕间，清景绝丽，得未曾有。年生遇雪成咏，奇若祁连，莽若雁门，玲珑若少华，萧旷若五嶙，外如溪桥山店、画阁僧楼，靡不欣赏，而独未尝于舟行复得见此艳雪。同游樊榭、葑浦，东西指顾，狂喜倾倒于风帆中。逾时至皋亭，日光穿篷，桃李灼灼向人，站足视之，又不知凡几里许，新红映水，积翠上衣，金碧璀璨，绝似李昭道著色山水，实仙游异境也，各赋小诗以记之

雪里题诗赋落梅，夭桃秾李一时开。粉痕不压胭脂色，月下初逢绛树来。

桃花气暖逼清明，十里川原绛染成。何处飞来万蝴蝶，一时撩乱锦官城。

王蒙雪意粉横斜，合笔徐熙绢本花。此画古今真绝少，只留一幅在山家。

快雪时晴顷刻间，岩花涧草上塘湾。分明滑净春波影，金粉楼





台夕照山。

万树梅花雪里栽，花光雪影夕阳开。扁舟趁着春风便，直自仙游玉洞来。

沈嘉辙 字栾城，一字个庭，钱塘人。

南宋杂事诗

曾闻缙服到临平，龙德宫中祭奠诚。二帝魂游沙漠外，何来朽木与灯檠？

《函史》：“绍兴十二年，帝易缙服，奉迎徽宗皇帝及显肃皇后郑氏、懿节皇后邢氏梓宫至，奉安于龙德别宫。”

敝衣虫垢去边陲，九庙神灵已建基。迎得鸾舆快活地，龙绡收泪定歌诗。

《三朝北盟会编》：“车驾临平，奉迎太后，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极，泪湿龙绡。”

状元局内士无双，单骑欣然犯敌幢。一自明因辞国去，人传刘洙在清江。

《宋元通鉴》：“德祐二年，命文天祥同吴坚、谢堂、贾余庆见伯颜于明国寺。”又：“天祥至镇江，与其客十二人夜亡，变姓名为清江刘洙。”

吴焯 字尺帛，钱唐人。著《药园诗稿》、《陆渚鸿飞集》。

南宋杂事诗

赤岸前头赤羽驱，平江供递五千夫。龙茶宣赐无笺表，蚤驾冰簪过鼎湖。

《武林旧事》：“北使到阙，先遣中使至班荆馆，宣赐龙茶、香合并风药、花饧。”

陈芝光 字蔚九，仁和人。

南宋杂事诗

临平山下柳风轻，软软鸿头似雪莹。闻道上方新荐果，安榴犹自号金樱。《林泉结契》：“鸡头，亦号鸿头。”

符曾 字幼鲁，号药林。钱唐监生，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由保举累官户部郎中。著《春舄小稿》、《半春唱和诗》。

南宋杂事诗

筵盏新从赤岸开，待他北使贺春来。传宣直到班荆馆，风药花饧赐得回。

阴阳双柏翠光浓，孤直何心贡九重。曲竹只生安隐院，管城子合受斜封。

咸淳《临安志》：“安隐院在临平山南，地生曲竹。”林次麟诗：“首阳山下知难种，只可斜封到管城。”

归舟晚过临平

又爱荷花一夕凉，鸥将秋意点横塘。水天归棹不知处，清气满衣闻露香。

白月棱棱溪上逢，风前黄鹤寺楼钟。倚筵孤赏寂无语，雪链一瓯消晚峰。





安平泉煮梅花,以夕阴仍不雨,
春冷欲如秋为韵,分得阴字

一时领得双清味,泉水梅花系客心。此段风情记何处?藕花洲上赏春阴。

赵昱 字功千,原名殿昂,号谷林。仁和贡生,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著有《爱日堂吟稿》。

临平山下霜叶二首

霞散枫林处处同,临平山下一衰翁。却教青女无才思,染到华颠不肯红。

乐事休嫌儿辈同,儿孙式清待行。喜拈诗句属坡翁。霜溪又误红颜在,不独尊前借酒红。

五月十日,舟过临平。去秋个庭径此,
诵参寥诗,甫罢疾作。今余来憩安平泉上,
远瞩沙渚,藕叶如云,感念良朋,徘徊增悼,
归舟赋二绝句

一舟风荡过临平,藕叶香先花气清。日暮高僧诗句在,故交流恨入泉声。

消得闲愁信有身,一阶绿润染凉茵。无端滞迹偏梅雨,几忆西湖烟水新。

南宋杂事诗

十里山堤散客襟,芹芽菇米趁幽寻。雪瓿初泛莲花院,第一香泉记小林。

《诚斋集·过临平莲荡》诗:“十里芹羹菰饭香。”咸淳《临安



志》：“莲花井，在小林莲花院，范令光有记，品此泉为小林第一。”

赵信 字意林。仁和监生，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著有《秀砚斋吟稿》。

哭栳城

忽抱离群感，如何慰弟昆？幸辞蒲坂道，仍返小山园。有路归千里，无因对一言。临平山下句，歌哭来招魂。

时从茸城归，舟过临平山下，吟“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之句，即不复能言矣。

南宋杂事诗

内使龙茶宣赐回，班荆馆为使臣开。湖山景物家乡地，几度迎风唤笔来。

孤峰西转水东流，风月临平动客愁。几处桑麻村舍外，渔姑多住藕花洲。

沈金部《浈谐》诗“山势分明饮水鼃，孤峰西转郁嵯峨”之句。

天章灿烂半山霞，白石清泉有道家。谁到永和寻石鼓，多从水瓮看桃花。

咸淳《临安志》：“桐扣山在临平山之西，晋武帝时，岸坏出石鼓。”《抱拙小稿》：“市井萧条景物非，居人犹号永和堤。”堤即临平驿路。

钱载 字坤一，号箬石。秀水副贡生，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壬申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著《箬石斋诗集》。

沈贞女诗

事载《闺秀》。《箬石集》作贞女诗四首。棠按：《集》中所载，与原诗有不同



处,想刻集时重改,附注于下

君家住临平,妾家住唐栖。上河与下河,相隔不相齐。

君身上河水,坝断不得通。妾心下河水,澄洁月明中。《集》作“从此不流东”。

君《集》作“郎”姑妾《集》作“女”嫂行,守贞君知之。《集》作“女是观”。君知妾亦知,嫂乎妾所师。《集》作“嫂陶是柔德,女沈名曰安”。

嫂陶字柔德,女沈名曰安。无使沈愧陶,天乎保岁寒。《集》中无此首。

女家有父母,郎家姑在堂。事姑如父母,邻里为悲伤。《集》中作第四首。

丁鹏南 字风九,号达庄。仁和诸生。著《佇兴小草》。

挽表柳沈贞女字宁一

春风春雨夜潇潇,蓦地芳兰叹早凋。九载坚心征苦行,一腔真性显孤标。双鸾死后堪同穴,寡鹄生前怅独谣。留得徽音堪不朽,年年麦饭吊花朝。贞女逝于二月十二日。

杭世骏 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人。雍正甲辰举人,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授编修。著《道古堂集》。

陶贞女诗事载《闺秀》

苍松寒不变,翠竹节愈坚。悲哉黄鹄歌,此音久不传。吾乡山水奇,往往毓秀贤。钦此兰蕙质,清如秋水莲。婉婉从母训,冰雪罗心田。大义一诺定,安受物外牵。卓哉谢铅华,静居若澄渊。梅花是前身,冷淡少世缘。曹媛《弱草》咏,卫姜《柏舟》篇。翰采焕奇

色,桃李减俗妍。凛凛贞烈女,千古垂遗编。

临平道中

几日蘋花满,临平路又经。树从烟际远,山比两余青。野色围孤寺,溪光上短亭。推篷延望久,指点倒双瓶。

于敏中 字耐圃,金坛人。乾隆丁巳进士第一,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襄。

陶贞女诗

按:文襄时督浙学

青青贞松郁冈阜,凛凛本性由所受。况乃山川萃灵淑,巾帼钟奇良不偶。西泠有女淑且贞,家世遥承靖节后。早姻礼训寡言笑,长从外母识义藪。红丝一系怅悲鸾,血染千行誓相守。室人交慰石不移,殊憎晓晓滋众口。此身已作青松枝,此际何辞共邱首。悲填胸臆称未亡,饮蘖茹荼甘永久。圣朝节烈重褒扬,綽楔俄看表闾右。人生荣苑总无常,唯有贞名垂小朽。

陶母风仪世所企,有女嗣宗柏舟比。问名犹未结同心,大义不缘生死异。沈郎憔悴坠西风,松柏森森留晚翠。恐伤阿母爱儿心,未语低头背洒泪。贞女匪石不可回,缟衣淡扫形容毁。母在身存称未亡,萍飘风絮蜉蝣寄。始知巾帼胜须眉,死者复生生不愧。

舒瞻 字云亭,满洲人。乾隆己未进士,官浙江知县。著有《兰藻堂集》。

舟过临平

我从西湖来,衣上湖光湿。举棹百里中,青山已迎客。何处藕花洲,芦烟晚萧瑟。





临平道中

风雨临平道，羁魂倍黯然。人家桑柘小，春水市桥连。自信忘机鸟，还乘不系船。携瓢就禅老，一试宝幢泉。

冯浩 守养吾，号孟亭，桐乡人。乾隆戊辰进士，授编修，历官山东道御史。著《孟亭诗文集》。

守风游安隐寺

橹柔风紧忽腾波，小泊寻幽策杖过。列舍敞依山阒寂，一僧间伴客婆娑。征途耐渴清泉美，眼界凌空秀野多。犹有子京遗榻在，未随灰烬托岩阿。方丈一榻，款镌墨林主人，天籁阁中物也。

汪仲钊 字丰玉，号桐石，秀水人。乾隆庚午举人。著有《桐石草堂集》。

临平道中观雪六首

喔喔荒鸡晓度关，矾头推出舳前山。现成诗料无人拾，柳拜芦鸟十里间。

枯汀雁指纠绳度，坏塔钟聆急杵撞。岩腹人家少天趣，阿谁烟际拓高窗。

参寥五月咏风蒲，此景尤奇见也无。天向荆关偷笔意，两崖高展自然图。

打冰喧罢隔滩声，鼻里蝉嘶句亦成。三笠四蓑沽酒去，篙工说我太酸生。

寒割渔师一席天，皱黎双颊鹤双肩。乘舟更比骑驴好，傲向襄阳孟浩然。

眼光飞过白云堆，直得孤篷并夜来。可是依心犹望□，篱腰巷尾数丫梅。

乙丑冬十二月，归自武林，舟覆临平山下，
得盐官杨君昆壶舟以济，偕至龙居寺宿焉。二月，
昆壶过访，出示长律一首，答以四断句

雪满咸宁凿后湖，吴船放溜疾于鳧。此身不与波俱逝，一笑中流竟得壶。

暂并鸬鹚立浅沙，仍携襖衲上轻槎。天公幻出论交地，折苇枯荷水一洼。

南窗明月北窗灯，梵阁宵眠已上层。数杵寒钟听总熟，前身我岂住山僧。

好诗都付锦囊赍，散策寻余旧药溪。梅萼柳芽春盎盎，政须重踏永和堤。

查昌图 字天池，号半庄，又号查客，海宁副贡生，嗣韩孙。

访孙智冶不值

文章敢道有师承，风雅如君最上层。屐齿折因冲积雨，杖头留待访高僧。有约访莲上人。又逢此日飘零酒，一悟当年痴暗灯。感旧事。
欲溯三闾问醒醉，个中心赏杳难凭。

偕蔡穗塘及徐芳谷、邵思周、
徐芥船子祖香，过孙智冶晚饮

一片斜阳过谢庭，西窗翦烛语丁宁。酒非洪户贪浮白，诗未成家怕杀青。但得花交同咬菜，竟忘断梗各飘萍。知音为报临邛客，流水高山仔细听。





石门谢邑侯回锦江,来与智冶取别,智冶与蔡君穗墉秋卷,落邑侯房,均列荐。

沈贞女诗

昔年曾广柏舟行,此志靡他誓不更。男帅女先灵是匹,侄从姑后节同旌。哀弦待制将雏曲,寡鹄空缠带血声。只恐茫茫泉下路,相逢至竟未分明。

东湖十友歌

东湖风月谁管领?我携杖履相招引。美景良辰乐事并,智冶飘飘直欲仙。嵌欹砺硌小有天,生平爱石匹米颠。嘉树品泉冷眼觑,青门仿佛苏门趣。故知寓意非留意,楸枰对奕两孝廉。学庵先手昨开奁,覲輿飞斗一角占。咄哉醇如数不偶,闲呼宝摩决胜负。碗潭难消特借酒,芳谷书摸岩洞碑。颜筋柳骨参神奇,题襟醉墨尤淋漓。四座勿喧俱倾听,高山流水传琴韵。弁章静者能见性,就中妙悟惟芥船。有如得鱼辄忘筌,位置宜在数子前。痴儿看花独睨睨,琴书酒伴神来往。犹复临渊思结网,龙眠手笔绝世无。千秋宗仰雅集阁,瓣香意或在斯乎!

姚光晋《琐谈》:先大父明经公,少从海昌查半庄先生游。查固耆宿,两中副车,馆于临平徐氏,从游极众,皆知名士,绘《东湖十友图》,仿西园意。同里孙文靖公士毅,年最长居首,次为德清徐临皋明经玉枢,同邑邵嘉树大令、马琴宇司马鸣镛,石门劳用帆大令先意、山府君,海宁查蓍林、广文祖香,同里徐学庵孝廉、吴愈、徐芥船茂才、徐宝摩上舍,今藏文靖曾孙寿伯长熙别驾家。题之者,首半庄先生,仿《饮中八仙歌》,次钱文敏公维城,次梁山舟学士,仅三人。予伯兄为之记。

翟灏 字醇江,仁和人。乾隆甲戌进士,官金华府教授。著有《无宜斋稿》。

过临平安隐寺观安平宝幢刻文并序

唐大中十四年正月建,宋天禧二年六月、绍兴三十年五月二次重修。二级以上,同镌《陀罗尼经》,吴郡陆弘正书,初级题识岁月及建幢因缘,列施主姓名百余。

扁舟漾夷犹,麦风代浆力。掠帆古寺下,借便事犹涉。入门泉镜寒,乍使海眼识。髥苏碑不存,摹手陋且劣。东坡题安平泉诗:“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计年。”旧有手书石刻,今亡,明末沈一先别摩勒石。石幢规制雄,龙柱唐所植。龙柱,见刻文。神功载扶树,初顾著深刻。草草岁月存,信史较讹忒。岂是桃源民,不知魏晋国。按史大中止十三年,明年改元咸通。琐细输钱币,殷勤乞庇翊。老五四三娘,一一小名勒。题名以宗庆首,其孙男曰老五,孙女曰四三娘。辞质可胜文,照眼增古色。毡椎卒莫供,僧房唤笔墨。绕读三匝过,传抄一纸得。怀哉仙李枝,世运几兴革。石凿驼峰摧,草秽鼎湖塞。蔡京葬父临平山,及京败,或谓此为驼饮海势,行下本路,凿破之。详《癸辛杂志》。鼎湖即临平湖,自唐以来,多被侵作田荡。倾移,卓立七级直。流连晷屡移,松林黯然黑。回舟煮新泉,白月吐山肋。

临平杂咏

蜀桐吴石阕声灵,凤翅高张一抹青。横榜孰书同口字,夕阳飞燕满空亭。

桐扣山西为凤皇山,俗云同口,见周益公题跋“夕阳飞燕子,元释明秀泛桐扣”句。





石函文启兆亡吴,矫诏徒怜赤水污。转怪后庭歌未歇,卖身先作佛家奴。

石函,见《三国·吴志》。矫诏赤水,见《晋书·桓玄传》及《水经注》。佛奴,见《南史·陈后主传》。

掷杖深山起箬龙,管城子并受斜封。骑驴独自来深坞,不见当年野鹤踪。

《咸淳临安志》:“安隐院地产曲竹,唐邱隐士丹成羽化,植杖生此。”三、四本顾逋翁、韦苏州赠邱诗。

亭亭香塔闯空林,凭杖苍驼巨力任。怪底浮云遮不住,一尖常刺别离心。

《老学庵笔记》:“临平山为驼形,驼负得则行,故作塔于驼峰。”东坡诗:“一别临平山上塔,五年客梦泽南州。”

菱花种出几经年,竹色池光斗碧鲜。翻尽《茶经》并泉品,僧寮谁试雪瓯煎。

“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东坡诗,今刻泉上。

西湖归道出东湖,七字诗成赏大苏。六月临平山下路,更谁写作藕花图。

吴畿先论参寥诗:“五月非荷花盛时。只云六月,亦岂不佳?”见放翁《笔记》。宗妇曹夫人为参寥作《临平藕花图》,见朱昂《续骈骰说》。

古鼎湖倾泻怒泷,永和堤筑驾云扛。萧条景物端如故,水鸟时时下一双。

许应隆《永和堤记》:“堤阻鼎湖白龙潭之险。”赵希櫟《临平》诗:“市井萧条景物非,居人犹号永和堤。”

镇上人家雁齿罗,前临官道后官河。麦风梅雨新丝候,两桨迎

来贩客多。

成化《杭州府志》：“海宁与仁和上塘蚕丝，临平市贸易为多。”

二、三用杨诚斋、任浮溪《过临平》诗话。

赤岸村

山塘十里五里，村落三家两家。野旷最宜踏月，地间尽可栽花。

东郊地偏，乡俗异于他所，隶其俗事为诗录一

不藉燕支拂鬓纱，西风吹绽碧蝉花。依家赤岸村边住，晓擘牵离染翠霞。石竹，一名碧蝉花，赤岸村人秋取花汁作蓝绵，亦名蓝燕支。画家用以染点及彩羊皮灯。牵离，茧幕也。见刘熙《释名》。

翟瀚 字莼江，灏弟。著《棠村诗集》。

桐扣

一笠荒亭倚翠微，旧题同口字依稀。攒宫久没前朝草，斜日空山燕子飞。桐扣，俗名同口。见周益公诗。

王又曾 字受铭，号谷原，秀水人。乾隆甲戌进士，官刑部主事。著《丁辛老屋集》。

临平道中

暖翠围桐扣，新泉溜宝幢。蘋香明浦水，竹粉落船窗。呼妇晴鸠午，将雏锦鸭双。钓竿间便斩，不必富春江。

临平道中看白荷花，同朱冰壑、陈渔所二首

船窗六扇拓银纱，倚桨风前正落霞。依约前滩凉月晒，但闻花气不看花。





皋亭来往省年时，香饮莲筒醉不辞。莫怪花容浑似雪，看花人亦鬓成丝。

半山至临平道中联句

泄云翳亭干，又曾余湿漏篷罅。出林薄霭鲜，谢堉、金圃隔竹疏钟乍。迤逦岭露脊，又曾弯环桥压胯。松阴撑酒帘，堉簑口簇渔舍。鹅鸭斗同队，又曾菇蒲乱相架。野菊落落黄，堉村酿泚泚泻。转洗尘土襟，又曾别作风云咤。麈柄且挥王，堉屐齿肯折谢。许事付蛤蜊，又曾佳境入甘蔗。浓翠薰微晴，堉归买莫论价。又曾

金志章 字绘贞，钱唐人。著《江声草堂诗集》。

皋亭道中

村村箫鼓近清明，画舫中流载酒行。一色红桃三十里，好风吹送过临平。

重游佛日寺

松阴觅路转层冈，古寺依然旧觉场。桑下尚余三宿恋，白头尚到卅年强。水因未悟圆通果，鼻观还添微妙香。追忆昔游同昨梦，石泉槐火话存亡。

皋亭怀古

石鼓亭边碧草齐，柳阴系棹问招提。桐鱼事往名犹在，黄鹤峰高路欲迷。何处山樵寻旧宅，凭谁坡老觅留题？清吟怀古斜阳里，缓步春风入杖藜。

安隐寺

初地云岚隐，香门竹翠交。磬闲僧入定，松老鹤归巢。好句书

留壁，名泉酌用匏。到来尘虑净，浑欲谢喧嚣。

程之章 字端民，号柯坪，仁和人。乾隆庚辰进士，官云南知府。著《爽籁山房集》。

同孙补山、胡朗汀、徐芳谷游龙溪

灵境何年辟，溪山罨画中。妙香凝古鼎，梵响度疏钟。僧老工研句，竹贤上人出永诗卷。人间好倚松。楞严坛尚在，拟去事生公。

翁方纲 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著有《复初斋全集》。

题孙竹斋种兰图

仁和孙士达，年七十二。兄士宏，弟士伦、士毅，子大椿，孙培

种兰滋九畹，句为苏家讽。东坡与颍滨，文章作梁栋。伊川想修竹，谢庭追群从。未得一幅图，丹青写雏凤。千载束皙诗，谱到孙家仲。孝友为仪型，诗书课弦诵。季也节钺膺，诸郎翊忌豸。君家世德馨，发挥为世用。猗猗岩谷香，奕奕清芬重。一寸园葵心，上可天墀贡。瑶瑜茁其芽，嘉树角弓颂。暄风来春阳，好鸟戛幽哢。感我同心言，忠孝勛与共。请续《南陔》篇，兰须如此种。

孙士毅 字智冶，号补山。乾隆辛巳进士。壬午南巡，召试一等，授内阁中书，历官文渊阁大学士、四川总督。赠公爵，谥文靖。有《百一山房诗文集》。

吴退庵曰：文靖家临平镇，世业贾。时德清蔡某在镇授徒，强令附学，父弗善也。补学官弟子，仍令居肆。年四十，始登贤书。





庚辰下第,旅困长安。辛巳以二甲三名成进士,卒不用。壬午南巡,应召试,谓家人曰:“此试不得官,当沉西湖,不复与若辈见矣。”已而以中书用。前此召试,俱以诸生入选,以进士召试,自文靖始也。不十年,开府滇南。缘事落职,旋起用,为翰林院编修,历藩抚,升总督,职秉将相。以征安南功,封一等谋勇公。安南复乱,上表自劾,削公爵。乙卯苗叛,时文靖年已七十有七,以劳瘁卒于营。上追念勋庸,复还公爵。吾郡科目中膺五等封者,文靖一人而已。

苏园公去疾《百一山房诗集序》略:公少长贫贱,厄于乡里,久之始得第,故其诗多感激奋厉、郁抑慷慨之思。迨献赋通籍,从容制诰,而诗体一变。间关边塞,磨盾草檄,而诗体又一变。持节秉钺,宣风迈德,以迄乎出入将相,经纶帟幄,终于等边绝徼,身老兵间,而诗体又屡变而不穷。要其根底弥厚,文文章章,有黄钟大吕之音,而忠孝之气郁勃发,见于笔墨之外,非寻章摘句之士所可望见者。此则公之所独至也。

郭频伽《后序》略:孙文靖公总督两江之岁,麀在淮安幕中,假守严君公之门下士也,述公行业文章甚备,以年少且贱,不获自通。厥后识公孙古云于武林,则距为之薨,已十年矣。辛未岁,古云卜居吴门,乃出公之诗,为《百一山房集》十二卷,付之梓,属麀任校勘之事,因得悉寓目焉。大要学博气厚,精深闳阔,若泛大瀛海。其中金银宫阙、珊瑚木难,晃耀怪发,而澄涵淳蓄,莫穷其际。又少历迍邅,多更忧患,故其微词眇悒,能与蕉萃之士争长,至其一泽于仁义忠孝,醇如也。

孙古云均《跋》略:先祖好奇石,自微时游钓,山侣泽叟所贻,与出入中外所由衡湘、巴巫、昆明、越嶲,远至单外,搜剔所得,前后凡聚水石百有一,晚以颜其居,志微尚也。家临平湖,在皋亭黄鹤东,



岩谷窈窕，泉甘而土厚，少日读书其间，与尝所游处者十人，为十友图。顾以单门，又体尪瘠善病，出膺乡里选，久不得志于有司，浞际郁纡，作为诗歌以自遣，双髻道人胡龙友叙之。序佚去。此未通籍以前所作也。洎成进士，以词赋受知，入典制诰，出秉节钺，三数十年内，虽当官应务，而啸歌不废。集中岭南以前诗，皆先君子所录存。岭南以后之诗，则均于嘉庆元年扶榱归葬，得诸遗篋者也。其残缣零纸，有一二句或全篇而漫灭涂抹未定者，今皆不录。

陈棠曰：文靖公为乾隆朝名臣，洪勋盛烈，载袁简斋所撰《公神道碑》。公所著奏议若干卷，未刊行，犹藏于家。惟文集及诗集十二卷，其孙古云袭伯刊于吴中，学博气厚，精深闳阔，诚有如郭频伽所云。世之论者，皆盛称公之勋业，未尝及其文章，则以公固不当以文人名，而文章亦为勋业所掩也。故余论公诗，有句云：“可惜平淮裴晋国，巍巍勋业掩文章。”原诗计千余首，美不胜收，今所录皆有关于吾乡文献之作。

龙溪

鱼庄蟹舍夹鸥汀，屈指秋风几度经。去秋游此凡两度。琳阁钟声回石鼓，玉峰树影接皋亭。溪旁有玉屏风峰。涧弥雨渍龙涎黑，干密云捎凤尾青。归去轻桡划明月，满湖宵烛乱繁星。

偕友游夕照庵不见住僧

跌宕怜书剑，狂歌入翠微。过桥秋色老，到寺戒香稀。好鸟如相识，孤云殊未归。荒荒斜日影，终古恋柴扉。

灯下为史广野题《月岩客过图》

幽人厌走长安道，小筑巉岩恣啸傲。春江花落莺乱啼，秋林月满鸦频噪。长空寂历烟苍茫，千里无处无清光。夫君遥遥隔幽渚，



芙蓉露冷空相望。凭阑一曲蘋洲谱，忽听沧浪戛柔舻。怀民未睡长公来，不使单行竟千古。披图为尔起傍徨，帘前新月飞严霜。此时策杖倘见过，相与拾级山之冈。俯瞰江鲸掉尾赤，岩际狰狞攫怪石。老猿蹑足吸天浆，玉绳耿耿银河白。

次莲上人安隐六咏原韵

黄犊岭

唐邱丹弃官，炼丹于此岩，岩秀峙，时有云气盘旋。丹出，常乘黄犊，故名

石上羞镌吏隐名，神光起处识丹成。道书读罢挥云去，牧笛吹残望月生。室内炉烟双鹤舞，许邀炼丹事。岩前花雨一犁耕。孙登雅抱凌云想，试听清秋长啸声。

安平泉

一泓寒碧，清可见底，味甘冽，为郡第一泉。东坡云：“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诗嵌寺旁石壁

读书快睹醴泉出，咫尺仙岩玉乳浮。竹屋秋涛翻石鼎，绮寮春雪劝瓷瓯。只从山下分灵脉，肯向人间混浊流。合与髯苏烹活大，笑他桑苎未全收。

藕花洲

洲在竹坞西，四围俱桃李村庄，宋参寥有诗，宗妇曹夫人绘为图，今虽湮废，里老犹能道之

花钿锦带暗芳洲，神女生涯洛浦浮。画鹢停来还荡漾，文鸳睡去尽温柔。珠藏翠袖情初定，粉滴红衣恨未休。今日纳凉何处好，菱歌一曲动高秋。

松径

两行苍翠,直接花宫,微风骤至,清响琅然,选胜者谓玉涧道傍,不过如是

森森一径欲参天,兰若秋林散晚烟。月到鹤巢添冷艳,风过梵
呗曳清圆。苍髯翠鬓支离叟,云影涛声绝妙禅。石曼卿“龙蛇风雨”句,有
“僧下转语”,云不若“云影乱铺地,涛声寒在空”。却怪虬龙鳞甲在,年年雷雨得
天全。

梅渡

段村古梅数千本,弥望如香雪海,隔岸舣一小舟,花时竞渡,亦春游韵事也

烟雨江天失彩虹,数声欸乃暗香中。只愁云向溪头破,不信春
须驿里通。梦去冷锄三径月,北来斜倚一帆风。蹇驴策策何能遍,
我欲浮家住水东。

断碑

文字残缺,不知勒自何年。当山色凄清,苔痕斑驳,胸有块垒者,睹此颇有感焉

已感荒烟埋古寺,还悲断碣镇横秋。碑在寺门右。文章造物原奇
妒,姓氏何人独久留。薜荔蒙茸山鬼啸,风霜划戾夕阳愁。试从磨
洗间凭吊,可有精灵一点头?

折桃花一枝寄徐芥船促游苏村

折来微似带娇嗔,中有苏村烂漫春。万事总先争一著,爱花莫
作惜花人。

永和堤即目

才过榆莢雨,又值柳绵风。积水叠层碧,残霞明断红。榜讴花
屿北,牧笛板桥东。春事难凭谁,溪边问钓翁。

同徐芳谷、蔡震东、徐凤冈过鹿庵限韵

草芊沙暖散轮蹄,古寺垂杨蘸碧溪。欲别风光更回首,杜鹃啼





过夕阳西。

查半庄、蔡穗墉两夫子偕徐芳谷、邵思周、查蒼林、
徐芥船诸同学过访，晚留小饮，即次半庄师韵

陌上吟回雪满庭，一樽把手细丁宁。凉生高馆霜初白，话到伤心火亦青。文垒几人刚拔帜，天涯若个不浮萍。菜菹肃客吾原愧，嚼出宫商似可听。是夕，骰截不足，继以菜蔬。

至后一日，同人段村探梅，半庄师即席命赋，
借以纪事，不校工拙也

霜风忽逗梅消息，可是东皇飞玉敕？謁来陌上探幽姿，雾鬓烟鬟攀亦得。昨日短至今履长，花前喝盏莫乱狂。槎丫老干自冰雪，不作春风时世妆。如此名花如此酒，一年两度落我手。献岁花放，曾载酒过此。更将杯酒酌花魂，明年此日还开否？

独游安平泉

山寒石气严，意行惬孤赏。掬泉不敢咽，毛发业飒爽。遐哉玉局仙，著句此夸奖。剡苔拱手读，吟魂或来往。初地乏见粮，僧雏纷掷橡。还畏缚枯禅，钟声时一两。天风忽吹断，连云落千丈。暝色暗松关，山田水微响。

挽沈天门四首并叙

嗟乎！幽恨缠绵，学海多成。恨谷牢之愁飒，杳吟窗尽是愁城；念痛痒之相关，感死生之亦大。况乎名齐北郭，侧闻冰雪之操；集载西泠，共识衣冠之后。如天门沈先生者，柳絮清词，屯田绝唱；广陵逸调，中散工弹。酒国傲螟蛉，一杯作达；诗坛张鹅鹳，五字难攻。加之至性无亏，蓼莪时辍，久要弗替，金石同坚。洎乎受室以还，大有伤心之处。双飞早隔，唳雁单栖，比目中分，鰥鱼独旦。矧



长簟空陈之日，正遗珠在抱之时。觅五夜之枣梨，常报枕畔；理三年之襦祿，半污怀中。斯已难能，更多足述。倘胶弦不续，徒悲锦瑟尘昏，而霜霰长零，忍看荆枝叶落！只同枯寂，讵可揄扬？抑或家本素封，赏还饶裕，纵义形于手足，亦事等于寻常。而先生则老屋数间，并惭元亮；薄田半顷，尚逊文通。犹复姜被同翻，郑厨分给。窗棂疏朗，无殊叔则恭兄；冠帻谨严，不数文渊奉嫂。卖得壶中之药，供尔饔飧；织来灯下之帘，资其婚嫁。人伦模范，世俗箴规何图；德可蒙休，天偏爽报长君。瘠渴憔悴相如，季子呕心，吁嗟长吉。从此酒旗歌扇，不题行乐之章；夕火辰星，忽作犹来之想。洒斑斑之老泪，赋惨惨之新声。胸有千丝，无方理乱；膏藏二竖，何术驱魔！渐至弥留，遂成淹忽。归邱未卜，难同表墓之谢郎；丧事谁营，雅赖谈诗之王子。雉朝飞去，神依破卵之巢；乌夜啼来，肠断将雏之母。能无痛哭，休道清狂。仆本恨人，君真逸老。停篱边之酒盏，瘦尽黄花；泣枝上之鹃魂，埋成碧血。孰铭有道，应待中郎。虚馆清阴，莫醒秋风之梦；用沈约句。重城日暮，空怀寒食之诗。感逝摅哀，杂陈欷歔云尔。

仙驭频催怨玉箫，一棺盖后事难料。寸心知似严阴结，火炽红炉雪未消。

玉树凋残恨未平，吴天星又犯先生。从今水阁留题处，满眼莺花总泪倾。岁丙寅，同广野过先生水阁，得句有云：“三月莺啼春思乱，一溪花落晚风颠。茶因有客磨铛煮，琴是无弦镇日悬。”谬荷激赏。

一阕清词酒一壶，酒卮干后向天呼。竹贞琴韵遗编在，举世谁怜承吉孤？

五夜芳魂啼杜宇，一生幽恨诉梅花。伤心到此吾无语，雨冷灯昏手暗叉。



探段村梅十绝_{录六首}

雨淅轻尘径乍干，一尊清话杂悲欢。花前莫怪长垂首，春色三分却怕看。

树头应未恼花魂，袖底无端印酒痕。清瘦一株斜照水，人间也复有孤根。_{二绝寓感。}

胸有元珠未觉贫，樽前无那起离尘。南枝好当垂杨折，赠尔薄游冰雪人。

竹一湾头薄暮云，_{蕉林留竹溪。}语儿溪上绿波纹。_{劳弁章返石门。}少游款段归乡里，_{琴宇归翹思。}酒冷香清更送君。_{二绝即席送别表弟姚人如。}

拙庵红梅

妙香如是我来闻，疑看梨花梦里云。犹有艳情消未得，缟衣底衬碧罗裙。_{花雪瓣绿跗。}

斜红晕脸十分春，恶客频来示薄嗔。怪尔三生修已到，不将明月证前身。_{二绝咏古拙庵红白梅三株。}

秋日新霁，沿溪步至羊嫁桥小憩

坏桥泥滑一凭阑，大好溪山雨后看。不是偏耽秋气味，要令诗境入荒寒。

萧萧落叶打秋湾，新霁凉云断续还。一幅郭河阳粉本，是谁偷挂夕阳间。

同朗汀、芳谷、端民游龙溪

蜡屐携佳客，纡回到草亭。万山森众绿，独树袅孤青。磴仄苔衣滑，潭阴水气腥。茶烟禅榻漾，归思落前汀。

半庄师移馆小园，作此奉呈并示芥船

灼烁晴云走火牛，名园水榭抵瀛洲。远山斜日留衣桁，曲沼新

荷隐钓钩。客到讲堂素幌静，风回小院鸟声幽。只余一事成帟帐，
韦氏谈经幔已收。园为芥船祖母曹别业，去年秋下世。

过小园水阁闲话叠前韵

墅西一角寄蜗牛，好境时寻谢朓洲。云气乍开回雨脚，縠纹忽
起荡帘钩。冲烟鹤去茶初熟，照读萤来阁转幽。闻道秋醅容客醉，
葡萄浆要带霜收。阁前葡萄垂子甚繁。

挽居停主人徐鹤亭

已是沧桑劫后身，沙明东海恨难伸。依栖我似新巢燕，气谊君
同旧馆人。剩有寒衾供薄殓，怜他少妇泣萧晨。纸窗灯火前因在，
月落空庭一怆神。少曾同学。

张贞女诗并序

女家山茶坞，字石鼓村沈迺霞子，将迨吉，沈氏子死，女闻，髻
而哭，母慰谕不止，登素车往，竟不返。居无何，爨姬不戒于火，女
伏柩长号，誓与俱烬，赖里人奔救，柩得出。时家中人咸携筐篋走，
女扶柩去，不一顾。已飙风忽转，火不及内寝，诸挈物者失无算，独
女所完好似封识者，闻者啧啧称异云。先是，女夫之弟无子女，日
夕祷于祠，冀有以嗣夫后。久之，连举两侄，女喜且泣，徐抚膺曰：
“事毕矣。”遂卧疾不起。计归沈氏三十载，鱼肉不御，事舅姑必诚
必敬，临没，犹执姑手劝弗衷。舍敛时，颜色如生。

清河有好女，幼许东阳氏。凶闻突如来，女心悲不止。

一解

古井无波澜，何以转轳轳？妾念无二三，何以将葦蒲？

二解

泣血辞阿母，阿母不得阻。生未识君颜，死愿依君所。





三解

爨火胡不戒，星星遂燎原。呼天感行路，舁柩出重轩。

四解

火近忽返风，巾帔无一失。回禄亦避嫌，不入寡女室。

五解

炉香日夕祝，幸哉叔有儿。含辛诉宗老，死祔东阳祠。

六解

身后计已定，一夕倏示病。回首谢尊章，未亡人事竟。

七解

上告采风使，下告著述儒。毋使金石刻，遗此冰雪躯。

八解

午日溪头晚归

蒲叶难招楚客魂，归来茅店酒旗昏。江乡事事多摇落，无复青娥闹里门。童时里中水嬉颇盛，晚归，明灯与红妆相映，今无之矣。

得琴宇秋试捷音柬寄

棠按：马琴宇，名鸣镗，家乔司，为“东湖十友”之一

余生甫韶龀，颇亦称早慧。读书下数行，辄复及制艺。君时骑竹马，绣襦盘两髻。劣虎与优龙，嬉戏绕庭砌。束发理铅槩，钻研见精锐。后来竟居上，微名为所蔽。谬谓不如卿，温郎肯设誓。借用北齐孙搴事。自顾渐颓放，钝金资砢厉。君乃过贬损，商略到纤细。日者槐花黄，秋赋向有例。橐笔叩茅斋，邀余辞双扉。五度踏名场，此役吾自愧。旅舍灯荧荧，风檐星嘒嘒。君意方蓬勃，而我转憔悴。时余力疾赴试。连床互示稿，奇才实罕俪。阴阳铸洪炉，水火成既济。君首艺以阴阳水火分疏，极为主司称赏。立言务去陈，冥心出孤诣。逢人便呼诧，爱极翻似忌。昨朝榜贤书，万口交腾沸。文章属有命，

斯言徒负气。诎荡天门开，得路看次第。跛鼃逐骅骝，难以道里计。中表荷兄事，勗哉望予季。家庆孰如君，堂上颜正睟。功名要及时，揽衣搵残泪。

登黄犊岭晚过安隐寺

地重邱高士，登临岁月违。风声回断塔，帆影入斜晖。古寺红墙亚，清泉白石围。踟躇梅信度，欲附钓船归。

舟行翹思道中

冲寒理烟棹，隔竹响野碓。溪树倏疏密，摊书乍明晦。风过荡微温，日丸炙篷背。

卖屋叹

玉川老屋家鼎湖，藕花之洲亦可图。竹竿簌簌鱼泼泼，尚有百亩山田租。男儿堕地不识字，桐叩村里耕田夫。岂知贫薄有骨相，生小襁褓知之无。山间黄鹤夜笑我，予旧家临平，在皋亭黄鹤之东。芦中生计渐疏粗。钱唐旧闻冲晦语，永无兵火惊菇蒲。天水桥头五亩宅，请邻祭灶安妻孥。去年南宮一第反，篷门新样悬桃符。我方刺促不称意，湛卢剑气寒三吴。缁尘又复上京洛，严程敦迫如追逋。既无朱晖托妻子，况堪阮籍悲穷途。东家富儿欲请乞，拒人千里颜杌杌。朝来致辞告龟策，蒋生三径宜沾诸。灵氛不言彭咸诺，有官无家无乃愚。

申包胥庙

一恸阶前草不春，乞师终许丐强秦。后来阮籍唐衢辈，善哭如君有几人。

自广州赴潮途次接查好问学博书

离思如烟不可寻，发缄真抵发籛金。君期乌石峰头晤，峰在湖滨。





我梦黄湾渡口寻。难得故交余盛宪，合将今事问雀琳。频年得书，述家乡近事甚悉。平泉风月东桥酒，漫道年来不上心。

万斛龙骧驾海鳌，登坛惭佩吕虔刀。时赴潮选调征兵运送军需赴闽。
轻才天遣盘根试，暮齿人怜运甓劳。昨日乍辞苏玉局，昨过惠州嘉祐寺。
去年曾访柳仪曹。客秋阅兵粤西。何时与子耕烟水，同著东湖旧布袍。
棠按：公不以书名，曩许逸云孝廉扬出示公行书，是诗立幅，笔意在颜、柳间，不愧作家。

七十自述录二

遂初初志已难论，识字耕田石鼓村。白发耆英诸老在，清流里社几人存？磨牛步步皆陈迹，巢燕翩翩有旧痕。料得皋亭黄鹤畔，尽他猿鹤笑朝昏。

思重应难老涧阿，匆匆小劫付修罗。一军风鹤仓皇后，八部天龙忏悔多。自欲引年携玉杖，敢烦滕爵泛金波。故乡烟水知无恙，何日悬车卧薜萝？

奉答徐君芳谷见怀之什，即次原韵二首并序

羽书旁午，商律延秋。长睽兰室之芬，忽枉苕溪之札。行间蛩尾，知看花不隔雾中；空外鸡声，记携酒偕游月底。问字，则堂依桂树，刘安招隐之山；迎凉，则汀满藕花，宋释行吟之渚。廿年蛩驱，竟随沟水东西；千里鳞鸿，那识浮云南北。忆河梁于五字，渺若参商；递井络之七言，正逢鼙鼓。凤皇岩畔，炮火熏天；乌鹊江边，雷霆殷地。散罢剑头炊米，用励前茅；草成盾鼻家书，兼怀旧雨。应、刘俱逝，幸公干之仅存；黎、任难追，动泉明之寤慨。此日高悬陈榻，徒鼓徐穉之踪；何时快语苏门，重振孙登之啸。

云窗共策管城勋，著述元亭羨子云。通德家风传两浙，仲将书法扫千军。平原宿草悲嘉树，邵君嘉树卒于闽。按：嘉树，亦“东湖十友”之一。

细雨檐花忆妙闻。查君妙闻,时为广文。幸有渴羌谭往事,谓姚君艺圃。程门雪夜指同鞞。余与诸君同受业半庄先生。

昨宵乡梦落桑麻,仿佛儿童挽问哗。苏段双蹊添绿阴,赭龛一线走金沙。醒时饷复筹韩滉,望里渠应获吕嘉。计日永和堤畔水,与君同照鬓边华。拟俟军务告竣,即乞长假旋里。

徐玉枢 字方穀,又字芳穀,号临皋,德清人。湖州府学贡生,为“东湖十友”之一,著《小蘋香馆集》、《春树斋吟稿》。

陈焯传略:先生侨寓临平,馆吾郡汪氏。生平笃于孝友,乐善择交,刻厉读书,才名藉甚。屡蹶棘闱,以成均终,士论惜之。

送友人之湖州

吴兴山水窟,云树入苍茫。层浪涵浮玉,群峰拥道场。无家不放棹,有岸尽垂杨。酒爱乌程美,君行且举觞。

查祖香 字蓀林,海宁人,昌图子。乾隆癸酉拔贡,官景宁教谕,为“东湖十友”之一。

吴振棫曰:蓀林学有世绪,少美文名,与曹文敏文植、孙文靖士毅为杵臼交。两公既贵显,淡然相忘,不通竿牍,人以是益重之。

和孙补山韵按:《百一山房集》有《蓀林都门回里奉怀》一首

落手新笺拥鼻哦,吟窗久不接羊何。非材自笑同园栎,至性人应废蓼莪。量佛增高报竹杖,求医却病别庵罗。与君便作逃禅想,海阔难寻熟路过。

怀孙补山

墨妙亭高梅渡东,多情莘老趣还同。名坛傅翼随风远,心坎生





花触境通。排闷客知非襏襦，对山人爱小玲珑。君爱石，自叠小飞来。离思并入吟筒寄，耐久交成聚散中。

徐吴愈 字学韩，仁和人，钱唐籍。乾隆壬申举人，榜名吴愈，为“东湖十友”之一。

吴山登眺

危峰层叠蹑云霞，古木苍苍夹道遮。万井寒烟笼白日，一江浊浪卷黄沙。宋家宫阙余荒藓，钱氏亭台有暮鸦。独向伍公祠畔坐，东风吹雨落松花。

徐师欧 字芥船，诸生，为“东湖十友”之一。

查半庄师移馆小园，和孙补山见示作

未许人间呼马牛，潇疏野趣洽沧洲。花开犹记张罗幕，帘卷还疑挂玉钩。门馆特因长者设，林塘岂为主人幽？风前怕读陈情表，一掬凄凉泪乍收。园为祖母曹别业，去秋下世。

徐吴念 字交修，号桐石，诸生。

石门蔡贞女词

语溪水，清如醴，东流绕郭至西河，贞女特产西河里。才协于飞卜，中道失其侣。上堂别父母，誓欲从此去。闻父母言心益苦，欲止则负夫，欲去恐伤父，一腔热血齐倾吐。

见庙而还方为妇，贞女拜姑嫜，何忍分明剖。依然女子，宛然孝子，姑有慰言，宁惜一死。呜呼贞女，不言病，不言命，但得践姑言，未亡人事竟。皆传中实事。

女贞枝,根忽折。望夫山,石欲裂。三年鹃血带啼痕,清操直欲凌冰雪。呜呼贞女,生不同衾,死则同穴。君不见,东西松柏树交阴,至今暗抱贞女魂。风潇潇,雨冥冥。日出当空,照见妾心。

浦铤 号柳愚,字先卿,嘉善人。乾隆乙酉拔贡。著《柳愚诗存》。

百一山房歌

补山先生不爱钱,嗜好颇欲同米颠。公余邀我看锦石,磊磊落落圆且坚。乍疑女娲练石余人间,不尔安得五色炫耀来我前。宁神定气徐一视,始觉造化狡狴天巧辞。雕镌层岩积雪为第一,画本黄鹤山樵然。其余百石尽殊绝,纵有善状难言诠。或为雄鸡金卓距,或为灵龟寒缩肩。墨鞠枝枝分叶瓣,荷囊线线兼红鲜。山中隐士来听泉,猿猴攫果松阴圆。捕鱼为业亦堪乐,画虎不成真可怜。奇观先天图太极,螭蛇玄武相勾连。先生授我谱一编,品题一一标名全。句工语韵刻划妍,卿试掷地当作金石气渊渊。先生为我溯其源,大半得之黔南天。三年学政清俸入,购书犹后此为先。由来凡物聚所好,而我所好人所捐。磨治沙石那得闲,或取诸水或山巅。归装压担道绵绵,缙以行囊囊以毡,累他观者口流涎。有时发篋粲然笑,先生爱之逾和圜。自言此番来粤峤,山重水复碎其瑣。此犹百一以外不足数,评之尚可直十千。搜岩剔穴意未已,先生爱石如爱贤。我欲攫之不忍亦不得,对之快吸名酒三百船,狂来欲乞支机石,压倒先生百一焉。

胡龙文 字翰廷。诸生。





临平春词

繁花灼灼草芊芊，一片晴光媚远川。为谢岸旁桃李树，伴人来往又今年。

黄鹤山前最可思，丹青粉本是谁师。平林远嶂孤烟里，不是倪迂是大痴。

游船如织冒垂杨，箫鼓声中闹夕阳。却笑青山忘本色，茜裙红袖满回塘。

长林蓊郁蔽青山，过尽村庄又一湾。满眼桃花新水绿，涨时西去落时还。

陈桷 字廷璋，号箬村。

雨中

柳外烟如织，开帘失晓山。园花狼藉甚，犹见燕衔还。

湛大鸿 字天云。

中秋

溶溶秋净展明澜，高馆张灯坐夜阑。樽酒逡巡华月下，尺书迢递碧云端。烟光翠幕簾簾屋，花影红扶蟋蟀栏。检点齐纨掩深篋，薜衣摇曳不胜寒。

碧空如水月当头，写出良宵万里秋。白纈新翻传别院，银河倒泻入危楼。香浮岩桂明星动，露浥池荷冷翠流。好语西乌莫催晓，幔亭深屋醉中游。

金广学 字鲤庭，号孔斋。

歌舫燕集,赋呈西静远总戎、宗芥帆司马

风流仙吏招儒将,灯舫征歌燕夜分。缓带轻裘羊叔子,玉箫明月杜司勋。苍松戛翠寒飞瀑,俊鹘盘秋怒攫云。静远总戎席间画松鹰横幅见赠。更谱新词付红袖,素馨园座唱殷勤。芥帆司马以广州竹枝词授歌妓。

沈上青 字在东,号樵岚。

题陆云簋芦雁

阵影参差度野塘,芦花风飏雪微茫。等闲同敛凌云翮,一样谋生为稻粱。

罗典 字与惇,号竹坡。郡诸生。

春晚

老随春去返无期,且趁身闲未杖藜。人自倦游停画舫,我犹寻句过疏篱。花稀蛛网张红雨,柳暗莺梭织绿丝。剩有残香余韵在,倾樽藉草尚相宜。

史积芳 字信芳,号竹香。

秋前三日作

林蝉静噪午阴晴,乍觉虚檐爽气生。检历方惊秋已近,打蕉疏雨报先声。

徐再陵 字君摘,号春波。

病起书怀

十笏虚斋映柳烟,行藏大半类臞禅。善愁自笑书生例,多病惟





深药裹缘。压座妙文山态活，倚窗情话燕吭圆。未能掷却班生笔，
且复躬耕学郑玄。

金涛 字作生，号松门，达孙，友白子。乾隆庚寅举人，沅弟。
著《东湖石迹诗》。

沈将军简园

将军名士逸，字逸真，号献廷，官游洋将军，尝备兵甬上。晚年隐于医，辟园
一区，有章庆堂、晚娱楼、瑞竹堂、延赏楼、黄石庵、浮月廊、云邱石槎、此君轩、独
醒居、疑舫阁、芙蓉岭、宛在亭、云华馆、雪窦、狎鸥滩、采珠台诸胜，一时名公卿
题咏甚众，有《简园诗集》。柴虎臣有《故游洋将军献廷沈公传》

将军建牙镇东海，斩蛟缚鲸破倭鬼。臂袒袍花隐箭瘢，胸罗兵
甲充经史。功成不赏无怨尤，李广才大不得侯。恬然归隐卧林壑，
乘间采药三山游。临平、黄鹤、皋亭为三山。章庆堂开文酒会，东南名士
联翩至。英雄回首即神仙，杀人活人总救世。

徐太守东绿野

太守名伯征，字誉星，无居临平湖塔溪，官扬州太守。弟仲征，字似车，官夷
陵别驾。同赋归田，筑别业于唐舒国公读书台侧。国初，黄文僖相国机曾馆
其家

软琉璃展千顷秋，一枝塔影当中流。机云才名噪洛下，循良绩
著同归休。移花帖石辟亭馆，弟劝兄酬兴不浅。褚公读书台已荒，
北坊南宅圈湖塘。烟云过眼百余岁，文采风流复谁继？游人指点
午桥庄，燕麦兔葵青满地。临平山塔影照入临平湖中，因或塔下南为南宅，桥北为
官坊。

郭太学山舟

太学名绍孔，字伯翼，隐居临平山北，得元人贯云石“海涯山舟”字，筑亭冰

谷泉上。著有《墨巢诗钞》，毛驰黄采入《诗辨坻》中。李不夜元晖为作传

太学古隐流，依山屋如舫。喜得贯酸斋，八分书跌宕。作榜悬其中，游涉发高唱。冰泉跳珠玉，江海近在望。天风飒松涛，晴翠霏竹浪。却胜张思曼，牵船住岸上。

沈处士南楼

东江先生名谦，字去矜，游洋将军少子，与张祖望、毛驰黄称“南楼三子”，坐卧南楼中二十年，著书自娱

廿载此高卧，闲吟时倚楼。盛名齐二子，胜事定千秋。西挹山光入，东连海气浮。“稍东连海气”，毛驰黄《南楼夜眺》句。才人还有后，迈过并风流。

张云璈 字仲雅，钱唐人。乾隆庚寅举人，官湖南知县。著有《简松草堂诗集》。

己丑人日临平道中

微雨湿春意，群山绿未深。烟飞茅屋午，云过市桥阴。双袂禁寒色，孤舟载客心。梅花何处发？系缆欲相寻。

临平道中

两岸云阴压不开，新添秋水绿于苔。皋亭东去临平近，一带青山橹后来。

秦瀛 字小岍，无锡人。乾隆甲午举人，官刑部侍郎。著有《小岍山人集》。





临平

撒沙庙前秋水生，青山影里过临平。皋亭怕说前朝事，断送兴亡白雁声。

临平道中

春波一帧剪吴绫，棹入仙源似武陵。隔坞人家深竹里，夕阳流水挂鱼簰。

烟中飞堕鸟双双，掠水低斜傍钓舫。夹岸桃花红未了，临平山色到船窗。

半篙画舫划波齐，一片歌声出水西。斗酒双柑春欲暮，绿杨堤畔听黄鹂。

俞宁治 字耶溪。

东郊土物诗·曲竹

直节企此君，何为见曲影？虬形郁自盘，凤翮舒未整。生成九节杖，峻失黄犍岭。邱翁去不还，山风戛凄冷。黄犍岭下生曲竹，相传唐邱丹隐居临平，丹羽化植杖于此，故其行皆曲，岭亦以邱隐君每乘黄犍采药得名。皆详咸淳《临安志》。

张涟 字嶷亭。

东郊土物诗·山书

佳会浴佛辰，新语发山穴。尺幅备耕桑，疑比蓍蔡决。聚来豆棚讲，揭向粉壁阅。丰歉本岁功，何事信瞽说。《县志》：临平山龙湫之上，每孟夏八日，有老人集此，谈一岁凶丰，里民志其言，验若蓍蔡，称为“山书”。

鄢文灏 字才江。

青鱼

旷僻临平湖,青鱼为泽藪。大或重百斤,多且盈千亩。载螺日投豢,螺壳积成阜。捕之薹为鲙,黄河鲤仅偶。

张灏 字艮垞。

东郊土物诗·姜

野蔬诗十二,子姜居其一。小林苏家圩,列指新芽茁。擘手贡上方,结队蜜与橘。《杭州府志》:姜出仁和小林镇,近苏家圩多种之。《太平寰宇记》:杭州土产干姜、橘、蜜皆入贡。何为裴子野,此味竟未悉?

俞问和 字芳伯,号春湖。郡诸生。

闲居志感四首

跣足狂歌一散翁,百年尘事半疏慵。乐天老去惟诗酒,彭泽归家剩菊松。自问谋生输野衲,有时残梦破晨钟。行人莫问山阳宅,荒草黄垆暮霭封。

枝上流莺石上琴,苏门长啸慢追寻。兴阑不作中宵舞,囊解难酬壮士金。古陌但知腾去马,远山何处不长林。当年一盏殷勤酒,曾与名在宛转斟。

绿杨阴里送斜曛,块磊空浇仗曲君。啼鹄不堪花落后,紫箫偏向月边闻。夫人匕首成顽铁,公主菱花作断纹。多少文园遗恨事,空留残翰吊凌云。

蕉境明知倒啖甘,树犹如此我何堪?屏间音妙□谁度,洞口云迷懒独探。广武旧经悲阮籍,渭城昨又别何戡?碧桃雨洗杨花乱,





顛顛年年月正三。

鲍楷 字端书,号兰村。诸生。

吴振棫曰:兰村书法,入晋唐人之室。

白洋池张功甫之南湖也,暇日郎丈孝则同游。

抚今感往,为赋是诗按:白洋池,在艮山门少西

溶溶春碧漾城隅,选胜来游境已殊。不是多闻征故实,竟令过眼失名区。冰肌玉骨十年树,杰阁精庐几佛徒。安得桑田更沧海,风流还彼素规模。

登湖上酒楼

酒旗招引到西湖,楼上山僧伴酒徒。兼味盘飧宜菜菔,纷行诗墨乱鸦乌。春光浅浅游踪少,烟岫蓬蓬日向晡。醉罢凭阑一喟息,此生自分久泥途。

鲍荃 字立章,号畹香。钱唐诸生。

立春即景词八首录二

画牛膀子各新悬,先问蚕桑又稻田。为语趋时农令早,策牛人是在牛前。

家徒四壁半扉柴,那得春缸泻似淮。一事差强能免俗,好依时令第诗牌。

鲍曾椿 字延年。

水星阁探梅

嫩寒风日最清妍,一幛烟云敞市廛。天上星辰临阁迥,南湖香

雪点春先。花心妙比禅心静，尘境纷如野境偏。回忆旧游曾疥壁，
山僧头白尚能传。

沈梦兰 字晚征，号纫秋。监生。

蝉

化入仙都定几时，清虚偏恋最高枝。薰风五月林塘路，犹记繁
声熟荔枝。

蔡许儒 字师衡，号月泉。诸生。

哭梅玉屏先生八首录二

当年二陆擅才名，倒屣中郎一座倾。先研邻府君，与先生令兄鼎和老人
交称莫逆。卅载风充杳难继，酒炉残月梦三更。

倚遍江乡寺寺楼，牧之才调世无俦。藕花洲上年年月，更有何
人能唱酬？

沈启培 字云亭。诸生。

怀鲍二晚香荃

负笈出门去，他乡卅载留。有思空望雁，无那独登楼。憔悴芙
蓉老，凄凉砧杵秋。故人今在否，头白好归休。

过藕花洲有感

绘图题句尽风流，红藕香中胜事留。犹是当时山下路，水田漠
漠稻花秋。

马正瀛 字凌飞。乾隆甲午举人，官西安教谕。





五十自寿

莫因岐路怅何之,清白家传谨自持。先本生父仕闽,人号马青天。倘到百年今已半,昔叨一第晚非迟。贫犹强健人怜我,老更淋漓酒满卮。几日立春风信转,梅花索笑破愁眉。

示槌、榧两儿

绿槐转瞬又花黄,有志飞鸣要自强。敢道一经传旧业,还期双桂发新香。鸠群争逐原堪鄙,画虎难成莫恃长。多少口碑称祖德,兴宗尚冀沐余庆。

寄家信

饭余雅爱北窗眠,得趣何劳琴上弦。远寄家书无别物,钞成一册示儿编。

查岐昌 字药师,号岩门,海宁诸生,慎行孙,克念子。著《岩门精舍诗钞》。

赠孙补山士毅

林居愁执热,濯枝扬天风。海云散霏霏,午枕惊涛春。小阮示巨制,不类掺手缝。蓓林侄屡携君诗见示。恍从东野对,又若饭颗逢。夜读颇忆孙,“颇忆孙三勤夜读”,义山句。招隐挂树丛。悬知万卷破,詎独一艺充。即论诗思涌,彪外窥弼中。异材负不羁,善相推筛翁。有怀任落落,且宽莫匆匆。语本雍州童谣。鸣阴警露鹤,避弋摩霄鸿。彼鸟感物变,依栖忘秋冬。用行苟乘时,迸潏亦请封。暂思逸人逸,弗哭穷途穷。遥指永和堤,清游发函衷。驼峰不见塔,烟瘦惟童容。时平湖正开,桥卧如偃虹。古亭留海眼,阅人几岁终。我欲访佳境,结友援青松。邀我二三子,促坐联吟篷。延缘苇间棹,幸毋笑

阿蒙。

朱兆琦 字青崖。海宁岁贡。著《青崖诗草》。

游佛日山

石壁森岩崖，轻岚秀林麓。上有飞泉流，下有阴云壑。夹道来松风，幽响杂篁竹。断板缚溪桥，清喘漱鸣玉。春晴含野阴，轻烟浮林薄。白云时往还，飞鸟相与乐。中有忘机人，翛然在樵谷。一径入幽深，回首千山绿。

吴志健 字克绳。龙泉岁贡。

黄鹤岭

无复真人驻，空留黄鹤名。松擎寒涧古，云度碧岩轻。逸翮今何在，仙幢不再迎。飞升终是幻，未敢学长生。

宗圣恒 字芥珮，会稽人。乾隆甲午举人，官广东雷州知府。著《九曲小房集》。

夜过临平

残月没林端，苍苍夜未阑。江烟连岸失，人语一灯攒。孤榜因风滞，寒衾怯梦单。殷勤谢关吏，囊涩不须看。

吴锡麒 字圣征，号穀人，钱塘人。乾隆乙未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著有《正味斋集》。

泛舟出东新关至皋亭看梅

春风吹舳声，摇曳在烟际。溯游从回波，谋野获新霁。柳条绿





已舒,草脚青不细。微微剩松雪,稍稍出山髻。前村暝逾深,远树明复翳。徐问钟磬招,愿结瓶钵契。人来僧语熟,月大寺门闭。三匝绕花身,赞以妙香偈。

宋大樽 字左彝,一字茗香,仁和人。乾隆丁丑举人,官国子助教。著有《学古集》。

临平山安隐寺最幽,偶往游瞩

周览若有失,遥怀辄引领。白云先客在,春入空山静。松风答樵歌,萝月带潭影。达者能栖心,至此更深省。

自临平山暮归

回瞩犹栖神,缓归且摇艇。水草动随波,渚禽闲对影。不知幽涧复,已似深夜静。渔归引洄沿,灯寒拓虚迥。谁与诺重来,有客惠然肯。

金湜 字我百,号峨陵,友白季子。

皋亭山中

一筇双不借,得得画中行。径转峰峦合,云从襟袖生。林花供樵采,山鸟唤僧耕。知有精蓝在,溪流出磬声。

俞作梅 字天羹,号鼎和。著《笕东草庐吟稿》、《素行堂稿》。

陈棠曰:鼎和老人《笕东草庐吟稿》名,载于《杭郡诗辑》,今已失传。《素行堂稿》向从其后人借得,钞存一册,多和平温厚之作。集中《观谷佛》一首,从《杭郡诗辑》录出,余皆见《素行堂稿》中。

观谷佛

此鸿逵沈子家奇玩也。谷之大小与常谷等，刻成三佛像，其中立者为观音佛，又旁立善才、龙女二人外，复留其糠秕以作莲座，火焰明目者，眉目、手指皆可数。沈子持之以示余，余视之再四，始得其仿佛云

吾闻益州有佛豆，不闻有佛豆雕就。又闻玉泉有巧匠，分木能镂准提像。诚哉般尔不足多，然亦得之世所旷。东阳奇玩敌金谷，偶然示我一粒谷。此中云有佛者三，洵是如来出金粟。摩挲老眼昏如障，初观有相等无相。谛视乃现菩萨身，沙细恒河不可状。中间一佛似垂手，眼耳鼻舌难悉剖。旁立更得两蔗童，合掌躬身还是否？世界能藏一粟中，鬼斧神工真罕有。从来浮屠善幻多技能，不谓技能善幻浮屠人。那得别具只眼朗若维摩珠，洞见空空色色菩提迷谷之化身。

临平竹枝词

黄鹤峰头云似水，白龙潭上雨如烟。一山云起一山雨，依独闲居冰谷泉。

临平山下永和堤，隔岸夭桃画不如。一夜春风半零落，惜花愁过扫花居。扫花居，系古刹。

望郎日日步河干，数尽归航欲见难。梅信渡头频寄信，安平泉上问平安。

劝郎莫唱长相思，劝郎莫唱古别离。愿郎得似西关水，河底通河果是奇。

清明争买蓼花糖，罗帕包来细细尝。莫谓一时甜到口，枕边留得口脂香。

石鼓亭前秋水清，桐叩山前秋月明。依心坚比峰头石，不遇桐挝总不鸣。





梅影参差一径斜,段浜深处是侬家。游蜂浪蝶休来往,不比苏村桃李花。

春女如云逐队游,幻居安隐好句留。阿婆纵老丰姿在,插得映山红满头。

草花簪髻大如拳,携得盈篮青白圆。相约临平山下去,祈蚕先拜孟姜泉。

断山山断断犹连,情断如山情尚牵。郎意直如断碑断,还留一半在谁边?

鼎湖秋月明如镜,芦荻萧萧两岸村。月合惜依依惜月,夜深空照读书墩。

绿袄红裙时样妆,踏青新著嫁衣裳。行来卜嗣龙兴院,暗地钱抛阿太堂。堂塑男女二人,卜嗣者以钱打之,著男得男,著女得女。

茅山顶上寺门开,时见游人次第来。郎到小林无物赠,红姜白芋紫杨梅。

倚云楼迎凉次单右陵韵

步上高楼逸思生,入帘凉吹扑衣清。远山落日添诗兴,小槛残霞助酒情。碧沼浪花翻树影,绿荷风叶先秋声。名园咫尺过从便,不用殷勤结后盟。

夜泊严州

潇洒严州道,西来复向西。云生兼浪涌,帆远与天齐。浅渚落沙燕,乱山啼竹鸡。停舟思眺望,风雨夜凄凄。

登六和塔

屈曲危阑取次攀,凭高四顾绝尘寰。自疑身置青云上,人怪声传碧落间。软草著烟沿岸远,懒云留影落江间。临流欲问鸱夷事,

目送春潮过越山。

玉照堂即事

烦暑之酷酷于吏，火云炎赫不可避。冷性从来恶热肠，何处林泉堪纳凉？玉照主人吾好友，此君爱诗兼爱酒。葛衣羽扇曳轻履，夜静柴门犹未闭。扫径延宾复送杯，箕踞科头坐石苔。醉余仰卧石苔上，腹间星斗相摩荡。须臾客起夜色微，草头清露欲沾衣。蛙声两部催人急，踏影归来月正直。

慰友人下第

梦里输赢总是空，且安怀抱莫忡忡。龙含珠颗翻江底，豹养文章隐雾中。岂是冯唐悲老大，何须阮籍哭途穷。芸窗检点清时策，好待甘泉一荐雄。

题墨龙画扇

首尾画作两面

屈曲穿云两面蟠，别翻新样□毫端。神龙不是真难测，凡事原须两面看。

端阳前一日晚过王孔皆书室

深林滴翠湿轻裾，漫竦吟肩举步迟。眉月清寒初过雨，乳花香嫩细谈诗。池荷布绿来鱼子，麦陇垂黄斗雀儿。为叹流光同逝水，明朝又是踏青时。

菊前侍宴

种得延年菊数枝，黄花白发两相宜。一樽薄酒为亲寿，此乐陶家却未知。

潮州竹枝词

榕树如郎妾女萝，朝朝牵挂在枝柯。根须著处成连理，只是怪





他头脑多。

俞云 字步青,号玉屏。诸生。著《嫩芳轩集》、《凤仪词》。

陈棠曰:俞氏之先赘于梅,今其后人犹称梅姓。玉屏为鼎和老人之弟,其《集》今不传。

族姊字陆氏子以繁,年十四,父母并殁,
即依其姑就养。至十八而陆氏子早夭,义不他适,
翁姑百计慰之,终不承命。平居苦节自持,弗形辞色,
视继子逾己出,布衣菜羹,处之晏如。壬寅六月,以病殁卒

孤月照虚除,惨淡垂杨浦。六月座飞霜,风起萧条户。未亡人忽亡,丹旌设前庑。人言贞女贞,谁知苦节节。自念妾薄命,生小失恃怙。十四伴慈姑,视作亲生女。朝顾夕又复,午夜亲机杼。无端东风恶,琪花折猛雨。合昏未有期,良人隔今古。一哭四体寒,怛然摧肺腑。姑兮德如天,舅也恩同父。别为选名门,勤拳嘱无忤。女贞闻之哀,潸潸泪千缕。散发复毁容,禀命惟一语。义不负初心,身愿从黄土。儿志若可回,视此钗半股。从兹形影单,烛泪流残炬。秋雨咽寒蛩,春风哭杜宇。心惟月姊知,恨向霜姨吐。梅树乃其真,梅花实其侣。回顾信茫茫,孤魂暗消阻。所赖子承祧,上答高年祖。疾病奈颠连,五内增酸楚。方病废寝食,既久勤摩抚。劬劳苦备尝,医疮剜肉补。此恨复谁知,此境堪谁睹。行也凛冰霜,志也芳兰杜。四十七年间,有力唯自努。一朝心神摧,膏肓侵二竖。魂兮赴璇宫,萧森月正午。身死何足伤,贞志谁凭谱。孝竹泣愁霖,空对灵筵舞。

送李书台芾之清河任

尚自勤拳意，骊歌且莫催。江亭烟霭里，花径月低徊。转眼人千里，消魂酒一杯。他时逢驿使，仗寄陇头梅。

山行薄暮

横石当崖断，穿云一径通。山崖榛莽外，身世曲盘中。竹密鸦翻墨，林深火漏红。不知谁止宿，烟霭话空濛。

平泉晚憩

晴霞绚烂草蒙茏，一径寒涛吼碧松。花密似句穿树蝶，烟疏不碍出林钟。锦塘十里香风满，画嶂千层翠黛浓。薄暮披襟憩泉石，拟将春水涤尘胸。

孙衡 字权之，号云麓，士毅子。乾隆己亥举人，官内阁中书、协办内阁侍读。

和友人僧院白桃花十首_{录四}

千叶名花展十重，独开生面爱春风。但惊仙艳排云出，顿觉繁枝洒雪同。晓晕争回星靺鞨，晚妆轻逗月蒙蒙。光明不著纤尘翳，长在诸天色相中。

镜光清浅白蘋洲，照水新妆宿雾收。秾比笑时原酝藉，淡无言处最风流。玉沙珠树三千界，瑶草琪花十二楼。若使枝头真解语，阳春应付雪儿讴。

乐府谁人唱洗红，淡妆娇逸绮罗丛。折来尚带瑶池雪，睡去常含露井风。尽夺燕支颜自好，恰愁玉树曲难工。平生几觉游仙梦，空色从教悟枕中。

极目华林白鹤云，丛花匹练绕无痕。几湾流水自春色，一片夕





阳明远村。替月谁容偏送媚，临风独醒亦销魂。银屏珠箔琉璃帐，不羨元徽彩色幡。

钟城宜 字纶恩，原名大复，字黼堂。海宁诸生。

临平

咫尺临平道，人家自一村。蔷薇红照水，杨柳绿依门。野鹭有闲意，遥山多淡痕。未须寻石鼓，遗迹讵还存。

戴良 字仲眉。杭郡诸生。

邱山

结茅在苍岭，山亦藉之名。尽道邱员外，无人识李贞。李贞，前明湖广道御史，靖难兵起，长蹈此山。

王文浩 字纯生，号见大，仁和人。著《韵山堂诗集》、《二松庵游草》。

赤岸

赤岸是宋皇华馆驿旧址，岸西至大岭可十里，而南五里至义桥，曰槎渡村，诗人陈槎村所居也。槎村为吾宗茨檐先生高弟，五七言称入室，今老矣。岁甲辰，槎村自岭外归，余过访焉，槎村为余谈北郭遗事，而赤岸则南宋皇华馆驿旧址，北使至，将迎于此。槎村自云闻之茨檐，当有所据也。

槎村谈往如弹指，赤岸经行感昔时。今日若教逢驿使，一枝为报岭头知。槎村重游岭外。

蒋承培 字器之，号味村，仁和人。

临平道中即景

细雨临平道,东风二月天。人家桑柘小,春水市桥连。自信郊原乐,难忘泉石缘。携瓢就禅老,一试宝幢泉。

李方湛 字光甫,号白楼。仁和诸生。著《小石梁山馆稿》。

晓过临平

侵晓临平道,推篷雨乍晴。客身先鸟起,山影逆船行。路转双桥合,烟收一镜明。到家知不远,犹自数归程。

吴上尊 字典彝。仁和诸生。著《能改斋诗集》。

赤岸桥

极目苍波里,微茫淡月痕。人声喧赤岸,灯火向黄昏。趁渡施双桨,冲寒对一樽。芦花飞作雪,知近谢安村。

张骏 字信裳,号荔园,海宁人。乾隆庚子进士,官处州教授。著《荔园诗钞》。

临平道中

郭外青山色,依依送客行。渡头孤艇发,诗思两边生。蝉噪村烟淡,鸦归夕照明。最怜农力瘁,一路桔槔声。

陈鹤楼 著《负米集》。

临平道中寄涑川

又放修川棹,西风削面来。山寒初见雪,村僻未开梅。渐喜故





人近，回思往事哀。飘零休惜我，生就弃樗材。

周浩 字春红，钱唐诸生。著有《息黯吟》。

皋亭山桃花

凭谁素手揭流霞，飞作平畴十里花。枝绰约当山几曲，影低徊处路三叉。溪边渔棹经行惯，观里春风感慨赊。底事氛埃抛未得，载将书画便浮家。

许震元 字秉轮，号枫岭，钱唐人。

上巳日怀灵廬在皋亭

引兴皋亭去，天晴玩物华。水香游客舫，村暖野人家。上巳喜无雨，满山都是花。定知诗句好，吟到夕阳斜。

何一坤 见高凤台《古今体诗偶抄》。

临平湖

临平湖塞天下乱，临平湖开天下平。湖开明塞有奇验，东南旺气薄神京。黄金车，斑兰耳，闾阖门，出天子。蛰龙不超鲸鲵死，白鱼跳波呼苍兕。石印骈罗耀紫文，乃白四世太平始。楚九州渚，吴九州都，荧惑告尔三公钮。洛阳青盖从此入，开塞须关临平湖。

施学韩 字礼斋，号石泉。仁和诸生。著有《南湖草堂集》。

皋亭山看梅

春风扇花气，香我身上衣。我怀如冰雪，来叩花间扉。疏枝掠渔艇，清影冒苔矶。时闻仙犬吠，不见野人归。青山隐白云，冷露

滴翠微。前村列酒帘，一望烟扉扉。

皋亭梅花同张五枢

几丛枯木抱沙洲，清绝无人载酒游。多少冷云眠不起，春光只在树梢头。

和张大振采皋亭看花之作

我爱皋亭山下路，人家处处傍桑田。溪声不断隔林雨，花影乱欹何处船？芳草闭门曾有句，流莺劝酒岂无缘？与君检点江南景，袖得春风喜欲颠。

王曾祥 字麀征，号茨檐，仁和人。杭州府学诸生。有《静便斋集》。

将游临平，先寄其地主胡大为

临平山下路，极目水沦连。夹岸桑阴直，过桥塔影圆。佛香安隐寺，茶梦宝幢泉。我昔乘幽兴，沿回藉短船。

凤契胡夫子，深居不用名。廿年远野席，秋日动山情。市口银丝鲙，溪边玉糝羹。定能留客醉，看到月华明。

陆攀尧 字勋佐，号疏村，海宁人。著有《疏村集》。

壬申临平即事

青山崩劣水迢迢，暮卸征帆泊板桥。孤客倚墙愁绝处，当垆隔岸自吹箫。

沈景良 字敬履，号菰町，仁和人。著有《菰町遗稿》。





雨后过临平

新卢夹岸水平流,五月犹寒拥敝裘。卧一作“愁”听雨声喧到晓,
不知船过藕花洲。

魏银河 字星槎,号秋浦。钱唐贡生。著有《桂岩小隐集》。

石鼓亭

言循永和堤,野戍偶停桡。永和堤,即临平驿路。见赵希櫟《抱拙小稿》。
石鼓今已无,虚亭尚横榜。榜为陆之越书。缅昔张茂先,桐鱼扣清响。
物类相感处,妙理非非想。鞭石分阴阳,征奇遍天壤。荒汀雁衔
芦,独树牛磨痒。谁解访古心,村农但来往。

吴应和 原名宁,字子安,号榕园,海盐人。著有《榕园吟稿》。

暮抵临平

半山三十里,一路有山看。到此众峰尽,回头落照残。岸枫光
客醉,晚饭对渔餐。已厌听更鼓,今宵卜梦安。

临平舟中晓起

芦中人似雁,水宿饶风霜。远树开山影,残星带日光。书劳关
吏检,泉记寺门尝。爱榜塘西客,满船橘柚香。

祝德麟 号止堂,海宁人。著《悦亲楼集》。

临平晚饭放舟皋亭山下泊二首录一

沽酒临平市,扬船紫翠旁。微微交远树,渺渺度危梁。簌近鱼
虾贱,林沚橘柚香。山僧卖泉水,先得一瓢尝。

临平道中寄怀孙补山舍人

知君身到凤凰池，囊笔高吟谢眺诗。今日临平山下路，梅花依旧发南枝。

自临平达半山桥数十里间，翠屏延属，
水泉甘美，春时万树著花，烂若锦绣，
真仙境也，吾邑上杭所必经之路，
频年来往于此，今将别去，舟中聊赋一篇

如屏如几如卓笔，一峰未了一峰突。有时窈窕含春容，有时戍削露秋骨。人家翠竹隐岩龛，僧寺红墙表岭岳。帆墙影从树里度，鸡犬声自云间出。上有灵泉随处伏，接筧通流走曲折。匏尊斟酌不论钱，洗濯诗肠现冰雪。四时好景足携取，一到春来万花发。梅杏李桃次第敷，花田花港花风月。蝶蜂尽醉那能狂，襟袖皆香何待拂。山阴道上略比拟，武陵源口差仿佛。人生处福不知福，每想金堂与玉室。岂知仙境不外求，眼前即是真灵窟。吸光饮禄近十霜，举酒船窗今日别。先买蓑衣赠钓翁，他年相伴茅庵结。

徐鉞 字彦常。杭郡诸生。著有《西涧画余稿》。

临平安隐寺试泉作

野寺僧安隐，经幢客倚桡。泉清松雨霁，炉爇径烟飘。秋影半林淡，尘胸七碗浇。看山纷落翠，黄鹤近堪招。

曹斯栋 字仙樗。仁和诸生。著有《饭颗山人诗》。

次亦庵临平归道游安隐寺饮安平泉诗韵

旷达如君少，幽探健可师。逢村扶杖人，好鸟踏枝窥。寺僻苔





痕古，林深日影迟。琤琮鸣一路，流水识钟期。

此地炎威绝，期参雪窦泉。原唱有“同人相约避暑”之注。云山诚极乐，鱼鸟亦安禅。茗饮凭僧瀹，诗吟向竹镌。藕花仍昔否，叶叶想如钱。

吴文溥 字博如，号淡川。嘉兴恩贡生。著有《南野堂诗集》。

临平同费融作

春风吹襦袂，蓬底卧青山。灯远江浮市，花弥月满关。旅游真洒落，往事重追攀。别有湖天趣，虚舟观物间。

金坛 字云木，钱唐人。著有《柴竹山房稿》。

皋亭看桃花

出郭雨初霁，沿缘渡晓关。花光争赴水，云影欲移山。春在浮烟外，帆行绿树间。青帘欣在望，放艇过前湾。

马绪 字鉴操，一字渔村。海盐监生。著有《抱朴居诗》。

临平舟次二首

几点秋山波上明，榜人报道近临平。水风吹生香如许，船在藕花洲畔行。

十里长堤记永和，人家星散水边多。南朝旧事谁寻问，渔唱声中一棹过。

朱济仁 字道耕。海宁诸生。著有《道耕诗集》。

游皋亭山憩古梅下

空山寂无人,万木叶尽脱。瘦日惨不温,溪光森毛发。蹑屐上遥岑,禅关掩罗葛。寒梅未着花,坐久清香发。

周禹吉 字介石,一字敷文。钱唐增生。著《概堂集》。

黄鹤峰

偶至黄鹤峰,桃花夹岸浓。攀萝猿避客,眠草鹿留踪。溪水杳然去,山云深几重。仙灵不可遇,仿佛倚云松。

徐球 字尹辅,德清人。著有《还即适诗存》。

题沈东江诗卷后

无限沧桑感,诗成涕泪中。亲朋谁复壁,湖海自飘蓬。坐对含山月,悲生画角风。故乡归路近,惨淡藕花红。

不因传手稿,谁复话遗民? 五字长城擅,千秋靖节伦。江关经战伐,岁月记庚寅。墨彩犹飞动,何时勒翠珉?

吴騫 字兔床,海宁诸生,又号槎客。著有《拜经楼诗集》。

临平道中

石函湖水漫悠悠,草没荒台树隐洲。何处凉风更牵思,白莲花下小渔舟。

临平道中即事赠映阶二首

望望读书台,悠悠去棹催。仲传远寺出,云断好山来。倚槛风梳柳,垂墙雨熟梅。闲鸥犹□狎,镜里□□开。





拓落成吾老，飘摇奈若何。才华三赋好，湖湫一身多。诟有青云器，仍淹玉斧柯。余杭今夜酒，试酌问灵娥。

石函湖道中却寄魏叔子

苇花如雪映波明，月落沙堤一带横。旅梦未成归路远，夜深沽酒过临平。

东归漫兴

出艮山门，一路草长莺啼，皋亭已往，桃李皆已落尽，气候顿殊矣

来时雨压红霞湿，归日风将绿絮轻。黄鹤不知春易老，又随烟棹过临平。

汪大镛 字鸣盛，又字六平，桐乡人，寄籍秀水。官东路同知。喜为诗，兼工绘事。有《绿雪斋诗稿》。梁山舟学士为之传。

半山即事

红裙彩索春风斜，迟我十日浮轻槎。平湖堤外柳有耳，半山脚下桃无华。牛毛雨细看幂历，燕尾溪涨分叉丫。严关重钥不得入，卧听街鼓城头挝。

毕发 字摛庵，桐乡人。国子生。善鉴别古法书名画，嗜图史，工诗。有《涤砚斋诗存》。

晚抵临平

扁舟泛晴空，短棹疾于驶。朝发女阳亭，夕问临平市。落日生野烟，苍然莫山紫。中有安平泉，石潭清澈底。夙昔慕林峦，对之情何已。溪水淡蒙蒙，凉自中峰起。顾影长叹息，劳劳竟谁使？何时约素心，结茅来往此。

方薰 字兰坻,号樗庵,歙人,占籍石门。著《山静居遗稿》。

次临平山夜汲安平泉作茗饮

客游淹水程,久旱如焚烧。时怀逃歛蒸,石濑屡停棹。永和堤几湾,宝幢山独眺。落果明余霞,归云霭群峭。薄言汲渊泉,携甕越林窈。不以瀹茗甘,烦焦曷能疗。钟梵空际流,月华静中照。既免嵇生困,便为阮公啸。

安平泉

宝幢影寒潭,安平净止水。色不改在山,洁最可漱齿。所汲岂有涯,其源杳难指。度此一派来,远自众峰里。品真中冷亚,美讵下兹比。连啜桑苎翁,满饮玉川子。山僧贪青钱,风汉等石髓。大瓢倾无惭,盈瓮贮便喜。老樗嗜癖痂,时来载篷底。

孙仰曾 字虚白,号景高。仁和岁贡,候选运同。

泛舟皋亭山下作

夹岸春阴浓,泛舟及亭午。载梦过桥西,咿哑搅柔舻。酒醒觉微寒,衣上桃花雨。

吴升 字瀛日,号壶山,一号秋渔,钱唐人,颍子。乾隆癸卯举人,官四川知府。著有《小浮罗山馆诗钞》。

过临平

移棹过前浦,人家半夕阳。红裙穿市女,黄帽刺船郎。蓼雨鸣秋急,蘋风掠岸香。行囊书剑在,关吏不须忙。





舟发临平

橈乌风便发通津,柔舻声中野色新。土锉半倾村舍老,破帆百结小舟贫。青山似笑还迎棹,绿树成行隐路人。此去莫撓尘海累,湖头堪著苦吟泉。

孙大椿 字树堂,号苕花。乾隆甲辰进士,官江西萍乡、上饶知县。

吴振械曰:苕花不列词垣,人咸惜之。初授萍乡,调上饶,父老赴辕请留者数百人。寻改京秩,以亲老告养归,主鸳湖书院。暇日,与里中周大令骏发、曹秀才斯栋酬唱为乐焉。

白桃花

不随红紫斗芬芳,洗尽浓妆见淡妆。洞口萧闲忘汉世,仙家清静避刘郎。误寻梅影春犹在,得傍梨云梦亦凉。自笑看花人渐老,又随粉蝶到银塘。

陆元铨 字冠南,号乡石,桐乡人。乾隆丁未进士,由仪部郎出守雅州。长于诗。著有《青芙词诗钞》。

晚宿临平

江乡不知暑,日夕即如秋。山月静依树,水风凉到舟。岸回渔火出,市近客帆收。旧宅平泉在,萧萧起暮愁。

梁履纯 字处素,号央庵。钱唐人,敦书子。乾隆戊申举人。有《澹足轩诗集》。

临平道中

秋山不露骨，江树淡兼浓。平处多奇石，中间杂古松。小船推载稻，远寺但闻钟。不耐篷窗坐，还思索短筇。

临平

倭指程程过，参差见戍瓶。残霞明赤岸，远树淡皋亭。网架鸦还集，山家户半扃。行囊轻如叶，关吏莫留停。

戴敦元 字金溪，开化人。乾隆庚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简恪。有《戴简恪公遗集》。

中秋临平道中

不是阴阳顷刻催，无边云岫逼人来。船窗饱饭看江色，尘世中秋又一回。

钱若曾 字唯传，号蕙窗，钱唐人。乾隆壬子举人。著有《静存斋诗集》。

夕次临平

秋山一舸轻，秋水上窗明。好景待词客，无诗画晚晴。层阴生海甸，斜照入临平。闻道禾中熟，来为负米行。

唐诰 字二海。乾隆甲寅举人，官平阳训导。著《听香馆吟稿》。

秋暮谣

云冥冥，风泠泠，银床凋尽梧桐青。秋城画角江天暮，寥落征





鸿下远汀。红窗篝火催刀尺,捣衣声急溪边石。关山迢递未归人,
梦断深闺秋月白。

早寒

岁序去如流,依然滞远游。白云林外岫,红叶水边楼。杭稻家
乡乐,风霜客路愁。长淮寒信早,检点敝羊裘。

池上曲

池上春回春水绿,春风淡荡春波扬。谁家女儿好姿首,手挽匹
素临芳塘。欲下不下草露滑,高搥红袖攀垂杨。惊起双燕掠波去,
翦破一段琉璃光。

维扬杂咏

杨柳丝丝绿未齐,画船衔尾泊长堤。只今鼓吹扬州路,犹是红
桥唤竹西。

雪消新水涨平川,嫩日轻阴淡沲天。遥指雷塘南畔路,绿菰如
罨苗春田。

吴玘 字籀骖,号祭云。仁和廩生。

秋日陪东皋丈游白云寺登绝顶观音阁

四千里外同为客,第一峰头别有天。地净顿开无眼界,心清能
悟上乘禅。云连海峤高秋净,炉沸龙泉活火煎。中有龙泉。拟取蒲园
常学坐,怜余未递断尘缘。

姚椿 字春木,一字子寿,娄县人。著有《通艺阁诗录》。

临平道中

衰柳迎如客,寒山静若僧。夜星横簪蟹,秋雨坏波菱。白舫吟

初倦，青鞋办未曾？欢华嗟逝水，东阁感孙弘。

陈若莲 字渠清，一字问渠，海宁诸生。著《砚云文集》、《香楞居小草》。

西湖杂咏

轻舟一夜发姑苏，五月临平触暑途。赋到藕花谁赏识，恰逢坡老掠风蒲。《冷斋夜话》：吴僧道潜自苏归西湖，经临平，赋诗“风蒲猎猎弄轻柔”云云。东坡赴官钱唐，见之大称赏。已而遇于西湖，如旧相识。

陈鱣 仲鱼，号河庄。海宁诸生，举孝廉方正，嘉庆戊午举人。著《河庄诗草》。

临平道中

好作春山伴，斯游岂偶然。画桥杨柳外，江店杏花前。旅兴方开卷，吟怀欲试泉。因之怜旧事，谁与沈郎传？原注：沈去矜《临平志》流传颇少。

朱有莱 字北山，海宁人。象州知州。著有《饮香读画斋诗集》。

临平道中

出门却值放新晴，饱挂风帆一幅轻。红树青山看不厌，载将秋色过临平。

陈文述 字退庵，号云伯，钱唐人。嘉庆庚申举人，官全椒知县。有《颐道堂集》、《西泠怀古集》。





西桥怀丁兰

丁兰事母至孝，母死，刻木为像，事之如生。故居在艮山门外三十六里名丁桥。母冢在桐扣山东

钱唐孝子古丁兰，孺慕终身世所叹。曾为慈亲留像设，胜将诸佛刻沉檀。音容仿佛神如在，栝榼栖惶泪不干。千古影堂从此起，白云迢递夕阳残。

梅花园咏钟眉令

名韞玉，仁和人，明中丞忠惠（原作“愍”）公女孙，海昌查逸远室，初白太史母也。《梅花园存稿》吴騫刻入《海昌丽则》，有《西溪山庄同吴少君方眉士积石引泉》诗。曾孙女昌鹈辑《学绣楼名媛诗》，选录所作为多

西溪烟暝话山庄，疏影横斜旧草堂。雪海有花皆浅碧，月林无树不昏黄。冻禽啄蕊喧荒榭，瘦鹤窥苔印画廊。纱幔亲传诗派好，角从琼岛咏寒香。

皋亭山吊查纫芳

名蕙，查映山给谏女孙，古云袭伯室。给谏歿，嫡母祝以二十五万金予纫芳，表以佐左古结客，不少吝惜，称贤媛焉。墓在皋亭

皋亭山下万桃花，高冢埋香石辟邪。淑女声名最贤孝，通侯名第自清华。欽湖短榻听秋雨，旅馆残尊感暮霞。我是青莲旧词客，长安曾住玉真家。按：云伯在都，曾家古云太平湖上云绘园者三年。

玉莲环室咏庄连珠、闵少露

皆常熟人，孙古云袭伯姬也

莺莺燕燕隐窗纱，一样新妆丽浇霞。玉照偶窥功甫宅，云鬟宜

称晋卿家。钿车缓缓红香陌，画舫迟迟绿水涯。最好风华作吴语，
西湖花似尚湖花。

临平咏姚翁仲

姚俊，字翁仲，钱唐人，仕至交趾太守。汉末，入增城山学道，遇东郭幼平，
数引九练精气，辅星在心之道，官东华宫中节度。后裔至今在钱唐临平，其坟坛
历然，时闻鼓角之响，皆知为姚司命冢。幼平，秦时隐增城山得道者也

当年访道入增城，东郭先生一卷经。仙篆头衔云篆碧，墓门鼓
角晓山青。金华宗旨参新诀，铜柱关山问旧铭。今日皋亭西半过，
夕阳芳草满回汀。

黄犊岭咏邱真人

在临平山前，相传真人乘黄犊采药于此。生曲竹，人取为杖，故老相传，邱
隐士羽化，弃杖于地，其竹皆曲

何年高隐碧峰隈，黄犊随人采药回。云外一襟披笠去，雨中双
髻荷锄来。翠眠芳草横青嶂，红谢疏花点绿苔。歌访仙翁旧行迹，
林香山翠倦徘徊。

南山怀杜牧之

南山，杜黄鹤山北，与佛日夹径。《郡国志》有杜牧坞，垒垒数冢，世传杜牧
墓。按樊川自撰墓铭，终于安仁里，葬于少陵司马村先茔。是墓在西京杜牧坞。
疑其出牧睦州及湖州刺史日，所经营别业也。集中有《上宰相求杭州启》，又为
李子烈作《新造南亭子记》

扬州踪迹更湖州，又向杭州一坞留。倘学荆溪营水榭，也同句
曲起山楼。春风酒舫偏伤别，夜月箫声易感秋。剩与游人话惆怅，
茶烟风扬落花愁。





临平咏雪鸿

字清荫，钱唐人，太守本植女兄，适秀水潘秀山。潘卒，以遗腹迫姑命，未殉。著有诗集，以迁居临平散失。又有名秋浦者，亦本植女兄，适平湖胡氏，早寡。著《红余小草》，有《嘉树轩初夏》诗

荷花世界柳丝乡，芳树幽幽白昼长。带雨落红归别渚，浮烟新绿转回塘。门前碧浪三篙暖，楼外青山一角凉。怅怅啼霜雨黄鹄，怕他湖水学鸳鸯。

临平镇怀褚泰

泰仕吴，封钱唐临平侯，遂居钱唐，为郡著姓，历六朝至唐代，有显人。临平镇有广严寺，去城六十里，旧名华严

临平旧是华严镇，门第当年说褚家。世系远推三国志，云初静看六朝花。前村笛响驱归犊，古寺钟声散暮鸦。今日皋亭山下返，先畴畎亩得桑麻。

临平山怀张华

晋武帝时，临平山出石鼓，扣之无声，张华取蜀桐木作鱼形，扣之，声闻数里。今山下有桐扣村、永和堤、桃花坞，皆近临平

博物司空最有名，桐鱼石鼓叩临平。气同雷剑中宵识，机应霜钟半夜鸣。碌碡苔冻泥有迹，桔槔人静月无声。永和堤畔桃花好，何不当年避位耕。

临平湖怀褚无量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幼孤贫，励志好学。家近临平湖，湖中龙斗，倾里就观，无量年十二，读书晏不动。开元中，广严寺僧玄览，请寺前平湖通洲

为放生池，无量元弟也

髻年雅量重璠玕，目不窥园董仲舒。纵有蛟虬通变化，任他鳞甲满空虚。云雷易理经师宅，风雨歌声处士庐。何事一家儒墨异，有人粥饭饲龟鱼。

临平道中咏黄叶

扁舟咏黄叶，黄叶下扁舟。远树静相对，微波终日流。桥边几家住，水上一峰浮。何处前朝寺，停桡问白鸥。

舟过鸣平山下，访孙古云葬处，闻姬人庄云衣为君守墓，独居老屋，感而吊之

空山何处吊遗坟，石马寒嘶日暮云。酌酒我怀今孝子，君辞伯爵，奉母归吴，二十年，母逝，君亦旋卒。题碑人说故将军。君封建威将军，碑书“清故将军”。四山松树青霞影，三月桃花绿水纹。闻道姬姜苦憔悴，搴萝泪湿旧罗裙。

姚世钰 字玉裁，号苍田，归安人。诸生。著《孱守斋遗稿》四卷。居黄鹤山。

庚申秋日入黄鹤山怀厉樊榭

游记曾披画不如，笋舆香篆路纡徐。与君同有幽栖志，黄鹤山中好著书。

临平湖晓行

霜篷压晓寒，风帽披败絮。凭舷感目成，一笑如有素。酝藉百烟鬟，微茫数红树。爱山如爱色，脉脉欲与语。一生几两屐，奈此临平路。





费舟旭 字子苕，号晓楼，乌程人。著《依旧草堂遗稿》。尝寓石舫园。

送孙宾花元培还吴

珍重年华肯远游，烟波随意怕闲鸥。归心知有梅花约，只作平原十日留。

皋亭春泛图

山光明媚水澄鲜，望里楼台拟学仙。一卷诗情寒食路，十分春色夕阳船。当门柳小曾偷眼，绕岸花低欲并肩。最是武陵旧烟景，东风联袂又今年。

梁增龄 字菊水，号仙槎，海宁人。嘉庆甲子举人。著《晚晴轩诗草》十三卷。

陈棠曰：石舫园在水叉河，为里人曹氏、吴氏及长安镇梁氏所辟，极泉石花木之胜，而以菊为大观，秋时，黄紫烂然，不下数百种，里人尝借以饗客。庚辛之乱，废为榛莽。童时过此，见蔷薇一株，犹吐华于蔓草中，石峰六拾级为登。今石它之峻嶒者已折毁殆尽，蔷薇亦为牧竖所芟，几无遗迹可寻矣。仙槎先生至临平，必寓园中，与康二海浩、汪蔗农嗣綰等相唱和，又工倚声。有《在舫园词》。

丁卯春日，同李望江、杨泰槎、家晴岚游安平泉

寻山爱奇峰，结伴占素履。探幽不厌深，盘旋十八里。行之苦足茧，半途非可已。遥睇见兰若，小憩得所止。身未到寺门，泉声先入耳。冷冷无暴响，松风差足拟。湖流开古鉴，照人清骨髓。凿石题安平，名泉标甘旨。流传坡公诗，纪游同信史。遥想品泉人，

煮茶尝息此。惜无乔松年，长酌此中水。

寻景星观

山回一脉曲阿盘，月殿云廊占势宽。闲杀道人眠未起，春霜如雪不知寒。

石舫坐凉感赋以念来者

东阳别墅山之隈，中有石舫横西头。相羊创制亦奇辟，浮家泛宅兹其俦。百年废址怆歇寂，主人化鹤遗舫留。盐梅事业偶寄尔，市隐何必买山丘。券成系属兼补缀，白石联亘整且修。阔约二寻长四倍，蠲首昂起舵尾收。舫中虚敞类空腹，明窗洞达览清幽。两旁种树颇丛杂，槐榆桂柏藤萝稠。此间少可得闲趣，恍临碕岸维芳洲。适然集此本无定，今来六月凉于秋。荷风弄影香气远，悄焉独坐我心忧。同舟共济十七载，一个倏作升仙游。开周吴君方去世。仙游缥缈不复返，丹鼎拨火青烟浮。从呼将伯畴助予，相将自在行中流。

张赞府观涛挽词

令嗣谷生由四川至广东雷州，扶柩归厝临平

回首都门日，珠江檄正催。如何黄绶去，竟引素车来。故土魂差慰，萍踪事可哀。邱山一杯酒，寂寞答泉台。

石舫园阻雨，拟半山看桃花未果

寓园对邱山，退闲倚老圃。翻似岭南居，少晴而多雨。今春苦集霰，嫩寒欲战股。和煦逐清明，芳菲将竞吐。临平近半山，上有桃花坞。如露复如锦，繁华久不睹。喜占甲子晴，春山淡眉妩。看花拟出门，客与一枝舫。愿言未乘兴，雨丝复罩户。好景惜蹉跎，花落岂能补！





秋日接姚松岩书，过石舫园别后却步

别业依山静，闲居验物华。秋晴峦叠翠，树暖蝶捎花。栖宿欣无恙，流传会有涯。底须重问舍，黽勉谢邻家。时有以旁屋乞售者。

汪竹坡招同康二海诰、金香石玉相海棠花下小饮

溪山一曲抱村斜，联步来寻处士家。古瓮酿芬开宿酝，苍苔红晕对秋花。尘中品格高兰树，香石工画兰。老去功名煎绹纱。谓二海。莫道萍踪容易合，片帆明日又天涯。

秋日石舫园偶成

小园侨寓亦悠哉，满眼秋花石舫开。湖水远分山涧落，野航多载黄菱来。地偏北陆稀成市，户对南熏叶阜财。自笑生涯真覆瓿，留余尚待共栽培。

题姚松岩《竹里弹琴图》

少小追随契最深，画图忽讶二毛侵。盐梅事业君为佐，冰玉心肠我矢箴。漫喜焦桐能入听，且扶绿竹待成林。再弹一阕平沙雁，啄食飞鸣尽赏音。

石舫园老鹅行

寓园有老鹅，驯养岁月久。虽无丹砂顶，毛羽颇丰厚。午倦卧绿莎，入夜知警守。击柝导于前，昂首随其后。长鸣苦戒严，性急彭亨走。捍卫思报主，此心良不负。呈嗟鹅兮，尔食尔俸能几何，宵深门外风雪多，忠心耿耿矢不磨。

春暮偕同人游临平山寻一担泉煮茶歌

临平山路平如底，星落中阿金阙峙。景星观。春社报赛灵旂招，士女喧阗纷似蚁。乘兴偶偕童冠来，花引游人间桃李。山行亭午

苦道渴，挈榼提炉随迢迢。尘嚣杂沓颇惮烦，解俗寻幽性所喜。沿坡斜转数百步，山下出泉静而止。居人命居一担泉，源小则细可知矣。流从石罅响涓涓，注出潭空盈潏潏。须眉影落淡可鉴，濯足濯缨非所拟。呼童煮泉茶具便，远接松风近竹里。一碗润喉清风生，沁入诗脾彻骨髓。君不见，安平名胜潏山前，凿石题名匪今始。兹泉荒委难比伦，显晦从来判若此。长歌一阕韵泠泠，堪与此泉作知己。何当诛茅住溪上，瘦瓢长酌此中水。

龙洞歌

临平山形黄犊眠，上有龙洞如深渊。何年底平开石屋，前轩后轩类及肩。壁镌罗汉状奇古，国号康定纪元年。旁缀四月八日字，夏五之例同流传。居人应期争纷集，骈肩接踵累百千。野老褰褊真好事，或推或挽随所先。仰观壁上察时变，机祥兴浸文同天。山灵隐隐开秘钥，丰凶水旱随口宣。臆揣造化腾簧鼓，一时附和群哗然。市鬲据此权百物，鬼谷响卜媿神仙。山林晦冥生变化，苍黄过眼尽云烟。胡然休咎倏呈露，庸愚杂沓嗤拘牵。出云降雨孰主宰，成霖十日悉缠绵。寓垒破闷并解惑，长歌聊作龙洞篇。

临平道中再叠江南春韵

沿塘绿竹林穿笋，近水人家喜寂静。扁舟西去趁东风，篷窗瞥见青山影。西湖佳丽东湖冷，古迹销沉同废井。漫将市隐唤渔巾，寄园远息京华尘。

风急急，棹急急，雨丝细洒桃花湿，流水杳然去莫及，嫣红荡漾玻璃碧。一竿掠起晴云重，放鸭滩前人独立。与波泛泛如浮萍，相呼得食何所营？

游鹿苑居同汪竹坡听篴作

春明桃李献溪山，溪水流成碧玉湾。有约白云同过访，六时分





得几多闲？

石藓嫩滋新雨碧，茶烟轻扬午风晴。山窗尽日少人迹，坐久但闻幽鸟声。

临平山东面有大阜，号瓶山，居人言宋时设酒监于此，至今土阜中有瓶出焉，偶登作此

平野眠黄犊，兹山未许伦。漫云壶口大，合配洞庭春。此日投诗句，当年榷酒缗。如何花发处，不插一枝新？

题金蔗香《清流濯足图》

谁将高躅辟凡夫，激俗扬清见此图。家住临平山不近，会须重浚藕花湖。

曾赋清江洗足行，余乙丑北上清江，道中赋《洗足行》。江流如练白波平。年来不踏黄尘路，好伴幽人素履贞。

石舫园即事

卅载经营借箸筹，一廛新筑偶勾留。峦昏树重烟终雨，老倦春寒卧当游。安分岂关图大计，读书须作务生谋。农功好引菑田例，薙草还宜疆畝修。

题临平沈东江前辈诗卷

西泠竞响息铮拏，陈迹鸿泥认此邦。剩有遗诗辉翰墨，草堂零落说东江。

名士文章作史才，百年遗老困蒿莱。一斑喜得窥全豹，曾读临平小志来。

临平过访康二海广文诒

春阴深护草堂寒，旧雨重寻问考槃。硕果仅存前辈少，折腰方

谢冷官难。时由平阳学告病回里。归休且遂林泉乐,遣兴还联诗酒欢。
最好青毡凭启后,凤毛声誉重文坛。

陈传经 字晴严,海宁人。嘉庆戊辰进士,授编修。

秋日有怀黄鹤山房房一作“庄”

黄鹤仙人隐碧山,柴门寒少昼忘关。溪南晴雪梅先放,屋角斜阳竹半删。
笠短欹风樵担重,缆长浮水渡船闲。此中画境吾能说,梦绕流泉第几湾。

汤春 字笑山,钱唐人。嘉庆戊辰举人,官江山教谕。著《可自怡斋诗》。

临平石鼓歌

古来伟器难湮没,震撼人寰音激越。如何长向水边埋,匿迹销声沮郁勃。
钱唐治北临平岸,山势崔嵬水涵洑。一朝石裂土欹倾,中有鼓兮出突兀。
相传得自典午初,秦欤汉欤何代物?摩挲更无字画镌,峻嶒不使精灵汨。
路人持槌屡击之,中孕噌吰闷不发。世无博物张茂先,桐鱼谁叩逢逢彻?
我闻十鼓出凤翔,太学森森两行列。禹鼎汤盘宝贵同,韩苏大笔皆卓绝。
成周法物历朝珍,此鼓谅难与比烈。或者泗滨之磬彭蠡钟,同奏钧天声击节。

宋殊勋 字秋田,诸生,仁和人。

过临平欲访友人不果

水接塘西易往还,茅斋在望失跻攀。轻波柔舸临平路,闲煞皋亭一面山。





杨思敬 字存之,号健斋,海宁人,雍正元孙。嘉庆辛未进士。著《群雅斋诗集》。

临平道中晚晴

推篷响残滴,霁宇片云还。秋水碧于草,夕阳红在山。发随凉叶动,心对野鸥闲。何处炊烟起,人家湿翠间。

殳庆源 原名三庆,又名春源,字积堂。钱唐诸生,官山东鱼台知县。有《小粟山房诗钞》。

秋夜怀孙古云袭伯

夜月西江足小留,乞归不卧旧林丘。青鞵布袜寻春去,谁识当年四姓侯?

赵文照 字殿章。上虞诸生。著《抱朴山房诗集》。

夕照庵

修竹倚云屏,禅关静不扃。钟声疏夕照,松影落闲庭。塔拥群峰翠,灯衔半壁青。山僧间煮茗,清座听读经。

葛庆曾 字墨卿,号秋生。郡增生。著《静寄轩诗钞》。

题沈东江先生诗卷墨迹

藕花洲上诗人宅,百余年来渺陈迹。一卷流传见劫灰,遗恨补天娲炼石,忆昔江东擅盛名,南楼月色照湖明。骚坛提唱推三子,词谱评量定四声。由来文字皆余技,慷慨当为天下士。讲学方开章庆堂,一朝蚁贼东乡起。东乡旧日富缙绅,坐拥书城玉轴藏。六

丁掇去成何用，割宅平泉径草荒。沧桑变易凭谁诉，回头往事都非故。去国梁鸿身世悲，怀人庾信乡关赋。寒山山下舫扁舟，呜咽无声水不流。塔影当空凉月落，髑髅隐隐云中愁。披衣起视不成寐，自写新诗和血泪。只觉沉忧地可埋，难消块垒天为醉。至今缣素有传人，点画欹斜墨尚新。五字已堪坚壁垒，千秋何用叹沉沦。

陈均 字受笙，海宁人。嘉庆庚午举人，教习知县。著有《松籁阁诗钞》。

临平舟中

一雨助春气，桃花红上山。水村添酒户，沙市辟渔湾。翠鸟冲烟去，白云如我闲。何当缚黄篾，坐老屋三间。

徐道澂 字镜涵，号双桥，仁和人。

瓶中蜡梅二首，和康二海表兄韵

松窗竹几净无埃，香蜜为容麝作胎。待雪预筹双屐出，折枝远寄一丸来。月移纸帐蜂须活，风约冰瓷磬口开。座有何戡胜何逊，烛花弄影板频催。

汲得冰泉满注匀，沉熏檀断态横陈。水仙窠石商清供，云母笼灯写小身。犀押留香寒可辟，蜜房融雪座生春。神间味淡将何伴，一卷《黄庭》结净因。张文潜《蜡梅》诗：“将何伴高洁，清晓诵《黄庭》。”

陆潮 字秋江，仁和贡生。有《秋江诗钞》。

《杭郡诗三辑》：秋江少时手一书，必成诵始释。好诂经，日以注疏置案上，摘其疑义。为文学昌黎，说经宗汉学。学使者宴诸





城、朱文正试经解，辄通省第一。著有《周易》、《尚书》、《毛诗》诸经说。以应京兆试，没于其师蒋东桥主政邸寓，主政为归其柩于乔司镇。越六载，主政没，其孤秋吟侍御奉新回杭，而秋江之子已先候于北关舟次，即云：前数日，其母过父墓，抵家忽不省人事，但言蒋夫子明日进城矣。一时传以为异，而秋江敬师之诚，虽免不渝，洵足记也。

汤镇杂诗_{录一}

吾乡东皋东，滨海苦斥卤。江苇久蔓滋，人烟罕鸠聚。何为盐事急，官书集旁午。缅维苏长公，于此理治谱。凿河督千夫，役兴催晓鼓。沟坑既泥淖，况值潇潇雨。谁能恤农耕，诂识公心苦？迢迢七百年，渐次辟桑土。春蚕散茧香，秋田庆多稔。时有诵读声，金石出衡宇。河水绿盈塘，兴到曳柔舻。临风企前修，苍然一怀古。

分咏泼水卒

滚滚红尘里，回天人力施。居然覆手作，欲藉寸心游。隶籍非水部，前身或雨师。六街风净拭，车马似云驰。

姚春漪、蒋秋吟同咏秋闱考具诗， 予亦继作二首

沾防墨沉溷防尘，场卷层层护最精。入彀文章工衬托，望中表里自分明。一时寒具嘲谁手，五夜焚香惜此情。安得油缸占卜梦，灯花报喜快成名。_{衬卷油纸。}

味嚼虽无色倍莹，研光卷籍蜡丸凝。三场好映中秋月，一片圆如古砚冰。写助文光辉绛炬，占先佳兆啖红绫。个中多少才人泪，寄语帘官莫漫憎。_{蜡饼。}

侍东桥师崇效寺看花

人在春风侍杖藜，探芳车毂转城西。长安花事多如海，幽绝渔洋壁上题。

孙仪 字桐冈，士毅从子。嘉庆丙辰一品荫生，官云南石屏知州。

秋晚登袒遍山

碧天一无翳，一作“澄如洗”。凭眺意一作“立”苍茫。远水淡秋色，空山惟一作“寒”夕阳。蝉一作“风”声穿树急，雁影逐云茫。万里蛮疆静，无烦跨革囊。

浓舒华 字云程，号苕茶，近思曾孙。嘉庆戊午举人。

拟曹尧宾小游仙诗

年少仙郎买紫薇，玉皇案下款金扉。若非身有珊珊骨，不著珠宫一品衣。



临平记再续卷四

诗记

金楷 字以庄,号露香,友白孙,涛子。著《听松楼诗集》。

吴振械曰:露香家世业医,与弟楹并称圣手。母病垂危,剖股以疗。同里孙元培为之作传。

赠张文鱼征君燕昌

金粟山中叟,萧间结古欢。书搜秦火剩,篆补禹碑残。团扇争看画,朱弦不废弹。剧怜米家艇,飘泊水云寒。

游资圣寺

隔溪啼鸟导游人,丛绿阴中一径分。幢影静移花外日,磬声徐随水边云。青山如此昔贤往,寺为晋右将军戴威故宅,明王文成读书处。坏塔何年劫火焚?小憩苍林翻身叶,妙香消受逆风闻。

黄鹤山行

秋高风未严,山深气犹暖。野花作春红,欲开意犹懒。寻幽不惮艰,茧足蹶苍藓。渐上径渐微,诘曲袅香篆。霜枫散红蝶,云笥张翠伞。白日不到处,飞泉忽界断。羽衣纷氤氲,紫芝秀盈碗。缅怀文敏甥,招隐辟虚馆。山作荷叶皱,烟云极迤衍。迢迢五百年,黄鹤去不返。石屋无人居,蒙蒙白云满。迟回山下路,疏钟催





日晚。

吾笏山比部德凝过访话旧有作

车笠盟犹在，情亲更有谁？辍驹过隘巷，分俸采遗诗。时采家伯虫豸十六咏，刻入《南园集》中。谈笑论前事，胸襟辱旧知。那堪卅年别，双鬓各飞丝。

景星观为唐邱员外故居，考陈郁《话腴》，观有邱真人祠，祠有丹炉。邱本唐人，仕尝为郎，弃官学道，于此飞升，年久祠废，鲜有知者。己卯夏五，于殿之西庑创复其祠，祠成，纠同人献迎神之乐，因赋诗以纪其事焉

碧城绀殿迥凌虚，谁访华阳旧隐居？剩有名山留姓氏，竟忘贞行表乡闾。用韦苏州赠邱诗。殷勤重扫蒙茏室，仿佛归乘触车。伫看丹炉丹井畔，芝云松雪自扶疏。

金楹 字觉庭，号雨香，楷弟。

陈棠曰：雨香先生有《题康子兰金鱼图》云：“输与盆池真自在，渔竿渔网满江湖。”惜全诗已佚。

忆史仲贻

山屏翠展屋西旁，卧柳桥南鱼水乡。眼过云烟轻富贵，手栽桃李炫门墙。乐天老去夸灯咏，东野归来赋杏殇。同抱松心历冰雪，相看莫讶鬓丝苍。

忆汪听篁

处腴不润剧堪怜，尘海逍遥一散仙。爱客盛开名士宴，谈诗耻

落野狐禅。俭能自约交相悦，善恐人知世已传。周北张南穿巷转，
醉吟花月往来便。

溪上晚步

溪花眷瘁红，溪草妥丰绿。远山窥半面，孤云衔一角。版舴穿
鸭阑，烟蓑盖渔屋。返景烛波镜，纤絛清可掬。翻翻下鸥鹭，瑟瑟
响芦竹。溪翁一笑迎，茅担酒初熟。

登黄犊岭

曲径旋螺入，天风生昼凉。云移岩翠活，花落石泉香。一鸟下
丛竹，四山明夕阳。何人弄瑶瑟，松雪满丹房。

徐葵生 字卫堂，号蕙唐，汝翼孙，再陵子。仁和副贡。

吴振棫曰：蕙唐简默自持，有至行。母氏为卢抱经先生女孙，
体素羸，尝遭危疾，蕙唐刲股以疗，与金露香称东湖二孝云。性特
聪慧，以己意作绩事，人争购之。诗务独造，一扫尊唐抱朴之陋。
年甫壮，幕游闽北，侘傺以终。同时诸子中，才之丰、命之蹇，皆无
出其右者，可为浩叹。

长夏即景效剑南体

长日山房好，柴门剥啄稀。观书添渺论，学弈避危机。树色凉
新霭，蝉声健夕晖。何人会斯意，裊裊篆烟飞。

泊桐庐

晚饭桐庐县，归禽劝小留。江声春客梦，烟雨接春愁。径僻余
寻药，台荒邈曳裘。千秋两高士，同调自赓酬。

答金露香、雨香兄弟见怀二首

良朋千里别，迤邐感春生。问讯劳笺素，挑灯忆性情。花明去





年色，鸟作故园鸣。拟办长宵梦，深杯一共倾。

所思不可见，离绪若为倾。翠管和诗瘦，霜罍对酒鸣。乱烟迷海峤，异俗远人情。绝有愁来早，临风似草生。

荒斋四咏

宝镜曾夸雪月俱，何年妆阁黯金涂。绿生蝌蚪迷秦字，粉浣芙蓉认汉模。尽有英华归混沌，未妨耳目太模糊。旁人莫讶传神酷，照胆精明近已殊。尘镜

朱弦王轸半消磨，响绝云门旧日柯。促柱每怀横落月，刺船犹记出洪波。偏宜病鹤垂翎伴，绝类寒僧坏衲多。我比泉明更疏懒，不须藉膝重摩挲。破琴

黑白无劳著意争，半枰零落暗尘生。云飞晓宇残星散，草压秋原故垒横。花院昼长余寂寂，竹楼人去失丁丁。机心我已相忘久，纵有奇谋请罢兵。残棋

三尺由来欧氏镡，颓唐底事等枯筇。吼残风雨星文黯，睡煞蛟螭电影封。为报楚仇曾出匣，未逢秦客且藏锋。山魈莫漫披猖甚，淬砺功成便剗钟。钝剑

宋绍濂 字景周，号铁莲。诸生。

赠徐蕙唐

珍重珊瑚笔架床，多将新咏付奚囊。只缘吟苦怜诗瘦，不唤徐郎唤沈郎。君又姓沈。

孙均 字古云，士毅孙。嘉庆朝袭伯爵。

吴振棫曰：古云既袭封，日从羽林郎奔走属车豹尾间，性不耐



劳,引疾乞退,侨居吴下二十余年。少席华资,举止豪放,所蓄图书金石甚富,工书画兼篆刻,喜交游,坐上宾客常满,牛心啖炙,菊部征歌,颇有风流自赏之意。

秦祖永《桐阴论画》云:孙古云均,擅长花卉,随意点缀,得青藤白阳神趣。余见其为杨夔生画秋色一丛,落墨萧洒,赋色古雅,无一毫写生习气,想见品诣超越,襟怀高旷,不向如来行处行也。

姚景瀛曰:古云绩事,吾友丁辅之许藏白荷花一帧,水佩风裳,栩栩欲活。余藏白芍药画扇,衬以墨石,愈见娇艳,极画中之能事也。

题《渔隐图》

尊前苦忆旧渔矶,京洛缁尘未拂衣。记否江村寒食过,春潮如雨鲈鱼肥。

黄鹤山前碧玉流,藕花洲畔鼎湖秋。吴侬也与渔兄约,屏当头衔号故侯。

屠琴坞招集潜园观新近作画册,同人分咏, 得寺忆曾游处,桥怜再度时

卜筑依吴趋,旷与故乡隔。故乡好湖山,缅想清梦剧。昨来才卸装,寻烟命双屐。延缘南山南,兼绕北山北。松门送疏磬,柳港趁遥笛。处处皆宿游,步步快新获。好景不能摹,悠然胸次积。屠侯吾石交,招邀展芳席。名士如名山,坐对概旧识。我愧乏片长,君才量一石。文章媲群雅,余事及画册。即看此幅中,皴染透活碧。烟光扑衣襟,窈窕悦心魄。曲涧跨桥欹,双崖抱寺窄。图中人似我,曳杖觅前迹。欲夺怕见嗔,一醉且疗癖。明朝别君去,西风宿水驿。相思非一端,回首望乡国。



孙元培 字宾华,号绮塘。仁和副贡。

《杭郡诗三辑》曰:宾华为古云袭伯之弟,受业彭甘亭之门,为注《小漠觞山馆集》行世。又从高爽泉学书,得褚文忠笔意。古云袭伯既主盟风雅,海内名流踵集,宾华皆与订槃敦之好,声名藉藉。中年后家日落,出其绪余佐人记室,憔悴以终。

碧云寺和费晓楼丹旭

羡尔扶筇去,重寻煨芋缘。山深留古雪,云静伴臞禅。画意塔依水,诗心月在天。故人相忆否?茶话隔年年。

登滇南城楼

危楼嵒嵒倚晴空,俯视封疆气象雄。山势直盘南诏去,水流倒注北溟中。金城草木秋烟碧,玉斧关河夕照红。一笑竟来身毒国,三乘何处问唐蒙?

送康二海年丈之平阳学博任

如此才宜万口传,生花天与笔如椽。卅年苦伐吴刚桂,一辈争挥祖逖鞭。身老更难逃世累,诗穷端不受人怜。行装莫笑酸寒甚,高挂云帆碧潏边。由之江赴平阳,必经飞云渡海面。

春林处处鹧鸪鸣,把酒应伤去住情。青眼久惭呼小友,绛纱还未负先生。都因道远难言别,不为家贫无此行。好是谢公游历地,四山风雨助吟声。平阳昔属永嘉郡,故谢客所治也。

世眼从他嗤冷官,儒生敢薄进贤冠。号三绝者老郎郑,起八代衰博士韩。酒盏难消才子气,书灯且作故人看。传经自有千秋在,不见河汾旧讲坛。二海丈往曾为汤溪学博。

已倦津梁只爱闲,书堂青满永嘉山。年销竹简漆函里,梦稳清

泉白石间。千里东瓯劳望眼，一时旧侣动离颜。谓黄虞石表叔、金露香昆季、刘锦城、宋铁莲、周藕航、史第花诸君子。归田果践十年约，迟尔扁舟江上还。二海年丈留别诗，有云“此行只办十年官”之句，故以此坚其约。

孙尧城 原名埴，字思贻，号接堂，文靖公孙。仕任至河北均州知州。诗稿佚，今从鹊华馆主人《历下偶谈》采入。

安顺道中

凉风飒飒袭衣裾，纵目平郊爽气舒。天梁蔚蓝经雨后，山皱浓翠乍晴初。农登新谷争鸟鹊，客抱陈编饱蠹鱼。愧我田园无一亩，枉教心迹恋耕渔。

海心亭分韵

泉水平如镜，沙堤一道斜。草丛嘶牧马，林密噪归鸦。远嶂开晴翠，夕阳烘暮霞。偶来亭上坐，风过荡莲花。

姚光烈 原名珣，字伯瑾，号东石，仁和人。嘉庆癸酉优贡。著《竹香斋诗文集》。

姚光晋行状略：兄风仪秀朗，幼时举动，必以矩矱。年十九，随海山舅氏入都，学日进。归应童子试，时督学使者为阮芸台先生，予与兄少习勾股算术，受知学使，而兄所作《双堤赋》，皆以小篆书，深为学使所赏，补博士弟子员。嗣后岁科试，屡冠其军，才名噪甚而屡试不售，益肆力于学古文诗赋，宏博无涯涘。诗宗查初白、吴梅村两家，查又山侍御为之序，尚未梓行。尤长于书，颜、柳、欧、赵，所摹无不神肖。晚摹黄庭，赅赅乎入晋人之室。工篆隶，善镌刻，所绘山水花鸟，各极其妙，而不轻作。尝谓：“文章，末技也。其





余杂艺，又末之末者也。吾辈当以行谊为重，不可玷耳。”岁癸酉，学使者周廉堂先生闻兄名，举优行。丙子，应京兆试不售。挑取誊录弃之归。岁癸未八月，偶感小疾，医者误投参附重剂，病益甚，自秀州归，殁于皂林舟次，年四十有六。

赵松雪故宅银杏树歌

甘棠桥畔月湖曲，长风夜夜号古木。古木曾传学士栽，里人犹指王孙屋。王孙一去五百年，珊瑚玉树空云烟。墨池已尽兰苕水，莲浦谁寻书画船？轮囷老干尚杰雄，霜皮百尺蟠蛟龙。翻风蜿蜒欲飞去，欲去未去擎秋空。雷轰电掣不敢倒，精神上与风云通。古来万事更桑海，晋杉蜀柏今安在？三朝旧物老支离，相逢直作神仙待。我来作歌如有神，走笔欲回枯朽春。会须唤起云阳叟，听说吴兴旧主人。

挂瓢堂 孙太初隐居于此

太白山人旧草堂，残垣岑寂暮天凉。客来林下寺钟晚，花落槛前春草香。瓢挂已难寻古壁，云归犹自绕虚廊。穿烟更觅前溪路，酹酒荒坟吊夕阳。

杨园感旧词

藕花洲畔秋风恶，暮雨凄凄气萧索。吹断山阳笛一枝，风流前辈伤零落。自昔图传雅集时，多情相国重相知。蓬门同闭通中表，晨夕苏程共酒卮。为把能文推执友，特教爱子拜经师。同时立雪诸生小，玉树枝枝映兰沼。王氏诸郎多俊姿，谢家小凤非凡鸟。鹿鸣年少赓清曲，一去长安马蹄速。题诗南陌春看花，置酒西园夜燃烛。争把清谈誉阿戎，公卿握手夸如玉。戟门贵盛隆隆起，千金赐第亲仁里。座中宾客尽垂貂，门前车盖如流水。先人书剑走燕台，

东阁金尊带笑开。两世传经敦夙好，一灯话旧重清才。维摩多病兼身弱，相伴看题亲检药。半夕文星陨夜台，十年青草封宾阁。茕茕小子涕纵横，极目燕云望素旌。废什难消孤子恨，脱骖深感故人情。每逢北地客南归，欲识音容屡扼衣。听说城南天尺五，中朝韦杜相依稀。那知宦海风波起，空花贝锦迷青紫。一朝大树忽风摧，翻覆雨云从此始。匹马踉跄失凤池，扁舟飘泊归桑梓。桑梓归来坎壈身，鸣珂门巷半荒榛。白社怕寻垂钓路，青门学作种瓜人。逢人难把沧桑说，回头往事空悲切。深源怪事屡书空，处仲壮心徒击节。潦倒西湖十二年，冷吟间醉水云边。孤山有约容高隐，凉月无情照独眠。今年苦被饥寒逼，重把一鞭渡江北。乞食吹箫访旧知，天涯冷落无相识。吴质羸躯久病愁，况经风雨客羁留。黄河月黑公无渡，鹏鸟声悲泪暗流。破巢仍作归来燕，二竖随呼自瞑眩。寄书反哺望乌雏，关山千里难相见。呜咽空阁绝命词，弥留不改书生面。孤鹤城头有梦归，青蝇堂下无人奠。可怜向日知名早，听鸡曾踏天街晓。一事蹉跎万事非，江天萎落同秋草。此际何堪忆夙缘，金蛇石火已茫然。一生荣瘁真如梦，半世苍凉莫问天。我来宿草已青青，麦饭生刍无限情。莫唱西州肠断句，空山不尽杜鹃声。

邳州道中

江城日暮柳依依，不碍轻尘上客衣。浅草绿涵春水活，远山青挟乱云飞。沿溪鹭堠红泥壁，抱郭人家白板扉。犹是江南清丽地，北来风物未全非。

题黄虞石丈《韶春山采药图小照》

按：韶字律元，善属文，历江西、江苏作幕府记室。其文有清刚峻爽之气，不事雕饰。诗潇洒跌宕，在剑南、石湖间。性嗜酒，脱略形迹，卒无所遇，归老于





家,暇则曳杖出,独于临平山之麓,徘徊于夕阳红树间,若有所心契者。年七十八卒。事具《瓶山草堂外舅虞石黄公传》

竹杖芒鞋兴不孤,云山深处见真吾。清心合作群仙供,异彩平分五岳图。即境好参春气味,此中雅有静工夫。烟霞万叠松千尺,不似庄周老据梧。

平生游迹遍江乡,行篋诗歌写别肠。豪兴惯呼吴下酒,大观曾泛海东航。未离席帽头空秃,不老风尘剑有铓。羨煞携锄归去好,山中新制眼明囊。

亚岁节客金陵承恩寺,次壁上陈古渔九日诗韵

花木僧房处处深,卷帘犹隔几层阴。销寒最好沽新酿,排日拌教费苦吟。残菊半含秋士泪,早梅时动故人一作“山”心。雪泥会有前因在,留与禅关待访寻。

吊李方伯许斋先生

平反新制出朝端,闽海同声哭好官。介节有诚昭越石,谤书无计止流丸。罪宁一作“甘”自负心原苦,清畏人知古所难。自是圣明崇政体,不关恩诏未全宽。

自昔曾叨侍侧缘,春风座上腹便便。遗文能说九千字,公考订六书至精。知己难忘六一贤。信有珠玑谗马援,可堪刀笔迫延年。悲歌不为私恩作,千载平陵泣暮烟。

五月十四日抵京师作

两年不到凤城隈,行处游踪长绿苔。旧友尚将青眼待,山人仍著白衣来。生无福命成高隐,天与风尘□炼才。只恐光阴消马上,怕看华发鬓边催。

孤馆寒灯思悄然，胜游情事忆花前。军门长揖青荷佩，东阁清樽翠玉筵。拭目穷荒成远别，惊心宿草又经年。平生风义增惆怅，江月空怀李郭仙。

泰安道中

吾游齐鲁间，屡经泰山道。日日山中行，四围山作抱。不见泰山高，惟觉群峰小。凌晨驱车发，枵腹看山饱。朵朵青芙蓉，灵气坠冲眇。人影向风转，鞭丝入云袅。后山方离辔，前山又迎辔。所嗟行役苦，冈回径逾湫。仆夫叱驭驱，乱石争壮佼。或如卧虎蹲，或如乘龙矫。或如铁门限，一过双轮挠。或如锯利铄，齿向马蹄咬。终朝闻疾雷，轰轰盪余脑。奔车无仲尼，使我劳心悄。乃知山爱闲，故与尘踪拗。假如著芒鞋，策杖独幽讨。知彼巉岩区，异境固清好。矧兹岳表海，幽绝似仙岛。侧闻兹山巅，诘屈云路绕。大小双天门，仙闾绝飞鸟。上有日观峰，夜半瞰东沼。岵嵎及梁甫，俯视层崖杳。想像木甲函，银泥灿天藻。我欲陟高去，大观八荒表。念言逋容颜，迹恐飞柯扫。静闻樵斧声，惭此岩栖老。

吴振棫 字仲云，号毅甫，晚号再翁，钱塘人。嘉庆甲戌进士，官至云贵总督。著有《花宜馆诗钞》。

临平道中

击汰上河路，掣音静不哗。山先抱桐扣，人语出芦花。渔火一村远，蟹帘秋港斜。明朝卸帆处，遥指海东霞。

吴曾贯 字润菴，石门人。嘉庆丁丑进士，官陕西渭南知县。著有《补砚斋诗集》。





临平夜泊

西卯桥边路,扁舟又次经。墟烟映波白,渔火入芦青。市冷黄昏静,关严乌箬停。临平务傍晚即闭,黄昏又放一次,谓云放二关。谁家歌水调,梁怨短长亭。

俞鸿渐 字仪伯,号剑花,德清人,嘉庆丙子举人。著《印雪轩诗钞》。

陈棠曰:剑花先生德配,为姚东石明经平泉广文女弟,其子壬甫太守娶孙氏,曲园太史又娶姚氏,故侨寓临平最久。印雪轩额为青田端木舍人国瑚书,遗址在今马家街口。初居史埭,即蓉石检讨之故里,在今潘家桥河北。太史后迁于乾河沿,住家叔祖兰田先生宅。

康二海年丈诒以《听春馆吟草》见示,题二绝句

临平湖畔老诗仙,缀玉编珠七十年。篋里吟笺如此富,相逢休道杖无钱。

几载山厨苜蓿肥,头衔今又拜恩辉。太常仙蝶多文彩,莫是争来笔底飞。丈新授太常博士衔。

佛日

夙慕佛日名,半生未一到。凭虚作卧游,那免山灵笑。春风昨夜来,作意催放棹。主人发清兴,孙竹孙。扁舟挈同调。村僻数犬吠,水曲一鸥导。精庐入望近,曲径摄衣造。乱石支危桥,奔流激飞瀑。小坐涤烦襟,长吟觅诗料。高阁登楞严,推窗展遐眺。满涧铺松阴,半空闻竹啸。一桁槛外峰,宛如睡初觉。快哉屋数椽,乃扼兹山要。繫余客京华,岁月客中耗。吊古访悯忠,看花诣崇效。

岂无片刻闲，摇鞭逐年少。所苦尘氛扰，未领幽栖妙。今兹款禅扉，颇惬心所好。清磬隔花至，檐牙落斜照。樵还谷口庐，渔罢溪边钓。归途屡延伫，余兴尚腾趯。回首指青山，欣然一语告。笠屐溯平生，兹游兼旷奥。

南园访汪蔗农嗣綰

凉秋时节抵初冬，偷得余闲且过从。小筑一椽成市隐，高谈二老斗词锋。时康二海年丈、梁仙槎先生在座。风吹槛外茶烟聚，日映篱根菊影重。惜未备探峰泖胜，对君翻愧客吴淞。

偕汪蔗农、周藕航绍莲散步临平山之麓，次藕航韵

屋角炊烟几缕横，为看红树且山行。路沿村落条条曲，天到初冬日日晴。刈稻农忙年尚稔，烹茶僧懒句偏清。蔗农携佳茗，拟至夕照庵品一担泉，而寺僧诵经不顾，遂止。归途一任斜阳晚，犹共回头听梵声。

曲竹山房看牡丹，次东石韵

花国春深亦厌贫，我来先为祝花神。清平待补三章曲，富贵能倾一座人。酒盏凝香同话旧，画阑当午各争新。次公尚恨云山隔，绕砌无缘步后尘。

题东江先生诗卷后并序

先生姓沈，讳谦，字去矜，临平人，明末诸生。鼎革时，避兵寒山，手录五言律诗四十四首为一卷，金雨香楹索余题诗。

唱彻人间行路难，当年触绪感无端。陈宫玉树歌才歇，汉殿铜仙泪未干。天地几时销杀气，江湖无计稳渔竿。扁舟一叶飘然去，满目荒凉不忍看。

烟波前望渺无涯，弭棹寒山日又斜。已分天公成此醉，不知野哭是谁家？回飙猎猎吹磷火，秃树森森叫鬼车。想见吟魂凄欲绝，





五更伏枕听悲笳。

未定干戈可奈何，挑灯不惜砚频磨。生经兵燹流离惯，句写沧桑感慨多。落笔疑闻新鬼哭，推篷绝少故人过。南楼此夜重回首，无限伤心付逝波。

于今事隔百年遥，欲访遗踪未寂寥。十友才名留故里，先生与毛稚黄、柴虎臣诸人，称“西泠十友”。九州厄运忆前朝。红羊劫过犹堪数，朱鸟魂归不可招。我读公诗惜公遇，一樽拟向墓门浇。

安平泉，次坡公韵

一泓山罅泻灵源，漱玉声遥尚隐然。新绿和烟遮满径，旧游似梦隔三年。庚午秋游此。消人渴病茶初熟，沁我诗脾句欲仙。使拟移家来此住，大瓢细酌在山泉。

杨园小集赠孙兰里家洊

东湖小住燕来时，几度名园接履綦。微雨绿莎游客路，夕阳古树上公祠。园为孙文靖家公祠。花迎春汛流香远，风送书声出院迟。时兰里读书园中。新样笑余翻未惯，论文空费酒盈卮。

午日集谦六堂即席赠孙宾花，用其语溪唱和诗韵

良辰何幸二难并，时沈藕船在座。快共筵前叙别情。运腕书工疑有鬼，看囊钱涩漫呼兄。趋时已分殊穷达，是日闻郑梦白开府云南。话旧还惊隔死生。坐对榴花顷尽兴，期君且缓挂帆行。宾花次日将之杭州。

东湖泛棹歌为马石民榷赋时石民新丧偶

东风袅袅吹帘旌，瑶琴同抚冰弦清。君于此时一放棹，东湖花柳遥相迎。彩云飞去瑶台侧，天边青鸟断消息。君于此时再放棹，东湖花柳惨无色。昔何欢喜今何愁，夜深孤坐湖中舟。情波万顷泻不尽，满天风露芙蓉秋。吁嗟乎！蝴蝶绕花飞，花落蝶还止，惟

有一心人，终不异生死，谁其鉴之东湖水？

竹孙邀赴山北看李花，至周姓田家小饮，
兼看文庵山茶花而回

去年看花山之南，桃花带雨红初酣。今年看花山之北，李花作意弄春色。弄春色，何缤纷，番风过，几日游。屐来成群娇姿映，浅水素艳明朝暝。人间亦自有琪树，梦中何必夸梨云。沿溪越岭看未足，遥见一村隔修竹。主人候客立门前，导我殷勤入茅屋。甕里香浮竹叶春，盘中美列花猪肉。开轩面圃足流连，脱帽高歌谢拘束。一生几两殊堪嗟，况复天气今朝嘉。主如饮醇有真味，花如琢玉无纤瑕。爱此胜游胜，几忘斜日斜。归途笑指空王家，禅房还有山茶花。

挽孙竹孙

不信巫阳召，难容片刻延。食原因噎废，逝竟在春先。君歿于腊月二十八日，是日立春，相距止刻许。款洽今难再，过从昔最便。伤心邻笛里，白日黯虞渊。

遗潭承先世，如君最足夸。清芬循吏传，柴戟上公家。晚岁冲愁阵，无端藉鞠车。观空空未得，万事付长嗟。

已恸黄河隔，还将往事论。无儿娱晚景，有女嫁贫门。居幸比邻近，心期妇道敦。得闲频过我，岂止语添温。君女为旋儿妇，每过必谆谆以妇道相勸。

正尔闲堪赋，胡然病忽侵。浮生伤泡影，用君自挽联中语。危涕堕人琴。更感弥留际，犹殷属望心。燕台儿挟策，能否宴琼林？君望旋儿成进士甚切。

摊街肉

摊街肉，每到年终沿旧俗，不论街北与街南，到处争围人一簇。





常时俱付屠人屠,过门快意良非诬。忽似立地慕成佛,屠刀放下相嬉娱。临平送灶日后,屠家例不开肆,以让乡人。尔家呼豨旧有曲,我家牧猪旧有奴。卒岁之资此焉在,久畜之栅奚为乎?刀既霍霍磨,市更茫茫趁,使宰天下亦如是,我手岂遂陈平逊。席地数遍筐中钱,苍然暝色生寒烟。尚余一脔未尽卖,归家整备酬神筵。

干荡鱼

干荡鱼,再过几日岁欲除,回忆鱼苗买初夏,而今个个银刀如。闻昨贩鲜客,今年到者少,欲佐饯岁筵,干之须及早。天气幸值连朝晴,桔槔晓夜无停声。深渊忽变成涸辙,一鱼搁浅群鱼惊。不劳持竿求,绝胜举网得,孰青孰白辨其色。临平酬神率用青鲩、白鲩两种鱼,取其音近稳字也。朝来满担挑入城,为爱嘉名遑论值。青蚨连贯偿旧逋,有余置酒同欢呼。看取此中生计厚,吾荡何必输江湖。

挽东石四十韵

听彻山阳笛,羁愁郁不销。伤心知己尽,回首故乡遥。忆昔论交始,菰城乐事饶。湖山归阮屐,花月入唐瓢。品望高湘管,才名噪洞箫。自应推独秀,谁复敢争翘。每挹文澜壮,深惭腹笥枵。楮逢三载刻,谱共十眉描。石已资攻玉,丝还许附乔。登堂深款洽,折简屡招邀。筵启看花日,床联听两宵。功夫商面壁,心事勘题桥。献璞经三刖,求伸在一朝。成均君鼓篋,客路我攀条。丙子春,君以优贡入都,应京兆试,余相送于鸳湖。至宝翻遗网,非才幸得标。燕台刚揽轡,潞水早回桡。自此成离索,频年梦寂寥。北来虽暂聚,南去复长谣。见说贫堪乐,还闻鬓未凋。游如束皙近,技更子云雕。顷者需才急,曾驰尺素招。骊驹歌缓缓,鸡肋意嚣嚣。君眷录将补,夏间驰书招之北来,君志在南闾,不赴。韞椟藏何碍,观空见自超。仙难成脉望,枝

且稳鷗鷖。岂谓鹏潜海，俄惊鹤控霄。越吟庄舄病，服赋贾生妖。
惨极归帆到，凄然穗帐飘。君馆于禾中查氏，病重后，居停送之回，殁于道中。春
晖堂上晚，珠树膝前娇。黯黯花分棣，匆匆梦醒蕉。可能双目瞑，
竟谢一肩挑。而我长飘梗，相思积采萧。还家空有梦，出塞更无
聊。溷迹偕屠狗，随身剩敝貂。蹉跎过白日，萧瑟对寒飙。况复人
琴感，偏来客舍撩。孤灯明照影，泪眼暗通潮。刀信庸翳有，君无大
病，医者误投参附，遂致不起。头空上客进。泉台悲寂寂，乡树望迢迢。交
谊来生续，名心此日消。填胸多块磊，岂复酒能浇！

接家书知己卜宅临平，盖为旋儿读书计，
客中闻此，不能无诗

鸟飞恋故巢，兽归寻旧穴。惟人有敝庐，岂忍无故撤。我家巾
山阳，溯源自元末。堂堂希贤公，孙谋善诏厥。见明沈御史松族谱序中。
门前溪绕堤，屋后山排闼。有地堪树桑，有田可种秫。中更数百
年，瓜衍绵绵瓞。要皆邱陇依，未闻迁徙出。今我独何为？忽如敝
屣脱。家书昨日至，近事从头说。十龄膝下儿，渐渐解涂抹。穷乡
寡闻见，经师无由得。但恃折蓂教，岂合出门辙。岩岩皋亭山，下
聚万家室。新特茑附萝，旧姻蛩依厓。逝将从之居，契龟已云吉。
嗟我客天涯，归期远难必。暂从詹尹占，作计未为失。独念钓游
地，山水两清绝。骤闻居更卜，那免心如结。为语门前柳，慎勿怨
离别。转蓬虽随风，归根终有日。

家有牡丹一丛，憔悴特甚，今春忽
发二花，书来以为佳兆，赋此记之，
聊醒午睡耳，非谓其必有验也

我闻金带围，奇征出意表。至今瑞芍亭，遗址犹可考。又闻洛





如花,深山本来少。郡有文士生,突出斗丽藻。异哉植物微,能泄机缄早。无怪岁将丰,先生有甘草。嗟余寓东湖,鸿印偶留爪。岂暇护牡丹,阑干装百宝。况经分析余,渐渐就枯槁。花为姚姓所栽,姚他徙,分去大半,其存者遂憔悴至此。剩此孤根孤,敢拟老根老。今年春风吹,浓香忽四绕。虽止两朵开,足压群芳倒。将毋镜蓉外,此亦一佳兆。我景近桑榆,自分云程杳。惟有继起贤,时时挂怀抱。妄言且妄听,善颂更善祷。簪杏春无由,攀桂秋自好。倘能此愿偿,糕请祝以枣。

查揆 字梅史,原名初揆,字伯葵。嘉庆举人,官苏州知州。有《菽原堂集》。

大水泊临平二首

拍天新水漫渔湾,昨夜风多雨又豚。睡过临平三十里,万荷花上看青山。

两埭虾蟆夜打更,不劳津吏诘严程。而今始信始光语,真个牵船岸上行。

雨泊临平不寐作

路黑灯悬水,波喧闸近船。颠毛其骨相,顽癖损酣眠。二月愁羁旅,孤舟有岁年。君看舵楼底,鼻息腹摇便。

晓泊临平,淪安平泉,祛睡魔也

泉鸣黄犊岭,岭下雪惊飞。欲唤邱员外,风炉坐不归。

参寥子披风帽,景陵僧著《茶经》。何处尘卢双井,青山断处临平。

鼓吹初回牧子车,瓶笙如蚓舳如鸦。北风刮面不知冷,井字谜

成斗鲍家。

许廷墀 字芝庭,海宁人。

临平舟中

连络峰峦映碧流,离怀多在柳梢头。年来不作关河梦,看尽乡山倚舵楼。

郑湘 字融川,号楚云。嘉兴诸生。著《得荫轩剩稿》。

次临平

棹山青不尽,尽处见人家。宵市一溪火,归程八月槎。寒烟迷白屋,杖色到黄花。欲解相如渴,停舟问卖茶。

柯万源 字小坡。嘉善诸生。著《墨磨人斋集》。

临平道中

水蒨花傍夕阳明,渔艇争喧趁晚晴。著眼好山青两岸,乱蝉声里过临平。

茅舍依稀一半遮,炊烟起处有人家。未知何福能消受,香煞门前白藕花。

朱长庚 字西斋,海宁人。著《西斋吟稿》。

夜泊临平道中

日暝横塘路,扁舟宿野亭。山高迟吐月,水阔远飞星。浊酒诗尤壮,寒宵梦易醒。孤篷愁不寐,相对一灯青。





应天垣 字晓山,海宁人。著《梦罗浮山馆诗略》、《刊余诗草》、《病榻遗稿》。

佛日寺晚眺

僧归无个事,散步一筇便。昼夜溪声急,围环树影圆。山高余鸟道,村远绝人烟。笑指斜阳外,奇峰忽堕前。

汪启淑 字秀峰,新安人,居钱塘。著有《飞鸿堂初稿》。

临平小泊

晚风荡轻航,午醉恰初醒。渡头人不归,一鸟破山暝。

吴英 字清杰,号青岩,桐乡人。诸生。性好善,重建万年桥。著有《听雪居偶吟》。

半山看桃花

回首吴山夕照斜,归舟又泊水之涯。短筇一径穿云去,饱看碧桃齐放花。

郭麐 字祥伯,号频伽居士,吴江人。诸生。著《灵芬馆诗集》。

临平

鱼霞初敛晚风清,低亚青山掠面迎。一鸟不鸣桑翦响,绿阴如水过临平。

碧桃红过半山寺,前度皋亭送客来。今日暖风斜照里,野蔷薇落楝花开。

临平即事

细雨吹船著岸蒲,冲泥便遣短童沽。不知酒亦有何好,但觉诗

成未可无。落木寒江微作涨，天容水态若为图。一尊已尽低逢卧，
津吏相逢未敢呼。

题孙古云均《上冢图》四首

三十辞官事太奇，重来丙舍有深思。过家上冢诸朝士，半是君
家帐下儿。

布袜青鞋白练裙，道旁争看故将军。生平不识王怀祖，底用区
区誓墓文。

促席明灯话夜阑，有人西笑问长安。怪他肘后黄金印，肯换西
湖一钓竿。

甲第平泉半草莱，卜居劝尔莫徘徊。他年我是徐元直，入室先
呼作黍来。君方有相宅之意，余劝其卜居魏塘。

别古云后却寄

三十华年四姓侯，角巾谈笑见风流。男儿我识孔文举，乡里人
疑马少游。座上佳宾顷凿落，闺中少妇卧箜篌。西湖纵好归思切，
为有倚闾初白头。

戚芸生 字修洁，号馥林。德清贡生。著有《宝砚斋诗集》。

临平道中赋所见

古镇屋连山，镇头接村尾。民廛傍水居，篱落散秋卉。老农船
贩瓜，稚子岸牧豨。家家祀孟兰，古杭信崇鬼。往来万篙橈，我舟
眇蝨蚬。浩浩秋源浮，浸淫荒苕苇。藕荡与菱湾，莫问今余几。炊
烟起篷窗，幕幕深暧暧。

吴为楫 原名尔梅，字和甫，号嘯云。仁和诸生。官四川大足





县丞。著《大能寒轩诗钞》。

临平

去岁临平路，行人见藕花。即今犹客棹，此地已天涯。细浪舟行稳，连村柳色赊。供吟茶亦好，无奈客思家。

曹宗载 字桐石，海宁岁贡。著有《东山楼诗集》。

舟次临平

半肩行李一诗囊，挂席偏来锦绣乡。碧玉万丝垂柳细，黄金满地菜花香。莺怜暖日啼春缓，山瞰篷窗笑客忙。关吏何劳频致讯，砚田无税况长荒。

姜安 字纯甫，号恬庭。钱塘岁贡。著有《怡园诗集》。

夜泊临平

孤舟深夜泊河湄，关吏喧呼似逐宾。总是太平无事好，四更先有买关人。

查有新 字铭三。海宁诸生。著有《香园吟稿》。

临平道中

推篷知己近临平，树杪青山一抹横。柳乍伸眉桑著眼，江乡景物欲清明。

品泉刚好濂安平，桐扣村边艇暂横。几树红桃红尽处，黄金铺地照人明。

钟大源 字晴初，号箬溪，海宁人。著有《东海半人诗钞》。

临平

藕花洲畔拓篷行,瑟瑟菰蒲作雨声。菊硐有诗吾借取,又披风帽过临平。

杨文荪 字芸士。海宁岁贡。著《述郑斋诗钞》。

临平湖

凉雨忽然歇,林端挂晚霞。平湖秋渺渺,无数白莲花。钓艇冲烟处,山桥带月斜。篷窗闻远笛,离思已天涯。

汤礼祥 字典三,号点山。仁和诸生。著有《栖饮草堂诗钞》。

临平石鼓歌

石鼓石鼓尔何物,云是临平岸中出。苔侵土蚀不计年,欲向谁人诉伸屈。华也典午博物人,以手扪鼓通鼓神。蜀中之桐刻鱼尾,须臾一击声訇訇。大声轰,小声歇,四座喧呶叫奇绝。惜无篆刻等陈仓,或失传闻或磨灭。忆昔东吴天玺初,神谶发自临平湖。《吴志》及《建康实录》载: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玺,立石岩山,而赵明诚指为获石历阳,误也。千年宝气泄不尽,石鼓岂肯终泥途。鼓乎鼓乎,人生遇合良不易,茂先是尔真知己。此鼓此人今已矣,神物埋藏待谁起,君不见,延平之剑亦如此。

胡涛 字沧来,号葑唐。仁和监生。著有《古钦书屋诗钞》。

皋亭观桃歌

皋亭去郭十五里,山色依微白云里。山下千树桃李花,岁岁春光丽如绮。城中士女爱出游,纷纷逐队如云流。老夫于此兴不浅,





艮山门前挈小舟。二月初晴天气暖,鸭绿盈盈新水满。谈心况有四五人,绕岸不辞十数转。层层罨画望不穷,小白几处兼长红。浓香带雾扑晓日,翠羽啼露娇春风。人家隐约不知处,总有花枝引人去。及至无花更有山,山尽复饶花万树。武陵桃源空避秦,知有父子无君臣。何如此中乐无事,熙熙长作唐虞民。

朱蔚 字子蓝,海宁人。道光乙酉举人,官工部主事。著《盟兰仙馆诗集》。

题沈东江先生手书诗卷并序

先生名谦,字去矜,仁和人,工诗古文词,为“西泠十子”之冠。所著有《东江集》,毛稚黄为之序。此卷为先生避乱舟中书,自跋云:“庚寅四月二十三日四鼓过寒山,晓月映塔,流尸触船,披衣起视,悲怆欲绝。天明,因录本年所作五言律诗四十四首,聊以当哭,余体不备书云。”

鹤唳乡园警,鸱张寇盗多。骚人经板荡,雪涕走关河。即事存诗史,吾生且啸歌。那堪中夜起,触目是尸陀。

书成章四十,如谱雍门琴。洒尽遗民泪,聊为渔父吟。先生自号东江渔者。投竿子陵节,蹈海鲁连心。匪独工文藻,高风溯至今。

姚光晋 字平泉,初名琨,字仲瑜,更名庆寅。道光乙酉举人,官上虞教谕。著《瓶山草堂诗钞》十卷。

俞樾《传》略:公有经世志,不屑为章句之学。幼与兄东石公齐名,皆受知于督学阮文达公。东石公早卒,公事嫂抚侄无少怠。《一统志》告成,得县令,公不乐吏职,改授上虞教谕,训诸生以经



义。公邃于经，著《性论》，多先儒所未发，又精史学。其余句算、医理，靡所不通。年八十余，神明不衰。尝曰：“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公殆所谓闻道者欤！著《雨窗琐谈》三卷、《杂著》二卷。

陈其元《序》略：吾师姚平泉先生博学工诗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诗钞》曾刻以行世，引外尚有《古史摭逸》、《周易贞字笈疑》、《四裔年表》，皆藏其家，庚辛之乱，付之劫灰，而诗版亦成煨烬。今年夏，先生甥俞荫甫太史出所辑《瓶山草堂集》见示，文二卷、诗二卷、琐谈二卷，视原刻《诗钞》十之五六，因取而付之剞劂，太史乃属其元弁言于简端。

《杭郡诗三辑》：平泉负经世志，道光初，吴中岁大祲，林文忠时任苏臬，平泉上《救荒议》及《疏浚三江水利议》，文忠甚赓之。

铁幢歌

秋风夜起曲江曲，倒卷银波涤肠谷。狂潮一夜动地来，日月照耀金银台。筑塘捍水水不退，天吴人立声如雷。腰鼓城头吹画角，八都健儿坐黄阁。窃据东南十四州，马上赋诗屡横槊。罗平已破旌旗东，来与罗刹争英雄。三千铁弩背城战，霹雳直捣冯夷宫。冯夷退舍三百里，长堤如虹障江水。三枝铁幢镇水妖，紮得支祈并苍兕。铁绁贯幢头，铁轮护幢趾，径七八尺状如杵。幢头出地三尺余，班驳苍苔土花紫。忆昔安抚赵使君，筑亭幢上旌殊勋。于今零落埋秋草，尚有神光照海云。嗟乎！钱王一去千余载，二幢飞去今安在？一幢独立利津桥，夜夜风雷斗沧海。

读建文帝后纪

濠泗真人提剑起，汉高之后一人耳。老来读礼谈檀弓，莽莽乾坤付孺子。甲观元孙御极初，衣冠万国拜丹墀。铜龙催漏开仙仗，



金鹤焚香读谏书。汉家定地分茅土，锡以金车符以虎。高皇龙种与人殊，二十四藩朝叔父。孝惠由来是守成，可怜官礼误鰥生。朝衣未许诛东市，丹诏空教下北平。北平皇子铤而走，掷杖大呼我何负！一朝铁骑动地来，大书靖难传刁斗。珠旆朝飞辽海云，金樽夜醉燕山酒。蛟龙志本在擎云，岂为削藩问戎首。空怜忧国贾长妙，谁是勤王周细柳？金川已破铁门开，宫中一炬成灰埃。君臣相顾无颜色，恸哭六宫齐掩泣。怜依生长帝王家，那知骨肉成仇敌。斗粟尺布不相容，遍地关山行不得。内臣记得先朝语，红篋秘书藏禁署。力士翘关启鬼门，度牒随身从此去。钟寒人散景阳楼，月落乌啼白门树。冕旒脱下换袈裟，立现优昙顷刻花。门下几人呼弟子，侍臣无复唤官家。锡杖云游朝复暮，芒鞋踏遍天涯路。天涯何处是依家，总在白云最深处。朝蹑巫山十二峰，暮宿海峤天台宫。巫山秋老月初白，海峤春深花正红。秋月春花依旧好，故国繁华空懊恼。一声梵响落诸天，梦里犹疑宫漏晓。潜龙一旦露真机，中使争迎老佛归。长乐宫中花已落，朝元阁上燕初飞。蓟门那敌江南好，长陵久已悲秋草。一朝圆寂万缘虚，空教白日催人老。名士争题支遁庵，遗民尚指西山道。往事苍茫五百年，龙门史笔补遗编。赤龙事业今何在？夜夜空山泣杜鹃。

题马石民樾《东湖泛棹图》

扶风家世传青绶，就中白眉为最良。头颅四十未得志，牛衣对泣悲王章。东湖忆昔迎箫史，玉人家住鸣珂里。紫绶金章相国家，钗荆裙布桓君女。同泛兰舟已十春，吹箫人去掩朱门。襟前有泪空啼月，海上无香可返魂。永和堤畔春风早，十里桃花红未了。去年崔护今重来，桃花依旧红颜老。东湖之水一泓鲜，好洗君愁付逝

川。抛将奉倩埋香恨，且读《南华·齐物》篇。

晚泊兰溪

兰溪江上泊，百雉叠层层。浪急云翻碓，江寒石露棱。清风渔艇笛，明月酒楼灯。渐觉乡关远，山居愧未能。

金陵怀古

天遣三雄鼎足兴，东南半壁势堪凭。霸图四世开吴会，王气千秋应秣陵。守国纵夸生子好，论才终让阿兄能。如何追谥桓王日，竟把长沙当伯升。

才见平吴将士回，卅年京洛又尘埃。渡江一马成龙去，款塞群胡逐鹿来。正统苟延存社稷，中原从此没蒿莱。可怜对泣新亭日，错认夷吾是霸才。

芒砀云气尚连绵，继起英雄岂偶然。扫尽妖氛诛羿浞，生擒天子出秦燕。能教典午延残祚，不使零陵保暮年。一样筑台同受禅，方知魏晋费周旋。

名士英雄两擅场，风流霸业话萧梁。觉花香好迎同泰，鼙鼓声高出寿阳。主器无缘伤爱子，舍身何苦媚空王。我怜今日台城路，蔓草荒陵冷夕阳。

甲辰谷日，偕俞润花妹婿及壬甫大甥、周慕陶同砚、 周云笈女婿，同赴公车作

永和堤畔水茫茫，又为浮名别故乡。三姓都卢同骨肉，一樽谈笑即文章。欲思息羽情原淡，无奈寻春兴尚狂。况是韶华今岁早，马啼同踏杏花香。

缪孝子圣元纪事诗

世间奇节非中庸，割股剜臂由愚衷。惟愚不知读书史，甘心一





蹈真英雄。吾乡北鄙缪孝子，襁褓才离父即死。阿母苦节抚此孤，备历冰霜甘没齿。儿年渐长为结婚，母织布、儿析薪，岂料二竖入梦缠母身。孝子叩天祷，缠绵恐不保，袖刀断指血涔涔。呼妇烹之进尔媪，母死儿不生，此心天可表。岂知母病竟不瘳，孝子一恸血涌流。生也与母共晨夕，死也随母归山邱。呜呼！非愚不足成千秋。

云笈赴官豫章，作诗留别，即次原韵送之

携琴引鹤束轻装，滚滚江流此滥觞。老去居诸容我懒，宦途滋味请君尝。赋诗留别雄心在，捧檄催程马足忙。我有片言聊奉赠，一钱刘宠看行囊。

卜居遗迹小乡村，作宦重开旧戟门。卅载记曾陪讲席，云笈曾从余游学吴门。一官亦可报君恩。蒲鞭声静风携袖，玉镜光清月在盆。惟愿章江亭外路，甘棠荫处遍鸡豚。

百花洲上绿杨堤，爱听流莺恰恰啼。予尝寓南昌百花洲半载。泥雪未能忘旧迹，烽烟幸已息征鼙。时豫草已靖。难容阿阁巢鸣凤，云笈屡赴春官不第。且向花封试割鸡。聚首匆匆仍话别，富春江上赋征西。

年平胸臆绝尘氛，欲把君笛笔砚焚。冀北已空行地马，江东遥望暮天云。千秋勋绩从今始，一路循声定上闻。我已达观忘物我，临歧未免感离群。

予将赴上虞教谕任，留别钟晋斋、寅生、眉生

年过悬车始服官，北生毕竟是单寒。曹娥江上诗怀健，罗刹涛中眼界宽。乡味鸡豚思旧雨，衙斋苜蓿换新盘。所期吾党青云客，进步毋忘百尺竿。

又留别里中诸友

骊歌今已唱门前，老女新妆亦可怜。成佛甘居灵运后，一如禅友

早岁游庠，今已禅隐于花坞。著鞭已让祖生先。慕陶、云笈、壬甫、荫甫皆后辈至戚，已先我出仕。猗玗洞好藏元结，时多兵警，上虞颇僻。苜蓿盘应饱郑虔。多谢故人休饮钱，出山原不异归田。

早发富阳

江绕西陵路几湾，忽教回首望乡关。两行疏雁划秋水，一角白云封远山。踏浪帆行烟雨外，卧游人住画图间。自怜不是樵渔伴，才见岚光即破颜。

立春后三日，得二女仲兰诗，即和其韵

女少年守节，且无子，茹素终身

钱唐西望水漫漫，欲寄邮筒觅便难。咏絮才高怜道韞，系匏官冷学袁安。清如冰雪真无累，修到梅花不怕寒。赖尔持家兼奉母，浪游何月反江干。

追悼三女叔兰诗

三女适吴县儒童朱五福，因其父广父朱翠峰抱病，日夕叩祷，遂得瘵疾，结褵四十日而歿，女以死殉。余欲以诗悼之，不忍下笔者十余年矣，忽梦女来云：“女以节烈列名仙籍。”遂赋此以记之。

肠断秦楼玉女箫，膝前忽失左家娇。四旬汤药忧中馈，二十年华赋大招。慷慨殉夫悲寡鹄，恩勤鬻子赋鸱鸃。易迁宫里题名在，洒泪遥天隔绛霄。

嘉庆戊午，余初游庠，今已咸丰戊午矣， 重游泮水，慨赋四绝

人羨吾家得两丁，当年同博一衿青。风流学使怜才甚，一写虫书一算经。伯兄东石善篆书，余习勾股算术，同受知于学使阮芸台相国。

不向天衢振羽翰，空将虚誉擅文坛。驰驱栗落成何事，垂老依





然作校官。

好将后果证前因,八十年来自在身。重到泮宫成一笑,当时同辈有何人。

鼓篋初游尚少时,泮宫不异凤凰池。思量六十年前事,赢得瓶山数卷诗。

马樾 字守方,号石民。道光丙戌进士,官云南禄劝知县。

《杭郡诗三辑》:石民祖覲宸,名鸣鑣,乾隆庚辰进士,后官淡水同知。父凌飞,名正瀛,乾隆甲午举人,后官西安教谕。叠承家学,名重士林。尝与赵秋舲、何星桥、吴渔亭同开讲舍,问字者屡满户外,当时有城东四先生之目。壬午亚元,旋捷南宫,知禄劝,时方报最,遽以疾卒。子如玮,杭郡庠生。

白桃花

脉脉无言玉一丛,肯将著色倚东风。斜阳絮影搀飞白,小渡歌声变洗红。凡骨已随仙绶换,春腮何取点脂工。花开耐得三千岁,只在生涯淡泊中。

黄东樵百益酒诗

肘后活人方,仙乡即醉乡。一杯如早酿,百草那须尝。阴德与人诵,芬名太守彰。遥知行爵处,更染墨花香。

饮罢失沉疴,壶中酿太和。浇原同卯酒,功欲倍庚渦。乳碧真浮蚁,颜红但吮螺。华阳休误窃,春色在嘉禾。

金应麟 字亚伯,号兰汀,钱唐人。道光丙戌进士,官大理寺少卿。

《东宁宦迹图》为马石民夫子题并序

东宁,今台湾地,倚山面海,番民杂处。吾乡马公鸣鑣,以名进士令彰化,权险夷,度缓急,于县北之大甲,南之虎尾溪,东之水沙,连诸要隘,增筑望楼十二,募乡勇巡逻,严刁斗如临敌,奸宄敛迹。大吏重公才量,移淡水同知。先是,淡水月眉庄生番杀人,未能获缉,公至,番皆反缚自首。未几,彰、泉民因博相仇杀,公在境弹压堵截,而于男女老幼之避患者,洞开城门纳之。时镇将恐匪人杂其中,公谓城不启,数千人且填沟壑。于是悉放入城,还定安集,民交颂之。其自诸罗回淡水也,两属百姓迎送,数十里不绝,有泣下者。公孙石民夫子作《东宁宦迹图》纪其事,余闻公仆郑寿语公事详,因赋长歌。

赤嵌城外云如漆,中有鯤鲸千万窟。鸭母朝成朱祖谣,凤山夜洒吴球血。后来武力与莆田,啸聚台员尽水仙。守土恨无黄霸智,翻城莫悟赤眉奸。吾乡马援才无敌,杨园读书名藉藉。去奸爱诵子瞻文,长治能为贾生策。万里西风起绣衣,一官远宦海天西。烽烟已息鯤身港,奸宄犹藏虎尾溪。婆娑洋上波如沸,高筑山楼绝游骑。龟山不畏福生焚,龙硕全消森舍气。政事堂开召甲螺,横溪从此息干戈。三千岛里槟榔熟,九十峰前吉贝多。大官谓得番民性,五考旋加黄绶印。太平方睹玉衣鲜,后垅忽闻金鼓震。金鼓连天千里昏,挈妻抱子走流民。招亡不待将军约,夜半催开八尺门。臙新麻达何纷杂,望见使君言笑忬。老衢岭下起羊更,中港溪中行蟒甲。讨乱徐开警恶刀,蓬山水冷湿春袍。三章鸿雁番儿曲,十里莺花刺史轺。往事迁流五十载,宛里峰头认遗爱。我遇当时颖士奴,酒酣重说华严界。华严界里月眉庄,傀儡番人最跳梁。叱缚不须





劳贯索,迎舟常欲献壶浆。自从朱邑东归后,两地黎民齐散走。十二层楼耸若云,追思每奠桃花酒。凄凉遥指国门前,咽辘都卢哭悦仙。每向亚班询浙水,偶言长吏罢飞天。仆夫语罢增凄恻,令我低头心欲折。披图重认海天涛,懔懔英风生咫尺。可惜山藏险且危,天风容易引舟回。不然悬向香山下,定是当年堕泪碑。

俞兴瑞 字霞轩,海宁人。道光辛卯优贡,八旗官教习。著有《寥莫斋集》。

临平舟次有感

临平山下晚雨歇,扁舟摇摇乘快风。山光泼眼爽可掬,高下弥望皆长松。松阴忽开见古寺,夕阳正照山门红。疏篱一带绕其右,群鳧戏浴清流中。或浮或没或鼓翼,旁有鹄立持竿童。嗟余奔走困衣食,促促尘土填心胸。忽忆萧然修竹下,半植芭蕉今几丛。二三知己各相散,经岁未得书一封。昔年诗酒称劲敌,流连光景直虚空。洵知忧患在识字,不如田舍足谷翁。世俗文章尚涂饰,齐门抱瑟吾其穷。小桥停舟作晚饭,船尾吹火烧荻蓬。似闻隔岸人笑语,明日约醉村桥东。

戴熙 字醇士,钱唐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赠尚书,谥文节。著有《习苦斋诗集》。

雪霁看临平山

舟行快清旷,日对寒林卧。仰见临平山,缓缓窗隙过。微茫辨欲无,峰尖云忽破。雪光照眼明,回顾落日火。渐觉冻雾开,蓑笠见一个。举手欲挽留,轻舟去无奈。薄暮发高咏,命酒聊一作。亦

足慰乡思，中流且稳坐。

临平舟次

河房多处突烟迷，板凳桥缘一线堤。山远渐能分脉络，日斜稍可辨东西。向人红叶穿窗下，坐我乌篷压帽低。襦被来游真好事，笔囊画稿倦相携。

王乃斌 字香雪，仁和人。道光壬辰副贡，官直隶易州州判。著有《红蝠山房诗稿》。

临平道中

烟波遥接女儿乡，水上风来四面凉。一舸临平山下路，鹭丝冲破藕花香。

姚燮 字梅伯，号复庄，镇海人。道光甲午举人。著有《复庄诗问》。

临平晓发

飒飒西风动晓光，凄凄篷背有严霜。万山落叶趋平野，远海垂云见故乡。冻溆饥凫窥浅簖，寒天微旭润枯桑。孤愁任逐南潮去，未敢邮程问短长。

周承谟 字佑文，号慕陶，骏发孙。道光丁酉举人，官龙游教谕。

夏日纳凉词

萤火随风高复低，一钩新月上檐西。看他几辈娇儿女，相唤同听络纬啼。





偕俞壬甫林、荫甫樾、汪月笙祖
同游理安寺，遂由理安至龙井

冰风吹罗裾，一一清怀抱。空山无行人，山花飞古道。深山何处钟，落日淡林杪。云外一僧归，步入青峰杳。

蹑屐步山麓，飘然自来去。山行不知远，只失来游处。归鸟投林树，日暮淡斜曛。古寺发清磬，悠然流白云。

《春江饯别图》为汪月笙题

一江春水阔，流向灞桥西。杨柳青如此，行人首尽低。

程恭寿 字容伯，钱唐人。道光己亥顺天举人，官光禄寺少卿。

《东轩吟社图》为汪子用曾唯题

江乡烽火幸销沉，梦断京华老病侵。历劫湖山容如旧，故家文献杳难寻。凄凉四壁名园胜，惨淡千篇往哲心。剩有吟朋图画在，多君携向五云深。

五十年来出处乖，半吾前辈半同侪。簪毫早悟联吟约，展卷偏萦久客怀。苦忆三山成梦想，剧怜二老隔天涯。张仲甫、吴仲云两先生今死杭州。而今且喜因缘在，坐对群公眼重揩。

商田理 字通甫。桐乡岁贡。著《秋虫吟》。

晓泊新桥

临平山下路，归客且停桡。晓色迷秋浦，人烟傍市桥。游情方浩荡，昨梦已萧条。役役成何事，空嗟两鬓凋。

胡琮 字季权,敬子。仁和廪生,候选训导。

桐扣山

临平湖乍开,青盖洛阳走。典午继当途,玉册侈禅受。惟时山出鼓,异事骇耆耄。其音哑钟咽,其质猎碣厚。岂以应黄钟,而耻侔瓦缶。伟哉张茂先,博物才自负。陟厘三百番,手抄亦已久。丰城夜观气,剑气烛牛斗。东来泛禹航,神物亦时有。桐材试采取,鱼状任剝剖。作其鳞之而,付彼匠人手。铿然大声发,余音振冈阜。湖惊鼉窟翻,雷訇薄牢吼。如彼丰山钟,自鸣匪用扣。如彼蕤宾铁,忽跃喜逢偶。感应出自然,此理人信否?迄今千载余,鱼烂石未朽。呵护乞山灵,丁甲永相守。摩挲增太息,空山重回首。可惜渊雅才,厄运遇阳九。中台坼枢星,砥柱撼群丑。不如石无言,默默缄厥口。龙鲈吾未尝,聊复浇苦酒。

刘东藩 字星阶,号心葭。平湖岁贡。著《砚北吟巢稿》。

临平早发

自与九峰别,行行尽水乡。此间山始见,一路到钱唐。日淡蔗竿立,风微菸草香。不愁关吏虐,我本乏行囊。

朱闻 字又垞,归安人。道光己亥举人,官建德教谕。

临平道中赋得红叶

一湾流水落江枫,仿佛花开二月红。十里斜阳城郭外,满林秋色画图中。美人生世衰犹艳,名士文章老更工。最好西泠放船去,青山无际送孤篷。





许灿 字啸霞。仁和廪生。著《餐霞室吟稿》。

新桥晚泊

行役从今始,无眠坐小舟。月穿桥下洞,灯出水边楼。两岸花
厖吠,一声芦雁秋。朝来挂帆去,应动异乡愁。

陈天佑 字笠渔。海宁诸生。著《修竹吾庐吟草》。

临平晚泊

荒村人迹少,寒夜泊轻舟。月色半湖白,波光一镜秋。严关商
客艇,远火酒家楼。前去半山近,钟声旅客愁。

周祖诰 原名承谦,字云笈。道光庚子举人,官江西安义知
县。咸丰六年,城破死难。赠知府,世袭云骑尉。

陈棠曰:太守将赴江西,赋四律留别诸亲友,和者甚众,属德清
俞曲园太史汇而书之,丙辰之难,毁于兵燹,其著亦不传。夕照庵
之东,有石室一,为收藏暴骨处,刊联云:“魂泣西风,可怜蔓草荒
烟,残骨长埋千古恨;庵邻夕照,从此清明寒食,隔山遥听一声钟。”
为太守手笔,今犹无恙。曲园太史亦有《周君云笈外传》,载《春在
堂集》。

梅花

曾经百炼雪霜冷,待到一开天地春。笑尔柳枝徒妩媚,轻寒三
月尚眉颦。

云埋三径春无迹,月冷一丸香有胎。流水空山人不见,守花只
许鹤飞来。

陈景高 字筠珊,号云山,海盐人。道光癸卯举人。著《绿蕉馆诗钞》。

临平

藕花过后十分秋,八月临平景色幽。茅舍烟随黄叶散,好山风带白云浮。家僮沽酒催携榼,关吏看书任放舟。回首夕阳遮小市,吟诗一路到杭州。

陈庆辛 字鹿宾,海宁人。道光丙午举人。著《竹筠书屋诗稿》。

过临平阻风

才渡临平十里过,忽然风劲卷狂波。莫言险处风波险,稳处风波险更多。

缪孝子诗

孝子名圣元,临平人。早孤,幼作小负贩,稍长,受大家佣,先后得赏,奉母暨其弟,岁歉,则已常忍饥而甘旨无缺,二十年如一日。今春,母病剧,乡僻少医家,且艰汤药资,濒危苦乏救。孝子初不知世所谓刲肝割股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毅然断手指一,作羹进母,仍不起,孝子相继死,闻者哀之。同里钟上舍溥,悲其愚而哀其志,惧孝行之湮没无闻也,纪事征诗,余因得悉其颠末,系之以歌。

繄古截指有二事,南八尽忠段氏节。愚民竭力疗亲病,无过肝刲与股割。亲幸得救儿心慰,亲即不救儿仍活。悲哉孝子截指救母竟身殉,岂止与古忠臣节妇成三绝。临平缪氏子,父歿尚稚齿,有弟年更幼,艰食虑呼癸。孤寡三口苦相依,只身佣贩奉甘旨。有





时岁歉珠桂昂,背娘私核甘秕糠。儿纵苦饥不自恤,尽欢菽水仍其常。三十余年未有艾,终身孺慕根天良。今春母忽疾,回春恨乏术。用药难逢肱折三,拔力无奈指断一。道是煎汤供母饮,皇天默相人自吉。儿血流不止,娘病仍不已。娘命未剧儿先剧,可怜娘死儿亦死。见者陨涕闻者惊,阐幽事赖钟嵘纪。吁嗟乎!我闻簪缨阀阅奉高堂,板舆迎养轻去乡。生前捧檄倏禄仕,死后祭告夸焚黄。又见富室养亲仅口腹,扶持抑搔责婢仆。一朝苦次斗华靡,旌幡幢翼炫人目。纷纷羡慕传乡闾,外耀何尝不有余。何似匹夫举动出至性,纯一无伪犹生初。未知孝子二十四人为何事,未见《孝经》一十八篇为何书。至诚激发其愚不可及,较之富家贵族事亲孰实与孰虚。方今朝廷重纯孝,采访之责在当道。敬达吾乡贤父母,吁求大吏速入告。

按:序云二十年如一日,三十余年必有一误。钟仁斋先生溥,系太学生,著有《心安一芥轩诗稿》,今在其曾孙伯和大令处。大令侨寓江右,无从假录。序中称仁斋先生为茂才,亦误,今特更正。

徐虔复 原名鼎梅,字宝彝,上虞人。道光己酉副贡。

自临平至姑苏纪程十绝_{录一}

数峰遥压虎林关,丹嶂明波罨画间。一片江光几重树,天教收尽浙西山。浙山尽于临平。

许瑶光 字雪门,善化人。道光己酉优贡,官嘉兴知府。著《雪门诗草》。

泊临平

江树萧萧夜有风,隔山野烧逼天红。舟人不识沧桑感,道与当

年兵火同。

回忆仁和绾绶年,夜深来此捉兵船。凄凉旧事那堪说,坐等元宵江月圆。

临平舟中

舟已入余杭,云开见太阳。碧撞团野色,翠竹浴溪光。天气元宵暖,村灯昨夜忙。吟诗消旅况,飞鸟入苍苍。

舟泊临平汲安平泉煮茶

泉在安隐寺之前,寺有经幢,杭人呼为宝幢泉。东坡有诗云:“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记年。”尚列出门

忆昔绾绶仁和年,杭州初次经烽烟。大官怕饮西湖水,防有沉骸。向我索取宝幢泉。嘉禾崇德已连陷,长安镇上罢市廛。将军严守九城钥,艮山启闭多周旋。买舟出城五十里,三千六百青铜钱。可怜满载百斛水,不敷一日厨灶煎。材官浣衣仆濯足,烹茶转竭招尤愆。在山本清出山浊,廉泉竟与贪泉连。我思武林出天目,龙井虎跑饶清涟。胡为山灵不克保疆宇,封蛇毒虺腥风延。三竺六桥竟无一片干净土,坐使权豪杯水之嗜亦变迁。我时供张为人苦,十四年来犹梦牵。今日维舟汲泉饮,山门诗石瞻坡仙。菱花海眼净尘态,老櫺间云续旧缘。楼台胜国已灰烬,寺重建于崇祯年。文章北宋犹流传。古鼎虬蹲草莱里,残碑龟负颓垣边。世间万事有兴废,惟有泉石长清妍。山僧破屋强客坐,新秋岩翠飘吟肩。不须怀古更感旧,归时呼童将火然。一瓯冰雪涤残暑,沧江坐对晚霞天。

俞樾 字荫甫,鸿渐次子。道光庚戌进士,官河南学政。著





《春在堂集》。

摊街肉 此二题皆临平岁终风俗

摊街肉，家家买肉酬神福。市上数青铜，厨中脍红玉。平时鼓刀人，至此手俱束。村中多少牧猪奴，岁终竞学支离屠。临平过送灶日，屠户皆闭，卖肉者尽村民矣。当街隙地无劳租，竹扉苇扇街头铺，花猪一具雪作肤。去年肉苦多，今年肉苦少，一脔肉，束以藁。啖肉先生嗔价昂，市儿尚诧青蚨小。团团落日鸡子黄，夕市已散归踉跄。勿愁肉贵明年荒，且喜宿逋差足豪门偿。俗以肉多而贱，主来年丰，否则反是。

干荡鱼 荡，上声。临平呼鱼池曰荡

干荡鱼，村民生计耕且渔，门前潏潏水一渠。水中鬣鬣千鳞舒，朔风吹荡荡欲竭，个个银刀跳活泼。岸斗翩如衔尾鸦，渔叉迅若穿云鹞。晓市乍动渔人来，青鱼白鱼洞街堆。临平岁终酬神，例用青鲩、白鲩两种鱼。呼僮买到犹穿腮，夜深灯火神筵开。餽余更付糟糠民，此味颇宜麴秀才。今朝鱼贱买者众，明日荡中重打冻。勿云竭泽愁无鱼，来春多买鱼苗种。

迁居

又挈琴书到此停，五迁踪迹竟如萍。阿兄未共东头屋，稚子堪横北面经。潘令闲居虚有赋，刘郎陋室岂无铭！乌巾山下先人宅，空剩岚光入座青。余家自德清迁临平，今已五迁矣。

余家自甲申岁迁临平之史家埭，余甫四龄耳，
后又他徙，至今二十二年，复迁居史埭旧屋，
则寅儿亦四龄矣，漫书四十字

故是童时地，重来觉有情。几年同我小，门户似前清。暂作鹅笼寄，终输燕垒成。一椽犹未定，何况此浮生！

题沈东江先生手卷后

东江有遗老，踪迹托垂纶。自署东江渔者。烽火惊残劫，飘零剩此身。小朝惟白版，群盗尚黄巾。无限沧桑感，高歌泣鬼神。

一棹寒山路，凄凉事怕论。乱离将半世，惨淡此孤村。月落黑无色，磷飞青有痕。潜行杜陵叟，对此欲销魂。

先生中夜起，老泪满衣裳。袖里新诗本，人间古战场。一笺私恨写，五字抵城长。岂比穷途恸，徒成阮籍狂。

我亦东湖住，迟公二百年。河山无涕泪，文字有因缘。遗墨留犹在，佳城筑尚坚。何当一樽酒，醉向夕阳天。

王老人诗

老人，仁和临平人，莫知其名，但相呼以王大而已。无家室，行乞市中，迹类颠狂，两耳皆聋，而声如洪钟，亦莫知甚年。余童时见之，似六十许人，至今不少异。然吾平泉舅氏行年八十，自言少时所见已如此，则其年殆未可意计也，岂其得道不死，而隐于乞者耶？因此诗赠之

耳聋发秃尚童颜，市上狂歌独往还。疑是洛中李元爽，怜其未遇白香山。

缪孝子诗

缪孝子，名圣元，仁和之临平人。母病，断一指烹而进之，母竟不起，孝子大恸创裂，寻死。余时适居临平，闻其事，因纪以诗

缪孝子，家临平，有父早死，有母守节如陶婴。孝子贫不具甘旨，孝子愚不读书史。朴茂美意人不知，窃窃群疑非孝子。无何母病病且危，孝子不哭心伤悲。无钱不办汤与药，刲肝断臂孰非吾分





所当为！抽刀断指手不缩，裂帛封创眉不蹙。烹而进阿母，母不知为子之肉，一引而尽甘如饴，私冀母命从此续。谁知母命竟不续，一恸从之登鬼录。呜呼！缪孝子，其意殊堪伤。天性日以薄，是亦名教先。韩子鄆人对，无乃拘其常，请以此歌激发末俗之天良。

佛日、龙居纪游各一首

暮春天气佳，扁舟游佛日。水穷山逾深，村僻路更仄。苍髯百尺高，玉槊千株密。泉从舄下流，云向袖中出。有亭翼然起，招客于此息。四面罗巉岈，一泓湛明瑟。叠石成危桥，因山开净域。高登楞严台，小坐维摩室。雀舌茶初焙，猫头笋乍茁。且共饱伊蒲，无须参米汁。饭罢坐门前，披巾更岸帻。投石破清冷，摄衣走芳崱。黄鹤不复归，山下旧有黄鹤楼。白日俄已昃。遥指龙居山，游事固未毕。

既辞佛日寺，爰至龙居山。入山未及半，一亭当其间。松经走曲曲，竹笕流潺潺。不嫌石荦确，但喜山回环。云中两鸱吻，林表千螺鬟。崎岖逐樵迹，剥啄敲禅关。新叶已可玩，繁花犹未删。坐久佛无语，兴尽我亦还。笑叱田中犊，惊吠花间栅。山花采踟躅，山岛听绵蛮。何意浮生内，有此半日闲。但惜游未足，安知时方艰。入林志已决，买山贵犹慳。题诗枯木堂，猿鹤无相讪。

平泉舅氏选授上虞学博，赋诗留别次韵二首

一纸除书在腊前，耆儒深荷九重怜。行窝安乐迎康节，福地琅嬛住茂先。带水溯洄乡树近，瓣香供奉士林虔。劝公休怅弹冠晚，看取精神满寸田。

万事如云过眼前，即用舅氏诗意。肯将涂抹博人怜。灵椿莫道株将老，都蔗还期味胜先。军府文书旁午急，儒官俎豆上丁虔。稚川

石室曹娥水，便是先生彭泽田。舅氏以议叙知县改就广文，故云。

挽周云笈七十韵有序

云笈需次江右，尚未补官。去年冬，署安义县事，城小兵单，寇气氛密迹，请兵请饷皆不应。至今年正月十九日，县城被围，云笈率练勇数十人，出城迎敌，手刃三人，身披数创，众寡不敌，旋被戕害。呜呼！可哀哉已。云笈名承谦，后更名祖诰，庚子举人。素性慷慨，以忠义自负，与余交最深，又重以姻娅之戚，二十年来，乡里钓游，长安文酒，未尝不与君共也。四月间，余校士洛阳，适闻此信，中夜徬徨，达旦不寐，即欲以诗挽之，怆然不能握管。夏间，避暑省垣，遂成五言七十韵。回忆云笈赴江右时，赋诗留别，余次韵和之。曾几何时，又有此作。每忆旧游，不自知涕泪之横集也。

平昔谈忠义，惟君最激昂。艰难寄民社，慷慨死戎行。毒雾连吴楚，烽烟通豫章。一行初捧檄，百里正筹防。城小谋增垒，田芜议积粮。官犹如传舍，寇已在垣墙。自谓心俱赤，人看鬓渐苍。君到任后，筹防尽悴，须发皆白。蜡丸驰宛转，羽檄警仓皇。弩镞飞青石，军符走赤囊。居民争罢市，幕客半成装。伍子昭关出，台卿复壁藏。而君期必死，到此意如常。张目麾孱卒，衔须赴战场。靴中刀伏突，腰下剑干将。阵合云俱黑，军孤气转杨。贼颇迎刃脆，战血溅衣凉。力竭仍摩垒，围深更裹创。蚍蜉谁赴援，猿鹤竟偕亡。先轸元还在，真卿体未僵。忠骸盛马革，净土借鹅王。遗民残卒，移君骸骨至塔下寺。手爪坚犹握，须髯怒尚张。健儿齐沥酒，父老竞焚香。旅榭归先兆，灵风动故乡。麻衣怜幼子，白发泣高堂。七品官如旧，千金债未偿。晨昏惟妇奉，门户独兄当。有女啼偏苦，无言意自伤。九原泣死父，一恸断柔肠。君第三女，已聘为大儿妇，闻君讣，悲甚而卒。四月十七日





事。忠孝都无憾，存亡两有光。怜余感畴昔，未免涕沱滂。姻娅相依始，承平乐事长。里门同角逐，媚水共徜徉。君妇乃平泉舅氏长女，与室人兄弟也。交密形骸略，谈高意兴狂。大文征典册，小字写巾箱。身世常交勖，诗文每互商。长安游并辔，逆旅卧联床。谋及蠹盐事，钞来疥癣方。君患癖几十年。古砖夸得晋，僻句戏搜唐。险韵追韩孟，清言杂老庄。笙歌喧酒坐，风雨静禅房。迨我全家返，邀君一苇航。长途多跋涉，群盗况披猖。乡榭连天远，军烽入夜望。联檣共南下，冒险走东昌。彭口风澎湃，微山水渺茫。提携怜涸辙，安稳喜归艎。飞鸟回巢暂，行云出岫忙。故山无远志，先世有甘棠。君祖曾作令江西。行篋诗千首，君赴江西时，以诗赠行者甚众，属余汇而书之。离筵酒一觞。清游虽佛日，临行前，与君同游佛日寺。客路已钱塘。滕阁寻秋色，丰城访剑铓。邮筒问眠食，治谱话循良。见说兵犹顿，传闻岁尚穰。牛刀曾小试，君代理丰城月余。鳧舄待高翔。余亦还都下，年来又大梁。素书蒙问讯，玉尺愧评量。君闻余视学中州，驱书相贺，乃去年十二月书，君已至安义。噩耗来江右，輶车正洛邙。一緘开郑重，五夜起徬徨。青史千秋事，丹心百炼刚。成神宜蒋尉，为鬼亦睢阳。疆吏应陈请，廷评例表彰。身登忠义传，家袭羽林郎。大义真无忝，私情自不忘。名虽留竹素，梦竟醒蕉隍。位未将才副，文偏与命妨。衣冠存碧葬，事业付黄粱。骥足何曾展，髦头尚有芒。狂澜谁砥柱，劲草自冰霜。入世悲知己，优时吊国殇。人琴无限意，不仅为潘杨。

周孝女诗

孝女姓周氏，名芝，字叔英，赠知府云笈大令第三女，余长子绍莱所聘妇也。云笈署江西安义县，殉难，女闻讣，痛不欲生，然启处饮食，仍如平时。一日，晨起盥栉，焚香其父之位前，拜且哭。哭



已,入所卧室,呼婢索茗饮,母入视之,则身卧床中,微觉有异,呼之,则曰:“诺。”问所苦,则曰:“无。”诸兄弟姊妹环问之,应皆如是,疑得暴疾。有姬能以按摩治人疾,趣使治之,女向姬摇手,示弗欲。召医未至,其伯父为切脉,脉如常。覆按之,已无脉。此医至,则气绝矣,丙辰四月十七日,距云笈之死三日耳。女卒后,体仍温和,貌益腴润,侧身卧如故,鼻孔有物出,白如絮。比殓,已隔宿,体虽冰,仍能屈伸。双目虽闭,或启视之,瞳子仍莹然也。女尝语诸姊曰:“人生无疾而死,至不易得,吾独能之,余人无此福也。”前一日,检所用笔墨,及其父手迹平时所摹写者,屏当置一篋,以授其兄,若前知将死者,亦可异矣。余前作云笈挽诗,已及此事,兹得其详,因复赋四律。

才诵离骚吊国殇,琪花何意又摧伤。已闻铁杖军前死,更痛金鸾膝下亡。人去难留离母草,医来安得返魂香。一门忠孝千秋事,史笔凭谁为表扬。

绿窗晨起自梳头,小坐仍随母下楼。讖语偶因诸姊露,遗书先付阿兄收。麻衣一恸肠真断,玉柱双垂体尚柔。最是分明生死际,教人争不信仙游。

紫府清严事有因,梦中姊妹宛相亲。云阶月地归犹记,绿字青编识未真。女卒后,其姊伯英、仲英同夕梦至一处,父据案南面坐,女面西坐,女出一纸示两姊,不甚可辨,中数字稍明白,曰:“万事如电耳。”人叹曹娥能殉父,我知蒋妹已成神。独怜吾辈风尘里,愧此须眉七尺身。

枉负缠红十载前,痴儿薄福竟无缘。抱娉毕竟难为匹,姑射须知本是仙。已悟浮生同掣电,尚烦微语劝归田。女既得云笈讖,微谓家人曰:“仁途何昧?凡今之仕宦者,宜早劝令归休矣。”噫!此言岂为余发乎?惟当遍乞名流笔,青石磨砺手自镌。



平泉第二女子曰仲兰，与室人季兰兄弟也，
适德清戴羹叔莼，乃先祖母戴太恭人之侄孙，
早寡，归依母氏，恒往来余家，余眷属入都，亦尝偕
焉。后因奉侍病母，不复从。今闻其歿于临平，以诗哀之

平生无姊妹，独有外家亲。宴笑闺门内，提携总角辰。仲姬尤婉婉，小戴更彬彬。自破台边镜，仍充掌上珍。剧怜萱草病，苦耐菜根贫。持长斋二十余年矣。莱妇兮同气，谭私托旧姻。每推中表谊，不厌往来频。冷突朝同守，寒衣夜代纫。主张儿枣栗，陪侍母晨昏。忆昔东湖住，相依秋复春。怜余常落魄，何日出风尘。迨后京华去，相随舟与轮。那堪仍薄官，未足活枯鳞。梁苑莺花富，樊楼灯火新。娇儿增色泽，病归长精神。岁暮轺车歇，宵深鞠部陈。甌觥排舞席，梁榭振歌唇。忽念牵萝屋，犹依倚竹人。艰难同骨肉，欢乐异关津。往事何须说，浮生总不真。我仍穷落寞，君已病吟呻。徐淑能诗女，陶婴早寡身。危根寄萍梗，苦节励松筠。半体先疑死，双眉久未伸。茕茕惟白屋，扰扰又黄巾。身世一无着，存亡两亦均。庸知泉下乐，不愈世途屯。永谢棘荆累，长辞姜桂辛。魂应栖净土，名待刻贞珉。大胜飘零客，秋风卧海滨。时余避兵上虞之槎浦。

闻临平被兵焚烧殆尽，此余钓游旧地也，喟然有作

昔闻临平湖，其名见《吴志》。越至晋武时，石鼓出其地。南宋都临安，门户此焉寄。胜迹安平泉，古刹明因寺。于今数百年，居民颇鳞次。吾家乌巾山，敝庐守先世。因从舅氏居，乃就詹尹筮。筮云利用迁，一椽租史隸。是年曰浔滩，余生甫四岁。竹马与鸬车，群儿共嬉戏。抱书赴冬学，貰酒修春禊。童时所钓游，不与故

乡异。今虽走四方,旧事吾犹记。无端大劫来,一炬无噍类。孙氏宰相家,崔卢好门第。吾尝此读书,楼前两树桂。西偏屋一区,坏墙蒙薜荔。是吾旧所居,风雨于此庇。题曰印雪轩,太鹤山人字。“印雪轩”额,为青田端木舍人国瑚书。舍人自号太鹤山人。而今尽焦土,无复颓垣蔽。念自乱离来,四海俱鼎沸。名都与大邑,白日走魑魅。何况此弹丸,黑子真可譬。大官专城居,兵力足自卫。坐看三日火,不为发一骑。独我感昔游,恍然不能置。阡陌与市廛,历历在梦寐。如何转瞬间,唯剩山光翠。他年更访旧,何处黄公肆。已矣勿复言,空使人憔悴。平生无一事,不等空花坠。旧巢随处扫,流水逐年逝。茫茫穷海滨,偶作匏瓜系。莫教抚铜狄,更洒新亭涕。

临平杂诗

昔年曾住藕花洲,今日重来理旧游。犹有外家兄与姊,萧萧白发总盈头。春伯表兄与余同岁,伯兰表姊八十有一矣。

史翰林居片瓦无,儿时踪迹未模糊。如今画入《云萍录》,史埭春灯第一图。余童时寓居史家埭,乃史翰林故居也,有楼临街,每元夕张灯,必登楼观之,门下士张小云明经,图余平生所游历,凡四十年事,为《云萍图》,史家埭看灯居第一。

马家狭巷一条长,遗址难寻旧草堂。惟剩干河沿畔屋,泥金曾照此门墙。马家街中屋,亦余旧居,即所谓印雪轩也,今毁矣,惟干河沿之屋,今陈氏居之,犹无恙。余中进士,居此屋也。

外家旧屋穀魂销,六十年前事未遥。记得同依门槛看,斜阳人影戴家桥。外家姚氏屋亦无恙,今曹氏居之,其后门临河,隔河有戴家桥,每夕阳返照,则桥上往来人影,悉入桥畔人家墙壁之上,颇有画意,余儿时与姚夫人共观之。

大陡门前人语哗,市廛未改已全差。倘教再抱书包过,何处来寻卖饼家。大陡门乃市中极闹热处,余儿时抱书赴塾,亲至饼家买饼,今不复存矣。

算有青山总似前,景星观尚傍山边。更来夕照庵中坐,细品山





中第一泉。宋时,景星观旁有东岳庙,今则并而为一,与夕照庵均在临平山下。庵旁有一檐泉,泉小,仅可容一石,而千夫汲之不竭,故得此名。

旧游如梦认犹堪,且共孙曾一夕谈。只惜匆匆难遍访,午潮庙与永平庵。午潮庙演剧,童时屡往观之。永平庵则尝读书其地。

去岁今年两度过,钓游旧地总情多。莫教补入临平志,恐与邱丹一例讹。沈东江先生《临平志》,误唐诗人邱丹为临平人,余曾辩正之。余寓临平凡三十年,钓游旧地不异故乡,后世安知不与邱员外一例讹乎!

沈烈妇诗

粤有马氏女,嫁为学郎妇。马氏家海滨,厥族素称右。为仁和乔司人。沈郎亦儒流,早擢泮池茆。从徐邈读,音柳。己卯试于乡,名副贤书后。沈为吾邑人,光绪五年副榜贡生,名寅木。清才良堪珍,僻性亦所狃。不乐世途趋,惟愿衡门守。妇能顺事之,静好无訾咎。衣必适燠寒,羹必尝旨否。无端嘻咄声,融风连夕吼。一炬竟成灾,危楼势难久。路已断梯桄,焰且及拱料。时穷力乃生,情急计偏有。重绵裹郎躯,重毡蒙郎首。抱持到轩楹,提掷出窗牖。己亦从之下,离地不嫌陡。身如猿猱轻,背更驱蛩负。且将出险中,一生死且九。伟哉健妇力,何异武夫赳。大勇在寸心,岂徒在双肘。夫妇庆再生,不绝仅一绺。室庐荡如洗,器用扫如帚。别谋梁庖赁,不辞颜巷陋。童蒙来求我,饘粥聊糊口。天既厄其境,天更夺其寿。一病竟不起,凄凉寡妇笱。乃为具衣衾,乃为营脯糗。乃为买棺槨,乃为卜冈阜。墓木树以松,枢车载以柳。自亦营生圻,同此一培塿。曰吾事毕矣,送死颇不苟。誓将从之逝,夜台侍姑舅。更偕我良人,拜我亡父母。麻衣身尚着,苴经手自扣。口含双明珠,其大几及拇。非无臂上钏,灼烁如琼玖。非无指上环,珍重等金扣。接杂毁弃之,视若土瓦缶。击碎齐后环,撞破亚父斗。艰难自求死,楚

毒拚俱受。百炼一钩金，入喉忍不欧。佐以阿芙蓉，一杯当鸩酒。
奄忽竟长逝，清白信无垢。感泣到途人，赞叹及田叟。天子重节烈，要使风化厚。行且树绰楔，行且陈尊卣。呜呼沈烈妇，千载名不朽。

自述诗_{录八}

四龄迁徙到东湖，为苦吾乡闻见无。从此尘封南埭屋，至今先业总荒芜。
道光甲辰，余止四龄，而先兄壬甫则十一岁矣，以乡居不能从师读书，乃迁仁和之临平镇，盖太夫人临平人，依外家以居也。

年年史埭度元宵，笑倚楼头兴最饶。青白两龙才过去，滚球灯又到潘桥。
初迁临平所居曰史埭，有楼临街，元夕张灯，辄登楼观之。青龙白龙皆灯也。滚龙灯最无足观，两其制最古。见宋陈元靓《岁时广记》。潘家桥在史埭之西。

生小深蒙外氏怜，每随慈母去流连。玉台已聘年皆幼，不碍堂前共簸钱。
外家姚氏居赭山港，距史埭不一里，每侍太夫人往居焉。内子姚夫人即余外姊，早已聘定，两小无猜，乃共嬉戏。

东湖望族相公家，辰往申还半里赊。五载硯貽楼上读，儿童三五共咿哑。
临平孙氏乃乾隆间大学士文靖公之近族，先嫂母家也，余十岁读书于其家，书室即听事之楼，额曰硯貽楼。

马家长巷巷中央，旧有吾家薜荔墙。墙内小轩题印雪，雪泥踪迹在青箱。
乙未冬，余从先大夫自常州还，始由史埭迁马家街，赁孙氏屋以居，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题“印雪轩”，故先大夫诗文集皆以“印雪”名。

天涯燕垒乍经营，又驾南辕出凤城。自笑浮生真似梦，一椽仍复住临平。
四月中，乞假送老母还南，仍住临平之印雪轩。

迢迢才共鹄南飞，忽忽仍随雁北归。薄宦未成亲已老，临行清泪满莱衣。
是年十一月入都销假，内子及儿女辈，奉太夫人仍住临平。

童年踪迹在临平，老去重来倍有情。史埭戴桥都历历，儿曹总





觉不分明。戊子四月中至临平，重访旧游，遍历史家埭、戴家桥诸处，不觉恍然，儿妇孙女辈皆不能喻也。

伯兰表姊哀词

姊为舅氏姚平泉先生长女，余妇之女兒也，适周氏，年八十四而卒，将葬矣，
为哀词以伐挽歌

姊生长我十三年，自幼提携最见怜。辛苦慈亲事针黹，每劳剑我坐鐙前。

尚在髫年不解愁，每逢佳节共嬉游。年年元夕看灯戏，与姊同恁史埭楼。

周郎僚婿最相亲，文字论交谊更真。情话蝉联常竟日，两家何异一家人。

儿女婚姻一诺谐，谁知初愿竟全乖。彩云莫惜匆匆散，玉树同归黄土埋。

无端大劫遭红羊，竟诵离骚吊国殇。太息人间有何味，卅年小历已沧桑。

干戈才定又承平，姻娅仍如往日情。昔岁吴门来访我，青衫白发话平生。

大年八十庆生辰，我亦来为祝寿人。谈笑如常行步健，期君稳享百年春。

幼子才高赋鹿鸣，燕齐远客为微名。更怜爱女随夫去，迢递滇南万里程。

精神矍铄尚如前，何意颐龄竟不前。见说临终了无病，宛如熟睡到重泉。

外家姊妹似同胞,此后余生更寂寥。我亦残年风烛里,与君相见定非遥。

张君春岫以余旧寓临平,作临平图见赠,
披图感旧,如赋此篇

忆我生年四岁初,始从南埭徙东湖。余旧居在德清东门外南埭。临平湖有东湖之名。扁舟一棹潘桥舫,老屋三间史埭租。余初迁临平,僦屋史家埭,乃康熙丙戌翰林史尚书故居也,门前一小河,有潘家桥。外家家住赭山港,阿母提携时一往。十友凋零几姓存,雍乾人物犹堪想。余外家姚氏居赭山港外,曾王父意山先生,为同里孙文靖“东湖十友”之一。百年乔木上公家,即谓孙文靖。老桂槎丫两树花。听事前有木樨花两株。我昔抱书此中读,砚貽楼上斗咿哑。余家与孙氏有连,余自十岁至十五岁,读书其家之砚貽楼上。大小陡门人籍籍,其地有大陡门、小陡门,唐宋时乃蓄泄之区,今水道变迁,两陡门皆市廛矣。市廛横贯东西栅。有长街自东至西。休言小市少肥鲜,春日烧鹅秋鸟腊。二物皆临平著名食品。偶随樵步到山边,夕照庵前起暮烟。云境未探龙母洞,山有龙洞。昔有室女生一白龙,此其遗迹。每年四月八日,人多至洞卜水旱,余惮登陟,未一至也。仙踪时访葛翁泉。康熙《仁和县志》言临平山下有炼丹泉,为葛仙翁遗迹。沈东江《临平记》不载,殆失所在。今夕照庵前有一担泉,淪茗极佳,余疑即此也。一担,盖因“炼丹”而误。两康志稿真堪惜,康莲伯、子兰两君辑《临平志》甚详,惜乱后失其稿。辛苦张君重采摭。门下士张小云孝廉撰《临平记补遗》四卷。司命难寻外氏坟,临平旧有姚司命冢,见元人刘文彬《茅山志》。余外家姚氏当即其裔,然莫知冢所在矣。永思空访吾家额。羊嫁桥有小屋数椽,内悬“永思”二字额,相传宋高宗为金兵所迫,有俞氏弟兄二人,兄名太和,弟不可考,匿高宗而出战,皆死焉。后高宗追思其功,书此二字赐之。先君有诗存集中,余亦有记一篇存外集。然此事疑以传疑,究未知信否也。典午中兴建武元,临平俞氏有渊源。咸淳《临安志》载:周绛侯庙,晋建武元年,侯裔孙卜居临平乡,大姓俞氏即其地祠侯。是晋时临平有俞氏,且为大姓也。晋惠、晋元并有建武





年号，然惠帝建武止有两月，此建武元年，必元帝年号也。千秋莫考迁流迹，一旦重营印雪轩。余家寓临时，青田端木先生国瑚为书“印雪轩”三字额。草草寓庐无所爱，移居非一还非再。凡三徙。红墙剥落将军祠，居马家街时，迤西有曹将军庙。将军名信，唐乾符时人。绿草蒙茸美人埭。居干河沿时，迤东有美人埭。自怜白发八旬翁，往事云烟付太空。忽向画图寻旧地，宛从衢巷认新丰。一篇长句为君赋，历历钓游犹可数。倘补东江诗句中，莫教又似邱丹误。沈东江《临平记·诗记》中误以唐邱丹为临平人。

表弟姚少泉以所著《天地元始》、《开化论》 二篇见示，草题其后

团团一个圆，先成大地后生天。论中大意如此。独翻盘古相承案，直溯洪荒未判先。但见两仪分上下，谁知三《易》有坤乾。殷《易》首坤，义或如此。命门探得真消息，亦篇中所及。莫向悠悠俗耳传。

明衡阳王书“永思”二字额歌

临平山南半里遥，小溪屈曲难通桡。有一石梁架其上，居民云是杨家桥。亦作“杨嘉”，又作“羊嫁”，未知孰是。桥边俞氏家其地，不识由来几何世。室中有额曰永思，相传南渡高宗赐。高宗南渡金兵追，萧王先渡无其危。俞家兄弟出御寇，同时战死殊堪悲。临安他日开行在，御墨淋漓寄深慨。亦止流传故老言，未见他书曾记载。两康志稿费搜罗，自蹶梯枕细揣摩。见有衡阳王署款，乃知旧说客传讹。道光间，康莲伯、子兰两君修《临平志》，亲至其家，梯而观之，有“衡阳王书”四字，乃知非宋高宗书也。惟念衡阳开国久，宋齐梁陈无不有。稽之《南史》，宋、齐、梁、陈均有衡阳王。唐代犹闻有惠庄，唐惠庄太子，亦曾封衡阳王。此王毕竟为谁某。张君贾勇又蹇裳，刮垢磨光看得详。永思二字亲模拓，竟有皇明宗室章。光绪初，张小云孝廉作《临平志补遗》，属张君春岫又梯而观之，并手拓其文，

中央铃有皇明宗室印,始知是明代诸王也。我因世系征《明史》,衡阳王乃辽王子。明太祖子植,封辽王。其子贵贤,封衡阳王,谥庄和。王名贵贤谥庄和,此是衡阳受封始。一传靖僖再悼僖,三传安僖国祚衰。靖僖名豪壘,悼僖名恩鐫,安僖名宠淹。第土颁从成祖日,钟虞庆在世宗时。庄和于永乐二十二年受封。安僖于嘉靖十八年薨,无子,国除。四世三王史所录,悼僖王恩鐫未袭封而卒,其子袭封,乃追王之,非真王也,故四世实三王。历年一百一十六。惜无岁月此留题,难定当年书者孰。余函问春岫,如额有年月,便知为何王矣,复书云无。远稽俞氏在临平,典午中兴已有名。咸淳《临安志》于周绛侯庙条言,临平乡大姓俞氏。旧闻零落虽无考,老屋流连倍有情。我作此诗先正误,印文摹本吾亲睹。皇明宗室字分明,何得远攀宋南渡。又存旧记表双忠,余旧有《杨嘉桥俞氏双忠记》,存《宾萌外集》。未敢遂云无是公。离之为两成其美,仍为吾宗吊鬼雄。余谓南宋初年俞氏双忠事,或竟有之,故兄名太和,至今犹在人口。但明衡阳王所书额,又自为一事,未可并为一谈耳。

题临平孙氏谦六堂

余家与孙氏有连,余自十岁至十五岁,读书其家之谦六堂,有楼曰“硯貽”,
乃余辈挟册啞哑地也。楼毁于兵乱,后重建,抚今思昔,为赋此诗

谦六堂前楼已摧,硯貽楼下首重回。吴三汪六皆黄土,剩有白头俞二来。吴、汪皆往时同学少年也。

临平乡人得一龟,一身而两首,周子云孝廉 纪之以诗,录以示余,亦同作

吾闻龟之为物非一族,诡状殊形不胜录。其尾可一而可十,其目或四而或六。甚或附之以两翼,又或倍之为八足。惟首止一从
无二,天之生是固使独。不图临平乡,乃有双头龟,一腔而二首,大





小无参差。伸则俱伸缩俱缩，一首倡之一首随。投之以食则皆食，并有四目炯炯俱来窥。噫嘻乎异哉！两头之蛇草际行，踉跄九头之鸟空际鸣。哑咿见之闻之惊，且疑此龟两头无乃亦一奇。周子作诗纪其事，我为周子考传记。宋大观中曾得两头龟，都水使者赵霆献之以为瑞。云得此于黄河中，一时纷纭起廷议。有诏弃之金明池，绿波清水能游戏。可知此物世固有，虽不为瑞亦非异。譬如荷池开并头，又如麦陇成双穗。在人且有比肩民，区区一龟渺乎细。君不见，翠山鹳鸟首有二，彭水鲮鱼首有四。又不见，三身之国一首而三身，三首之国三头而一体。天地之间人固有异种，物亦有异类。汉儒灾异之说不足陈，宋儒格致之学亦徒费。独愧我非博物张茂先，乃有元绪来吾前。不劳东坡先生授我龟冠法，且为南华真经补入《骈拇篇》。

戴芬 字骏伯，号清来，德清人。诸生。与弟贻仲、羹叔有三俊之目。

临平道中

剪波一个舟如叶，水影空蒙帆影斜。清梦忽为柔橹破，好山半被别船遮。谁人画谱前村树，客子春愁两岸花。怪道此行不岑寂，每开窗处见人家。

残腊自临平至德清

解维皋亭麓，拭目吴羌巅。乡程一水近，行色孤帆悬。晓来簪篷舫，已度沙鸥前。失喜听乡语，醒我襆被眠。四拓云母窗，平开蔚蓝天。是时木叶脱，山空气澄鲜。峰眉堕明镜，溪水何沦涟。浸以淡淡波，抹以苍苍烟。晨光固奇秀，此境良亦仙。何如鼎湖胜，

船头语长年。

戴福谦 芬弟,原名芳,字贻仲,号琴庄。道光丁酉举人。著《种玉山房诗集》。

抵临平孙竹孙姑丈留宿小团圞室

一灯引我画堂行,难得公家扫径迎。见面漫谈家室事,相逢便叙别离情。欣当良夜人同聚,话到更深兴倍生。爱煞此间清景好,碧阑干外月华明。

记得追随在暮春,藕花洲上又相亲。风波却幸来时稳,悲喜无如此夕真。一榻维摩方示病,九龄外弟解留宾。室中果有团圞乐,况复清幽绝点尘。

九日同康二海诰、黄虞石韶、孙兰里绍宽、
姚平泉庆寅、周藕航绍莲、俞剑花鸿渐诸丈登
临平山,至夕照庵,晚归冰壶室小饮,即席赋呈

摘取茱萸一笑中,追陪杖履过桥东。山衔夕照烟凝紫,林饱秋霜叶染红。客路依人悲冻雀,爪泥留印感飞鸿。伯兄于五年前曾有夕照庵题壁诗,尚在壁间。今宵共作重阳会,且喜尊中酒不空。

题沈东江诗卷后

莽莽风沙里,寒山著此身。孤舟当静夜,老泪泣遗民。一代江山改,千秋手稿新。荒坟何处是,凭吊重伤神。

清明后六日,偕周立堂、慕陶、鹤亭、
云笈临平山麓小步,至悲花庵小憩,以心
清闻妙香,分韵得闻字

踏遍长堤路,幽林日未曛。柳阴笼薄雾,菜陇簇黄云。寺古春





难到,山深鸟不闻。持瓿品禅味,归路韵同分。

戴福震 原名莼,字羹叔,号秋忆,更号味秋,福谦弟。诸生。著《红蕉庵诗集》。

家君约同人游临平山,至邱仙寺小憩,分韵得鸟字

素侣盟清欢,良辰遂幽讨。旷野风萧萧,落叶净如扫。霜树红已残,烟岚青未了。步履俄向西,新香恋畦稻。言寻古招提,帽影回廊绕。巢禽寒不喧,池鱼静依草。庭前桧与松,古干立清矫。抚景追前游,陈迹认鸿爪。杰阁更登临,铃铎鸣烟杪。遥睇江心帆,斜飞疾于鸟。自顾困尘鞅,搜奇关寸抱。虽嗟仙缘悭,溪山故娟好。斜日渐欲沉,归思顿萦绕。笑指赤脚仙,亭亭白云表。

书沈东江诗卷后

卷为临平金雨香楹所藏

颓云堆墨风萧萧,寒灯如粟光摇摇。写怀只合弹秦筑,痛饮还须读楚骚。长空忽堕珍珠字,落手寒芒星斗萃。漫作随风咳吐看,分明一掬遗民泪。遗民身世剧堪悲,苍狗浮云世事非。故国难忘薇采采,长谣易感黍离离。词人当日修清望,十子南楼发高唱。群羨雕龙诗垒豪,未经逐鹿中原怵。赤眉铜马起纷纷,羽檄交驰昏战尘。废碛千寻余白骨,游光百道散青磷。此时哀愤徒填臆,此际欲歌歌不得。有泪唐衢吊死生,无家杜甫悲乡国。词曹岳岳典型留,降表重看出石头。稚齿终童甘矢节,白头开府忍包羞。先生放眼增沉痛,更抚冬青发哀恸。剩水残山细细愁,金戈铁马迢迢梦。一棹寒山事可怜,中宵回首涕涟涟。伤心断目犹留塔,到眼流尸忽触船。七哀诗句篷窗录,慷慨悲歌声断续。未离北海幼安家,合作西台皋羽哭。荒烟蔓草断人肠,风泊鸾飘只自伤。白马朝谁歌信宿,

红羊劫递换沧桑。遗草留传百余纪，泪痕血点犹凝纸。篷底当时幸手钞，井中此日存心史。好遣长恩与护持，瑶签锦轴付装池。谁知珠玉交挥际，犹是烽烟遍地时。只今万里销锋镝，灿宴江山鼓鼙寂。敕勒如同紫塞笳，悲哀不数青陵笛。星月高高誉此才，摩挲不惜读千回。哀吟且莫敲铜斗，恐有蛟龙攫取来。

又题五律一首，用卷中彭甘亭先生韵

鼎湖遗一老，流恨满春琴。禾黍中原感，河山故国心。新霜侵鬓短，缺月鉴愁深。漫把鹍弦谱，茫茫变徽音。

应时良 字笠湖。海宁廪生。著《百一山房稿》。以《阑干》诗得名，时称“应阑干”。

泊舟临平关待晓

小泊芦花水一方，满篷寒色带晨光。严关月黑秋鸣柝，野店灯红晓卖浆。山气昏知天欲雨，树容病讶夜经霜。推窗胜读营邱画，翻惜篙师解缆忙。

管庭芬 字培兰，号芷湘。海宁诸生。博览载籍，兼工绘事。

临平晓发

奔雷卷出笕泉声，窗隙朦胧晓色明。两岸黄鹂啼不住，橹摇残梦过临平。

临平道中

帆挂一溪烟，黄芦两岸边。晴山皆入画，秋水正兼天。人语喧茅屋，篙声放渡船。不知时序改，尚咽柳梢蝉。





皋亭怀古

芙蓉两朵拥秋云,路近临安积翠分。想像当年征战地,凯歌听唱背嵬军。

运衰烽火极天红,鄂国灵旂布满空。英气枉教惊白雁,不留降表出深宫。

登半山云锦亭

江海吞元气,群山积翠分。乾坤团锦绣,松竹拂烟云。帆影穿花去,钟声度水闻。交辉烘五色,石壁丽斜曛。

月夜由临平之赤岸

不使重关阻,荒荒趁月明。自嗤非橐载,何用效鸡鸣。水浅移舟缓,山高锁雾深。琴书难榷税,关吏免苛征。

朱枪 字条生,吴县人。著有《万卷书屋诗存》。

夜过临平

西风吹浪峭帆轻,野旷天低日未明。孤艇一灯人对卷,几声残柝过临平。

陈春晓 字杏田,号觉庵。钱塘廪贡。著有《晚晴书屋诗钞》。

紫儿读书临平山下

园林春风来,游子出门去。出门何所之,读书最幽处。琴装戒仆夫,仆夫问前渡。朝发松木场,暮抵临平路。回首武林城,迢迢隔烟树。

严适 字子容,仁和人。候选同知。著有《香南诗钞》。

三月三日临平道中见山家老梅尚开感赋

山塘寒食近,寂寞见梅花。物外春常在,人间日易斜。泉声三径雨,竹色几人家。小隐何年事,空劳感岁华。

贾敦艮 字博如,号芝房。平湖诸生。著有《餐霞仙馆诗》。

临平道中

侵晓看山色,山山云不同。挂帆初就日,晴翠满孤篷。茆舍半临水,柏林全受风。船头千嶂合,杳霭出烟中。

陈裴之 字孟楷,又字郎玉,号小云,文述子,钱塘人。官云南通判。著有《澄怀堂诗集》。

临平道中咏菜花

张翰黄花句,于今又几年。渐滋春雨地,编染夕阳天。春色桑畦外,香风麦陇前。鹅儿娇欲映,燕子掠偏圆。笑插村童髻,妆添浣女髻。碧随芳草远,红点落英鲜。蜂蝶喧桥市,鱼虾聚钓船。临平山下路,一抹画春烟。

归舟过临平

一双白鹭晓烟平,蚕事初过渐出耕。四月皋亭山下路,绿阴如水过临平。

此间原是柳丝乡,拂水依依翠带长。荷叶如钱都出水,家家门外有横塘。

张喜珏 字采言,平湖人。著有《晚香居诗钞》。





临平道中偶占

柔桑叶密鸂鶒啼,极望人家一剪齐。隐约野塘渔艇外,夕阳红
衬水云低。

俞长垣 字薇香。平湖岁贡。著《淇滨诗草》。

临平早行

远水忽生白,中流一道孤。乱山青未了,晓月淡于无。客梦寻
衾枕,炊烟起荻芦。参寥师已渺,莫问藕花图。

曹有光 字迪前,号莲浦。海宁诸生。著《莲浦诗钞》。

临平山晚步

藤萝窈窕入山溪,兴往孤筇手自携。松冷衣痕沾绿粉,石危屐
齿印黄泥。野麋踏叶忽双出,幽鸟隔烟时一啼。岭上云深迷去住,
数峰暝色夕阳西。

苏惇元 字子原,安徽桐城人,侨寓杭州。著有《钦斋诗稿》。

临平舟中

麦绿蔬黄迷远浦,桃红李白映平川。画桡划破琉璃影,好是杭
州二月天。

许延穀 字子双,延敬弟。仁和廩贡,官广东虎门同知。著
《比青轩稿》。

皋亭观桃花

修禊吟朋集,全教俗虑删。置身在仙境,一笑指春山。蜂蝶情

多斗，鸥鳧意自闲。斜阳挂林角，无语送人还。

余赞 字伯庆，号幔庭，仁和人。郡诸生。咸丰辛酉殉难。

临平道中

藕花香里片帆轻，月淡烟浓破晓行。太息看山无峭壁，寻常诗思过临平。

王丹墀 字子觐，号水村。海宁诸生。著有《小梅花庵诗钞》、《菽欢堂诗余》。

过临平后舟行书所见

夹岸湖田赋有余，路经小市入村墟。雨添新筑前山寺，风送鸣榔隔浦渔。翠黛有情逢旧识，白头无恙照清渠。平皋鹤叟今如在，好约为邻北郭居。元张仲居在杭，得有一私印，文曰“平皋鹤叟”，盖取北郭三山名临平、皋亭、黄鹤也。见朱珪《名迹录》。

江湜 字弢甫，长洲人。著有《伏敌堂诗集》。

临平道中

西风吹晓晴，一櫂到临平。水市菱初老，霜畦麦又生。来因迎使节，默自动乡情。便唱渔歌去，毋兼吏隐名。

吴辛甲 字周史，号如山，安吉人。咸丰辛亥举人。著《半日斋遗稿》。

避难皋亭山

鹤唳风声敢自由，石岩岩下暂勾留。竹棚高架风梳发，簪屋低





撑雨打头。绕树更无巢鹊地，寄篱常有触羝愁。不知兵甲何时洗，
为问桃林可放牛？

姚湘 字宝田，仁和人。附贡。

甘蔗

小林贡甘蔗，纪之潜氏书。登场舞竿木，到老味有余。似此坚
多节，惜哉心未虚。

王星诚 字孟调，山阴人。咸丰己未副贡。著《西凫残草》。

临平

上河新雨上芦花，小市春烟叫鹧鸪。莫向垂虹桥上望，好山青
处是西湖。

何岳龄 字衡山。海盐诸生。著有《漱红山房诗集》。

冬日临平道中

莽莽临平路，西风雪暗天。孤舟依戍火，寒鸟就人烟。云不开
桃坞，冰初冻麦田。夜深回首望，残月落湖边。

临平舟次有寄

新秧未种上湖田，浅草频闻暗涧泉。斜日峰峦攒鸟道，东风橈
楫就人烟。桃花入望如团锦，美酒频沽不计钱。寄语西泠旧游侣，
画船迟我六桥边。

秦绶业 字澹如，无锡人。浙江候补道。

临平道中

烂漫春光记往年，冬来山色转苍然。千家收获水消日，夏间几成水患。万象萧森木落天。枫叶余红人醉后，芦花早白雁来先。渔翁不管古今事，貰酒船头一觉眠。

吴俊琪 字半耕，仁和人，居翁埠。著有《至乐斋诗钞》。

偕潘小云至天开河访沈恬波茂才祖尧

微风漾水痕，嫩日烘花气。春回残雪消，草本吐生意。芒屨结伴行，懒逐游春骑。八咏沈家楼，主人敦古谊。相见慰相思，入林欣把臂。纱窗竹影横，瓦铛茶声沸。促膝共谈诗，细辨淄澠味。坐久晚鸡鸣，夕阳红满地。归路更寻梅，南枝花落未？

安隐寺题壁

春深泉绿柔，舫棹探幽景。荒凉劫火余，兰若未修整。到寺风萧萧，庭空粥鱼静。徐步绕长廊，踏破疏松影。压帽花影圆，扑衣岚翠冷。读碑扪古笏，汲水试新茗。禅榻坐移时，夕阳照峰顶。何当学邱仙，跨犊上高岭。奈被尘网牵，未获居仙境。惆怅下山来，暮烟促归艇。

游邱山

舫棹藕花洲，言游景星观。羽士导客行，入门野鸟唤。日高松影圆，风暖花香散。在昔邱真人，吹箫月常玩。金丹九转成，跨鹤入霄汉。默诵逋翁诗，遗迹寻溪畔。丹灶黄泥封，丹池白石烂。悠悠云外心，吊古发长叹。

临平山之麓，有泉长不枯。孤壑湛寒碧，水底金泥铺。肥翠浸石发，瘦红濯花趺。疑有骊龙睡，灵珠随噏呼。其声滴玉漏，其色





映冰壶。掬处冷似雪，漱时甘于酥。何当分一担，俗呼一担泉。省舌煎竹炉。味与安平同，题诗效髯苏。

上山樵路微，探奇入岩洞。瞿昙刻何年，满面土花冻。莎软屐齿松，岚湿帽檐重。觅径再登高，清风忽相送。塔基埋荒榛，剑池积苦葑。独立正苍茫，忽焉双目纵。千家闾閻浮，万顷桑麻种。烟际晚钟来，归途将月弄。

临平道中

才过长亭又短亭，飞花扑面酒初醒。归来不怕程途远，贪看山光卅里青。

桂芳桥畔绿杨稠，画舫歌船载酒游。一带珠帘临水卷，画眉人倚小红楼。

按孙文靖《午日溪头晚归》诗注云：“童时里中水嬉颇盛，晚归，明灯与红妆相映。”颇与此诗情合。近百年来，不闻有踵行者，惟五月十七，里人相率逐疫，则游船如蚁，举国若狂。先生所咏，殆值是时乎！若平日，则吾乡风气浑朴，固无此佳丽地也。

重过皋亭

忆昔扁舟过，桃花开满林。残红今满地，新绿已成阴。风急暮霞散，雨余春水深。重来问津处，仙境怅难寻。

景星观题壁

寒花开尽古杉凋，夜静空山气沉寥。欲唤仙人骑鹤下，月明如水坐吹箫。

重游临平湖

岚霞弄阴晴，夏景增深秀。爱此林泉幽，寻诗客来又。花招旧识人，映水灿如绣。扑鼻香风清，白莲戏口嗅。飞云荡吟胸，湖气

冷侵袖。况逢驶雨过,湿翠滴群岫。蝉鸣细柳中,胜听瑶琴奏。随意步修堤,寺僧喜邂逅。相偕入禅房,屐印苔衣皱。庭蕉绿一天,不见日光漏。扫榻共翻经,临池人影瘦。剖瓜试尝新,爽比山泉漱。翻笑热客忙,纷如蝇逐臭。年年病夏畦,背汗沾衣透。城市与山林,炎凉殊气候。仙凡咫尺分,何不权去就。

鼎湖与镜湖,在昔称双美。浓抹复淡妆,俱足比西子。水光山色中,晴雨总堪喜。浪软碧鱼鳞,桥低红雁齿。垂杨种四围,绿影凉于水。时有采莲人,荡舟入花里。风蒲弄轻柔,蜻蜓飞且止。最忆道潜僧,吟篷曾过此。诗成万口传,赏音逢学士。更爱曹夫人,丹青图一纸。唤作藕花洲,佳话从兹始。世事易变迁,沧桑一弹指。名迹今已堙,亭台寻废址。但见钓鱼翁,孤篷沙滩舣。怀古心悠悠,船唇愁独倚。归路首频回,暮霞散成绮。

书冯半亭上舍治诏征诗启后

昂藏七尺躯,至性一腔热。卓哉侠士风,父老争传说。离乱慨当年,櫓枪耿未灭。粤氛扰东南,千里流战血。杭城亦告陷,四野愁云结。岌岌亭子村,水陆通江浙。堵御乏雄师,乡团又粮绝。烽尘卷地来,流民走蹙蹙。风鹤万家惊,老幼齐咋舌。冯公跃然起,大树承前烈。目击时事艰,愤甚眚欲裂。亟告同村人,进退宜早决。尔舟随我来,同行勿抛撇。闻警俱折回,远避虎狼穴。筹赈活灾黎,请兵搜遗孽。桑梓赖保全,劳劳鬓成雪。知公虽服贾,读书重气节。修德隐君子,识时古豪杰。历险总如夷,眼底沧桑阅。肘后有奇方,济世心尤切。归家松菊存,课子藻芹擷。时平晚景佳,养志陔华洁。方欣花甲周,遽痛椿枝折。里党溯遗型,百世仰前哲。





藕洲感旧用紫芸丁山湖韵

归妹曾夸中雀屏,几年共泛藕洲舲。岩疆惊避妖烽赤,穷海潜挑野菜青。廿载茹荼坚守节,孤儿负米早披星。渭阳谊切时相勖,孝友遗风说与听。张子莲妹婿。

枯木图中乱点鸦,画兰尤喜带烟霞。名山无地求遗稿,荒冢何时酹落花。只剩一丁称式谷,不留半子服緦麻。王耀南表兄为先生之婿,遭乱先卒。诗坛弟子今遗几,愁过黄垆旧酒家。金芑石先生。

师恩未报愧荒庄,娱老园空暮霭凉。娱老园为师旧居。北海千樽忆豪饮,南丰一瓣剩残香。家风清溯梅花赋,兵火焚余薜荔墙。寒落门前旧桃李,楚些重咏断人肠。宋小铁夫子。

云天高义古人风,卅载相依骨肉同。禹莢成书参管子,余家世业盐。先君见背后,公代理有年,不辞劳瘁。河汾先德溯王通。六旬回里霜髭白,一恸凭棺泪眼红。共说善人终有后,表嫂邵氏抚孤营葬,以节孝称。早凭孀稚葬衰翁。王庆增姑丈。

题张半农先生一士《二铭斋诗钞》

山庄幽处昔经过,画里仙翁鬓未皤。庚午秋仲,偕沈恬波登堂得见先生雅照。隐士高怀菊花咏,风人遗意竹枝歌。集中有菊花诗及半山竹枝词。书香继起应称盛,诗句流传不在多。太息江乡兵燹后,百年文献待搜罗。

丁丙 字松生,钱唐人。江苏补用知县。著《松梦寮诗稿》。富藏书,家有八千卷楼。

泊临平关水栅阻宵行

晚关灯闪鼓冬冬,矮柜横桡渡口红。舟子两边通夜语,客心南

北水西东。

广严寺

迤邐乡山不断青，为探梵刹泊临平。竹光瘦比溪筇立，松韵清
换石鼓鸣。褚氏伽蓝龕失像，唐时玄览碣埋名。题诗幸有鲜于老，
引我斜阳望古情。

曹懋仁 字臣伯。海宁诸生。

挽陈擷蓂茂才

问奇频自过高斋，淪茗清谈臭味谐。几净窗明无俗韵，知君夙
具好襟怀。

宵深鸚鵡不堪闻，未到秋分手遽分。从此衔杯当日暮，凄然怕
望犊山云。

胸中未吐气如虹，出匣干将顿挫锋。省识人生原似梦，诂君一
梦太匆匆。

漫问深交与浅交，人天已是判今朝。痛肠欲断无方疗，且把芜
词当《大招》。

陈涸 字柳堂。仁和诸生。著有《晚香斋吟草》。

登葛岭放歌

前则有葛稚川，坎离龙虎烧丹铅。后则有贾秋壑，狎客名姬纵
燕乐。我来独上初阳台，萋萋满目皆芜莱。半闲堂圯丹灶废，神仙
富贵安在哉？生不必作千载想，亦不必受五鼎享。兴来天外独昂
头，一览明湖大如掌。明湖州里明镜开，我欲酿为绿玉醅。快哉一
饮三百杯，涤我抑塞磊落之胸次，发为淋漓慷慨之雄词。酒酣耳热





浩歌起,空中声若风雷驰。吾侪意气本飞动,万壑千岩方寸拥。飘然且作凌云游,安能吐丝自缚如蚕蛹!不然既不能丹成白日升天衢,又不能楼台歌舞恣嬉娱。昂藏七尺空自负,局促何殊辕下驹。

书武林张母魏孺人殉烈事

明湖皎皎炼蟾魄,澄波倒影群峰碧。武林山水甲东南,分将清淑钟巾幗。郑公华胄世簪缨,掌上明珠长养成。严君淮海襄持荚,佳婿清河早缔盟。当筵丽句催妆猝,金鉴家声夸世阅。箫鼓喧阗奏晚衙,寓公权把青庐设。璧月团圞照画廊,合欢酒晋紫霞觞。方期偕老梁鸿案,詎料呕心李贺囊。秋风一櫂催黄叶,莲幕归来惊遘疾。乌鹊才经碧汉填,绿蛾顿使眉峰折。当年花烛耀云屏,郎美丰姿玉样清。病榻支离余瘦骨,灯前谛视益伤情。此际璇闺深踯躅,恨无灵药回春速。束手难将二竖祛,刲肱何惜一匙肉。肉进谁知疾不瘳,郎君去矣竟难留。已拚从死泉台下,同穴鸳鸯瘞一丘。剧怜夫子弥留语,执手依依泣许。苟延残喘事尊章,鸩毒一瓿姑密贮。寒衾暑扇慎扶持,门户艰难独力支。堂上无儿偏有妇,老人得妇转忘儿。流光过眼真荏苒,灵椿花萼忽然奄。迺遭暮景厄桑榆,辗转沉痾穷祷祀。江南杏雨郁春寒,始病恹恹欲起难。盼到春来人已去,未曾诀别泪先干。冰雪为肝铁为骨,前言已践何妨殁。始知蓄念在捐生,十六年来如一日。留遗一纸篋中书,后事条条井井牖。地购眠牛须玉葬,经资驼马预金储。一肩大事今交卸,地下郎君应笑迂。潜德从无不发光,旌荣俟看天章下。

家兄澄斋五十寿辰,人招游超山,借梅花一樽为
兄祝嘏,希哲以病足未果,诗来解嘲,次韵奉答

吟怀大好是今年,香海新添翰墨缘。却有尊罍轰客饮,未曾襍

被伴花眠。石堪历劫因镌佛，梅自超凡故号仙。寺中有石刻吴道子画观音像，楹联云：“佛石不磨唐笔墨，仙梅犹占宋年华。”半百韶华吾亦近，准拚酩酊续芳筵。双枝兰桨绿波衔，屈曲随溪自转帆。楼敞尽容诸客倚，林疏好借一峰嵌。畅怀我遂看花约，渴想君同说饼饊。从此尖义争叠韵，往来忙煞鲤鱼函。

重建夕照庵，次吴希哲明经韵

天留净土避嚣尘，石室云龕次第新。一勺疑分廉让派，庵旁有泉水常清冽，俗呼一檐泉。重来也算葛怀民。藓碑欲抚摧残字，竹坞难寻化后身。曲竹乌在庵之上，相传为邱真人炼丹处。从此山僧常说偈，讲坛花雨满园春。

庵额重题古刹名，拨云寻径晚溪晴。茶香小碾谈逾健，松倚悬崖势不平。塔剩坏棱逃劫火，钟催落叶隔山声。当年吟伴凋零尽，何处烟波吊贾生？童时尝偕邹豸伯、俞申伯、康雨田联吟于此，今俱归道山矣。

长明新爇佛前灯，茗话欣逢竹院僧。香积御冬三斛米，柴门立月一枝藤。云埋邃洞龙犹伏，寒冱空山鹤不禁。难得重阳风雨少，扪萝同踏石硿礧。

渔吟寄示之闽舟中即事，依韵代柬

峭寒花未见春城，积雨连朝切望晴。计日客从愁里度，逆流舟向险中行。云山严濑今重历，烟水渔梁又一程。喜把君诗吟枕上，浑忘红旭射窗明。浦城别名渔梁。

书沈静兰女史静香楼诗后

名噪瓶山旧草堂，遗篇珍重遍吾乡。阿翁衣钵传佳妇，脱口吟成字字香。姚平泉先生为女史君舅，著有《瓶山草堂诗文集》。

镂冰为句雪为词，引入清机一缕思。漫道东湖斟闺秀，吟怀何





让许璩姬。姬,临平人,明县令钱暘继室,善词翰,见明都穆《都公谈纂》。

周光烈 字承哉,号子穀,骏发孙,肇仁子,钱塘人。郡诸生。

陈棠曰:承哉先生尊甫官滇南巡检,战死,德清俞曲园太史槌为作《南涧杀贼记》。先生间关万里,迎母归养,与慕陶广文、云笈太守为从兄弟。广文家临平,先生亦侨寓永康桥河下。辛酉之乱,与长子书阁先生同客死吴门。次子槐卿先生函骨归葬。乱后,槐丈寓罗庄数载,后迁居城中和合桥。

钱唐怀古

灵鹫之山高隆隆,金牛湖水涵空蒙。湖光山色自今古,日月照耀金银宫。忆昔钱王全盛日,莫姿卓犖东南杰。甲帐云屯十万兵,银涛弩射三千铁。陌上花开遍六桥,春风香暖渡兰桡。一时木石皆披锦,厮养由来尽珥貂。百年宋室来南渡,明圣湖边通辇路。宝瑟银筝响遏云,画船箫管欢朝暮。离宫别馆总生春,绣陌香衢飏曲尘。金粉楼台全入画,蓬莱花草尽精神。岚光滴翠波光绿,青雀船头看不足。千官朝罢玉宸时,翠舸齐呼飞继烛。丞相堂开号半闲,将军犹是梦刀环。中原父老惊鼙鼓,柴禁重阑夜不关。帘栊十二谁家宅,一片蘼芜已陈迹。回龙桥外夕阳红,浴鹄湾前秋草白。金雀觚棱感废兴,凤凰山势望峻嶒。莺花依旧迷三竺,风雨何人问六陵?繁华自昔埋尘土,惟有名贤终可数。君不见,李公之井白公堤,人生岂必无千古!

周金绶 字书阁,光烈子。钱塘廪生。著《等闲斋集》。

新柳

一抹长堤入望赊,柔条整整复斜斜。絮轻渐扑弹筝舫,线短初

藏卖酒家。未有青痕迷草色，已能红意衬桃花。亦知寒食年年事，漫馆游人锦绣车。

戴其瑞 字颂花。海宁诸生，馆钟氏。

赠钟氏诸昆玉

沪上班荆证旧因，新诗投我璧同珍。对君欲话流离事，话到流离总恼人。

重提往事感云烟，三载飘蓬别恨牵。历尽危途何所似，临池瞎马逆风船。

告君一语最堪悲，授命如何说见危。缕缕线痕身上密，夜深常想倚闾时。

故人见我尽欢颜，依旧谈诗共往还。翻到君家三叠曲，也知不是唱阳关。

俞绍莱 字廉石，樾子。候选道。

潞河留别

破癖三间雀可罗，闲官风味似头陀。稻粱自笑生资绌，姜桂终嫌辣性多。呵壁左徒狂未改，负书刘勰愧如何！祖鞭陶甓浑抛却，一卷灵兰遣病魔。

高鹏年 字澥槎，号云客，仁和人。同治甲子补行辛酉、壬戌副贡，官桐庐教谕。著《补庵诗文集》。

陈棠曰：外舅海槎先生襟怀洒落，雄于谈，听者忘倦。少与周伯荪太史兰、钟雨辰学士骏声，同受业于钟古春别驾凤书门下，而





与学士交尤笃,及学士贵,未尝有所干求。螺舟观察,先生之伯父也,为衡州府时,彭刚直公以孤贫充绿营书记,观察一见,决为伟器,招之署中,躬自督课,故刚直待高氏甚厚,每至杭,时加存问,先生惟与之相唱和而已。尝监敷文书院事,清理遗产,不辞劳怨。及秉铎桐庐,遇岁科试,耻与新进诸生争束脩。桐庐本小邑,而先生性又廉,归时宦囊萧然。晚年,往来郎川,为人司嵯务。光绪庚子,拳匪乱畿辅,杭城亦流言四起,先生挈眷侨寓临平。及乱稍定而先生病,遂返祖庙巷旧宅,旋卒。所著《补庵诗文钞》、《笔记》、《燕谋琐语》均藏于家,惟《湖墅小志》四卷曾刊以行世,体例仿徐紫珊《清波小志》,搜采甚富,盖先生固祖居湖墅也。

题陈柳堂亲家《室迩人远图》

一棹归帆过鼎湖,知交零落感黄垆。张洵生、吴希哲、钟晋斋诸君均归道山。香山复抱空房恨,月冷纱帘吊影孤。

钟郝徽音久著闻,当年同寓啸吟村。披图剩有烟峦绕,环佩难招月下魂。

驾冢营成宿草秋,疏灯难遣暮年愁。重门静掩松花雨,肠断荀郎到白头。

太史丹青一幅图,云烟过眼易模糊。玉钗敲断金炉烬,十二年来入梦无?

范云 字子雨。诸生。

许庄春红叶

霜飙夜吼群山黑,晓起霜华如雪积。天公亦厌秋光寒,枫叶萧萧齐著色。仿佛赤城霞起时,安平东望兴飞驰。白云深处停车坐,

谁是风流杜牧之？

张一士 字半农。诸生。著《二铭斋诗钞》。

喜顾晓塘过访

暮云春树望瞻频，忽启蓬门见故人。地有因缘才得到，友因文字便相亲。敢将诗酒酬知己，共话桑麻脱俗尘。送上归舟翘首望，东湖迎照月如轮。

送选斋弟之崇善寺养疴

莫愁此去病魔缠，只要心宽体自然。寒必先衣饥后食，强休危坐倦安眠。须将烦恼抛除尽，切戒诗书刻苦研。我亦曾经多疾病，全凭静养得延年。

康叶封 原名樾，又名允吉，字子兰。仁和廪贡，候选训导。著《薰可轩集》、《临平山人集》。

杨振镐曰：子兰家临平镇，与其兄莲伯尝取沈东江先生《临平记》续修之，仿州县志体例，采辑甚富，惜其稿已佚。子兰先生有句云：“咒雨灯花黑，逃霜画草青。”为一时传诵。

雨后湖上

雨后看山好，烟客淡欲无。远峰开夕照，垂柳倩云扶。水急泉如雨，林深鸟自呼。酒家堪坐赏，聊解杖头沽。

题吴乙杉虞美人花画扇

八千子弟化沙虫，赢得香魂一缕红。太息楚氛犹未靖，空携艳笔对春风。时金陵戒严。





和江圃见怀韵

春水轻离别，饥驱感百端。诗无筒可递，花许客先看。局换山仍好，交深酒不干。莫嫌穷措大，气息总寒酸。

送缪珊宝榷台回江阴

十年宦迹留清白，寂寞风尘隐一官。归路花飞春共别，讼庭草满梦都安。心惊关柝微精厌，手抱琴书再到难。捧檄已完毛义愿，家山无恙饱君看。

题沈少山为孙亦寿画墨牡丹

魏紫姚黄浪博名，却嫌脂粉贱留痕。长芦画本无妆饰，富贵君家有宿根。

史恒 字仲贻。诸生。

己未浙闱有八十三登榜者戏作

也算龙头属老成，遍翻齿录孰同庚？桂林第一枝谁折，不觉前贤畏后生。杜句。时解首年甫冠。

陆光祺 字寿维，号掬珊。

陈棠曰：掬珊居乔司镇，即古之汤村也。长身姜髯，清臞如鹤，问课桑麻，兼精绘事，人物、花鸟靡不工致。尝典司文澜阁书籍，检理曝晒，必勤必谨。后与李节贻、毛西堂、钱叔盖结社南屏，烟墨渲染，辉映林岫。避劫游沪，殁于华亭旅次。

重过文澜阁有感

先皇楼阁郁苍苍，下马重来问夕阳。我愧无才胜元九，一篇宫

体赋连昌。

残山剩水付丹青，呵护由来自有灵。遗籍他年亲诒访，献书阙下重双丁。阁中残书，为丁竹舟、松生两君所掇拾，祺曾为绘《书库抱残图》。

张珏 字田生。廪生。

陈棠曰：田生先生工为制举文，晚年犹负笈入闾，尝作《老新娘》、《老产妇》两律以自况，读者哀其志而悲其遇。

红梅

不从冷淡著丰神，漫道臞仙貌失真。要使群芳齐减色，一枝先占艳阳春。

品自孤高格自奇，繁华道是不相宜。岂知一见春风面，酒晕无端上玉肌。

绮纱窗外腊凝香，杏俗桃粗未许方。最好一轮明月夜，美人林下艳新妆。

烘成绛雪染成霞，点缀孤山处士家。岂是神仙嫌缟素，只缘欲聘海棠花。

邹志升 字遂伯。诸生。

采樵吟

芒鞋踏破岭云多，知否仙乡已烂柯。世事不殊棋一局，止将胜败付高歌。

羊肠岭绕路崎岖，投斧林间暂息躯。莫道蚕丛行不得，出山去便是通衢。





钟煜 字恒生,号月如。监生。

陈棠曰:月如姑丈工篆刻,娴绘事,早卒。时姑年甫三十余,子女皆幼,拮据二十年,得完婚嫁,冰蘖之操,里党同称,因格于例,不获请旌。

盆梅次家眉生韵

策杖孤山忆旧游,一枝分到更清幽。筠帘位置春先得,纸帐横陈梦也浮。不让水仙开砚北,还宜红友伴床头。笑依替鹤寒窗守,可许华堂共结俦。

冰霜历尽帘□枕,旧友还寻菊与松。伴我吟魂孤馆寂,怜伊玉骨一坏封。藏来画阁春机小,推出空阶月色溶。莫作案头闲玩物,调羹除此尽才庸。

篱落何须和月栽,夜深仿佛玉人来。无端活色摇灯影,照得疏枝落砚台。破腊莫嫌孤干小,冲寒也占百花魁。笑他桃李皆粗俗,不是儒珍待聘材。

韵格清奇冷不妨,最宜水榭与山房。为留高士虚前席,不放春光出画堂。瘦影无多偏绝俗,琼姿虽小便非常。从今芳信何须探,索笑还来净几傍。

沈灿 字兰舫。增贡生,官孝丰训导。

陈棠曰:德清俞曲园太史未达时,馆于临平兰丈,从之问字。后尝语人曰:“吾师门生遍天下,而最先受业者惟仆,故师生之谊甚挚。”自孝丰归,尝监崇文书院及诂经精舍事,复典司文澜阁书籍。诗不多作,读《衡湘泉清集》,见有题《马贞女长歌》一首,亟录之。

衡州马贞女歌

噫吁嗟!贞女峡,虎豹不敢栖。女贞木,鸱枭不敢啼。古来女

子重贞烈，死生可易心难移。衡州世族扶风马，闺中有女班昭亚。
淑女惟容君子速，莠萝谁许联姻娅。冯家世谊渭阳亲，冯郎才貌尤
起伦。钟瑾母妻原一姓，朱陈世代更联姻。赤绳从此三生系，世事
偏多不如意。弄玉方期跨鹤游，萧郎先已乘鸾逝。妆台晓起闻鸦
啼，计音一纸来如飞。闺中闻信惊欲绝，回肠未断魂先离。此时贞
女悲无语，恨不从郎泉下去。此际贞女志愈贞，吾头可断名难更。
泪枯血涌崩肝肠，积哀骨立形神伤。慈母忧儿成疾病，家人觚隙共
堤防。儿身虽在生无谓，儿命如斯更何悔。若得招魂死亦甘，未亲
含敛心终愧。含羞忍泪呼娘告，愿抚桐棺亲一吊。儿身生死属伊
家，愿尽儿心全妇道。阿娘劝慰阿爷愁，星姨月姊争相留。此心如
石不可转，惟拚一死无他求。高堂遣嫁悲无奈，临行泣向庭前拜。
吉服偏将缟袂加，素车聊为青庐代。迎门漫说烂如云，望到空堂欲
断魂。奠得椒浆当合卺，捧来栗主暗呼君。抚棺大恸君闻否，此身
原是君家妇。生前未得侍汤药，死后犹将奉杯酒。穗帷吊影伴昏
黄，麻衣拂地人如霜。歌到新婚偏死别，唤他新妇更心伤。尊章爱
重不胜怜，宗族亲邻争道贤。愿为刊碑传苦节，许其立嗣奉残年。
贞名藉甚人争说，大吏封章驰奏入。凤诰荣旌贞节坊，龙章宠表闺
门式。衡山湘水尽生光，沅兰澧芷争馨香。闺中妇女群称羨，地下
郎君暗感伤。吁嗟乎！男儿忠孝女贞烈，万古流传名不灭。试看
阶下女儿花，风前亦放花旌节。

钟烈 字眉生，号骏甫。同治甲戌进士，官江西安仁知县。

登礼塔汇塔

一层又一层，天风吹我上。俯首视同侪，顷刻分霄壤。





儒家争道岸,佛氏说浮图。一样登高喻,休教废半途。

癸亥除夕寓申浦度岁

弹指三年隔里门,辛盘循例且开樽。异乡仍获团圞福,造物于人算有恩。

鸡豚罗列祀神筵,长幼衣冠拜祷虔。可是春风能得意,吉祥花早现灯前。

安排佳果荐春盘,珍错何须侈美观。我爱故乡乡味在,年年欢喜总成团。予乡度岁作粉粢,名欢喜团,今依旧为之,聊存乡味。

罗家双烈女诗为晓岩兄作

银瓶铁井阑,相传岳娥死。下及七百年,媲美豫章氏。豫章有好女,双珠掌中喜。不独婉娈姿,寸心贞烈矢。俄惊红巾来,世运遭倾否。阿姊曰无愁,素志死可恃。妹曰愿随姊,偷生良足耻。含笑入重泉,冰雪具双美。呜呼烈女心,请视一泓水。贞烈殊可风,大吏上天子。九重垂恩荣,芳馨表闾里。作诗告采风,千秋光青史。

高瞻岳 原名鉴曾,字镜仁。仁和诸生。著《压线吟》。

舟泊皋亭山

山半余夕阳,天末一归鸟。羨渠倦飞还,恨我游踪老。东风促行装,又至皋亭道。言访桃花源,桃花信犹杳。春寒锁百卉,枝疏树环绕。独恨时世艰,远行心似捣。撒沙著神威,默向灵祠祷。保障桑梓间,立使櫓枪扫。客梦于以安,挂帆报天晓。

王鼎新 江夏人,景彝子。见《琳斋诗稿·附录》。

舟中即事

临平三月雨如烟，两岸莺花送客船。远水初明橈影直，轻舟微荡橹声圆。梦余睡味初回美，酒后诗情欲放颠。难得老亲吟兴健，推敲更比过庭便。

张庆嵩 字岷门。桐城监生，官临平税课厅。

戊辰冬，将去临平治河赤岸，赠吴希哲、陈柳堂

相逢竞说相知晚，一载今才一度过。老屋留霜寒酒魄，夜床偎火斗诗魔。风尘有恨同低首，旗鼓难当易倒戈。天意若怜交臂失，为添佳话半山阿。

赠江兰圃先生

画眉笔与生花笔，两姓传家各一枝。诗酒纵狂同落魄，文章后死要留皮。只今坛坫归裙屐，在昔平原竞绣丝。为语后来居上客，莫嫌蝴蝶瘦难支。公诗有“花残蝴蝶瘦”一联，已成绝唱。

朱梯青 字子星。海宁诸生。

丁亥岁，假馆陈柳堂明经汴家， 承示《晚香斋诗稿》，率题一律

十年前早识荆州，下榻今番愿始酬。大著披吟珠入握，名言点悟石颠头。钦君骨格青田鹤，懒我情怀白水鸥。利器笔耕惭钝尽，春风无力负良畴。

高光烈 字筱珊。海宁诸生。著《挹爽庵诗钞》。





游夕照庵和妹婿周紫筠韵

免俗于今未，编茅且住家。时寓临平。忽来名士履，醉插傲霜花。
径仄湾流水，山孤聚落霞。禅堂客小憩，涤虑试清茶。

片尘飞不到，石上泻清泉。扫叶迟烹茗，挥毫不待笺。暮云归去后，明日再来缘。倘得蓬茅住，何虞俗虑牵。

沈士敏 字镜斋，海宁人。

陈棠曰：镜斋丈隐于市，为乔司何氏米肆司会计，读书糠粃中，有禾中周青士之风，为小诗极有风致。镇有公益事，必推丈为领袖，而丈亦不辞劳瘁，蕲底于成而后已。年高德劭，善气迎人，年七十余卒。

题陈柳堂明经《室迩人远图》

槐阴一梦醒南柯，夜雨青灯愁更多。纵有玉箫来世约，萧萧其奈鬓边何！

闺房风月太蹉跎，六十光阴客里过。赢得白头人健在，却惭庸福胜君多。

丁立诚 字修甫，钱唐人。光绪乙亥举人，官内阁中书。著《小槐簪吟稿》。

临平湖棹歌

紫光赤色扫纤埃，今日升平湖自开。红煞桃花青煞柳，春风无数峭帆来。

赤乌天玺瑞征多，小石灵函字细摩。乐府重翻宝鼎见，压他水调竹枝歌。

邱丹羽化剩荒祠，杉柏阴遮碧一池。敲破竹扉童不应，小眠惊醒白鸥儿。

阿兄舒国绾朝绯，阿弟禅关割忘机。谁继放生团社约，鱼苗如蚁渌初肥。

广严清梵歇枯龕，春水门前记浴蚕。唤起鲜于旧诗老，护伽蓝礼褚河南。

安平七字艳坡仙，摹勒贞珉又百年。且采本山茶叶好，一瓯雪沸宝幢泉。

周元瑞 字紫筠，别号澹斋。光绪丙子科举人。著有《三莲堂诗钞》八卷。

偕高筱珊自夕照庵至许庄观红叶，遂游安平泉

青山寒澈骨，浓艳补霜枫。路窄妨游屐，峰回露绮丛。晴霞秋树里，人影夕阳中。待试安平水，寻幽曲径通。

甲午仲春将赴都门，留别诸故人

又践看花约，重歌行路难。东风辞故国，春色满长安。黄海波千折，青琴调再弹。与君话离别，明日思漫漫。

芳草连天远，长行惜早春。只身浮海国，客况是风尘。乡梦驰传舍，清谈忆故人。愧将迟暮意，未认柳条新。

过江丈兰圃旧居慨然有作

断垣三尺长蒿蓬，门巷依稀往日同。乡党更无遗老在，先生竟以苦吟终。知交落落归黄壤，世事茫茫问碧翁。谁为诗人作恁吊，一应秋色咽寒虫。





吴超 字左泉,仁和人。光绪丁丑进士,官工部主事,加员外郎衔。

题陈柳堂明经《室迹人远图》

一席蓬庐半亩塘,最关心处最心伤。溪痕山色都摹尽,那得传神到孟光。

尺幅云山设想奇,无声画引有声诗。知君感逝犹如此,何况亲操井臼时。

银汉迢迢界碧空,人天虽隔梦魂通。披图我亦添惆怅,此泪先君洒甬东。先室顾恭人歿于甬上旅次,迄今二十五年矣。

沈寅禾 字昀青,德清人,光绪己卯副贡。

陈棠曰:昀青明经性冷僻,与人交默无一语,及酒酣议论,风发不可一世。先后寓临平十余年,复迁乔司,最后迁丁山湖。居乔司时,不戒于火,室庐荡然,遂郁郁以终。德配马孺人,乔司人,营葬后仰药死,无子。明经尝咏《竹夫人》云:“百年眷属总成虚。”竟成诗讖。

将有江北之行,留别周紫筠孝廉元瑞

我本无家者,飘零剩此身。秋鸿常作客,春燕惯依人。长铗弹应倦,寒灯伴最亲。每怀颜子训,忧病不忧贫。

平生联胜友,髫髻已相逢。有志穷经史,无心羨鼎钟。风云知得意,星宿早罗胸。愧我仍雌伏,浮沉世外踪。

傲骨谁怜我,雄心独让君。酒酣同说剑,夜静尚谈文。情绪西窗雨,浮踪北岭云。知交终聚首,何必惜离群。

海滨曾托足,顾我兴偏豪。余馆翁埠时,君一再来访。每共严光榻,同



观伍相涛。谈诗砭俗骨,论世察秋毫。相对消岑寂,终宵醉浊醪。

相聚无多日,骊歌又送行。羨君敦气谊,怜我见交情。风雨怀良友,云山怅远程。依刘非夙愿,聊学赋东征。

雪虐风饕候,萧条景物幽。河山多阅历,身世感沉浮。红豆千行泪,孤篷万里愁。何当重话旧,吟眺豁双眸。

势交遍天下,世事尽如斯。健鹤矫相向,云龙化有时。争名惭炙轂,立志陋吹簫。去去关河远,相思付雁知。

努力崇明德,何须论短长。马蹄催别梦,虎仆即行装。辛苦情难诉,酸咸味共尝。湖山留后约,偕隐足徜徉。

题陈柳堂明经沔《室迩人远图》

老屋三椽竹二分,平林一角补烟云。好将摩诘诗中画,替写黄门感逝文。

无限深情无限思,凄凉剩粉与残脂。槐庭叶落无人扫,错认归宁未返时。

碧落黄泉两渺茫,空楼寂寞锁斜阳。夜深纵有相逢候,毕竟孤鸳梦不长。

一别千秋泪眼枯,西风吹老井边梧。墨痕惨淡分明认,不是当年嫁娶图。

王豫春 字啸山,晚号补蹉跎叟,海宁人。著《守拙轩小草》。

蚕词

碧桃花落菜花黄,此际家家祀土王。一幅余杭新种籽,阿依昼夜贴身藏。

纸糊小篋画狸奴,叶切如丝薄薄铺。笑向春牛图上看,把蚕却



喜是三姑。

十亩桑阴戴胜飞，乡村蚕月客来稀。门前插遍桃头叶，一扇芦帘昼掩扉。

车声轧轧槿篱东，缫罢新丝日正中。底是山妻留种茧，选来个个是同功。

孔星階 字晓庭。海宁诸生。

感怀

二顷难求负郭田，舌耕谋食感年年。饥来驱我真无奈，贫到依人最可怜。投笔已居班椽后，著鞭偏让祖生先。天涯故旧如相向，惭愧烟霞志未坚。

岁暮解馆，留别王嘯山、沈恬波，兼述近怀

西湖归后又东湖，客久飘零恨少孤。别友常怀春树感，思亲欲画晚萱图。俞湘梅以《晚萱苦节图》索题，余有同情。群空冀北谁求马，秋尽江南独忆鲈。底事当年狂阮籍，萍踪到处泣穷途。

钟煦 字绶生。廪生。

陈棠曰：绶生姻丈楷法入晋唐人之室，曾从王松溪大令麟书游，故词赋独工。年三十余卒，稿皆散佚。

和戴颂花韵，时寓沪上

流离琐尾剧堪悲，偷息淞滨梦亦危。铁马金戈声彻夜，櫓枪扫靖待何时？

江蓝 字子蔚，号兰圃，诸生。著《师竹山房集》。



孙馨《传》略：公世居临平之方家桥，先世以营运起家，至公始有志读书。既入塾，颖悟异于流辈，见者皆以为不凡才。父某以公年浸长，虑堕先业，禁勿读，使从己权子母利。公虽以父命不敢违，而持筹握算之余，必手一篇，反覆讽诵，或漏下四鼓，犹闻咿唔声。吾家竹孙公闻而奇之，语其父曰：“郎君幼有清才，既令之读而不使卒业，吾深为惜之。”其父悟，复使从戴琴庄福谦、周慕陶承谟两先生游。公年十二即出塾，至是年十八，始重理故业。逾五年，以诗赋受知学使吴公钟骏，为县学生。吾乡有三笑居者，即今之文昌祠，公与诸名流读书其中，不二年，学以大进。顾性乐冲淡，不甚肆力于举子业，两应秋试被斥，遂一意著述。庚辛之乱，家业荡然，公不善治生产，又一介不取，坐是大困。晚年，生计益蹙，人以为忧，而公翛然有自得之志，日与相知者数人，淪茗清谈，娓娓不倦。夙治岐黄家言，工草书，善写兰竹。年七十三，以老病终。

俞樾《序》略：君起于市廛，自成馨逸，虽举茂才，惟以诗自娱。身后，周子云孝廉编次为三卷，夷犹淡逸，自是香山、剑南门径中人，而时事之感，身世之悲，时时流露，又庶几浣花翁之一鳞半甲。余衰且老，久去临平，尝有《题孙氏读书堂》诗云：“吴三汪六皆黄土，剩有白头俞二来。”吴、汪，余曩时同学友，亦皆与君相习者也，因读君诗弥为抚然。

周元瑞《后序》略：先生所著集凡五卷，曰《庚辰病吟》，曰《观余》，曰《倦庵》，曰《师竹山房》，末附词一卷，孙子干卿属为点定，乃汰其篇之繁冗，去其题之重复，合词编成三卷，统以《师竹山房》名之。先生少即亮特，储才渊富，耽吟咏数十年，积诗词尺许，庚申以前尽付劫灰，今所存者，皆晚年手笔也。

陈棠曰：先生笃于友谊，其哭里中诸友，如周云笈太守祖诰云



“君已杀身全大节，我犹如梦剩残生。读书枉说天无负，抚剑空谈事不平”；德清沈容斋茂才泽恒云“天不容人长傲物，身偏无地可投竿。双飞鸳翼湖边折，一梦荆花客里残”；胡颢苏通守博源云“干戈同是遭奇劫，涕泪空教洒暮年”；康春谷上舍琮云“好梦难寻杨柳岸，归期空订藕花洲。交因情重青垂眼，发为愁多白上头”；康少伯茂才寅云“一夕清谈成永诀，三生旧梦杳难寻。久分门户支持力，苦费文章得失心”。又有哭孙安甫茂才长甜、孙亦寿少府长保、康竹坪司马琪诗，皆情致缠绵，不减向子期《山阳闻笛》。

游佛日寺故址

青山无浩劫，探幽今复来。千年古道场，一朝成劫灰。颓垣长薜荔，破砌生莓苔。幽草蒙涧底，夕阳剩山隈。昔有楞严坛，今已长蒿莱。不见诸佛相，巍然土一堆。何时拓名境，佛力大挽回。琳宫与绀宇，法界重新开。我来腰脚健，直上般若台。坐看天花飞，卧听走风雷。晨钟与暮鼓，日月任相催。吾将终老此，死生何足哀。人间名利场，逐之何为哉！

过亭趾冯半亭村居

荒村成小市，中有隐君居。水典桥横外，分明是旧庐。

清溪舟中

布裙幅幅溅猩红，一棹穿来小港通。郎把柁牢依打桨，不愁天起石尤风。

萧萧衰柳曳残黄，风到秋来一味凉。笑尔芦花腰惯折，不知头白已如霜。

客丁山湖雨中观云桥

渡头新涨一篙添，树影岚光翠欲粘。湖雨跳珠喧水面，山云团

絮裹峰尖。过桥杏指村三里，隔岸茅编屋数檐。花自流红波自绿，
晚来小市散鱼监。

水叉河同张田生明经钰看红叶话别

秋山依旧艳如妆，云白林红草半黄。惆怅昔年年少侣，此时相对鬓凝霜。

十年踪迹叹飘蓬，天际惊寒有断鸿。故里才归偏似客，来何草草去匆匆。

送屈铭斋贰尹懋功还武林

永和堤畔动归心，别有情怀水样深。烛影翦残红杏雨，鞭丝绾住绿杨阴。书传鱼腹通离恨，风顺鸿毛听好音。他日西泠重把盏，酒痕添上旧衣襟。

哭亭溪姚瞰江上舍昱

客颜嗟日槁，一见一回惊。病已膏肓入，言犹肺腑倾。有灵何憾死，无命竟难生。剩有绋袍在，空教老泪盈。

初夏过亭溪

春与人俱老，亭溪客未还。花残蝴蝶瘦，水落鹭鸶闲。菜圃篱斜结，桑园户半关。邻翁如解饮，呼酒一开颜。

海昌观潮亭望海

极目长江天尽头，片帆遥见碧空浮。涛来一线白横曳，山叠千重青倒流。城郭荒凉兵燹后，海天寥阔古今愁。眼前如此风波恶，未若田园归去休。

康莲伯广文榆暨嗣君贯桥爵少伯寅 两茂才死难，归葬赖家桥

杨白枫青草冷烟，故人残骨掩荒阡。书香谁继怜孙稚，苦节能





坚赖妇贤。衣食最难谋死后，文章遗恨误生前。桂花消息明年动，
血泪还应滴九泉。

陈烈女诗并序

烈女名和贞，钱塘陈梓琴宝功次女，礼部侍郎荔峰嵩庆至孙女。辛酉冬，杭城陷，女惧辱，仰药死，父母亦遇害。

纵使身留可活亲，亲心何忍辱儿身！红闺大节先亲尽，不作亲前狼藉人。

菱湖夜泊

夜阑柳色一堤昏，客话篷窗酒尚温。百八钟声烟外寺，两三点
火水边村。河梁月落乌啼树，邻巷人归犬吠门。三十余年重过此，
星移物换毂消魂。

怀水道人

步虚声彻白云边，火满丹炉霜满天。记否石函湖畔住，一窗落
叶夜谈玄。

一别西湖不再逢，廿年鳞甲长青松。不知今夜月明里，人在峨
嵋第几峰。闻将游蜀。

宿相国寺

古寺箫条乱后过，佛香都被劫消磨。尘高鼠迹床头印，雨歇蜘蛛
丝屋角拖。作客灯挑春梦短，怀人榻共旧时多。昔同康竹坪、徐香舟、康春
谷、吴乙杉常宿于此，今俱作古。老僧惯说兴亡事，一样余生如我何！

题画为史梦苏茂才奎

嶰竹声吹浅水边，呜呜凉透一溪烟。谁知孤负扬州梦，廿四桥
头月正圆。

周紫筠孝廉元瑞游燕，
为来春试礼部计，别后有怀

快意遨游气自雄，身随琴剑去匆匆。千山落木酣秋雨，一片征帆饱朔风。作客光阴传舍迅，封侯消息翠楼通。长安转眼春将至，莫负花开十里红。

月夜过罗庄

夜色明如此，沿村路曲盘。一天霜气重，遍地月光寒。小市灯遥隐，疏林叶半残。朔风吹栗栗，身早怯衣单。

马汝遵 字即山。附贡，候选县丞。

赠张岷门少尉庆嵩即次其与希哲柳堂韵

云章灿烂光摇目，恍似山阴道上过。但览清芬流齿颊，浑忘险韵斗矛戈。官于去后争夸好，时已卸临平务椽。诗到工时足破魔。京兆才华原绝世，那容桢干老岩阿。

钟楷 字晋斋。附贡。

题陈柳堂明经沔《室迩人远图》

远莫远兮，天涯游子悲离别，思家目断云山隔。迩莫迩兮，龙须八尺合欢床，休教明月照流黄。生不到狼居胥，梦不到鸭绿江。情之所钟，千里万里犹一堂。胡为乎，卢家海燕双栖惯，此日空余玳瑁梁。尘封遗挂影，月落空房冷。虚座魂销江醴陵，望庐肠断潘骑省。平生未解奠斋营，樛木还令葛藟萦。对君此图三叹息，使我尤增伉俪情。

史奎 字梦苏。廩贡，候选训导。





陈棠曰：梦苏师洞达世故，为乡党所信服，人有争讼事，得一言即解。镇西永康桥通南北往来孔道，圯十余载，师募贤重建，风朝雨夕，督视不懈，不一载而工竣，行者便之。性嗜种植，授课之暇，菊篱蔬圃，手自浇灌，不肯偷一息闲，其精力有过人者。史氏本吾乡宦族，自蓉石太史后，虽科第不振，而至今十数世，皆名列胶庠，未尝中绝，亦他族中所未易多得者也。

题陈柳堂明经沔《室迩人远图》

皎皎琅玕树，盈盈芙蓉渠。上有共命鸟，下有比目鱼。

一解

念兹比目鱼，相彼共命鸟。愿言同心人，向首与偕老。

二解

偕老不可期，去去何所之？灯昏月落时，中有长相思。

三解

相思复相思，魂梦杳难见。寂寂一庭中，松竹交葱蒨。

四解

画松松不死，画竹竹如生。惜无通神手，绘出环佩声。

五解

环佩何时归，云山渺无极。披兹尺幅图，临风长太息。

六解

沈祖尧 字甜波，诸生，世居天开河。

柬吴半耕俊琪即次原韵

破浪乘风惬壮游，如君行乐信无忧。白蘋红蓼秋光好，画出江行一叶舟。



吴缙云 字羲质,又字希哲。光绪辛巳恩贡。著《慈竹山房集》。

陈棠曰:希哲先生少读书石舫园中,园为公家别墅,饶泉石花木之胜,暇辄与朋旧赋诗饮酒为乐。天才敏捷,操笔数百言立就,而行事有豪侠气。甫游庠,即为王壮愍公有龄所知,令撰《天后宫碑记》。岁科七试,皆列优等,而秋闱辄蹶,遂不复作进取想。及贡成均,例得直州判,亦不就,莳花栽竹,意泊如也。好奖励后进,经其指授,往往不数月即改观,及门之盛,与马公即山埭。马公为吾乡耆宿,庚辛之乱,海塘失修,潮水挟泥沙而下,沿塘河道淤塞者半,会谭制军钟麟守杭,公与马公及江公兰圃、家叔柳堂先生,上书请募工开浚,太守颺之,即延公四人董其役,由是商舶辐凑,乱后元气得渐以恢复。时桐城张岷门少尉方署临平税课厅,亦与其事。少尉本诗人,晨霜夕月,击钵联吟,一韵既拈,辄三四叠不已,时有《皋亭唱和集》。及马公、江公相继逝,而公遂为乡祭酒,家不逾中人产,有公益事,皆公主持于上,或捐貲为乡里倡,未尝有吝色。后虽以河工事被诬,大吏卒信公无他,为白其冤。书得赵文敏笔意,寸缣尺纸,人皆宝之,闻其被讼,衅实启于某求书不遂故。公戚杨某以经营致富,某卒后,其弟妇与族弟某觊觎遗产,狼狈为奸,某之眷属几无以糊口,公为白于有司,卒笞逐其族弟,而某之室得无恙。尝筑生圻于临平山麓,形家皆言不利,宜改卜,公毅然不信,赋诗纪事,此皆人所引嫌畏蒞而不听敢为者。晚年,犹豪于饮,飞觞拇战,当者皆靡,时与公齿相若者,谓意气之壮不减在名舫园时。年六十卒。所著曰《鉴湖寄章》,则辛酉避乱后所作也;曰《知足知不足斋稿》,则丁卯归里后所作也;曰《唯好静室随笔》,则丙戌以后所作也,后合编为《慈竹山房集》。



僦居啸泾和吴君竹萌、高君子征感怀韵

来访兰亭正暮春，绿波碧草感离人。随缘小住非关隐，无策高飞只碍贫。烽火已悲吴地尽，鼓鼙重听越江新。平生未解奔驰苦，却悔儒冠误此身。

志慨用《船山诗草·宝鸡县题壁》韵

金船玉瓮庆升平，文事修余武备轻。有用才皆埋白屋，不知兵最误苍生。弓旌悵悼华林射，壁垒荒凉细柳营。养士百年徒挟纊，沙场征战几人行？

解识之无便办文，贩浆屠狗半从军。沿村劫掠官无禁，逐队逃亡将不闻。出郭笋蔬供马馱，入门书券代薪焚。陈师至此成何事，安得男儿似霁云？

玩弄都由法网宽，军门无策保偏安。饶军门伤心泪竭登陴哭，王中丞负腹天同坐井观。瑞将军万篋牛皮充饷尽，一城人腊厝尸难。残棋半局无新著，枉费貂蝉列坐团。

一夕烽烟炽越州，惊心王粲怕登楼。妖星叠见天容惨，战舰狂飞海若愁。风雨悲声鸣鼓角，湖山佳气肃戈矛。东南到处无安土，漫挟轻鞭续旧游。

清芬堂遗址有红月季一株，劫后花开如昔， 杏楼内兄折以贻我，赋以志慨

尚书门第断垣边，遗泽荒凉屋数椽。鹤去不归千载后，花开依旧十年前。空呈朱靛酣朝露，只伴青磷闪暮烟。回首媚乡真似梦，手拈一瓣一潸然。

挽康竹坪琪

风流裙屐对山身，湖海交游十载真。不饮偏能豪劝客，有金何

惜浪输人。银筝顾曲欢犹昨，粉绢征题迹尚新。太息华堂盈剑舄，
只留我哭鉴湖滨。

越江烽火遍高原，巨舰仓皇出海门。四任波涛完骨肉，五旬忧患共晨昏。已怜交谊因难见，犹幸微躯历劫存。同是沉沦君独逝，寂寥身后忍重论。

已看大地扫欃枪，一病翻教歿异乡。旅邸酸心棺五口，家园回首富千仓。事同揖盗嗟何及，君以千金寄存柯桥陈，某处事平，悉为干没，遂至赤贫。助少周亲态亦凉。几使青蝇为吊客，下场如此剧堪伤。

立春前二日，偕屈铭斋贰尹懋功 督役河堤，游安平遇雨

雨中督役效坡翁，东坡有《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偷得余闲入梵宫。泼翠松迎樵径外，先春梅放破园中。石幢字认前朝绿，佛火龕明隔岁红。坐久不知山气冷，冲泥归逐数行鸿。

由南沙迁回罗庄赋示周槐卿表弟

捆载无多避地回，藕花洲上客重来。渔庄雁户都零落，赁得柴扉两扇开。

五载南冠类楚囚，家山到眼便无愁。故乡父老多情甚，晚坐溪桥话钓游。

与晋斋过雨花房读书旧地凄然有感

弹指春风十七年，旧游如梦感沧田。浇书绿借僧厨茗，斗韵红拈佛钵莲。墙缺半招云树护，磬清徐度雨花禅。不堪重入鷗鷖径，一认烧痕一惘然。

烈女行并序

烈女名和珍，钱塘陈子勤先生次女，荔峰少宗伯从孙女。幼从





父寓临平，字里人康氏子嗣。以乡中盗起，复迁居省垣。咸丰辛酉城破，女惧辱，仰药死。同居顾君佐衡目击其事，述之甚详。其姊婿吴子缙云为作《烈妇行》。

烈女年十五，康氏妇，陈氏女。康氏居临平，烈女随父归杭城。
一解杭城未破，临平先火，康郎零丁惨被掳，女闻不言心自苦。二解城破匪入家，见女顾如花，笑向女言尔母死，吾当赍粮来，活尔娘与爷。三解匪出掠，女仰药。匪重入，女命毕。匪言尔女何遽死，尔家岂复有生理，拔刃逐之风雪里。四解女岂不知，身死亲必死，忍以鸿毛身，贻亲泰山耻？斯时但惧身被辱，不遑顾待养之母、垂白之父。呜呼！女岂不爱母与父，女虽不言心自苦。五解君不见，愁云惨惨城门开，千家女儿心肝摧，花枝蹴踏遇可哀。悔不如陈氏女、康氏妇，抱无瑕玉归泉台。六解

哭知己诗

姻世伯梁仲山参军以钤

雪白头颅起请缨，公从军虎林，年已七十矣。中丞帐下揖郗生。提桴亲入虎狼穴，十一年春，公率兵往石门拒战。传箭能招鹅鹳兵。亭趾村剧盗沈卫武等，党羽颇众，公持中丞节招之使降。帆影望穿江上舰，杭城二次被围，胡雪岩观察后甬东运粮数十艘至，卒不得入。笳声凄咽雪中城。莫将成败绳豪杰，难得公卿重旧盟。公与王壮愍少年同谱，至是无策不从，惜未建功为恨耳。

世叔康子兰明经槭

薰可堂前万卷开，蠹书堆里老奇才。枣梨有字争千古，公肄业诂经，敬修堂犹刊公作。桃李何人酹一杯？公门下士极盛。故里海桑搜志乘，沈去矜先生旧有《临平记》数卷，略而未详。公仿州县志体，厘为十六卷，搜采甚富，惜未卒业而逝，兵燹后稿付一炬。暮年心事托樽罍。石舫园，余读书处，公时过从，为设杯盘，谈

燕竟日不倦。盖棺未久烽烟起，沟壑全家剧可哀。

外舅陈梓琴贰尹宝功

阳羨逃生撇万缗，避秦翻遇虎狼秦。公于宜兴业盐，颇获厚利。咸丰初，淮扬先陷，因挈家归临平，至是又厄省城。椎心竟死全家节，驶足空归万里身。公壮岁游宦甘肃，旋调乌鲁木齐奇台邑丞，以丁父忧归，主仆两骑奔走万数千里，诚壮事也。

话到家庭双泪眼，感深荣落一陈人。公堂伯荔峰少宰、族伯云柯抚军，爱公逾他子侄，每与余话旧，不胜盛衰之感。歉余东渡钱江去，为此凄凉未目亲。公约余同避省城，余以慈母在越辞。

姑丈周承哉茂才光烈

达观难得是吾师，目击艰危意转痴。醉叱豺狼豪纵酒，狂歌狷犷健谈诗。公被掳至吴门，遇赵竹生侍郎、温次言明经等十余人，终日流连觞咏，酒酣，辄推案而骂。抟风屡铄千盘翻，公十试秋闱。立雪曾矜八岁儿。余八岁而孤，公课余四载，视如子侄。遗蜕尚闻寄萧寺，次公告我不胜悲。

姻世叔钟云桥上舍沂

父执如公岂易寻，怜余孤苦赏余深。为遭离乱期尤切，重接音徽病已侵。公爱余最深，数日不见，辄遣使招之。避越后，与公相隔百里，不见者几及一载。及乱稍平，始得至赫山谒公，而公病已殆矣。鹤驭何妨半月缓，萧山克复，去公捐馆仅半月。牛眠可愜九京心。公先自择葬地于桐扣，及枢归，以山路险峻，改葬临平山麓。构堂无改规模旧，手抚庭槐思不禁。

姻世叔周云笈大令祖浩

阵云似墨压孤城，谈笑樽前了不惊。援断睢阳身誓死，公署安义未一月而被围，乞援未至，遂殉节。元归先軫面如生。公尸为邑中富人某收敛。读书东观千编富，公尝诲余曰：“读书不可粗涉章句，诸子百家均宜探深索隐，胸中有十万甲兵，始可作骈体文。不然，临文翻检，终是满纸死气。”公盖尚博者也。遗泽西江两邑





清。公官江右，仅署篆两邑，均未及百日，颂声载道。犹忆吴皋初下轂，方貽肘后感深情。公赴江右时，余以癖累不克送别，公至即觅方寄余。

内姑丈卢仲生广文沅

彻夜狼烽照古杭，仓皇戎马促行装。十年春虎林初次陷，公在城，幸无恙。至四月间，苏省又陷，时公已秉铎天台。仙源岂为胡麻到，冷署聊贪苜蓿尝。双壁恨投豺虎穴，两子于仙居被掳。一经权压女儿箱。公一女随宦台郡，前年余琴舫孝廉入赘署中，于花烛夕闻捷，数年来公惟此一乐耳。病中犹赠龙蛇字，无限心情感婿乡。公歿前数月，曾示一缄，言及外舅子勤公家事。

世兄胡颀苏上舍博源

竹马论交君最先，绿杨村里往来便。与余家只隔咫尺。快谈江上琵琶月，泣别城头鼓角天。君于九月中移家省垣，时已危甚，余以慈母在越，闻警，即渡江东去，从此与君永诀。娇女呼爷珠去握，君中年无嗣，一女十龄，常不去怀。君被掳后，随母出城，雪中饥甚，以之易米数斗，可悲也。慈亲恋子袂徒牵。老母六旬，同陷城中，不知存亡。残魂如有归来日，不负姬人望眼穿。姬某氏，今流寓丁山湖。

姊婿钟洲涟少尉模

磷青月黑浪滔滔，桐水冤声半夜号。只为腰缠争虎口，直将身贱委鸿毛。君自沪上归，泊舟桐溪。是夜贼掠商舟，许君以财帛赎命。君素性刚，不如所倩，遂被刃，投尸于水。形凄竟入深闺梦，遇难之夕，姊梦见君形容甚惨，镜台有声，灯火为黑。情惨难禁病榻遭。时云桥姻伯方抱病，以哭子益剧。血染游魂归不得，知君余愤化灵涛。

表弟周书阁明经金绶

毛羽将丰戎马兴，鹓鸪废苑缚鸛鹏。君年弱冠，以冠军入泮，前茅食饩，秋战两膺鸛荐，锐不可当。孩同草掷非关忍，家不星离未足恁。“草掷二孩，星

离一门”，本太白遭禄山乱语。君一家五口，同系苏台，甫及一年，君先膺疾死，父子谷公，旋以哭子卒。苏城克复，淑配章氏及七岁、二岁两女，均死于乱军中，骸骨无踪。两地音书悲断梗，一窗风雪忆分灯。君少余五岁，生长余家，年十五始归艮山旧宅，寻常书札往来岁十日隔，至冬必来临度岁，灯前分韵，恒忘天曙。直从小宋归杭日，始信君为已死朋。

题高君拱北鹏年《燹余吟草》

天容吾子写牢骚，扰攘风尘兴转豪。若使置身戎马地，飞书驰檄敌枚皋。

万言倚马谪仙才，姹紫嫣红未屑裁。以此词华鸣盛世，秋风定上郭隗台。

夜课诸生偶作

人事是还非，青云任鸟飞。无求千虑淡，知足一身肥。市僻柝声苦，风尖酒力微。三椽容小住，聒叟此渔矶。

夕照庵落成赋以志感

华严楼阁委烽尘，偏让荒庵结构新。四节笋蔬供老衲，八关香火少遗民。石铍重试源头水，桐屐还携劫后身。步步磨驴陈迹在，鬓丝容易惜芳春。

一碑夕照旧题名，步履寻幽趁晚晴。窄境几条通旧观，乱山重叠接安平。隼盘枯木余兵气，虫语荒苔作徵声。犹记女萝题壁句，孝侯当日是书生。
庵东石室，有周云笈太守题联，太守后殉难西江。

谢史梦苏贻菊

群芳争春华，菊抱凌霜概。托根陶家土，净因宜不昧。忆昔石舫园，茆菊如种菜。朵朵竹筱扶，枝枝瓦盆配。罗列百十种，无种不堪爱。装叠作屏山，灯红华月晦。小劫换沧桑，园林霎时废。花





木摧为薪,盛宴慨难再。岂期莘墅子,贻我等玉佩。移来冰雪姿,补入秋芳队。静女自幽贞,隐君无媚态。虱倩小玉除,泉唤髯奴溉。年年重九日,想花积成痍。今年九月九,竟与花相对。花既爱清高,余亦谢脂黛。同是素心人,无言秋共耐。

超山看梅,久约未践,今春陈澄斋上舍五十,
柳堂明经简同人借游祝嘏。余以病不能行,
命子慈樾往,诗示同游诸君

计别超山已卅年,思从香海证前缘。宵来折简晨偏病,君去看花我独眠。一舸真如天上坐,八人雅集饮中仙。此游更比寻常乐,团坐篷窗作寿筵。

望中湿翠一楼衔,便卸轻舟带雨帆。香在水边如导引,路从花底入空嵌。听谈好景肠尤热,欲识仙踪眼更馋。地有宋时梅。相约明年重泛棹,山僧先为达鱼函。

梅雨书怀

梅雨梅风里,汀洲五月寒。抽心蕉叶大,约体葛衣单。地僻朋踪寂,天凉酒盏宽。墙头山尽失,泼墨遍林峦。

把卷神先倦,携锄力不能。栖帟憎豹脚,映案负萤灯。懒过灌园叟,清于退院僧。年将何子季,《南史》何子季云:“吾今年五十七,日食四斗米不尽,尚欲为何事耶?”四斗米难升。

和柳堂韵

杜户二旬外,摊书一室中。座无谈剑客,庭有妒花风。乡味念甜黑,衰颜借酒红。盐车甘久困,声气定相同。

和王寿庄庆霖见寄韵

十年前已遯名场,枯管空谈锦绣章。长日自求消遣法,小庭花

竹细评量。

定要文章妙入神,如何能得自由身?当年同避桃源客,几个飘萧白发人!谓避乱啸泾。

丹桂空从蟾窟分,青云一瞬等浮云。谓高子征、钟筼声两孝廉。相逢不改痴呆样,三十年中我与君。

见猎休教喜复生,槐街须让少年行。弩材甘守盐车拙,不向孙阳奋鬣鸣。

范本浚 字韵香,诸生,居小林。

陈棠曰:韵香烟丈为子雨先生哲嗣,家小林之上环桥,山围水绕,境颇幽寂。范氏为其地巨族,皆务农或远商于津、沽,独丈家书香世继。子鹿宾,仁和恩贡生,余从妹婿也,今隐于医。丈性浑厚,与人言呐呐如不出诸口,乡党间有善人长者之称,至今犹有能道其轶事者。平日好为试帖诗,杂体不多见,读其《南屏怀》第一律,友爱之情溢于言外。

宿净慈寺梦见亡弟感赋

谁云兄弟不能容,终始相依如驱蛰。韩昌黎诗“终始如驱蛰”。东郭罢浇寒食酒,弟殉辛酉之难,招魂葬先考妣冢侧,时祭扫甫毕。南屏凄听晚来钟。夜床风雨生前对,春草池塘梦里逢。疥壁诗成和泪写,人天深恨隔重重。

题陈柳堂亲家《室迩人远图》

衾寒翡翠不成春,想像珊珊帐里神。一片溪光与山色,寂无人处最愁人。





沈玉轸 字季琴。诸生。

陈棠曰：季丈尊公月锄先生，名懋功，为吾乡耆宿，著有《崇俭格言》。

舟中晚归

隔岸人家半掩扉，炊烟轻堕钓鱼矶。舸声欸乃戛枯苇，惊起一群鸥鹭飞。

远山隐隐断霞烘，春水涓涓宿雪融。三月东风天气暖，前村吹得杏花红。

康有为 南海人。光绪乙未进士，弼德院院长。

己未秋九月重九，宿安隐寺，饮临平酒看月，
步东坡之后矣，写付老僧国瑞

宝幢安平泉最清，东坡旧迹眼犹明。一瓢我饮临平酒，食罢离厨看月生。临平酒用寺前宝幢安平制之，泉最清，东坡所饮也。

己未九月游安隐寺留题付老僧国瑞

藕花港废已无图，曲竹全非殿阁芜。但得心安即安隐，寺前猎战风蒲。

张尔嘉 字子谋，号春岫一士子，世居槎溪。诸生。著《耕余集》、《庚辛泣杭录》。

丁丙《序》略：春岫先生敦孝弟，守礼乐，负耒之暇，信笔成吟，未尝刻意求工，而自无不工。有德者必有言，吾读《耕余集》验之矣。

金承庭《序》略：春岫先生，今之古人，性朴直，不屑与时流伍。

世居临平之桐扣,即张茂先扣石鼓处也。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后弃帖括,耕读自乐,暇辄作画咏诗,以写其潇洒之趣。

隆昌寺

路转峰回处,声声响梵钟。密围三径竹,高对两株松。流水穿厨入,浮云隔户封。皋亭山色好,西望静支筇。

赠康君申伯

临溪名胜接汤溪,南北江山亦等齐。红藕汀洲看鹭立,绿杨堤畔听莺啼。地钟灵秀皆风雅,物聚精华足品题。寄语芸窗须努力,著鞭莫误五更鸡。

和孔君晓庭游临平山龙洞原韵

直上邱山路正长,洞天福地是仙乡。雨余苔色侵鞋绿,风里松花扑帽黄。燕影颀颀轻似翦,莺声睨睨巧如簧。老僧也爱诗人到,掬水烹茶应接忙。

春日有感

春来杨柳几株新,色褪鹅黄叶渐匀。尽有封侯好夫婿,不知谁是倚楼人?

春草丛生一片荒,双双紫燕尚飞翔。含泥重把新巢补,道是当年王谢堂。

赠青浦陈鹤亭明经

当年一别各西东,沧海桑田迥不同。乌兔光阴忙易过,雁鸿消息远难通。故人大半伤零落,往事从头说始终。喜遇湘泾诸友外,云间尚有一诗翁。

挽丁松生先生

楼藏书卷八千余,无事时还静著书。手迹留存心血尽,文章千





古有谁如？

富贵功名貉一丘，郊原多少土馒头。袖珍细绘鱼鳞册，草里黄金视髑髅。余襄理掩埋事，君嘱余绘图存局。

西林著述我何堪，续采临江里巷谈。结得华严四季社，井亭添祀老伽蓝。君欲余续《艮山志》，余谢不能。辨利院为君护法，拟添祀君位。

同病相怜秋九时，病中同咏菊花诗。君何撒手游仙去，闲煞篱边杖一枝。

冯学藩 字少亭，诸生，住亭趾。著《白湖诗钞》。

村居杂咏

种蕉无事学涂鸦，十幅鸾笺洒彩霞。招得吟朋皆旧雨，爱栽野卉当名花。偶因诗兴浓于酒，便忘愁怀乱似麻。匝地红尘飞不到，垂杨深处是吾家。

敢慕林泉隐士风，村居差与老农同。抛将尘梦醒庄叟，恃有清贫傲邓通。种竹影筛千个翠，读书焰剔一灯红。陶情弥觉身闲好，惭愧人呼知稼翁。

沈任 字和卿。诸生。著《守黑斋诗文稿》。

陈棠曰：和卿少孤家贫，居亭趾村中，无学可就，经书皆母夫人唐口授。迨弱冠，效人为制艺。又数年即工，遂补博士弟子员，藉教授以养母。其境遇之拂逆，有不堪为人道者。寻以恹懣卒，子亦夭逝，茕茕孀母，复以课徒为糊口计。今其母亦逝，遗稿不知流落何处。诗人姚虞琴其弟子也，忆有《西湖竹枝词》三十首，而仅得其一，自楚北寄示，亟录之。



西湖竹枝词

湖塘十里水连空，游女如云践落红。人蘸燕支山蘸黛，一般妆束问谁工？

陈林 字擷蕃。诸生。

陈棠曰：擷蕃从兄美丰姿，望之如玉树临风。年十六即游庠，时家叔柳堂先生督课严，昕宵诵读，无间寒暑。余五龄就学，兄尝握余手教之作书，并示以此某字。明日不能对，辄啮耳以为戏。迄今四十年，回思从前情状，犹历历在目也。岁癸酉，方磨砺为入闾计，至七月以病卒，年十八。

和家大人富春归棹原韵

一路长桥复短桥，木兰舟逐浪花摇。半江潮落风初定，数叶帆收雨正潇。野竹翠丛烟霭合，山樱红绽火云烧。昇平门外天连水，遥指垂虹霁后销。

弱柳丝丝罩远津，鲤鱼风过浪翻银。乌篷高揭潮前渡，红雨微飘醉后巾。野树钟声催破晓，江城渔唱乱残春。好看山色桐君好，海国恩沾皞皞民。

钟樾 字簪春，一字俊叔，号企彭。诸生。著《嘯秋诗草》。

陈棠曰：簪春姻丈工书，得翁覃溪学士笔意。豪于饮，议论风发，不可一世，大有崔宗之“举觞白眼望青天”之概。诗稿甚富，惜后嗣凋零，无从借录。余弟叶封于其故宅，得残稿二十余页于败簏中，皆少时作，因节录之。

西湖秋柳曲

秋光惨淡枝萧疏，斜阳流水啼栖乌。謁来散步明湖上，莺声不



闻浪已无。已无烟浪翻寒碧，旧游回首成陈迹。清词漫唱柳屯田，飒飒商飙穿树隙。忆昔柔条系玉骢，桃花相对笑春风。六桥桥外双堤畔，绿阴一片烟濛濛。无端飞絮又飞花，春色阑珊苏小家。亭短亭长人惜别，一枝折取怅天涯。秋风容易韵光换，翠衣初卸眉痕褪。摇落空嗟桓侍中，风流非复张思曼。霜华彻夜堕湖滨，玉笛吹残更怆神。村店酒旗同寂寞，懒抬青眼盼行人。此时莫奏懊侬曲，转瞬春晖温黍谷。一幅天然图画开，丝丝低拂湖波绿。

游山

平生性不羁，癖嗜佳山水。泉石适吾情，长歌白云里。

题画竹

洞庭潇湘间，在昔多修竹。移来寸管中，烟云生满幅。相对总平安，如入簟筍谷。枝叶势欹斜，风声戛寒玉。笔墨渺无痕，化成一片绿。

花前对月小饮

天上一轮月，花前一樽酒。何须菊满头，且自笑开口。有花无明月，容易幽情竭。有月无花枝，难消酒一卮。有月兼有花，放怀斟流霞。倘逢谪仙骑鲸来，相对应倾三百杯。或者招得东篱叟，更与论诗酌大斗。

赠盐官王嘯山先生豫春

抱膝长吟仙不如，竹篱茅舍羨幽居。多君妙绝一枝笔，摩诘诗情逸少书。

和希哲师超山看梅韵答柳堂

胜地从游近廿年，辛未春，侍朱修伯世丈往游，计至今岁甲申，已十七年矣。清

谈啜茗绝尘缘。羨君花坞开高宴，笑我篷窗只晏眠。时方从茗上归。
豪兴时应追太白，暗香句好续逋仙。明春倘许同舟往，大启轩窗醉
绮筵。

柔舫安脐舰尾衔，近游风不藉蒲帆。棱棱村陇仙梅古，小小神
龕佛石嵌。久别琳宫心尚系，重探香海眼尤馋。惭予属和无佳句，
疏懒迟投喜鹊函。

姚承圭 字朗山。诸生。

陈棠曰：朗山先生为平泉广文从子，朴诚恳挚，粹然有古君子
风。谈经史原原本本，无一字遗，教读宗文义塾十余年，学者皆服
其渊博。尝与余述杭郡水利，口讲指画，有条不紊，知非徒攻帖括
之学者。家綦贫，晚年以医自给。诗不多见，顷从周紫云先生处得
七绝一纸，亟录之。

乞人写便面以诗示意

水墨淋漓写作图，不须蘸色费工夫。远山一角云低树，添画溪
桥数尺芦。

张经济 字子辛。诸生。

题陈柳堂世丈《室迩人远图》

梦断鸳帏夜正长，灯前佐读少添香。仙踪缥缈归何处，疑共姮
娥月里藏。

康文炳 字荪伯。诸生。

题陈柳堂姻丈《室迩人远图》

绘出幽人宅，闲愁遣辋川。摘将怀友句，弁作悼亡篇。惨淡峰





千叠,参差屋数椽。故园荒劫后,小筑慰生前。勤读青毡伴,清芬绛帐传。那知随唱地,忽变别离天。已断蓬莱路,难寻缥缈仙。纵能挥慧剑,未免缚情禅。只影春来燕,酸心夜叫鹃。梁空余落月,庭悄锁寒烟。粉壁凄遗挂,绳床慨独眠。偶然修竹动,疑是隔花旋。莲瓣经飘堕,梅枝尚局拳。事见丈悼亡诗。沉沉青鸟信,黯黯白头缘。在昔蒙庄达,于今敬仲贤。兰闺虽冷落,蔗境妙安全。鸣鹤声尚和,离鸾恨莫牵。葭莩叨夙契,寸悃写长笺。

钟熊 字沅峰。诸生。

陈棠曰:沅峰尊甫、洲涟少尉,庚辛之乱,避居沪上,归时泊舟桐溪,遇贼掠商舟,许少尉以财帛赎命,少尉性素刚,不如所请,遂被戕。沅峰少从其舅吴希哲先生读,得入邑庠,旋病卒,年未壮也,赖淑配沈抚孤成立。惟姑妇两世孀居,至今犹如蛩麇之相依,惜无有为之表彰者。

乞花

撩眼名花三两枝,最宜乞向乍开时。轩窗从此平添色,田院栽来不算卑。漫笑寒酸原有相,只因贪恋久成痴。紫云径就筵前索,输与清狂杜牧之。

拜石

展尔奇才足补天,故应北面屈群贤。抱来一品原仙骨,悟到三生亦宿缘。如此刚方宜父事,耻将软媚乞人怜。督邮若具坚贞操,未必渊明非米颠。

钟景燾 字西亭。廪生。

陈棠曰:西亭师少颖悟,年十四即补博士弟子员。己卯秋试荐

而未售，未几食饩于庠。杭城校风敝小，试流品甚杂，彼廩保之无行者，率以蒙蔽攻讦为攘利计，遇童生身家清白，处境稍裕者，则蹈瑕抵隙，必填其欲而后已。师孤立其间，粹然如白璧之无瑕疵。尝有绍兴武生某贿以重金，谋保其子，师峻拒之。馆余家六载，多所成就。后设帐唐栖张氏，旋以攻苦得咯血症，未逾年即不起，年二十九。元配朱生一子，幼殇。继配钱无出，师逝后哀毁卒。嗣子博，安定学堂毕业，亦早卒。孙一。先君寿五十时，家叔柳堂先生简同人作超山游，借探梅为祝嘏，吴希哲先生因病不果行，赋诗两章以纪事，和者甚众。师时馆余家，因甫授课未偕往，故有“传经我愧孝先眠”句。是年十一月，先君即弃养。明年六月，先妣逝。越二年，师亦逝。迄今二十八年，当时唱和之侣存者，惟家叔及希哲先生令子荫青茂才矣。追念前尘，为之泫然。

和希哲师超山看梅韵，应柳堂姻丈教

超山游约订年年，未预斯游总少缘。选胜公携安石屐，传经我愧孝先眠。几回桨打花中路，宛似源寻洞里仙。此集应持梅祝寿，不须歌舞列华筵。

雨过汀树万珠衔，绿水桥边稳卸帆。径窄苔纹粘屐滑，路凹松翠积山嵌。遐龄颂祷非拘俗，饿眼清狂且放馋。闻说僧楼最寥敞，奇峰入望剑开函。

叠前韵

诸老风流胜少年，瑶章重叠出尘缘。放怀同倚篷窗饮，乘兴何妨纸帐眠。大好溪山恁俯仰，有情诗酒即神仙。只将游借长生祝，翻为今开翰墨缘。

波澄一镜曙光衔，画桨飞催疾似帆。数里暗香环径曲，万重湿





翠滴岩嵌。花能耐冷斯堪寿，酒为攻愁不病馋。预订明年公诞日，先将祝事达瑶函。

沈济时 字瀛士。诸生。

陈棠曰：瀛士少孤，母夫人袁抚之成立。束修自好，与人言恂恂如处子，事寡母极孝。长余二岁，同笔砚者十余载。癸巳岁试，同受知于寿阳祁文恪公。当未揭晓时，自以年将弱冠，脱不售，何以慰母氏心？中宵不寐，遂得咯血症。其后时发时止，卒以此戕其生。歿后月余，妇王产一子，不久即殇，王夫人遂哀毁卒。遗孤女一，育于祖母，今嫁已数载，太夫人犹茕茕在堂也。历数少年同学中，赋命之薄，无逾瀛士者，可为浩叹。

壁间悬石拓郑板桥大令难得糊涂字，感赋一绝

何时返哺报慈乌，空负昂藏七尽躯。闲恨闲愁消不尽，始知难得是糊涂。

沈钧 字羹梅。诸生。

陈棠曰：羹梅器宇轩昂，秀出人表，似非不禄者，卒时年二十余。

题陈柳堂太姻伯《室迩人远图》

一帖图成泪万行，忍将旷达效蒙庄。落花衰草销魂甚，冷雨疏风寄恨长。粉壁空余蜗篆曲，雕梁犹剩燕泥香。深情多少摹难尽，天上人间两渺茫。

钟景杰 字西有。诸生。



陈棠曰：西有为晋斋姻丈仲子，兄东有、弟仰朱两茂才皆未壮卒，西有卒时年亦仅三十余，浚峰及西亭师，其堂兄也，昆玉五人，年均不永，诚理之不可解者。

题陈柳堂姻丈《室迩人远图》

人间天上路难通，无限离情尺幅中。大好园林堪啸咏，何妨独乐学温公。

钟烺 字葆尘。诸生。

题张半农师《二铭斋诗钞》

好将手泽付儿孙，笔剩花香墨剩痕。棣萼联辉先德绍，明初张行中、行素兄弟著有《联辉集》，为师远祖。槎溪讲学古风敦。痛遭秦火书千卷，醉买吴山酒一樽。珍重残编三复诵，吉光片羽幸犹存。

钟炘 字蓁淇。

孙明卿惠五月菊，口占一绝报之

天气阴晴近熟梅，忽逢小婢送花来。知君大有回天术，种得秋芳夏日开。

钟家鼐 钟氏为临平旧族，世务贸迁。曾祖存斋公名仁，虽经商，好读书，购书三千余金，终日披览。耽吟咏，有《心安一介轩诗集》。后遭兵燹，遗板与藏书俱烬。道光二十九年大水，道殣相望，揭书于门曰：“租本宅田一亩者，赠粟一石。”同里各大姓粟未备，转取公家散给之，是役全活甚众。祖名榕，号西农，勤俭和厚，称乡里善人。父眉生公名烈中，同治壬戌补行辛酉科举人，甲戌科进士，授刑部主事。粤匪乱后，家已中落，又因母老，呈请改外，选江西安



仁县知县,履任三载,多善政。会以越狱案罢议,乃弃官,授教君家,遂从此留江西矣。君谱名埭,初名家鼎,更名元赞,字健人,号伯和,晚号犊山介叟。己巳年十四,补博士弟子员。光绪壬午,以第十人登贤书,乃七上南宫,三荐四备,卒不售。戊戌,大挑二等。壬寅,选嵯县训导,适值变法,有罢科举、裁教职之议,不得已捐升知县,署弋阳县一年,兴修水利,私察民隐,讯结词讼二百数十起,移交后任者只监禁待解一犯耳。初,眉生公之镌级也,因越狱案,为安仁典史吴某挟索诟禀,吴后褫职,入教不法科罪永禁,是年遇赦还乡,道出弋阳,例应寄监,吴惧修怨,恳某乞怜,君曰:“彼虽非人,受报至此,恻隐心同,故者无失为故可耳。”卒给以酒食。辛亥保升直隶州知州。是年八月武昌之变,分当退废,因旅食惟艰,以医代耕,自撰联句云:“敢将末学希文正,剩有残书录义熙。”著有《还读我书斋钞存》。

注选嵯县训导,拟借司铎回浙为事畜计,
姑就冷官,素愿难酬,不能无感

廿年浪迹寄江城,梭掷光阴付笔耕。境改渐惊知己少,时乖何苦与人争。一官借作归田计,八口同深望岁情。漫笑蓴盘滋味薄,菜根香比盗泉清。

蹭蹬名场老渐催,文章经济两心灰。自非卜式输财去,那有班超投笔来。报国已知无我分,乘时原不在人才。何如槐市留清荫,长护萱花彩舞莱。正作归计,乃闻冷官将裁,不得已效尤援捐例,以县令留江矣。

戊午重九后四日,六三初度述怀

周甲延龄又晋三,委怀早谢一肩担。心机息竞忘忧乐,世味深尝悉苦甘。后起兴衰儿辈责,丛残得失寸心谙。留貽尚有千金帚,

欲数家珍子细探。

惊心世变阅沧桑,况指萧萧两鬓霜。随遇且商行乐法,投闲那有疗贫方。杏探七度余春梦,菊耐重阳剩晚香。北望征鸿递消息,荆花先报一枝芳。紫荆忽放秋花。

风尘悔现宰官身,敢效新袍奏郁轮。久客重迁怀里社,胜人乐事在天伦。妻孥难免多情累,风月长留不老春。杖履优游诗酒兴,尽予消遣作遗民。

四十三年鼓瑟琴,乡关隔久减离忧。回头戚族今余几,绕膝儿孙已似林。老凤双飞犹比翼,伯鸾偕隐有同心。一生领略清贫况,如此糟糠乐亦深。

徐珂 字仲可,钱塘人。光绪己丑恩科举人,官内阁中书。著有《天苏阁集》、《纯飞馆词》、《可言》等集。

姚虞琴重刊沈东江词曲,属为校勘,书此奉寄

竹屋纸窗佳趣得,不知风雨送寒来。危时黑白淆棋局,永夜丹青守砚台。静坐自寻铅槩乐,沉思忽结玉箫哀。藕花五月临平路,何日同君共茗杯?

邹以忠 字蓉江。诸生。

八十述怀

皋亭山与棲山连,翠黛迎人在目前。诗咏百篇娱晚岁,纪逢八秩乐余年。烟云供养应成癖,风月平分不费钱。溷迹芙蓉江上客,垂纶独钓水中天。

九踏槐黄桂未攀,柴门养静昼常关。寻花问柳饶生意,斗酒敲





诗破醉颜。苦守赤贫仍乐道，素怀大德不逾闲。我家四世传清白，自愿终身老此山。

陈昌齐 字若孙。廪生。

陈棠曰：若孙弟为家叔柳堂先生次子，幼秉庭训，以县试第一入泮，旋食饩。科举改章，颇研究新学。体质素弱，甲辰夏，方卧榻观书，邻儿自墙外投瓦入，适堕胸际，惊而起，即咯血不止，百方治之不愈，至次年夏卒，年三十一。弟颇工诗，惧夺目力，不时作，作亦未尝留稿，无从搜辑，今就所见者录之。

重九西郊晚行

触目皆诗境，惊心是岁华。明年先订约，赏菊故人家。

采莲歌

淡白轻红一色连，江南歌好唱田田。忽闻手钏琤琮响，惊起鸳鸯立水边。

双枝兰桨荡斜晖，引得浓香水面飞。怪道莲花颜色好，折来刚衬褪红衣。

七夕

夜凉闲倚水晶屏，漫把轻罗扇扑萤。乞巧年年邀女伴，安排瓜果祀双星。

微风寂寂动帘栊，银汉迢迢驾碧空。鹊遣相逢鸡遣别，悲欢都在一宵中。

题姚虞琴《绿杉野屋图》

苍霭一径深，林隙槿篱补。夕阳生晚凉，笑与群峰语。

范鸣鏊 字鹿宾,廪生,居小林。

题姚虞琴《绿杉野屋图》

葱茏佳木绕千章,篱落清疏迥异常。粉本不须摹北苑,草庐直欲继南阳。此中别有诗人窟,无地能容热客藏。眠醒绿阴琴罢奏,振林余响听琅琅。

费本祚 字芷青,诸生,居小林。

题姚虞琴《绿杉野屋图》

司空妙句天然,恰似诗家画禅。带郭乱山重叠,沿溪老屋三椽。谁是座中佳士,君真世外神仙。居处但求容膝,何须广厦万千。

何友文 以字行,居小林。

江南道中

照眼湖光一抹青,片帆风急莫稍停。篙工指点垂杨里,道是江南送客亭。

杨守正 字振邦,号竹孙,钱塘人。甲午科举人,江苏知县。

题姚虞琴《绿杉野屋图》

恁空结想真奇诡,不愿安身愿爽体。清风一握翛然来,如入疏林茅屋里。暑气消时秋意多,笑君随地可移家。云坳折叠烟岚皱,即是尧夫安乐窝。

孙楨 字干卿。





飞燕留仙裙

掌上舞态何踟蹰，乘风欲去仙乎仙。留仙赖有裙六幅，不然将如姮娥奔月入云烟。人谓留仙仙留住，唾衫痕碧凝香雾。我谓留仙实留祸，祸水竟灭汉家火。火应灭，仙自留，汉家萧瑟汉宫秋。王孙啄尽燕归去，可知衽席有戈矛。

荷塘泛月

藕花无数旧临平，皓魄当空万朵呈。五月汀洲香一舸，满天风露夜三更。鸥眠皎皎红逾静，鱼戏田田绿有情。底事归来眠不得，恍疑身在镜中行。

顾树德 字元灏，家五杭。早卒。

七夕 馆中小课

一年一度涉银河，怪煞天公定例苛。毕竟双星孰来往，痴心我欲问嫦娥。

马嵬山下走仓皇，夜半长生密誓忘。解识天孙犹抱恨，这回休更怨三郎。

孙存祐 字德生。郡庠生，文靖公玄孙。洪、杨后，寓泰州。著有《惕庵诗草》四卷。

杭州途中

不走唐栖别路由，茏葱坝口碧阴稠。只凭心地平如水，境历低昂悉任舟。

桑阴弥亘绿成云，罨画溪山望不分。薄暮科头舷畔坐，缫丝声里日初曛。

蟹簪鱼梁络绎连,藕花时节晚凉天。遥山在望间回溯,不到临平又五年。

蒹葭拂水树含烟,起伏坡陀断复连。行到半山苍翠滴,松杉层叠欲参天。

月夜舟行临平道中

月色漏微黄,长征挂片席。夜深泽国清,处处鸣蟋蟀。香风动芰荷,凉露寒松柏。临溪两三家,疑是幽栖宅。林阴不见人,萤火闪波碧。

骤雨洗炎蒸,浊酒消垒块。俯仰一长啸,尽释心中痾。水月相荡摩,风吹光破碎。峰峦列如屏,云开成拱对。行歌不觉遥,隔林闻犬吠。

孙德辉 字文卿。

有感

天高地迥绝无情,谁为英雄抱不平? 暂困何妨推命运,长贫尚且惜声名。清才未必能谐俗,大器从来是晚成。自恨当年无远志,于今阅历始分明。

孙诒燕 字椒卿。诸生。

七夕和合肥董玉岑韵

凉风飒飒入中庭,夜气萧森玉露零。金井乍惊飘一叶,银河旋见渡双星。长虹高架通云路,灵鹊何烦拥彩辇。痴绝红闺争乞巧,鸳鸯欲绣又针停。





姚祖诒 字穀孙。著有《谷庵吟草》。

旋里

我不还乡已廿年，重来情景两茫然。衣巾楚楚惊街市，邻里频频问祖先。有负山林偕隐地，恰逢箫鼓赛神天。何堪寒食伤心处，絮酒斜阳访墓田。

周紫芸自里门寄怀，次韵答之

旗亭乐事已消沉，剩得襟痕夜坐吟。时失常逢歧路泣，秋来空寄故园心。剧怜泉石优游好，更觉风尘感慨深。知否劳生迟暮易，一灯愁照二毛侵。

由塘栖至临平舟次作

此乡清净足怡神，境隔人天水绝尘。山色乍开新画本，夕阳长恋苦吟身。树多好鸟知求友，岸有幽花即是春。借得扁舟轻棹过，狂吟只恐扰仙真。

偕周笈孙游棲山

踏青信步到山南，春色撩人兴正酣。绿遍蘼芜骚客怨，香迷蝴蝶美人愁。半潭花月安平院，一径松楸夕照庵。何日遂初谢尘事，与君筇屐恣登探。

姚鼎 字调甫，诸生，穀孙子。有《爱吾庐吟草》。

送家伯脊兄返塘栖

与群客里订知音，万事皆凭友作箴。无药可医忧国泪，有诗堪慰济时心。歧分只觉文绿浅，世难逾教寄慨深。又隔云山三百里，何时聚首共联吟？

姚德馨 字谦甫,穀孙次子。有《逸庐吟草》。

感事

艰难时事付悲歌,大好河山感慨多。千载虫沙逢浩劫,十年志愿岂消磨? 风雷撼动凌云笔,冰雪横挥落日戈。直道书生能报国,天教独力挽狂波。

康秩章 字義平。诸生。

陈棠曰:義平甥沉静嗜学,入泮后,即肄业中学校,因得肺疾,遂中止,寻卒,年二十余,无子。妇氏范,其姨表妹也,柏舟矢志,闲写山水以自遣。吾乡闺秀以画著者希,若楔而弗舍,他日可与王餐霞齐名。

七夕 馆中小课

贷钱充作聘时珍,何事神仙亦患贫。宿债至今偿未了,天孙巧恐不如人。

风马云车往返便,银潢何用鹊桥填。别离滋味同尝惯,未必临岐尚泪溅。

吴庚 字箕山。

养蚕竹枝词

陌头桑见出芽条,谷雨晴来第几朝。门巷无声人迹断,柳阴间锁碧溪桥。

青裙两两踏青堤,桑树参差一色齐。日暮歌来人不见,绿阴闲倚采桑梯。





陈棠 字荫轩，杭县人。光绪壬寅举人，丁未考职知县，分发江苏补用。著有《柳丝乡词》。

挽陈贞烈女

贞烈女，姓陈氏。寓沪滨，家越水。字于王，曰菁士。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女之初心岂愿此！一解菁士疾数月，与世遽长辞。不歌新婚别，偏弹寡女丝。凶间猝然来，女虽闻之，举止如平时。二解女心冷于冰，女操坚如石。登楼蒙被卧，之死矢靡贰。一杯酖毒了此生，二十年华何足惜！三解泫然谓阿姊，妹今生已矣。即以身字人，更无再适理。徒为父母累，何如求速死。姊能善事亲，九京有心知亦喜。四解阿姊闻女言，痛苦剝心肝。仓皇揭被视，黑沁唇齿间。急呼家人施灌救，拒而不受泪潸潸，人世竟无返魂丹。五解季春廿三日，太岁在戊午，女距菁士亡，仅三时许。双枢同日殡，生离死则聚。际兹风教陵替时，女之一死岂小补。而况杀身成仁自古难，求诸须眉亦罕睹，苛论莫持归熙甫。六解日有时而可返，山有时而可移，惟精诚之所结，无缺陷之不弥。在天定作比翼鸟，在地定为连理枝。七解

丁卯除夕

我生太岁在丁卯，同治纪元之六年。洪、杨大乱方奠定，浙中郡县消烽烟。年丰物阜生计裕，斗米三百青铜钱。桃符更新贺岁毕，鸡豚宰割开春筵。儿童竹马列队逐，烛龙吐焰纷盘旋。花灯竞赏上元夜，升平点缀嘈管弦。追维从前父老语，令我一往神悠然。迄今又逢丁卯岁，循环六甲刚周天。时局迁变忧乐判，仿佛世界分三千。贫家蔬食日一饱，在昔可抵烹肥鲜。平时谋生已不易，况能避劫如神仙。龙蛇起陆腾杀气，钱江上下森戈铤。溃兵贪残剧于

匪，十家九剽无瓦全。大肆火攻奋武怒，可惜不在行陈前。高澧兵焚临平镇，后人奚让前人贤。元宵节后风雨恶，泥途奔避频蹶颠。东西市廛成煨烬，犹幸□□烧未延。溃军十六日由杭城退临平，大肆劫掠。十七日退长安。是日午，溃兵又至，复掠东西市。思神呵护赖天佑，顶礼一瓣心香虔。谁知天心未悔祸，仍纵融禄张威权。年头已过复腊尾，谑谑咄咄相熬煎。吁嗟兵燹两番历，衡校丧失轻重悬。邻翁多田席余荫，岁取秋稼阡陌连。中人积储悉告罄，于彼损若秋毫巅。我本寒畯事佔毕，略恃货殖供粥缠。破门先遭暴客入，彼无车来我贿迁。池鱼何辜更殃及，一炬焦土殊可怜。譬如伤寒元气耗，那禁热疾重牵缠。资产阶级应钜去，我家故物惟青毡。天灾人祸竟迭遭，得毋半世丛尤愆。上排闾阖杳难问，物理静观悟真诠。月盈必亏日中昃，万事往复机梭穿。秦汉宫殿莽荆棘，古来沧海今桑田。鸡虫得失微末耳，牢愁塞胸何鄙焉！方今民穷盗充斥，道逢捆载阴垂涎。拘人责赎高论价，不幸往往生命捐。象齿焚身传所戒，溪壑安用黄金填。独将黔娄作猗顿，乡人眼小恒讹传。虚名恐致贾实祸，战兢不异临冰渊。从此荡涤示无有，群拟隐伏胥昭宣。先人敝庐犹无恙，可以快读逍遥篇。门前不见债主立，笑听爆竹声喧阗。儿孙团聚老妇健，一觞引满扶醉眠。

六十

堕落红尘六十年，平生事事棘心田。病耽摩诘难成佛，谷辟留侯且学仙。无地能容逃浩劫，祈天可许即长眠。爱河苦海都超脱，此乐人间不易全。

与周丈紫筠步临平湖上

万顷平湖划作池，荒塍草没白龙池。人间无限沧桑感，只有沙





边鸥鹭知。

淘沙无浪水如杯，错认昆明劫后灰。舒国故居何处是，荻芽攒簇读书台。

题周丈紫筠《三莲棠集》

一代骚坛仗主盟，偏师未许陷长城。体兼众妙超流辈，词扫浮华见至情。短鬓搔愁潘骑省，暮年感事庾兰成。驽骀自分难追步，甘让骅骝绝迹行。

河声岳色拓豪襟，六度京华旧梦寻。胸有千秋轻一第，吟成只字抵兼金。源探仲则波澜壮，胎夺藏园气象森。学海苍茫程易误，得公借作指南针。

题孙文靖墨迹为许逸云同年

石搜百一睹遗编，重结词坛翰墨缘。勋业两朝光载纪，文章千古竞流传。生当全盛宁非福，数遍乡邦孰比肩？国朝自设科以来，以词臣膺五等封者，浙中惟文靖一人。自笑封侯无梦到，青衫落寞愧前贤。

东南当日遭兵灾，玉轴牙签半劫灰。尺幅新从江上得，此幅得自沪上。简书昔自粤中来。原诗寄自广州途次。大名公已垂寰宇，后起谁为济世才？时事艰难豪俊少，一番展卷一低徊。

九秋杂感

汉皋秋老气萧森，黄鹤高飞玉笛沉。杨仆楼船空习战，阎公桀戟未遥临。江山壁垒遗形胜，吴楚风云变古今。星火燎原忘扑灭，诸君辜负济时心。

薪米奚堪似桂珠，年来生意已全枯。下民何罪天难问，太史还书岁大无。九府钱荒商绝市，重阳节过吏催租。神州莽莽将糜烂，不虑苍头虑白徒。

陈星炜 字伯庸,号味腴。光绪癸卯科副贡。

题姚虞琴《绿杉野屋图》,仿唐人一字至七字体

屋,水隈山曲,窃以深往,而复砌草如茵,庭花作褥。绚天夕照红,堕地寒烟绿。其间聊可自娱,此外未能免俗。云卧岩头补一椽,风生袖角无三伏。扫萝径,顿教尘障空;掩蓬门,不怕炎威酷。即此青林,碧嶂万千重;胜他水殿,云房三十六。

许扬 字逸云,海昌人。光绪壬寅举人。

临平安隐禅院庭中,有古梅一树,说者谓系唐宋间所植,志乘失载,无可考稽。因偕友人访之,见其霜皮铁骨,瘦干枯枝,非经数百年之久,殆无此婆娑之态,以视超山著名之宋梅,似有过之无不及者。第寺僧粗俗,不知护惜,四围黄杨紫竹杂植周遮,久遭蔽弃,自来知者绝鲜。闻去年寺僧拟付斧斤,会被盗劫迁居而止。经此次老友姚公虞琴等相继往探,加以题咏,一时游人云集,声价顿增,真王右丞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也。亦成长句,以志今昔之感

古干虬蟠尚著花,谁从唐宋纪年华。久经弃置荒凉院,忽复招邀赏鉴家。天幸不随薪共析,时来翻觉老堪夸。孤芳遗世知何限,遥对超山满落霞。



临平记再续卷五

诗记

闰秀

张琮 见康熙《仁和县志》。

檀泉

一勺旃檀水，涓涓断壑前。已知流出处，不记发潜年。竹笕分苍雨，桐花映碧川。偶携瓢试饮，甘冽等平泉。

李因 字是庵，号今生，会稽人。适海宁葛光禄徵奇。工画能诗。著有《竹笑轩吟草》。

秋月登皋亭山

松杉十里见柴扉，秋霭恁空入翠微。山雨欲来黄叶老，白云归去鸟争飞。

夏日登皋亭山，次家禄勋介龛韵

仄径盘桓上，阴阴古木中。青苔行客屐，白石老僧供。野树垂繁露，岩花逐细风。恁高山色合，隔岸大河通。





徐尔芳 字兰友,扬州太守徐伯陵女,忻州知州丁韵含室。

张半庵曰:宜人有诗才,工楷法,遒劲如卫夫人。著有《徐宜人全集》。

白石榴

五月山榴灿似霞,忽经梅雨洗铅华。白云万点留春色,素缣千重换绛霞。缟袂乍亲逢石醋,练裙欲妒误梨花。折来试共红葵插,照眼分明粉颊斜。

卸却绯衣雅淡妆,玉容娇艳占春光。朝来错认梨花白,月下还疑茉莉香。素蕊乍开喷玉屑,琼英飘堕碾秋霜。金樽满泛菖蒲酒,惊见榴花似雪狂。

钟韞 字眉令,海宁查崧继室。著《梅花园诗存》一卷。

吴退庵曰:眉令为钟忠惠公女孙,工诗及长短句。有女兄字山容,女弟字眉士,针经余闲,互相唱和,有《长绣楼诗集》若干卷。后与逸园先生倡随偕老。疾亟时,悉焚弃之。其子初白老人就所默记者,追录六十余首,题曰《梅花园存稿》,吴兔床明经刊入《海昌丽则集》。

陈棠曰:山容名青,归盐官吴氏,有《寒香集》。见《杭女表征录·众香词小序》。

重过方氏山居

西溪山下路,茅屋俯溪流。又是经年别,重来此地游。名花多映槛,修竹半遮楼。未识人间事,耕桑已白头。

寄逸远金陵

平原丛草竟何之,早夜能无听子规。野水自添桃叶渡,东风重

寄竹枝词。人间骐驎谁能识,天上星辰暗自移。建业朱张今在否?
鹿门归计好栖迟。

得逸远京口信

长风远去好乘槎,短札遥传记岁华。屋外梅花三百树,年年偏
看客中花。

示两儿读书吴山

丧乱还家后,周旋只两儿。苦辛都为汝,贫贱且从师。慎勿趋
时好,保须恋旧茨。晨昏原细故,努力慰衰迟。

秋夜独坐怀夫子久客湖山

夜寒添半臂,秋气透窗纱。孤榻斋中影,残灯梦后花。授衣时
已晚,望远路偏赊。却怪天涯客,经秋不忆家。

经博溪故居,不无零落之感,口占二绝

述漫荒草晚溪烟,花鸟无人亦可怜。罗绮楼台今在否,沉吟犹
记十年前。

南楼岁月尽繁华,姊妹年年约看花。谁道桑田成转盼,晓风斜
月叫寒鸦。

钟筠 字蕢若,钟忠惠孙女,仁和仲道久恒室。

罗以智《诗苑雅谈》;筠以贤孝闻,所著有《梨云榭诗余》三卷、
《淇园诗初集》四卷。恒,字道久,亦工诗。

西湖竹枝词

十二桥边花满堤,画船箫鼓闹芳菲。晚来月上东风起,吹落残
红点翠衣。





晓日初升宿雾消,成群驹犊遍东皋。寻春只为亏鞋窄,不敢相
将过六桥。

楼头少妇自填词,移换宫商唱竹枝。忽见团圞山月上,沉吟阁
笔几多时。

溪上采菱不荡舟,菱歌唱出蓼花洲。团团萍叶随人意,争似郎
行不掉头。

姑苏竹枝词

女儿十五恁娇羞,来凤桥头结伴游。山塘七里逢春雨,昨日轻
衫今日裘。

寻春游子荡扁舟,惜春女儿闲倚楼。楼前来去舟如叶,载得依
心多少愁。

夭桃秾李斗晨妆,镜里春山嫩柳长。繁彩渐深莺渐老,荷花荡
口又端阳。

石湖堤畔柳飞花,浪子远行不忆家。安得东风念行客,从空催
送未归槎。

虎丘山下晚风斜,女伴踏青护浅沙。蓦地无言问何处,背人自
折樱花。

金文藻 字芳仪,仲玉浦女,达姊,沈丽天广霁室,渊跃母。

新夏

雨涨溪痕还柳桩,送春归后倚晴窗。生孙竹翠风摇圃,孕子鱼
红水溢缸。文不送穷由鬼在,茗常醒睡怪魔降。多情最是依人燕,
来去穿帘影自双。

立秋

锦字囊中每贮愁,从今检点赋悲秋。初承爽气添清思,渐送流

光到白头。北信尚虚鸿雁影，时儿子渊跃客宣化。西成方为稻粱谋。井梧一叶迎新序，烦暑将消百尺楼。

沈氏 渊跃女，姚某室。

春日即事

经时诗酒擅风流，为爱溪山景物幽。朝露滴珠沾草角，暖风施翦折花头。林莺在在闻新语，社燕年年感旧游。最是难忘花月夜，阑干十二倚红楼。

王元珠 字淑龄，号餐霞，嘉兴人，山西布政使庭女，康熙壬子举人徐刚振室。著《竞秀阁稿》。

按《海宁州志》：餐霞工诗文，善画，所著尚有《宏训楼集》宫词百首。又庠生徐忠振室陈氏，海宁人，广东知县鼎新女。工诗文，著有《彩窗闲咏》、《鼓瑟吟》。忠振字格王，子大兄，著《晋游草》。

秋日晚眺

晚登高阁望天涯，衰草凄凄道路赊。画角数声催落叶，残云几点送归鸦。枫江露冷飘红叶，潮水风寒滚白沙。太息秋光萧瑟甚，莫添夜雨瘦黄花。

过马家村

迟日乘舟长水滨，孤村不见昔时人。数间茅屋门空闭，岸草汀花依旧春。

顾映玉 字纫佩，上虞人，海宁籍，顾霖女，何玉蘧室。著《澄碧轩诗钞》。见潘衍桐《轺轩续录》。





暮春临平道中

蓬窗闲倚寄幽情，缓棹辞家不计程。多谢燕莺齐送我，落花风里过临平。

俞浚 字安平，洁存侄女，诸生郑慕韩景会室。著《平泉山庄偶集》。

华日南曰：安平居临平镇，父工计然术，富而无后，中遭家难，故多哀怨之音。及笄归郑，日相唱和甚得，兼工小词。

乌夜啼

城上乌，终朝哑哑啼高梧。高梧一夕经霜死，老乌含血还哺雏。十载劬劳恩不薄，流离夜半声何恶！落叶惊风迷故巢，南飞三匝空悲号。

乌桕歌同慕韩作

北风萧萧寒气烈，时序变迁逢小雪。园亭惨淡日沉烟，红树满山叶齐脱。门外竹梢啼老乌，霜枝零落朽干枯。前村后村收柏子，老乌剥啄何为尔！

吴氏 仁和廩生御骅妹，里人汪锡嘏室。著《清风明月楼吟卷》。

吴振棫曰：吴氏早寡，以节著。其《梅花》二首，盖自况也。尤严于课子，子自塾归，必叩所业。灯下口授唐人五七言诗句，成诵始寝。其子因秉母教，有名于时。

梅花

高洁修来证净因，要知明月是前身。曾经冰雪寒无恨，好与松



筠静结邻。爱此古香撑傲骨，生原素质绝纤尘。可怜多少闲桃李，
开向春风便失真。

历尽冰霜节愈坚，却于摇落得春先。凌寒老干鹤同瘦，伴我孤
吟诗欲仙。离垢别开香世界，凝神雅称月婵娟。生涯本是和羹业，
差喜清芬有子传。

陶贞女 名坤，字柔德，里人陶广龄女。

陈棠曰：柔德，字栖水，沈帝简为室，未婚而帝简歿，坤以死殉，
父母防之，许以守贞，乃作诗自誓。后继侄为子，躬自督课，事姑以
孝闻。越四十余年，得旌表焉。柔德侄日升，聘诸生沈维松女名安
字宁一，与帝简为昆弟行。日升亦未婚卒，宁一年二十三，即以次
年归陶守志，事祖姑与姑孝谨。越九年，以病卒。临终，作永诀诗
四首。乾隆二十四年，大吏汇题请旌。杭世骏、于敏中有《题陶贞
女》诗，钱载、蒋溥有《题沈贞女》诗，均载于《唐栖志》。帝简名一
宰。陶年十九守志，见《杭女表征录》。

自誓

妾夫既云歿，妾身忍独生！立孤比死难，愿为程之婴。

王树玉 字谢庭，号蕊珠，里人兰女，金楹室。

沈六桥夫人归里，话两粤风土，率此奉柬

瘴乡风景异江乡，南汉东西道路长。溪水如云鱼吐墨，林花似
佛鸟收香。蜃船鬼子糕供客，猺洞仙人米代粮。漫说鲍家夫妇好，
几曾载石理归装。

安平泉

香林翠拥云幢出，雪乳涓涓绕竹房。萝月冷涵冰镜净，松风清



引玉琴长。拨云寻径诗犹在，飞鸟惊蛇迹已亡。东坡诗碑失去已久，里人沈道传一先重摹，勒石嵌壁间。回首临平山石塔，数声牧笛下斜阳。

题画二首

雾阁云窗敞夕阳，玉沙风卷羽衣翔。翩翩翠袖理瑶瑟，无数落花浮涧香。

藤杖穿云叩竹扃，山禽惊客下棋枰。松阴如水绿无暑，僧磬隔林时一鸣。

姚伯兰 上虞教谕光晋女，赠知府江西安义知县周祖浩室。

陈棠曰：云笈太守赴江西时，恭人未偕往，得免于难。乱后，亲见其次子紫芸先生登贤书，孙笈孙入邑庠，一门鼎盛，享清闲之福者三十年，寿七十余卒。

咏菊

不随桃李斗繁华，开向渊明处士家。只恐夜深霜露冷，西风吹瘦隔篱花。

姚文玉 字李兰，光晋女，编修德清俞樾室。著《含章集》。

《杭郡诗三辑》：夫人淡于荣利，太史视学中州罢归，夫人有“朝冠卸后一身轻”句，为时传诵。后以子绍莱官晋二品封。晚年善病，长斋绣佛，卒年六十。太史作百绝句以悼之，取元侍御“贫贱夫妻百事哀”意，名《百哀篇》。

外子视学中州，以人言罢官，慰之以诗

十年辛苦旧儒生，已向天衢早策名。江上莼鲈归思好，朝冠卸后一身轻。

避兵查浦述怀

十年两度走风尘，赵北燕南屡问津。□□吴门浑似梦，莺花梁苑尚如新。那堪烽火重回首，何处桃源好避秦？海上秋声萧瑟甚，荒村小住又三旬。

咏水仙花

□□□□□□□，□□□□□□□。宛似洛妃来水面，肯随郑婢辱泥中。品高刚称兰闺伴，韵淡何须彩笔工。皓质长留终不落，笑他风雨葬残红。

梅花

耐得人间雪与霜，百花头上尔先香。清风自有神仙骨，冷艳偏宜到玉堂。

沈韵兰 里人姚钺室。著《静香楼诗钞》。

陈棠曰：吾乡姚氏举家皆娴吟咏，《瓶山草堂集》有《闾长女伯兰寄外》诗、《立春后三日和二女仲兰》诗，一门唱和，为东湖胜事，论者谓视山阴祁氏、钱塘陈氏无多让焉。仲适德清戴羹叔茂才，莼叔适吴县文童朱五福，均以节孝著，而沈孺人与少泉先生白首唱随，安贫乐志，惜无子。卒于吴中。

春感

一番阴雨一番风，闲向阶前扫落红。花自阑珊人自病，含愁都在不言中。

生儿三日而殇哭之以诗

呱呱才听已生愁，瘞汝荒郊涕欲流。大抵为人生便苦，匆匆一





到遽回头。

含真仙迹图 陈筱石中丞为悼爱女而作，德配许亭秋夫人索题

知是人天第一才，兰因絮果不须猜。瑶装有约朝真去，画桨无端借梦回。碧海神山离缥缈，白云亲舍认徘徊。节楼何异仙居好，愿悟金瓯福地来。

题陈柳堂明经沔《室迹人远图》

佳偶难忘实可悲，鸡鸣风雨更凄其。音容已杳情无尽，不作长离当远离。

弱水蓬山路已遥，相思相望黯魂消。空留画阁妆台冷，竹树萧疏伴寂寥。

赵雪鸿 字清荫，钱塘人，秀水潘秀山室。著有诗集，因适居临平散失。事详陈云伯诗注。

嘉树轩初夏分赋

竹绕环扉水绕村，山川秀色萃闺门。温和如玉风姿洁，气味同兰雅谊敦。新得花笺赓白雪，遥思月夜酌清樽。挥毫泼墨供幽赏，富贵浮云岂足论！

次闺友韵

平生相契问如何，只有高人感最多。倾倒词源推藻雪，缠绵寤寐逐春波。醒来孑孑惟存我，别后茫茫遑计佗。异地岂能真间阻，晤言常得对新歌。

许兰贞 字仲卿，仁和许朗轩太守次女，孙德生室。著有《九畹轩草》。

春柳用渔洋秋柳韵

和烟和雨最销魂，骀荡春回薜荔门。弱态临风新弄影，柔条映水淡无痕。情深灞岸人千里，梦醒江南绿满村。我欲倚楼横玉笛，曲翻金缕细寻论。

扫祖母墓途中作

疏星几点月沉西，遥听鸡声喔喔啼。为扫先茔浑不寐，敢辞霜雪步西溪。

孙佩馨 孙德生姊，归泰州宫氏。著有《韵兰室诗草》。

春柳用渔洋秋柳韵

几行摇曳醒春魂，披拂春风绿到门。腰细乍笼新月影，眉舒遥藉远山痕。夕阳芳草垂垂地，流水桃花处处村。最是灞陵桥畔路，离情牵系不堪论。

赠别

来何草草去匆匆，意外相逢若梦中。莫负明年芳信早，杏花春雨一尊同。

姚巽 字伯婧，平泉先生之曾孙女，太子少保直隶总督陈夔龙之媳，二品荫生昌豫之室。工诗能画。

外子四十初度

世事如棋不可收，安居奚必定封侯。将虽有种还凭数，玉本无瑕岂待售。一纸俚词消万念，两行儿女祝千秋。鹿门好是共偕隐，莫问沧桑岁月由。





元夜观灯

火树晚烟蒸，六街瑞气凝。天开不夜景，市赛上元灯。凤阙花千叠，鳌山灿万层。霓裳谁谱曲，强句写吴绫。

并蒂兰

楚畹纤纤第一香，素枝并影自芬芳。移来幽谷清高品，开到华堂雅淡妆。月下双妍连理态，风前相映合欢裳。频年佳兆非无意，知是瑶台乞玉浆。

方外

释上绪 字亦谥。

沈嘉辙《盍后集序》：亦谥，钱塘诗僧。始卓锡西湖葛岭，移居南屏，即孙高士太初旧隐处。后示寂于临平之小林。所著集名《盍后》，凡九卷。

七月望夜湖上有怀

良宵安可寐，秋月此初圆。寥寂山中客，凄清雨后天。放舟孤屿侧，闻曲断桥边。不禁怀人意，空波坐渺然。

移居葛岭，用渊明韵二首

昔慕湖上山，今爱湖上宅。移居遂我情，湖光见朝夕。人生靡有常，何事苦行役。苟能释俗氛，岂妨门闭席。栖栖矫世者，事恐易今昔。不若倚仙翁，丹经相剖析。近抱朴子隐处。

我来秋日佳，及此当赋诗。四山渐苍紫，兴发随往之。巢枝应亦择，十笏慰所思。百物虽自异，动静各以时。有时念朋好，忽遂来晤兹。海鸥遥可玩，语汝终勿欺。

移居南屏，再和陶韵二首

一岁三易居，未始安其宅。昨寻南屏幽，日隐雷峰夕。故人适

嘉招，欣焉从兹役。精庐下瞰湖，波光如绮席。西吾开山僧也，倜傥俦，事迹迥畴昔。余方慕道深，理应从此析。

风泉自成韵，林籁自成诗。龌龊趋世士，点缀徒强之。而我归外人，冥心安所思？倚伏见物情，荣枯感岁时。以故弃尘网，愿守常在兹。孤行谁为邻，前修匪我欺。

酬葛陂

园扉亦何好，苍翠饶松竹。月出含清晖，溪影摇空绿。素琴谁与弹，高歌谁与续？慨然念良友，幽思结心曲。忽枉岩中作，披緘兴踟躅。何当访敝庐，思君如琼玉。

汤绍衣月夜过话

小院钟声彻，空山远近闻。何人知此意，有客独寻僧。野竹迷青筱，溪花覆紫藤。惟应无月夜，孤寝照松灯。

释通毅 字宏仁，自号玉峰道人。

翟灏《艮山杂志》：焦家桥北万寿禅院，康熙间僧通毅驻锡于此。毅，字宏仁，得法于栖水三昧豁公，继其席，寻开堂于皋亭佛日。刻有《语录》二卷，汤吏部右曾作序。

万寿十咏录三

禅房翠竹

幽篁笼月照窗疏，一榻寒光浸碧虚。坐爱晚风来殿角，髣髴么凤绿毛梳。

祇园灌木

古木葱笼卫法筵，白云深处不知年。灵根自蕴菩提泽，尽学生





蛟是碧天。四句疑有讹字。

焦市晴烟

乌尼声聒晓簷频，野色初开景象新。一望晴烟焦市近，不闻车马动喧尘。

释禅一 字心丹，号小颠。钱塘净慈寺僧。著有《唾余集》。

泊临平

晚泊临平市，渔灯隔水西。荒街三里雾，残月五更鸡。急柁催天曙，疏钟醒客迷。好乘春涨碧，明发下桐溪。

释达宣 字青雨，海昌人。钱塘净慈寺僧。著有《茶梦山房吟草》。

舟次临平

湿云如絮满山隈，路指皋亭一棹催。帆下河桥欣早过，船争水栅恶迟开。客心归不容稍住，鸥眼窥如约后来。避却藕花洲畔地，为无句敌道潜来。

释明怀 字苇江，号石巢。金粟庵僧。工画山水，得元人法。

题画

臃肿山乱堆，槎枒树倒插。冥冥寒翠积，淦淦湿云叠。断涧约横斜，悬崖屋妥帖。老渔牵网丝，一牒小于叶。

春风唤山醒，一雨众绿滋。杂花炫红紫，松竹亏蔽之。危亭嵌山凹，幅幅水帘垂。珠跳雪飞洒，下注方丈池。瞿瞿刷苓僧，归来云满衣。

释明翘 字楚木,号退叟。龙居永庆寺僧。有《龙溪集》。

用徐祭酒和江令君游摄山栖霞寺韵,
题周亦庵《中秋吟》卷

亦庵把吟卷,茶话山茨中。虹垂眄遐堞,钟远越花宫。渔灯隔沙渚,帘钩扬湖风。冰轮清澈景,禅桂香分丛。秋思落君手,群彦良会同。何当按兹题,取次游城东。

月夜迟西林吴隐君不至

芙蓉千百翠娉婷,玉宇琼楼境界清。如此青山如此月,联吟少个李长蘅。李流芳有《同一濂、澄心、恒可诸上人龙居步月》诗。

杂吟

层层烟水泛流霞,海阔天空路转赊。岂意月明霜露下,夜来依旧卧芦花。

垂老栖迟白石岩,了无一法别仙凡。年来懒与人间事,月落秋池花满杉。

释道明 字惺庵。小林迎峰院僧。

山居冬日

岂是前身有宿缘,随人略学口头禅。山居不爱醍醐灌,芋火堆边自在眠。

释达本 字晓云。佛日寺僧。著《旅泊诗钞》。





庚午暮春,周藕航、金雨香、史仲貽、
孙竹孙诸君过访,留赠佳什,依韵奉和

滥主临平第一山,清风净扫屋三间。謁来仙侣同清妙,便觉云泉异等闲。佳什联吟如戛玉,枯禅庄诵亦开颜。无因竟夕留高会,雨后萧萧独掩关。

释通贤 字石香,号迂叟,江南常州人。康熙时云林寺僧。著《东游草》。

宿临平遇友

日暮过皋亭,东行月正明。几村家犬吠,一路寺钟清。投宿逢知己,烧灯话旧情。别离将五载,今夜在临平。

释宗衍 字济水,秀水人。道果庵僧。有《九日同人登高集》。

觉照亭成,金蘧园、沈天门、
史遯圃三居士枉顾,诗以落之

斩竹架危亭,就山分半亩。青山为屏嶂,白云作窗牖。旁浚泉一泓,道果泉在亭侧。澄观了元垢。定瓷供蛮茶,踏叶来吟友。

释本哲 字山晓,四川成都人。净慈寺僧。

春去感赋

岩壑厌跻攀,萧然静掩关。难留是白日,无恙剩青山。听雨惊花落,看云羡鸟还。轻肥几年少,谁是老僧闲?

南溪杂兴

野风吹历历,兀坐意能通。涧响松涛急,山鸣夜雨空。云归樵

路外,花落鸟声中。春去知何处,啼鹃血正红。

释正瑞 字慧麟,江西南昌人。佛日寺僧。著《鹤峰集》。

冷泉亭

泉亭幽绝傍灵峰,树老烟萝覆几重。洞壑辟开青玉峡,云霞深护碧潭龙。逼空螺髻攒图画,漱石溪声杂寺钟。一坐凜然毛发变,冰壶清彻豁心胸。

登韬光

一上韬光路,幽篁锁昼阴。方池清汉出,残碣绿苔侵。叶脱飞晴雨,山深噪暮禽。斜阳引归客,寒韵满空林。

秋日登五老峰

天半峻嶒如削玉,五峰齐立面彭湖。何年裂破千寻掌,此日悬空万里图。碧落风回龙鬼泣,苍崖路陡猱猿呼。高岩骋望真无极,远见微茫大小孤。

释篆玉 字让山,号岭云。乾隆南屏万峰山房僧。著《话堕》初、二、三集。

乾隆《杭州府志》:篆玉,仁和桐扣人。少出家南屏,主讲桐乡龙翔寺。工吟咏,化后葬南屏。

赤岸独步

黄鹤峰阴望不遥,兴高无待野人招。最难认是深村路,赖有梅花领过桥。

释明方 字石雨。住杭州报国寺,为开山说法。





再过横山

越峰问远峰,乃作平林行。松花塞古路,幽寻遂隐情。苔藓足阶磴,溪涧何凄清。屐痕不忍蹶,忍纵车马声。引策历重赏,古阁藏契经。铿尔发钟籥,深理超渊明。尘氛久横绝,横山所以名。

释圣潜 字师林,号浮山。云林寺僧。有《蕊香诗草》。

白龙潭

白龙跃已久,荡漾碧潭空。渔父扣舷去,桃花两岸红。层城连睥睨,香塔映玲珑。怀古临芳渚,沧浪动晚风。

释明中 字大恒,号焚虚。住净慈寺。

东湖寓斋,喜让山自南屏至,同集张铁珊艺舫

念我栖迟久,寻间忽共携。浮屠烟水外,逸士板桥西。著意留情话,烧灯复小题。如何先理棹,寒月返苏堤。

释雪舟 南屏净慈寺僧。善画山水,能诗。

题陈柳堂居士《室迩人远图》

西自峨眉归,挂锡云关闭。合十坐蒲团,五蕴无罣系。有客持画图,索我书梵偈。老屋几席虚,空山云树蔽。似通佛外禅,难参画中秘。云借无声诗,代写悼亡意。西方古先生,无无留妙谛。生灭一例观,空色两不异。剑慧破烦恼,灯明远屏翳。三千大世界,法身偶然寄。因果由自生,去来无定议。满纸起云烟,恍游三摩地。

蔡敬一 字小诞,自号葫芦道人。紫虚雷院道士。

金露香、徐蕙唐过访不值,留诗次韵奉答

南岳归来日未斜,洞门寂寂锁烟霞。唤回鹤梦三千岁,手植碧桃刚著花。

与郭春浦维新夜饮

剑花烛花暖欲流,吸尽三百玻璃瓿。喝月倒行吹铁笛,与君骑鹤上扬州。

慧本 字觉柯。明因寺尼。

吴振棫曰:《沈东江集》中有《代闺人请觉柯女师启》。

重修明因寺成有作

悟彻三千与大千,一袈裟地涌青莲。听经鱼乐杨枝水,呈佛诗钞贝叶笺。云影钟声眼前偈,花香鸟语口头禅。华严弹指楼台现,都为人间种福田。

元端 字御符。明因寺尼。

《杭郡诗三辑》:御符,俗姓卢氏,年十二祝发于尧峰女师,后受天童山晓和尚法,开堂于杭之明因、嘉兴之伏狮两寺。

书斋偶咏

榻寄闲窗下,相携话昔游。烹茶成雅集,开卷足清修。宿雨花生润,微风鸟自讴。留将残照影,静指素丝幽。

镜明 字定安。仁和孝义庵尼。

定安,临平新桥人,姓陈氏,父兆德,母程。七岁,以病舍身为





尼。十九岁,受戒。晨香夕灯,不离佛殿。孝义庵本莲池大师室,汤太素庵主焚修之地,三百年来,清规肃然。辛酉城再陷,腥风劫毒,别有世界。克复后,改为讲舍。定安移住对街净室,苦行精心,又三十年卒。能于庵侧别启佛庐,稍复白业。又就云栖太素师塔旁,结普同一塔。可谓知所本矣。世腊八十有二。事载《杭郡诗三辑》。

口占示徒

庭中卓刹竿,悬幡更悬灯。灯明大千界,幡引最上乘。
门外河之水,照面复照心。真面何虞皱,道心须要深。

静诺 号自闲道人,仁和人。雄圣庵尼。有《息肩庐诗草》。

过永庆寺逢牡丹作

东风习习春将夏,宝马香车如放假。夹道松杉满径阴,黄鹂坐语春风下。偏反绰约逞娇颜,徘徊终日不知还。花王如殿东王令,好鸟枝头笳鼓竞。莫言花落不如人,人老能如花更春。惟有青山常对峙,年年花落路傍尘。小鸟欲答忽然去,宛转如歌昔时句。但使衰年无病侵,岁岁花前常小住。

词记

宋

苏轼

南乡子 此词已采入《临平记》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

西来送客行。 临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蔡伸 字申道。宋政和进士，历太学博士，通判真、饶、徐、楚四州，改知滁、和等州。初与秦桧同举，后伸以赵鼎党乞祠累年。桧欲援之，伸竟不肯干。官至左中大夫。著有《友古词》。

清平乐

彩舟双橹，六月临平路。小雨轻风消晚暑，绕岸荷花无数。
玉人臻枕方床，遥知待月西厢。昨夜有情风月，今宵特地凄凉。

范成大 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县人。宋绍兴进士，官资政殿大学士、权知政事。卒赠少师，追封崇国公，谥文穆。著有《石湖》等集。

浣溪沙

红锦障泥杏叶鞦，解鞍呼渡忆当年，马骄不肯上航路。 茅店竹篱开蔗市，绛裙青袂刷姜田，临平风物故依然。

张艾 字船窗，宋理宗时人。

解语花

轻雷殷殷，小枕惊回，帘影摇庭户。嫩凉遥度，江云堕、结作西窗暗雨。闲阶静伫，叹疏袂愁宽一缕。凭栏静、叶鸣条，总是安秋处。
 因唤扁舟晚渡，渐闻歌招得，采菱俦侣。临平归路，花无数、应识汀洲倦旅。飞红怨暮，长趁得、断鸿南浦。闲枕衾、谁更无聊，应最怜纨素。





明

张轲

临江仙夹城夜月

步出关门刚数里,曩时谁起重城? 杨侯櫓木旧军营,鼓鼙声已冷,箫发闹秋晴。 无事转头真似梦,且看明月疏星。太平风景剩闲情,桂花香影里,吹笛到天明。

沈谦

菩萨蛮和王阮亭使君题青溪遗事画册

回塘水绿春如画,怪人游戏鹦哥骂。楼背捉迷藏,寻踪只认香。 花间还再探,花重帘栊暗。轻嗽要郎知,潜身窥户时。元稹诗:“小楼前后捉迷藏。”

浪淘沙寄毛稚黄

别路柳含烟,恨煞啼鹃。片帆高挂水连天,无数青山遮不住,似箭离弦。 对酒擘银笺,碧树红泉。胜游还道不如前,把烛重看肠断句,夜雨绵绵。

鹊桥仙题昭、时二儿画羽阶三兄小像

古松百尺,悬流千丈,挥扇解衣槃礴。玉楼金埒逞豪情,总不想、而今丘壑。 昭儿图景,时儿图面,孺子丹青能作。老来应识少游心,当念此、及时行乐。

玉楼春游明因寺,折桃花一枝,贮之胆瓶,是夜风雨大作

胭脂淡抹香肤腻,万树绯桃偏映水。可怜含蕊便遭风,一向冤他贪结子。 重帘护烛花如醉,却忆小桥通野寺。摧残不到五

更头,化作枕边红粉泪。

万峰攒翠 沈氏词选成,寄常州邹程村。新翻曲《画堂春》,用仄韵

春暖玉屏风细细,兰畹幽香如醉。唱遍新词空洒泪,旁人不会。烟波何处,毗陵楼外斜阳又坠,人不南来愁却至,万峰攒翠。

小重山 饮张祖望从野堂

细草如烟野渚平,草中云突兀、是秦亭。小堂开处日初晴,花满地、新竹叫残莺。邀客坐吹笙,美髯都化雪、不须惊。黄河天上赋新成,堪下酒、试诵与依听。祖望《黄河赋》甚奇。

月笼沙

九日题南楼壁间。《月笼沙》新翻曲,上三句《西江月》,下二句《浪淘沙》,后段同

帘外潺潺暮雨,江边隐隐寒潮。乱鸿缥缈寄书遥。满地黄花人病酒,蜂蝶空劳。自惜明珠离掌,谁怜小带垂腰?画楼西畔是虹桥。只恐粉云遮不断,怕煞登高。

苏幕遮 为潘云赤悼亡

篆烟微,花烛烂,月缺花残,咫尺幽明判。绾罗裙发髻乱。似有若无,风静垂帘算。梦无凭,愁不惯,眉妩青颦,谁举梁鸿案?遗挂尘生丝脆断。菡萏鸳鸯,不合愁人看。

岁寒三友

夜雨,留别张祖望、毛稚黄。新翻曲,上二句《风入松》,中三句《四园竹》,下二句《梅花引》。后段上二句《风入松》,中二句《四园竹》,下二句《梅花引》

临平记再续





南楼月夜宝灯红，一饮千钟。诗成镂版，曲就上弦，春似情浓。
醉卧锦屏，满身花影重。流年谁信太匆匆，南北西东。雨黑今
宵话别，衰鬓如霜，左耳聋。记取后期，桃花黄鹤峰。

东风无力^{南楼春望}

自度曲：范至能词“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

翠密红疏，节候乍过寒食。燕冲帘，鸳睨树，东风无力。正斜
阳楼上独凭阑，万里春愁直。情思恹恹。纵写遍新诗，难寄归
鸿双翼。玉簪恩，金钿约，竟无消息。但蒙天卷地是杨花，不辨江
南北。

空亭日暮^{寄思}

时安蓊门新翻曲《意难忘》，用仄韵

空亭日暮。记声断骊歌。摇鞭欲去。沙草半连云，雪花时带
雨。梦难凭，期漫许，但相看无语。才转眼，散发披襟，江南酷暑。
我有离情怎诉？想望月芦沟，也思旧侣。斫地为谁哀，谈天何
自苦，妙文传，芳信阻。正金台吊古，愁多少骏骨，如此寒烟宿莽。

东湖月^{己酉生日，潘生云赤以自度曲寿余，览次有感，韵答之}

甚钟灵，便珊瑚百丈老重溟。问谈天邹衍，凌云司马，此日敢
纵横？骨带铜声敲不响，有黄金伏枥难行。只好衲衣持钵，绣幕闻
莖。山青兼水深，对萧疏白发转多情。笑磨崖天半，沉碑潭
底，身后枉垂名。雾里看鸢非我事，尽优游下泽同乘。漫道出，堪
作两处亦关星。“青”字复韵。

探春慢^{孙无言征刻予词于扬州，遥有此寄}

一树琼花，二分明月，扬州自古佳丽。杜牧曾游，何郎不再，试
问风流谁继？才子飘零尽，还喜得词编玳瑁。知音千古寥寥，能识

高山流水。念我朱颜易老，奈江梦少花，洒笔成泪，浪许金茎，羞称玉树。何处更将愁讳，从此然脂夜，免冻了春纤十指。虞生不恨，相逢竟须沉醉。无言尚刻邹程村、彭羡门、王阮亭三家词。

沁园春 寄赠王扬州阮亭，即用其《偶兴》韵

不断长江，滚雪翻云，日夜东流。怪万里烟花，终沉伍剑；二分明月，光照隋钩。郡县劳人，文章绝世，斗大如何困一州？偏我迈，在词中拜将，醉里封侯。琼华寄我难酬，奈水满芜城夜色浮。道执卷跨牛，其中有乐；腰钱骑鹤，此外何求。素札空传，玉箫谁教，泛泛还同沙际鸥。虚名误，但浓斟玉液，暖被貂裘。

其二

羡尔高情，濯足淮河，振衣蜀冈。便眺览烟云，何妨薄宦；沉酣典籍，不愧清狂。骏马穿花，佳人雪藕，摘遍朱荷水一方。新歌奏，早声传北里，色艳东望。墨痕锦袖淋漓，但怅望星桥有报章。任岁月驱驰，宫中磨蝎；风尘黯黹，路上忘羊。一日不斋，百年浑醉，携手频游翰墨场。休回首，纵兰陵酒美，何处吾乡？

宝鼎见 月夜泛临手湖，同三兄羽阶、潘生云赤、男圣昭赋

烟涛暗拥，远岫微露，深幽无极。谁忽把纤阿推上，皓彩团圞生几席。吹锦烛，正徐开画舫，莫奏中流哀笛。寂寞鱼龙夜静，上下水天俱碧。宝鼎今日犹争唱，赤乌人尽去无迹。叹尔汝、一杯相劝。清盖如烟何处觅，唤不醒、醉临春千尺。降作佛奴何益，便痛翦娇娥云髻，怎救胭脂狼藉？词客为欢且游赏，漫望涓滴。漾沙边鸥鹭，不管人间今昔。露下翠幕轻寒隔，山玉颓无力。拥绣被早是鸡鸣，斗柄垂垂堪摘。





莺啼序 陈眉公先生题《娱园图》，家君命谦续填此词

功成解组开别业，桐鱼早占。虽通市、车马无喧，亭榭半隔村店。盟白鹭、陂塘旋买，水环沙嘴多菱芡。更千章乔木，撑空骇日光暗。栋楼山云，帘低野月，爱闲凭曲槛。独啸夜深似鸾鸣，银河珠斗影淡。曲房幽，道书闲读，丹成九转神光湛。忆飞鸢，浪掷岁华被浮名赚。广南文竹，衔碧嵌金，空翠抚青簟。常把钓、东湖荡漾，舟傍垂杨缆。良朋老衲，焚香煮茗，清谈直至疏钟撼。入春来，花满流莺瞰，荷钱叠叠又菡萏，任一叶惊秋，万峰雪彩奇艳。四时闲适，颐养天和，已觉无俗念。咫尺红尘不到，苔卧绿枪，月挂玉弓，江走龙剑。诗题辋川，吴笺时研，怪篇篇连城无玷，饮松醪，肯负兰灯焰。漫言绿野优游，醉月迷花，补平日欠。

沈圣昭

浣溪沙 闺情

枕畔堆云小髻鬆，无人幽梦自惺松。起来闲倚玉屏风。
暗水漫侵芳草绿，残莺频睨熟梅红。日斜帘影恨重重。

沈圣清

菩萨蛮

湖声到枕三更后，□□双泪沾罗袖。月色转虚檐，喜寒今夜添。
江城千里雪，新岁鳞鸿绝。也待不思量，有时还断肠。

潘云赤

苏幕遮

五更初，三月暮，窗内人愁，窗外风吹雨。惆怅落花谁作主？
杜宇无声，已到消魂处。梦难凭，情怎诉？脉脉幽欢，只恁轻
孤负。金鸭香销人独语。烟树江村，屏上相思路。

俞士彪 一名珮，字季璫，钱塘人。官崇仁县县丞。沈东江弟
子。有《玉蕤词钞》二卷。

浣溪沙

眉翠都残画未成，脸红微褪梦初醒。恼他妆镜忒分明。
心里只因常有恨，人前还是不知情。背拈钗子画银屏。

王升 字东曙，仁和人，沈东江弟子。

菩萨蛮

淋漓别酒浑难醉，那知半是多情泪。折赠柳枝新，记人双黛
颦。玉笋弦柱促，落日平芜绿。郎意在雕鞍，休言翠被寒。

王绍曾

少年游

晓烟未敛，春池欲皱，花影压回廊。淡日窥帘，轻寒著枕，曾否
试新妆？阑干敲遍无人应，颠倒费思量。燕子衔花，呢喃不
住，来去自双双。





沈丰垣

满江红 哭沈去矜先生

蕙草萧萧，风过处、空帷摇扬。何忍见、人亡琴杜，影迷尘网。
寄字曾携红友问，新词剩与青娥唱。奈重来、清泪洒东湖，和愁涨。
难再觅，知音赏。漫自作，招魂想。怕仙游何处，兰皋徒望。
半榻堆书从不整，一灯照梦还微亮。看梅花、如日月如人，南楼上。

陆进 字荇思，仁和人。余杭岁贡，官温州府学训导。著《巢青阁集》。

满江红 哭沈去矜

蕙帐风飘，孤灯照、满杯呜咽。凝眸望、华床犹在，蛛丝暗结。
吊古偕寻桐扣鼓，伤心曾对南楼月。至如今、何处觅知音，伤心切。
记分手，方除夕。还期订，名山业。教红儿高唱，艳歌几折。
好友自酬婪尾酒，及门犹立空山雪。听五更、杜宇更凄凉，声声血。
上阙两用“伤心”，疑误。

王晫 初名棐，字丹麓，号木庵，又号松溪。仁和诸生。著《霞举堂集》、《檀几丛书》、《文津今世说》、《墙东草堂词》。

阮郎归 哀沈去矜

飞飞丹旆出孤城，青山尽哭声。非关天上玉楼成，奇才裕李生。
思旧事，转伤情，酒阑春梦醒。泪珠沾袖总成冰，床琴忽自鸣。

朱彝尊

换巢莺凤

桐扣亭前，记春花落尽，才返吟鞭。鸭头凝练浦，鹅眼屑榆钱，兰期空约月初弦。待来不来，红桥小船蓬山近，又风引翠鬟不见。

飞燕书乍展，哽咽泪痕，犹自芳笺染。玉镜妆台，青莲砚匣，定自沉吟千遍。解道临行更开封，背人一缕香云翦。知他别后风钗，拢鬓深浅。

查慎行

满庭芳 半山舟中看桃花作

酒忆添腮，辞成赪面，风流时世梳妆。多亏掩映，傍竹倚垂杨。不费浅深斟酌，红无赖、一意成狂。村西路，嫌他蜂蝶，抵死闹斜阳。旧家，罗绮伴，曹衣吴带，色色相当。问旧年崔护，前度刘郎。纵使游踪重到，空怅望、巷口门傍。烦说与，道永和堤畔，别有仙乡。

孙士毅

金缕曲 题笠民《杏林听莺》画册

芳树晴丝罥，正江南二月烟浓，柳搓金线。小驻吟骢茅店外，墙角殷红开遍。还懊恼，青帘遮面。社鼓觴箫听乍远，又如簧声滑风吹断，穿林去，蹴花片。曲江往事同飞电，记当年，一点深黄，也陪高宴。蛮语参军今渐老，展卷恍闻春啭。惜少个呢喃新燕，归踏裙腰招旧侣，尽水村山郭寻常见，携柑酒，恣游衍。

临平记再续





姚日新

一剪梅题陶贞女

一自髭髥矢柏舟，身似虚舟，家似浮舟。闺中姑嫂压南州，姑似苏州，嫂似江州。孤月空明映素秋，义取《春秋》，操重千秋。他年褒诏下螭头，碑在山头，泪在心头。

梁增龄

春夏两相期乞金香石画兰

讶披榛采来丛杂，分采几费搜剔。妙手生香，湘管写成顷刻人家，都住藕花洲，叹此日清芬寥寂。剩有孤芳幽居，空谷墨花横溢。

丰神潇洒谁匹？认砚池遗种，彝斋一脉，满纸纷披，恍对素心晨夕。赠兰君是采兰人，佩兰我是离骚客。春也光风，夏也光风，莫辞烦剧。

看花回寄贺二海康丈令嗣小兰入泮

百卉春风次第吹，头让花魁。文章漫道无青眼，欣知遇玉蕴山辉。府试第一。看芹香采后，羹作和梅。早把珠兰玉树培，几度花催。重开绛帐读经去，苦折腰，水转帆回。海翁自平阳告病归。喜名场夺帜，笑口衔杯。

思佳客临平湖寻东江草堂遗址

南渡兴亡古迹垂，扁舟往事每寻思。人间多少沧桑感，惟有驼山睡不知。金缕曲，玉阶词，百年歌哭尽于斯。凄凉章庆堂前月，沈氏堂名。更与何人唱竹枝？

喜迁莺汪听篁新买山居寄赠

藕花开否？溯湖水分流，数椽权僦。消息传来，山居新买，橘

袖满园依旧。奴婢千头称意,那羨五株陶柳。休论价,这清芬贻赠,是机缘凑。消受,斜角里,绿叶缤纷,最好余香嗅。燕客传杯,洞庭春色,须酿瓮头芳酒。先聘鲍姑把袂,再说陆郎怀袖。移家去,看相随鸡犬,霜天时候。

俞樾

换巢鸾凤

余生四岁,即由德清南埭旧居,迁临平之史埭。又不常厥居,辄数岁一徙。其后仕宦迁移,兵戈奔走,越至于今,行年四十有九,而移居已三十一。萍梗飘零,仍无定所,清宵历数,怅惘成词

生小飘零,忆鸬车竹马,便在临平。鹅笼随处挂,燕垒逐年营,宦游踪迹更如萍。京华几霜,中州暂停归来后,叹栗里久荒三径。

萍梗殊未定,吴下小园,风鹤俄交警。海舶波涛,邮亭霜雪,豺虎鼯鼯争命。天许重逢中兴年,又来延揽东南胜。乾坤中一蓬庐,那论乡井!

凤归云

余童稚时,外家有婢曰风云,略长于余,嬉游伴侣也。闻其适人后,遭庚申之乱,偕其夫投水死。匹夫匹妇湮没无闻,感余旧事,吊之以词,烈魄贞魂庶几不泯也

记少小竹马鸬车,泥龙瓦狗,相共嬉游。有个青衣短发垂肩,外家娇婢,向红楼上同捉迷藏,同猜春谜。奈岁华一去如逝水,早又是绿叶成荫,鬓丝憔悴。更可叹,青犊横行,红羊惨靛,多少旧家,一例虫沙。碧玉寒微,绿珠高节,死随夫婿等。蓬门内,有此





贞姜,生光彤史。只童稚旧事不堪记,未免吊凤伤心,忆云挥涕。

黄燮清 字韵甫,原名宪清,字韵珊,海盐人。道光乙未举人,湖北知县。著《倚晴楼诗词集》。

齐天乐三月初十日舟过临平

东风略改梅花影,千枝万枝疏朗。碎欲飘烟,轻如散雪,醒出远村三两。溪云暗长,看点破微茫,晓阴难酿。认取前生,谪仙名字在天上。沿堤高下一色,算银樽玉版,宜谱清唱。近树笼青,遥山媵绿,越显淡妆新样。无言自放。叹碧落根苗,道旁谁赏?不是寻诗,几人停画桨!

康叶封

一剪梅题江兰圃《蓬香感旧图》

棹泛西泠忆旧游。花影湖浮,鬓影帘浮。一樽相对意绸缪。酒在炉头,人在心头。惆怅而今好事休。花亦含愁,鬓亦含愁。倩将艳笔缣风流,藕断丝留,肠断情留。

江蓝

翠楼吟纪恨

镜里模糊,画中仿佛,个人最难忘处。姮娥归去后,更何日洞箫重谱?含酸听雨,却又被东风吹将魂去。凄长夜,不堪消受,此时情绪。几度梦境迷离,觉旧愁新恨,一齐兜住。春风多事甚,空惆怅,落花飞絮,事多轻误。只惹得年来病朝愁暮。为谁语?萍踪浪迹,当时离聚?

百字令 吊沈东江先生墓

兵戈满地向秋风，一恸泪随声咽。酒盏诗瓢，谁可遣如此流离岁月？杜老忧时，庾郎作赋，日尽萧萧发，怀才不偶，受来多少磨折！只有旧日青山，闷排郭绕，终古逃奇劫。芳草斜阳荒冢冷，又是清明时节。冰谷泉边，藕花洲上，人物空消歇。西泠才子，而今犹有人说。

王丹墀

少年游

临平舟中偶占首二句，归后读“梦华晓雨过临平”作，即用其调谱成之

江南已近熟梅天，鸥梦雨丝边。我正来时君翻归，候小别也前缘。看山看水浮家去，关吏不须钱。诗思渲红，离情漾碧，参个藕花禅。

吴绶云

满江红 辛酉，杭城被围，困守三月，城破，王雪轩中丞殉焉

驹拥重来，十万众、剧劳抚字。原早识、强兵压境，岩疆难恃。思重不堪辜圣眷，杀身聊尽微臣志。鉴中山、待旦枕戈心，谈何易！

江上舰，空张帜。城中士，无飞翅。帐饥尸遍地，粮空难继。一队义兵同裹草，千卮酬酒空弹泪。十月中旬，众议督闽勇冲城出，以开粮道，阵亡者百余人，中丞每人酬酒三卮，抚尸涕泣，深得士心。痛睢阳、杀马正无裨，诚天意。

前调

临平距省垣四十五里，物阜民康，素号仁里，予家此三世矣。辛酉三月，吴再升军门兵溃入境，予仓皇奉先慈渡江。七月九月，两遭蹂躏，鱼扉雁户，零落

临平记再续





无存,孙吴以来,未有之劫也。

小别粉榆,竟一变、沧桑至此。二百载、风淳俗美,霎遭倾否。
芳草荒凉鹅鸭地,斜阳萧瑟鱼虾市。更何人、恁吊藕花汀,垂双泪。
貔虎溃,人争徙。鸱鸢入,巢全毁。计挈家东渡,仅三年尔。
几辈诗人丛葬碧,千门碎瓦萦苔紫。纵承平、抱犊赋归兮,悲难已。

谭献 字仲修,仁和人。同治丁卯举人,官安徽知县。著《复堂类稿》。

点绛唇临平道中

侧帽东风,轻桡剪断朝来雨。去年客路,愁听车铃语。黛
色临平,影作眉痕聚,春如许。玉人心绪,恐被眉痕误。

何晋 字滇生。诸生。

金缕曲题陈柳堂亲家《室迹人远图》

已矣君毋苦,几曾闻金梭玉杵,百年如故。汉寝秦楼今莫问,
芳草斜阳败堵。矧艳福,神仙犹妒。不见暮昏晨告别,论人生大有
伤心处,情天恨,娲难补。黄陵山下闲居赋,蓦无端,祝融肆
虐,可怜焦土。余家新桥近黄陵山,甲申冬,猝遭回禄,今与吴希哲师同居。百尺元
龙楼独敞,我类梁鸿赁庑,此都是碧翁分付。流水行云随意可,趁
东风枫叶何妨渡,缘所在,非迟暮。

高光烈

金缕曲题陈柳堂明经《室迹人远图》

百尺楼头士,偶相逢延陵座上,麈谈移晷。尺牍征题名作遍,

挥洒云烟满纸，写不尽，别生离死。红藕洲前偕隐处，蓦无端风变箫声微，空坐对，犍峰峙。妆楼旧事休提起，莽天涯，寻消问息，断鸿沉鲤。强欲追欢惟有梦，纵梦也难久滞。况弱水程三千里，我愧文通才尽矣，谱巴词一阙无他技，翻金缕，漫磬倚。

居益谦 字六皆。海宁廪生。

一萼红 题陈柳堂明经《室迹人远图》

算人生，只浮沤一梦，都是镜中缘。炊臼张瞻，悼亡潘岳，千古一样凄然。想此后，楼空百尺，任元龙，览景也缠绵。寂寞妆台，零星药碗，冷落花钿。闻说鸾闺佳耦，屡拔钗沽酒，提瓮斟泉。鸿案眉仪，鹿车手挽，内助自是称贤。怎撇却、荀郎竟去，披图处、我亦替君怜。似此悼红画幅，怨绿诗篇。

朱梯青

金缕曲 题陈柳堂明经《室迹人远图》

叶裂霜林秃，剩萧条西风斜照，数椽茅屋。可是鸿光偕隐处，占断人家艳福。蓦回首，燕飞钗玉。如铁寒衾如水簟，对清宵怎合鰥鱼目，扫不尽，愁不斛。年时依亦伤衰独，更何堪，孤灯客馆，黄粱炊熟。读遍悼亡诗十首，凄绝雉朝飞曲。君莫把眉峰双蹙，老去流光须倍惜，强加餐不饱除非肉，挥慧剑，情魔缚。

陈棠

蝶恋花

阑角斜阳留不住。盼到春深，依旧风和雨。熟子亦知花事误，

临平记再续





声声如惜春将暮。 绮丽韶光遇百五,绿遍平芜,莫辨长亭路。
竹外野桃三两树,落红满地愁无语。

踏莎行题沈子丞《踏青图》

翠袖禁寒,银瓶解冻,绣余懒谱梅花弄。招邀女伴步蘅皋,绿茵贴地平无缝。 弓印纤留,香尘低送,斜阳压得春衫重。避人棹首入花阴,不知蹴损鞋尖凤。

金缕曲题周湘聆先生史忠正守扬州时遗砲拓本

控扼淮南界,任连营轰雷掣电,死何曾怕!跋扈高、刘空作镇,更有当朝阮、马,苦一木,难支颠厦。铁聚六州成大错,福藩之立,非阁部意。负孤臣肝胆供陶冶,忧国泪,若铅泻。 武侯铜鼓斯其亚,问何人,搜寻废垒,土花寒洒。恨血长凝千载碧,不与猿虫俱化。料夜半光芒四射,漫作寻常凶器视,诵遗书一样高声价,应位置,岭梅下。

绿意题周丈紫筠《蕉窗感逝图》

帘笼薄雾,把匝地软红,湔涤如许。梁燕呢喃,双宿双飞,一片翠阴围护。西风揽破香巢梦,展不尽心头离绪。最恼人瑟瑟萧萧,几阵打窗疏雨。 惆怅蘅芜谁遗? 去声。剩朱阑十二,曲录如故。人去楼空,彩翦秋云,难补情天缺处。更残漏静风微动,听一叶一声如诉,错认是月夜魂归,赢得几番延伫。

念奴娇沪上与费恕皆同年话旧,用东坡赤壁词韵

酒龙诗虎,惯听人、唤作是何怪物。出匣干将锋锐利,转战前无坚壁。世事沧桑,流光电火,爪印留泥雪。论才梓里,陆机无愧人杰。 今夏小住淞滨,故人重见,意气犹雄发。追溯西泠年少侣,一半光沉烬灭。君胜香山,平头五十,未白丝丝发。白香山诗“白发

平头五十年”。湖山无恙，可能同醉明月。

罗陂塘 颍川夫人画兰遗稿，为元和蒋粟来题。夫人卒年二十三

恼东风，众芳摇落，不将离恨吹去。楚湘韵事冷难重，觅寂寞翠帘朱户。翻旧语。剩两叶风姿，摇曳犹如故。笔飞墨舞，与屈艳班香，流传艺苑，先后足千古。才难得，漫道清才天赋，有才天亦深妒。冰弦廿五。弹瑶瑟，偷把华年细数。看两度，似花现优昙，转眼埋黄土。多情夫婿，料玉镜台前，摩挲遗物，都是断肠处。

前调 白荷

懒追随，闹红一舸，怕招吴苑人妒。方塘半亩澄于镜，不受灼熏炎暑。堪小住。爱云水光中，别有清虚府。素怀谁许？只间订鸥盟，澹交鹭友，此外更何与！黄昏后，不是香闻烟渚，月明寻自何处？铅华弗御。瑰姿逸，绰约洛川神女。风乍度，宛罗袜尘生，冉冉陵波步。秋光未暮，把一片冰心，玲珑剔透，且向玉壶贮。

前调

毗陵徐辛斋先生，为荆山中丞季子，年少通籍，观政部曹。性至孝，归而奉母，绝意仕进。著有《茶坪诗钞》行世。王石谷为作《云溪草堂图》，王渔洋、朱竹垞诸老均有题咏，咸、同间毁于兵燹。其六世孙尧卿嘱吴君待秋补图征题，为谱是阕

爱茶坪老人诗卷，襟怀如许恬退。平生雅好闻楼遁，况复幼舆高致。乌鹊喜。炤彩服青春，粲粲歌门子。无心傲世，要小筑衡茅，读书将母，饶有澹中味。青晖主，烟墨淋漓驱使，阮亭题字。人间鸿宝遭天妒，付与烟灰淘洗。重整理，难得是百年，子姓殷勤意。招邀画史，补一曲云溪，半房松石，辛斋自题云：“一曲云溪结草庐，半房松石半床书。”却话旧家事。

临平记再续





闺秀

钟韞

少年游^{即事}

东南日出照庭隅，风影隔窗虚。细草阑干，轻烟帘幕，天气困人初。梦魂一晌闲无绪，担阁绣工夫。慵整菱花，怕听莺语，心事尚模糊。

钟筠

减兰^{春晓}

晓莺破梦，九十春光谁与共？望眼迷离，粉蝶梨花一处飞。东风无力，小院回廊春寂寂。悄傍妆台明镜，无端引恨来。

浣溪沙^{初夏}

开到荼蘼花已残，垂帘犹自怯春寒。困人时候雨廉纤。燕子将雏声细细，荷钱虽小叶团团。一庭芳草绿如烟。

俞浚

江城子^{江梅九月小园盛开，词以纪之}

小园秋老绽芳梅，暖风催，数枝开。从倚红楼，明月暗香来。玉笛漫吹帘半卷，疏影里，独徘徊。

蝶恋花^{寄怀慕韩江右}

一带苍烟笼远树，望里斜阳，隔断天涯路。帘卷画楼双燕舞，寒潮乍落春帆渡。柳谢花残江景暮，数点归鸦，叫过山头去，人又不来音又阻，柔情万缕和谁诉？

许兰贞

阮郎归

雁声嘹乱碧天空，玉阶鸣乱虫。沉沉更漏数将终，短檠别未红。修竹影，动微风，素辉浸绮拢。遑听门外响花骢，今宵人月同。

十六字令联句

红万点，桃花夕照中。韵兰室双蝴蝶，九畹轩比翼宿芳丛。课心室愁帘卷西风，月一钩。课心室黄华瘦，九畹轩横笛倚高楼。韵兰室寒万树梅花，月一丸。韵兰室更漏转，九畹轩和影上阑干。课心室

曲附

梁绍壬 字应来，号晋竹，钱塘人。道光辛巳举人。著《两般秋雨盒随笔》。

南北曲一套题沈去矜诗卷

(新水令)黍禾荒后蕨薇高，莽乾坤，泪痕多少。江山余战伐，鬓发剩刀骚。凤泊鸾飘，留下这磨不灭的遗民数行稿。

(步步娇)落日姑苏寒山道，小泊停孤棹，见流离战骨抛。叹几劫红羊，歌几回朱鸟。雪涕太无憀，对蓬窗写出伤心调。

(折桂令)这几首，过明湖清泪频飘，恨一时鼙鼓间却笙箫。那几首，秀水苕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遥。这几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吊毅骨于相祠高。这几首，江左萧条，海国游遨。还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死别生交。

(江儿水)呜咽青陵笛，怨哀赤壁箫。你天涯眼见黄尘扫，你浮





生梦醒黄梁觉，你闲身许作黄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事神伤，别
有这凄凉怀抱。

(雁儿落)想当年，酒三杯，浇来义胆豪；泪千行，流得诗肠燥。
舳舻双枝撑开战血波，笔千言写不尽惊心貌。呀！早玉箫声断广陵
潮。眼见那边上将军万宝刀，当不起玉弩儿三千搅，留不住金瓯儿
一半牢。波也么焦，更谁将东节移王导？怨也么号，赢得个西台哭
谢翱。

(侥侥令)留几幅残笺兼断楮，尽教人短诵又长谣，心香一瓣虔
烧。恨不识先生貌，只认得押角的红泥把姓氏标。

(收江南)待桎起昔年遗老，呵笑忠义枉云高。有几个西山曾
赴辟贤诏，有几个北山又被移文诮？怅贞松自雕，叹芳兰自熬，只
剩得梅边一集殿南朝。

(园林好)展遗书，龙眠虎跳；诵遗诗，鸾姿鹤标。有大节千秋
照耀，算兵火不能烧，算纸烟不相遭。

(沽美酒)喜装签玉共瑶，喜装签玉共瑶，留下这伤心一卷续离
骚。看故国河山裂纸条，这些些墨藻，问几番零落几搜牢？零落在
蛛丝虫爪，搜牢在海绢山胶。看待作兰亭墨妙，何处许茂陵求稿？
今日个风凄月寥，茶干酒销，许诗人展图恁吊。

(清江引)寸金尺璧真堪宝，问何人笔尖儿横扫？这是那十子
内西泠沈氏草。

临平记再续卷六

文记

唐

徐安贞 初名楚璧，三登甲科，开元时为集贤院学士，累官中书侍郎。

玄览法师碑

师姓褚氏，名览。兄无量舒公也，为开元侍讲，归观乡国，太夫人迫期颐，法师昆季晨昏之地，说法而已。铭曰：法远乎哉？兴或共住。得自先觉，亦由文句。文不在兹，教有真传。弘是像法，能诣实趣。伊人谓何？闻道则多。如海广大，如山峨峨。心猿既伏，隙驹云过。惟徒是颂，焉知其他。戊子重九，据淳祐《临安志》校正。

苏颋

钱常侍舒公归觐序

右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崇文馆学士舒公，邦之硕儒也，富于学，深其智，秉辟雍之礼，讲金华之义者，尝有日焉。辩大而言若讷，位高而志益下。造膝则人无异辞，匪躬则我有余力。仪正可象，声希必应。此所以孔光密而张辅宠也。故进避荣而荣自取，退





崇让而让得之。既而命列幡旗,焜煌照于西第;徒成俎豆,眷恋驰乎东国。每洒涕而祈主,将候颜以拜亲。天子怀公达之旧,惜康成之往,乃膳中留,久而下制。是月惟闰,乘春载阳。服老莱之衣,飘徂丈二;拥终童之传,送车数百。晨省伟其传呼,昼游嘉其饮饯。来而喜惧,经跃鲤之新泉;至则光辉,对回龟之旧浦。夫志于道者,二三子之莫逮;善于孝者,千万人之所说。未有丹诚注于阙下,白首登于堂上,门生仰而结辙,邦牧趋而负弩,岂非训虞受封,就宋传业,俾鲁师之教者,其冯母之荣乎?于是丝廷华省之家,虎观鸿都之士,属仓庚鸣矣。杨柳依依,情摇江上之枫,忍结河边之草,吴州日见,楚山云绝,莫不捧袂黯然,弹毫以赠。庶几离言之至,知儒行之尊欤!

赠礼部尚书褚公神道碑

昔轩辕至孔某,师止十一名之圣者。今天下尊皇帝,学逾三五教之神者。既学且师,考今犹昔。蹈道从事,伊褚公焉。公讳无量,字弘度。其先邑河南之阳翟,十一代祖盛,后汉海盐长,子孙因居,遂为吴郡海盐人也。五代祖阳,齐民部尚书、驸马都尉,嗣钱塘侯。高祖辽民,梁鄱阳王国常侍。曾祖仁宏,陈始兴王法曹参军、暨阳令。祖范,隋豫章郡丞。父义,宗皇赠使持节、和州刺史。自微子封宋,以迄于恭,恭裔食褚,因而得姓,乃侯乃戚,或史或儒,粤不可量已。岂岳镇天峻,是先人之郡国?将湖清世平,当天子之门馆?灵其效矣,公实休哉!上哲钟懿,元和育粹,忠乎孝乎,尽至于至。宽得众,易有亲。晦而明,微而阐。其立行也,丝白不染,不成黼黻;砥礪不砺,不就纯钩。寝思益,居待问。功可倍,谕可博。其立言也,始吴兴沈子山、吴郡曹福授以经,次吴郡张嘉会授之史,演



至蹟,平牴牾,研至精,起废疾。贯心则中,达革其余。师乃厌服,尔为宗匠。逮摄齐胶序,扬袂河洛,罔不企独立以先赴,聆远音而响从。犹雕材之有榱桷,粹翼之有鹓凤。下制嘉辟,用超伦等,即拜成均直讲,转右鹰扬仓曹参军,直讲如故。稍迁成均助教,累至国子博士、朝散大夫、国子司业、崇文馆学士。常二仲斋祀,会一时髦彦,主宾难折,群牧应不敢夸官阀,单不能曜旗鼓。太夫人在东也,庭闱是思,钟荃不违,遂罢而就养。我圣皇居震也,司过惟史,听聪则书,复征以侍读。及回金辂,问辟雍,摇柄前席,有丞有祝。声群奔以抵颡,辩连属而河泻。是日中赐章绶,并时服杂繒,就拜银青光禄大夫,以昭其业。上正位,迁剡王傅、国子祭酒,转左散骑常侍,特封舒国公,实食二百。公虽传天人,司国子,然而载启载沃,百氏之言满中禁;日尊日事,五更之礼存上庠,故珥貂宠而刑马誓也。寻与中令范阳张说、侍郎武功苏颋、黄门郎赵郡李义等,开讲序于掖垣,悉上其昌言嘉谟可体要经远者,京都之政起自轩墀,齐鲁之风成于寓县。公以遭盛明而华皓不息,乃作帝师;怀喜惧而斑斓未旋,孰为人子?洒零献恳,于再于三。重论思而久驻,修切至而方遣。临轩赠诗盈筐,将意华晨省而伟昼游焉。居无何,太夫人即世,公礼不当毁号而殆灭,遂于莹兆之侧伏苦塊。时松楸鹿常犯之,公祝乃止。应物也,通神也,有如是乎!丧既除,驿征至,仍旧左常侍兼侍读。登朝,则老臣布武,自屏不趋;侍讲,则宦者平肩,必舆而进,皆别旨之非常也。上复以旧章散落,群籍湮坠,张购令据逸文补其缺,删其谬,敕公于东都乾元殿、丽正殿总而成之,上帝之璧,先王之府,委坟素流,笔墨可涤,玄览而照清光耶。日者皇太子志于学,齿于胄,演经则太师凭几,纳海则元良降席,谕夫错中刑外,一物三善者,礼如前。粤开元庚申岁正月哉生魄,景命不造,



遭疾，薨于长安崇仁里之赐第，春秋七十有五。上辍朝不视，旅次而哭，遣中使潺湲以恤故，盼近臣歔歔以追往，乃赠礼部尚书，赠物四百段，米粟四百名。小宗伯陈祭仪，亚京尹护丧事，归则本州刺史帅属厚加焉。金谓公进以秉德，动而率礼。自石渠延首，金华造膝，时属升贤良，杜谗佞。虽明虑天断，匪独开陈，亦谏辞日闻，宁虚听受。若藏器者谗无艺，出裘者思有惠，使轻革也之说，傲婴也之讥，又安能是？果良图中比，则隐之微，章之末。所撰《储君翼善》二十篇，《帝王要览》二十二卷，《帝王纪录》二卷，《心镜》三十篇，删正《论语》、《孝经疏》各一部，每条上则留中，锡之孔殷，盈不可数。大抵以义约，以文见，俾兴亡有兆，消息无倾，规乎讽乎，类乎指乎，行之则是，闻足自戒。不然，何以皇赉之，圣叶之，至于斯也？化益淳，儒益信，则郊庙有典，宾军有容，发辉牲玉，斟酌犧象，必咨焉度焉，此又众之难，公之易。薨后，群学士于书殿中得讲《史记》、《至言》十二卷，即日闻之，上悼甚，重赐其家绢五百疋。试为我著常奏新篇，从取其书，竟赉遗草，悲夫！粤某年仲冬甲子，归祔于钱塘临平山之旧城，容轩止途，丧服会葬者数百。顾而叹曰：公何学也，何师也？则我副君惟君，是登皇极，天子之子，是作孟侯，皆受于公矣。董则五朝典学，无同道之用；桓则三世各师，有特殊之美，曾不可援以事举。诸凡卓哉使后之人泛微波、攀绝迹者，我公也，太常易名曰“文”，宜也。长子河南澠池主簿廷询，次左拾遗庭海，次京兆渭南尉庭宾。三子之戚，二连所善，居家嗣徽，继世承烈，则仲弓之有元，及季伯起之，传秉及赐，故远迩嘉之。吴江漫兮将海合，吴岫重兮兴天沓。公是属兮公是安，仁则返兮俭乃完。异树行兮生也志，他石篆兮子也刊。噫，不慙欤！寄之铭曰：

昭昭府君，生代叶期。儒有斯文，帝王者师。探幽典坟，赞道

雍熙。其德弥芬，其谟益祗。训由老成，荣以恩屡。资孝是悦，资忠是务。禹尝献蓍，光不言树。专褚之学，启舒之贖。六经芳兮七命章，戴频频兮服煌煌。无还龄兮有去光，未饰杖兮歎拥梁。宸极凄兮门人慕，悲风起兮辕马顾。昔西畦兮即东路，路阻修兮日悠悠，旌旆思兮空山秋。吾见业可久而名不朽者，猗那诸侯，猗那诸侯。

孙逖 武水人，开元中举贤良方正，擢左拾遗，迁中书舍人，典诰诏，极精密。终太子少詹事。

授褚廷海给事中制

门下朝议大夫、守谏议大夫、上柱国褚廷海，师臣旧业，官序良才。文儒实百行之资，翰墨当一时之妙。驳正为务，畴咨所难。宜迁左禁之荣，式允中朝之望。可守给事中，散官如故。

褚思光 无量族侄，虞部郎中。

对马惊师徒判

卜氏为御马，惊师徒小却，监军纠为无勇，卜氏遂死之。或誅其功，监军请置乎理，誅者执云非罪。

卜氏习闻秋驾功，随水曲属出车槛，槛有六月之师，将执讯，连连成九天之胜而深难拔，小驷易惊，殊摄升之，致师有悬贾之败绩，是无勇也，于此死之。监军纠慝，未穷通宪，必若马为流矢所惊，人殊执辔之罪，则死非其道。誅得其功，率象前闻，宁宜置理！

褚廷询 无量长子。驾部郎中。





对习星历判

得甲称人有习星历,属会吉凶,有司劾以为妖,款出天文志所载,不伏。

和氏命官,畴人继职,裁度历数,辨正阴阳。虽日月星辰,无幽不烛,而吉凶性命,象在其中。所以班固题篇,编而作志;马迁著史,取以成书,安可私议灾祥,公违典宪?仰秦仪而虽隔,瞻汉纲而斯存,岂得日用不知,都劳帝力?天文妄习,仍委国刑,宜峻典彝,以申平反。

宋

袁韶 字彦淳。淳熙进士,绍定初拜参知政事,为浙西制置使。有《钱塘先贤传赞》。

钱塘先贤舒国公褚无量赞

发挥圣真,经纬邦国。端忧言归,庐在空谷。松柏滋荣,麋鹿攸伏。惟孝惟忠,其人如玉。

释德洪

临平妙湛慧禅师语录序

传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典刑立,次之则老成人。盖前人所甚贵也。又曰:“恶夫砭砭之乱玉。”则似之而非者,又其所甚疾也。贵老成,疾似之而非者,一人之情,千万人之情是也。近世禅学者之弊,如砭砭之乱玉,枝词蔓说似辩博,钩章棘句似迅机,苟认意识似至要,懒惰自放似了达,始于二浙,炽于江淮,而余波未流,滔滔汨汨于京洛、荆楚之间,风俗为之一变,识者忧之。俄有丛林老成者,崭然出于东吴,说法于钱塘,诸方衲子愿见争先,川输云

委于座下，法席之盛，无愧圆照、大通。于是天子闻其名，驿召至京师，住大相国寺智海禅院，是谓妙湛禅师慧公，未尝贬剥，而诸方屈伏；不动声色，而万僧让雄，彼似之而非者，不攻而自破，如郭中令之单骑见虏，孔北海之高气謖魏。以其荷负大法，故称法窟龙象；以其搏噬邪解，故称宗门爪牙也。余与禅师游旧且少相好，不见之二十年。宣和三年十月初吉，有仲怀禅者过余湘上，出其示徒语为示。昔莲花为聪道者作礼曰：“云门儿孙犹在。”余则以手加额望望临平，呼曰：“雪窦显公，复为吴人说法乎？”何其似之多也。

临平慧禅师赞二首

钉空露痕迹，补云留罅隙。目机铎两中，思虑所不及。象王卓立回旋，狮子翻身跳踯。眼光常盖人天，对面识与不识。识则火外有热，不识则水中无湿。劈破云门一字关，个中干燥为琼液。

气秋腴雪秀，目堪口其骨。临济其髓，雪窦袖手，俨然不落渗漏。一千龙象之冠，七世云门之后。君看一句当机，笑中脱略窠臼。

陆游

跋云邱诗集后

宋兴，诗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于天台长吉，宋文安之于凌云惟则，欧阳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于东都秘演，苏翰林之于西湖道潜，徐师川之于庐山祖可，盖不可殚纪。潜可得名，然世亦以苏、徐两公许之，太过为病，余则徒得所附托，故闻后世，非能岿然自传也。予观云邱诗，平淡闲暇，盖庶几可以自传者。假使不遇吕居仁、苏养直、王性之、范致能，亦决不泯





没,况如予者,乌足为斯人重哉!其徒觉净以遗稿来求题,其后十款,吾门不厌,故为之书。嘉泰四年二月乙巳,笠泽陆某书。

许应和 《仁和县志》作“应龙”。

永和堤记

运河有塘,衣带浙水,自都城东北桥镇,薄吴头楚尾,绵亘千余里,关提封者六州,带主管者十县,仁和首当其一,邮递辇运,憧憧旁午,唯永和堤阻鼎湖白龙潭之险,卯风湍流,夤夕鼓荡,一有缘漏,则膏腴数百顷瞬刻就浸,系欲经久不拔,是岂一日一人之力哉?邑有范、任二君,倡为义役,乃悉心讨究,谓土力屡溃于成也,于是率众僦工,筑以木石,成二百五十丈,为钱数千缗。范君为费独当什伍,董视犒赍尤详焉。旁筑道,民庵给伏腊,俾早晏巡徼,事无遗虑,整如也。肇始于绍定己丑之春,告成于是岁良月之望,民间曾无劳动之苦,公家坐收兴筑之利,谈何易哉!堤成,请记颠末。予嘉其贤劳且谄之,曰:自令之来我邑也,无横敛暴赋以蠹民,由是吏日贫而民日富。既有余财矣,无深刑酷罚以残民,由是役益简而生益繁。既有余力矣,及今闲暇,率就斯役,用答令德,故输财而不知费,尽瘁而不惮劳,令不我强也。余亦欣然而思,以为总总而群,虽各有心,其于于望望,未尝不基于宽烈之政,廉污之操。虽令不从,与不赏而劝者,抑岂无其故哉?今范令先世济其美,连跻科级,以儒道字民,最再课矣,始终不扰,与民相安,宜其一乡之善,如范君学谕武、任君学录安世,毅然以身任其劳。吁!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凡领民社之寄者,何独不然?岂直仁和之长,独擅其美,永和之士,勇于为义耶!

楼钥

跋云邱草堂慧举诗集

余顷岁游云岩，有诗牌挂壁上，拂尘读之，云：“朝见云从岩上飞，暮见云归岩下宿。朝朝暮暮云来去，屋老僧移几翻覆。夕阳流水空乱山，岩前方草年年绿。”爱其清甚，视其名，则僧举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庐山老慧举也。”后得其诗编，号《云邱草堂集》。及与吕东莱、紫微公、雪溪王性之、后湖苏养直、徐师川、朱希真诸公游，最后为范石湖所知，尽和其《大峨》诸诗。余赴东嘉，亦辱诗为赠。近世诗僧如具圆、复莹叟辈沦落既尽，而师亦亡矣。其徒觉净求跋其后，感念畴昔，因为书之。师老于禅悦，诗句特其余事，而能兼得众体佳处，不可以一二数，读之者可想其人，不劳赞叹也。

元

王逢 江阴人，字原吉。洪武中以文学征，坚卧不起，隐于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自称席帽山人。

皋亭行记

自五杭别入支港。水萦回村落若环玦。舟中直视，居人房屋室庐；出视，空迥，田畴纵横。际山廿里，抵超山，势与皋亭属，实中断，远望形格互禁，人乃不知舟自断处行。地愈狭，野色如失，山近，形愈变，绝不与向类。夹水松杉篴筱蔽天，乃不复有山，惟闻伐木声，人呼声，与空壑中声唱和，始知山在寺顶。山多杨梅，地多橘柚、蔗芷、薯蕷。树根多翁稚垂钓，水支离杂出，小石梁丹楹如画，藤萝罍罍其上，下拂行榜，旁有屋数椽，翼为东西荣，室三重，用茅。后松百株，皆瘦身长干。前种修竹亩，密如线，径从竹间，不见出

临平记再续



391



人。旁舍豁为场,水平石级,竹树如无根生水上,水旁编竹为篱,独留级取水。一人素袍皂帻,脩脩然坐竹床上,若仰视日者。林中群鸡祝祝,其一附树而啼。竹绕幽陂,中有白荷数本,始花。上乃有奇木一株,叶甚大,色政绿,素芬幽艳,下瞰湍水,花纷落水上如萍。周览久之,此心与世若不相累,吾安得此山中田顷,若彼屋者一区,终今世为皋亭之民乎?故详记之。

明

林璐 字玉逵,号鹿庵,钱塘人。诸生。著有《岁寒堂存稿》。

应孺人墓志铭

同郡诸生孙泓之妇应氏卒,其叔姑沈夫人,吾友乡贡进士窳庵妹也,昔余刻《岁寒集》,夫人奉金一镒,购二册以归,心窃奇之。其后窳庵云:“妹夫妇丙夜诵君文,当快心处,辄曰是可辟瘡。”今年春,窳庵又曰:“妹有犹子妇贤孝而夭,痛于心,欲延僧作佛事,恐无益。冀得君一言,以慰地下。”于是孙子百斯,果将其内子之命来乞言。余惊喜却立,曰:“夫人亦知某乎?古今女子若崔圆妻、杜祁公女、陈同甫妻,皆为夫为亲乞言不朽,未闻有施及卑幼者。夫人诚何心哉!”按:状为夫人所撰次,闺中琐细,悉皆件系,其略云:妇姓应氏,仁和临平人。父大观,邑诸生,母张氏,富而无子,年七岁,择婿余侄泓,又十年来归。幽闲贞静,俭勤中礼,若不知为富家女者。寒家守先姑训,不忍析箸,余于归十有余年,犹随冢妇后服劳操作,奉姑甘旨。自妇来归,昧爽而朝,钟声而退。裹余妯娌,纤悉必尽善。性慈惠,寡言笑。家有故物失去,私市其相似者充下陈,曰:“毋使主翁重挞婢也。”母家岁遗匹缣,先奉上而逮下,均平轻重分饷无遗。岁庚申,有先姑之丧,妇佐姑当大事,情文交至。明年产



一儿，哲慧可爱，甫晬盘而殇，怏怏滋不悦。先是，妇多病，念其父两遭王父母丧，哀毁病剧，河水枯涸，僮仆重茧百里，闻无恙，则稍舒眉。已而泪又承睫，恨为女，不为男，抱终大痛，可若何！甲子七月，父讣至，妇坐蓐，匿不以告。产一男，乳于别室，喉间重得疾，余往视之，模糊作呼耶声，所产子又殇。乳媪潜抱邻人儿，簪花衣锦以给之，亦弗顾。八月，当乡比，犹瞠目语其夫曰：“勉之！毋以妾为念。”一夕，僮仆语泄，知父歿，乃大恸，妇神魂已离，进饮食弗许，进药弗许，口中多疮痍，悲声呜咽，拂衽席起坐，竟卒。沈夫人备录如此。余尝谓：人生娶妇，移其孝父母者转而孝于舅姑，事长慈众，和于家室，此至庸至常之事，求之比户，更如景星庆云，不易多覩。孙子百斯为余言，应氏妇在时，事余内子如其姑。然相亲相爱，衣裳饮食，针线浣涤，动辄与俱，宛若闺中良友。独是妇为富家女，余家粗足衣食，两人徒以同艰孕育，互为怜惜。每酒阑灯灺，共坐牵衣，无端感觸，欷歔泣下，若有死生患难存乎其间。内子亦为予言：为对应家女，心柔意恻，逢彼泪痕纵横，余亦不知何心，凄然泪下。犹记某日命僮仆市菓餌，不当意，姑至前怀惭却步。宽以御下多类此。比其歿也，舅姑以下皆失声，呼为贤孝。余内子思之尤甚，敢邀惠于下执事而赐之一言。按古人乞铭，必先之以状，以妇之贤孝，舅姑状之嫌乎尊，父母在，不敢私其妻，所谓止乎礼也。叔姑尊矣，亲亲贤贤，闺中记述，信而有征，所谓发乎情也。孺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是宜铭。

铭曰：淑慎尔仪，非关保傅。女子从夫，中心孺慕。移孝于亲，是为贤妇。妇德不愆，令名无斲。尔舅尔姑，怜伊霜露。灵药难逢，颜丹不驻。惟此叔姑，柔肠牵顾。谁为尔铭？布衣林璐。



柴绍炳 仁和人,字虎臣,号省轩。明亡,弃诸生隐居。著述有《省轩文钞》、《青凤堂诗》等稿。

沈翁士逸传

沈翁者,名士逸,字逸真,别号献廷,仁和临平里人也。世系本吴兴,其先有某者,洪武中出赘于临平韩某家,始为临平人,子孙因冒韩姓。数传曰复春公,苦贫,乃以医自业,用能起家,即翁大父也。父曰怡春公,亦以医名。公为怡春公长子,生而颖拔,眉目朗爽,绝为父所怜,数岁,常抱著膝上,曰:“异日亢吾宗者,其必此子乎!”长治《毛氏诗》,试有司辄不利,弃去,习骑射,应武科,旋复报罢。已献策幕府,上补材官,稍迁裨将,颇以干略称。会丁父忧,谢职,力请终制。既念母老,诸弟幼,屡辟不就,陈情侍养,曰:“微臣乌鸟有私,奈何以千夫长易一日欢耶!”闾门自免,生计日落,因奉母入郡侨居,慨然发愤,思复其祖业。于是探篋读禁方,日尽一卷,得其要领,垂帘于市,且学且出医,时人未之奇也。逡巡数载,翁覃思益精,病者稍稍进。翁为临证切脉,别白五行虚实,抉藏府症结,形气标本断生死,可治投剂刻效,造诣日精,声益以大起。先是,菰城一士夫延翁治病,就诊次有一村人在傍,戏谓翁脉之,其人自谓亡疾,翁试脉已,颦蹙曰:“此人怪脉已形,将不可猝讳,经所谓行尸者也。”因屈指予短期。座客咸讶之,相笑以目。不旬日,村人暴疾而殂,一时咸服其神。栖水胡中丞偶于舟次谒翁,目视倾左,言微蹇,翁望而谓曰:“坐有疾,不治将深。”中丞意颇不然之。寻别去,半岁所疾果发,召四方名医治不验,一厥死矣,举家尽惶急,苍头奴乃述翁语,于是中丞趣使者敦请翁,翁如诊视,即慰解之,曰:“此不在死法中,虽危可拯也。”酌予牛黄、琥珀、人参如干剂调摄,逾月竟



获痊,谭者比诸越人之起虢太子云。里中赵上舍患中寒发热,胸满彭彭然,体尪甚不支,他送医束手且臆对,言人人殊,因乡翁乞命,翁予独参汤一大剂,体稍可不解,赵自请更进参汤,翁便急止之,别予滔胸汤一服,豁然热除。群医请其故,翁微哂曰:“此是医法,诸君顾不察耳。顷赵患诚属可下,第内虚不任,故先补后泄之。”新安张太学子才十余龄,患溲血,医看动指湿热,予以五苓八正诸方,随疗增剧,翁诊之,曰:“此积损致然,褚相所称‘精未通而御女,五体有不满之虚,后来有难状之疾’是矣。且经曰虚者,十满勿一泄之,淡渗下竭,其何以堪!”乃与主人约,悉屏前药,为处清补平调之剂,应时加减,兼令慎起居,节饮食,经岁溲差。吴中一富人,卒中仆地,不省人,喉如曳锯,口张手撒,观者咸谓痰厥,将投星香活络丸散,翁切脉久之,断属气虚,若从痰治,则逆而刺之刃矣。其家狐疑不果,翁自处参芪、六君子汤,加竹沥、姜汁,躬为调煮,坐视服之,尽一剂,即霍然以起,富人叩头扶服,德其载生也。凡翁临诊裁决所全活,多此类。然持论平易,所至不求赫赫名。性恻隐,赴人之急,寒暑风雨络绎途路,未尝以事为解,士大夫亦以是争重之,为置橐中装无虑数十百金,翁缘手散尽。晚年乃就其故居之旁构园池,为娱老计,叠石引流,养鱼畜鸟,蒔果木杂卉,曲阑小阁,日抱琴书,坐卧其中。有好事者过之,置酒弹箏,宴笑竟日夕,致翩然无倦也。少子谦,文弱有美才,最工诗词,人事小间,不废吟咏。从容过庭,时顾而乐之。恒谓韩伯休卖药长安,耻令女子知名,而李广罢官,遭灞陵尉呵止,至衙而杀之。吾老矣,得携若属葛巾草服,往还田野间,即何与横金跃马,驰驱唐突我父兄子弟为哉!故翁自业医十年,反临平里居,比遭乱,益自敛迹,白头曳杖,倮而遇人,绝口不言故将军也。岁辛卯,年六十有六,患痰瘧卒。所著有《翊世玄机》、



《绳枢约言》凡数十卷，藏于家。

柴生曰：予观古史纪名医，多列方伎中，儒者故卑之。然仲景自长沙太守，华元化亦举孝廉，异世谈美不以名伐，将医流取贡，有同四科。沈翁洵长者，好行其德，何必故将军哉！又予比岁徙业习雷、和家言，尝手列数事，就翁质难，翁逊谢不敏，已曰：“用兵顾方略何如，不至尽泥古成法矣。”然翁临病指授，辄兢兢尺寸。昔人谓丹溪不过能将十万，东垣乃多多益善耳，沈翁要为取衷焉。嗟乎！持论若此，近世医工蔑以远过也。

咸慈法师诔

咸慈师者，仁和临平人也，长修戒行，馨香远闻，僧众钦其正觉，士庶怀其仁风，遂奉为安隐维那之座。已而训俗标宗，徽绩并著。鹿苑表光，金河重耀。世尊二梵之庇，上构庄严迦叶。五层之形，复昭净土。兹精律比丘所以云集，而法王双树于此星悬也。仆以陋质，尝辱指规。笑凿凿之何人，叹道安之绝众。辩论青豆之房，遣兴赤华之舍。证我三空，言除八倒。师之指迷，仆之原幸。不意于崇祯十有五年，届示灭之期。火灯已寂，慧日将昏。如来开笑于王城，四众深悲于祇苑。仆之于师，操业虽殊，而相知实切。昔罕生之逝而国子悲，惠施之死而蒙庄怨，彼诚有不忍于心，况夫觅金绳而无路，望宝铎以奚传？王子家园曾无慧受，东林精舍已乏远公，此焉悲怆，曷其有极！是用为诔。

清

陆圻

钱钦之文序

秦始皇驰道平天下，于舟行则泛淮海，浮沅湘，过扬州，九州之

险无足以难之。然独畏钱塘水波恶,乃从峡中渡。若大江以东,大海以西,又有湖名临平者,《晋书》载讖文曰:“临平湖清天下平。”未几,果兴司马父子。夫钱塘者三吴之一区,而临平者又钱塘之一角,亦何足与天下争,乃能震祖龙将亡之魄,开典午御筮之祥,岂非山川足荣,其气固已沐浴日月,吞据八荒,为不安于近小者哉!今年放棹游临平湖,意其间必有度外之士,相与抗论古今得失,戴经而锄者。亡何得一人焉,即所称钦之先生。钦之所居本亦负郭,少长于徐氏,《诗》称“有郇家室”,因而窜于穷乡,得在此湖之左右。然徐为钦之外家,而亦即予外家之外家。譬之黄河,千里一曲出葱岭,过兰阳,抵盐泽,虽复引之而愈远,皆发昆仑,同乎所祖。此钦之先生之称所自来也。俄而钦之以一帙见投,古文诗歌无不毕载,发而读之,则尊大人之作与其所作各参半焉。嗟乎!是真能读书稽古,不忍死其父者也。司马迁作《史记》,特称太史公,自以为让善于父,昔人讥之曰:“迁所称太史公,今人未有不知是迁者。”然则迁论之亦果谓父耶?其即迁耶?文让而实不让,此亦智者之一失也。若夫钦之先生,则以所作附见于父书之后,虽其辞采英壮,未甘廉退之风,而叙述愁怆,恪守不专之节,相比以传,即歆、向之编,洵、弑之册,岂足过哉!予尝与友人月下游临平湖之外,中流低徊不能去,更以未得登峰观石鼓,试茂先蜀桐阴验否为恨。今日既逢宋玉,当见楚山,为我谓钦之先生烟霞可传檄而定矣。

徐自洙

伯亭大师塔志铭

师初名续法,更名成法,伯亭其字,灌顶其号也,仁和亭溪人,





俗姓沈。铭曰：早失怙恃，九岁礼慈云祖源为师，十六薙染，十七圆戒，二十参乳源德水法师，听讲《楞严》，宿慧骏发，洞彻微旨。尝论天台贤首之异同，乳峰晓以云栖之说，言下大悟，遂走嘱精研《四分律》，开讲于慈云，两修大殿，重建圣果、仁寿诸梵寺。康熙二十八年，主上天竺，圣祖仁皇帝南巡幸寺，赐赍优渥，重修毗卢殿。阅十载，退归仁寿。岁辛丑，上竺灾，当事缙绅延师重主兴建，经营布置，规模略成。雍正六年四月朔日，说辞众，合掌趺坐，西向而逝。世寿八十八，僧腊七十九，葬法华山之阳。

孙治

沈逸真先生诔

先生字逸真，仁和临平里人也。少有高情，不事生产，心汤庆之方言，抽金匱之要旨，道足济人，义惟养母，盖先生之志也。性好山水，叠石为山，溯流为池，蒔草植木，有终焉之志。余与先生少子谦交好，因得盘桓于其所为晚娱云邱之室。曾未数稔，遭轻荡恶子焚略过半，他人不堪其忧，先生不改其乐。不幸春秋六十有六，以寝疾卒。呜乎！荀叔慈之歿，诔者二十有二人，岂先生之高节而阒焉无闻？是用概其生平，昭之素旗，乃为诔曰：呜乎先生，道德绝尘。豫称介石，履贞幽人。匪性矫异，乃以全真。蝉蜕污浊，龙潜杳冥。人有夙悟，亦有晚研。至道在我，求之自然。银黄可乐，不如归田。拂衣海上，奉母终天。发篋陈书，灵兰之宝。人知其技，石知其道。拯溺救焚，以兹用老。守雌养恬，云胡不保？披榛开径，叠石成山。山以曲悟，水以环渊。鱼游其下，鸟巢其巔。修竹森郁，芳草芊绵。星如岁如，以朝以夕。窃以自娱，亦以虞客。静

琴既张,琵琶数拍。术解既殊,清言罔射。是曰嘉遁,亦为达生。富非吾好,贵非吾名。韩康入市,法真全形。孰云石隐,而非怡情?放怀千古,束身一棺。惟德惟义,永焉勿刊。西唐之下,灞陵之山。白云卷舒,终古往还。东陵非富,北郭非贫。彭铿为天,殇子千春。先生达化,以全其真。而我冥契,敢布清尘。呜乎哀哉!

钱谦益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入清后,复授礼部侍郎。著有《初学》、《有学》二集。

杭州黄鹤山重建永庆寺记

杭州府治之东北六十五里,有山曰黄鹤,高百余丈,与皋亭山离立,而俗呼为皋亭之黄鹤峰,以两山皆从天目,蜿蜒东来,嶧而非属故也。山之阴有佛日寺,宋明教嵩禅师卓锡之所。安隐一濂慎公,谋于祭酒冯公梦禎,图兴复之,不果,乃得永庆寺故址于山之阳。永庆寺者,唐清泰二年创自吴越,名涌泉院,宋建炎中重建,赐今额。其后以元兵毁,而慎公行求得之,遂以兴复为己任。里人郎珮郑鹤买地构禅堂五间,僧如艮、广德、广斌等袈衣盃之羨,建佛殿五间,而真寂院闻谷印公,以云栖大弟子激杨别传之指,慎公敦请莅焉,不起于座,而道风演迤,缁素全集。慎公厌世而去,其徒遵遗命,以院为十方,不用甲乙次相授,请一江湘公主之,而大麓等力为欣助,于是弥勒前殿、两庑、僧寮次第告成,印公与慧文制公相总,经童寺之轨范始定,禅堂以栖众缚禅,佛殿以结侣念佛,限以崇墉,缭以修廊,佛声浩浩,则乐邦涌现,禅版萧然,列祖灯辉映,虽五山十刹,号选佛之场者,其清严精进,未有逾此者也。王子宇春与诸上人共襄斯举,归而述其意,征余文以记之。嗟乎!禅与净土,开





遮历然,唯以一事考诸近代:楚石,禅门尊宿也,而有西斋净土之咏;云栖,念佛导师也,而有阐关策进之编,未尝不水乳相合也。世之学者妄生分别,或相为斗争,或曲为调人,怅怅然莫知所适从久矣。印公有忧之,既唱单提之宗,而复显双修之范,以其缔构言之,前殿后堂,规矩重叠,出自一门,示门庭之不可离而二也;周垣夹廊,钟鱼交互,邈不相及,示旅途之不可混而一也。借事以显理,因权而著实,亦可谓深切著明矣。寺之事甫竣,印公飘然远去,使人想见其高风于属山涌泉之间,而濂公、湘公宿德岿然,后先担荷,皆末法中所希有者。余故乐为之记,详其兴复之因,庶来者得以考焉。若夫印公辈行愿机缘,默相感召,尽未来际,必有龙泉蹴踏,相继为人天眼目者,固不系乎楼阁之成坏,而亦非区区世谛文字可得而记也。寺今名龙居庵,亦曰永庆禅院,予从其旧称永庆寺云。

毛先舒

沈先生传

沈先生者,名士逸,字逸真,杭临平里人也。少学书,为文试有司辄不利,乃请于父怡春公,愿就武试。时公犹童子,形貌短瘦,怡春公难其请,故购强弓、大羽箭,诫令诫便习,乃可试。公习之,满一岁,尽得骑射之法,以告怡春公,公惊怪,试之。公曲跃上马,左右射出百步外,剽锐莫当,怡春公大喜。是年,遂就试武科。武科故用御史督试,率自修持重,坐堂上,堂绝远射所,而以旗鼓为耳目。公射矢三发三中,旗鼓故不报,公怒大呼,骂旗鼓不报者,因不肯终试而罢。既献书经略,尚书邢公奇之,置为裨将,令督兵海外。当是时,甬东屡被倭寇,而沿海诸壁垒颇骚动,公以善射薳服其渠



帅,悉降下之矣。以功晋授游洋将军职,乘潮汐上下灌门、补陀之间,或时出大洋,并琉球、日本诸国,专候利害机密而境危。公尝当汛期治水军于外洋,以五色分队,万艘并发,指挥立变,莫测首尾。或风雨夜晦,人给炬火一束,外加幕障,则黯黩不见,已趣传令开幕,万火烛波海,一方尽赤,于是外夷诸岛咸怖震,以为沈将军兵神玉,莫敢犯海边。公驻军海上数岁,怡春公疾作信至,公欲脱身亟归,廉宪洪公以令甲无有,不许。公泣涕请至再三,乃得予告。怡春公歿,公在疚,而洪公复盛遣车马符节,就其家辟公为参军。盖武官夺情,故事多有,公终谢不可。服除,大中丞刘公复来征公,公复辞。会王父又歿,而公念母夫人惇惇嫠也,有三弟,俱小弱竖子耳,遂绝意仕宦,独奉母滢滢焉。久之,公莹葬祖父与葬师定,议穿幽室东向,适未筑封,而公次叔猝集亡赖数辈,就穿中移父棺前和他向,图以自利,公竟无所格,徐曰:“苟利叔父,犹利我耳。”时人服公量。然其叔竟贪无后也。临平镇俗,人始死未棺敛,子、子妇及僮奴辈,率獗杂群僧,张乐寻引,出诣社祠,名为亡者祈宥罪戾,号曰“上庙”,公以为左道乱化,此巫风,力喻说罢止之,里中化而不事者亦数十家。公王父之歿也,已罢官久,产中落,是时始发篋读禁方,日尽一卷,尽得其要秘。又数年,名大起,日造请者数十百家,所全活不可胜数。公术解奇异,切脉写形,意测之多中。既老,益厌酬酢,构园池,多树竹木菱芡,日抱琴书坐卧其中,贤士大夫轩车到门,多不时出,而以疾苦告哀来者,则率尔命驾,无问近远。其天性惻隐如此。公年六十有六,此疾瘡卒。所著《海外纪闻》、《翊世玄机》、《绳枢约言》、《清乘简园集》,凡若干卷。始公为将领时,欲以奇功自奋,后天下日益乱,公虽家居偃蹇,意不忘忠忱。甲申,闯贼李自成破燕京,公闻报愤发,既于邑久之,叹曰:“惜吾老也。”公



性宽,然居乡不妄交,不好入城府。尝慕晋陶潜之为人,戮光葆真,托隐方伎。先是,公十三世祖友直者,生宋末,高尚不仕,学者号为真白先生,至公少子谦,后以世乱,谢博士弟子,雅与同操。人谓临平沈氏,盖能世服隐德云。先舒曰:予以前四年,始及见公状,微倭,颀下锐出,与宾客坐,语终日夜无倦也。谦尝为予,称公医案拨解验多奇中,予已不能述,惜哉!史称古良医多用伎见殃。又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然公独逸乐,又寿考终,子姓十余人,咸醞藉有文采,夫妇白头相庄也。积善发祥,不虚耳。呜呼!天之报施善人,盖征诸沈公而益彰也。

厉鹗

佛日山游记

甲寅月正九日,约王曾祥、丁敬、汪沅同舟出郭门,摇兀五十里,过赤岸桐扣,进汤家堰,舍舟而陆,桑野沃衍可喜,望两山嵌崟互复中,诸峰觺觺,状如争献瑰瓌一峰,为侪辈所怀,如堕其胁。独高绝处,闾然不能匿春寒薄阴,余雪晶晶离离,为之目诱心夺于千仞之表,即黄鹤峰也。缘溪行,水渐狭渐清,石子五色布散,被以荃蒲蕴苔,绿绮如洗,旁多古标大松,或欹或直。且行且玩,入寺曛黑矣。向主僧借榻毕,复走寺前左偏石桥上,桥下为潭亭,面桥万竹翳亭后。时氛霭四合,睺眴不可辨,堆闻泉籁凄戛,瓦雪释霭,旁睨有怪梅临潭上,始著花,潭气镜空,晃激花上,缟幽耀冥,光景奇绝。少选,片月出林表,胧胧微露人影,静对不足。寺门欲阖,归宿东庑之楼下,月转寒逼,相与赋诗未就,起视殿角一小山,赚平而椒锐,沉碧近人,达旦视之,丛灌也。十日澄霁,僧具粥已,引余辈取径寺

后,循东麓下。溪中多大石,陂陀隐见,水漫流其上,势偃怒杀,则为鼓丝鸣玉之声,始叹坡诗“土肉山骨”之句,为善写物状。穷水源,得龙藏泉,石裂若蛻蚪,泉涉崖腹,得龙洞,顶平若堂。左折而上,为仙姑洞,口仰出若壶,俯而窥,黝然深且下。稍进,又一穴,其深不测,众皆悼栗莫敢入。日未亭午,别僧归。

王凤生

仁和县水道图说

仁和河渠之大者有三,曰上塘,曰下塘,曰官塘,而溯其来源,则皆上承钱塘之水。上塘河,由西湖之涌金、清波二闸,分省城中小二河,南出候潮门永昌坝,经庆春门之贴沙河,入清凉闸,迤西折北,至太平桥、板桥,以达上河,北出武林水门,从清河闸至枯树湾,折而南入密驼桥,各灌于坝子水门及施家桥,有贴沙河水自会安坝下来会之,又直北出兴福桥,折而东,至东新关与清凉闸下,水合流过临平,达海宁州界。其中赤岸桥西,有水来自黄山金门槛前,有二水,一来自皋亭,一来自黄鹤。褚家桥有水,来自龙驹、桐扣两山。然山皆坡陀,无层峦叠障,非久雨霖淋,石能源源挹注也。下塘河,由西湖石函等闸,出松木场,会西溪小和山水,至华光桥,有余杭塘水西来会之,又至北新关桥,有奉口陡门,迤会安桥,受苕溪瓶窑之水而来为官塘河,汇流出拱宸桥,从塘栖分而为二:一北出武林桥,至德清县界;一纳五福桥内瓶窑来水,直东出双桥,由德清大麻直达石门县界。此仁和水道之原委也。再施家桥之东,由太平等桥出打铁关,达潮神殿,通小港,至翁家埠,为海宁之土备塘河,是又上塘河之支流也。贴沙河与西湖,地势高于上塘,而下塘





河仰视上塘,高下相去又丈余,贴沙河、西湖俱有闸坝截水,因时启闭,无从漏泄。上塘河虽有滚坝闸笕以闭之,第百里长流,塘身单薄,潦岁固有溃决之虞,旱岁又有枯涸之患,甚有下塘居民利其灌溉,私掘涵洞,以致漏卮易竭,亟宜培筑塘堤,浚治河道,俾上塘数十里之田,俱成沃土,诚百世之利。且上塘与下塘,节节流通,如八坝内之王家缺口泥坝,则通新马头;沈塘、姚家二坝,则通登云桥;隍堰坝则通驼子桥;皋亭与大小袁家三坝,则通横井桥。其余金家堰通十三都,白洋笕通十五都,梅潭堰、潘公闸、吴家堰、婆婆闸、临平陡门通大麻塘河,金门槛费仁堰、施家堰均有运河。若上游浚深,则泻入下游,如建瓴之势,可不疏而自畅矣。

按:是篇于仁和县境之上下河源流,委曲详尽,虽不专指临平,而关系临平左近水利特重,因录之。

何琪 字东甫,号春渚,钱塘人,布衣。有《小山居稿》。

唐贞女传

仁和临平镇唐雨寰长女,年十六许字同邑杭对松之子质夫。乾隆壬寅,杭氏举家病疫,质夫兄弟相继死,女闻,痛不欲生,既而曰:“老姑在堂,似新寡,吾与共事吾姑,不可缓矣。”遂服缟素来归。既至,先谒姑,次见庙,次拜质夫柩前,一恸几绝。是日,邻里软族观者甚众,无不感涕。逾年姑歿,克尽哀礼。杭氏固素丰,后渐落,小叔有子之光,应后质夫,生数月而母歿,氏鬻簪珥,雇乳媪以鞠以养,一如己出。距今二十余年,守志如初。

袁枚 字子才,号简斋。乾隆进士,出知漂水、江宁等县,有循



声。年甫四十,即告归,隐白下。所著有《小仓山房集》等书。

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封一等公孙公神道碑

公孙姓,讳士毅,字智冶,号补山。先世为姚江望族,迁居仁和临平镇。父玉亭公,生丈夫子四,公其季也。幼即聪隽,神明湛然。玉亭公为治生计,教之贸鬻,公所到辄有奇赢,然非所好也。溺苦于学,穷昼夜颉颃,遂博通经史。入泮,举于乡。辛巳中进士。皇帝南巡,公献诗,召试一等第一,授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迁侍读,充戊子科四川正主考。是年冬,王师征缅甸,大学士傅忠勇公素悉公才,奏请同往,驻军腾越州,一切羽书章奏,公指挥于矢石间,动合机宜,忠勇公叹曰:“古所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者,其孙某之谓乎!”亡何,大军奏凯,授户部广西司郎中。庚寅乡试,充湖南正主考,督学贵州,擢大理寺卿,出为广西布政使,调云南。云南有盐、铜二厂,数十年来,矿老山空,柴薪腾贵,又自大兵过后,夫马疲曳,官商多惰煎、惰运、惰销者,前督抚不敢上闻,致狱囚累累。公奏请豁免,一时厂员、沙丁如荷校之得脱,咸欢呼祝延之。未几,升任巡抚,以失察总督李侍尧革职,效力军台,簿录其家,不名一钱,上嘉公廉,未至军台,起用为翰林院编修。或笑谓公曰:“昔陆伯言为大将军,封侯后,吴主命其还乡补举秀才,欲其出身之正也。公先封疆而后词馆,天子恩公,得毋此意耶!”公故工文章,亦觉自喜。旋授山东布政使,巡抚广西,调广东,升总督,兼管粤海关务。广东滨海,民有占沙地者争讼不休,公设局清厘,升科千余顷。沙窠多盗,有黄姓者聚众万余,前抚李湖擒杀二百余人,不无冤漏。公率大兵,张旗鸣鼓,环其窠而围之,命自献渠魁,否则将移其民,赍其地。黄大惧,缚盗首七人以献,不血刃而沙窠平。是年冬,台湾林爽文反,公以闽粤海道相通,而潮州最近,先到



其地备戈甲，刳茭。未几，王师渡海，果调粤兵、征饷，遂咄嗟而办，上大悦，晋秩太子太保，赏戴双眼花翎，世袭轻车都尉。戊申，安南国王黎维祺为其臣阮惠所逐，率其母妻叩关求救，公得信，即檄安南各处总兵起义，而身自领兵防守镇南关。上嘉其能识轻重，知大体，命提督许世亨领兵送黎氏母妻还国，命公率兵相助。阮惠遣将抗拒，击破之，进兵市球江，将造浮桥以渡，探知南岸有贼据山，乃于北岸列阵攻之，亲自督战，相持三昼夜，炮声震天，贼众大溃，乘胜直抵富良江，贼惊曰：“江在安南国都之外，王师渡江，是无安南也。”乃尽收战舰泊南岸，拼死拒守。天大雾，公缚竹筏，命将士大呼渡江，贼不知我兵多寡，自相蹂践，获其大小战舰数百，擒斩无算。是役也，贼众四万守江，我兵之先至者仅千人，竟送黎维祺还国复位，阮惠遁归故城。事闻，上封公一等谋勇公，赐宝石帽顶，下诏撤兵。公亦渺视小丑，遵旨遽退，而黎维祺本孱主也，孤立无助，阮惠率余党倾国而来，仓猝间，众寡不敌，公欲以死报国，策马直犯其锋，参将某牵公马泣曰：“损大将有伤国体。”公怒，击以鞭，坠其两耳，而马首已被牵回，不能再进矣。公上表自劾，辞公爵，缴还恩赏。上以撤兵太早，引为已过，释公罪，授工部尚书，赐第一区，紫禁城骑马，充顺天乡试正考官，旋署四川总督。庚戌，调两江，未半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回京供职。辛亥，西藏廓尔喀与喇嘛构衅，川督鄂辉带兵赴藏，上命公往打箭炉办理军需。其时大兵已进后藏，而前藏为军营要道，公督理粮饷，路经察木都、瓦合山等处，上下七十二峰，钦崎崿嶭，盛夏积雪不消，凝为冰棱，人马无驻足处。公令土人立山顶，以绳系腰，悬缒以下，身带糈糒，和雪而食。每遇险，辄以身先，人多感奋。凡器械军粮，无不如期而至。是年秋，廓尔喀平，奉旨授文渊阁大学士，仍驻前藏办事。乙卯，黔楚苗叛，延及四川秀山，公移营平坝，堵御各隘口。丙辰春，



湖南白莲教反,侵扰酉阳,公往来夙扎营,乘其不备,分四路进兵,剿除茶园溪、旗鼓寨一带屯聚之贼,晴用火铳,雨用短刀,高处用云梯,丛曲处用钩戟,应手称心,如风扫叶。有千总张超者,手持丈八矛,闯入贼营,斩一骑赤马而白衣者,梟贼也,余贼夺气,渐渐解散。公追奔九十里,至龙嘴扎营,将图进取,而年已七十有七,瘴疠毒淫,积劳成疾,自知不起,乃延请军中大臣福宁,交代印信军务,连夜舆至平壤军营,未半道而薨。当攻旗鼓寨时,贼兵号称十万,皆虏胁良民为先锋,公病中将所获囚皆为讯明,判别生死,以故骑箕之夕,远迩哀号。天子震悼,下诏追念勋庸,复还公爵,命内臣护送其丧,赐金、赐祭、赐葬、赐谥、锡典之隆,为近代大臣所未有也。公五官并用,精悍之色,垂老不衰。每日晨起除校簿书、见属吏外,一切章奏尺牍,亲自操觚,洒洒千言,词藻法书皆可付诸石刻。甲辰秋,枚见公于广抚署中,蒙执后辈之礼甚恭,谈辄移日。别后,北毳南金,馈遗不绝。今年四月,公在西藏军中,半夜秉烛而起,操笔疾书,众将弁鹄立帐外,惊疑有紧急军符,悚息以待。俄而老兵捧墨笺出,乃《和随园寿》诗六章。呜呼!当军兴时,虏氛甚恶,他人当之,或饭不知口处,而公好整以暇,歌咏临戎,可以想见其平生之局量矣。先是,两江总督官尊,不甚理事,公一莅任,如光弼将军,旌旗变色,所到撤去前站,驷马便行,不拘严鼓之节,白事者到辕即见。至今父老刊刻公所张告示,传播闾阎,相与叹曰:“如此好官不得借寇一年,江南可谓薄福矣。”通判叶文麟权知通州,巡抚闵公忌其戇,借驿递事,嗾司道劾其迟误公文,与以革职,叶饮忍数年,待公到,方投牒申诉。公不动声色,立发五百里马递,取某年月日驿站号簿,送辕呈验,遂无俟发讯而叶冤已雪,得复原官,至今衔感次骨。公虽风裁山峻,而贞不绝俗,受人诋诮,必委曲为谋。刻意怜才,一介之士辄与抗礼。故事,京师士大夫在军机者,例



不见客,不答拜,独公反其所为,与故旧周旋宴饮如平生欢。家本寒素,能耐艰险,凡绳行沙度之地,人骑瑟缩,而公视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于意外者,从忠勇公征缅甸,时虏氛甚恶,公自防一利刃,朝夕摩挲。天雨粮断,公靴中藏笋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给,饿三日而粮始通。过天生桥,马骇坠山涧中,涧深数十丈,公昏绝良久,马忽蹶起,负公掀淖以出,曲折数十里,竟达大军。公受主恩深,尝慕古大臣遣子入宿卫之义,隶入旗下,临危时,遗表倥偬,竟忘及也。奉特旨,闻孙士毅生前曾有入旗之愿,着令其孙均入籍汉军。呜呼!安南亡败,既宽之于生前,从龙之诚,又慰之于死后,此虽圣德如天,非凡所测,而亦由公平日忠诚,有以格君心之深也。夫人张氏,贤能有德,诰封夫人;妾沈氏,封宜人,俱先公薨。子二人,长曰舆,大理寺评事;次曰衡,内阁中书。二女,四孙。遗表请以孙均袭封伯爵,从子仪给与一品恩荫,上皆许之,三代皆赠如公官。以某年月日,葬西湖之天马山。

铭曰:奕奕孙公,天人眉宇。绛、能文,随、陆能武。不兢不綌,知今知古。才挥银毫,便持萧斧。既拔菁莪,又拥貔虎。左之右之,无不宜之。亦惟圣人,为能知之。东荡西除,十步九奠。长舰渡河,短兵接战。黑山誓服,黄巾远窜。一纸奏闻,九重嘉叹。事兄如父,友爱肫肫。施于寮采,内厉外温。能不自恃,贵不自矜。劳不知倦,廉不知贫。才余于事,力大于身。坚持心肝,上奉至尊。在昔成周,伯禽吕伋。虽受侯封,仍卫王室。天子恩公,曰改黄籍。俾尔孙曾,国同休戚。一朝星陨,大风拔帐。乘马悲殉,三军凄怆。鲸鲵未尽,遽藏吴钩。麟阁未画,骤掩山丘。知公忠愤,虽休勿休。定起神兵,石马汗流。